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三十七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陳國弟　陳建明
責任校對:石大明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印制:吴雨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史部. 儒林碑傳／楊世文，舒大剛主編.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5
ISBN 7-5614-3053-1

Ⅰ.儒...　Ⅱ.①楊...　②舒...　Ⅲ.①儒家②歷史人物-列傳-中國-古代　Ⅳ.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38117 號

書名	**儒藏. 史部. 儒林碑傳**
主 編	楊世文　舒大剛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張	604.875
字 數	8459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01～150 套
定 價	7700.00 圓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系。電 話: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出版社調换。
◆網址:www.scupress.com.cn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儒藏》工作委員會

《儒藏》學術委員會

《儒藏》編纂委員會

《儒藏》出版委員會

總策劃：呂重九

主　任：周國良

副主任：王　偉　周學東　趙昌文

執行副主任：陳國弟　薛小都　陳建明

委　員：张曉舟　李川娜　吳雨時　吳洪澤　尹　波　向以鮮　石大明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葉選平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楊　波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于友先先生（中國出版家協會）
任繼愈先生（國家圖書館）
孔德懋先生（孔子七十七代孫）
林金華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湯一介先生（北京大學）
李學勤先生（清華大學）
張立文先生（中國人民大學）
錢　遜先生（清華大學）
隗瀛濤先生（四川大學）
周桂鈿先生（北京師範大學）
趙吉惠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蔣秋華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段志宏先生（巴蜀書社）
水賚佑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忠德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曹鳳泉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周興俊先生（綫装書局）
龐　朴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湯恩佳先生（香港孔教學院）
陳啟生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安平秋先生（北京大學）
朱慶之先生（北京大學）
李書有先生（南京大學）
董治安先生（山東大學）
劉大鈞先生（山東大學）
冉光榮先生（四川大學）
王庭科先生（四川大學）
林慶彰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陳俊民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黃　松先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组）

儒藏總序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她薈萃二千餘年儒學著作,以系統的著録體例,分門别類地予以標點、校勘和編排。她作爲中國古代儒學成就之集成,可望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與《大藏經》、《道藏》鼎足而三,永遠滋養中華民族的心靈。今值《儒藏》出版之際,聊述因緣,以弁篇首。

一

儒學是中國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樹「仁義」「誠信」之高標,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創立儒學,垂教萬世。儒學生於斯,長於斯,昌盛於斯,亦曾一度衰微於斯。兩千多年來,儒學是引導中國文化走向輝煌的指南北斗,是鑄造中國文化特質的規矩準繩。她是中國文化之門、中國文化之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形成。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靈

魂。在國際範圍内,人們一提起中國文化,首先想到的無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創立的儒學。儒學是中國的,中國也是儒學的。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欲準確地瞭解中國歷史,不認識孔夫子,不研究儒學,就不能得其門而入。

儒學是東方的。古代東方,北起朝鮮半島,東至日本列島,南到印支半島、南亞諸國,伴隨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遠」外交方略的實施,東亞各國「成鈞館」(朝鮮)、「大學寮」(日本)、「國子監」和「國學院」(越南)等文教機構的設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學早已融入東方社會,成爲東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共同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的重要部分;東方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學治世,或以著書明理,與中華學人一道共同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和思想。因此國際「漢學界」在討論東方社會時,無不異口同聲地稱之爲「儒家文化圈」。

儒學又是世界的。作爲「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的文化主流,儒學不僅影響了東方,而且也輻射於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學是西方學者公認的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學是開放性的。在歷史發展演進的長河中,儒學不斷以其「海納百川」、「集雜爲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攝了各種外來文化與文明,與時並進,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長盛,學術之樹常青。儒學在歷史上不斷兼容並包各家學術進行自我創新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充滿創造活力的歷史,是人類文化寶庫日新月異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儒學不斷影響和輻射世界的歷史。她的經典和理論曾西涉流沙,遠渡重洋,對近代思想啟蒙和現代文明的形成産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爲十三億中國人

和數千萬海外華人和僑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爾屹立於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倡導「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哲學，以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種矛盾，調停地區衝突。

儒學是歷史的。在儒術「獨尊」的時代，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而且也幾乎是中國學術的古代，她與古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結下了不解之緣。殷墟甲骨文有「儒」與「丘儒」之官，《周禮》有「師儒」之職，儒者在殷商時期就已發揮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時期，孔子正式創立儒家學派，孔門弟子散遊四方，「六藝」之學風行天下，開啓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諸子學派，促成了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儒學就沒有周秦學術。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教育與研究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教育、選舉和文化。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沒有儒學便沒有古代中國的教育，也就沒有古代中國的學術，也就不會有燦爛的中國文化。人類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歷史的真空之中，對於逝去的昨天，對於先賢的遺産，我們應該以回顧、反觀、總結與傳承的姿態，在歷史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來豐富歷史、美化生活。作爲與中國歷史水乳交融的儒學，當然不能游離於歷史繼承之外。

儒學又是現實的。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古」不僅在於歷史上曾經有過，而更在於其歷史傳統一直在延續着，其優秀文化一直在弘揚和發展着。由殷可以見夏，由周可以觀殷。

後世之「繼周者」，有秦、有漢、有晉、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則有華夏、有「四裔」，有漢族、有少數民族。然而，祇要是在華夏文化圈内崛起，祇要是在中華大地上立國，無論願意不願意，主動或被動，都必然打上儒學文化的烙印。綜觀古今歷史，無一例外。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將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説，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以夏變夷」和「以夷變夏」的爭論，那麽自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誰來當皇帝坐天下，就毫無例外地是以「華化」「漢化」爲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國」是這樣，遼、金是這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滿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其中以儒學爲主體的華夏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發展的共同方向，則是最深層的原因。特別是儒家從理論上將這一文化總結出來，建立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體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等「正統」觀念，並從教育上、實踐上宣傳和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以儒學爲核心的華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儘管有些觀念在今天已顯得陳腐和落後，但它是千百年來維繫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潛在動力。今天，即使我們已經跨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勢，曾使傳統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會和多元化（甚至詭異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於一些人曾一度産生過擺脱文化傳統「束縛」的想法。然而事實反復證明，文化傳統是無法擺脱的，儒學對新世紀、新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視的。她已呈現出與日俱增、歷久彌新之勢。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也將煥然一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正在得到重新審視，儒學這一古老學科必將煥發出壯麗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用於當今的世界。否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討論「面向二十一世紀」問題時，怎會發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呼聲！二零零四年八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齊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第一屆儒學國際研討會」，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深入討論了儒學各類理念後，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稱儒家「『忠恕之道』是促進世界和平、物我相諧的基石」，提議「正式啟動『以儒學救世』的機運，締造二十一世紀儒學另一個國際化的新局面」！

儒學是理論的。儒家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學術集群，儒學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她集哲學、政治、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觀念爲一體，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大傳》）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大學》）的指導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孔子）的君民關係論和「民貴君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內聖外王」（莊子）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寶。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着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經典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儒家理論是中華精神的思想寶庫。我們祇要不願重過「從人到猿」的生活，當然就不會拒絕這份珍貴遺産的滋潤。

儒學尤其是實踐的。儒學是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説構成了儒家學説的核心和靈魂。儒家重視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爲己任」，强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别强調「篤行」。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爲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視「五倫」教育，將其定義爲人倫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於堯舜之《典》，「五教」之義復申於《左傳》、《孟子》，至《中庸》更將其奉爲「天下之達道」。在儒家看來，五倫不順，將倫理倒錯，人將不人；五教推行，則社會和諧，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爲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耻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大學》之書將「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定義爲修「大道」、聞「大義」的「三綱領」、「八條目」，設爲儒者奉行不貳的大綱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踐哲學的集中體現。儒學正是以其理

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爲」、「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她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

總之，儒學作爲歷經兩千五百餘年發展的系統理論，已成爲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産和財富。她既是中國的，也是東方的和世界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儘管儒學作爲古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也存在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的內容；特別是經兩千年間專制君主的利用與歪曲，她帶上了許多落後的成分。但是，我們無論是要認識中國，還是要研究世界；無論是要回顧歷史，還是要服務現實；無論是要探討理論，還是要躬行實踐，在古今中國學術中，儒學都位居首選，理當研究和弘揚。這就是她在歷經了無數風風雨雨、艱難磨煉之後，仍能像鳳凰涅槃一般不斷獲得新生的緣由所在。儒學在今天即使已經失去了從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放諸四海而無不準」（曾參）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認真地研究和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局面，要參與全球文化對話，重建人類文明新秩序，我們檢點一下自己的文化庫存，並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除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别是「西學東漸」大潮下導致的「中學」迷失，「疑古過勇」帶來的文化虚無主義，以致於「儒學在哪裏」、「儒學爲何物」、「儒學研究從何着手」之類不該存在的問題，在儒學誕生之地的中國卻成了嚴重「問題」。儒家著作或滅於刼灰，或毁於人禍，或流失於重洋之外。

其所存者，亦分散於群籍，雜廁於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們常常會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資料何在，欲研究儒學卻不見儒學文獻全貌，欲研究經學卻不知何經可信、何書可讀。至於在吸收儒學與經學研究現有一切成果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則大有無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於近百年儒學傳統的丟失，尤在於儒學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獻集成。要擺脫儒學研究的這一隔世感與陌生感，確立儒學的本位意識，認真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建構完備的儒學文獻庫，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爲矯「心學」末流「束書不觀」之弊，而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今天要糾正「疑古」過勇造成的文化虛無之失，我們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獻無儒學」了。這就是我們提倡編纂大型儒學叢書——《儒藏》的原因所在。

二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三教九流」之稱，「三教」即儒、釋、道，「九流」即諸子百家。佛教的文獻已經有中外各種版別的《大藏經》收集，道教文獻也有古今諸本《道藏》彙錄，就連份量並不十分龐大的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書》、《諸子集成》系列來結集。可是迄今爲止，作爲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卻沒有像佛、道、諸子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型叢書。

通觀中國歷史，每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復興無不是伴隨着對前代文獻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出現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

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歷史已經昭示，儒學的創立和戰國的學術繁榮是以孔子刪訂《六經》爲契機；西漢的經學初成與文化復蘇是以「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政策的實施爲先導；東漢的經學與文學、史學的繁盛也是以西漢末年向、歆父子校書爲基礎。同樣，隋大業間廣泛的收書和初唐的整理圖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廣泛的文獻整理，揭開了中國文化高峰時代「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修纂工程的實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學」爲代表的「清學」的形成。文獻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載體，資料更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文獻學和史料學正是保障文獻、史料得以科學利用和有效推廣的「先行官」。儒學要在新世紀得到發展和復興，重返淑世濟人之路，對其以文獻爲載體的成果進行徹底清理和合理繼承，便是先決條件。可惜的是，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並編製成大型儒學叢書，歷史上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沒能實現，甚至專門而系統的儒學文獻著録體系也未曾建立。這對於以儒立國、以儒治世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遺憾。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在《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莊子·天運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和孔子「繙十二經以說」的記載。說明孔子是最早將儒家經典整理出來，形成「六經」或「十二經」概念的第一人。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編成《别録》、《七略》，《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目録學著作。班固據《七略》删成《漢書·藝文志》，其中《六藝略》記儒家經部圖書（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排列，附史書於《春秋》之後）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略》的「儒家類」記《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劉向所序」、「揚雄所序」儒學諸子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兩類共有儒學文獻一百五十六種、三千九百五十九篇，已備儒學文獻經部、論部二體。但在整個《漢志》著録的「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中，儒學文獻祇佔一小部分。

三國、西晉有《中經簿》及《中經新簿》，創立了「四分」法。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晉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荀氏創以甲、乙、丙、丁標目，甲部即後來的「經部」，著録與《漢志》六藝略相同；乙部即《漢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即後來的「子部」；丙部即後之「史部」；丁部即《漢志》的詩賦略，亦即後來的「集部」。《隋書·經籍志》承之，並正式以經、史、子、集命名四部。此後，直至《四庫全書總目》，四分法作爲中國圖書分類的主流，成了古典目録分類的固定體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六分也好，四分也好，都是百科書目，不是專科目録，更不是儒學文獻的總目。

南北朝時期，道教已有陸修静的《三洞經書目録》，佛教有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唐開元時期佛教又有《開元釋教録》，都創立了很好的專題文獻著録體系。就儒學的發展史和當時地位而言，不應在目録學上毫無建樹。《魏書·儒林傳》載孫惠蔚上疏：「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

《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並說「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這裏的《甲乙新錄》是一部目錄書，但是什麽樣的書目呢？由於「《隋志》略而不言」，學人或疑「其書名爲甲、乙，或是祇錄六藝、諸子，抑舉甲、乙以該丙、丁，皆不可知」（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我們認爲，荀勖《中經新簿》以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東晉李充雖已將其乙、丙互換，以乙部紀史書、丙部錄諸子，但當時南北隔絕，盧昶未必及時採納，此之「甲」、「乙」仍當是經、子兩類。孫惠蔚欲請「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與其一起修訂，其書的乙類所錄則有可能就是儒家諸子。依此考察，盧氏《甲乙新錄》也許就是當時的儒學目錄。至宋代，高似孫有《史略》、《子略》、《緯略》等專題書目，用以著錄史部、子部和讖緯類圖書。但當時仍無專題性儒學總目傳世。

真正較系統的儒學文獻專科目錄，是清初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說：「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御注、勑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撰輯未竟也。」朱目主要對經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錄，祇有少量篇幅涉及儒學的師承、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家學和自述等內容，而且其中宣講、立學、

家學、自述四目則付闕如，並無著錄。《經義考》衹對經部文獻著錄較全，卻對儒學諸子（理論類）和儒學史料圖書注意不夠（或根本未曾涉獵）。因此，《經義考》儘管是一部有規模的儒學文獻總目，但還不是儒家著作的全錄，也未對儒學著作進行系統分類。

歷史上較大型的儒典叢刻有以下幾次：東漢的《熹平石經》，曹魏的《正始石經》，唐初的《五經正義》，中唐的《開成石經》，五代孟蜀的《蜀石經》，北宋形成的《十三經註疏》，清初的《通志堂經解》，清中後期的《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等。但是規模都較小，難成體系。《熹平石經》衹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正始石經》衹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三經。《五經正義》由唐太宗下令孔穎達負責修撰，衹有五部：即《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禮記正義》。《開成石經》衹有十二種單刻：《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蜀石經》衹比開成《石經》多一種，即北宋補刻的《孟子》。《十三經註疏》也衹有十三部。以上叢刻各經收書都衹有一種，構不成系統的著錄體系。

清徐乾學和納蘭性德等人滙刻成當時最大的儒學叢書——《通志堂經解》，收宋、元、明經書注解一百四十六種，按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四書、爾雅九類編刻，又稱《九經解》。繼此盛舉，阮元和王先謙先後主持編刻了正續《皇清經解》，共收清代經解類著作三百八十九種，規模已經不小，但兩套叢書都衹「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所收圖書未曾分類。而且以上三部叢書都限於儒家經部著作（《皇清經解》間涉筆記

和別集)，著録範圍不廣，未將儒學文獻儘可能地收録，不利於創建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缺乏嚴格科學的分類方法，這對於小型叢書來説倒也無妨，但是對於將容納數千近萬種圖書的《儒藏》來説，就絕不能引以爲法了。更何况上述幾種儒學叢書都僅限於經部文獻，儒學其他的理論著作、史料著作，都一概付之闕如，這樣的叢書當然不能擔當起完整地反映儒學全部成果，全面地展現儒學歷史，系統地收集和保存儒學文獻的重任，也不能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方便。

儒學文獻既無大型叢書，又無系統著録的狀況，在明代萬曆年間曾引起學人的極大關注，湯顯祖《孫鵬初遂初堂集序》記載，當時的湖湘學人孫羽侯(字鵬初)就曾發願編纂《儒藏》，其文云：「(鵬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勝國(元朝)，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叚收採，號曰《儒藏》。」(《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一〇)惜未成編。既而曹學佺亦有感於「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因此「欲修《儒藏》與鼎立」(《明史·曹學佺傳》)。曹氏《五經困學自序》也曾自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曹氏生平曾編撰成許多大型著述，可惜卻没能留下《儒藏》的吉光片羽！清乾隆年間，山東學人周永年撰《儒藏説》一卷，推《儒藏》編纂爲「學中第一要事」，但也未付諸實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孔子的故鄉山東省，出版了大型儒學叢書《孔子文化大全》，這是一部力圖「比較全面地展示出孔子文化和儒家學説全貌」的叢書，編輯體例突破了傳統的「四部法」，「分爲經典、論著、史志、雜纂、藝文、述聞六類」著録各書。前三類和第五類顯然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

四部分類法，而又增加雜纂、述聞二類以濟四部之窮，顯示出不凡的變通和創新意識。但總共收書祇有一百零六種，是在「與儒家有關的著述不在數萬部之下」的群書之中，經過一番「去蕪取精」編纂而成的，數量十分有限。從內容上看，編者雖然立意「收錄孔子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經典著作及古籍資料，古今學者論著及研究成果，未曾面世的珍貴文獻」等，但由於篇幅受限，編者祇能對孔子、曾子、顏回、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資料收錄較全，其他諸儒的著作和資料卻概未涉獵。顯然沒有達到集儒學文獻之大成、成儒學資料之全書，亦即儒學之「藏」的水準。

彙集儒家經學的、理論的和歷史的文獻，編纂出一套大型叢書；同時研究儒學文獻的類別，創立一套新型的適合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和著錄方法，仍然是擺在當今學人面前亟需完成的神聖使命。

三

《儒藏》是儒學之「藏」，它是儒家經學成果的集成，是儒家思想理論的薈萃，是儒學歷史文獻的總錄。二千五百年間的儒學歷史將在此得一大總結，此後的學者專家將從此方便地覓得儒學研究的資料。她是對儒學文獻的一次大搜討，是對儒學成就的一次大檢閱，也是對儒學歷史的一次大掃描。前於此的儒學發展史，將由此而得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式的疏通清理；後於此的儒學研究，亦將借此「即類求書，因書就學」，得到查閱資料的方便。對於前者，《儒藏》

是總結，是一部具有系統體例、用圖書構建起來的「大型儒學史」。對於後者，《儒藏》又是開新，是根據現代科學研究需要，用分類資料組成的「鉅型資料庫」。我們希望，這一工程能夠成爲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轉捩點，成爲新時代儒學復興的奠基石。

《儒藏》的編纂不是簡單的文獻彙集和影印，而應該是嚴肅的科學研究和學術創新，應在普查、統計和分析研究現存儒學文獻性質和類别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儒學史、經學史、文獻學、目録學、版本學和歷史編纂學等知識，參考和吸收佛、道二「藏」的編纂經驗，結合當代學科分類特點和學術研究需要，建立起系統的、科學的、實用的儒學文獻分類體系。

科學合理的分類必須建立在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昔漢成帝欲校群籍，先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清乾隆將修「四庫」，詔令各級官吏採進圖籍，皆此類也。今欲編纂《儒藏》並探討儒學文獻的分類方法，當然也要以廣泛的資料信息爲基礎。它離不開對儒學文獻分佈情況的系統調查，離不開對儒學文獻類别的充分瞭解和研究。那麽歷史上到底有多少儒學文獻呢？這些文獻流傳和現存情況如何呢？它們包含了哪些類型呢？從前傳統目録書在每一類著録之後，都對該類圖書的門類、種數和卷數有所統計，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又轉録了這些統計資料，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四更設有《著録》一目來彙録此類信息。但是，時移代易，書缺簡脱，其間所録或存或亡。這些書目的信息衹具有參考價值，而不具有使用意義了。現存儒學文獻的數量與類别，仍然有待於重新調查和統計。現以《中國叢書綜録》「經部」論，其所録現存叢書的子目已達五千餘種。如果再加上儒學諸子、儒學史料等書籍，無慮萬餘

種之多。這些還祇是收入叢書的，叢書之外無疑還有大量單刻本儒學文獻存在，若計其種類，必相倍蓰於茲。這些文獻，就傳統的分類目錄而言，當然散見於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之中，今編《儒藏》，自然得從四部中取材。但這祇是儒學文獻分佈的狀況，而不是儒學文獻的基本類型，似不能以此來構成《儒藏》的分類體系。

細審現存儒學文獻的類別，大致不外乎三大類：以經書爲主體的經注、經解和經說系列；以儒家理論闡發爲主要內容的儒家子學、禮教、政論、雜議系列；以記載儒學歷史爲主要內容的人物、流派、制度、書目、學校等系列。如果每一類用簡潔的詞語來表述，即「儒經」、「儒論」、「儒史」。編成《儒藏》即是「經藏」、「論藏」、「史藏」，簡稱之則爲「經」、「論」、「史」。

至於傳統目錄中的「集部」，如果整部都論儒理，當然應整體收入「論部」。但是後世別集內容太龐雜，無相應部類可入，有的甚至連完整進入《儒藏》也成問題。故集部的資料，將採取分類輯錄的方式，對其中儒學理論資料、群經論述資料、儒學人物和儒學史資料，分別選編歸入各部。具體而言，其經解、經論的篇什，收入「經藏」；其記儒學史或儒學人物的篇什，則入「史藏」；其論儒家理論的，則入「論藏」。從前阮元編刻《皇清經解》，除收錄經解專著外，其他單篇的經解經論資料「凡見於雜家、小說家及文集中者，亦序次編錄」（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不爲無見。

爲了儘可能多地收錄儒學資料，《儒藏》採用「叢書」兼「類書」的辦法處理各類文獻。對於整部收錄的圖書來說，《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學叢書」。就分類輯錄而成的專題文獻而言，《儒藏》又兼有「儒學類書」的性質。《儒藏》正是「叢書」和「類書」的統一，是「專題叢書」和「專題

類書」的合一。

「經」、「論」、「史」三大藏，可以統攝各類儒學著作和儒學史料。每部之下，再根據需要，將文獻分爲若干類目：如「經藏」可以分爲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含三禮及總論）、春秋（含三傳及總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爾雅，再加群經、讖緯、出土文獻（含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論藏」可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史藏」可分孔孟、學案、碑傳、史傳、年譜、別史、雜史等。以此「三藏二十四目」，庶幾可將儒學成果及其歷史收攬無遺。

在收録、整理、編類和對所收文獻進行標點、校勘外，我們還特別注意學術的辨章與文獻的述評。爲入選各書撰寫簡明《内容提要》，對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傳，内容之梗概，略作評介。仿《四庫全書》例，「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在三部、二十四類之前，分別撰有《總序》、《分序》和《小序》，討論儒家學術的源流、各門文獻的歷史，爲讀者提供必要的儒學史、經學史、儒學文獻史、專經研究史等基本知識，希望使《儒藏》這部在一定體系下用圖書構築的「儒學大廈」，棱角更爲分明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儒藏》將儒學文獻分爲「三藏二十四目」來分類著録，以「叢書」和「類書」結合的方法來區別處理，形成以儒學爲主題，以「儒經」、「儒論」、「儒史」爲基本著録體系，將歷史上内容繁多、門類複雜的儒學文獻系統地搜集和編録起來。《儒經》基本是儒家「經學」成就的彙編；《儒論》基本是儒家理論即儒學思想的資料彙編；《儒史》則是儒學史的資料集成。類例明晰，著録有

序，重點突出，源流清楚。儒學的各類文獻既得到了系統的著録，各門學術也得到了尋源溯流式的考索。上可綜覽儒學群書，下可方便來學使用；内可保存儒學書籍，外可宣傳儒學理論，於古於今，於中於西，實爲兩便。

自明朝萬曆初年孫羽侯首倡《儒藏》編纂以來，欲集中國儒學文獻而成一部足與佛、道二「藏」相鼎立的大型叢書，一直是四百餘年間歷代學人的夢想。其間雖有曹學佺、周永年等人的重申和試驗，卻因政治的、歷史的或技術的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今值科學昌明、文運隆興之時，温故知新，繼承與創新交相輝映；以人爲本，科技共人文比翼齊飛。我中華學子，感奮於先賢「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壯志豪情，重申「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使命，繼承先賢先儒之遺願，紬繹金匱石室之藏書，舊學新統，成兹《儒藏》，董理國故，其命維新。兩千載儒學之成就萃兹一「藏」，四百年學人之憧憬即將成真，前乎此者既因之而明，後乎此者將藉此以興。辨章學術，儒學文獻的整理著録，體系粗具；考鏡源流，道統學統之師傳授受，釐然區分。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力雖不逮，而心嚮往之。其有知者，願賜教焉。

舒大剛　序於川大花園之雙橋園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定

儒藏編例

一、《儒藏》係儒學文獻大型叢書，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傳播儒學文獻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兩千年儒學成就及歷史將集兹一編。

二、《儒藏》在全面調查研究現存儒學文獻的基礎上，根據儒學文獻的具體情況，結合儒學研究的現代需求，建立儒學文獻著錄體系。並以此爲基礎，編纂儒學叢書，使其形成以書爲單元的「大儒學史」。

三、吸取中國目錄學分類成就和《大藏經》「經律論」和《道藏》「三洞四輔」等專題叢書編纂經驗，將儒學文獻分爲「經」、「論」、「史」三大部類。「經部」收錄以儒家經典原文及注解爲核心的「經學」類著作；「論部」收錄以儒學理論爲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錄以儒學史爲主題的「歷史」類著作。按「經」、「論」、「史」的順序排列，以便反映出儒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四、每一部下按本部文獻實際，細分若干小類。如「經部」下分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春秋（春秋經、左傳、公羊、穀梁、三傳通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爾雅、群經、讖緯、出土文獻（含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十二類；「論部」下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五類；「史部」下分孔孟、學案、碑傳、史

傳、年譜、別史、雜史七類，構成「三藏二十四目」的著錄體系。

五、《儒藏》本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原則，按學術發展之脈絡編排群書，使其源流清晰，首尾完整。同一主題的文獻彙集一處，按作者時代先後編錄，使其各自構成專題性叢書。一則反映每門學術之成就，二則考見該類學術之流變，三則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就學」之方便。如《經部》之「周易類」是中國古代易學成就之集粹，從中可見易學歷史和易學成果；「詩經類」則是中國《詩經》學歷史的反映；「春秋類」則是《春秋》學成果之集成，等等。讀者不僅於此可見古代專經研究之狀況，而且亦可於此得攻治專經並進而研究專經學史之階梯。

六、同類之下，又遵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的精神，將不同主題的圖書相對集中，在類下又形成小型專題叢書。如《史部》「孔孟類」下，不再單純按作者年代編排，而是將有關孔子、孔門弟子、孟子、孔廟禮樂等圖書，各自分別集中編錄。

七、《儒藏》試圖通過一定著錄體系，用圖書反映儒學歷史。不僅《經》、《論》、《史》的排列反映儒學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各部小類的順序也體現出如下學術構思：如《經部》，據先秦諸子所稱（如莊子、荀子等），「六經」排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此或爲孔子教學之秩序。至西漢的劉歆、班固，始立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含《爾雅》）、小學之序，漢人崇「陰陽」、「五行」之學，以《詩》、《書》、《禮》、《樂》、《春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

原」，故以《易》居衆經之首。說雖晚出，卻能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係哲理化、系統化，故爲歷代學人遵守。《儒藏》「經部」排序即依此例而略作調整。

「論部」則按先原理而後實用、先子學而後理學的順序排列。故以子學意義上的「儒家」居首，其次是新儒學的「性理」。再後相次是反映禮樂文化之「禮教」、反映儒學仁政德治思想之「政治」。其他內容龐雜難以立類者，則統統歸入「雜論」。

「史部」的排序，則以儒家聖賢「孔孟」居首，以下按反映學術流派的「學案」，提供主要儒家學者生平資料的「碑傳」、「史傳」、「年譜」，提供參考資料的「別史」、「雜史」的順序排列。至於「目錄」、「學校」、「選舉」、「祠廟」、「塚墓」、「紀念」等等，皆因其成書太少，而統統歸入「雜史」之中。

八、《儒藏》儘可能全面地將儒學各類資料彙錄起來。她既是「學術叢書」，又是「學術類書」。《儒藏》所錄以專著爲主，舉凡內容齊全、資料集中的儒學著作，都整部收錄，由此而言，《儒藏》是「叢書」。同時，爲滿足研究需要，一些散見於群書的儒學資料，如孔子、孔門弟子、儒者碑傳以及各種經論、經解等文章，亦加以輯錄，類聚成各種專題的資料彙編，由此來說，《儒藏》又是「類書」。

九、《儒藏》採用分類、總序、小序、提要、標點、校勘、影印結合的整理方式。首先對儒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錄，使其類聚群分，眉目清楚。每部有總序一篇，概述儒學、經學和儒學文獻發生、發展的面貌。每類有「小序」一篇，概述本門學術的研究狀況和文獻組

成情況。入選圖書每種卷首都有「提要」一篇，分述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內容之梗概。然後再對各種圖書正文進行「標點」處理，還對其中的錯誤進行必要「校勘」，寫成《校記》附於各卷之後。爲避免重新排版造成新的錯誤，除了個別著作編者已有整理成果者採用仿古排版外，《儒藏》的主體部分都採取「校點」加「影印」的方式，在復印件上進行標點處理，然後掃描製版，儘量減少重新錄入排版帶來的錯誤。

十、《儒藏》係新編儒學叢書，並非簡單的古籍影印，我們對所收各書都在版式上作了許多加工調整。設計了標準的版式、版框和書眉，在儘量保存原版面貌的前提下，還對原書中縫、頁碼作了統一處理。《儒藏》每頁按上下兩欄方式，將原版四個頁面合爲一頁，重新編輯組版，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內爲讀者和藏家提供儘可能多的資料信息。

十一、爲方便讀者閱讀，我們對內文作了標點處理，分別於行右添加「、」和「。」號。「、」表示句中停頓，「。」代表一句結束。凡需校勘的地方，皆於該字右旁添加序碼，於卷末《校記》中出校說明。

十二、各部、各類首冊都冠以「儒藏分類總目」，以見《儒藏》整體框架及本部、類所處位置。各類首冊又次以該類「收書目錄」，以明本類全貌。分冊目錄中標署點校者和審閱者姓名，以明文責。待各部編纂完成後，再分別編製各種索引，特別是條件成熟時研製電子檢索系統，以便讀者使用。



儒藏類目

經部：

元典類　周易類　尚書類　詩經類　三禮類（周禮　儀禮　禮記　通禮）　春秋類（春秋經　左傳　公羊　穀梁　三傳通論）　孝經類　四書類（含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爾雅類　群經類（含通論　通考　經論　石經考等）　讖緯類　出土文獻（含簡帛　石刻　敦煌遺書）

論部：

儒家類　性理類　禮教類　政治類　雜論類

史部：

孔孟類　學案類　碑傳類　史傳類　年譜類　別史類　雜史類

儒藏

史部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主　編：舒大剛

副主編：刁忠民　王智勇　尹　波　李文澤
吳洪澤　郭　齊　楊世文

目録

儒林碑傳總目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楊玲 校點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四卷，楊世文選輯，楊玲校點。

孔子創立的儒學，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表現爲經學。漢初尊黄老，儒學主要通過民間流傳。文、景二帝始留意學術，開獻書之路，山巖屋壁之書漸出。又爲儒經設立博士。如張生、晁錯爲《書》博士，轅固生、韓嬰爲《詩》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爲《春秋》博士。此時儒學的地位雖不及黄老，但逐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開始走向廟堂。漢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立「五經博士」。由於利禄之途大開，儒學風氣轉盛，出現了「經學昌明」與「經學極盛」時代。兩漢經學傳授，重視師法和家法。考《史記》、《漢書》、《後漢書》所載，師法的授受源流，釐然區分，不相雜厠，猶幹之生枝，枝之生葉，十分繁茂。「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説即不用」（皮錫瑞《經學歷史》）。

漢代經學亦講「通經致用」。經學既是實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爲國家大政、禮儀制度提供理論依據。《尚書》、《春秋》可以折獄，《詩》可以諷諫，《禹貢》可以治河，《易》和《洪範》可以推災異。經學頗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皇帝往往聚集經學之士，討論五經疑義，西漢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會議即其最著者。

兩漢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區分，首先表現在文本上，其次對經義的解説也各有區别。西漢立於學官的十四博士經學都屬於今文經學。自從漢惠帝「除挾書之禁」後，郡國民間不斷有古文寫本的經典、文獻被發現。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所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得書，多古文先秦舊書。此外，秘閣中還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經傳，《費氏易》、《毛詩》也一直流傳於民間。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傳，相安無事。到漢哀帝時，劉歆要求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學家的强烈反對，於是今、古文經學之争遂起。雖然古文經學終兩漢之世都没有成爲官學，但東漢前期學界大儒如桓譚、班固、鄭興、杜林、陳元、賈逵等人都是古文學家。習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經學實際上已享有與今文經學同等的政治待遇。東漢後期，涌現了馬融、許慎、服虔、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打破今、古文壁壘，熔今、古文經學爲一爐。他徧注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至此，兩漢經學進入全盛時期。

到三國時，經學已成强弩之末。面對老莊、釋氏等文化的挑戰，儒學也向多樣化方向發展。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干戈頻興，篡亂相乘。但是，動亂之政治環境并没有阻斷學術文化之發展，「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規儀，在文化大體系上，亦多創闢」（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這一時期儒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經學上。《易》王弼注，《論語》何晏集解，《左傳》杜預集解，《穀梁》范寧集解，《爾雅》郭璞注，《尚書》孔安國傳（僞托），皆出於魏晉時期。當時還創造了一種義疏體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論語義疏》尚可見其大略。唐孔穎達等編《五經正義》，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此期學者對儒家經學之貢獻，不可小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的發展有幾個特徵，一是儒玄兼該，文史并重。二是儒家學者，多通佛老。三是學術傳承，多以家學。四是南北學風，略有差異。

漢至南北朝儒人傳記，主要有歷朝「正史」及各類「先儒傳」和「先賢傳」記載，但碑傳則是他們最原始、最詳盡的記録。碑志濫觴於先秦，形成於兩漢。東漢崔瑗、蔡邕等都是碑志名家。三國兩晉時禁止立碑，於是墓碑由大縮小，以便埋入墓壙。也有因擔心墓碑日久損毁，而另於墓中置石記以志久遠者。南北朝時墓志始從碑的一類獨立出來，有了「墓志」之稱。北朝墓志比較發達，其中又以北魏爲代表，北魏墓志數量衆多，形制規範（大多呈正方形），志文書體亦開隋唐楷書之先河，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爲「魏碑體」。南朝墓志則較北朝爲少。南朝人甚至認爲「石志不出禮典」（王儉語），而語多簡略。總的來説，兩漢魏晉南北朝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吉光片羽，實屬瑰寶。兹徧查文獻，以及文物，輯録其有儒學事迹者五十餘篇，涉及近五十人，總爲一集，以備篇簡焉。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目錄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卷一

楊震　張衡　陳寔　張壽　胡廣　楊秉

孔宙　殷華

大尉楊震碑

□□□字伯起闕二十二字氏焉。聖漢龍興、楊熹佐命、克項於垓、錫□□□□公侯之冑、必復其始。是以神祇降祚、乃生於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甄微、靡道不該。又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門、群英雲集、咸共飲酌其流者、有逾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三魚、以章懿德、遠近由是知爲亦世繼明而出者矣。州郡虚己、競以禮招。大將軍辟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所在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寬猛惟中、五教時序、功洽三邦、聞於帝京。徵旋本朝、歷大僕、大常、遂究司徒、大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旌、靡惡不形、將訓品物、以濟大清。而青蠅嫉正、丑直實繁、横共構譖、慷慨暴薨。於時群后卿士、凡百黎萌、靡不欷歔垂涕、悼其爲忠獲罪。乾監孔昭、神鳥送葬、王室感寤、姦佞伏辜。公功乃伸、追録元勛、策書慰勞、賻賵有加。除二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實能纘修、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黄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皆以宰府爲官。奉遵先訓、易世不替、天鍾嘉祚、永世罔極。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緣在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玄石於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臺吐耀、乃嶽降精。明明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謇謇其直、皦皦其清。懿矣盛德、萬世垂榮。勒勛金石、日月同炯。

闕名撰《全後漢文》卷一〇二

張平子碑

河間諱衡、字平子、南陽此縣人也。體德純和、秉行

孝友、加以俊才命世、英識秀建、崔子玉爲之(下缺)造化高才瑋藝、與神合契、君子以爲褒然聞之風聲。至於仕乎史官、筭二儀之數、研陰陽之理、□□日月、致巧渾儀、有極深探賾之思、數往知來之驗、此崔生所以發德音也。若夫好學博古、貫綜謨籍、墳典丘索之流、經禮訓詁之載、百家九流之辯、詩賦雅頌之辭、金匱玉板之奥、讖契圖緯之文、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奕之巧、自洪範、彝倫以逮於若郯子之所習、介盧之所識者、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故能學爲人英、文爲辭宗、紹羲和之顯迹、系相如之遐風。向若生於春秋之間、游乎闕里之堂、將同貫宰、貢、齊衡游、夏、豈值取足於身中、垂名於一塗哉。是以先生恒屈於不知己、仕居下位、再爲史官、而發應間之論、時不容道、遂興思玄之賦。爰登侍中、則黨言允諧、出相河間、則黎民時雝、庸渠限其所至哉。若夫巡狩誥頌、所以敷陳主德、二京南都、所以贊美畿輦者、與雅頌争流、英英乎其有味與。若又造事屬辭、因物興(缺)下筆流藻、潛思發義、文無擇辭、言必華麗、自屬文之士、未有如先王之善選言者也。南陽相夏侯湛、自涉境以經於諸邑、每縣咨其故老、訪其先賢、有兆者表其墓、經墳者揖其魂。塗出魯陽、行次西鄂、眄狐山頌□英、歷兹邑而懷夫子。暨路過塋域、止駕衢首、睹封樹之蕭條、覩高碑之稱美。於是慨然永思、愴爾長懷。若死者可起、吾其與歸。乃延邑宰而問之曰、昔武王入殷、封比干之隴、高祖經魏、酬信陵之墓、此聖賢之所以禮忠旌能、甄表明德也。有可以優其胤嗣者、禮其在是、而世胄絶紹、支庶無聞。於是乃翦其墟落、寵其宗人、使奉其四時、獻其粢盛、遂糾集舊跡、攝載新懷、而書之碑側、以闡美抒思焉。其頌曰、

奕奕張生、秉德淑清。研深綜理、思俊才英、實掌天地、幽贊神明。冠曩興美、傾漢流聲。匪唯天象、亦垂

人文。有炳其猶、有鑠其新。仰鑒遺籍、馳心哲人。殊世投好、百載交神。奉命南邦、行出爾塗。□及隧首、輟駕前衢。徘徊崇碑、逍遥故墟。企仰罔瞻、長懷焉如。昔在先賢、唯德作友。古而無死、願言攜手。世則兹泯、道乃□□。在珠咏隋、於璧稱和。戢寶無彫、人壽幾何。望兼京臺、思逾俟河。

夏侯湛撰 《全晉文》卷六九

河間相張平子碑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濬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瓌辭麗説、奇技偉藝、磊落焕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温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爲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曆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暗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問。其辭曰、

于惟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羡、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耻。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復盈。廩廩其庶、亹亹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維帝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雝。愍天不弔、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崔瑗撰 《全後漢文》卷四五

陳寔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

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絶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絶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臧文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没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没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没、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種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録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没哀、死而不朽者。乃作銘曰、

峨峨崇岳、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絶、來者曷聞。交交黄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又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王配以大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羣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温柔、足以孕育群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强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静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狠斯和、争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於當世。辟司徒府、納規建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臺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争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離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并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録之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於己、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

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兹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咏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峨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爲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舍榮取辱、涅而不淄。德之休明、賤不爲耻。超邈其猶、莫與方軌。

〔附〕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足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故太丘長潁州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材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咨乎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群后建碑、國人立廟。先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於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鐘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八

竹邑侯相張壽碑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世載缺勳、遵師紀律、不忝厥緒、爲冠帶理義之宗。君孝友恭懿、明允篤信、敦悦經睢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識、略涉傳記、矯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國達賢、登善濟可、登斑叙優、能正躬帥、陪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贊衛王臺、婁缺忠謇。上嘉其節、仍授命莢、匡其京輦、昭德塞違、内平外成、舉無遺愆。遷竹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采土。遭江楊劇賊上下缺征役賦彌年、萌於缺戈、杼軸罄殫。君下車崇尚儉節、躬自菲薄、儲偫非法、悉無所留。并官相領省倉缺小府御吏、朝無奸官、野無淫寇、教民樹藝、三農九穀、稼嗇滋殖、國無灾祥、歲聿豐穰。皤白之老、率其子弟、以修仁義、蝆賊不起、厲疾不行。視事年載、黔首樂化、户口增多、國寧民殷、功刊王府。將授轓邦、對揚其勛。功曹周憐、前將放濫、君微澄清、憐顧愆悔過。督郵周紘、承會表問、君常懷色斯、舍無宿儲、遂用高逝、老弱相攜、擕換持車、千人以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君捐禄收名、固執不顧。民無所卬、國違所賴、上下同戚。州郡聞知、旌弓禮招、復爲從事、覬覬虎視、不折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弘内光、頊缺皓爾、顯天不吊、遘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脩純固者、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叙在銘典、於缺俊缺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

其辭曰、

亮元德、於我君。膺清茂、體懿純。超三署、垂令缺。甄聲號、缺憲臺。矯王業、弼紫微。彈群司、清公缺。緩薄賦、牧邦畿。黎烝殷、四荒饑、感良臣、哀其靈。揭輕舉、缺來征。民嘆思、暨輿人。宰府命、遂返缺。名振射、缺彌闡。垂令紀、永不刊。於胥德、流後昆。

闕名撰　《全後漢文》卷一〇一

太傅胡廣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於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機、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道靈邪、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蕩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栖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户邑之數、加於群公。入録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禮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消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辭爵、還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薨、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訓、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録尚書事、於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臺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

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九命、篤受介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禄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遂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踪。進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淪。日與月與、齊光并運。存榮亡顯、没而不泯。

又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睹十。是以周覽六經、博總群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於帝心、智略周密、冠於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録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於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録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

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臺、訊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耊耈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於位。天子悼惜、群后同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册贈以太傅安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吊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於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也、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尚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於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釐。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蕃、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路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祠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又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月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於是掾太原王允、雁門卑整、屬扶風魯宙、潁州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樸、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皋陶之閫閾、究孔氏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以納衆、凡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使夫蒙惑開析、愎戾優順、逸惰能夫勤信。及其創基、即位發迹、機密聖朝。其

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强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厲以知恥。人悦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墨縈而靡系、鞭樸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群黎、理人倫於區域、耀三辰於混元、協六和乎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之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冲、升隆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堂據閣、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唯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群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參與嘗禱、列在喪位、雖庶物戮力、不愆於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於碑、用慰哀思。

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喜中興、膏民庶。澤洪淳、亶攸序。互地區、充天宇。轔高逵、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遂古、耀昆後。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六

太尉楊秉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也。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熹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

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逾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禄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强、見遘奸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涉三司、沙汰虚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太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絀、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黄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於下、昭升於上、若兹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絪緼、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五

泰山都尉孔宙碑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祇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故能興朴。□□凋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滑夏、□□□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槈田畯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

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闇闕是雯、夙夜□□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天時雍、撫茲岱方。翦彼凶人、覆俾□□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豐季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勛、民斯是皇。疾□□□乃委其榮。忠告殷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簋篚不陳。生播高譽、歿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闕造。

闕名撰　《全後漢文》卷一〇〇

漢金城太守殷華碑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瓊蘭之美、長有沖邈之志。敦詩閱禮、鞶鞱竹賁。誕循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謇有間。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變不羈。故能雄杰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謇)〔舉〕[1]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限、邪臨金城郡。鄣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匱、室如懸磬。乃數權略、獎厲信。獫狁率服、不敢窺逾。兵戢而時動、因省獵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咸悅、不勞而勸。是以縉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犀革、陳俎豆於泮宮。其艾檐軨旃、顯才良、咨量三壽。賞刑不僭、邦埸寧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齔謳噪。功庸顯列、當升寵祚、旻不耆德、景命失靈。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笠、江英、韓遂等追送遐丘、刊

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

毅、武烈能仁。含舒憲墨、以育生民。乘紀東壞、西國

著勛。身没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

爾臣恩、續其臭芬。

衛覬撰 《全三國文》卷二八

校記

①舉：原作「譽」，中華本眉批：「譽當作舉。」今從。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卷二

徐稚 喬玄 楊賜 范丹 鄭玄 胡碩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稚、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杰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而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栖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禄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吊祭、禮有所尚、只鷄不薄、意有所加、生刍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顔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兹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没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杰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迹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張九齡撰 《全唐文》卷二九二

太尉喬玄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

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矣乎初紳高明卓異、爲衆桀雄。其性莊、疾華尚樸、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琦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授、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巨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稱、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强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彤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慈可謂超越衆庶、彰于遠邇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顧烈、廷尉河南吴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喬父、秉文握武。内爲宗榦、出爲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於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兹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衮、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逸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太尉喬玄碑陰

光光列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睿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教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功。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

祇厥勛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否顯伊德、作憲萬邦。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吊贈、如前傅之儀。九月乙酉、葬於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鉞、官簿第次事之實録、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

又

喬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州相。考東萊太守。公秉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閏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儀。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干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讎。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居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居、繫敦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居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



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以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動。玄擅出于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遂正其罪、受鞠就刑、没齒無怨。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公捕得、見其侮辨、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户曹史張機有徽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貞、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静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灾、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綱、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没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禄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禄、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咸以明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析見是非、明作達於事機。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悦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群孫、并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没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北方公孫、未有

若兹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於即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劾、於斯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

太尉楊賜碑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七

皇帝遣中謁者陳遂、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陳遵、桓典、蘭臺令史十人將羽林騎、鉦車介士前後鼓吹、以驃騎將軍官屬及司空法駕、與公卿尚書三臺以下、葬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會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尚書三臺以下、會如小祥之禮。公之祖納忠於前朝、以罹艱禍、父隱約蟄瘁、治家師導、唯儉之尚。公生值歉褊、資賄屢空、手執勤役、遠涉道里、以修經術、險阻艱難、曷所不當。特以其靜則真一審固、動則不違則度、含容覆載、無競伊人。謀無不忠、言無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實、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州郡禮招、莫之能屈、委百里位、避公車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爲帝師、德爲世表、體尊名重、階級彌崇、而公處以恭遜、行以固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驕吝之釁、周公其猶病諸、而公脱然以爲行首、不亦泰乎。及其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言從計納、亦不敢宣、密誠潛功、貽於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嗟乎。誠爲達事君之禮、得人臣之上儀者已。公素不貴歸非、不樂引美、故雖彷佛、猶不敢載、以順公之雅。初受封、自以功不副賞、前後固辭、章凡十上、憂慍悄悄。形于容色。雖不克從、情旨昭顯。晚節爲廷尉、公曰、昔在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及爲特進、又曰、唯漢重臣、中興以來、克稱斯位者、其惟高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諸。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孤彪、銜恤永思、綴輯所履、以贊銘之。銘曰、

赫赫烈侯、卓爾超倫。於唯楊公、乃華降神。故能明哲、德亞聖人。受兹介福、位極人臣。包羅五典、本道根真。爲國之師、誨尚經文。頻歷鄉校、五登鼎鉉。建名著忠、確越前賢。攘災興化、蝥賊不臻、風雨有時、履獲有年。三葉宰相、應祚於天。臨晉是侯、子子孫孫、億兆不窮。如山之堅。四時潔祠、以承奉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以慰顯魂。

又

公諱賜、字伯猷、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迹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雖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奥、操清行朗、潛晦幽閑。爲荅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徒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群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禄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閻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大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群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僚、各述所審、紀公勛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允執丕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兹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衮冕紱斑。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

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又

公諱賜、字伯猷。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爲尚書、帝王之政要、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凛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蹈騰餘踪、思高游夏。初潜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袪蒙蔽、文其材素者、蓋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群公以公温故知新、德宜師保、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内。帝座已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户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糺合朋徒、稽諸典則、僉以爲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譔録審言、於碑乃申頌曰、

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岳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兹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啓爵土、垂統末胤。存榮亡哀、没而不泯。

又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維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祖祖考以懿德胥及聿勤式建、丕休勛啓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

功不有、用辭其禄。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群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袪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禄、亦總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爲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唯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恭以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耀、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勛、用授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必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群生、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兹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没名存、永世慕思。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八

范丹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後也。其

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及延。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托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游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甚有備禮招延、虚己迓之者、亦爲謀奏、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强禦。其事繁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士咸以群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静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産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禄、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于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案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録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圂之不濁、涅之不污。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吝穹迮。其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没譽存、休聲載路。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七

鄭康成祠碑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墳典、是以聖人作而萬物睹、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刪緝之功、始皇速燒焚之禍。迨乎群儒在漢、傳注瑶□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綴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齋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嘆。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瑰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起。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公、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温偉。客多豪俊、并有才説、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异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

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异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其所撰注、今并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間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後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皆爲宰相。唯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叙。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丈、曾無同生相依。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凡某所憒憒者、徒以吾親墳隴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可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命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會千

餘人、乃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源。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黄巾所圍、遂赴難捐身。有遺腹子、公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厠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未見。文王曰、寧我負卿、勿卿負我。致鴆而卒。悲夫。自夫子没後、大道方喪。公之網羅遺典、探賾今猶特立鬱然。時季途迍、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歟。及范史作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受生徒、專以鄭氏家注云。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鷄卵汁溲白瓦屑、爲公作碑、手自書寫。文□□□語亦妙絶。年代古而碑闕亡、德音夐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於河南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托爲文。往以會府務殷、□無暇景、歲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閒隙、乃加修撰。耆舊者唯聞其名、後生者不睹其事。今故尋源討本、握槧懷鉛、無疏本傳之文并序前言之目。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翦以繁華、不爲雕飾。銘曰、

焕乎人文、圖稽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湮没、秦帝沮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群。膏腴美地、簪紱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奥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兖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孔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傳五更。周官東部、漢躔西京。白玉遍地、黄金滿籯。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啓釁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千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禄不受、贊論爲功。禮

樂今去、吾道皆東。類於標德、比皓稱公。闡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中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憖、吁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表、神交千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爲里、鄭公爲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殁、新石再彰。詞愧黄絹、心凄白楊。名譽不朽、終古騰芳。

史承節撰　《全唐文》卷三三〇

陳留太守胡碩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别封於胡、以國爲氏。臻乎□漢、奕世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於二親、養色寧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顔、萊、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事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己忠儉、事施順恕、公體所安、爲衆共之。驕吝不萌於内、喜愠不形於外、可謂無競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賫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繫、陳辭謝恩。其月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食後還與丞相答、意氣精了。是日疾遂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匹、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没有餘哀。於是遐邇縉紳、爰暨門人、相與嘆述君德、追痛不永、怛切情憭、無不永懷。行由己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兹頌聲。

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問有彰。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惟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悦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强。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機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虐疴、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可贖也、敦不百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又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爲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荆州將軍比①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出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匹、贈穀千三斛。儔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是陳留主簿高吉、蔡軫等、咸以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絶望、切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跳。靈柩將窆、申敕修儀、煢煢在疚、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嘆息。蓋三綱之序與并育、以舊奉新。嗟我行人、敢不自勖。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

於藐下國、瞻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有額。昊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誠以迓、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遠②。惟其傷矣、肝摧碎。勒銘告哀、傳於萬代。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五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卷三

郭泰　何休　蔡朗　劉表　范式　王基
管輅　羊祜　嵇康　褚褒　趙至　顏含

郭泰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攷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冀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悦、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宫墻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兹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六

何休碑

孝友盡於閨庭。辭述川流、文章雲浮。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九

琅邪王傅蔡朗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蒼頡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於蔡、以國氏焉。迄於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争、强楚侵陵、昭侯徙於州來。公族分遷、氏家於圉、奕葉載德、常歷宫尹、以逮於兹。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秘、知機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採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并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余聞。元和①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奥秘、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縱。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皋、揚明德於側陋、拔茅以匯、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於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絶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察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於紫宫。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銘曰、

天縱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没稱顯、永遺令勳、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蔡邕撰 《全後漢文》卷七五

劉鎮南碑

君諱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君膺期誕生、瑰偉大度、黄中通理、博物多識。爲郡功曹、千里稱平。上計吏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選、拜荆州刺史。初平元年十一月到官、清風先驅、莫不震肅、奸軌改節、不仁引頸。君乃布愷悌、流惠和、慕唐叔之野棠、思王遵之驅卬、賦政造次、德化宣行。俄而漢室大亂、禍起蕭墻、賊臣專政、豪雄虎争、縣邑閭里、奸仇烟發、州縣殘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壞。當是時也、雖有孔翟之聖賢、育賁之勇勢、無所措其智力。君遇險而建略、遭難而發權、招命英俊、援得驍雄、謀臣武將、合策明計。出次北境、遷屯漢陰、因滄浪以爲隍、即春葉以爲庸。南撫衡陽、東綏淄沂、西靖巫山、保乂四疆。選才任良、式序賢能、簡將命卒、棊布星陳、備要塞之處、戍八方之邊。勸穡務農、以田以漁、稌粟紅腐、年穀豐夥。江湖之中、無劫掠之寇、沅湘之間、無攘竊之民。郡守令長、冠帶章服、府寺亭鄉、崇棟高門、皆如其舊。當世知名、輻輳而至、四方襁負、自遠若歸、窮山幽谷、於是爲邦。百工集趣、機巧萬端、器械通變、利民無窮。鄰邦懷慕、交揚益州、盡遣驛使、冠蓋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歸功之緒。莫匪嘉績、克厭帝心、即遷州牧、又遷安南將軍、領州如故。於時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喪、百遺二三、而君保完萬里、至於滄海。聖朝欽亮、析圭授土、俾揚武威、(遺)〔遣〕②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褒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儀如三公。上復遣左中郎將祝耽授節、以增威重、并督交揚益三州、委以東南、惟君所裁。雖周召授分陜之任、不過遠也。交州殊遠、王塗未夷、夷民歸附、大小受命、其郡縣長吏有缺、皆來請之、君權爲選置、以安荒裔、輒别上聞。齊桓遷邢封衛之義也。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罍彝、親

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誾誾如也。雖洙泗之間、學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攷定五經章句、删剗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墳集、充滿州閭。及延見武將文吏、教令温雅、禮接優隆、言不及軍旅之事、辭不遷官曹之文。上論三墳八索之典、下陳輔世忠義之方。內剛如秋霜、外柔如春陽、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玆通、可謂道理丕才、命世希有者已。仁者壽、宜享胡考。昊天不弔、年六十有七、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殞薨。耕夫罷耜、織女投杼、老幼哀號、若喪父母。時道路艱險、留墳州土、轉移葬歸立墓。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欲共扶送至於鄉里。南鄉太守樂陽亭侯昱思等言及志在州里者、自各發卒、具送靈柩之資、授徵拜五官中郎將、乃共上歸本縣葬、見聽許。太和二年、葬於先塋。於是故臣懼淪休伐、以爲申伯甫侯之翼周室、受輅車乘馬玄衮赤舄之賜、詩人詠功、列於大雅、至今不朽、況乎將軍牧二川二紀、功載王府、賜命優備。賴而生者、毓子孕孫、能不歌嘆。乃作頌曰

猗歟將軍、膺期挺生。桓桓其武、温温其人。初幹千里、允顯使臣。幕府禮命、集於北軍、督齊禁旅、如羆如熊。眷然南顧、綏我荆衡。將軍之來、民安物豐。江湖交壤、刑清國興。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禎、欲報之德、胡不億年。如何殂逝、孤棄萬民。鐫勒墓石、以紀洪勛、昭示來世、垂芳後昆。

闕名撰 《全三國文》卷五六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君諱式、字巨闕七字功存有夏、實曰御龍。□胙商周、世昭其隆。晉主夏盟、有士會者、光演弘謨、翼崇霸業、錫邑命族、實爲范氏、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

度、體玄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弘道耽藝、恢韜墳籍、探賾③研機、罔深不入。若④乃立德隆禮、樹節寶真。忠諒足以弼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懿、聲充宇甸。接華彥於汝墳、潤枯斃於荆漢、超管鮑之遐踪、信靈評乎炳煥、是以□化泉流、芳□鴻奮。耀仁闡於權輿、濟俗侔乎皇訓。群公偉焉、弓旌盈路。再讓考□□□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飛肅於鷹揚、典刑□□軌□、帝□其勛、遷廬江太守。擬泰和以陶化、昭八則以隆治、彌□弘略、惠訓亡倦、□□協□□□清源之深閎、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咏琴書以寧闕九字其猶充洽外內、實昭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終闕六字常山相暨子汜孫而胤嗣罔繼。粵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薛闕七字感靈墠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⑤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爲君雖煇名載籍、光颺前列、而靈墳亡□、儀問靡述。遂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胤。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祇道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奮。穢彼夸毗、寶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敷化濟殖、群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胤胙亡紀。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以永遐祉。詒厥孫謀、耀於萬祀。

翟邵撰　《全三國文》卷五六

贈司空征南將軍王基碑

上闕子有成父者、出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爲萊大夫、遂下闕稟天素皓爾之質、兼苞五才九德之

茂、慈和孝友、既著於下闕景山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經、剖判群言、綜析無形、文辯贍下闕柔民、忠正足以格非。兼文武之上略、懷濟世之弘規。初下闕舉孝廉、司徒辟、州輒請留以自毗輔。後辟大將軍府、拜下闕國典、惟新出爲安平、安豐太守、敷崇惠訓、典刑惟明、四下闕躬以允帝命、遷荆州刺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下闕穴。朱旗所麾、前無交兵、克敵獲俊、斬首萬計、賜爵關內下闕無遺策、舉無廢功、故能野戰則飛虎摧翼、圍城則鯨鯢下闕於九有也。比進爵常樂亭、安樂鄉、東武侯、增邑五千户。下闕之算、征有獨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帝室、屢奏封章下闕彌留、年七十二、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公天姿高素、與下闕亡則令儉斂以時服、於是下闕將矩奉册追位司空、贈以東武侯蜜印綬、送以輕車介下闕泰山之速頹、恨元勛之未遂。俯仰哀歎、永懷慘悴。以爲下闕莱鐫石表墓、光示來裔。其辭曰、

上闕塞。憲章墳素、昭此物則。居則利貞、在公畢力。化流二邦、下闕寧民。用是息升降順道、德讓靡忒。會不憖遺、我下闕

闕名撰 《全三國文》卷五六

叙管輅

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没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潁川者、劉寔弟智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

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遯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光、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忼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

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名使有理。言絶之後、孟荊州長嘆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輅見何晏、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蠅集之、位駿者危、輕者亡。後遂被誅。

管辰撰　《全晉文》卷七二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

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於岱野、纓冕相繼、九世於茲矣。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成茲惠。其器量宏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群、游神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辟不肯就、群公休之、四府并命、盤桓累載、及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於時當晉之盛明、揚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絶代之風、弘唐虞之緒、帝嘉厥庸、酬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復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内釐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句陳、握皇樞於紫極、於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寇未夷、乃命公都督荊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德、知大同之業、思王化之則、齊其土人、均其利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盈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風、吴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

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亨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飧下士、貳於姬公、方將殪彼戎吳、經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於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於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哲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至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勛不榮其祿、儀型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殊慮、勛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固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勛烈宏著、而寵不逮身、其遺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懿德及於群生。涉其風者、貪夫廉、懦夫立、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之。奇謀潛略、清功遺緒、靡所置心、乃共揭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

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曰唐曰虞、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殞闕十二字末□□□刊□□□是表是旌。

李興撰　《全晉文》卷七〇

嵇康傳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静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録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内、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嵇喜撰 《全晉文》卷六五

太傅褚褒碑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冲識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運皦敫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膚受莫測其奥。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兖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授分内。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凶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劍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算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勛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游、亹亹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高謨。

孫綽撰 《全晉文》卷六二

敘趙至

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吕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

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之、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唇、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常自痛棄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

晉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

嵇紹撰　《全晉文》卷六五

公諱含、字宏都、琅琊臨沂人。其先出於邾、顏公子友封於郳、是爲小邾子。爲魯附庸、居於鄒邑、因以命氏。孔門達者八人、曰路、回、辛、驕、祖、噲、僕、何、次有丁、闔、叔子、率、蠲。秦有芝、貞、漢有肆、异、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内侯、始自魯居琅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爲孝悌里。生欽、字公若、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説、學者宗之。歷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葛繹貞子。生默、字靜伯、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生公。公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死、托夢當復生、發棺而氣息甚微。闔家營視、母妻不能無倦。公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次嫂樊氏失明、須髯蛇膽、尋求不得。忽

有青衣童子持囊授公、乃蛇膽也。尋出户化成青鳥飛去。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元帝過江、爲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公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公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嘆曰、顔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禄勛。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床帳被褥、敕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論者欲爲王導降禮、馮懷以問於公。公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或論少正卯、盜跖惡孰深、公曰、隱伏之奸、非聖不誅。衆咸服焉。郭璞嘗欲爲公筮、公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温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誡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或問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二薨、謚曰靖。三子髦、謙、約、并有聲譽。公喪在殯、而鄰家失火、髦與二弟抱柩號叫、熛焰垂至、忽爾頓絶、時人以爲孝感、事見晉書。髦子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嘆曰、顔侍中廊廟之望也。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黄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侍中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禄勛西平定侯、事具約孫延之集。生綝、字文和、騎都尉、襲西平侯。生靖之、字茂宗、宣城太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方正不合於俗。梁書云、博學有志行、齊治書御史、俄兼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高祖受禪、不食發憤慟哭而絶。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生協、字子和、湘東王記室、梁

書有傳。生之推、字介、北齊中書舍人、給事、黃門侍郎、平原太守。嘗著觀我生賦云展白下以流漣、以靖侯已下七葉墳塋皆在故也。生思魯、愍楚、集序思魯自作、事見本傳。入隋、生遊秦。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隋司經校書、長寧王侍讀、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講論經義、臻屈服焉。高祖入關、率男師古、相時、勤禮、育德奉迎於長春宮、授儀同秦王記室。國史温大雅傳云、大雅在隋、與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彦公與遊秦并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少時學業、顔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勤禮字敬、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秘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校書郎、著作郎、與兄師古、相時俱以文學爲崇賢宏文館學士。太宗使蕭鈞讚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幃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樓委質。終著作郎。生昭甫、字周卿。少聰穎、而善工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凡所注釋、必令參定焉。爲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書二十餘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識之。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批答曰、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二子元孫、惟貞。元孫字聿修、聰鋭、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歷太子舍人、專掌令畫。玄宗讚之曰孔子亞聖、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累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五子、春卿、明經拔萃、蜀縣尉。舉茂才、偃師丞。杲卿、字昕、常山太守。禄山反、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草隸五言、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篤行、頗好詁訓、犍爲司馬。惟貞字叔堅、有德行詞學、尤善草隸。屢登甲科、太子文學、薛王友、累贈太子少保、事具陸據神道

碑。七子、闕疑、孝友仁讓、專精詩傳、杭州參軍。允南、孝悌聰鋭、工爲詩判、屢入高等、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歷左補闕。時真卿爲殿中侍御史、正至、同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侍宴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累遷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友、精晉史、有吏道、富平尉。真長、清直、舉明經。幼輿、仁和有醞藉、精班漢、左衛率府兵曹。真卿、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清白名聞、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兵部員外郎、以平原太守拒禄山。凡五爲侍郎右丞、三爲尚書、四爲御史大夫、七爲刺史、二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允臧、友悌有吏幹、制舉縣令、宰延昌、拜監察、充郭子儀朔方衣資使、遷殿中太子中允江陵少尹、再兼侍御史、充荊南節度行軍司馬。公子謙、安城太守。約、零陵太守。孫綸、廷尉。熙、散騎常侍。顯、護軍司馬。曾孫系之、益州刺史。延之、金紫光禄大夫。劭之、領軍司馬。根、晉安太守。元孫希之、新安太守。師伯、僕射。師仲、中書郎。浚、吏部尚書。測、臨淮太守。奐、五兵尚書。微之、散騎常侍。僧度、給事中。僧超、徐州刺史。來孫幼明、征虜記室。昆孫積、中書郎。翻、廣州刺史。仍孫晳、交州刺史。挺、山陽太守。雲孫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善、隋葉令侍讀。十代孫祀、寧仁令。愍楚、侍御史。遊秦、度支郎中廉州刺史、見循吏傳、著班漢決疑。頤、隋汝南侯侍讀。十一代孫千里、工書、殷王主簿。師古、秘書監、宏文崇賢學士。相時、禮部侍郎、天册學士。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經史。利仁、秘書郎。有意、沔州刺史。博古、博學、延陵丞。十二代孫中和、渝州刺史。揚庭、蔣王侍讀。光庭、博學、注後漢書、涉令。趨庭、職方郎中、吉州刺史。欣期、著作郎。益期、詳正學士。敬仲、仁孝、吏部郎中、平昌男。康成、進士、太子舍人、崇文館學士。希莊、進士、銀青和州刺史。日損、應制

高第、大基尉。嘉賓少有俊才。十三代孫大智、并州録事參軍。隱朝、進士、拔萃、河北尉。匡朝、工五言、朐山令。元淑、鄰幾、景靈并校書郎。同寅、明經、昇庠有詞學、富陽令。恭敏有德行、明漢書、武功尉。知微、制舉、伊闕丞。十四代孫温之、有志行、舉方正、司門郎中。澂之、澹之并明經。晃、有清節、饒陽司士。抱、范縣尉。允濟、好屬文、榆次尉。振、高陵丞。搢、援、挺、據、撰、撰、并明經。挺、有詞理、萬年尉。式宣、清修、進士、殿中侍御史。茂齊、淳謹、漢州司法。舒、俊才、制舉、長安尉。説、明經、有才器、渭南丞。順、孝悌、進士、評事。勝、進士、左補闕。怡、好爲詩、渾、博涉有文、太子通事舍人。方、僑、進士、宫門丞。十五代孫逸、好文武、康令。鏻、長安尉、廣、成將軍。泉明、孝義、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季明、子幹、翊、沛、頗、及外孫沈盈、盧逖、禄山反、死難、并贈五品官。翽、敦敏、通義令。覿、綿州參軍。顥、西令。慈明、都水。潁、河南府功曹、校書郎。頲、孝、明經、大理司直。頔、奉禮郎。頎、江陵。頌、河中。顗、鳳翔參軍。頡、當陽主簿。願、千牛。頂、武功丞。頗、工隸書、太子洗馬。頣、頮、并京兆參軍。翾、峴、頡、顯、須、頩、瓶、盈、枝并未仕。通明、項城尉。韶、有才氣、工詩、策、進士、濮陽尉。明、華陽尉。啓、温江尉、襲華陰尉。亞丘、守道不仕。其餘枝派繁衍、不可具載。於戲。吾祖以志行純粹、咸通神明、貽謀子孫、奕葉無改。其後忠義孝悌、文學才業、布在青史、粲然可知。非夫德盛流光、何能若是。真卿小子、懼不克荷、頃自撫州代到、獲展舊山。雖碑版沈淪、而丘封儼在。敢揚不朽之烈、庶竭罔極之思。銘曰、

鑠吾祖、渡江浦。孝通神、名軼古。凡七葉、葬白下。本支分、源流溥。世忠義、叠規矩。翌鸞皇、炳龍虎。文雖渙、學鄒魯。赫才明、振區宇。亘今昔、難悉數。嗟末孫、慚下武。揚耿光、媿無取。豐碑立、百世睹。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三九

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顔府君家傳銘

嵎夷導日、岱方禋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畜德、蒼祇效神、孕僊字聖、誕智息仁。洙上道奧、稷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曜筵、外門取儁、接室稱賢、闔則遞哀、燭亦抗宣。獷⑥彼琅邪、實惟海宇、憬屬之罘、邪臨潮擁。載濟越師、大淹秦旅、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辟鼎府、外康⑦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⑧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淵退、再逡儒聘。貞子七穆、比世稱盛。無忝汝陰、有偉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儲命、靖侯潛德、信豈在明。言則測幽、歎實聳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霸、特安闈掖。扶元陟帝、翼成復辟。忌滿裁婚、鑒冲貶石。望年靜駕、樂恬延曆。三祖連光、衆門稟教。於時列孝、克端殊操。潔景衡陰、湮心理奧。任不窮秩、是謂高蹈。山曾木□、胄積荄深、永惟世□、思樹辭林、碑表有毀、策素匪任。誦靈墳阿、長寄風音。

顏延之撰　《全宋文》卷三八

校記

①案下云永興，此當是建和或元嘉之誤。

②遺：原作「遺」，中華本眉批「遺」，今從之。

③賾：原作「嘖」，據上下文意改。

④若：原作「苦」，據上下文意改。

⑤循：《六藝之一録》卷五一作「循」。

⑥獷：《藝文類聚》作「曠」。

⑦康：《藝文類聚》作「秉」。

⑧或：《藝文類聚》作「式」。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卷四

左思　傅瑗　王導　伏曼容　劉虬　江淹　何胤　王儉　任昉　徐勉
裴子野　陸倕　蕭琛　劉顯　鄭羲　劉孝綽
封隆之　庾肩吾　蕭子顯　王通　高湛

左思別傳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碧鷄振羽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榦、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并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闕名撰　《全晉文》卷一四六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其操、楊生所爲、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傅亮撰　《全宋文》卷二六

丞相王導碑

公冑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

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沖一體之自然、柔暘協乎春風、温而伴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絶、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群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咏、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虚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遥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勛舉、非夫領鑒玄達、百煉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孫綽撰　《全晉文》卷六二

臨海太守伏曼容墓誌銘

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徐勉撰　《全梁文》卷五〇

劉虬碑

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静、皓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疇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游下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群公側席、鑿室林皋、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没庭户、平疇翠瀲、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净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録之。銘曰、

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峨峨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郛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湌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群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邈矣江濆。輜軿結轍、羔雁成群。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録。

裴子野撰 《全梁文》卷五三

自序傳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群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咏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沈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游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真、略傳大義。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奉朝請。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悦、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左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軍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王遂不悟、乃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吴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娱。在邑三載、朱方竟敗

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上。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逆叛、五勝也。攸之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册、并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絶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緑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虚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經紀、彈琴咏詩、朝露幾閑、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江淹撰　《全梁文》卷三九

徵君何先生墓誌

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侣成群。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

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説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兹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毁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彦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禄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虚歸。而給白衣尚書禄、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并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闢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兹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宫、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絶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兹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虚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既游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愁、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凉渭濱。橋日隻鷄、徐稱酹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礎雖貞、玄泉無曙。

蕭綱撰　《全梁文》卷一三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國楨、是惟民翰。翱翔禮園、優游文館。秘義烟涵[1]、環辭雨散。撰路揚輝、臺[2]庭改觀。方翊隆平、燮兹天網。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3]。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沈約撰　《全梁文》卷三〇

齊太尉王儉碑

瞻旦奭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宇、獨咤虛室。眷龍顔以託夢、咏日角以興言。佇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异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决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矖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囂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并而不雜。銘曰、

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如仁。屣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倍帆鬱起。

沈約撰　《全梁文》卷三一

太常卿任昉墓誌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溪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釘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絶。

沈約撰　《全梁文》卷三〇

儀同徐勉墓誌銘

朱弓表瑞、寶劍攸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僞、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違天即地、歸幽去冥。空谷傳古、哀風送旍。

蕭綱撰　《全梁文》卷一三

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

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猶既别、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旰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慭、卜期不遠。

蕭繹撰　《全梁文》卷一八

太常卿陸倕墓誌銘

如金有鑛、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游。詞峯飆豎、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耀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蕭繹撰《全梁文》卷一八

特進蕭琛墓誌銘

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篋。已研金匱、兼採玉牒。石詞既擬、欒社茲同。桃李成徑、松柏爲叢。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蕭繹撰《全梁文》卷一八

戎昭將軍劉顯墓銘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椎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壟。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斂翮。長空常暗、陰泉獨湧。袝彼故塋、流芬相踵。

蕭綱撰《全梁文》卷一三

應皇太子令爲劉顯墓誌銘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壟。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

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
隧柳荑春、禽寒斂翮、長空常暗、陰泉獨涌。祔彼故
塋、流芬相踵。

劉之遴撰 《全梁文》卷五六

中書令秘書監兖州刺史鄭羲碑 永平四年

公諱羲、字幼驎、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肇洪源於有
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親賢司徒、武以善職竝歌
緇衣之作、誦乎奕世。降逮於漢、鄭君當時、播節讓
以振高風。大夫司農創解詁以開經義。迹刊圖史、
美灼二書、德音雲飜、碩響長列。揚州以十策匡時、
司空豫州以勛德著稱。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
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晉弗競、君道陵夷、聰
曜虔劉、避地冀方、隱括求全、靜居自逸。屬石氏勃
興、撥亂起正、徵給事黄門持節還侍中尚書、贈揚
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後燕中山尹、太常卿、
濟南貞公。祖溫、道協儲端、燕太子瞻事。父曄、仁結
義徒、績著寧邊、拜建威將軍、汝陰太守、緜榮千載、
聯光百世、自非積德累仁、慶屆無窮、其孰能傳輝
踵美、致如此之遠哉。可謂身没而名不朽者也。公
稟三靈之淑氣、應五百之恒期、乘和載誕、文明冠
世、篤信樂道、據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慤行、六籍
孔精、百氏備究、八素九丘、靡不昭達。至乎人倫禮
式、陰陽律曆、尤所留心。然高真沉默、耻爲傾側之
行。不與俗和、絶於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東里子
產之爲人、自以爲博物不如也。蘊斯文於衡泌、延
德聲乎州閭。和平中舉秀才、答策高第、擢補中書
博士、彌以方正自居、雖才望稱官、而乃歷載不遷。
任清務簡、遂乘閑述作、注諸經論、撰話林數弓、莫
不玄契聖理、超異恒儒。又作孔顏謠靈巖頌及諸
賦咏詔策、辭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見陟、遷
中書侍郎、又假員外散騎常侍、陽武子。南使宋國、
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謂公曰、

樂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于。均嘿然而罷。移年而蕭氏滅宋。雖延陵之觀昔詩、鄭公之聽宋樂、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協皇華、原隰斯光。遷給事中、中書令、總司文史、敷奏惟允。國之律令、是所議定。公長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資、早綜銓衡、能聲徽著、敦詩悅禮、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學明儁、才冠秘穎、研圖注篆、超侍紫幄。公行於前、吏部秘書隨其後、凡厥庶寮、莫不欽其人也。於時有識比之三陳。後年不盈紀、懿給事黄門侍郎、太常卿、使持節、督齊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道昭秘書丞、中書侍郎、司徒諮議、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司州大中正、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父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内敬其榮也。先時假公太常卿、熒陽侯、詣長安、拜燕宣王廟。還、解太常、其給事中、中書令、侯如故。縱容鳳闈、動斯可則、冠婚喪祭之禮、書疏報問之式、比之制矣、民胥行矣。雖位未槐鼎、而仁重有餘。太和初、除使持節、安東將軍、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南陽公。德政寬明、化先仁惠、不嚴之治、穆如清風。耕桑有敬讓之高、朝市無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專於魯矣。太和中、徵秘書監。春秋六十有七、寢疾、薨於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國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長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贈襚、策贈有加、謚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歸葬乎熒陽石門東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陽。於是故吏主簿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玄石、以揚非世之美、而作頌曰、

爰鑒往紀、稽覽前徽、有賢有聖、靡弗應時。繇實契姒、旦亦協姬、於穆鄭公、誕睿應期。伊昔桓、武、并美司徒、恭惟我君、世監秘書。三墳克闡、五典允敷、文爲辭首、學實宗儒。德秀時哲、望高世族、灼灼獨明、

亭亭孤邈。式冑三雍、鄒風再燭、作岳河兖、澤移草木。慶靈長發、繼葉傳光。君既挺發、胤亦含章。文義襲軌、朱紱相望、刊石銘德、與日永揚。

闕名撰《全後魏文》卷五八

黄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

蔡、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荊世櫝、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循。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蕭繹撰《全梁文》卷一八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并充衮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咏獨存。文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并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閑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衮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璜于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太階而平天下。

邢劭撰《全北齊文》卷三

中書令庾肩吾墓誌

荊山萬里、地産卞和之玉、隋流千仞、水出靈虵之珠。故能胤茲屈景、育斯唐宋、掌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閑逸、鍾鼓辭林、笙簧文苑。入

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棱之劒。朝此南宫、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

蕭繹撰 《全梁文》卷一八

中書令蕭子顯墓誌

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閑瞻動於容止、英奕發于流眄。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答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兹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玄石。

張纘撰 《全梁文》卷六四

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蓋聞運無常寧、治窮則亂。教不終廢、人存則闡。故曰、天下有道、制作歸乎帝王。斯文或墜、財成寄乎明哲。才之不可以已、其在兹乎。周道竭而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五常爲之式序、三綱爲之無昧。道冲而用、故無德而名。功足化成、故匪爵而重。於稽其類、其生物之匠乎。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晉陽穆公自齊歸魏、始家龍門焉。若乃門風祖業之舊、鴻儒積德之胄、事賁家諜、名昭國史、今可得而略之。粤若夫子、洪惟命世、盡象緯之秀、鍾山川之靈、爰在孺年、素尚天啓。亦既從學、家聲日茂。偉容貌、肅風神、以孝悌爲心極、以人倫爲己任。步中規矩、響諧音律、術無遠而不窮、理無微而不詣。故夫要道之本、中和之節、九疇六藝之能事、元亨利貞之至美、悉備之矣。豈惟行爲世範、言成士則而已哉。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達人遠觀、潛機獨曉、步烟嶺、卧雲溪、軒冕莫得而干、羅網莫得而追。時年二十二矣。以爲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託古

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贊易象、道勝之韵、先達所推。虛往之集、於斯爲盛。淵源所漸、著録逾於三千。堂奧所容、達者幾乎七十。兩加太學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絶宦久矣、竟不起矣。朝端(闕)聲節、天下聞其風采。先君内史屈父黨之尊、楊公僕射忘大臣之貴。漢侯三請而不覿、尚書四召而不起。盛德大業、至矣哉。道風扇而方遠、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姑射於尼岫、擬河汾於洙泗矣。夫教思之宗、聖達之節、形氣之域、古今同盡。六經既就、一德時成、拂衣啓手、其天意乎。以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終於萬春鄉甘澤里第、春秋三十二。嗚呼哀哉。天不慭遺、吾將安仰。以其年八月、遷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從中制。不封不樹、是遵上古。門人考行、謚曰文中子、禮也。收學不至、轂行無异、能奉高跡於絶塵、期深契於終古、義極師友、恩兼親故。遭世道之衰、微屬衣冠之板蕩、將以肆力王事、思存管樂。不獲躬守孔塋、自同游夏、攀昊蒼而不達、俯玄堂而已隔、敢揚徽烈、而作銘曰、

兩儀既位、三才式甄。器象雖顯、神機未筌。匪聖孰作、匪明孰傳。文王逝矣、孔子出焉。顯允經籍、作爲邦紀。天之未喪、載誕夫子。奄有群言、遂荒精理。百氏銜璧、九流齊軌。潛龍勿用、鳴鶴在陰。我有宏德、人靈是欽。摳衣遞進、鼓篋相尋。七十成列、三千若林。焕乎經濟、冲乎典則。教思風行、徽猷允塞。庶幾克饗、匡此王國。如何不祐、殲我明德。嗚呼喪亂、胡及我長。嗚呼哲人、胡棄我往。王室方厲、帝邦無象。梁木斯壞、蒼生奚仰。綢練既設、披崇既張。野寒川曠、泉深路長。盛德無没、嘉言孔彰。永爲洪範、於何不臧。

薛收撰　《全唐文》卷一三三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高尚鎮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嘆曰、先君所寶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爲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爲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儒門、世濟厥美矣。先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仕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惟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識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嘆曰、吾視

王道、未有叙也、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玄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悦。時文帝方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迂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

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堦蕞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讚易道、蓋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間、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并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顔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階、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贊明易道、聿修元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謚、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删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并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笥、扶老携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杜淹撰　《全唐文》卷一三五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騭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顔。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於萬世。非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夐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説、以行教於門人。夫仲尼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先生後序、尚闕於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因爲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皮日休撰　《全唐文》卷七九九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

百年矣、宜其碑。聖恢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輔於我、貞觀休明之期。

司空圖撰　《全唐文》卷八〇九

王通墓誌銘

公諱通、其先太原人也。粵乃仙嶽含靈、毓禎圖而錫爵、晢淮分淑、應寶籙以開宗。是以三公列而更榮、五侯封而載錫。自兹厥後、英髦不墜。祖明濟、郡中喉舌、識度冲敏、志業詳確。父增、隨州主簿、鑒履清致、器量貞邃。公養志中和、資靈上德、趨庭學禮、立身之道自弘。步月開襟、讓客之風已遠。中爲令德、游藝依仁、常逸閑居、不希榮禄。既而門巢結釁、百年之運已催、楹夢起祥、九泉之路俄涉。春秋六十有三、遘疾終於私第。嫡子修文、修禮、衰絰露節、痛結寒泉。粵以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於東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禮也。東漸巨壑、波濤滉瀁、西望層山、烟霞出没。頌德音而不朽、感生靈之倏忽。其詞曰：

惟鎬建官、惟唐命職、允文允武、克岐克嶷。開國承家、禮儀不忒。皇天無親、誕生哲人。摳衣問道、好古日新。如何不淑、奄喪斯文。前臨叢薄、後眺荒丘、風搏素蓋、日慘丹旒。庶銘明德、永播芳猷。

闕名撰　《全後周文》卷二一

文中子補傳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焕、焕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

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人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而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饔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

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也。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黄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疇。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疇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猶存、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

疇輩依并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疇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耶。秦焚詩書、故滅。使詩、書之道盛於天下④、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虚無而賊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

欲、以至九州覆没。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倡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司馬光撰 《邵氏聞見後録》卷四

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

君諱湛、字子澄、勃海滌人也。靈根遠秀、啓慶兆于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風於東海、作範百王、垂聲萬古者矣。故清公勢重、鄭伯捐師。元卿位尊、管仲辭禮。皆所以讓哲推賢、遠明風軌。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昭武烈、望擲中夏、惠沾朝野、愛結周行。考侍中尚書令司徒公英風秀逸、儁氣雲馳、蚪顧帝鄉、威流宇縣。君稟慶緒於綿基、挹餘瀾於海澳。幼尚端凝、長好文雅、非道弗親、唯德是與。逍遥儒素之間、纂申穆之遺風。徘徊文史之際、追牧馬之逸藻。至于憑春灑翰、席月抽琴、邁昔哲以孤游、超時流而獨遠。熙平啓運、起家爲司空參軍事、轉揚烈將軍羽林監。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兩兼、忠義奮發、還城斬將、鑾左同歸。朝廷嘉其能、縉紳服其義。假驪驤將軍、行襄城郡事。君著績既崇、賞勞未允、尋除使持節、都督南荆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荆州刺史。於時僞賊陳慶率祆攻圍、孤城獨守、載離寒暑、終能克保邊隍、全怗民境。復除大都督、行廣州事。享年不永、春秋卅三、元象元年正月廿四日終於家。皇上動哀、能言灑淚、乃有詔曰、故持節、

都督南荆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荆州諸軍事、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澄。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權攝蕃翰、誠效克宣。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言命遺績、有悼於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粤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遷葬於故鄉司徒公之塋。千秋易往、萬古難留、故鐫石泉門、以彰永久。其詞曰：

丹虬降祉、姜水載清、大人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譽、罷釣流聲、經綸宇宙、莫之與京。胤司下蕃、公衡上宰、既顯營丘、復擲東海。四履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傳華無改。伊宗作輔、忠義是依、清盪昏霧、横埽塵飛。日月再朗、六合更暈、玉帛斯集、福禄攸歸。仁壽無遠、積善空施、風酸夏草、霜結春池。崑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矣長離。

闕名撰　《全後魏文》卷五七

校記

①涵：《初學記》作「涌」。

②臺：原作「合」。

③長：《初學記》作「仰」。

④天下：原無，據《皇朝文鑑》卷一四九補。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舒大剛 選輯 楊玲 校點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六十卷，舒大剛選輯，楊玲校點。

隋代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學術也逐漸趨於統一。隋初統治者比較注意儒學，隋文帝楊堅實施籠絡儒士的政策，一度出現了儒學興盛的局面：「齊、魯、趙、魏後，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到仁壽年間，下令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改弦更張，復開庠序，史稱「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當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劉焯、劉炫）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制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但煬帝晚年荒淫成性，窮兵黷武，「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没於煨塵矣」（《隋書·儒林傳序》），隋末儒學「不絶如綫」。

唐代號爲「盛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等方面都創造了許多輝煌，也是中國儒學的鼎盛時期。唐朝在思想文化和學術方面實行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釋、道三教并立。在三教之中，儒學與封建政治的關係最爲密切。史稱唐太宗性好儒術，曾説：「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資治通鑑》卷一九二，貞觀二年）。他後來下詔將歷史上著名的儒家學者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堂。唐朝以科舉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等。爲了統一思想，爲科舉考試確定一個權威的版本和經義，便成了唐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據《舊唐書·儒林傳》載：「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考訂《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唐朝統一經學的目的有二，一要解決「文字多訛謬」，二是解決「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問題，對漢魏以來的經學作了總結。經學的統一也帶來一些消極後果，《五經正義》成爲欽定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必然導致思想僵化，學術停滯。相反，佛教、道教經過數百年的改造、發展，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統的以心性爲特徵的理論，對儒學構成了學術和信仰的挑戰。因此中唐以來，出現了一股儒學革新運動。以韓愈、李翺爲代表的儒學革新派，他們脱却漢注唐疏之窠臼，直接孔孟之統緒，創立儒學的「道統」説，以與佛、道相抗衡。唐代中期的文化變革和由此帶來的儒家經學研究方法上的巨大變化，成爲「宋學」的先聲。

五代十國時期，雖然篡亂相乘，干戈迭興，但儒學并未中絶。後唐、後周君主皆知褒崇先聖。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讀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様各二部一百三十册。這是中國雕版印刷之始。僻處西南的後蜀政權也刊刻石經。五代十國時期也有不少經學方面的著作，如王昭素的《易論》，馮繼先的《尚書廣疏》、《尚書小疏》、《春秋名號歸一圖》，郭忠恕的《古文尚書釋文》，陳岳的《春秋折衷》等等，都有一定的影響。

隋唐五代時期涌現出不少儒學家，如隋代的劉焯、劉炫，王通，唐代的孔穎達、陸德明、顔師古、賈公彦、韓愈、李翺、柳宗元、皮日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或儒學進身，或儒理治世，或窮經稽古，或創新儒理，推動了儒學文化的發展。他們的碑傳有的留傳於後世，有的失傳於往古。兹博稽載籍，并搜集出土資料，纂爲《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收文五百八十餘篇，涉及傳主五百一十餘人。舉凡《全唐文》、《全唐文拾遺》、《全唐文補編》、《隋唐五代墓誌銘匯編》、《唐代墓誌銘正、續編》以及《全唐文新編》有關儒林人物的墓志、行狀、傳記，皆匯於此矣。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目錄

卷四十三
李巽 李儔 崔程 裴衡 陸傪 張遊藝 蕭元明 鄭約 韋渠牟 柳宗直 盧坦

卷四十四
蕭直 李邢 竇牟 畢坰 吳卓 孟郊 鄭淮 陳京 韋武 王榮

卷四十五
竇叔向 孔戣 梁肅 韋丹 侯高 楊於陵 李眈 陸贄

卷四十六
孔戡 李則 歐陽詹 李素 張正則 鄭敬 竇常 劉濟 支成 辛秘

卷四十七
元衮 權德輿 竇群 皇甫鏞 楊凝 李肅 裴瑾 崔稃

卷四十八
王仲舒 劉密 董溪 張士陵 駱峻 張寧 李建 李稷 柳寬 李瞻 盧士瓊 李觀

卷四十九
樊宗師 李道古 李瀚 張仲方 李戡 李象古 竇庠 周著 馮宿 殷元覺 孫堅靜 張署

卷五十
韓愈 崔元亮 沈傳師 覃季子 王質

卷五十一
韋孟明 侯績 盧直 包陳 張渾 陸質 盧於陵 白居易 李紳

卷五十二
高元裕 孫公乂 薛公達 柳宗元 鄭鎔宇 韋冰 杜行方 盧伯卿 崔蕃

卷五十三

獨孤鬱　李於　董岌　趙君旨　盧霈

竇鞏　王鍊　元稹　崔鞏　牛僧孺

卷五十四

賈島　劉茂貞　李德裕　韋温　常克謀

張季戎　李潘　鄭瑄　黄季長　龔軺

卷五十五

郭彪之　沈中黄　蕭行羣　李從證　韋墳　周墀　吕讓　尚弘簡　苗弘本

卷五十六

渾偘　高宗彝　王時邕　韓昶　杜牧

崔慎由　李頊　應宗本　趙珪　李存

卷五十七

楊宇　余從周　顧謙　韓索郎　崔芸卿

楊茂卿　程修己　孫嗣初　任玄　李棁　鄭濆　田在卞

卷五十八

盧知宗　徐商　李程　裴宏　楊思立

陸龜蒙　盧渥

卷五十九

王凝　盧當　梁春　賈洮　韋士逸　陳嶠　李燁　李顓　過訥　劉鈐　李磎

柏宗回　魯謙　孔紓

卷六十

王審知　賈潭　馮道　喬匡舜　韓熙載

趙鳳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一

盧思道　裴鏡民　王恭　令狐熙
房彦謙　關朗

齊黄門侍郎盧思道碑

有齊黄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州人也。其先姜姓、世胙東海。别爲盧氏、家於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徵君之子、禀天靈傑、承家令軌、清明虚受、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游必英俊、門無塵雜。至於求己勵學、探道睹奥、思若泉涌、文若春華、精微入虚無、變化合飛動、斯固非學徒竭才仰鑽之所逮也。事齊歷散騎侍郎、以文翰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於晉陽、公留綜宫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内、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脅在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揖於群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内史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里。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公處屯安貞、賦詩積飲、視得失蔑如也。臨難無懾、在黜無愠、危不去主、仕不違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淪胥之禍、其大雅者歟。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公國華人望、光照鄰邦、故所居之朝、應對賓客、修詞抗議、允執其中。故青瑣黄縑、異代咸掌、大名之下、豈誣也哉。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揚、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

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温、邢、盧、薛、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性情、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數百年、群心相尚、竟稱者若斯之鮮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黄虚騁、百轡遺路、鵾鵬天運、萬翼無階、文士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亦云乎、才力之絶衆故爾。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元孫曰藏用、濟美文館、重禄黄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久將平、迺假詞菲才、刊石表隧、庶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惑子產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

彧黄門、實天生德、才蓋一世、榮聞四國。文王既没、文在人宏。公爲宗匠、當朝與能。龍躍春霽、鳳鳴朝昇。或頌或變、或雅或承。理以神合、聲以妙徵。高視睢渙、與君代興。人之云亡、十有一紀。斯文未喪、施於孫子。新作豐碑、德音不已。

隋故益州總管府司馬裴君碑銘并序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七

粵惟上德、希世挺生、存則道照於人倫、没則名飛於史策。宜其計功伐、鏤鍾鼎、永貽長世、昭示後昆。君諱鏡民、字君倩、河東聞喜人也。唐虞之盛、伯益控其遥原。殷周以還、仲衍膺其餘慶。徽則擅美當塗、憲則流芳中夏。金張舊業、遠謝聲塵、江漢英靈、多慚光價。祖靖、魏銀青光禄大夫、汾州刺史、銀章青綬、登高能賦、揚波流惡、政以鎮成。父□、漢周革路大夫、儀同三司、晉州刺史、雅道儒風、聲動當世、班條布政、恩結去思。君上表雲氣、遠膺星像、虚牝與貞固同歸、愛景共嚴凝一致。懸河若訥、每括智囊、止水澄神、日開靈鑒。及擇師請益、游方問道、性與稽古、心照神文、佩游夏之芳塵、爲潘張之益

友。立人之道、仁義靡遺、事親之德、愛敬同盡。迹屈衡門、聲馳上國、莫府交辟、公車致禮。晉蕩公受博陸之圖、處阿衡之寄、爲其諸子精選府寮、辟爲譚公大將軍記□府中、爲其語曰、令德日新裴鏡民。昔馬越爲其世子、辟王安期、取其儀形之美、蔣濟崇其府望、辟阮嗣宗、重其文學之譽、我貽羔雁、兼而□之。尋以内艱去職、旛車方駕、金革在辰、喪禮未宏、多從權奪、朝廷以君羸瘵過甚、特詔終哀、感動風俗、皆此類也。建德初、以君爲宋王侍讀、尋授記室參軍、遷司録、宣政一年、授吏部上士、攝少吏部。研幾汲引之方、游刃銓衡之地、能官在□、咸事無遺。大吏部竟陵公、即有隨之滕王也、亮拔不群、英姿秀發、重君才行、深見褒奬、每□裴楷清通之望、復見斯人。開皇受禪、其日除尚書在外兵郎、尋改爲兵部侍郎。魏晉以還、臺郎顯要、官方始革、揚歷是膺、是非器重望□無以宏斯禮秩、華陽地險、控禦遐長。蜀王秀以□子之尊、擁旌作鎮、寮屬望重、妙簡時賢、以君爲西南道行臺兵部侍郎。及行臺廢、除□州總管府掾、尋改益州總管府司馬。蜀王年止勝衣、童心未改、文武佐吏、多非正人、君言必盡忠、行惟直道、省府之内、莫不敬而憚之。□臺民部尚書陳茂、情恃惟舊、志多慢下、雖處行乖方、莫敢違異。惟君□理抗直、未嘗順旨、兵部尚書京兆杜杲每謂人曰、不值盤根錯節、不表利器、裴君匪躬蹇諤、可謂美矣。開皇十六年、西南夷□□從構亂、君總率士卒、應機致討、後軍不繫、戰危喪律、以三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陷於賊庭。季路結纓、志無苟免。温序銜須、義不生辱。永懷斯道、蓋君之平生風烈焉。惟君靈府浚徹、神□開敏、英略外明、沈幾内斷。培風自遠、背丹穴以來儀、□氣不群、望青霄而孤竦、許劭月旦之論、韞義生風、黄童日下之聲、乘虚效響。彈冠莫府、掌記文房、媚韶景以闓

華、嘯清風而振藻。珥筆南宮、垂纓西蜀、戎事之重、必司善政蒐狩於是得時風霜以之順序比明月於東曹、又典午於南正眷熊掌□重義安馬革以輕生。神邁□□峰□構農夫輟□而野祭、機婦捐珠而巷歌。西蜀父老至於今思之。君第五子太僕少卿洛州都督□長充上柱國翼城縣開國公勣□雅道於□□構丕基於鴻緒、感四序之遞變、睹萬物而永言、思宏遺範、式昭貞石。其銘曰、

靈河遠派、大畤流光。美哉地德、鬱矣□芳。高門鍾鼎世□旗常。鵷鴻接翼、金玉其相。惟君載挺、道符人俊。灼灼外明、温温内潤。瞻之忽後、仰之□峻。挹樸澄清、含風□韵□□資□公府馳名。永懷喪制、易俗申情。爰掌書記、俄屬銓衡。清通之譽、遠嗣家聲。開皇在辰、萬象咸鏡。靈開尺□典屬軍政。列宿上膺、中和俯咏。永懷神道、斯人斯命。層梁毀構、靖樹□風。彫戈紀□鼐鼎銘功。柏庭永閟、泉路斯窮。九京不作、萬古書忠。明□重世、分茅錫社。仰嗣丕基、式宏良冶。絶雲使翼、追風頹赭。以□□□□胸（下闕）

李百藥撰 《全唐文》卷一四三

大唐故陳州明水府鷹揚郎將通議大夫王君墓誌并序

君諱恭、并州太原人也。崇基峻趾、簪組蟬聯。綿迹遥源、貂璫弈葉。可謂令譽令望、傳乎不朽者矣。父那仁、周任使持節、右武衛在將軍、梁雍二州刺史。六條既布、五教斯陳。合浦還珠、虎違方域。君釋褐隋任陳州明水府鷹揚郎將、通議大夫。以公内弘韞略、外振威稜、或投蓋蒙輅、或横戈躍馬。志性高亮、卓爾不群。哭比珪璋、材連杞梓。爰自弱冠、經史該通。事親以孝聞、與友交而信。豈謂輔仁無驗、積善人聞。乃寢疾彌留、奄從長夜。以大業十三年卒於私第、春秋八十有二。刺史夫人劉氏、郎將夫人陳氏、並質生貞潔、體貌温恭。四德不虧、六行無失。

而年甫初笄、爰歸王氏。道穆帷房、德諧琴瑟。捧匜中則舉動合儀。婦禮具閑、母儀兼悉。是知電光詎幾、石火難留。夫人等終於私第。粵以永徽五年歲次甲寅二月丁丑朔廿六日壬寅合葬於雍州咸陽縣杜尤鄉禮也。息武保恐徽猷永謝、功業無聞、故勒斯銘、用傳不朽。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赫奕重暉、蟬聯疊映。既忠且貞、似冰如鏡。卓犖不群、優遊得性。萬里稱尊、百城流詠。六行有則、四德可方。恭上閨闈、穆下帷房。潔同周后、廉企齊姜。女容斯美、婦節茲芳。電光不駐、石火難留。一乖人里、永殯泉丘。新墳列松、故壟行楸。勒銘幽壤、用紀芳猷。

王武保撰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三册

隋故闕八字桂州總管武康郡開國公令狐使君碑銘并序

蓋聞濟巨川者、□□舟楫之用闕六字梁□□□是以闕九字所以闕十字百姓叶和萬邦□□□象南□□□東觀勒功□樹稱□□楹□茂實於當年播□聲□□俗□□□□之□□□□之□□□□公諱熙字長熙、敦煌□□人也。□大夫□□之後闕六字食邑闕八字居攝將遷□□遠祖邁、爲建威將軍、與翟義連謀、爲莽所害。子孫避闕三十字魏武威太守。并闕十九字來葉祖虬、魏龍驤將軍、爪鄯二州刺史、敦煌太守。鶉陰縣開闕三十四字二州刺史闕十四字破□之庸績、膺設壇之顯榮。遺□被於萌黎、功烈書於王府。公早承闕三十二字皆當代名流闕五字以闕十字明三禮、工騎射、解音律、嘉聲□譽、獨步當時。周武成之初、始入國闕十四字刺史□上士闕八字上士、尋遷夏官府都上士闕十七字埋案□□□階處斷若流、神無滯用、尋以内憂去任、哀毀過禮。闕六字大孝安親、義不絶嗣。吾今闕十六字公乃闕六字昏闕五字少有節□□□□哀號骨立、□□不起、雖□□至性、無以

過之。周武帝將有河陰之師、詔公墨縗從事。□還□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公、邑二千一百户。建德五年六月、□□留知夏官府事。□還、□留守功、增邑六百户、加授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遷司勳、□大□俄轉吏部。公筮仕之始、即在選曹、其時吏部臨淄公唐□雅量高材、望□德重、欽公識度、每□與同席、公以長幼□隔、辭不敢當。□謂公曰、吾子闕七字至此、坐先後之閒、何足形迹。□此□三□□踐其位、當時談者、咸所嘉尚。公之弱歲、本以鑒悟見稱、及處銓衡、大收時譽。有□□柴燎太壇、詔公行納言事。開皇元年、拜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大將軍、進封河南郡開國公。於時景命惟新、教府初立、從容處物、雅允具瞻。吐谷渾竊據西陲、敢窺王略、朝廷出車薄伐、以公爲元帥府長史。公受命忘身、先登斬級、所乘之馬、□箭而斃。□此力戰、遂□破□蜀王以□幼之年、遠鎮巴蜀、弼諧之寄、僉議攸歸、乃以公爲益府長史。屬□行未反、竟不述職。二年、敘破渾之功、加上開府儀同三司、俄授使持節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州□□海□□舊稱闕八字流亡、獄以賄成、官由貨進。公下車之始、詞訟盈庭、鋭情案察、奸無所隱。未及期月、化□訟息、□造州門者□□□□脱有諍訟、俗以□□公莅□之初、户惟四萬、綏撫闕十字乃□十萬□□洛陽公朝行、所闔州士庶謂公更有升□、遠於將送、悲不自勝。及公還也、老幼相携、出境迎闕十九字八年、□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百姓追思、立碑頌德。改行臺爲并州總管府、即授并府司馬。十一年、轉雍州別駕、尋改爲長史。公勵精剖斷、威惠兼施、□□□其□□□□十二□□鴻臚卿、以本官兼吏部尚書闕十二字許以□□及車駕□以公□侍從、又判禮部度支兵部刑部工部尚書及秘書監事。高祖鑒觀四方、求人之闕二十五字寺卿闕十六字獄輕重無冤、凡

在官僚、莫不欽仰。鑾駕旋軫、行次汴州、郭下有蔡汴二渠商侶所□游子□□□所闕十五字存□□以□□□□朝賢□公□在乃授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於是下車布政、□帷□部括游惰、抑工商斷向街門禁巷市者、船客停於郭外行侶□□□留孤材闕五字居□令歸本令行禁止、莫敢有闕十五字朝宗以公聽政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仍敕諸州考使、咸取則焉。十六年、除使持節總管桂交尹藤簡□黄□越愛德明利賀静象東□十七州諸軍事桂州刺史闕十五字於律令□斟酌管内人皆□土人□授刺史有闕擬訖奏聞、二佐以下、即令述職、賜絹五百匹。闕六字汴州軍□五百人以充□□公以□□□□上表聞闕十五字以文德分□□□□言喻□□獠感恩咸來參謁。先雖有州縣之名□□□居之所公□簡□望□拔才□□以職闕七字生□之□累代不□□所闕十三字立□□□營□□□開建庠序、□致文儒、勸喻□姓、令其就業、期歲之後、頓革□□自□□□□末之有也。□□位□□以疾固辭。□旨不許。□□以藥闕七字砭石□□□□二年八月十五日□於位、春秋六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二月□□於京城之□以大唐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歸葬於□州華原縣之闕十六字幽闕十八字之風臨下布仁明之德、及於人居省閣、出撫藩維、憓愛洽於惸□□擇隆於管庫、去思結戀、來暮興謡。望重朝闕三十七字敦士素之交忘□□之貴□成□立光國榮家者矣。夫人同郡汜氏、周甘州刺史慶之女闕二十四字之闕十五字女也。初拜□原郡君□遷河南□夫人、□以淑德仁明、幽閑婉順、闕五十四字學士監修國史護軍彭陽縣□國公德棻陪侍膝下、夙趍教義、闕十一字不闕五字承□□□以闕十一字言闕二十字欲報厚恩、昊天罔極、陟平原闕七字式叙家風、雖才闕十字斯闕八十八字闕風猷無

競、賢達繼踪。□□鼎盛龍驤體道履信居忠襄公感會懋德闕五十四字弱冠歌纓。忠能入仕、斷割馳名。既□□要實綜銓衡。銀鉛不雜、闕五十二字仁□既洽禮讓攸興。功成秩滿、朝命斯膺。莅職陝東、攝官京縣。政成闕五十三字蘇□□三湘、褰帷五嶺。雜種繁熾、□隅荒梗。我君訓俗、以寬濟猛、闕五十三字長□□□□鐫勒庶垂不朽。盛範鴻名、不愆於後。

令狐德棻撰　《全唐文》卷一三七

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定公房公碑

易稱、易之爲書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故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智以藏往、感而遂通。是以進退之數有方、存亡之幾可闕昔賈生董相、懷王佐之才、闕五字命世之□□屯邅於世故擯□□當年軼風電以長鳴、絕雲霓而鎩翮。而樂天知命、順時守道、體忠信而夷險阻、憑清靜以安悔吝。雖闕川寂其浸遠、而盛德久而愈新。昔之玉質金相、求益友於千載。蘭闕桂馥、想同氣於九原。則有□□□懷庶幾之道、詳觀出處之迹。可以追踪勝業、繼踵清塵者、其惟都督臨淄定公焉。公諱彦謙、字孝冲、清河人也。七世祖諶、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闕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分闕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清□□繹幕縣、仍爲此郡縣人。至於簡侯、又於東廣川郡別立武强縣、令子孫居之。丹陵誕聖、祥發慶靈、虞舜受闕光啓侯服、導原注壑、若瀉河漢之流、竦構干雲、如仰嵩華之峻、□□□植公之十三世祖也。積德固其宗祊、純嘏貽其長世、公侯之門必復、繁衍之祚攸歸。高祖法壽、宋大明中州主簿武賁中郎將、魏郡太守、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青州刺史、謚簡侯、魏書有列傳。重價香名、馳聲南北、宏材秘略、兼姿文武。曾祖伯祖州主簿、襲爵莊武侯齊郡内史幽州長史闕

行州事衣闕訓俗露冕懷戎、累仁義而成基、處脂膏而不潤。祖翼、年十六、郡辟功曹、州辟主簿、襲爵莊武伯宋安太守、居繼母憂、廬於墓次、世承冢嫡之重、門貽旌表之貺、鄉閭之敬、有過知耻、宗族所尊、不闕而肅。闕伯熊、年廿、辟開府行參軍、仍行闕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神英邁、器量沈遠。寢門之内、捧檄以慰晨昏。山澤之間、單車以清寇亂。公禀元精之和氣、體惇粹之淑靈、心運天機、性與道合、温良恭儉、應言行之闕神采風尚、出儀形之表、博極圖書、闕綜遺逸、正經義闕時所留懷、絶簡研幾、下帷覃思、盡探隅隩、畢詣精微、或致元白之譏、非止春秋之僻、吉凶禮制、今古異同、莫不窮覈根原、詳悉指要。内闕親表達之學徒負笈擁帚、質疑去惑、公凝神□□函丈無倦、聲□□□山谷對盈自遷定齊土、家已重世。班懿十紀、旌旗之盛未多。陳完八葉、鳴鳳之祥斯在。况復里稱冠蓋、庭茂芝蘭、行則結闕

連騎、居則撞鐘列鼎。雖范蠡貨財本闕卿相陰家僕闕舊比封君闕之□□公閇心閑館、以風素自居、清虚味道、沈冥寡欲、恭敬以撙節、退讓以明禮。潛隱之操、始擅於州閭。高亮之風、日聞於海内。於是群公仰德、邦君致禮。物闕斯辯旌闕盈塗郡三辟功曹、州闕辟主簿、其後□□□而從命。公明天人之際、述堯舜之道、其處也、將委質衆妙之門、棲神不死之地。其出也、將宏奬名教、博利生民、舟楫可期、英靈有屬、州郡闕職闕其志焉、然公以周隋禪代之交、紀綱弛紊、亦既從政、便以治亂爲懷、眷言州壤、在情彌切、乃整齊風俗、申明獄訟、進善黜惡、導德齊禮。雖在鄉國、若處王朝。政教嚴明、吏闕悦伏。見危拯難、臨財潔己。利物之闕不自爲德、不貪之寶、必畏人知。開皇初、頻詔搜揚人物、闕王出闕京洛致書辟召、州縣并苦相敦逼、公辭以痼疾、且得遂情偃仰。其後隋文帝忌憚英俊、不許晦迹丘園。公且闕維縶方應

薦舉、七年始入京省、授吏部承奉郎。是時齊朝資蔭、不復稱叙、鼎貴高門、俱從九品釋褐。朝廷以公望實之重、才藝之優、故別有此授、以明則哲之舉。俄遷監察御史、每杖節巡省、糾逖奸慝、心存闕六字轉授秦州總管録事參軍事。漢陽重鎮、京輔户門、管轄一方、允斯盛選。尋以朝集入京、與左僕射齊公總論考課之法、黜陟之方。齊公對岳牧以下、大相嘆服。其後具以公言敷奏。仍有十擢之□□、非知□□主竟不能見用。闕遷許州長葛縣令。公鎮之以清静、文之以禮樂、訟以道息、灾因德弭、百姓感悦、咸不忍欺。愛之如慈親焉、敬之如神明焉。繦負知歸、頌聲載路。解代之後、吏民追思惠政、樹碑頌德。在長葛秩未滿、以考績闕異、遷鄀州司馬。此州荆鄧之郊、華夷踳雜、闕俗殘獷闕情儉詖。公化之以仁、愛敦之以淳厚、期月之間、咸知遷革。尋以州廢、解任言歸。夜觀星象、晝察人事、知天地之將閉、望箕潁以載懷。乃於闕山之陰、結構巖穴、非唯在乎避世、固亦潛以相時。然大業之初、始班新令、妙選賢良爲司隸刺史。公首膺斯舉、有詔追赴京洛。公以朝綱浸以頽壞、此職亦是宏濟之一方、便起而就徵。攬轡登車、即有澂清天下之志。於是激濁揚清、風馳草偃。行能之類、望景以聽升遷、苛暴之徒、承風而解印綬。進擢者縻爵不致謝言、繩紀者受刑而無怨色。自非道在至公、信以被物、其孰能與於此焉。既而闕政陵夷、小人道長、忠言靡用、正士無施。大業十一年出爲涇陽縣令、未幾而遘疾、粤以其年歲次乙亥五月壬辰朔十五日景午、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九。降生一子、光輔帝唐、叶贊璇璣、參調玉燭。皇上情深遺烈、□□想於夷門、眷言才子、便有懷於袁焕。貞觀三年十有二月、乃下詔曰、紀功褒德、列代通典、崇禮飾終、著在方策。隋故司隸刺史房彦謙、世襲簪纓、珪璋特秀、温恭好古、明閑治

術、爰在隋季時屬卷懷、未遂通塗、奄從運往、以忠訓子、義闕過庭、佐命朝端、業隆功茂、宜錫以連率、光被九原、可贈使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詔追封臨淄公、食邑一千户、謚曰定公、禮也。粤以五年歲次辛卯三月庚申朔越二日辛酉、安措於本鄉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惟公風格凝整、神理沈邃、内懷温潤、外照光景、追思儀範、曖似文戍之圖。邈想風闕懔若相如之氣。時逢戰争、術益從横、或耻問仁、用安嘉遯、收文武之將墜、殊山林而忘反。是故銷聲貴里、隱異迷邦、戢曜高門、處非絕俗、優柔六藝、紛綸百氏、採絕代之闕文、總前修之博物。雖昔闕明實□□識疏屬之神、辯闕鼠於漢朝、彰委虵於霸業、無以尚也。彫蟲小技、曾未闕懷、時有制述、將符作者、致極宏遠、詞窮典麗、足以克諧聲律、感召風雲、豈唯白雪陽春、郢中寡和而已。永唯書契之闕六字迹草隸之妙、冠絕當時。□□幼年孝友惇至、未離繦褓、便遭極罰、裁有所識、闕訪家人、發言號絕、不自勝處。年十有五、出後傍宗、深惟鞠養之慈、將闕晨昏之禮。辭違之辰、感切行路。及就養□□不異所生、兩門喪紀、并逾制度、哀毀之至、聲被朝野。闕以期功之慼、甘旨未嘗、朋友之喪、遠近畢赴、人倫之紀、禮法之隆、近古以來、未之有也。且復留連宴賞、提携臭味、登山臨水、必動咏言、清風朗月、闕六字滿席、且得□□之孫門□□通時許慈闕之御指囷無倦、解闕未已仁義闕厚資、産屢空。以斯器望、窮兹至道、謂宜俯拾青紫、增曜台階。而止類太丘、弘道下邑、遽同子産、空聞遺愛、報施之理、何其爽歟。若夫死生者、形骸之勞息、殀壽者、大化之自然。固知命之不憂、豈居常而爲累也。然行周於物、寒暑不能易其心、智周於身、變通不能窮其數、而靈祇多忍、幽明永隔、散精氣於風煙、委容質於泉壤、可不哀哉。於是四方

同志之士、百里懷音之客、式遵盛烈、共勒豐碑。百藥爰以疇昔、妄游蘭芷、寧謂正始之音、一朝長謝、師資之德、百舍無從、義絕賓階、哀纏宿草、思效薄技、覬申萬一、仰惟治身之術、立德之基、固繫辭可以盡言、豈言之而無愧也。乃爲銘曰、

遐觀方册、歷選人倫、名固難假、德必有鄰。顔閔遺迹、曾史芳塵。同聲比義、允屬通人。於鑠通人、□□膺慶、司空規矩、民胥攸訓。地靈貽福、天齊分命。世祚有徵、重光無競。顯允君子、丕承寵光。靈河擢秀、日觀含章。玄門味道、幽谷迷方。陸沈通德、朝隱康莊。儀鳳潛靈、彫龍振藻。宏之在人、一變至道。昭章闕訓、寂寥玄草。文質彬彬、波瀾浩浩。齊物無待、隨時吐曜。導俗澂原、訓民居要。州將貽喜、邦君長嘯。乃眷韜鈐、還歸漁釣。三徑雖阻、八紘方密。偭俛末班、逶迤下秩。司憲邑宰、循名責實。御衆以寬、在刑惟恤。履斯異行、乘闕丕基。才高位下、有志無時。和光偶俗、誕命膺期。闕揚投賈、唯茲在茲。樹德不已、蹈仁無斁、遺構有憑。高門以闢、眷言上壽、方期永錫。載佇太階、翻歸厚夕。義高表墓、道貴揚名。式昭文物、用紀哀榮。抽簪故吏、制服諸生。一刊圓石、□□飛聲。

李百藥撰　《全唐文》卷一四三

關朗傳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

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嘆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足。是故聖人之法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噫、天命人事、其同歸矣。

李延壽撰　《全唐文》卷一五四

録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宦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嘆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

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嘆、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於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敕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閒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洛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捨蓍而嘆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其不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异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

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載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聖大賢、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皇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百六十六年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

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路平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

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并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怠。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子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乎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福時撰　《全唐文》卷一六一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

上官政　蓋文達　褚亮　徐蕢　長孫仁
申儉

隋右驍衛將軍上官政碑銘并序

若夫楚都爲寶、兼璜於是爲貴。梁國攸珍、明珠以之非重。賢臣者、爲政之樞機、佐時之棟幹。鷙鳥累百、無申搏擊之功。良馬日千、乃見康衢之力。至於勛書紀狀、業著司庸、存公立事之臣、没稱遺愛之美、則上官使君其有焉。公諱政、字匡濟、京兆厶縣人也。其先惟德受氏、因官賜姓、青史孤其長源、丹契傳其遠葉。子蘭楚國之大夫、桑樂漢家之令望、自此蘭芬桂馥、玉閏金英、軒冕相繼、賢才爲伍。九代卿族、既已慚華。七葉珥貂、信其殊寵。王父厶、魏使持節、大行臺、原州刺史、布教文昌之宮、儀形列岳之選、功宣彝鼎、道冠生靈。父厶、周使持節、大將軍、厶州刺史。象賢以德、受爵惟仁、盛業存汗竹之書、餘風表甘棠之惠。公夙承基緒、早播聲芳、協膺運之雄姿、爰誕靈而秀出、皎皎奇節、昂昂異□。雅性與江海同深、英風隨寥廓共遠。孝友之行、道高於縉紳。退讓之心、譽結於鄉黨。技殫劍史、學兼韜策、孫子短長之術、魏君接要之書、巧射匹於陽元、善騎同於武子。縱情儒業、游藝翰林、蹈道必於仁厚、結交崇其信義。弱冠登朝、修名獨遠。天和元年、召爲右侍上士。其年月、改授折衝上士。於時王業肇基、霸圖將構、妙求賢傑、允屬勛庸。公劬勞草昧、竭盡心力、依日月之末光、眷攀附而長想。大象二年、奉別敕依儀同例。是日勛舊、乃被荆棘、獨升朝伍、彌簡帝心。及革命從時、應期啓運、宋昌特拜、既可爲儔。何曾盡禮、尤其相匹。開皇元年、乃授儀同大將軍、賜爵安養縣子、茅土之恩、爵頒五等、蒲璧之美、榮高一代。五年、授左武候車騎將軍。八年、以本官兼長春宮總監。式道之官、實須禦侮、離宮所

幸、必資供辯。十六年、授左備身府驃騎將軍。十九年、改領右親衛府驃騎將軍。惟左惟右、兵欄於是得才。或內或外、鉤陳以之載肅。仁壽元年、獯粥孔熾、控弦犯塞、烽火通邊、薄伐之選、非公勿可。於是奉詔徂征、鞠旅深入、結武剛而爲陣、運衽席以致兵。出其不意、忽然相接、將士用命、思蹈湯火、斬獲不窮、遂殲巢冗。十一年、進授上大將軍、改封義清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加地進律、桀勛命賞、户口盛其租入、光寵備於朝章。三年、授左備身將軍。四年、以本官檢校慈州刺史事。於時晉陽構亂、妖氣未靜、漳滏之寄、心膂攸歸。公式遏寇虐、廓清遐邇、關河克定、趙魏無塵。於是黠吏畏威、小人懷惠。龔壯之化、諒在茲辰。賈卻之風、固其慚德。大業二年、授潘州道行軍總管。憬彼海隅、不遵王略。公執鉞遍師、宣威外閫、除其氛沴、遐方靜謐。三年、徵授左武衛將軍。頃之又授右驍衛將軍。升降彤闈、驅馳紫復、聲稱斯遠、朝野穆然。其年、普班新令、官號初改、於是更授右光禄大夫、將軍如故。及鑾駕西幸、怨其南征、轍迹所臻、方任尤切。於是又以本官檢校西平太守。疆埸偏隅、寇戎接境、公道之以德、齊之以刑、夷狄相趨、繦絡而至、釋冤理訟、無勞於鉤距。以寬濟猛、不行於皎察。得經邦之妙旨、識美化之有由、可謂共綏兼稱、能吏求之古人、差無愧色。循良之化、載暴於天朝。修短之期、奄捐於人事。上玄輔善、既已無徵。勾芒賜壽、豈爲誠說。某年某月、遘疾薨於官、春秋五十有五。天子輟朝不舉、追思將帥之臣。萌庶罷市相悲、同興環塊之恨。有司考行、謚曰某侯、禮也。惟公早契宏圖、夙標令問。天經地義、得之於自然。蹈德依仁、匪由於傍習。廉潔不私、精慎無怠、莫窺喜愠、罕測堤封、履行斯和、所交必信、見惡如由己、聞善若順流、寬裕足以容衆、矜莊可以勵物、既在貴而能降、實居榮而好謙。

爰初弱歲、洞曉兵略、攻取戰勝之機、隳城陷敵之勇。每至營圖却月、氣析寒膠、矢石如飛、旗鼓相望。公則雅歌臨陣、撝扇從戎、威棱獨遠、隱如敵國。加以終始一心、驅馳兩代、遂經征討、屢典軍人、去必見思、居常稱職。故能服冕乘軒、獨榮當代、擁旄杖節、垂譽後昆、豈非斯人之秀士、有國之良翰。而道長運短、零落無時、一喪名賢、同悲殄悴。即今十一年還葬於京兆郡厶縣之厶原。古者王臣之勛、必書方策。貽厥之義、式銘鍾鼎。前志有之、足以明鏡、言之不可以已。其在斯乎。嗣子厶等、在家惟孝、登朝必聞、上弘思親之道、傍求紀德之事。於是刻石宣風、永貽相質。頌曰：

辰昂降精、人物之英。門多才秀、族有公卿。永錫流祉、繼迹揚聲。遞驅華轂、互委長纓。迨兹令胤、奇姿挺生。盛德祀長、屬在人良。黄中岐嶷、青領珪璋。如彼鳴鳳、曜彩朝陽。如彼振鷺、矯翼高翔。暗室無怠、幽宫獨芳。心齊竹柏、操擬冰霜。從横劍杪、游息文場。功參霸業、策定勤王。董司軍要、展力遐方。式陪蘭錡、著迹衡漳。勛存賞册、勇冠戎行。申威朔野、尅定邊荒。時逢交泰、運屬重光。巡警載肅、劬勞以彰。出典專城、方隅廓清。屢摧封豕、亟翦長鯨。一年請借、期月斯成。銀黄盛寵、金爵餘榮。悠悠長運、促促浮生。運龍堙没、送雁哀驚。陽陵卜兆、洛鰌占塋。藏舟不固、深谷終平。死而可作、惟兹令名。

褚亮撰　《全唐文拾遺》卷一五

唐太傅蓋公墓碑

竊以仰觀俯察、八卦於是列焉。依類屬形、六籍所以生矣。陳卑高之序、定君臣之義、建國辨方、化民成俗、學□□□□不大哉。於是西河闡以儒風、北海敷以至教。四方挹其茂範、百代稟其徽猷。况蹈六行以揚名、蘊九德以闕六字爲人師闕十四字正議大夫□□師矣。公諱文達、字藝成、冀州信都人也。闕五

字高山以畫九州。營丘佐姬、平牧野以開四履。鴻伐
成家、拖青分社、人物奕業、高軌銘於景鍾、英傑蟬
聯、芳猷□□□□曾祖慶、魏彭城王記室參軍、樂
陵郡守、碣宮建肇、即預大房、茅土始封、遂居分竹。
祖延、齊安平王記曹從事、□□□□超枚馬以騰
芳、驂駕魏國、冠應劉以驤首。父永、隋幽州薊縣令、
德光馴雉、化美去蝗、仁聲表於絃歌、政教彰於
□□稟淳和之氣、凌峻極之精、雅量淹通、識度開
濟。比子昂之德行、聲動朝倫。方季珪之容儀、光照
鄰國。懷清貞而□□□重然諾而略、兼金博極石
渠、逾蔡邕之萬卷。學該藏室、邁惠施之五車。縟藻
麗於雕龍、雄辨析於非馬。入其室者、如就芝蘭。游
其門者、若聞絲竹。可謂照灼千祀、籠蓋一時者焉。
隨煬帝以當□握圖、大橫纂曆、命翹車以□英彥、
□□□以召碩儒。公以經明行修、孤標獨秀、大業
三年授同安博士、九年特敕除守國子助教。洎三

霧、改卜六樂□□□□言於瞽宗、崇函丈於泮水。
武德九年授國子助教、今上韜光藩服、歷試艱難、
虛左用仁、奇才開館、以紆闕五字辟、來游府朝、遂得
文預題鞭、恩參置醴、聖人嗣應、寶曆君臨、區宇、業
盛配天、功齊造化、循韶夏之舊規、宏□□□風
以公學冠當時、除國子博士。雖曹志之篤行、江統
之高名、未足連步成均、比肩璧水。十年詔授□□
散□□□□諫議大夫、國子博士如故。懷匪躬之
節、抱忠公之心、同少翁之善言、仿紀山之鯁直。十
一年從駕洛陽宮、□□□□補宏文館學士。游步
銅駝、待詔金馬、切問資以辨對、近侍屬於博文。十
二年詔授國子司業、左學右學、□□□謀□上
庠下庠、官曹待以綱紀。十三年詔授兼蜀王師。匡
正藩條、劉實以多聞見重、師範磐石、孔演以行闕五
字古雖殊、得人是一。十六年丁母憂、居喪泣血、至性
逾於世。公負土成墳、孝德甚於泰伯、誠可訓時勵

俗、作一□之□□立教宏風、爲群寮之隱括。於是逍遥誓誥、每服止足之言。組織典墳、恒敦滿盈之誡。觀陽元謝事、意在抽簪、□□□車、情在解綬、所以退居丘壑、有終焉之心。十八年詔授正議大夫兼崇賢館學士、鶴□將啓□□矯翼之□□□□開更招托乘之容。公曳裾永福、躡履承華、侍公宴玉輅之前、陪飛蓋銀榜之右。豈謂峰頽東岳、聖人起奠楹之□□□西州、智士興云亡之嘆、春秋六十有七、薨雍州開化坊里第、哀感宸極、宫懸止於咸池。悲動震方、肅成輟於□□。敕令贈物絹二百匹、粟三百石、喪事所須、率由官給。即以其年十二月、歸葬於舊塋、禮也。惟公英姿磊落、闕五字竦千尋、量包萬頃、偶潘而稱連璧、對郭而號仙舟。學綜群書、能兼衆藝、羽陵蠹簡、魏冢逸篇、揣摩縱横之辭、□□□之術、囊括往哲、高視前修。定三豕之疑、不假卜商之辨。决二負之惑、詎勞劉向之言。鴻都

於是推高、曲臺所以□□或陪黃屋、或侍青宮、方樗里之智囊、□鎮南之武庫。故能保元吉於當世、垂嘉聲於後昆。世子國子主簿宏式闕五字追悲罔極之艱難、對窮泉而長慟、思陟岵而永懷、恐暑往寒來、□□□於延閣、鐘移律改、□傳墜於□□□此高碑、以旌懿範。乃爲銘曰、

上闕二十六字層構、奕奕崇基。誕此英賢、是爲人秀。薦紳盛族、膏粱華胄。珪璧方温、芝蘭比茂。七步才速、百家學富。賁帛招賢、弓旌訪士。飛纓庠塾、鏘金阜市。折角標奇、重席□□。王賈齊衡、匡張隸齒。平臺騁步、望□飛英。譽隆徐邈、文高馬卿。從政瑣闥、作範維域。蘭芬松茂、玉振金聲。忽嘆隙駒、俄悲風燭。未登臺□、遂編鬼籙。蕘里沈珠、佳城瘞玉。四序難追、百身何贖。車轉熊軾、□列龍旂。徘徊□衛、躑躅驂騑。墳□□霧、樹曲□威。銘斯炎琬、播美騰輝。

于志寧撰 《全唐文》卷一四五

散騎常侍贈太常卿陽翟侯褚公碑

府君諱亮、字希□□、南陽翟人也。玄鳥□緒、白狼表慶。殷闕四十二字之功、貞臣佐非常之德、即府君十一代祖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内侯闕三十五字道可師□用仁宏教、文武不墜、英風自遠。屬胡兵入洛、晉馬浮江、爰及宋齊闕三十七字中齊東陽太守、復爲侍中、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謚貞子。門庭清簡、少懷雅闕三十五字清譽□□蒙梁儀同廬陵□東閤祭酒、太子中舍人東朝沃誥上邸披襟韜闕三十五字政霞綺敷□動名教於搢紳、映徽猷於寮采。府君辰緯疑曜、川岳降靈、黃□帝師之□允闕三十三字焉浩浩焉。神情共雲巘争高、令聞與風松俱遠、汰鉛華於筆海、架將匠於天材。□□□之闕二十九字丁秘監府君憂、哀號致毁、幾將滅性。陳後主栖神雅什、纂歷鴻圖。景曖春坊、雲闕五字子闕三十字命□□屬允膺嘉選。隋開皇九載平陳、府君南朝冠冕、□京謁見家國□□不求聞達。闕三十四字庭。大業七年、授太常博士。彝倫爲施政之本、忠信乃達禮之源、凡厥□益多□修闕三十三字以爲黃門侍郎、雖霜威見屈、而風概彌竦。□□自天縱聖、神武遐闕三十五字之□□□入幕之賓。武德元年、延爲文學。太公之逢西伯、高步天師。鄧禹之赴蕭王、闕三十八字輸山川形勝、乃托賞風雲。恩眄賜詩、有同枚叔。上書諫獵、尤切馬卿。闕三十九字太宗監國、光啓震維、必俟正人、務從國本、改授中允。貞觀元年、封陽翟縣男、闕三十字食邑七百户。及年登月制、休老於家、輜蓋成陰、桓春卿之寵錫、芳珍狎至、石大夫之闕三十三字寢疾而薨。太宗爲之廢朝、悼深流涕、中使相望、存問不絶。□□□魏闕三十二字東園秘器。葬事所須、并宜官給、儀仗鼓吹送至墓所。夫人柳氏、亦同安厝。□慕無闕三十三字老莊之齊致、同李郭之清塵、言行無爽於庭蘭、忠慎有逾於温樹。洞握河之□簡□□□

之闕三十二字策名侍近。時逢靜亂、早擅文房、預參帷幄、恭承嘉眄、乃留情於啓沃、咨闕三十三字秋闕五字之際遠諧清放之前。所製文集、撰成廿卷、咸爲□詔侍奉述作陳□流咏闕三十一字子□□□普州長史襲封陽翟侯遂賢、撫瞻霜露、永懷罔極、歲月綿遠、凄涼荒壠。闕三十七字式刊貞石、敢爲銘曰、

鬱暎遥源、增華胄緒。纂祺承業、昭鈎析宇。粵自恭公、祚流子褚。德闕三十八字聲。珪璋逮襲、燮佐光才。家崇晉、去國喪陳來。語默雖切、榮名詎摧。一闕三十八字名揚。青蓋象屯、金陵氣竭。利在攸往、誕生聰哲。二陸道存、三張譽折。闕三十九字府。門庭雅素、意緒薰華。賦樓光炤、文閣生霞。琴延夕月、酒泛晨花。□□□壽□□□家闕二十九字譽無虧。綜冠蓬□義標科籀。神理凝絢、清文挺秀。蔚鬱才林、超揚詞囿。闕八字

闕名撰　《全唐文》卷九九一

大唐魯王故友漢王府司馬徐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薈、字師薈、兗州高平人、帝顓頊之裔也。燮理陰陽、司空績宣於漢室。輯寧華嶽、使君功著於晉朝。豈止晦迹山泉、屢被弓旌之禮。藏真巖藪、頻加束帛之賁。祖之才、尚書令、西陽郡王。台鉉是依、股肱□寄。九疇彝叙、五典克從。父林卿、太尉府司馬、西兗州刺史。三德弘仁、六條導義。□馳紫閣、聲振蕃維。君夙禀粹靈、早標令譽、循禮而動、非法不言。故使玉葉金柯、匪獨擅於崔琰。博覽傳記、豈專美於黃香。故能行著鄉閭、譽傳邦國。解巾從仕、利用賓王。授瀛州行參軍、非所好也。時屬河間劉炫碩學通儒、信都劉焯篤信好古、始逢傾蓋、得象忘言。吳札、鄭僑無以加也。既欣此遇、乃安斯職。但鶴鳴九皐、聲聞霄漢。珠潛鬱浦、炫曜綺羅。尋被勑追、除殿内侍御史。糺惡彈非、無論卿相之貴。面折廷爭、匪懼紫極之尊。朝野翕然、内外咸袟。隋之叔世、王室不綱、政以賄成、位由諂進。小人懷寵、君子道銷。

大業三年、出爲漁陽郡司户書佐。無道則隱、賢士恒規。危言避害、哲人常理。之任未幾、謝病言歸。退守丘園、不交人事。討論經籍、探蹟幽微。陋巷簞瓢、怡怡如也。有隋失馭、海内沸騰。翔集未安、棲皇莫定。既而上天厭亂、曆數有歸。奉贄藁街、策名魏闕、授儀同三司、鄴都監。尋遷太子舍人、出入宮闈、廊廡資其輝曜。陪侍階陛、左右藉其光華。貞觀三年、除晉州都督府司馬。後除魯王友。王以宿德髦彦、禮遇彌隆、撫俗字氓、皆資月旦。君敷陳典則、懿親結盤石之基。獻納箴規、宗子篤維城之固。俄遷漢王府司馬。王即皇之愛弟、寔曰賢王。弼諧之寄、非才莫可。用簡帝心、擢君斯任。梁懷太傅、未盡賈誼之才。膠西相國、詎勞仲舒之器。經邦之術無展、論道之用莫宣。珠瘞照車之光、驥屈追風之足。豈期夜夢奠楹、興孔宣之歎。朝言辰己、傷鄭玄之心。玉樹所以摧殘、金精於烏掩□。致使繐帷飄寂、空留絲竹之音。庭宇荒蕪、虛遺金石之韻。粤以貞觀十年春秋七十有二、四月廿四日薨於位。十一年歲次丁酉十月壬子朔廿二日癸酉、葬於兗州任城縣黄山鄉定丘里范山之右。子守一、悲風樹之不停、感波瀾之莫息。攀擗號慟、罔極無追。思滅性之未仁、乃遵禮而成德。仍恐山移陵谷、海變桑田、陰陽遞代、寒暑貿遷、德音莫紀、茂績銷然。式鎸金石、功名克宣。乃爲銘曰、

渙矣長源、康哉遠裔。且賢且哲、或王或帝。扶節漢朝、剖符晉世。異人間出、珪組相繼。卓卓不群、亭亭傑立。色斯高舉、翔而後集。博綜典墳、尤工篇什。知來藏往、譽流邦邑。蘭臺莅職、離宮侍奉。百寮咸袟、二君端拱。蕃邸無虞、戎夷不聳。是遷是賴、惟尊惟重。匡賢蕃牧、輔弼維城。拾遺補闕、政富刑清。六條宣暢、回民載寧。蘭薰桂馥、玉振金聲。陽烏隱躍、陰菟沉暈。隙駒莫返、波瀾不歸。哲人長逝、學者何依。

攀號靡及、涕泗交揮。總帷虚静、孤墳寂寞。薤露辛酸、松風蕭索。上林花隕、崦嵫日落。□旰難居、魂兮何託。年隨代往、月逐時新。隴劍空掛、難奠虚陳。金玉非寶、德音是珍。□銘泉石、永誌深仁。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二

隋通事舍人長孫府君并夫人陸氏墓誌

公諱仁、字安世、河南洛陽人也。昔魏有天下、咸建懿親、爰分十姓、義高□凱、故能貽厥繁衍、垂之長久。朱輪華轂之茂、公門卿族之美、焕乎方册、可得言焉。曾祖裕、魏武衛大將軍太常卿平原侯。器宇崇俊、識度弘偉、行實楷模、言爲範則。祖兕、魏左光禄大夫、周勛絳熊三州刺史平原侯。令德洪勛、風猷繼踵。父熾、隋大理大卿民部尚書靖公。位亞台階、分珪上爵、聲冠朝倫、道敷民譽。公禀秀氣於岳靈、含英華以挺質、擅珪璋於弱歲、振鋒穎於妙年。至於博覽經籍、兼綜文史、莫不究極幽源、研精幾要、問望載遠、領袖攸歸。隋開皇十四年、詔舉賢良、用蠹庶務、應詔被舉、授左領軍府司兵。部分戎律。咸得其所、敷奏明辯、辭令可觀、乃詔授太子舍人、起居修謁、唯公而已。答詔俯仰、帝用嘉焉。又除上臺通事舍人、再簡睿衷、事多委使、一居鳳沼、十有餘年、以大業五年遭艱、因歸私室、居喪過禮、殆將滅性。而服制未終、又詔令檢校河南郡陜縣令事。于時玄感初誅、餘燼尚梗、三崤谷口、心膂所寄。公體國此任、弗讓而行。至部布政、威惠兼舉。吏伏民悦、訟息刑清、效逆之徒、討無遺類。事訖聞奏、追公入朝、當此之時、西戎不賓、□郡屢擾、以公才兼文武、詔遣出征。公揚麾於青海之濱、大剪白蘭之醜。還旆獻捷、始達東都、已聞隋主崩殂、報命無所。因侍老母、避難洛州。雖後運屬休明、公猶未舒羽翼。而天不憖遺、頽山奄及、以武德四年七月十一日終於雍州光德里第、春秋五十一。夫人陸氏、平原

人也。綏德公之孫、安澤公之女。夫人門望清華、家傳禮訓、雅好儉約、尤尚貞修。方當究此遐年、母儀遺訓。豈謂白駒不駐、徂光忽沉。以貞觀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終於光德里第、時年六十。惟公度量温雅、操履清潔、墻刃九重、波瀾萬頃、孝敬盡於事親、竭誠所以奉上、方當緝熙大道、燮贊時邕、而景命弗融、遽從化遠。故以悼傷知友、悲纏行路。豈止歎遺愛於宣尼、追餘風於趙武、若斯而已哉。粤以貞觀十一年十月廿二日與夫人同窆河南縣瀍澗鄉之玄室。古往今來、見海桑之或變。天地長久、幾仙桃之屢熟。金石有弊、芳猷無朽。乃爲銘曰

孝爲德本、忠以事君。情勤夙夜、志勵朝聞。研精名實、博覽丘墳。奮飛軼景、駿足超羣。人間何幾、逝川趣暮。風燭不停、馳輝難駐。霜封宿草、烟浮拱樹、萬古傳芳、千齡流譽。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五九

大唐尚書右僕射司徒申文獻公塋兆記

蓋聞高陽洪胄、響振虞庭、高□餘□光闕九字粤□□獻公□公諱儉、字士廉、闕十一字靈命□河□壤咸樹懿□□玉□金寵隆磐石、酆郇魯衛並□□□□風闕六字濟於皇諜、亦既昭於史册、此可略□言焉。曾祖翻闕五字尉□黄鉞□尚書事□清河闕五字武闕九字躬□擁樹□□□□密□英雄道濟□□實□宣力祖□尚書令太尉□□□□畿大都督太宰假黄鉞清河昭武王闕三十四字搢紳□義□□長□□□封域是以□□懋績遺響被於雲□史書休範□烈□於典册。父勵、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州闕三十字歸於□禽喻炎漢□宗□□□興於郢客。即而□臺覆構、紫□生□八□□□一門養素、□嘉懿德、禮越箕微、帝念惟良、□□□□公□厥闕五字之闕八字液之闕十五字問學靡常師、馳騁□流。因心而□合、翱翔六藝、寓目以研幾、闕六字溪而□

解精通廟略望鬼谷以心期、辨激簫闕十九字公闕十三字素里□□人□祖闕五字中書侍郎薛道衡□□張左莫不聞風扼腕申以志□之交承閑載酒、服其□□之義雖復□□之□□石闕二十六字敬從□貢闕七字郎奏太子舍人事若夫□雲游霧、□漸陸以高驤、拂日摩霄、□尺木而爲本、聊□璞□心闕二十三字公闕十三字生□服□□□□馬氏闕十二字於公雅量闕六字於時□庭遏阻、鯨鯢孔熾瀟湘□□梟獍闕十一字公闕十九字大唐握符、創歷革命、受昌來蘇之闕三十三字度闕七字陽之□□□□少芒□之□尚□桴鼓以公爲□□司馬□大將軍□奉之牧即文皇帝也。神武開基、風雲感□庶□人闕十六字哲之闕十二字得闕五字襟若闕五字如投水故以潤色□造發潛機□□横□□光贊□□□德暉於樂善、若斯而已。□□會□伊始闕六字太宗入備前星引爲右庶子、俄而紫宸闕十四字射之清賞闕六字明儲舊邦之

命、惟闕七字即以其□進拜□□封義□郡公邑□□户真□□□賦□百户豐貂縟禮、發天樞之榮曜、桓珪分器、□□□之□□□□勛闕六字皋薄俗解珮□□章華□□剽□□□□□通夷□□帶□□之□地接蠻陬□□□□之□變其流蕩必□仁□是□□公□安□廣高循五督府四十八州諸軍事□州大都督闕十八字以闕六字華陽又命公□□州大都督府長史、進位左光禄□□□□帝□居□□陽爲□□□華錫趙□憲總其藩條□之□寄允□□舉既而□□□□公闕九字馳於劍棧開釁設□□化□於□謳□□□□國鳴弦□絶□心之□□□險□□復發□之□尋進封許國□□□尚書激濁揚清、別□流之涇渭、昇真黜僞、區三端之□□遂使朝□□服野闕七字由兹盡□多士闕五字咏又以□□之道、義在澄源、收實□宜□□□□請□□□□詔從焉。於是□□□

發明優劣□量世系考正高卑、不失錙銖。等□衡於闕十三字定嘉□稱爲大唐闕六字卷詔頒四海、帝疇乃庸、加□特進上柱國、俄改封申國公、□□□州刺史□□□如故。□□□□繼世闕五字體國□義□□遵□□師□之闕十一字丘□□□□之闕十一字帝高其志、竟不違之。俄昇爲尚書右僕射、闕十字耀□流空闕九字之□極宸□於是曾□進□開府儀闕十字緑□□□論□甲第黄闕九字賜機禮及□車□止之儀撫落□而□感闕二十九字情頻抗廣德之闕五字之□□□□停□務依舊猶總闕七字著文思博要、於是包含七略、□□□□弟闕十一字懷□□就望海□測其闕八字詳其際合□二百卷上。□延□□□幸□陽□□太傅公□今上闕八字之道内盡家人之□每旦□朝必□優禮凡□斷□咸事闕五字案□□機及□□□□儲□□公□□并州□□勞發□□降□□□疾私庭□□京師□留

□□中使絡繹、相望道路、手詔紛綸、殷勤旦夕。從幸靈武、益增闕十字帝闕十五字天慈臨訣□死對□□□□懷□□□欷還宮輟膳、悲不自勝、□以貞觀廿一年正□五日、薨於正寢。中使還□清□出宮闕十四字不念□□□□司徒□□□勞聖體、馳謁道次、□□□事□□□之方□□□望廬闕六字乃命□進太子詹事英國公勣持節□贈司徒使持節闕十七字獻公□□□□有□□及夫人鮮於□□陪葬於□□□班劍□□□□彭吹凶事所須、□令官給。即以其年二月廿□□□於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墳。闕二十字之路闕五字太宗親御城樓、俯臨□□靈□滅影闕十六字勝□敕□□□許敬宗□□慰問喻□節闕六字手敕公□司徒□□□卿□風□□□情□觀□行何可堪處恩深□□潤□□□□緒闕十六字命□□配享太宗廟庭、洎於兄子紹封□□□户闕十七字秀□容可法貞□若神下

筆敷□皆爲警策興□□論盡□精微□以□□□理□□□蘭薰玉潤、天義□於□賢推信敷仁、□道浹於□子知少之□□靈闕二十字輻湊闕八字第如芝室望仙舟而不□□彼□霄闕七字其朱紫洎□□在運物□相求□□□鬱□時棟□鈞始播□爲闕二十一字於□□檢身能□利物斯□在□□□推恩乃□□□之化□□露之□沾通夷夏之情。若條風□必□加以義方闕五字之觀喬宅相外融。追何□之酷似、於是闕十一字公□私□□酌□模楷可謂□□□德國□人□者焉。及稅駕東川、撤懸西□太宗顧瞻臺耀、想托□而究□流□雲臺闕十四字豐碑□□之□將□□□密之痛爻象之□□煥遽迫晏駕之□小□履□面承恩旨、刻肌刻骨、悲□□之闕五字心□家聲之莫紀、竊惟□陽沈彩、□□□繼闕十三字斯義弗□□碑是用□琬□□□□塋兆而已。

許敬宗撰　《全唐文》卷一五二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

温彥博　竇軌

大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温公墓誌

公諱彥博、字大臨、□□太原祁人也。其先分土於晉、勤王□□□□書社於温、乃□□於韓魏、□其鴻魏、載德流其茂社。是以魏圖伊□、曼基馳龔黄之□、□□多故、太真□□□之績。永言盛烈、可勝言哉。祖裕、魏太中大夫。澄波萬頃、竦巖千仞、屈迹中缺十六字皇朝贈魏州諸軍事魏州刺史。文爲德表、範爲士則、榮被幽泉、芳流惇史。公陶皇靈之正氣、體生民之上姿、因心而齊曾閔、抗迹而偶楊墨。行之所踐、比一鄉而靡貴。言之所應、逾千年其如響。下帷縱志、含□擅奇、採學肆之珠玉、價倍梁楚。伐翰林之杞梓、材高廊廟。臨川永嘆、望古遐想、譏沮溺之長勤、陋晏管之底績。是以屈己成務之規、肇於傅巖之下。經國應變之術、得於圯橋之上。豈唯馬況清□陽之器小、桓彝□叔通鑒稱季野之名高而已哉。隨開皇中、有詔舉士、公首應嘉招、以封榮高第、□□禮省、尋除通事舍人。敷納青蒲、雍容丹陛、冕旒悦其音旨、搢紳美其風標。以艱憂去官、俄奪情起復舊職。屬煬帝巡歷六合、征伐八荒、鷹揚之將載馳、鳳舉之使結□。公伏軾遼左、則夷貊革心。張□薊北、則奸宄改過。亦如傅介之斬樓蘭、果勝之静勃海也。既而火運告謝、天曆有歸、下車而弘大道、當扆而隆至治。兆發螭龍、軼有周之得士。賞窮帶礪、邁炎漢之疇庸。乃授公上柱國幽州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徵爲中書舍人、遷侍郎。昔士季智謀、無聞德行之美。孟陽辭藻、非有政事之才。兼之者、公也。久之、出爲行軍長史。屬胡騎蟻集、穹廬蝟起、合圍過於百重、在危侔於七日、類回溪之垂翅、若殽陵之喪師。張拳

大澤、耻懷少卿之志。茹毛窮海、終全子卿之節。聖上丕承景業、惟新寶命、求衣切於中夜、思治勞於日昃。徵隨會於秦國、將寄鹽梅。召張裔於吴朝、方資啓沃。□乘獲反、馳燕越之高衢。和璧既歸、增秦趙之重價。除雍州治中、檢校尚書吏部侍郎。未幾、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上、庶寮哀慟於下、雖魏惜景興、晉悲子若、不是過焉。勑遣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尚書工部侍郎盧義恭監護喪事、又遣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杜正倫持節吊祭。又賜以秘器及塋地一區、并立碑記德行、前後賻贈二千、喪葬所須、并令官給。詔遣尚書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文紀、持節、册贈特進、謚曰恭公、禮也。粤以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於昭陵側之東所。悲哉逝水、□矣夜臺、懼岸谷之或遷、懷金石之可久。式昭盛德、永播遺音。其詞曰、

江之永矣、發自長源。族之茂矣、肇自高門。攄金帝宅、拾芥禮園。世禄不朽、德音若存。猗歟令範、鏗鏘□韵。資孝爲忠、移友於信。如彼琬琰、照廡流潤。如彼驥騄、籋雲表駿。爰初仕進、莫展風力。若鴻斯磐、如鸞集棘。雖居下位、逶迤退食。雖在亂朝、好是正直。河圖表瑞、捧日高驤。提衡底績、執法銘常。近追辭第、遠慕循墻。循墻伊何、鳴謙是則。辭第伊何、克己表德。彝章有序、徽音允塞。方齊召南、遽侔魯北。秦殯奄息、百身靡期。晉且士會、九京是思。美矣遺烈、眇若其時。宸居震悼、庶□漣洏。轜輴超忽、太華迢遰。□背洛浦、□臨渭汭。望盡□川、悲生容衛。空餘□德、騰芳億載。

歐陽詢撰　《全唐文拾遺》卷一四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温公碑

昔者帝嬀升歷、九官奮其庸。有周誕命、六卿揚其職。國鈞總於公相、贊乎二輔。極密歸於臺閣、成乎

百官。淳雅雖被於寀寮、勛庸特銘於鍾鼎、是以功高魏趙、詒比高猳、此煬帝載其盛德建武嘉其卓操也。若夫昴宿麗天感其靈者人杰。嵩岳鎮地、降其神者國楨、叶卜夢於龍彫、作□器於舟楫、其資也超庸器於陶窳、而其操也堅貞心於金石、此又豈虛譽哉、抑功無復加也矣。公太原祁人、諱彥博、字太臨、系姬文之遠冑、派唐叔之遥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晉陽、世德派其祚。雖曰安國名震於寰中、而實持世之大義、獨負於天下。世之勛烈未直著於衆□□、蓋猶培塿之望岱華、潢汙之讓河海。祖裕、魏太中大夫。言爲准的、行成表綴、廊廟翹首、搢紳結轍、仿公叔而比德、頑思行而并馳、風追赤芾、使重皇華。隨贈司馬、皇朝贈魏州刺史。聚螢勵學、夢鳥成文、名冠海中、望隆日下。孔門密子、聲華不顯於當時。穎川陳君、哀榮無聞於异代。能兼之者、不亦優乎。公建兩儀之功勛、垂百世之懿德、窮節義以明之、敦禮讓以行之、故內疚常懷、外防自維、具耿光□遠識、所以知其洋洋焉。若洪河之東注、岩岩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德六行、列聖之所重也、舉錯必踐其域、陳疏裕略、先賢之所難也。□報恩闕庭、建侯疆圉、□風□之奇、樹雲蜺以達命、淪湮者而能與、則高臺凌霄、始於覆簣。長江維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而佩印。文終創業、皆名吏而命禮。昭著雅範、同符前烈。宏開奥義、太啓崇庸。奉詔啓復舊職、乃以關內史用。於是隆令德而依仁、當朝碩望士如薛道衡、文宗□肆、牢籠多士。太子洗馬李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并下堂見禮、倒屣定交、而遂相稱莫逆。遠來能□趙孟之詩、近悦能追成季之勛。留心義化、處衡岳則奏疏章。輔善讜言、坐宣室而悦道誼。乃授通事舍人。斂笏鳳池、垂紳鸞閣、瑰姿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武在列、華裔近庭、對越於青蒲之地、斂

抑於丹墀之所倍□龍光、漢苑内之杞梓、亦即洪濤中之砥柱、以方其對斯乃□賢。□餘慶具、□之□隅、猗歟雅度、在乎經國。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毁之極、與夫長孫居□乎龍性疾□其□而□歸。嗣以奪情、起復舊職。煬帝巡歷、時□代逆、而輪轉無時、公記勛書功、不惑規矩、邊徼寧謐。後或斛斯政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境。申明臣節、陳之以逆順。曉暢皇威、喻之以禍福。遂致蠢兹荼亞、咸能以□心□、以糾密□、蓋齡返西日之戈、夷庭去焚巫之刑、豈如郭公申禮、空旋於遼海。張騫擁節、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華戎版蕩、夷羊牧野、郊原□祥之師。費□尊□無常難之臣。我高祖定四方而出震、乘六龍而御天、憑依握乾坤之符、播越遷夏商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俊。建社班瑞、光寵屬於勛庸。庶績所以咸凝、群王然後就列。

乃以公能扶危拯難、特授總管府長史、轉授侍御。公迤邐而進、非忠義之報也哉。雖連接總其方盛、光能班其政刑、而滅没不群、豈蹉跎於吴阪。清越振響、終特達於章臺。徵爲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昔周建選、遠邇懷歸、一時屏藩、胥比事書、賢國學鄉校、盡德行道藝之選。故其歷政則清□傳美於岐西、而其得人則孝若飛聲於洛下。云誰嗣響、復在兹焉。屬獫狁縱慝、疆埸大駭、甘泉迷龍烟之火、雲衢列象燧之陣、□神武之所前向、履滿於皇躬鞠於朝。韜鈐素懷、實干城之將。琴書在御、仁甘瑜之臣。乃以公爲行軍長史。十萬之師、方絶大漢。五餌之前、必系單于。而南風褰律載之弘、北揚肆豺狼之毒、衛尉超奇、復設□□剪□敵而□能謂□□之難施、故困留於遼海焉。皇上嗣堯亮工、繼文治宇、故蕩瑕滌□、澆俗侔於結繩。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户。威懾龍瀚、澤浸鼉沼、□實無俟於方域

也、而使敵者舉被渥澤、褒其勁節、故嘉酈生之説齊、召士季而返晉。拜公爲治中、檢校吏部侍郎。尋以副郎□遷御史大夫。公望爲時宗、才稱王佐、鴻翼所漸、自回溪而薄九霄。驥足既馳、游閶闔而騁千里。雖信勇并宿、乃□斯靈道之術、□地者莫無辭焉。□議誠□□□□閣糾謬、爲於大選、陳議武□、渥洽歸□□□、故能爵命日隆、寵禄歲厚。猶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官拜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給事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志矢蹇蹇、望重巍巍、建大義於廊廟、陳讜言於闕庭、在位幾載、獨寵冠百僚、職司八柄、公又處之、故能出總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册以肅周行、奉絲綸以光帝業。朝夕靖獻、出納塵隨會之忱。遠邇聞風、始終念蘇武之節、豈其猶人歟。俄而勛銘衛鼎、功紀徐陵、故晉封虞公、復食邑三千户、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令典、逾七命而兼二善。天下

以爲公之北征、而佩命南旋、以勵節酬庸、寵錫其由來者漸矣、斯句宣而盡其方伯之職、僕射而逾於副相之位。上圖天道、如斗極之運四時。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聖朝欽若前典、憲章往代、懷磻溪而縈夢想、嘉□國而勵堅貞、非公之磽磽不屈、介介不苟、結主知於艱危之際、臨事而不懼哉。觀東道之通、返南宫之政、實心體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哲、仰止而無怠。是以忠允寬裕、懷内恭之温温、虚列著之抑抑。謹度習儀、自叶巽貞之吉。盡忠補過、不忘前惕之勤。損兹驕盈、戒其遍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獻替之規、不忘於忠恕、損益之義、皆出於仁厚。違規矩、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爲。利社稷、安□兆、危其身而無悔。肅肅焉、濟濟焉、宛若猶龍之持已。仁以立之、義以行之、更如於菟之毁家。慎動言於公庭、即執信義爲國柄。心之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之所异、不是己而違人。闡德義爲宫

墻、包禮度爲開闔、勸人之善行、勵人之清操、閑人之邪思、規人之匪彝、善辭令而絕毀譽、繩愆謬而篤德義。位高矣、持以慈和。禄厚矣、治以儉約。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洽於猶子。允所謂朝廷之棟幹、家門之橋楚焉。以貞觀十一年春、奉命巡察、道出洛陽、駐旌逅疾、以動寄深□□□恩篤股肱之□、載□碑於道路、名□□陳其方技。逯輔德愆報、彌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兆、二竪之灾乃□。詔遣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杜正倫撫視疾體、并簡詒謀。而公志存忠□、表陳治道、慎忽之幾□盡、□□之德著者。□卿大漸、無□忘於舉能。子顏啓足、情存於慎赦。眇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廿日、薨於旌陽□賢里官第、春秋七十有□。□□□□□□之□□類齊后之□□□□□□即以其日□□於□陵□□□百寮倍列、莫不流涕。乃詔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

恭護喪、行中書侍郎杜正倫持節吊祭、遣禮部令狐德棻、水部郎中□文紀、持節册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謚曰恭公、敕令立碑紀德、卜塋地於昭陵之側、并給東園秘器、賻贈二千段、喪葬所須、并令官給。予祖送之典、墳域之制、咸率禮度之宜焉。夫顯微闡幽、義不容辭。功高德盛、資篆籀之鋪揚。聲飛實騰、載金石以不朽。是以定獻忠穆、漢室之良佐也。密晨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復卿雲摛思、班爾運奇、勒銘由其子孫、表墓資於寅僚、紀奕葉之作述、叙國楨之挺生、故史册發乎幽光、而綸詔追乎往載、不甚偉歟。武湯一德、垂之百代。其詞曰、

藹藹高門、世膺顯命。堂堂盛德、家襲餘慶。抗節飛英、扶危流咏。軒蓋接連、圭璋輝映。操凌張裔、勛高趙孟。獨飾朝綱、屢持國柄。露布馳聲、循墻示敬。出險入危、風疾草勁。鼓篋窮經、超藝絕德。栽成吕鍾、範圍儒墨。非馬擅奇、雕龍貽則。發迹素里、馳聲上

國。仲舒揚庭、吾丘侍職。數歷屯邅、不遑同□□。是正直待後守先。和璧韞石、隋珠輝川。伊吕之佐、堯舜之年。頏頡往喆、伯仲前賢。受書圯上、釋鉤滋泉。陳謨德顯、定策功宣。縱壑才騫、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鳳沼。仲舉性純、伯遺性信。立我楷模、示我儀表。萬古青霄、千秋丹旐。衆儀維則、衣德堪紹。嗚呼忠忱、懷思渺杳。屢遭艱厄、□逝良弼。鑄册義府、傳薪埋□。水逝黄陂、光沉趙日。税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烏台騰實。悲纏奄息、慘懷尹始。永叨恩隆、垂裕披韡。維地河山、□天箕畢。懿範昭兹、德音洋溢。

岑文本撰　《全唐文拾遺》卷一五

洛州都督竇軌碑銘并序

蓋聞補天立極、大聖於是勃興、政亂朝昏、名臣以之陳力。步驟之迹既弘、經綸之會斯在。固雷風通響、成其化者玄功。韶濩錯音、應其時者人傑。公諱軌、字士則、扶風平陵人。受終若帝之初、大啓鴻業。中興復禹之績、因生命氏。廣國追讓之風、聲高外戚。安豐功烈之美、義正中臺。爰暨皇唐、始於盛漢、門感靈貺母儀天下。是故昭章圖牒、冠冕搢紳。經文緯武之才、照重光於百代。橦鍾列鼎之盛、流餘慶於千祀。十二葉祖統、雁門大守、大將軍武之從子也。武以大功不遂、爲閹官所誅、統避難亡奔出塞、代爲南部大人、威振華夏。七葉祖羽、爲魏太尉、遼東京公。屬魏氏中微、總攝朝政、竭忠貞以安社稷、挾幼主而令姦雄。曾祖略、征北大將軍、太保、雍州牧、柱國、建昌孝公。德高禮縟、鬱爲帝師。清徽素範、坐鎮雅俗。祖熾、魏侍中、周大宗伯、隨太傅、雍州牧、上柱國、鄧恭公。以蓋俗之姿、運如神之智。道尊三代、義盡一心。父某、周大宫伯、襄州亳州總管、上柱國、酇國公。挺將相之門、懷棟梁之器。位因功顯、名以實高。公藉繁祉之資、稟英靈之祚、感白雲而

諸庶績、受瓚玉而秘兵鈐。幼樹風神、夙標名節、志尚宏遠、獨秀人倫。期管樂於老成、望韓彭於兒戲、軼雲羅於沮澤、追電駕於當途。隨仁壽中、以獻皇后挽郎、授朝請郎、遷資陽郡東曹掾。苞湘納漢、始涓澮於濫觴。蔽日干霄、尚峙傾於覆簣。氣憤風雲之際、情察天人之理、石立之祥、斯兆土崩之義。有徵。公家即塗山、姻連渭汭。想白狐之慶、義屬過門。望黄鳥之旗、預佽同德。及星屯秦井、電奄商郊、軍次蒲城、便仗劍請謁。太上皇見公大悦、言及平生、備獻誠款。雖盧綰之出入卧内、鄧禹之止宿禁中、不能過也。命公爲渭南道大使、招撫、得以便宜從事。取永豐之粟、甚漢卒之食。敖倉下華陰諸縣、同周師之據修武。既有宿飽之資、仍成榏喉之業。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贊皇縣公。又召募英勇五萬餘人、從入京師、翊成大業。揚州精甲、未足擬儀、薊市耶榆、曾何等及。兵臨九地、氣竭百樓。以公爲東面大將。於時四夷雲合、萬里風行、彭濮比肩、樊灌接踵、皆公麾下、止預偏裨。任寄之重、罕有其二。平城之日、功實先登、進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國也。仍除大丞相府諮議參軍事、軍諮祭酒、此即其人。霸府洞開、首膺高選、尋而稽胡侵軼、將逼近畿、公乃推轂專征、大破凶黨。復令公乘勝長驅、討薛舉殘猾。武德元年、拜太子詹事、總司之要、任協官端。才地之華、允兹時望。尋遷使持節、總管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帶秦州道行軍元帥。秦隴形勝、控馭遐遠、雖地接京畿、而人多異類、西戎即序之地、尚餘榛梗。北狄背義之徒、時警烽糇。總以司牧、寄之分閫。事兼文武、惟公是屬。於是翦寇虐以威刑、慹風俗以平典。寬猛相濟、化成期月。其年、進封鄴國公、食邑通前三千户。二年、以邛僰初平、命公持節巡省、以爲隴蜀道安撫大使。三年、拜益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擬迹文昌、儀刑端右、此之舉也。特異

常倫。仍以行臺兵從平伊洛。然神旗所指、事切來蘇、徯牧之勞、尚資心力。公處帷幄之內、在行陣之間、運籌執銳、功冠諸部。四年、平王充、擒竇建德、仍陪旌節、獻捷京師。凱樂之辰、五將同列、元帥居首、是惟聖上、榮寵之盛、今古未聞。七年、廢行臺省、仍權檢校益州大都督。九年、朝廷大論義旗已來有大功於王室者、並食真邑、公於是別賜益州封户書社六百家。貞觀初、拜使持節大都督益綿嘉邛陵雅簡眉八州嶲南會寧三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公自杖節華陽、綿歷時序、懷荒撫衆之勤、定笮存邛之效、固以夜郎款徼、昆彌率俾、非假諭蜀之文、寧勞度瀘之役。俘戳之衆、每獻廟廷、賓賦之多、充仞王府。殉公益國、不可勝言。自秦昭平蜀、歷茲永久、或班條刺舉、或部符共化、竊比明德、彼用多慚。王褒樂職之篇、蓋爲小技。王尊叱馭之舉、非曰大忠。文翁之修學校、纔方進誘。李冰之鑿江神、多慚義烈。自餘眇小、夫何足言。尋入爲右衛大將軍、加左光禄大夫。文昌上將、列位天庭、軒禁鈎陳、擬儀震象、惟公居之、隱如敵國。二年、拜使持節行都督洛鄭伊懷四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如故。陰陽交會之所、山川作故之都、先王以之卜食、今上於焉分陝。居此地也、實簡帝心。公道在公平、義惟正直、開物闡化、急病讓夷。訓五方繁雜之甿、化三川機巧之俗、源清流急、風行草偃。四年、以疾薨於館舍、春秋若干。五年、葬於某所、謚曰某公、禮也。惟公始於立身、終於行道、操履端肅、志尚清朗、未爲顯晦易情、不以風霜變節、神用成九德之基、天經爲百行之本。早昇庠序、遍觀流略、既韞從横之志、便輕俎豆之容、數爲梁父之吟、每動崇丘之嘯。王濬閭巷、軒蓋有期。陳蕃虛室、間居未掃。觀象察變、窮數知來、嘗睹赤伏之符、且識黃神之命。屬唐郊授手、大濟生靈、匪止姻連帝家、固以才膺王

佐。潛德之友、本以鷄酒相期。利見之辰、還成魚水相得。言行計用、未藉三略之書。戰勝攻取、自有萬夫之敵。故能動合神心、畢符冥契、收鯨鯢若摧朽、拉犀象如拾遺。擁節臨藩、捍城之道斯極。分麾鞠旅、方面之績居多。功若丘山、屢形中旨。心如金石、且降王言。而臨軍用兵、莅官行政、以爲不言之教、藉震曜以爲威。大道既乖、非仁慈之可化。純以儒術、漢帝謂之亂家。先以刑書、鄭相以之理國。中興之道云盛、遺愛之德猶存。是以奉之以律令、申之以櫝楚、侯嚴霜而厲威、則飄風以疾惡。至於舊交密戚、彌行直道、雖苟晞之忍對從母、蘇章之暫禮故人、無以喻也。亦由至察共簡易相背、強斷與峭直相成。故醜正之徒、或傳□謗。盜憎之訟、時聞旒扆。爰自貞觀、俗易時移、太平之化伊始、刑措之風愈治。公望表知裏、在變能通、協聖主之心、遵上皇之治、導德齊禮、有耻且格。自非惟幾以成務、其能與於是乎。其詘慎守道、厲精勤事、求之古人、未易遇也。固以重南容之三復、惜陶侃之分陰。及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每發中使、屢遣太醫。凶問至京、廢朝軫悼、詔葬之儀、以極捐贈之制有加。夫立德計功、垂範貽則、可以銘太常而書王府、鏤金石而被管弦、在當年而無媿、歷永代而不朽者、惟公乎。故吏某官姓名等、想生氣其猶存、痛徽音之永謝、式昭盛業、樹碑神道。嗣子某等、克構丕基、早標令譽、怵惕霜露、俗報之志無從、匍匐几筵、誄德之情斯切、銜哀見托、乃述銘曰、

炎光浸隱、命曆斯窮。滔天塞霧、振海飛風。皇靈膺録、大濟神功。龍興晉野、電照秦中。灼灼英武、人之先覺。才應時須、神生靈岳。始離襁褓、將游黌學。已寤深沉、俄觀卓犖。乘機去亂、杖義來蘇。雕戈振旅、玉帳陳謨。將屠涿鹿、且塞飛狐。情深寇鄧、慶葉微盧。既入商郊、仍開軹道。高邑攀鱗、靈壇薦寶。每奉

王命、遂行天討。拾益如遺、偃秦猶草。水闢王城、神開伊闕。策預玄女、功參黃鉞。告廟飲至、循墻稱伐。一厠等夷、芬芳無歇。河洛帝里、岷峨襟帶。畢綜樞機、常司要害。始遇天造、終逢時泰。間以韋弦、動攝群會。南山獻壽、北里呈祥。將陪東狩、遽落西光。群物不夭、彼獨殲良。哀纏士庶、痛結旻蒼。冥漠人理、生平華屋。初笑後號、始歌終哭。舄奕鍾鼎、葳蕤簡牘。方托辰精、徒嗟梁木。

李百藥撰 《全唐文拾遺》卷一四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

孔穎達 蕭勝 房玄齡 王璠

令狐德棻 孫義普

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憲公孔公碑銘

蓋聞八卦已列、書契之迹肇興。六籍既陳、禮樂之基斯闡。是以厲鄉設教、道德垂訓於百王。洓水立言、雅頌□法於萬□。如欲化民成俗、致遠鈎深、非博□□以究其源、非□□□以宏其□□□□聖之幽贊、爲後進之範圍、軼匡莊而驤首、趨賈杜而矯翼、見之祭酒曲阜憲公矣。公諱穎達、字冲遠、冀州衡水人也。若夫順天開物、黑帝寧區、夏以干戈、定樂闕十字霸□□□□令譽於鶴□光贊□□振芳聲於龍鼎。可謂長源眇眇、將德水而俱遥。曾構巖巖、與削成而共峻。其後公侯載德、簪紱連暉、備在縑緗、可得而略。曾祖靈龜、魏國子博士、□應□之□馳譽闕五字之□識飛英庠序。□授魏治書侍御史、冠錫神羊、權豪爲之屏迹。任司衡象、風俗以之肅清。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輕重之典、情在公平。大小之獄、心敦寬簡。公藴靈□智□□□和□□篤□之□駿□□□之足。庭羅俎豆、幼習升降之儀。門列驂駬、少懷遠大之操。□韜金匱、覃思邁於西河。學富石渠、沈研冠於東閣。詞光翰苑、文麗彩虹、思極掞天、才華日□蹈忠□以行己、踐仁信以□身。□漢皇之名珠、光映照車之珏。抱金山之美玉、價重連城之器。聞之者未面而虚□見之者忘言而傾蓋。可謂儒宗之鏡□學府之□□者焉。昔大業膺圖、更開横塾、賁帛而徵□□□□而辟闕八字業隆槐市大訪□彦廣□學徒公□□千□苞括百氏、牢籠曹許、孕育毛王、足使仲遠伏膺、子幹□道、所以□天資於漸陸、紀地由乎濫觴。居此高才、闕五字家授□□□博士、尋除太學助教。

□□□□馭海縣分寓、甚□□□逾楚岳。巨猾於焉鴞視、大憝所以鴟張。比王粲之寓迹荆門、同班彪之銷聲隴坻。□□尚阻、還蜀無由。暨六合同文、八紘□□既□□□之□遂□□□之游。□□司空□國公禮部尚書黎陽公秘書監永興公爲秦府文□館學士□□學博士、東膠西序、講肆於是重興、碣館□宮文□於兹愈□□年遷國子博士、膏粱□□舉闕七字揮汗□□□攝齊問感、譬洪鍾而□叩、負笈質疑、□衢尊而□□聲實振於關右、芳風蓋於淹中。其年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析圭助土、望闕十字德。貞觀二□改□給□中職亞□卿位□□□丹墀近侍、允屬時英、四年加員外散騎常侍、行太子中允、入陪玉裕、出侍金輿、□重起居、寄深獻替。六年除國子司業□□太子右庶子、七年□□庶子兼國子司業、以公□□可□□□有□比□君仲□□子□十年奉敕共秘書監鄭公修隋書、良直著乎青史、微婉表於丹書。跨固超遷、含劉孕謝。特蒙恩□□□增□□散騎常侍□□庶子兼國子司業□如□制禮作樂、沿革不同、於是□名多問、委以删定。其大戴小戴之舛錯、前鄭後鄭之危疑、往哲之所不通、前賢之所未釋、公剖兹□節、鍼此膏肓、足使儀刑。□□□澤王化□成闕五字賞進爵爲子、邑七百户、賜物二百段。其年以公匡弼副主、屢進讜言、與左庶子黎陽公特蒙恩詔、又賜黄金一斤、絹一百匹。十二年除國子祭酒、東宮侍□封如故□□卿名□齊□膺兹寵命□□道光□□荷□殊榮。公乃再振頹風、重宏絶業、學徒盈於家室、頌聲彰於國朝。十四年車駕幸學、親觀釋奠、公□總九流、才兼六藝、彝倫之所鑽仰、□德之所□崇。詔公□於講筵□□□□連□暫□指□□其談鋒英辯、一摛□□慚其河瀉、下帷博學、閉户多聞、競舉雲梯、争

回雄戟、公金湯易固、樓雉難攻、遂使輔嗣倒戈、大春反旆、宿疑舊惑□順冰銷□□神衷□□□□悠悠□□□見斯□禮畢。上釋奠頌一篇、文艷雕龍、將五色而比彩、韵諧□鳳、與八音而同節。逸思掩於子玉、麗藻超於□□蒙□敕□□□表讚其書曰□□并上釋奠□殊爲闕六字清詞爛其盈闕五字逸氣□已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揚雄掞□高踪□遠、黄香闕十四字昔强秦之末政、教□遲、搢紳以□□□墳典以爲灰燼、逮炎漢握圖、□敷經學、憲章斯教、文藝聿修。及自三國、迄於晉宋、書記可略而言之。近至隨運將終、天下鼎沸、闕八字鑒乎□隨、豈不愴恨。朕少逢□□之□長遇干戈之□□□兹宸極、執□璇璣□阪泉崇國之功、□有之矣。靈臺辟雍之德、則未可庶幾。雖然亦嘗有意乎雕蟲、存心乎儒史。開獻書之路、□□□□賢、束帛蒲輪、亦以多矣。□學謝

□□文慚闕七字春三□□□國老、養於□序、庶老□於西庠。聽廣論而無□導深義而□席。洪鍾待扣、扣無不應。幽谷發聲、聲無不答。闕十二字夙挺珪璋、早□□□羅百氏□□□經□涌珠泉、情抽蕙□闕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兹□庶令宏四科於縹帙、闡□遍於青衿、翰苑詞林、□其闕十字奉敕□撰五經義疏。公博極群書、游□衆藝、削前□之紕繆、□往哲之□□誠萬古之儀刑、實一代之標的。蒙敕賜名五經正義、付國子監施行、賜物三百段。公敦老氏之止足、追太史之嗚謙、□請歸□優詔不許。□□聞奏、始蒙□□□防閤□□□□又使中書令□□賫手□存問、榮寵之極、曠古罕儔。□世室於國陽、仁聞公玉之制、告成功於日觀、庭睹司馬之書、闕五字光□□兩楹□夢環海□□□□千月之□以闕十字薨於萬年縣平康里第、春秋七十有五。哀感宸扆、悲動搢紳。甚魏

主之惜桓階、若晉人之傷衛玠。詔贈物□□段、陪葬昭陵、喪事所須、率由官給、闕七字公、禮也。□□遺老陪□陵而起墳、□□□臣奉峻陽而卜兆、以今訪古、隔代同符、惟公氣稟五常、道光六行、得孔甫之具體、總姬旦之多才、延閣策府之奇書、探賾索隱、東館南宮之逸□□昳奥窮源□□□於□□無□□□之□□□□於□□不假張寬之□道合者不以賤貧而易交、行僞者無以權貴而投分。志懷耿介、性□廣門、有石奮之謙恭、類宋宏之方□推賢進士、後己先人。舉事而闕五字而成準的、乃□之翹楚、□□之羽儀、於時將創明□令群儒詳審、互陳聞見、□起異端、公攈摭舊事、憲章故實、刪裴頠之制度、略蔡雍之節文、酌今古之儀、得豐儉之□袞衣博帶、□不□□觀之始□翬□□□□樂闕五字之禮之墜典記事記言之史、俱資筆削、大雅之詩、咸伫刊定。奉敕修隋史五十卷、闕

禮一百卷、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邁南董於曩策、逾孟慶於□書、□□闠闕十一字論衡匹此未奇、撰□□聞帝用嘉尚、后倉制禮、□振曲臺、孫通創□榮光稷嗣、以今方古、彼獨何人、豈謂食薪爲災、夢桑成□魏舅之藥無效、齊鵲之言□□遂□山陽之□□□長□之□□宮之□□□金石之聲。世子志元等、悲深陟岵、思烏□而無期。恩極昊天、對風枝而增慟。恐鍾律易改、陵谷難常、乃□氏英猷、永傳五鼎。楊公□軌、長勒四碑、敬陳伐閲、樹之闕五字。赫赫華胄、巖巖崇趾。玄鳥降神、□□效祉。德表温室、道光闕里。績著太常、芳流惇史。誕生令悊、卓犖絶群。百丈挺秀、九畹騰芬。迢□流略、囊括丘墳。凌雲縟藻、闕六字群籍網羅□□□邁□□思窮五際。糠秕名□錙銖象繫。落是潘詞、巢高孫第。世尚典故、時敦學植。賓雁成行、翹車轉軾。金馬待詔、璧池攝職。□□欽風、□□咏德。飛纓黃屋、闕十字三□獻

書闕五字闡六學規模、百寮冠冕。星□喪寶、石折殲良。□矣武庫、□哉智囊。塋嘶白馬、墳瘞黃腸。九泉雖閟、千載名揚。

于志寧撰　《全唐文》卷一四五

大唐蜀王故西閣祭酒蕭公墓誌

公諱勝、字元寂、東海蘭陵人。梁中宗宣皇帝之孫、太尉安平王周柱國巖之第十三子也。豐谷雕雲、騰三杰於星漢、金陵王氣、軼五馬於天枝。爰自綺年、已膺茅社、封爲宜陽侯。俄而青蓋云歸、咸陽起布衣之嘆。家聲不隕、高辛缺五字隨授散騎郎、皇朝爲上輕車都尉、蜀王西閣祭酒。□□質虛玄、立操貞白、學綜書府、文藹詞林。鏘銖珪紱、脱落塵滓、□物我於臨濠、照空有於虛室。龍宮之旨、無以缺五字之□、自足符其想。信圻岸之金碧、爲羽毛之麟鳳。然而過鳥忽驚、悲鼠藤之何促、隙駒俄謝、怨鶴林之已空。春秋七十有四、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遘疾、薨於萬年縣之崇義里。即以其年歲次辛亥八月壬戌朔廿三日甲申、窆於萬年縣寧安鄉鳳栖之原、嗚呼哀哉。山可移兮日難系、海成田兮川而逝、因寶宇於窮泉、振芳聲於來裔。其詞曰

楚國琴響、秦時故侯。寂寥下位、棲遲一丘。情涵水月、心泛虛舟。持蓮淤盡、援桂芳留。人事超忽、生涯浮脆。溢露銷津、翻霜霣蒂。夕陰先下、泉扃早閉。長夜不追、悠然來際。石刻。

闕名撰　《全唐文拾遺》卷六四

大唐故左僕射上柱國太尉梁文昭公碑

蓋聞翊亮天儀、處師臣者參聖。丹青景化、應圖緯者鄰幾。若乃□靈闕之表、經綸帝績、仰代玄造之功、論道太階、獨見於文昭公矣。公諱玄齡、字闕五字人也。闕河□繼響、承家鎮閶韶之雅俗。曾祖□後魏□安太守、襲□□武□□□歷清闕皇朝贈徐州都督臨淄定公、政以禮成、教由言滿。通德之門、早聞闕精

通未兆同后部之克嶷、良由自然、體曲昇之多才、非闕年十有八、俯從賓貢、澹乎藏器、世莫能知。吏部侍郎□□基□□之闕之闕十字成□簡詔徵碩老、典校缺文、自非學擬、更生方膺妙選。闕五字得□□公以闕外□幾序纏懷、終身永切、至哉天性、獨越人靈、於時道闕以□□□之鑒、方深在殷憂、而未晞隱如之寄、斯重太宗時稱元帥、乃命公爲記室。於是臨戎習禮、奉□司□之闕敵、飛箭下億丈之城。故以敷暢軍謀、弼舞干而制勝、宏宣廟略、闕公爲冠首、累加上柱國、封臨淄侯、俄而釁□□禍胎滋蔓、□叔□兵闕而□主約沈族以酬恩、俄然內□□英威纂統、引以爲右庶子、闕十二字太宗御曆、遷中書令、封邢國公、邑三千户、實食□州賦一千三百户、闕高祖太宗二實録合册、歲賫□周□□□代史合三百□七□□、復闕獨闕五字。矣俄遷尚書左僕射、當朝作紀、巨□□分□國□□鴻□必舉□衡闕高祖

升遐、帝不言政、吉凶機務、大小責成、園寢規□□副闕喻、奄宅於龜蒙、公固辭裂土、詔從其義、尋加太子少師、□□二□並闕土斯平、致河圖於東序。洎乎今上升儲、道光守器、長春□□方嗣、虞風仙□流聲□揚□化闕風闕七字寓、故藉羲馭之功、少海浮霄。尚假朝宗之助、增天益峻、意在玆乎。尋而闕撥亂飲雪、披榛晚贊、天成憂深、責厚罄其心力、遘此沈□古人有言曰、形大勞闕太宗驚其色憂、親加察問、方依實奏、帝用憮然、馳遣良醫、并賫御藥。闕殊不□身愒視光陰、益深憂國。高陽公主爲其子妻、附□諫□□逾闕將第三子遺則爲朝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恩波□□□□無闕太宗俯閱巨川、悼藏舟之夜失、今上緬惟過隙、□□□之□□□紹闕陽闕十一字鼓□班劍册人、葬事所須、並令優給、仍特降旨許□墓碑□□遂□□臣之闕並□□□神契德洞天、經體孝□□□□形□少□徒識□瑤光而

識□□歲逾闕山不復、逝水無追、家□□□□與而謀曰昔□國懷□□□音闕辰精降説、華靈誕震。臺嶽資神、齊光含峻。□我□綱□□掩□道契文□聲闕聖賢同德、君臣協志、穹壤□平幽遐必□革□從□羈闕鬱掞詞雕焕、始發如綸、俄成壯觀、□□總務玉鉉調□儀形濟濟闕門當魯館、邸照姬車、卜居昭儉、□□防奢禮崇身約、□邇情遐。闕易□□道難明德暉不昧、環景齊明。

褚遂良撰　《全唐文》卷一四九

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六義垂訓、有國風之詞焉。十翼發揮、有震雷之體焉。雷也者、一同法雷而分地。風也者、萬井宣風以代天。周列子男之班、漢疏令長之任。銅墨彰其美製、軀蛇寵其旒旍。中都之男女異途、灌壇之風雨不作。魯仲康之仁恕、作踐三台。常伯魏之清貞、終居九列。雕瓊鏻琬、謂之不忘。翼子謀孫、謂之不朽。傳芳播美、其在茲焉。公諱璠、字伯玉、其先琅琊人也。系文武之遥源、紹靈仙之慶緒、導揚前烈、垂裕後昆。秦則三將登壇、漢則五侯通軌、迪哲踵武、論道槐庭、邦淑國華、慶興椒掖、奕葉不泯、非共筮蓂、室家君王、無虧礪岳。曾祖岌、隋任北海郡長史。德表題輿、材稱展驥、襲海沂之謙讓、爲慶源之重望。祖德、皇朝義陽郡義陽縣令。龐水生金、昆峰産玉。撫桐鄉之耆老、先問百年、静蒲邑之階庭、已聞三善。父知、皇朝穎州郡襄城縣令上柱國。桂林一枝、鳳毛五色、龍泉出匣、彩發珠星、鵲繞臨臺、精含滿月。擅子游之文學、政洽弦歌。伏門豹之英雄、人懷畏愛。公稟粹辰象、降靈海嶽。歲方童丱、子將爲其題目。未及志學、士季識其非凡。天與聰明、帝資穎悟、班孟堅之文彩、黄叔度之波瀾。精微之書、殆將三絶。温柔之旨、蔽在一言。儕輩挹其多能、敏悟嘉其才對。洞張華之博識、昇晁錯之甲科。以國子監

太學明經擢第輝揚、授上黨郡長子縣主簿。又任北京樂平縣主簿長子望邑、樂平帝畿、黄綬班雄、朱絲抗直。秩滿授此縣令。河東士女、不忘遺恩灃北編甿、首欣來晚。此土分晉餘境、全趙名都覆釜前通、登僧後鎮、風烟臨代、斜望寶符、郊壤連邢、傍臨玉井、冀州既載、陶唐帝都、士庶殷繁、桑麻條暢。公下車宰邑、視俗施教、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明察則俗無幽枉、正誼則吏不忍欺。聲調子賤之琴、塵覆史雲之甑。妾不衣帛、有類季孫、父對霜縑、雅同胡質。或讓魚留犢、辭玉謝金、不之過也、公之清潔也如此。建初啓運、先皇陵寢、聖上虔恭之所、群下肅雝之地。崇奉塋域、發自宸衷、褒建美名、實由天旨。改象城而爲昭慶、貴先祖而創嘉聲。郡之與縣、俱同十望。國資孝理、寄在循良。妙簡帝心、授公此令。至若公卿巡謁、夙夜祗共、物有備而無虧、俗惟勤而不覺、公之幹蠱也如此。欲求忠臣、出於孝子。公仁慈惻隱、累代同居、幼子童孫、家無異爨。每志攝享、竭力裡誠、陵側居人、數餘千户。或旁聖疑英杰、或招復逃遷。茂陵陽陵之儔、三徙七遷之邑、並加撫育、有同赤子、公之異化也如此。鶬鶊春囀、勖之以耕桑、鴻雁秋飛、敦之以收獲。田夫執耒、蠶妾承筐、鳳粟遍於郊原、鵷綺盈於杼柚。遂得冰絲委筐、露積如山、婦子饁無辭、田畯悦而相賀、勵朽勉惰、載酒勞勤、公之勸農也如此。縲索繩犯、降綏誌偷、伺繩而執凶徒、焚飾而擒賊煞。境絶探丸之客、途逢守劍之夫、不假埋梧無煩候稻、豺狼自屏、鉤距無施、已除梁上之奸、詎用史瞞之棒。公之明略也如此。孝弟者人之本、慈愛者化之先。道協五常、倫分十等、蟹筐蠶績、蟬冠範緌。既革知人之非、方識宰君之化。人同李郭、俗齊曾閔、境無鹿犯、塊有鳥銜、感應通誠、公之孝理也如此。地邇幽燕、境連趙魏、土多剽悍、人尚橐鞬、自戎馬在郊、鳴鼙接

轡、騎射馳逐、罕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武、斌斌雜半、君子道存、開設學校、檢閲庠塾、人如顔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大君有命、中使巡風、激濁揚清、旁求俊彦。昭慶闔境、以公清平、感恩申狀。使司覽奏、尋以名聞、總衆美而爲最、擇其義而臨之。撫字纔周、芳聲滿歲。昔甘棠勿翦、嘆羨詩人、伐枳興謡、見稱輿頌。緇黄道路、率有雅詞、兒齒台背、願旌其善。四子講德、尚著篇章、百姓預謀、宜刊厥績。莫不他山採石、異邑求文、請鎸無媿之詞、用紀非常之德。大亮精非吐鳳、思盡懷蛟、過談見推、辭不獲免。其詞曰、

偉哉聖賢、生德自天。山澤通氣、孕育雲僊。凝禎沙禁、稟粹沂川。英俊之地、黻冕相連。王孫公子、令聞不已。西北玉璽、東南箭美。傳家蘭桂、司徒繼軌。松竹堅貞、霜霰難毁。挺生良佐、望重州端。恤人以惠、濟猛以寬。化消蜂蠆、俗比鵷鸞。不異邦國、齊甿共歡。資父事君、以配祖考。忠爲令德、不貪爲寶。義陽襄城、異邑同道。上以化物、猶風靡草。仁爲時須、天工人代。下車作宰、吏懷畏愛。簡肅高潔、庶甿仰賴。正直清平、百城之最。虔奉陵廟、惟精惟一。公仰巡謁、以兢以栗。良宰攝享、神歆元吉。明德惟馨、芳猷秩秩。務嗇勸分、不愆穮蓘。兆人勤藝、惟邦之本。禁令嚴刻、鮮不爲則。雖賞不竊、罕用徽纆。刑賞無差、教化之柄。寧僭不濫、用恤人命。我有箴規、孝弟恭敬。君子萬年、室家相慶。下之從政、猶泥在鈞。不敢暴虐、不敢違仁。道兮不遠、德兮有鄰。吾君敷化、可書諸紳。

李大亮撰　《全唐文》卷一三三

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彭陽憲公碑

□□□之所興分八□丘爲□□墨□所至□三者闕四十八字含闕五字紀情以□□之□□繼□董之良筆、綢石室之記、勒金簡之書。□□揚名□□服闕

二十一字公諱德棻、字季□，敦煌人也。□□□□肇開層□□侯居□□□□緒闕四十二字蹈縹垂丹銘□□□曾□虬、魏龍驤將軍、闕九字開國子、闕四十五字正卿上大夫、始豐二州刺史、彭陽縣開國公。闕六十一字公□上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闕三十四字智峰闕三十字典籍□□之術、昭茂於中臺闕十九字自闕六字英爽□忠特異常童□夕之闕二十二字不闕八字矩意□□知機達妙擒□□菀生闕十七字隨文帝□而善之、因曰公□□□代闕六字睹卿□□□□清□□□才子闕六字內艱、未及敘□□以□□丁此□□絕漿□粒殆不□□尋□父憂□□□□率由□極、議者稱之。服闋、□家授游騎尉。大業中闕七字又闕十字公以闕十九字史養素韜□俄而日翳星亡、山淪□沸。群孽肆慝、懷□罹禍。我高祖受圖誕命□□□師□□□以推亡指容□之殄暴。淮安王神通式瞻□野載切□□□□雄□□□□力□公闕九字參軍、專掌詞翰。兵□進□咸以委之。禮盛□□恩深入幕。以從□京城之□加銀青光祿大夫、大丞相府記室。武德之、始拜起居舍人。□□□□特蒙□□記闕十七字仍□□□供奉闕九字禁□憩麟臺□游於文雅搢紳之倡、咸以□□□以本官攝尚書左丞□幾封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闕二十六字機□攝□□□尋授□□侍郎。及詔修五代史書、命公專撰周史。公博贍多聞、工於著述、詳録典□有闕四十二字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加邑百户、賚物□百卌段。頊之、又命公與吏部尚書高士廉刊定成□事畢闕四十字太宗以業定功成。時康歲稔、迫於群□將事闕四十二字志□□□□其禮□□天□以爲故事、尋授以正議大夫、行右庶子正□□之敦厚□□元之□□繼□比位□□於公□儲君闕十二字公闕十四字州□□□雅州刺史□車露冕、緝化宣風、獷俗鑾□懷恩□□以公事闕十四字房玄齡□□□許

敬宗等闕七字實闕十四字段□□大□□□□少監□帛一百五十匹。今上正位，以公守禮部侍郎、闕十六字事闕十五字此□今闕十三字之闕五字永徽二闕六字宏文館學士，仍監修國史。闕五字尋改授闕五字太常少卿、依舊修史。□□□□抑揚□□□□纓闕十八字之□□□之□□□□之闕八字抗表去位。優詔不□進□通闕十字如□□□□之思闌□素□□□□謝□□□戴闕十六字太宗實録闕七字食邑闕八字明闕三十四字皇帝實録□□□公增邑一千闕五十七字於是□仰丘□翱翔林壑、抗迹闕六十二字春秋八十有四。遺□薄葬□□□□塗闕六十五字茂風韵清□輯顔□□□保性闕七十二字被册網羅闕六十七字孌寵以孤直之操、尤憚權闕十八字保□華闕四十五字卅卷並行於時。長子太子右司議闕九字上□軍□□□□在□充闕三十五字周王御時、肇開闕十五字摽闕四十五字公惟□之彦。質邁南銑、材逾東箭、闕十四字靡□□□吞□□城闕四十二字功隨業暢、位逐名尊。蒿柱闕二十字人爵風。闕四十四字冕酬功載緝王言、裁成帝闕二十四字善□□公闕四十字隧漠漠、窮泉山光慘日、闕十九字

闕名撰　《全唐文》卷九九一

唐故魏州昌樂縣令孫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義普、字智周、樂安人也。受命作周、懿親分衛、肥泉自遠、瓜瓞攸興。儒術著聞、卿有聲於霸楚、兵法修列、武流稱於强吳。興公之藻思、文河安國之屬詞史筆、並播之謡俗、傳諸好事。曾祖信、魏拜露門博士。武闈訓胄、槐市説經、玉柄增輝、璧池逾濬、祖進、周晉州長史、魏州刺史。題輿奥壤、露冕雄州、譽重沂歌、愛深并竹。父乾、隋鄢城、陳倉二縣令。絃桐表逸、綰墨凝威、卓令耻其移螟、成人媿其冠范。君積基三襲、騰芳八桂、參玄藴睿、辯日飛英、涯岸自高、波瀾莫究。以明經擢第、釋褐魏州昌樂縣令、

導德齊禮、今古攸難、君顧水火以銘懷、佩韋弦而取誡、疲人有耻、獷俗知方。子承景至孝有聞、高材緝譽、情深色養、有懷捧檄。上元之歲、從宦河東。奉以之官、獲申温清。而徂春不駐、靖樹難追。粵以二年正月二日終于官舍、春秋九十有三。夫人李氏言容著美、琴瑟克諧、逝先風露、奄同泉壤。君雅道絶倫、貞風邁俗、潁川英傑、許以黄中。譙國俊賢、方之白起。重以虚舟在己、仁心拯物、妙達玄言、歸心釋教。爰自弱冠、洎乎華髮、飲食薰辛、嗜慾咸遣。每行般舟道、常誦法華經。未終之前、若有神應、恒詠薛開府詩云、昨望巫山峽、流淚滿征衣、今赴長安道、含笑逐春歸。詞氣悽婉、左右傷惻。自是數日而終。嗟乎。知命不憂、託文見意。君嘗以爲次房交夢、近乎懷土之心。卜壺言留、幾乎達人之智。故趙文子之擇地、楊王孫之不襲、其得意哉。承景今任雍州高陵縣尉、聿遵先旨、改窆京畿。即以文明元年五月廿一日卜葬於高陵縣之西南樂安鄉之偶原、禮也。尒其東界黄河、遥臨晉邑。西郊黑水、近帶秦坰。前望終南、得夏公之寶氣。却居渭北、枕尚父之璜津。是知黄壤四隅、白楸三衽、延陵魂魄、無所不之、丘也東西、焉能不識。嗟厚穸之難曉、歎陰溝之永閟、託玄石以披文、庶清徽之不墜。其詞曰、

邠葦載頌、淇竹傳詩、悠哉長發、邈矣丕基。卿傳儒雅、武善兵師、家承簪紱、業懋基玆。於鑠通賢、惟材之秀、禮義韁鎖、人倫領袖、環堵業殫、金籯學富。從政之道、德音以茂、製錦非學、棼絲易理。潘詠自輕、游絃知耻。脱屣城邑、披襟田里、傲睨風雲、徘徊林汜。夜壑舟徙、悲泉景異、鬭蟻翻聲、巢鵀駛翼。萬化斯盡、九冥誰測、瞢瞢清風、泠泠不息。

《唐代墓誌彙編》文明〇〇一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五

魏德 杜義寬 薛震

唐故游擊將軍右武衛幽州潞城府果毅都尉魏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德，字開仁，鉅鹿人也。本枝磐石，代昌河石。解衣歸漢，既有先見之明。改步奉曹，非無懷故之色。允文允武，著詠縑緗。可略言焉，煥乎前史。祖伯，齊瀛州刺史。公望重當年，位崇上列。名書右史，形寫南宫。父榮，隋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公高世之才，遇撥亂之主，禮優三顧，功蓋五蜿。德可庇人，威能壓難。矯然秀拔，鑒晤絶倫。負笈從師，横經請益。行實綺年，學優弱冠。武德八年，起家秦王府隊正。貞觀元年，轉左親衛隊正。貞觀十一年，授游擊將軍，守幽州潞城府果毅。貞觀十八年，轉任鄘州洛安府果毅。公道德齊禁，禮正令行。猶璽抑渥，若盤置水。仁而能斷，剛而不猛。息末敦本，彰善黜惡，俗變風移。□數日降，聲實兼著。神情散朗，靈府洞照。爲子爲臣，誠孝盡於家國。立言立事，聲績被於風雅。灼灼英華，含吐芳潤。以茲弘量，兼此多能。豪曹擊而飛羽吟，繁弱驚而九烏墜。輕財重道，好古上奇。延市義之賓，開禮賢之館。宜可松筠保命，世代流芳。竹楪存心，擬楊世代。何悟風霜屢乃，灰館頻移，儵變市朝，俄遷風月。以永徽元年歲次庚戌九月廿六日，薨於玉華宫之山第，春秋六十有七。惟公妙年待□，壯齒遇時。未陪肅然之禮，掩歸奉高之殯。嗚呼哀哉。以永徽三年歲次壬子十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遷窆於洛陽縣青風鄉邙山之陽，禮也。叔譽追往，方歎於九原。安仁思舊，空悲於雙表。乃爲銘曰，

曰祖曰父，重規疊矩。拖紫懷金，建侯開府。擁旄驅傳，還珠息鼓。威攝北戎，化移南土。美矣夫君，荷薪隆構。風度閑袁①，文辭淵秀。顯節能知，羽陵咸究。雍

熙在運、克杜方剛。如何冬日、翻爲夏霜。玄泉既掩、青松以行。刊茲鴻烈、永永無疆。質挺珪璋、昂昂秀舉。導②著邦國、聲流區宇。自③馬方悲、風鳴樹鼓。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二

故滕王府諮議杜公神道碑

公諱義寬字某姓杜氏東都濮陽人也。其先在周者爲侯、在漢者爲三公、在魏者以許昌居守、在晉者以荆州作鎮。則杜氏之世禄、厥惟舊哉。若乃其澤雷夏、其川河濟、顓頊起焉、昆吾理焉、則濮陽風化所憑厚矣。不有純嘏、孰生大賢。公則魏陳留郡守亮之曾孫、北齊膠州刺史竟陵縣開國侯保之孫、隋本郡中正伽之子。承邁種之遺訓、體清醇之上姿、童而典學、冠而好古。於是東涉汶泗、北登鄒嶧、講周公之德、觀孔氏之藝、則易之變、詩之風、樂之和、禮之節、書之政、春秋之理、人一以貫之、達其本矣。繇是大業九年、以孝廉高第授河東郡法曹。已而隋氏弗綱、王充竊命、我太宗文武聖皇帝是以有陝東之師。公轉餉如役、贏糧從徑、軍無後爨、士有餘勇。鄭是以殞、唐是以興。帝將策勛、公乃辭賞。既不獲命、請從叙遷、因授虞州司倉參軍。貞觀二年、改授普州安康令、稍遷合州治中、轉恒州別駕、雍州高陵令、拜朝散大夫、饒州長史、遷蘇州司馬、兼滕王府諮議。凡宰二邑、佐六郡、大小必誠、遠近如一。其所在也使者昇聞、其所去也邦人頌德。且有兼官之拜、實固大宗之屏。宜享三壽、以諧百工。天難忱斯、不可黷④已。春秋七十有二、永徽六年某月日、終於蘇州。某月日、乃葬濮陽叠城之舊原、禮也。噫。公之爲人、應變當理、有慶卿之善畫、徵考祥、有董生之博覽、威敵附、有穰苴之大略、摧剛爲柔、有季布之高義。雖運逢板蕩、而才偶經綸、而或出當騁奇、干賞蹈利、托風雲之會、邀日月之光、則萬户之封不足致也、三旌之位曷云貴也。而能卷

其舌、塞其兑、實若虛、明若昧、不貪驟雨之福、以遠浮焱之害、斯大雅之保身、亦君子之向晦也。洎天衢開泰、皇運清明、從官以養人而不爲禄、謹身以報主而不近名。回翔郡邑三十餘載、出處之際、優游自得、其古之恬勢利者歟。初、公之裔祖始宅帝丘、時更大亂、室無遺堵。公因謂所親曰、吾之世業、爲郡中正。遺愛不泯、陰德在人、施於子孫、必有興者。于公高門之事、可不務乎。用是改卜鮮原、大起層構、垣墉既蔓、棟宇斯飛、輪焉奂焉、爰笑爰語。及公之後、斯事果徵。一世其昌、既開方國、再世而大、遂爲相門、論者以爲知言矣。爾其鄉黨之行、閨門之德、孝乃天繼、仁爲己任。烝嘗盡敬、宴喜無荒、禄利必賙於外姻、譙讓不行於私屬、故子弟趨教、州里響風、雖有嚴刑峻法、不如公之潛導也。詩所謂行歸於周、萬人所望、有令名矣夫、令德矣夫。有四子、長曰儉、早世。次無忝、終於朝散大夫、梓州鹽亭令。次曰慎行、終於益州長史、建平縣開國男、贈蜀州刺史。次曰惟志、終於吏部員外郎、贈吏部。咸以大名克紹前烈。豐碑未樹、梁木先摧。孝孫户部尚書、暹國之故相也。儉德爲輔、正身立朝、以伯夷之直、清兼張仲之孝友。是用秪率理命、奉揚祖風、作頌稱代、刊石表墓。留侯大父已傳班固之書、陳氏先生何愧蔡邕之述。詞曰、

昔公之先、於周爲侯。及公之允、於唐爲輔。一德貽孫、千齡續祖。身隔徂謝、名存憲矩。在濮之陽、居河之滸。昀昀原隰、濟濟榛楛。別業年深、先塋地古。豐碑頌德、式是東土。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二

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墓誌并序

天之綱者日月、其道可以燭大紘。地之紀者河海、其才可以營中國。然則⑤上下變陰陽、三階平四方晏、非賢臣孰能爲此哉。公諱震、字元超、河東汾陰人也。高祖聰、魏給事黄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閣輔國二將軍、都督齊州諸軍事、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簡懿。曾祖孝通、中書黄門二侍郎、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黄門二侍郎、隋吏部内史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陵邛裕襄四州諸軍事、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隸大夫、皇朝贈上開府、臨河公。父收、上開府兼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上將府記室、文學館學士、上柱國、汾陰男、贈定州刺史、太常卿、謚曰敏。勛高事夏、道盛匡殷。魯國來朝、滕侯共薛侯争長。魏君請見、薛公與毛公并游。能傳其業、謀孫而翼子。不隕其名、象賢而種德。尊官厚禄、勳灼宇寓。盛族高門、榮耀天下。公籍祖宗之休烈、禀岳瀆之勝靈、含淳光、吸元氣、鄒人之里、夫子幼孤、漢相之家、少翁初襲。六歲、襲汾陰男、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便質大義。聞天王狩於河陽、乃歎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宰輔之器、基於此矣。八歲、善屬文。時房玄齡、虞世南試公詠竹、援毫立就。卒章云、別有鄰人笛、偏傷懷舊情。玄齡等即公之父黨、深所感歎。名流竦動、始揖王公之孫。明主殷勤、俄稱耀卿之子。九歲、以幕府子弟、太宗召見與語。十一、弘文館讀書、一覽不遺、萬言咸諷。通人謂之顔丹、識者知其管樂。十六、補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静縣主。衣冠之秀、公子爲郎。車服之儀、王姬作配。廿一、除太子通事舍人、仍爲學士、修晉史。太宗嘗夜宴王公於玄武内殿、詔公詠燭、賞綵卅段。他日、賦公泛鷁金塘詩成、謂高宗曰、元超父事我、雅杖

名節。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廿二、遷太子舍人。永徽纂曆、加朝散大夫、遷給事中。時年廿六。尋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仍與上官儀同入閣供奉。從容朝制、肅穆圖書。清晨入龍鳳之池、薄暮下麒麟之閣。東京辭賦、孟堅共武仲齊名。西國文儒、劉向與王褒並進。中書內省舊有磐石、相傳云內史府君常踞以草詔。公每游於斯、未嘗不潸然下泣。時高宗初違諒暗、庶政唯新。公抗疏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帝登召賜坐曰、得卿疏若處暗室睹三光、覽明鏡見萬象。能長如此、台鉉而誰。公之姑河東夫人、神堯之婕妤也、博學知禮、常侍帝翰墨。帝每謂曰、不見婕妤姪一日、即疑社稷不安。卅二、丁太夫人憂、哭輒嘔血。有勅慰喻、起爲黃門侍郎、累表後拜。帝見公過禮、泣而言曰、朕殆不識卿。遂至毀滅、曾是爲孝。鄰居輟事、愴吴隱之哀號。天子相憂、歎何曾之毀瘠。修東殿新書成、進爵爲侯、賜物七百段。勅與許敬宗潤色玄奘法師所譯經論疏。薦高智周、任希古、王義方、顧胤、郭正一、孟利貞等有材幹。河東夫人謂所親曰、元超爲黃門雖早、方高祖適晚二年。以居喪羸疾、多不視事。卅四、出爲饒州刺史。在職以仁恩簡惠稱、有芝草生鄱陽縣。卅、帝夢公、追授右成務。卅一、復爲東臺侍郎、獻封禪書、平東夷策、以事復出爲簡州刺史。歲餘、上官儀伏法、以公嘗詞翰往復、放於越巂之邛都。耽味易象、以詩酒爲事、有醉後集三卷行於時。五十三、上元赦還、詣洛陽。帝召見、拜正諫大夫。孝敬崩、詔公爲哀策。時聞讜議、初求貢禹之言。朝有大文、即命王珣之筆。五十四、拜守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此後得知國政者五年。詔勅日占數百。帝曰、得卿一人足矣。賜良田甲第、恩禮甚隆。駕幸汝、觀射猛獸、公上疏以爲不宜親臨。手勅答曰、忠誠顯著、深納至言。加中大夫、守中書侍郎、

兼檢校太子左庶子。綠綈蒼珮、下西掖而生光。烏仗黄麾、入東朝而動色。詔公河北道安撫大使。公狀薦才宜文武者二千餘人。帝嘗機務餘語及人間盛衰事、不覺凄然。顧謂公曰、憶昔我在春宫、髭猶未出。卿初事我、鬢亦未長。倏忽光陰卅餘載、疇日良臣名將并成灰土。唯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記、君臣皆老者幾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謝曰、先臣攀附文帝、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任以股肱。父子承恩、榮被幽顯。誓期煞身奉國、致一人於堯舜。竊觀天儀貶損、良以旰食宵衣。唯願遵黄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賜黄金二百鎰。明年、詔公知内外百官考。駕幸九成宫、嘗急召太子赴行所在、帝於箭括嶺帳殿候之。及至、置酒張樂、會王公等。有詔酣謔盡歡、即目各言一事。時太子、英王、今上侍。公曰、天皇正合易象。臣聞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帝大悦。群臣稱萬歲、聲溢岩谷、間傳聞數十里。賜物百段及銀鏤鐘一枚。時吐蕃作梗、河源、詔英王爲元率、公賦出征詩一首、帝覽而嘉之、親紆聖筆、代王爲和。天文爛爛、月合而星連。睿思飄飄、雲飛而風起。君臣之際、朝野稱榮。大理嘗奏疑獄、理官請論以死。公對御詰之、吏不能應。帝凛然改容曰、向不得元超在、幾令我殺無辜。百僚震肅。時北胡未静、公亟請塞垣備兵、俄而伏念南侵、適會王師北首、不日戡殲。朝廷緊賴之。疏薦鄭祖玄、賀敳、沈伯儀、鄭玄挺、顏强學、楊炯、崔融等十人爲崇文學士、帝可其奏。五十九、加正議大夫、守中書令、餘如故。駕幸洛陽、詔公兼户部尚書、留侍太子居守。清警後丹鳳門外、傾都拜辭、特詔公驂乘。謂公曰、朕留卿、若去一目、斷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賜物一百段。公數上書諫太子、手勅褒諭、賜絹百匹。時方有事中嶽、詔公草封禪碑。歲餘、忽風疾不言、中使

相望於道、賜絹百匹。太子令醫藥就第、賜絹百匹。帝崩、公如喪考妣、輿疾赴神都。尋加汾陰男、食邑三百户。痾恙久、公意若曰辭位。縣主抗表、至於再三。優詔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天之將喪、禱河嶽而無徵。人之云亡、托星辰而忽遠。以光宅元年十二月二日、薨於洛陽之豐財里、春秋六十有二。嗚呼哀哉。秦亡蹇叔、鄭隕國僑、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有詔勅賜斂衣一襲、詔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賜東園秘器、凶事葬事所須、并宜官給。儀仗送至墓所往還、京官四品一人攝司賓卿監護、并賚璽書弔祭。還京之日、爲造靈轝、給傳遞發遣。以垂拱元年歲次乙酉四月景子朔廿二日丁酉、詔陪葬於乾陵、禮也。唯公享陰德、承大名、漸之者甘露醴泉、訓之者輜車乘馬。杜稱武庫、積慶高於五唯。崔號文宗、宏材掩於三代。天下人謂公爲

地矣。唯公秀眉目、偉鬚髯、長七尺四寸、神明如也。定容止、齊顔色、龍章鳳姿、瑶林瓊樹、皎若開雲而望月、廓若披霧而覩山。天下之人謂公爲貌矣。唯公神韻蕭灑、天才磊落、陳琳許其大巫、阮籍稱其王佐。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述禮正樂、歌詠先王之道。擅一時之羽儀、光百代之宗匠、天下之人、謂公爲文矣。唯公下帷帳、列縑緗、覃思研精、該通博極。三皇五帝之墳典、指於掌内。四海九州之圖籍、忝若胸中。獻替王公之言、謀猷廟堂之議。天下之人、謂公爲學矣。唯公鳥有鳳、魚有鯤、陂澄萬頃、壁立千仞、窮達不易其心、喜愠不形其色、山納海受、物疏道親、天下之人、謂公爲量矣。唯公善詞令、美聲姿、莫見旗鼓、自聞琴瑟。苟非利社稷、安國家、感神明、動天地、則未嘗論人物、辯是非。天下之人、謂公爲言矣。唯公備九德、兼百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始

於事親、捧檄而干祿中。於事君、懸車而謝病。終於立身、既没而不朽。天下之人謂公爲賢矣。唯公居守太子、有相國之任。會計群吏有冢宰之託。澄清天下、有使臣之譽。弼諧君上、有諫臣之名。平獄稱允、有于公之斷。舉才得宜、有山公之啓。天規地典、有力牧之用。君歌臣誠、有咎繇之德。運動兵略、其當周之太公乎。考覈政事、其當軒之天老乎。夢公形象、其當殷之傅説乎。得卿一足、其當堯之后夔乎。天下之人謂公爲相矣。長子曜、中子毅、少子俊、朝暮假息、柴毀不容、至性無改於三年、淳心有加於一等。以高宗勅書一軸、孝子忠臣傳兩卷、周易一部、明鏡一匣送終焉。十里開塋、三河聚卒。蒼蒼松竹、居然孝子之墳。鬱鬱樵蘇、還作名臣之隴。銘曰、

於鑠我祖、系自中古。作相於殷、來朝於魯。既開其國、亦胙其土。涉河而東、家汾之浦。我家存存、道義之門。地望人傑、名高德尊。言滿當代、慶流後昆。丞相有子、伯侯有孫。天資卓犖、隋珠卞璞。日用精靈、上仁先覺。道合經緯、文成禮樂。泉海富才、丘山積學。佩玉鏘鏘、將翱將翔。青襟齒胄、素幘爲郎。地列金牓、宫開畫堂。上天有命、前輝後光。聖皇繼作、賢臣縱壑。鸞渚四遊、鳳池三躍。二典州郡、再升臺閣。時和物阜、政調人樂。光照六合、宦成兩宫。已陟元宰、言登上公。葛龔少氣、滿奮疑風。乘星忽遠、夢日俄窮。山河一望、冢塋相向。皇軒既終、國僑且喪。生也同德、没而陪葬。千載游魂、一陵之上。

崔融撰 《全唐文新編》卷二二〇

校記

①袁：疑當作「遠」。

②導：疑當作「道」。

③自：疑誤。

④臢：疑當作「贖」。

⑤「則」下疑脱一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六

于志寧 傅交益 蓋蕃 楊上 王岐

王續 薛收 楊仁方

大唐故柱國燕國公于君碑銘并序

上闕出闕其闕金闕避難闕慶靈闕英賢闕南闕川闕亦闕傳太宗□□三□□□公贈□□□恒等□州諸闕十四字績茂□□功□□□跨□□之十亂，邁炎靈之三杰。祖義、隋上柱國、瓜□□□四州刺史闕七字公闕十五字重簪纓，器名瑚璉，位登上列，政洽藩維。父宣道、隋車騎將軍上闕十六字開國□□□□孫彈身浴德，既揮翰於鳳沼，亦拊翼於龍樓。闕七字光闕十三字沙五州諸軍事、□州刺史□日□漢□欽無忌之□□□重中郎之德，以今望古，何以□□□□章□□□德降生稟闕六字英靈於岳瀆，亦猶嵩華峻極，杞梓之所□叢。疏閬仙宮，瑰產於焉孕育。闕九字琢闕九字媿其闕五字其該博延□曲臺之□金□玉簡之書冊府□□石渠□要莫闕五字探賾鈎深。辯漢陵之竹簡，識楚江之萍實。同陳室之未掃，若董園之不窺。韞廊廟之宏材，懷佐□之□略。□□而□梁闕九字之□□□□重之曰斯□隋仁壽之末，調爲□□挽郎，□拜朝請郎□班例□□而隋德不競，政紊朝昏，公藏器待時，逍遥文史，恐以偃仰貽誚，方就末班。大業十年，拜清河縣長。爰屈上才□□下□所闕二十五字宅心拯滄海之横流，撲崑峰之烈火。□□□覺□乃時□□棄彼離心，叶兹同德。若公孫之歸漢，似文若之違袁。闕六字賜以乘馬，即拜銀青光禄大夫。太宗文皇帝闕十一字率□旅□□□中幕府初開，俊賢翹首，辟書既下，以公爲渭北道□軍敦煌闕十七字軍□□□羽□□□公運比闕五字算□□□之足樂，昪孔璋之□富。豈唯參預帷幄，抑亦儀表人倫。義寧元年，代平□師勛，加授左光禄。太宗進封趙公，府寮亦并隨改。及遷□

仕夏、朝政惟新。太宗胙土八川、分封百二、公復策名□府、仍司管記。□□□□大□□討闕九字崇勛行賞□授上柱國。武德元年九月、拜秦王□曳裾碣館、躡履平臺、邁□輔之□□、繼祖仁之徽烈。薛舉因隋末喪亂、命儔嘯侶、竊據汧隴、毒害黎元。聖朝愍兹塗炭、襲行天罰、乃詔太宗爲□討行軍元帥、公復以闕十字皇基草創□夏未賓□□□分陜□征以闕五字大行臺總維衆務。公以本任兼度支郎中、尋檢校行臺左丞、并知膳部郎中事。復奉敕爲華州團割①使、仍授騎官軍副。公厲兵秣馬、明賞慎罰。闕十四字公闕十四字薛舉破劉闥擒□□□拒□□賊等勛、封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并賚□及馬。又以劉闥重擾河北、命公爲河南道支度軍糧使。明年、又從太宗討楊幹於涇州、拒匈奴於北地、奉教判天策府從事中郎、尋進爵爲伯、邑五百户、前後賞物七百段。及乎闕十六字之□□□衛尉少卿、進爵爲侯、邑七百户。貞觀元年、拜御史府長史。高祖首席匡贊□藩、無勞露居之請、自諧匡正之寄。三年、進中書侍郎、密勿闕六字同范甯之宏益、□□若孔演之多識。□意尋□□部侍郎闕五字左庶子、加散騎常侍、以□□宫多所□益、賜黄□一斤、賜絹百匹。太子□□□侍春坊、多□□歲、既□宏益、宜加優賞。七年、檢校蒲州刺史、尋□調護寄□□舉□□□□綸□□□□部。十年、進爵爲公、邑一千户。□□□太宗墨敕答曰忽省來表、讜言周備。若非至誠於國、誰能披露。乃心如斯、情常然傅□□鈞何以過也。卿□□□□無闕二十字禮□□□□一□實亦□□□□未及拜、制即詔授本職。公□□陳情、敕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家喻旨云忠孝不并、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豈可徇以私情。公固陳哀苦、竟被奪情。以公□□□札令□□□公闕七字奉敕、既而□氏失德、昵□奸闕五字

歸竭誠已闕七字以進□規、遂漸相疏斥、潛謀毒害、厚賂凶人密相要劫。賴公積善幸免路隅。及釁咎彰聞、遂至廢黜。春宮官屬、皆羅□譴。以公闕八字及□華□□□求□□公□在帝心、復拜左庶子、加銀青光禄、於□□□□翼鶴□飛□邁□□之清塵、跨應徐之勝迹。十八年、拜金紫光禄大夫、行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五禮任隆、八屯寄重、兼而歸我、僉論無違。又以本□□□□列□廿一年、遷禮部尚書。八□清華、五曹樞要、官□北斗、名重南宮。竭訏謀以佐時、宏損益□□□□厲□其明允□□稱其博聞。廿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左庶子、因謝、上謂之曰：以卿恭厚長直、爲朝廷所知。在府日共令田一種、故重□□職尊奉□□遷□侍□今上、□元憂勞億兆、公勵誠□節、□往□□、庶績咸□、彝倫攸叙。永徽元年、加授光禄大夫、進□燕國公、邑三千户。大開茅社、廣列山河。榮命既隆、朝望斯重。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本□□端□望重自非□□□緯□經□安闕十五字、務復以本官兼太子少師。尋而肇建中宮、以公兼司徒、持節□命。副君初臨、甲館重道尊賢。公既翊正春宮、綱維禮閣、參百揆、陪侍兩宮、朝野仰其風猷、搢紳欽其雅望。俄進位太子太傅、餘并如前。鄧□華闕七字職□□□當代名□、方諧僉議、以今方古、差可同年。公□以□當朝政、恒懼盈□、頻表□奏、請收止足。皇上弗許、乃令中書令來濟宣旨喻懷云、公以永徽已來即當樞要、藉公材用、爲朕股肱耳目。公以年事衰□、抗表辭□□□□人□□、深可□尚、然朕今欲巡、□□鎮宗廟社稷、付公一□、亦知公□人疢□、即遣與立□一員□官、不須辭退也。及鑾駕東巡、留公居守。駕還之後、屢更陳聞、自此逾年、方蒙恩許。乃高謝左執、遷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參闕六字事□□□榮州刺史。公□言□□待罪鞠躬俄

有恩詔、遷岐州刺史。考績入□□除華州□□□□爲政、頻莅近畿、忠信既孚、鉤距勿用。屢辭老病、詔許懸車、仍降殊恩、聽朝朔望。將欲參奉華蓋、陪侍登封□行至於洛□□疾□□□屢□□□□竟無□於膏肓。以麟德二年十月廿日、薨於東都安衆里之第、春秋七十有八。皇情□悼、頻□綸言、喪葬所須、并蒙官給。各令京官五品檢校將送、并給靈轝車乘、言旋京宅。追贈使持節都督幽易嬀檀平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闕十字石□以乾封元年歲次景寅十一月癸亥朔□二□甲申、葬於雍州三原縣萬壽鄉清池里。奉常考行、謚曰定公、禮也。惟公局量宏遠、識度淹通、空谷無私、虛舟不忤。雖復孔墻數仞、無以測其高深。黄陂萬頃、不足方其涯涘。□喜愠於□色、絶□□於胸衿。闕五字終如始、加以□悦墳典、崇尚□□、備百行而無擇、耻一□□□□。緣情極綺靡之能、體物窮瀏亮之趣。雕龍謝其輝焕、吐鳳慚其符彩。所著文集、勒成七十卷、兼復情敦孝悌、愛結州親②、因心竭□義之闕十二字亦□依仁。既隔宅以恤孤、亦指囷以周給、及乎彈冠筮仕、釋褐登□、屬隋鼎之已□、逢區寓之□裂、公乃□□下邑、屏迹丘園、避亂政之昏凶、俟真人而□用。太宗□居上闕十二字夙陪鳳邸、君王分庭待士、築館欽賢。邁稷下之清風、軼平臺之勝軌。鄒枚慕義、樂劇來賓。□□□八□公□□□貞觀之後、名位斯隆、□□已來、□任尤重、丹青帝載、粉黛王猷。□務□亨□□□允加以闕十三字不可□□□在闕七字重□居心、數服馬而方對。既而監修國史實録、□五代史等、才兼闕六字尋即□□□諸秘□□□賜物二百段、再加封闕五字監撰新禮類文□定□□□□五經正義、復蒙厚錫。車駕□有行幸、即令公於宮城居守、□留臺事、正□朝賀、□羽儀車服焉。又於東西二京萬年宮各

□田宅、其內□□□寶器服物等、前後□賜、不可勝載。委任恩遇、莫之與京。及易簀之辰、遺令薄葬、盟器下帳一□□□□載以柳車、飾之以素。其子□奉、不敢違越。斯實人倫之師表、朝廷之羽儀者歟。夫人宏農劉氏、曾祖延、魏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周□持節左光祿大夫、都□驃騎大將軍闕十一字宮□隋使持節□州刺史、梁靈二州總管、洛陽□公偉之孫、隋左千牛、建節尉、州武之長女也。珪璋比質、蘭菊齊芳、嬪則聿修、母儀式序、從夫有秩、拜宏農夫人、燕國夫人。積善□徵□□□夜、昔歡□□之榮、今悲□□之禮。□□尚□□部郎中、國子司業、太子率更令、使持節渠、虢二州刺史□□□卿上護軍、立政有至性、善居喪。感風樹而增哀、攀橋枝而殞慟。但佳城之下、滕公有見日之期。萬山之顛、元凱懷沈江之慮。敢因斯義、敬托雕鐫。金紫光祿大夫、大司闕六字監修國史、護軍、彭陽公敦煌□□□菜藉□楊之舊睦、投□□□□分、爰自青襟、便申莫逆。契闊談宴、逝將六紀。分財謀事、子實我知、諒直多聞、余蒙其益。豈謂後事之托、竟屬元常。先逝之悲、遂□公達。絕□之嘆、已矣如何。乃爲銘曰、

流分若水、祚始周原。決曹仁恕、廷尉平反。邁種弗已、靈慶斯繁。望隆華轂、譽重高門。金行失御、王事靡盬。言違苛政、適茲樂土。運屬興王、位隆台輔。闕七字組堂堂□□是□宗臣寄深□□□署經綸剛公體道、都督依仁。化□□□、名高搢紳。英靈允集、降生王佐。碩量夙成、芳猷遠播。言無可擇、行無貳過。墻仞罕窺、唱高寡和。資忠於孝、釋褐登朝。以茲上德、爰膺下寮。鶴志斯遠、驥足方超。運□舟覆、時逢道銷。□人鬱闕五字從□文房、參陪戎律。代藩曳履、梁園珥筆。雅說解頤、清文□疾。下武膺運、赫赫明明。首席藩邸、貳職春卿。鳳沼揮翰、龍樓振纓。忠勤

表節、諒直馳名。既莅宮端、復臨政本。職惟參乘、寄深補袞。德重禮□、道光儲□。在□思□□□、□損。吉凶□域、否泰□依。□簪朝列、□冕王畿。互施寬猛、□舉□□。貪殘屏迹、惸獨知歸。遐壽未窮、逝川遽閱。易簀遺誡、既明且哲。□□□重、芻靈靡設。善終令始、蹈名全節。將歸郭北、驅車上東。贈行□□、詔□□隆。闕八字高□□□、徽烈無窮。

令狐德棻撰 《全唐文》卷一三七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

序曰、邵高叔祖皇朝尚書左僕射、侍中、太子太師、燕國定公諱志寧、博學多聞、徇忠秉直。爲秦府十八學士。其左右庶子不道、嘗撰諫苑三十篇諷之、凡有文集若干卷於代。又述作之外、修集家譜。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譜序、亦既備矣。歷一百七十餘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未嘗失墜。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吴越、則北走沙朔、或轉死溝壑、其誰與知。或因兵禍縱横、吊魂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田園淹没、無可迴顧。所以舊譜散落、無餘將期會同、考集不齊、奚爲修集。實難有待。今且從邵一房、自爲數例。有若九祖長房今太子少保、譙國公頎、與邵同升於朝、股肱四聖、爲國元老。邵之弟也。有若九祖第三房今襄王府録事參軍載、與邵同在京列、保家履道、爲宗室長。邵之兄也。各引才識子弟、參定其宜、從而審之、誰曰不可。又以子孫漸多、昭穆編次、紙幅有量、須變前規、亦春秋之新意也。今請每房分爲兩卷。其上卷自九祖某公至元孫止。其下卷自父考及身已降、迭相補注。即令邵以皇考工部尚書爲下卷之首。此其例也。且諸房昭穆既同、尋而繹之、可以明矣。後能代習家法、述作相因、從子及孫、從孫及子、孫孫子子、興復宗祧、豈唯兩卷乎。將十部而彌盛矣。其文公第四子

安平公房此③建平公已上三房衣冠人物全少今、與文公第五子、齊國公文公第六子、葉陽公文公第七子、平恩公文公第八子、襄陽公文公第九子桓州刺史、併以六房同爲一卷。就中第五卷已下、子孫皆名位不揚、婚姻無地、湮沈斷絶、寂爾無聞、但存舊卷而已。後有遇之者、知之者、以時書之。其五祖九祖分今叙在三卷、并録之於後。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八月朔日、金紫光禄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襲恒山郡開國公于邵述。

于邵撰　《全唐文》卷四二八

大唐故始州黃安縣令傅君墓誌

公諱交益、字交益。望隆北地、貫隸潁川。屬隋氏云亡、朝市遷貿、移居汲郡、因而家焉、遂爲衛州共城人也。弈葉珪組、蟬聯簪紱、詳諸譜諜、煥乎前載。公光韶令德、漸慶先基。隋明經入貢、解褐蜀郡博士、改授眉州通義縣丞、尋除宜州司兵參軍、又擢殿中侍御史。出爲宣州録事參軍、轉揚州都督府法曹參軍、遷始州黃安縣令。歷職著稱、聲華藉甚、播紳仰德、朝野歸仁。天不憖遺、梁摧奄及、粵以永徽元年五月十五日遘疾不救、終於黃安縣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乃紆歸旐、將及枌榆、徒以不遇吉辰、未遑窀穸、遂權於④於洛城。權瘞寓塋、充仞都鄙。忽降綸旨、咸令遷革。即以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十二月庚辰朔廿七日景午移殯於河南縣平樂鄉郝村西北二百步。嗣子神童、羽客、守節、遊藝等痛結終身哀纏罔極。恐未及遷措、銘誌無紀、謹列風徽、勒之玄石。

《唐代墓誌彙編》龍朔〇八六

唐故曹州離狐縣丞蓋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蕃、字希陳、魯郡泗水人也。齊太公裔孫、漢武牙將軍延之後、元魏邳州刺史靈之曾孫、北齊泗水主簿平棘令暉之孫、隋許昌令洪之子也。小

名叔文、後繼從叔順改焉。公性淹純、操履中正。少私寡欲、澹如也。博覽經傳、尤精王易。幼孤、事兄嫂甚謹、鄉邑稱之。未弱冠、隋大業初、以父蔭入爲太廟齋郎。久之、授堯臺府司馬。此後金革日用、喪亂弘多、皇泰仍饑、開明連禍、窘身虐政、自拔無由。及皇唐威靈暢於東夏、以隋官降授文林郎、從時例也。府君以爲遭天人革命之秋、君子經綸之會、而棲附非地、沉於散冗、豈命也乎。遂安之、無復宦情、唯以講授爲事。洛中後進李大師康敬本等、並專門受業、其後咸以經術知名。而子暢不棄士林者、實資過庭之訓也。貞觀中、兄伯文任洋州洋源縣令、坐事幽縶、將置嚴刑。府君泣血申冤、辭令懇惻、見者莫不歔欷。使人漢王府參軍蘭陵蕭德昭、孝友人也、不堪其悲。左僕射房玄齡特爲奏請、得減死、配流高昌。此國初平、磧途險澀、距長安七千餘里。白兄曰、正爾而往、取達何期。某受彼官、庶幾可濟。於是起選、授西州蒲昌縣丞、允所祈也。乘馹赴官、先兄而至、躬率人力、渡磧東迎。德昭每言及天下友于、即引府君爲稱首。及秩滿、兄亦當叙、接轡連車、共遵歸路。以永徽元年至於京洛。初、許昌君及夫人隋仁壽中相次薨於本州瑕丘縣、府君昆季既幼且貧、卜厝稱家、力不逮禮、常以此疚心。至是方議遷合。竊念曰、儻得便近一任、經營豈不易從。生平常事藥師琉璃光佛、忽於夢中髣髴見之、曰、當如意。果授曹州離狐縣丞。濟泗舊川、風壤隣接、可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歟。越三年春、大事始畢。自違鄉從宦、更歷亂離、邑里蕭條、桑梓蕪沒、眷言疇昔、千不一存。唯府君弟兄白首俱至、州寮縣宰、吊祭成行、鄉里以爲哀榮、咸增悲仰。既而解印、還於河南、從地斷也。營新安之山墅、曰、吾將老焉。池亭院宇、花藥竹樹、盡觀賞之致。行二十年、忽謂人曰、吾昔夢遇韮兩畦、是重九也。老子今年正

八十一、其歿乎。人曰、不祥言胡爲涉□。府君曰、死者人之終也、賢聖未如之何。得非夭折、幸耳、何諱爲。以總章二年十二月八日寢疾、薨於莊第、春秋八十一。凡在親賓、咨嗟知命。夫人宜陽孫氏先薨、自有墓記。今以咸亨元年歲次庚午十月庚午朔四日癸酉、合葬於洛陽芒山之月崗、遵周禮也。桂坊太子司直清河崔懸黎、暢之遊欸、府君言行、是所欽承、故敬憑爲銘。其辭曰、

舜岳咨賢、昌田悦聖、枝葉雲吐、源流海鏡。功啓漢封、道康齊政、家善既積、門風惟競。誕生懿德、載襲芳塵、堅中表性、通理騰彬。滔天雲擾、戰野雷屯、鸞栖舛附、蠖屈何申。進輕卑職、退尋幽贊、巾卷自遠。韋編是玩。在原有切、陟崗增歎、花颺連跗、雁歸齊翰。俗推友政、靈感淳心、卜塋舊壤、灌栢新林。庭趨荷戟、邑佐鳴琴、一丘披薜、三徑投簪。庶兹永日、翻隨厚夜、泉閟桐闇、風迴柳駕。淚集枝改、年移草化、玉篆有刊、金聲無謝。

崔懸黎撰　《唐代墓誌彙編》咸亨〇一五

大唐故太子洗馬楊府君及夫人宗氏墓誌銘并序

君諱上、字善。其先弘農華陰人。後代從官、遂家於燕州之遼西縣、故今爲縣人也。若夫洪源析胤、泛稷澤之波瀾。曾構分華、肇岐山之峻嶷。赤泉疏祉、即西漢之羽儀。白環貽貺、實東京之紱冕。並以詳諸史牒、可略言焉。曾祖明、後魏滄州刺史。祖相、北齊朔州刺史。並褰帷布政、人知禮義之方。案部班條、俗有忠貞之節。父暉、隋并州大都督。郊通虞鄣、地接竇符、細侯竹馬之鄉、唐帝遺風之國。戎商混雜、必佇高才。以公剖符、綽有餘裕。雨灑傳車之米、仁生別扇之前。惟公景宿摛靈、賢雲集貺、鳳毛馳譽、早映於髫辰。羊車表德、先奇乎廿歲。志尚弘遠、心識貞明、慕巢、許之爲人、煙霞綴想。企尚、禽之爲

事、風月纏懷。年十有一、虛襟遠岫、翫王孫之芳草、對隱士之長松。於是博綜奇文、多該異説、紫臺丹篋之記、三清八會之書、莫不得自天然、非由學至。又復留情彼岸、翹首净居、耽翫衆經、不離朝暮、天親天著之旨、睹奥義若冰銷。龍宫鹿野之文、辯妙理如河瀉。俄而翹弓遠騖、賁帛遐徵、丘壑不足自令、松桂由其褫色。遂乃天[5]兹林躅、赴彼金門、爰降綵綸、式旌嘉秩、解褐除弘文館學士。詞庭振藻、縟潘錦以飛華。名苑彫章、絢張池而動色。寮寀欽矚、是曰得人。又除沛府文學、緑車動軔、朱邸開扉、必佇高明、用充良選。以公而處、僉議攸歸。累遷左威衛長史、太子文學及洗馬等、贊務兵鈐、彯纓銀牓。摇山之下、聽風樂之餘音。過水之前、奉體物之洪作。既而歲侵蒲柳、景迫崦嵫、言訪田園、或符知止。不謂三芝宜术、龜鶴之歲無期。千月奄終、石火之悲俄及。以永隆二年八月十三日終於里第、春秋九十有三。惟君仁義忠信、是曰平生之資。温良恭儉實、作立身之德。學包四徹、識綜九流。題目冠於子將、風景凌於叔夜。仙鶴未託、門蟻延災、曲池忽平、大暮難曙。夫人南陽宗氏、隋清池縣令之女也。虔誠蘋藻、中饋之禮無虧。鋭想組紃、内則之儀允備。昔年晝哭、切鳳梧之半死。今日歸泉、睹龍匣之雙掩。以永淳元年九月卅日終於長壽里第。粤以今垂拱元年八月十七日遷窆於長安縣承平鄉龍首原、禮也。傍分石柱、即爲三輔之郊。近通璜渭、是曰八川之壤。佳城鬱鬱、松柏蒼蒼、丹旐儵而愁雲飛、白驥鳴而斜日落。嗣子神機等、情深屺岵、痛結穹蒼。既營馬鬣之墳、思樹龍文之碣。林宗有道、伯喈無媿。其詞曰、

分源稷澤、命氏諸楊、赤帛標祉、白環表祥。迺父迺祖、爲龍爲光、褰帷作訓、露冕垂芳。高情雲聳、逸韻瓊鏘。惟君誕秀、大昴垂芒。幼而歧嶷、長自珪璋。孤

標藝府、獨擅文房。琴臺鳳集、筆抄鸞翔、娱情澗户、朗嘯山莊。爰逢賁帛、乃應明敭、昇簪詞苑、奉笏春坊。謀猷獻替、令問昭彰、隙前逝馬、水上遷艎。池臺霜落、風月凄凉、龜謀襲吉、馬鬣開場。雙棺是掩、三旐齊揚、仙禽來弔、服馬悲傷。宿草將列、新松未行。百年兮已盡、萬古兮茫茫。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垂拱〇〇七

唐故師州録事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岐、字太嶷、太原人也。因官宅土、今爲河南人。□□開金册、王翦登大將之階。地闢銅梁、王尊下忠臣之坂。心如鐵石、佐漢表其功。巷轉幡旗、平吳重其策。祖湖、齊直盪正都督。父子紹、隋竟陵郡書佐、并宏材廣度、碧樹瑶林。雖道在則尊、而位不充量。君家傳素緒、襲韋相之籯金。才茂賓庭、有郄詵之片玉。以明經擢第、釋褐施州録事參軍、又授師州録事參軍。頻綱列局、累贊外藩、清以臨人、謙以自牧。方冀永膺多福、克享脩齡、茂遐壽於松喬、光峻秩於槐鼎。嗟乎、有光原隰、二星之彩甫揚。奄閟泉途、千月之悲遂及。以貞觀十八年十月廿七日因使終於漁陽郡官舍、春秋五十五。夫人京兆孫氏、隨州録事之女。箴規合度、琬琰成姿。卜鄰有□於三遷、作嬪用該於四德。從來畫哭、切龍劍之孤沉。今日和鳴隨鳳簫而共去。以文明元年閏五月二日終於私第、春秋八十二。即以其年八月五日合葬於北邙山之平樂鄉界、禮也。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維山之上、控鶴昇仙。邛崍之下、叱馭臨邊。佩刀業峻、守劍風傳。重門卿士、累葉英賢。惟君降德、濟美無騫。孝友兼致、温良自然。金門初擢、朱絲遽牽。安乎早位、方期大年。無聞與善、忽歎歸全。中河墜月、大壑移船。嵩丘華表、邙山墓田。深松罷日、孤隴多煙。千載之後、生氣存焉。

《唐代墓誌彙編》文明〇〇八

自撰墓誌銘

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禄位、曆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游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皋、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績。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王績撰　《全唐文》卷一三二

無心子傳并序

東皋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皋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若而從。越國之法曰、有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游於茫蕩之野、適績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嘆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説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藝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皋子聞之、曰、善矣盡矣、不可以加之矣。

王績撰　《全唐文》卷一三二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

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絶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王績撰 《全唐文》卷一三二

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

蓋闕陟茂闕勛高方闕構而俯闕雅俗闕吏部侍闕深八闕之闕之闕舉以孝廉、□而不就。雖翹車結軫、□雁□群□□之闕之故事及□茂陵之舊章、莫不討本尋原、探賾索隱、闕其謀乃迎公太夫人□氏置乎城内、公□在襁褓闕陳平餘智、□背項之謀、許□見機□歸□之闕之賓太冲□其闕五字其多藝闕兼陝東道闕籌闕晉闕焉□□□充功闕用闕成□德祖闕五字薛氏之後代闕城飲至叙勛□上柱國、汾陽縣男、食邑三百户闕邪佞者多、忠愕者少。臣無君不立、君無臣何以得安闕恩旨特隆、以旌鯁直。昔皋陶之對虞舜、致闕嘉賓於東閣、參愛客於西園。既接闕疇昔□弟孫之闕太宗與公闕五字敬書□□與卿闕若爲存養、知卿叔侄之情闕五字加安闕於記録暨繼明闕夢君儀範、傷悼特深。旦敕所司、賜以粟帛闕之□鍵對逸簡於嵩岳、多□□於闕戎馬交馳、飛魯連之箭□□□起草□□之書闕之功。豈謂拂日曉枝、倏墜千尋之幹、□天峻岳、□頹萬仞之峰闕昭陵儀仗送至墓所、往還闕葬闕山移闕鼎闕夜闕

于志寧撰 《全唐文》卷一四五

唐故玄武丞楊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仁方、字懷則、弘農人也。昔疏源姬水、肇興其族、分枝晉國、始成其姓。若迺山開高掌、河浮録錯、固以地出精靈、人挺英俊。祖琛、周使持節和疊始

三州刺史、互鄉公。父汪、隋右衛將軍、刑部尚書、國子祭酒。惟君居貞履素、蹈禮依仁。既洽訓於過庭、遂窮徵於覩隩。初遊太學、經藝罕儔。暨乎從政、聲華日顯。大業中、授翼城縣長、尋轉楚州司馬。所歷著稱、咸致能名。及遭亂離、志在全免、慕戀膝下、徘佪僞朝。有一于茲、□頹厥緒。惟金惟玉、不磷不淄、茂範清規、於是乎在。貞觀中、復起爲和州司法。十九年、改任梓州玄武縣丞。混鵬鷃之同歸、忘鷄牛之舛用、形聲莫累、神氣恬然。以貞觀廿三年五月五日遘疾、卒於官舍、春秋五十有八。粤以大唐永徽二年閏九月廿五日窆於邙山穀陽鄉金谷里。其有恐陵移谷徙、海變山遷、刊此遺芳、紀之泉户。其銘曰：

層基邈邈、長瀾瀰瀰。四世五公、紆青拖紫。祖考連映、才望逾侈。入侍光生、出牧風靡。德高位末、滯此英才。忽辭朝景、長歸夜臺。露滋草泣、風咽松哀。千秋萬古、愴矣哀哉。

《唐代墓誌彙編》永徽〇三二

校記

①割：疑誤。

②州親：疑誤。

③此：疑當作「比」。

④於：字疑當作「窆」或「厝」。

⑤天：疑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七

崔敦禮　仵願德　衛規　長孫家慶

陸廣成　元罕　李詒　楊越　楊師善

顏勤禮

太子少師中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上柱國固安昭公崔敦禮碑

蓋聞虞后納麓、五臣膺其宏圖。周王定霸、四友贊其英略。故能撥亂□極、類帝禋宗。闕三十六字至若獻籌締構之始、樹績雲雷之初、成配天之功、建定鼎之業、經文緯武、尊主庇人、齊德夔龍、連芳風力、形圖麟閣、銘勒宗彝、則我開府固安郡公其人也。公諱敦禮、字安上、闕十六字猷、大公執鈞、享四履而匡王業。亭伯達旨之作、□□詞林。子玉□□之文、思窮物理。絓組奕葉、方十紀之羽儀。紳佩蟬聯、比九世之卿闕十九字煨燼□於緹紬、藏□被於簡牘。曾祖宣猷、周梁州總管、隨①大將軍、通守汲郡。大浸稽天、預奠川之鴻□可□□縞闕二十四字階大將軍、代州總管、太常卿、禮部尚書、固安縣公。學窺典墳、文韜雅頌、言成表率、行爲師範。盛德光於八士、芳□冠於十臣。父壽、周□□縣男、□□□通事舍闕十七字蜀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委質平基、藻思越於牧馬。陪游河曲、鴻筆麗於應劉。英聲振於生前、哀榮備於身後。揚暉鳳策、播美龍圖。公昭孝懷忠、闕三十四字日□之光。渥水初騰、騁千里以追電。溟池將運、摶九萬以摩霄。文極詞條、才高呑鳥。學該繁露、思逸夢蛟。論道宰化之方、體國經野之術、齊暉稷契、比美蕭張。□□屬始闕十八字窮髮闕五字黃屋没於望夷、黔首墜於塗炭。大唐循璣昇歷、辯□居元、安車以禮通賢、蒲輪以徵奇士。公識芒碭之啓聖、知梁宋之興王、投刺轅門、庇身有闕二十四字禮、殆將□主、感鑽燧而增□、對風樹以興哀。昔高柴泣血三年、揚臻居喪七載、校斯至性、詎可相方。武德二年、奉敕奪

情、授左勛衛。四年、授通事舍人、□□□□飛闕七字刑闕七字縉紳。六年、奉敕撿校右驍衛府長史□□右校叛換、亟擾天田、左賢陸梁、將回地軸、蕩滌逋寇、事藉謀猷、奉敕副鄧國公宇文士及往嬀州經略事、了還京。公乃□元□奉□蒙忝□□曠闕五字之恩、□□易名奉□王之詔、比斯□□、彼何人哉。□□四□、奉敕往幽州追都督廬江王李瑗。時瑗陰預戾園之謀、將據河朔之地、嘯命凶醜、肇爲亂階。公非理被囚、意在嫁□長□不闕五字太宗嘉公乃誠闕十一字賜絹五百匹、□□□人金銀器皿十一件、細馬一匹。其年奉敕副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往武功、遂簡□還、授中書舍人、□司陛□申張武之茂功、□□絲□□□之□□。貞觀元年、封固安縣男、□土□枋、書之以山河。開國成家、傳之以茅賦。六年、授員外散秩常侍、行中書舍人。七年、守太常少卿。三雍七郊之禮、則□之於靈臺。九成□英之樂、□□之於闕十一字山闕五字大□□使□於漢中闕六字行旃於夏首、化洽九江。循吏於是彈冠、貪夫爲之解印。聲高八俊、譽邁二星。九年、屬有國哀、靈駕進發、以公攝侍中□人□喪事。十年、授□□少闕十字兵部侍郎。□□静□兵機、戢武之先。□□定功戎、昭禁暴之本。□選列代、咸寄親賢。今授此官、允於僉望。昔炎政□季、□宇混淆、六樂與沙鹿俱崩、三禮將原火闕十三字之多闕十三字封固安縣子。□年、加爵爲侯、拜護軍、延陁恃燭龍之阻、深騁射雕之小伎、失事大之節、懷凌長之心。公運婁敬之良籌、摘鄭衆之雄辨、呼韓以之削衽、□□於是闕十六字使還、□授□部侍郎、加上護軍、隨班列也。其年、又奉使往延陁論和親事、蒙賜絹三百匹。其年、授右屯衛將軍、望超二衛、□重三軍、方信布之爪牙、比良平之心腹。漢朝□寵極□魏闕十八字授銀青光禄大夫、守靈州都督。方李牧作宰、聲震龍庭。

譬魏尚剖符、威懾狼望。膠折息蕭關之騎、月滿絕甘泉之烽。廿年、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闕十七字年□駕闕十一字武侯大將軍□左右相辟杖事。位光七命、職統五戎。政典伫之以納言、喉舌寄之以元凱。聲馳禮閣、譽滿周行。尋正除兵部尚書、撿校闕十七字之酋闕七字方之長浮□海以來庭。左雄之流譽東京、韋賢之飛英西漢、不之尚也。其年、副太尉趙國公撿校山陵鹵簿事。畢、蒙進爵爲公、食邑一千户、賜物五百段。闕二十六字以贊時雍□侍□□中書令□□□載筆西省、司八柄以奉綸言。負璽左曹、托七車以對明詔。獻替旒扆、損益機斷。雖渭浦兆叶周傳陰夢感殷□□□方闕十八字事闕九字纓玉裕叟□□絅樓。漢室將次孺比肩、晉朝與孝伯方駕。心敦淡泊、志尚清虛、固讓機權、願歸閑逸。既而承華肇建、望苑初開、審喻藉以正人、調護資於闕二十字男食邑三百户、授尚舍直長、賜物八百段。

昔桓榮碩儒、離經於副主。臣□通識、訓從於儲君。故以德茂纍賢、名高往哲者也。而東流難止、西景易沈、未登千月之期、奄切九□之□。以顯慶元年歲次□□□月癸巳朔三日乙未、薨於□陽里第、春秋六十有一。哀感宸極、痛結儲闈。閭里於是興嗟、簪裾爲之揮涕。輿駕於龍門舉哀、詔秘書監駙馬都尉長孫冲、職方郎中温闕六字州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闕十一字陪葬昭陵、鼓吹往還、□事葬事官給務從優厚。仍令兼司農卿長孫知人監護、太府少卿韋思齊爲副。又令中書侍郎李義府持節吊祭、皇太子則闕五字仍令闕五字韋□率更令蕭鈞致祭。太常考行、謚曰昭公、禮也。以其年十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窆於昭陵之南安鄉平美里。惟公降辰昴之秀氣、禀岳瀆之精靈、鬱鬱材聳棟梁、汪汪量澄江海。闕六字登闕七字乃闕五字博窮開辟、洙□之教聿興。藻軼翰林、暀涣之文斯著。懷仁履信、蘊德居

、貞爲衣冠之表綴、實朝倫之規矩。自隋風不競、海縣分崩、三户興滅秦之師、八百起亡殷之衆。人□□□之□家闕五字太宗膺赤□之符、殄緑林之□、再安地紀、重正天綱。公□日月之暉、獻戡翦之略、茂勛斯建、神算遠聞。吐納赤墀、對揚流譽。侍衛丹扆、巡警有聲。建節榆關、塵清柳室。張旃鹿塞、霧布狼山。□銀□□朝闕十四字户求才、方令君之舉□。開門接士、□□□之待賢。散金恤窮、指囷濟物。王孫慚其好施、子敬愧其輕財。博識古今、超晉朝之武庫。決勝樽俎、冠秦官之智囊。見□之□、勞馬援之誠。聞人之善、□□曹丘之闕十二字多□□□未足儔。崇荀孟儒雅之風、鄙申商文峻之法、可謂廊廟之瑰寶、朝序之宗從者焉。而眉壽莫終、麥丘之祝遂爽。日制未及、□□之□無□便闕二十六字太子通事舍人□業等、哀纏罔極、痛切天經、至性盡追遠之心、孝德究慎終之道。恐桑田變海、深谷爲陵、懿範不傳、徽猷永没、所以勒兹三□、繼公之遐踪、闕二十八字乃爲銘曰、

儀天曾構、控地長源。大庭誕祉、尚父開藩。賦超雅頌、論擬文言。家傳積善、世德高門。其一辰象降精、挺生闕二十一字略、括囊文史。其二隨政道銷、運終天禄。戲亭軍喪、漢濱舟覆。日□狐鳴、星亡鬼哭。懷生擇主、元天改卜。其三聖人有作、乘時定亂。負鼎經啓、托劍匡贊。屢獻嘉謀、叠闕十一字 其四 闕七字防□光闕六字延戈玉塞、杖節銅梁。□流典客、聲高奉常。其五八屯警衛、六官述職。龍池鼓鱗、鳳條矯翼。子房審喻、長興亮直。儼若朝典、隱如敵國。其六□機闕三十字。其七□□畢陌、陣列原阡。□窗遽□、金字方鐫。佳城照日、宰樹籠烟。玉棺永閟、寶劍空懸。下闕

于志寧撰 《全唐文》卷一四五

大唐故文林郎仵君墓誌銘并序

君字願德、其先楚大夫員之後也。因官河洛、支庶

家焉、故今爲偃師亳邑鄉人矣。若乃水府毓靈、導昌源而引派、荆郊縱欵、藉光隰以班枝、偶慶鱣庭、家傳紫蓋之壤。曾祖顯齊趙州別駕、祖號隋荆州司馬、父德皇朝并州晉陽縣令。莫不蓄和松之茂節、韻合清風。薄郗桂之曾芬、輝連愛日。並情包今古、懸水鏡於心臺。器宇沉雅、神姿穎秀。業融經笥、摛霽色於雲方。德備庶鐔、引清光於霧市。以經術擢第、授文林郎。沉迹冗寮、和光散職。既而無淑之賦、猶軾輌於生涯。康成之年、忽悲凉於夢已。龍朔三年九月十一日、終於洛陽縣清風鄉之第、春秋六十有八。烏呼哀哉。即以其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庚戌朔十二日庚申、窆穸於洛陽界北邙山之原也。微瀾西控、接金谷之潺湲。危障南臨、望瓊峰之峻聳。煙浮宿草、遥疑京兆之阡。景麗佳城、近對河陽之縣。幽魂已謝、方寂寞於黄壚。懋德空傳、庶芬芳於玄石。其銘曰、

靈波控遠、班楚光前。偉哉景□、誕此瑰賢。規摹意運、水鏡心懸。文摛麗日、論起高天。九能已效、八翅方騫。越聲□似、□奠俄然。鍾鄰樂絶、贈館哀纏。一朝就蟻、千秋奪戴。松埋宿霧、莽積寒煙。清儀永戢、令德斯傳。龍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唐代墓誌彙編》龍朔〇八一

唐故東宫通事舍人隆州閬中縣令衛府君墓誌銘並序

君諱規、字德規、河南洛陽人也。赤烏呈瑞、康叔列其高封。玄石開祥、太保光其茂族。曾祖摽、魏驃騎大將軍。勳高幕府、譽重昇壇。氣静金河、名超玉帳。祖文昇、隋刑部尚書、京兆内史、關内道安撫大使、金紫光禄大夫、同軌郡開國公。儀星列位、吐納王言、傳馹宣風、經綸帝道。父孝則、隋兵部侍郎、東宫洗馬。綰龍韜而御勇、德美含香。參鳳轄而陪游、恩隆善友。君丹山襲祉、碧沼騰鮮、爰自弱齡、式從師

於千里。及乎冠歲、方擢第於四科。暫去青襟、遂登朱紱。既而隋圖不競、歸曆數而告終。唐運有期、膺時須而擇主。唐貞觀元年、任東宮通事舍人。出入階陛、殷勤教令、參四知而進説、漠苑方思、總四友而飛英、吴宫是賴。七年、授德州平原縣令、銅章撫俗、墨綬臨人、嚴政等於西門、仁愛方於東里。十二年、轉授隆州閬中縣令、雄心叶馭、亟登劍而捐軀。而壯志據鞍、非下堂而傷足。既申悲於蒲扇、翻有念於蘭輿。嗚呼哀哉。即以其年二月八日薨於京善和私第、春秋卌有七。即以其年權殯於滻川鄉。以今延載元年十月十一日與夫人寇氏合葬於同人原、禮也。雙龍共没、念寶劍於延平。兩鶴洞棲、慘長松於隴上。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有熊命族、瑞雀開宗。康叔傳氏、太保興功。列幕勛重、儀台道崇。宣威化謐、撫俗時弘。其一 積德傳慶、綰戎居職。南臺曳履、東宮獻直。龍孕神駒、鳳生靈翼、鑪冶不墜、簪纓必復。其二 既濟舟檝、爰裁棟樑。入陪瓊陛、出綰銅章。察道宣德、馴翟去蝗。誰爲天道、倏爾殲良。其三 追風促運、落日催年。雙珠共没、兩劍俱捐。松風咽霧、壠右棲煙。千載之下、空餘凜然。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延載〇〇六

□□門大夫長孫府君墓誌

□諱家慶、字餘恩、河南洛陽人。尚書之嫡孫、舍人之元子也。肇基啓胄、感精降祉。花萼分光之際、猶十日耀於扶桑。派流共寫之初、若重津引於河漢。其源峻、其慶遠。道濟徽美、英靈有鍾。岐嶷彰於弱歲、芳猷著乎將立。光潤溢目、類韋珠之内明。符彩照人、同荀玉之外朗。加以研精丘素、怡神典籍、故能德建修業、名立行成。以武德五年奉教直中山府侍讀文舘、對揚談説、未嘗不吐微言、以索幽隱。精義入神、光登重席。及儲元已後、恩舊彌深、以貞觀三年、特蒙授東宮門大夫、上參顧問之榮、下當

管籥之寄、居官尚於清約、述職務盡公平。雖休弗休、日敬一日。而道長時短、徂光忽沉、以貞觀九年亡於雍州光德里第、春秋卅八。惟君稟德沖粹、志尚方雅。冰鏡内凝、清明外徹。身無擇行、口無擇言。秉廉慎以行己、弘仁義以獎物。孝友天性、愛敬自然。朝野之所式瞻、賓友以爲儀軌。豈唯師鏡雅俗、標格當年、抑可貽範後昆、傳芳來葉。故刊茲石、以爲銘曰、

將門相門、公子公孫。夙標令譽、早擅蘭蓀。荷茲家業、身殁名存。遐源瓊潤、靈峰玉跱。襲組代及、紱章無止。惜哉若人、未復其始。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〇四九

唐故隨州司法參軍陸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廣成、吴郡吴人也。世爲江東大族、有若賈之雄辯、續之□□□抗貞亮、機雲詞藻、芬烈圖史、蘊襲人才。逮乎□□□□□□不絶矣。故高曾從典著作、鄉族休若。王父□卿、獻替乃行。皇考元誨、善政秋浦、居今緊□能守官、罔或失職。仲尼所以嘆美者、豈徒然哉。君即府君之孟子也。始以弱冠補國子生、明申公詩及左氏傳。登太常第、調補隨州司法參軍。君孝友居家、清白率職、遂視既發、俾□處休。常欲克服家聲、發揮祖德、故居己行簡、必繼世象賢。純②自衷、則散騎曄之跡。篤義在我、則議郎瑁之風。豈不以佩襲清睹、遘承素業、不墜於地、能肥闕家而已哉。屬天子入秦、慈母居洛、黄綬位□、驟歌西上之書。白華思勤、載詠南陔之什。是以背灞渭、指伊瀍、促□長澮盡中路、私館不復、游魂何之。書揭表□、徒識周公之禮。瘞金杖信、空荷館人之恩。吁。彼蒼者天、殲我□人。享年五十、大夜忽臻。嗣子登哀哀在疚、泣血何君之□□也、禁且莫啗、視而不瞑、神期茫茫、殆將有恨。吾淺之爲丈夫也、豈識哉。豈識哉。維歲大荒落十一月甲午、

終於陝州之魏□。明年獻春正月乙酉、歸葬於東都北山先人之舊塋、禮也。故人萬楚敬爲銘曰、

平原之孫、秋浦之子。令問名世、德□不弭。享年何其、知命而已。天道與善、君奚及是。養則思禄、資無代耕。安卑克己、服義吞聲。流盡於外、全歸不瞑。魂兮何□、□朝幽明。北邙群木、豪末拱中。有先人松栢□隱□□□□□百代之後俾金涌。

丁仙之撰 《唐代墓誌彙編》殘誌〇六四

唐遂州方義縣主簿河南元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罕、字客子、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後也。保姓受氏、因天地以疏宗。開國承家、與人神而協慶。祖鐘、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獨運六奇、專精三略。中權後勁之術、所向無前、追奔逐北之謀、所征無敵。父叡、隋密州巫山縣長。擢文藻於杏壇、授榮班於蘭閣、緝政衡楚、作宰江淮、譽重搢紳、道光時代。公奉雉之歲、讀書而識疏通。乘羊之年、執禮而加莊敬。以唐貞觀十九年州辟孝廉、射策上第、解褐任商州上雒縣尉。綰茲黄綬、翊彼青鸞、抑以浮囂、敦其敬讓。俄而考績課最、黜幽陟明、改授遂州方義縣主簿。毗贊百里、家行廉恥之心、糾舉六曹、人知禮讓之節。而九秋未至、千日猶賒、倏共朝露同晞、奄與夜舟俱逝。以唐永徽元年十月一日寢疾、終於官第、春秋卌有九。夫人唐汾州司户參軍事南陽張公之女也。騰芳蘭室、挺秀芝田、粉黛無加、穠鉛弗御。初笄之歲、謂嫁爲歸。松蘿之契聿修、琴瑟之儀式序。香有反魂之説、玉釜徒煎、藥有長生之名、金丹無効。以麟德元年正月四日寢疾、殁於私第。以大周天授二年歲次辛卯十月戊戌朔廿四日辛酉合葬於邙山之原、禮也。蘭巖雙鶴、終共没於悲松。豐城兩龍、竟同歸於逝水。嗚呼哀哉。將恐陵變谷遷、天長地久、勒茲豐礎、庶旌弗

朽。其詞曰、

惟彼有魏、我祖之先、雖改天曆、猶盛人賢。德應時須、才由代出。玉律奇策、金壇祕術。莅玆墨綬、綰彼銅章、翬馴表異、鸞舞呈祥。糾舉六司、毗贊百里、俗興禮節、家知廉恥。芝田淑媛、蘭室芳姿、蔦蘿有託、粉黛無施。降年弗永、生厓忽暮、遽遷夜壑、奄歸晨露。千秋萬里、萬歲滕城、庶玆鐫勒、長存令名。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三五

大唐合州新明縣丞李君墓誌

君諱詒、字旦、上黨襄垣人也。昔咎繇矢謨、白雲布□、伯陽諷□、□□氣垂光。漢代良家、李廣高於六郡、秦庭素貴、李勇通於一時。人物□華、其來遠矣。曾祖慶、齊郡功曹。祖遵、齊州主薄。並鍾山瀆之淑靈、蘊風雲之異氣、昂昂千里、肅肅萬尋。麗日春雲、未之方其鮮潤、華池秋露、無以喻其凄明。父操、皇朝宗帥。風骨天成、英旣代出。幡旗爲戲、已見童兒之雄。介冑在身、獨有丈夫之貴。君積德鍾美、□和表靈。朗璞未雕、通人許其精器。蘭琡欲騁、識者明其絕群。故能學究儒津、業窮經術。名高日下之俊、譽重席上之珍。年廿、明經舉射策高第、授豫州新蔡縣丞、再遷合州新明縣丞。君器隔丘陵、言同河漢、躬行君子、動中詩書。教人以形、不以言、率下以身、不以法。故得增華馴翟、濟美亨鮮。墻仞難窺、交者悉窮其量。靈臺不測、見者悉滿其心。明月清樽、盡林泉之樂事。遺文健筆、得與會之幽情。及夫偃駕山莊、懸車茅宇。氣負霜雪、情出埃塵。清風入軒、落英滿席。安哥未絕、斜影迭微。蟯露尚團、夜舟俄遠。以調露元年七月廿一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哀哉。夫人清河東武城人也。中州軒冕、爵里膏腴。襲訓家風、傳芳祖德。廣被招寶、盈蓊送客。孟母慚其遠識、劉婦媿其貞淳。百年有歸、昔歎孤鸞之影。一生是託、今沒雙龍之川。以開耀二年歲

次壬午正月乙未朔十五日己酉、合葬於長龍之乎原、禮也。有子思負米而不逮、願剖冰而未期。對松檟而心斷、訴穹昊而何詞。

黎侯建國、表裏山川。倚與茂德、代有仁賢。白珪重潤、清規再圓。深沉江海、芬馥蘭荃。文雕彩鳳、□□亨鮮。節儉形訓、禮義功宣。從宦非宦、歸田即田。農莊黍稷、上黨神仙。優遊芝朮、蕭散林泉。落花入酒、清風動絃。焱摧□□、□□長年。雲昏山下、鳥思林前。宿草折兮凝露、松柏初兮年□。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四

唐故朝議大夫梓州長史楊府君碑銘

君諱越、字復珪、弘農仙掌人也。其先帝高辛氏之裔。周有天下、晉授其封、至宣公伯喬、早基楊國。若乃彤弓旅矢、巨鬯赤茀、則禮命之樂、歌之崇天王之寵光、保元侯之休祉。其後十六代有楊寶者、天錫黄鳥、授以白環、若曰、命君子孫世登三事。迨震、秉、彪、賜、四代五公、烈光昭於漢室、盛德充於海內、金圭銘鼎、至今爲宏農世家也。高祖椿、魏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公、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致仕歸邑、賜安車駟馬、傳制二人、可謂國之元老、帝之師臣、功成名遂、社稷之寶。曾祖思善、齊通直散騎常侍、贈中書侍郎。祖敬通、鎮遠將軍、鄭州治中、邛州別駕。父君同、隋蒲州芮城縣令、皆國書舊史、烈乎名節。公即芮城府君之第二子也。少而冲嶷、苦節真素、禮非玉帛、室有琴書、聞少連之風而悅之。庶乎身中權、行中清、上以察乎道、下以敦乎物。不應州郡之命、而有金玉之心。嘗嘆曰、以明月珠彈千仞雀、吾不能也。於是觀寶龜之象、心滅朵頤。探金虎之爻、志存幽履。遂去家遁於嵩山。經十餘年、丹山白雲之志眇然矣。屬太宗文武聖皇帝初臨天下、物色幽人、焚山榜道、網羅遺逸。君子若曰、天下有道、可以見矣。於是始以角巾

應命、褐衣詣闕、陳大道之宏謨、論至言之閫奥。帝曰、俞爾言乃可底行。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今南山近塞、北漠連胡、石州邊烽、皇化未謐、汝往欽哉、輯乃人、御乃敵以息匈奴之患。始解褐、授石州方山縣令。樽俎在堂、干旄在階、布大信於獯戎示折衝於衽席、威名震曜、乃升聞也。有敕徵授憲臺監察御史。綉衣始拜、珥筆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其斂手。又敕直中書待制、未幾、又遷秘書郎、直中書省如故。游鳳凰之池、觀蓬萊之府、是天下之榮踐也。又轉宗正寺丞。居歲餘、帝思南史之才、將崇東觀之美、又遷起居郎、加騎都尉。龍朔中、天子將觀兵於東夷、以復先帝之業、凡居中者多出守旁郡。是歲、授公朝散大夫、除冀州司馬。又轉魏州司馬、皆知州事。於時天下雌韓而雄魏、壯武而柔文、公始厭承明、初臨外郡。探丸聖面、犯禁崇奸、欲嘗朱博之能、以觀龔遂之政。公深鈎潛往、英機立斷、短服赭裾、於是乎理。麟德初、兼梓州長史、蓋在華之南區、彭之北鄙、人豪俗侈、政削公朘、攢六國之遺甿、雜三巴之奥壤。公下車問俗、觀風立政、先之禮讓、教以詩書、抑浮竄、禁蠹食、至於堂叩鐘磬、家擅山川、莫不爲之節制、行其典禮、來暮之頌、復起於斯。時高宗大帝方接千載之統、升中太山、玉帛雲趨、朝者萬國。公預陪金蹕、侍拜瑶壇、白雲既封、皇慶斯洽、加朝散大夫、餘官如故。東山拜命、西駕未歸、逢太歲之臨辰、感殷楹之夢奠、遇疾薨於官舍、時年六十四。嗚呼哀哉。遺令薄葬、不藏珠玉。唯孝經一卷、堯典一篇、昭示後嗣、不忘聖道。即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岳習仙鄉登仙里之西麓、遵遺命也。嗣子嘉賓等、哀號泣血、柴骨欒心。緬惟罔極之恩、思崇永錫之道、以爲吾丘子疑一作于没、無助冥因、季由之嘆、空勤負米、於是考群聖之典、探衆妙之門、求所以昭報幽扃、贊祉冥籍。則云金仙慈救、

寶手來迎、若德崇於此、則功濟於彼。是用歸誠真諦、祈祐能仁、箝鐵圍而寫容、現金蓮而得像。遂於登仙麓塋之側、造阿彌陁像一軀、坐高三丈。并象變菩薩天人畢備。全金涌出、衆寶裝嚴、雲仙鬼神、周羅上界、珠幡羽蓋、圍繞中天。所以丕顯尊靈、光昭惠業、達人之能事畢矣、孝子之事親終矣。銘曰

岩岩大岳、浼浼長河。歊雲滃霧、含靈伫和。楊侯之國、宛其中阿。子孫瓜瓞、軒蓋駢羅。四代五公、自于伯起。蟬聯彪懿、令聞不已。二千户侯、三十刺史。世濟其榮、至我君子。峨峨君子、皎有令光。不寵我組、而括其囊。洗心岩遁、抗迹雲翔。冥鴻不遠、白駒在場。解其蘿袂、綰我墨職。邊朔多虞、玁狁孔棘。之子之往、允威允德。干旄在階、烽火罷色。行行駿馬、綉衣之光。烈烈董狐、司史之良。而我君子、總其徽章。出同嚴助、政穆王祥。雄魏既康、鄞蜀猶侈。攬轡言邁、題輿載理。尺兵允戢、亂繩攸靡。天子登封、拜服玉趾。大禮既畢、歸路遲遲。歲亦秋止、天不憖遺。嗚呼甿吏、號泣漣洏。曷其往矣、來暮歌思。煢煢孤子、棘心哀疚。永號昊天、眇泣冥祐。蓮花之國、金池玉霤。崇此香緣、生彼穠秀。全金既涌、衆寶斯莊。考墳其左、叔塋其旁。香花圍繞、松柏成行。千秋萬歲、祚祉無疆。

陳子昂撰　《全唐文》卷二一四

唐故疊州密恭縣丞楊公及夫人丁氏墓誌文并序

公諱師善、字絲、漢太尉震之後也。家本弘農、因官徙居於此焉。曾祖具、魏瀛州刺史、祖球、齊太子賓客、平昌縣公、父德倫、隋鴻臚丞、唐相州成安、洪州豫章二縣令。世儒素、傳清節。初曾叔祖愔、齊侍中、司空、尚書令、廣武王、輔翼三主、以忠誠遇害。故子孫常誡止足、不居顯要。公岳瀆授氣、仁孝資靈、博綜經史、尤工著述。明經擢第、起家太州參軍、枉以

公事被譴、閑居養誌。久之、左授疊州密恭縣丞。雖才高位卑、樂天知命怡然也。龍朔元年、問罪遼東、鏤方道總管程名振奏公充行軍兵曹軍謀戰策、多所決勝。大鵬始騫、垂天墜羽。巨魚方縱、窮波暴鱗。如何彼蒼、摧殘玉樹。春秋五十有八、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卒於軍所、旋窆於合宮之界。夫人譙郡丁氏、曾祖澤、周任汝陽郡丞。祖叔則、隋亳州總管、山桑公。父行本、隋濛州別駕、唐任趙州象城縣令。夫人四德該備、百兩有行。早喪所天、藐爾孤幼、躬親顧復、弘濟艱難。同孟母之斷織、等陶親之撤薦。生資慧晤、歸依正覺、不食魚肉、斥絕珍玩者卅餘年。冀神理輔仁、薰脩永壽。雙童莫效、二豎成災、有唐載初元年五月十日遘疾、終於西京長興里第、春秋八十一。有子慎知、行雍州明堂縣尉。捧檄承歡、斑衣候色。板輿方馭、隙駟驚而不留。薤露行晞、蓼莪哀而罔極。沉痛瘡巨、殆至滅性。粤以大周天授二年歲次辛卯二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遷祔于北邙之舊塋、禮也。琴臺兩鶴、中途分飛。劍匣雙龍、終年合影。恐陵谷遄貿、莫識京兆之阡。霜露亟濡、式紀寒泉之思。其詞曰

既分周族、亦派齊侯。二子光魏、四公佐劉。世載明德、人被芳猷。鳳皇和鳴、秦晉爲匹。河魴宋子、金相玉質。庶保椇椿、永諧琴瑟。日月相代、丹壑潛移。光沉石火、響滅風枝。時殲領褢、家殄母儀。占龜宅兆、弔鶴依塋。哀哀孺慕、鬱鬱佳城。春秋非我、空播家聲。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一一

秘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顔公神道碑

君諱勤禮、字敬、琅琊臨沂人。高祖諱見遠、齊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不食數日、一慟而絕、事見梁、齊、周書。曾祖諱協、梁湘東王記室參軍、文學有傳。祖

諱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始自南入北、今爲京兆長安人。父諱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仕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與沛國劉臻辯論經義、臻屢屈焉。學書、黃門傳集序、君自作。後加逾岷將軍。太宗爲秦王、精選僚屬、拜記室參軍、加儀同。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英童集呼顔郎是也。更唱者二十餘首。温大雅傳云、初君在隋、與大雅俱仕東宮。弟愍楚與彦博同直内史省、愍楚弟遊秦與彦將俱典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事具國史。君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秘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義寧元年十一月、從太宗平京城、授朝散大夫勛、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武德中、授右領左右府鎧曹參軍。九年十一月、授輕車都尉、兼直秘書省。貞觀三年六月、兼行雍州參軍事。六年七月、授佐郎。七年六月、授詹事主簿、轉太子直監、加崇賢館學士。官廢、出補蔣王文學、宏文館學士。永徽元年三月、制曰、君學藝優敏、宜加獎擢。乃拜陳王屬、學士如故。遷曹王友。無何、拜秘書省著作郎。君與兄秘書監師古、禮部侍郎相時齊名。秘監與君同時爲崇賢宏文館學士、禮部爲天策府學士、弟太子通事舍人育德又奉令於司經局校定經史。太宗嘗圖畫崇賢諸文學士、命秘監爲讚、以君秘監兄弟、不宜相褒述、乃命中書舍人蕭鈞特讚君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當代榮之。六年、以後夫人兄中書令柳奭親累、貶夔州都督府長史。顯慶六年、加上護軍。君安時處順、恬無慍色。不幸遇疾、傾逝於府之官舍。既而歸窆於京城東南萬年縣寧安鄉之鳳栖原。先夫人陳郡殷氏泉柳夫人同合祔焉、禮也。七子、昭甫、晉王曹王侍讀、贈華

州刺史、事具真卿所撰神道碑。敬仲、吏部郎中、事具劉子元神道碑。殆庶、無恤、辟非、少連、務滋、皆有學行、以柳令外甥不得仕進。孫元孫、舉進士、考功員外劉奇特標榜之、名動海內、從調、以書判入高等者三、累遷太子舍人。屬玄宗監國、專掌令畫。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惟貞頻以書判入高等。歷畿赤尉、丞、太子文學、薛王友、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德業具陸據神道碑。會宗、襄州參軍。考、楚州司馬。澄、左衛翊衛。潤、倜儻、涪城尉。曾孫春卿、工詞翰、有風義。明經、拔萃、犀浦、蜀二縣尉。故相國蘇頲舉茂才、又爲張敬忠劍南節度判官、偃師丞。杲卿、忠烈、有清識吏幹。累遷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殺逆賊安祿山將李欽湊、開土門、擒其心手何千年、高邈。遷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守陷賊、東京遇害、楚毒慘下、詈言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詩書草隸。十六以詞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允山令。茂曾、訥言敏行、頗工篆籀、犍爲司馬。闕疑、仁孝、善詩、春秋、杭州參軍。允南、工詩、人皆諷誦之。善草隸、書判頻入等第。歷左補闕、殿中侍御史。三爲郎官、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厚有吏材、富平尉。真長、耿介、舉明經。幼輿、敦雅蘊藉、通班漢書、左清道率府兵曹。真卿、舉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黜陟使王鉷以清白名聞。七爲憲官、九爲省官、洊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允臧、敦實有吏能。舉縣令、宰延昌。四爲御史、充太尉郭子儀判官、江陵少尹、荊南行軍司馬。長卿、晉卿、邠、充國、質多無祿早世。名卿、倩、倜、伋、倫、并爲武官。元孫紘、通義尉、沒於蠻。泉明、孝義有吏道、又開土門、佐其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泉明男誕、及君外曾孫沈盈、盧逖、并爲逆賊所害、俱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頤、并早夭。穎、好五言、校書郎。頲、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充張萬

頃嶺南營田判官。顗、鳳翔參軍。頲、通悟、頗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并不幸短命。通明、好屬文、項城尉。翽、温江丞。覿、綿州參軍。靚、鹽亭尉。顥、仁和有政理、蓬州長史。慈明、仁順幹蠱、都水使者。穎、介直、河南府法曹。頔、奉禮郎。頎、江陵參軍。頡、當陽主簿。頌、河中參軍。項、衛尉主簿。願、左千牛。頫、頠、并京兆參軍。頩、須、頹、并童稚未仕。自黄門御正至君父叔兄弟衆子侄揚庭、益期、昭甫、强學十三人、四世爲學士、侍讀、事見柳芳續卓絶、殷寅著姓略。少監、少保、以德行詞翰爲天下所推。春卿、杲卿、曜卿、允南而下泉君之群從光庭、千里、康成、希莊、日損、隱朝、匡朝、昇庠、恭敏、鄰幾、元淑、敏、温之、舒、説、順、勝、怡、渾、允濟、挺、式宣、韶等、多以名德著述、學業文翰、交暎儒林、故當代謂之學家。非夫君之積德累仁、貽謀有則、何以流光末裔、錫美盛時。小子真卿、聿修是忝。嬰孩集慕、不及過庭之訓。晚暮論撰、莫追長老之口。故君之德美、多恨闕遺。銘曰、銘闕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校記

①隨：疑當作「隋」。

②「純」下疑脱一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八

賈文行　李謂　楊行褘　陳嗣　王挺
馮本　歐陽琟　皇甫玄志　王師
賈玄贊　魏哲

大唐故處士賈君之墓誌銘

君諱文行、字欽賢、平陽人也。自電影上耀、軒星下輝、色辯兩儀、混分元氣、既錫土以賜姓、寔誼公之派焉。祖勣、才綺秀冰、藻縟花鏡。成文綴口、二馬羞風。著述華鮮、兩班慚聽。職下量高、齊任龍州江油縣令。善温慈厲、叔度未方。屏盜息奸、西門詎擬。父端、隋任太僕令。觀律吕於指掌、納鍾管於胸懷。則五星以侯四時、法三辰而調寒暑。故得陰陽順序、六氣不愆、大庇蒼生、弘濟黔首、方圓中禮、規矩可儀。君綺歲英奇、翫琴書而暢道。齠齔雋異、好籟篪以申能。年十八、隋召爲太祝、庶幾清慎、居職有功、動入鹽梅、言成準的。依仁游藝、非禮勿言、作朝廷之楷模、爲鄉閭之軌範。時當隋末之際、乃屬蕩版之辰、遂爾隱遁墟虚、棲遲①巖石、風月悦志、烟霞賞心。豈謂琛璧藴於荆山、明珠藏於漢浦。何期降年不永、忽遇沉痾、膏肓之疾未瘳、風燭之期奄及。春秋七十有六、卒於私第。夫人北平田氏、足恭婉淑、三從之義可遵、惠質貞心、四德之成合軌。年八十有七、奄從窀穸。以永淳元年八月十三日同窆於百羊城南二里爛石山西之原、禮也。龜筮告祥、安其兆域。恐山爲碧渚、水變清谿、故勒斯文、乃爲銘曰、

瑶光貫彩、啓瑞吉祥。虹月流輝、肇膺顯彰。德美清貞、擬輔忠良。去周不仕、至漢稱王。汪汪玉貌、□質幽房。濟濟紅顔、潛形穸堂。金罍罷酌、碧斝休嘗。佳人□饌、美室空觴。石刻。

闕名撰　《全唐文續拾》卷一四

大唐故蒲州汾陰縣丞上柱國李府君墓

誌銘

君諱謣、隴西成紀人也。自邁德垂芳、珪符比盛。弘道降祉、師範聯華。固以暢彼玄□、藹茲青史。葳蕤故實、非假詳載。曾祖長、周儀同三司、隴城縣開井②子、邑五百户、隋使持節、上儀同、大將軍。祖興、隋左車騎將軍、襲爵隴城縣開國子。父素、隋温池府鷹擊郎將。藴金積之秀氣、門多振武、□玉鈐之秘術、代參飛將。君景行承基、明哲襲祉、藝華國胄、鬱爲儒宗。貞觀五年、以國子監明經舉、策問高第、解巾、蒙授常州博士。又遷慈州司倉參軍事。又膺詔舉、策復高第、轉授貝州宗城縣丞。又授蒲州汾陰縣丞。君學優入仕、俯從下列。雖時論攸高、而静退彌固。屬島夷□命、天罰將加、夫餘不道、擬爲聲援、於是分詔貔旅、先取能建、驅風伯以析期、静海童而利涉。君詞則啓秀、策乃擅奇、飛檄俟其□才、作氣資其妙略。一戎大定、君有力焉。顯慶五年、以平百濟勳、蒙授上柱國、策拜他職。龍朔二年歲次壬戌七月戊午、寢疾、薨於魏封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君幼而好古、長而不倦、先達重其雅尚、後進欽其老成。言顯其温、聽之方厲。心隱其照、鑒之逾朗。仁而有勇、柔而能立。肅肅焉、徒仰其標、汪汪焉、靡測其際。所謂神超迹浪、□□川渟者矣。烏呼、天實爲之、蘭芳遽歇、殲我吉士、曾未華髮。粤以其年八月四日、權窆於東都之北山、禮也。孤子思禮等、悲曜靈之迅聘、痛遷神之就列、徒望遥以攀輪、竟□心而頓轍。烏呼哀哉。乃彫琬揚芬、誌諸玄壤。其詞曰、

邁德垂芳、弘道降祉、光光遠係、剋復其始。肅若高標、湛若凝沚、資忠□孝、揚名筮仕。武振奇略、文贍良史、曠哉偉人、免矣君子。其一 嘗聞天道、積善餘慶、庶翼台華、方隆鼎盛。彼蒼斯忍、奄凋其勁、榮衔倏移、幽衢轉夐。松煙四慘、隴月孤映、茂範可甄、清芬在□。

《唐代墓誌彙编》龍朔〇四三

大唐故楊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行禕、字代□、弘農華陰人也。昔祥凝白鳳、紬青簡而覽皇墳。慶溢赭鱗、入丹墀而調帝飪。弈葉冠冕、可得言焉。祖蘭、齊任金城郡守、弘農縣開國公。父及、隋任河間縣令。並松筠比勁、蘭菊均芳、伐枳興謠、鳴弦起頌。君騰芒玉宿、發氣酆星、挺□珠流、飛光隨月。皇朝明經高第、以顯慶元年任安州應城縣主簿、又任虔州鄠都縣主簿。冰壺疊彩、佐重泉而降祥。火齊相輝、贊武城而振響。豈其舟移夜壑、洹水流災、露歇晨桐、佳城兆釁。以總章元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虔州之部里第。嗚呼哀哉。以二年八月廿六日遷窆於邙山之原、禮也。嗣子□□等哀纏霜景、痛結風枝、顧丹旐而銜酸、仰素虬□泣血。恐谷遷陵褫、海洩田成、庶播美於前修、式騰芳於後烈。乃爲銘曰、

鼉山峻遠、錦水靈長、白鳳飛慶、靈鱣降祥。其一 □枳風馳、鳴絃化琬、酆氣星深、隨輝月轉。其二 佳城兆釁、洹水流寂、松扃幽而不曙、蒿徑瞑而難□。其三

《唐代墓誌彙编》總章〇三四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

君諱嗣、字宏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祗、自汝南仕蜀爲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剖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代爲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爲黎州長史、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樂爲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爲仕。得墨子五行秘書、而隱於武東山。生烈祖湯。湯仕郡爲主簿、遇梁季喪亂、避時不仕。生皇考廣迴。迴早卒。君即迴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

德、恭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代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禄之學、修養生之道、山蟄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鄉里承化、以相徽沮。乃嘆曰彼王丹者、是爲政矣、奚其爲政也。由是始改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泉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莓莓、黍稷漢漢、汶陽之稼如雲矣。春日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肩轝、省農夫、饋田畯、刑以肅惰、悦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庫實、崇禮節、恤惸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國有婾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之類、鬬鷄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窳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耻、將欲效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逮於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答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與。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絶、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嘆、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饑寒、含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

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戒曰、啓予足、啓予手。吾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隴、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逾、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没矣、仁何以名。陵谷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洎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氛氳。生我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爲夫子。植仗而耘。弋者何慕。鴻飛高雲。楚狂懼殆、夷叔求仁。良時一作圖終矣、不考於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大年既没、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陳子昂撰　《全唐文》卷二一五

大唐故邢州任縣主簿王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挺、字正符、其先太原人也。乃考因官徙業、自北而南、始寓居於神都之洛陽縣、故今爲其人焉。昔在西伯、鳴鳳開其王基。逮乎東周、控鶴創其仙故。山河設險、則有將軍衛秦。社稷思安、非無丞相匡漢。代濟其美、人到於今稱之。祖釩、隋幽州司馬。□嗣傳刀、才優降□、龐士元之展用、陳仲舉之當仁。父秀、隋岐州陳倉縣令。瑚璉從宜、韋絃適務、仁風狎雉、美政□□。公少有氣□、□□成□□。年不强仕、以明經擢第、調補邢州任縣主簿。官□□□、位

不副德、□竦有□芳之歎、仇香聞屈滯之聲。陳□就列、非其好也。□□□退歸、遂夜□服、遨遊里閈、脱略公卿、方慕□平之蹤、以冀陶潛之□。而與善無徵、衢虚易往、忽驚懸弩、俄聞絶絃。龍朔元年十月十日遘疾、終於私第、春秋五十三。惟公體尚温恭、操履端慤、有德有行、惟静惟清。□□無之於□、五教不愆諸己。方當舟楫巨川、棟梁大厦、爲士緯之禮□、□公方之□□。□崎嶇下位、同乎趙壹。跌宕暮年、類於馮衍。斯人而□、□□悲夫。夫人渤海高氏、齊正卿之裔孫、晉太尉之雄族。柔□□□、内□其愆。鳳皇□□、雖早悲於半死。虬龍出匣、終不忘於雙沈。有子永福、□以長壽二年歲次癸巳二月辛酉朔十二日壬申、合葬於□□之禮□□□□□卒。宋氏夫人早悟善本、夙植勝因、念誦經行下泐大周東寺之僧玄嗣也。夫人每謂諸下泐安排、何必同穴、敬遵遺指、别啓仲下泐綿綿。與氣運而常在、而泉門杳杳。恐陵下泐永□其銘曰、

鳳鳴啓聖、鶴駕登仙、始命分下泐中游□□忠全、代有功懋、人多賞延。於惟祖考、□光蘭菊、下泐器局。展驥匡州、亨鮮易俗、誕生君子、温良如玉。□公□幼□□以先□、有書千卷、無金一籯。參玄思洽、拾紫功成。佇德□氣、言□國□。如何拔□、以我棲枳、紆彼百尺、絆兹千里。□竦非好、遲任則止。豈但掛冠、方追礪齒。高情始暢、怪□□□、惜哉懸□、終焉破琴。十朋□告、無泉路深、不瞋貞琬、何宣德音。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長壽〇〇二

亳州録事參軍事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碑

夫元亨利貞、開物之綱鍵也。典謩訓誥、設範之源流也。變通周於三古、而□□其情。浸潤洽於九區、而人乘其利。□□之捶、歲探其微。如箠之折、日取其半。萬代而不盡、府君之道歟。府君諱本、字□□

長樂信都人也。周之爲主、天子授以丕基。晉則有人丞相、登其寵渥。自後衣冠代起、組綬騈驪。邦家必聞、出幽都而獨秀。名教可樂、入魏國而先鳴。曾祖□後魏外兵參軍、北地郡丞。昂藏絶群、耿介負俗。其功可立、思奥主而吁噓。其道不行、視危邦而傲睨。祖悦、宇文朝驃騎將軍、定安□郎中令、與隋文帝有舊。辟命不出、去病以威名動俗、昇之驃騎、雍齒以故舊生爨。封以什方、國步重清。出爲嘉州峨眉縣令、仁恩浹於旋靶、信義流於閭棺。父賢、隋校書郎。國初率子弟應接義旗、加通議大夫、檢校定州北平縣令。蒼疋篆籀之指歸、陰陽術數之城府、莫不備窮制造、妙盡精微。建功則與天會、留委質闕五字重規沓矩、驥□鵬飛。爲珠則漢水聯華、爲玉則崑山動色。公波瀾萬仞、節目千丈、□衣壁水、見科斗之爲文、鼓闕七字成字。草隸斯盡、筋肉備存、或取以龜圖、或詳諸鳥迹、或理窮玄妙、或思盡毫芒。以之象形、穎脱於前載。以之會意、闕九字解褐利州參軍、徙綿州參軍。頻丁父憂去職、結廬在墓、負土成墳。父兮母兮、鞠我育我。取敬取愛、以尊以嚴。事闕七字荼蓼。陟屺岵而不見、行碎肝□僅全毁滅之中、重起簪裾之内。服闋、遷淄州録事□□。乾封中、入計、上臨軒問闕九字王是臨奇歎不入。九十百衆、日月歲資、草秸盡有爲之門、倉坵虚不急之事。□□庾壹粒積成九稔之儲、露闕八字之産。陛下以損爲未損、微臣以安爲未安。爰下天書、載牧坰澤、有犯無隱、皆□□也。尋擢亳州録事參軍、如闕八字如綱提綱、得鳥期於一目。功無所蔽、過無所容。巡察使以清白聞、秩未進於□□、名已登於岱籙。以咸亨四年闕六字春秋六十有四。人吏傷心、仰徽容其若疚。友朋交臂、顧支體其若失。夫人恒農楊氏、繼夫人上闕八字交接爲國、則土宇齊封。陽數奇、陰數偶。以久視元年五月廿二日合祔於先塋、禮也。

嗣子銀青光禄大夫闕六字留直昭文館敦直曾興、至孝、閔□醇心。公才備於四科帝獎隆於三篋。若韋□之銘寶器、若李斯之篆銅人。挺生間起、角立杰出、兼張華之博物、若孔光之深慎。剖析凝滯、則明鏡見膽。鎔裁得失則利劍吹毛。□□劬勞、未盡罔極之報。匍匐感咽、庶期不朽之文。朝隱竹簡舊游、蓬山遺老、有企無愧考行直書。迺銘其言、俾刻於石冀東西南北闕夫子之墳焉。其辭曰、

瓜瓞綿綿、系於周年。畢公自出、畢萬是遷。仕晉何代封魏何年。食邑命氏、馮鄉有焉。符運代起、水火更王。□燕稱孤、人魏爲相。士流模楷、名教宗匠。冠冕搢紳、允歸時望。光光郡丞、挺生其後。昂藏獨得、耿介是守。辭疾丘園、養高林藪。雖即千駟、非義不受。赫赫驃騎、聲雄五都。盈尺美玉、徑寸明珠。盧綰即舊、雍齒何辜。或出或處、與時并驅。爰降异靈、是生良宰。陰陽數術、篆籀文采。撟鷺未振、潛龍有待。以忠事君、其迹斯在。鳳凰有雛、□□有駒。雛鳴鏘鏘、駒行昂昂。登□胄子、擢於上庠。參卿軍事、其道逾光。盡節匡時、受命河洛。典兹刺舉、繩違景亳。物情刻刓、代務□□。無謂我固、藏舟於壑。哀哀嗣子、惴惴餘生。孝友成性、忠貞令名。通於天地、感於神明。冀摇雄筆、以紀頌聲。千秋萬歲、灌木豐草。子孫盈門、軒車□道。或青或紫、以拜以掃。披其遺文、與天同老。

閻朝隱撰　《全唐文》卷二〇七

游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使君諱琟、字子琟、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并列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苑。賢達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頠、陳山陽郡公。

高祖紘、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并著於前史。曾伯祖詢、皇朝銀青光禄大夫、給事中、率更令、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允、年十七、以名門子入侍、見賞於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傅、奉使和突厥、不拜虜廷、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諶、洛州鞏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懿傳世、著聞於家邦。使君即什邡之第四子、志尚恬曠、顓精於詩、易、春秋。尤明吏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陽（集本作湯）嘉惠節度推勾官。外憂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户曹參軍。節度使蓋嘉運奏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遷、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教義者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户曹參軍、攝晉昌令。轉張掖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臟罪、罪人誣訟於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截耳稱冤。節度使王倕駭焉、奏與上考、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莩餧。君以禄奉職田并率官吏食餓者千餘人。凡月餘、遂多全活。劒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羯胡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炅南陽節度副使、攝淮南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懦、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士至新野芙蓉鄉、遇賊合戰、斬其將。犯圍而入。炅壯而德之。賊圍解、加游擊將軍、左金吾衛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遷右驍衛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璽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抱殊常之略、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圍南陽。君屯兵於淅川、以保乂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餘日、糧盡救絶、遂陷賊庭。賊將甘言怵君、令至城下以給炅。君忠勇

感激舍生徇義、抗聲謂炅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琟不能效死軍前辱大夫所使。願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圖。賊以兵刃毆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兩京、僅得脱禍、其事具向城令王瀟南陽記。炅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税駕於鄭之别墅。君所居以清白廉慎聞於朝廷、禄俸之餘、必賙親族之貧者。先疇舊業、悉畀群從、一簪不私於其身。又常持誦金剛净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年。至是無擔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澹如也。識者高焉。粤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曆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於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臬中子崙、少子峰等、銜恤允窮、竭力襄事。以大曆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祔君臬夫人於滎澤縣廣武原、遵理命也。崙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敢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烈。銘曰、

猗那使君、世挹清芬。顓經飾吏、休有令聞。天子命我、參卿西軍。驟遷大縣、克懋殊勛。讓行親睦、耳截冤分。縻禄食餓、馳師解紛。孤城再色、罷卒益振。麾守商於、移兵淅濆。綢繆宸睠、焜燿天文。力盡寇多、師陷身屯。詭詞紿賊、解路是群。脱禍歸朝、義高天雲。乞骸廷闕、税駕洧溱。志敦禪誦、茹絶膻葷。處順齊終、聊樂我云。刻諸金石、永永不泯。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三

大周唐故儒林郎行魏州館陶縣主簿皇甫君墓誌并序

君諱玄志、字正平、安定朝那人也。夫玄鳥降靈、緒昌原之遠系。素狼效祉、導茂族之英苗。固以業峻緗油、事昭圖牒、可略而言者矣。曾祖德、後魏泰山郡守。祖深、周奉朝請。父滔、唐梓州通泉縣主簿。妙

贊翔鸞、獨步銅梁之野。才符擊隼、搏飛玉壘之郊。君少玩詩書、早登璧沼、昇堂獨得、高視金門。貞觀十九年、明經及第。學富三冬、兼閑六藝、朝廷延首、人物傾心。解褐授蜀王府參軍事。載筆西園、陪笳北渚、桂巖馳譽、竹苑騰芳。秩滿、永徽三年、授恒州九門縣主簿。翊政調人、常山靡化、繩違騁俊、全趙潛姦。親喪去職、哀毀過禮。餐荼茹痛、悲感鄉鄰。泣血銜酸、凄纏行路。服闋、顯慶二年、授魏州館陶縣主簿。揮毫輔化、標茂範於漳淇。乘馹宣風、遘沉疴於秦隴。暨顯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終於原州公舍、春秋卌有六。梁木俄摧、芳草易歇、俗沉模楷、人失軌儀。夫人隴西董氏、唐慶州弘化縣令淳之第三女也。令淑早聞、家風夙著、一嬪高族、四德無虧。釁結移天、孀居叩地、誓松筠而等操、詠柏舟以表心。暨載初元年壹月伍日寢疾、終於洛陽縣遵化里、春秋六十有五。擇鄰罷訓、投杼離恩、時闕母儀、家虧內則。粤以大周天授二年歲次辛卯二月癸酉朔七日己酉、同遷窆於合宮縣平樂鄉之原、禮也。龍劍初分、絃驚別鶴、鴛機罷織、鏡偶孤鸞。琴瑟俱沉、韵切黄泉之樂。閨庭失望、咸軫昊天之悲。恐碧海成田、青山爲谷、佳城無紀、誰覩徽猷。聊寄彤管、迺爲銘曰、

天命玄鳥、祥開素狼、基仁積德、錫土于商。時移運改、洎乎成湯、食邑宋地、榮啓姬王。於昭得姓、弈葉重光、枝幹繁茂、代濟賢良、篤生明哲、蘊藝含章、遠符遺愛、身没名揚。三從流譽、六行騰芳、聲高杞婦、名越恭姜。傳火不息、逝水俱傷、痛幽扃兮永閟、哀泉夜兮何長。

韋承慶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〇九

大唐故明經舉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師、字行則、太原人也。夫淮源從筮、伊浦吹笙、筮派克彰、仙枝遠鏡。朱輪珥冕、自炎曆以超遷。雅

量清談、在金行而鬱映。高人秀士、於斯爲盛者焉。曾祖深、周車騎將軍、陽山太守。氣横霄漢、精稟河岳、偉器英規、五百年之俊。絳節青綬、二千石之良。化無忝於賈琮、譽何慚於郭賀。祖洪、周本郡從事、隋汾州別駕。望重當時、性非外奬。龐士元之州郡、抑有徒勞之屈。王休徵之海沂、是聞不空之詠。父隴、隋孝廉、貝州鄃縣户曹、皇朝定州安喜縣丞、杭州於潛縣令。識惟上達、行標高義、博考典墳、將拾青紫。初紆詞曹之劇、俄毗錦化之班。遷於潛令、象雷百里、綰墨一同、風雨畏灌壇之令、絃歌爲武城之宰。君令問幼奇、清通早慧。志諧棲隱、賞出風塵。每以黄老安排、特謂神仙有道。晚而慷慨曰、公孫卌始學春秋、遂鋭意詩書、澡身庠塾。侍中重席、其所仰止。郄詵一枝、果昇嘉擢。冀積善多慶、作德日休、永保龜齡、長延鶴壽。豈期藏舟易往、閲水難留、以咸亨元年七月十一日終於私第、春秋五十有六。嗚呼。宵臺輟曉、晨露俄晞、一傷瘞玉之魂、久殯傳刀之胤。夫人楊氏、娥輝誕粹、婺彩凝禎。作配君子、聿光閫則。既得鳳凰之繇、方齊琴瑟之和。石火易飄、山雲遽斂、以長安元年三月二日終於私第、春秋九十二。以開元三年歲次乙卯十月己酉朔廿五日癸酉、合荆於河南縣來遠鄉原之③禮也。椅梧傾鳳、始□於飛。楚劍分蛟、俱沉逝水。長子福、靈州鳴沙主簿。次子藏、殿中監丞。嗣子思慶、孫齊由等、攀號永慕、罔極凝哀。昔懷靜樹之悲、今申負土之慽。酷訴遺訓、稱伐泉壤、式題不朽、迺作銘曰：

受氏逖矣、高系悠然。佩刀惟孝、駕鶴其仙。英奇間起、軒冕恒傳。其一

惟公挺生、惟岳誕靈。幼稱嚜識、晚擅經明。不遊塵雜、豈重簪纓。其二

爰彼淑質、作配於室。桂魄騰□、星津降匹。玉匣遽分於蛟劍、瑤琴痛乖於寶瑟。其三

遷神卜宅、建塋啓疇、俯□鄘而依邙□、□温洛而背洪流。歸魂厚夜、勒石泉幽。蒼蒼松

栢、幾變春秋。其四

大□故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賈府君殯記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三三

君諱玄贇、字沖思、廣川人也。昔談高宣室、芳譽聞於才子。狀寫雲臺、雄業垂於列將。文武不墜、亦何代而無之。故以詳諸史諜、今可略而言矣。曾祖賓、齊襄州率道縣令。陳仲弓之德望、位止太丘。密子賤之徽猷、名高單父。瞻言往烈、我實兼之。祖演、隋齊王府文學。父公彦、皇朝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並道蔚人宗、行成物範、或參榮鳳邸、陪後乘而表時英。或敷訓鱣庭、轥前脩而傳代業。君家聲漸慶、門德資神。方弘絳帳之風、自得緇帷之道。□□十有八載、齒胄庠門。廿一年、以明經擢第、初任洛州博士、尋除大學國子等助教、又遷大學博士及詳正學士。嗣聖初、授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仍於弘文館教王子讀書。器則瑚璉、材爲廊廟、非忠孝之典不窺、非仁義之規不習。德光遐邇、譽滿親朋、金籯照於邦國、玉昆映於朝野。未申隆棟之材、遽結壞梁之痛。□□□年六月七日、終於神都時邕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一。即以其年歲次□□六月□□朔廿二日景申、權殯于河南縣王寇村之西北原。柳謚斯在、史殯俄遷。佇滕室之方開、慮鄒衢之莫辯、乃爲銘曰。

道亞鄰幾、神照知微。蘭風已扇、薤露俄晞。五百一賢、瞻德音而遽遠、七十二子、仰餘訓而何依。

《唐代墓誌彙編》垂拱〇〇七

唐右將軍魏哲神道碑

經天緯地之帝、求制禮作樂之才。撥亂反正之君、資拔山超海之力。繼韶夏而崇謚號、非無陣戰之風。披皇圖而稽文武、或用干戈之道。故能彌綸宗廟、彈壓山川、苞四海以爲家、一六合而光宅。是以

二十八宿、懸列將而察休徵。三十五星、聚天軍而赫符彩。呂望垂竿於渭涘道峻匡周、張良授策於圯橋、功崇佐漢。乃有心如鐵石、氣若風雲、洛讖書名、河圖秘象。青絲電燭、歷大塊以三休。碧羽霜淒、倚渾天而一息。岑彭許允、征南鎮北之名。馮异王昌、大樹中軍之號。杜太行而泥函谷、猛氣無前。戮封豕而斬長鯨、雄圖不測。元戎十乘、驅衛霍於前軍。甲士三千、列孫吳於後殿。秋風白露、執金鼓而齊六軍。泰山黄河、折銅符而光百代。建廟堂之策、爲社稷之臣、孰能與於此乎。在我右將軍矣。公諱哲、字知人、鉅鹿陽曲人也。七代祖靖、非前秦征北大將軍、鎮北地上郡。其後子孫因居於寧州襄陽縣。開國承家之始、誕姓命氏之源、大名發於本支、當塗峻於層構。三辰鬱鬱、天街分畢昴之都。九野茫茫、地險列山河之境。丞相以萬機論道、匡大運以震威嚴。尚書以八座當官、贊金行而標領袖。文昭武穆、方駕齊驅。公子王孫、朱輪華轂。大鵬垂翰、馭風伯而指南溟。天馬騰姿、偶雲師而集東道。祖唐隋天水郡丞、河陽都尉。瑶林瓊樹、擢標格以千尋。圓折方流、委波濤而萬頃。雄飛有望、豈惟京兆之丞。陰德不愆、何直丹陽之尉。父寶、皇朝通議大夫、總管府司兵參軍事。東家孔子、至德生於上天。南國申侯、明靈誕於中岳。君朝翊贊、道先王之法言。公府弼諧、對上天之休命。若夫聖人作而萬物睹、元首明而庶事康、日月粲其光華、山川鬱其雲雨、則有英靈間出、丹陵諧白獸之祥、符瑞庭生、黑帝感蒼龍之杰。隋珠一寸、魏后揚眉。和璧千金、秦王動色。顔生殆庶、聞於竹馬之年。揚子參玄、發自銅車之歲。建情峰而直上、疏筆海以橫流。彫墻則百堵皆興、峻宇則千門并列。可大可久、無忘簡易之途。爲子爲臣、率由忠孝之境。郭林宗之披霧、豈敢名言。孔文舉之欽風、每相推薦。若乃五材并用、

誰能去兵。七德兼施、止戈爲武。出師於九天之上、暗合兵書。取睽於十日之前、懸符射法。固以文武之道、揄揚滿於域中。將相之才、籍甚聞於海内。貞觀十五年起家、補國子博士。喬林掃日、驚白鳳於詞條。璧水澄天、駭雕龍於義壑。班超慷慨、常懷萬里之心。季路平生、每負三軍之氣。十六年、敕授左翊衛北門長上、禄賜同京官、仍令爲飛騎等講禮。鄧司徒之舊事、馬上讀書。祭征虜之前聞、營中習禮。宫花如錦、還臨拜將之壇。槐葉成帷、復對閲軍之市。自皇王眷命、大帝應期、運璇衡而制八方、調玉燭而臨四極。玄兔白狼之野、來奉衣簪。蟠桃析木之鄉、尚迷聲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極、把鉤陳、因百姓之心、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上憑宗廟之威。禁暴戢奸、下藉熊羆之用。公丹心白刃、本自輕生。六郡三河、由來重氣。烏江討逆、剖項籍於五侯。鹿野懲奸、磔蚩尤於四宰。二十年、詔除游擊將軍右武候信義府右果毅都尉、長上如故。顯慶二年、以内憂解職。痛深吴隱、哀極顔丁、踏厚地以崩魂、訴高天而泣血。紫泥垂涣、頻降璽書。墨縗臨戎、遂從金革。三年、詔除左衛清宫府左果毅都尉、尋國谷府折衝都尉、并長上如故。又以應詔舉對策甲科、遷左騎衛郎將。於時長榆歷歷、烽火猶驚。高柳依依、邊風尚急。關山夜月、遂爲丹徼之秋。西北浮雲、翻作穹廬之景。四年、詔公爲鐵勒道行軍總管。陳兵玉塞、按節金微。學常山之蛇、擬麗譙之鶴。鐘鼓嘈囋、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伏尸百萬、因瀚海而藏舟。闢地數千、即燕山而築觀。武臣雄略、氣慴西零。神將宏圖、威加北狄。武德元年、詔遷左驍騎中郎將、尋檢校右監門左武衛將軍、本官如故。昔者封禪陟雲亭之後、七十二君。圖書出河洛以還、三千餘歲。振兵釋旅、方崇薦帝之儀。道洽功成、必致禋天之禮。粤以皇家闡統之五十年、今上

開基之十七載、登封告禪、玉牒金繩。建顯號而施尊名、揚英聲而騰茂實、華夷輯睦、皆承萬歲之恩。朝野歡娛、咸奉千年之慶。乾封元年、詔加明威將軍、本官如故。大風遺孽、叛渙青丘。小水殘魂、憑陵碧海。率百官於文祖、尚興彭蠡之師。會萬國於塗山、猶有防風之戮。是歲也、詔公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軍營對日、兵氣横天。開玉堂而按部、坐金城而勒陣。闕鞏之甲、犀兕七重。艅艎之船、舳艫千里。駕黿梁於聖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鼇釣於仙洲、愚叟罷移山之力。然後風行電卷、斬將屠城。塞丹浦之遥源、伐黑林之奥本。王孫公子、名霑皂隸之臣。深谷大山、境入樵漁之囿。二年、詔加上柱國、仍檢校安東都護。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威振六官、風揚五部。兵戈載戢、無勞尉候之虞。桴鼓希聞、寧有穿窬之盜。仰太陽而晞湛露、方預四朝。臨逝水而急寒風、俄悲一去。齊孟嘗之下淚、高榭曲池。魯司寇之悲歌、頹山壞木。長安杳杳、還符日近之言。京兆悠悠、竟絶天高之問。玉關生入、自判無期。綉服晨還、竟知何日。總章二年三月十六日、遘疾薨於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嗚乎哀哉。詔贈左監門將軍、禮也。唯公被服忠孝、周旋禮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研幾册府、金縢玉版之書。索隱兵鈐、玄女黄公之法。每建旟推轂、三令五申。躬擐甲胄、親當矢石。軍井未建、如臨盜水之源。軍竈未炊、似對嗟來之食。由是南馳北走、東討西征。運之無旁、按之無下。戴筐宫里、遥登大將之壇。飛閣星邊、獨列中軍之位。雖龍泉匿字、薰歇光沈、而鱗閣飛名、天長地久。夫人扶風馬氏、隋濠州刺史圓之孫也。五松春艶、牽少女之祥風。八桂秋榮、降仙娥之寶魄。謝家之子、歌柳絮而知慚。劉氏之妻、頌椒花而自耻。三從按禮、無虧內則之風。四德揚蕤、載闡中閨之訓。宿盤龍於月鏡、早没鸞床。矯飛翼於霞

樓、先沈鳳穴珠星璧月、終陪季子之階。金鼎銀樽、竟列齊侯之寢。以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終於某所。越咸亨元年某月日、祔於某原。長子瓜州司倉擇木、次子右衛親衛玄封等、門傳萬石、庭列雙珠。花萼爭榮、芝蘭藹秀。天經地義、欽承避席之談。日就月將、虔奉趨庭之教。變槐檀而灑膽、木石悲酸。代霜露以崩心、幽明感動。葬之以禮、祭之以時。生人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於是門生故吏、共緝家聲、才子文人、思傳盛德。庶使藺相如之生氣、歷千載而猶存。隨武子之餘風、盡九原而可作。其詞曰、

文王受命、畢公餘慶。玉樹連芳、金枝疊映。三分并列、七雄齊競。建國承家、重熙累盛。功宣蹈舞、德流歌咏。河洛垂文、山川出雲。驪珠育照、虹玉呈文。直立孤聳、天然不群。栖遲膠塾、悦懌丘墳。耻爲儒者、自許將軍。伊祁不懌、軒轅討逆。陣擁遼河、兵屯碣石。班超投翰、揚雄執戟。弓合三材、刀長四尺。爰清尉候、載澄疆埸。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皇恩俾乂、帝曰明敭。幽桂含馥、滋蘭吐芳。承天待詔、觀國賓王。茂績斯遠、英聲克彰。鵬池淼漫、鷄山禍亂。出闔辭家、夷凶靜難。金微瓦解、玉亭冰泮。扈駕天門、陪祠日觀。萬邦胥悦、千齡啓旦。斗骨危城、占蹄舉兵。丸山霧塞、渤海波驚。帝赫斯怒、王師有征。虔劉北貊、戡翦東明。導以文軌、宣其德刑。太微上將、文昌貴相。非熊非羆、令聞令望。寵逾軍幕、榮參武帳。本謂來朝、何期返葬。原野蕭瑟、風烟凄愴。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松風夜響、薤露晨歌。秋月如練、春雲似羅。榮華滅後、寒暑經過。青烏丘壠、白馬山河。

楊炯撰 《全唐文新編》卷一九四

校記

①墀：疑當作「遲」。

②井：疑誤。

③荆：疑誤。原之：當作「之原」。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九

蘇卿　向徹　宇文斑　仇道朗　王大義
裴行儉　陽鴻　王師順　李懷仁

大周故承議郎行德州蓨縣令上騎都尉蘇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卿、字仕隆、汝州梁縣人也、其先自武功徙焉。祖宣、隋東宮千牛、萬年中正、鹽亭太守、道光人傑、德邁時英、銀牓仙宮、參黑衣之近侍。銅符列郡、曳丹襜而刺舉。父相、隋蘭州都督府户曹、唐潤州司法、荊州松滋、金州黄土二縣令、太常丞、上柱國。德優十室、宦歷兩朝、南陽閒坐嘯之風、中牟見稱仁之化。豈止子雲佐漢、初踐太常、昭陽戰秦、爰膺柱國。公載世休烈、承家茂緒、志學而有大成、弱冠而馳令譽。觀先王之德行、踐其要道。覽古人之遺書、探其至賾。唐貞觀中、以國子明經擢第、累遷德州司功、虢州司倉、幽州録事參軍事。公始於卑秩、頻參望府、理劇繩姦、率由公至。雖宗資在職、顧顗當官、比事擬倫、曾無等級。是以導俗勤王之節、下被於風謠。疇庸進善之規、上流於天渙。文明元年、勑授德州蓨縣令。爾其柳亭通邑、蒲領遺墟、趙國惟都會之川、漢家稱難理之俗。公清以潔己、德以服人、令簡而善勸、罰輕而忠正、固以籠蒲密於前史、駕阿鄴而孤邁。而歲月不居、俄然更滿、晦明成癘、奄迫桑榆。春秋七十有五、以大周天授二年十月廿一日終於神都之私第。惜乎、中都見於良宰、未階司寇之榮。下邳著於能官、不踐尚書之列。嗚呼哀哉。即以天授三年正月十七日葬於北邙清風之原、禮也。嗣子上柱國崇本、崇亮等、孝實天性、義貫人靈。居喪過禮、殆將毀滅。式遵遠日、爰宅斯兆。夫天地有盈虚之運、陵谷有遷貿之期、自非鏤彫篆刻金石、則不朽之事、幾於息矣。式揚徽範、迺作銘云、

關西六輔、洛汭三川、地有餘慶、人惟象賢。擁旄辭漢、食駛遊燕、豐貂列職、祥鶴隨仙。其一 我有明德、高門載祉、雅量泉渟、雄摽岳峙。汝南人物、洛中名士、終日爲仁、三冬閲史。其二 解巾應務、束髮從王、既紆黃綬、亦綰銅章。條侯故邑、蒲領名鄉、不言而化、有道惟良。其三 人代飄忽、生涯迴互、寂寂神理、悠悠大暮。周氏簫歸、滕公馬顧、没而不朽、空餘篆素。其四

鱗臺正字倪若水文、匠李阿四鎸。

倪若水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四四

唐故韓州助教向君誌銘并序

君諱徹、字皎。原夫上相歸周、順天明而受國。左師戰魯、分地理而開勳。其後君子推賢、集山陽之龍鳳。大夫貴德、錫河内之膏腴。珠浦重輝、瓊林疊秀。祖康、隋任雍州録事參軍。境控龜津、地當鶉野。肅霜威而涖郡、氣逸烏臺。皎冰壺而勵職、風生白簡。父舉、唐元從任募團校尉、遷德州留守。功超百勝、叶天策而問西都。勇冠三軍、狀星文而靜東邑。授上騎都尉。君少挺英奇、琴書是友。幼通博學、仁義爲藩。年纔弱冠、任韓州助教。典青襟之禮樂、立行可模。貫玄象之精華、出言成範。不謂神徵異辯、光收管輅之年。鬼瞰明靈、不與顔回之壽。春秋廿有八、即以貞觀十九年四月一日遘疾、終於私第。夫人韓氏、娥輝淑祉、婺宿垂精。出峽仙雲、雖發陽臺之藻。驚林逸吹、是銷陰魂之形。對植龍門、而悲半死。分飛寶匣、竟歎雙沉。春秋八十有一、久視元年二月十六日終於私第。嗣子崇仁等、咸得曾參故跡、越禮外而居喪。姬旦遺塵、考經中而用事。長安三年歲次癸卯一月癸巳朔廿八日庚申、會葬於村西北二里平原、禮也。東西水陸、魚鳥徘徊。南北荒阡、風煙爛夢。石銘山上、咸推杜預之機。玉掩泉中、幾惜文康之貌。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疏源九田、□□萬仞。河朔藩周、山陽遁晉。冠嗣明

德、一□忠信。□□休述、徽猷并振。其一輪環氣序、奄忽年□。□□□□岱岳知名。草亭春色、松有秋聲。悠悠荒隴、□對□城。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五

唐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諸侯計功、其銘曰仲山甫式於百辟。大夫稱伐、其銘曰正考甫恭於三命。所以揚其先祖、所以示其子孫。上古之初、刊於禮樂之言。中年以降、述於宗廟之碑。文質既殊、條流遂廣、山河永配、金石長存。或旌原氏之阡、或表滕公之墓。觀百林之字者、孝廉之舊業、於是乎不忝不忘。讀黃鳥之詞者、文範之餘風、於是乎可久可大。公諱珽、字叔珉、河南洛陽人也。宇文歸之遠派、宇文翰之餘秩。龍火晝夜於鍾山、鵬雲南北於溟海。自中州圮坼、上國崩離、魏氏忘其寶圖、齊人弄其神器。則天有成命、周雖舊邦、文王以業重三分、昭事上帝。武王以功成八百、陰驚下人。車書混一、於域中、子弟星羅、於海內。方乎劉澤、乃天漢之懿親、匹以曹洪、即當塗之近屬。及其隋室遷鼎、唐運握符、固亦壇社仍存、山河不替。曾祖顯和、後魏冠軍將軍、朱衣直閣、東夏州刺史、車騎將軍、散騎常侍、長廣郡公、周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周書有傳。對揚天命、保乂王家。霍去病初封冠軍、周亞夫始爲車騎。剖符之重、任在於六條。建國之榮、禮高於五等。祖神舉、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尹、柱國、大將軍、并潞肆石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東平郡公、贈少保。周書有傳。材優輔弼、業贊雲雷。晉則羊祜儀同、楚同若敖柱國。王章之拜、京兆天子聞其直言。郭伋之莅、并州諸童符其恩信。考誼、隋文皇帝挽郎、皇朝益州青城、瀛州清苑二縣令。鈎深致遠、直道正詞、不汲汲於富貴、每乾乾於日夕。廣都蔣公炎、非無社稷之能。太

丘陳仲弓、自有閨門之德。公慶成弧矢、氣襲芝蘭。劍則赤山之精、照牽牛於北。列鼎則黃雲之寶、人天駟於東方。資大孝而立身、蘊中和以成德。詞參變化、稽百代之闕文。學富圖書、閱三冬之舊史。司徒袁粲、許之以栝栢豫章。處士禰衡、目之以椅桐梓漆。初任國子生、擢第授道王府參軍、兼鄭州參軍事。橫經太學、射策王庭。高陽才子、宣慈惠和之譽。武公新邑、濟河洛潁之間。兼攝務殷、參卿位重。王徽之任達、國士升車。劉簡之博聞、中郎寓直。秩滿、授遂州司户參軍事。天開井絡、地泄江源。財雄翕習於外區、棟宇相望於近甸。尹興爲政、知陸續於衆人。黃讖臨官、識包咸於數子。尋遷絳州翼城。今大梁星野、少澤封圻。城故絳以深其宮、都新田以流其惡。實惟繁劇、載著循良。魯國有司、無擅徵之事。南陽郡吏、罷休沐之娛。州府狀聞、鄉亭頌德。亦由禮讓之化、綿竹於是乎作歌。風俗之夷、浚儀於是乎刊石。稍遷符璽郎、尋奉敕檢校鴻臚、本官如故。環濟要略、掌天子之符璽。劉熙釋名、表京師之心腹。是分麾節、式贊王侯。國信不差、郊迎有序、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夏書禹貢、辨其川澤。周禮職方、明其物土。清晨伏奏、幾承題柱之恩。閒夜絜齋、惟有張燈之宿。詔除朝散大夫、晉州司馬、尋遷長史。平陽舊縣、姑射靈山。玉印仍存、瑶城未改。習鑿齒之逢宣武、三命而踐侍中。管公明之謁冀州、四見而登別駕。詔遷同州長史。河西輻輳、渭北膏腴。秦地之下邦、漢京之左輔。使君何以爲政、端右宜其得人。江統知賢、直言則陳留阮宣子。唐林薦善、通理則汝南黃叔度。王祥糾合、屈公輔之宏才。荀羨逸群、壯衝天之勁翮。享年六十有五、以永淳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終於華州之別業。嗚呼哀哉。公元亨利貞、文行忠信。禮樂之君子、儒林之丈人。當在顏冉中求、自是風塵外物。友於之義、伯淮與季

江同寢朋從之道、鮑叔與管仲推財。優游大學之中、藉甚平臺之下。輜車就列、化洽於二州。油軾當官、政成於半刺。道尊德貴、而大位不躋。有志無時、而天年不永。即以其年十月、遷窆於鄭縣安樂鄉之西源。嗣子某官等、詩禮預聞、箕裘早學。生則盡其養、劉殷積粟於七年。歿則致其哀、唐頌絶漿於九日。占白鶴、相青烏。鄭伯所封、有咸林之采地。晉侯所賂、有河外之城邑。其川渭水而玉璜、其鎮華山而金石。習習旟旐、紛紛野田。范巨卿則素車來哭、韓元良則緦麻設位。大夫受梁鴻之命、終陪列士之墳。妻子從田豫之言、竟托神人之墓。嗚呼哀哉。銘曰、

國自東部、家承北平。遂荒中縣、奄有神京。時逢日薄、運改天正。二王之後、三代之英。其一 惟宗惟祖、有典有則。大魏將軍、隆周柱國。於穆顯考、其儀不忒。禮樂宣風、閨門表德。其二 五才鍾秀、百福與賢。蜀都曾子、漢代顏淵。公之廣學、其積如山。公之大辯、其流如川。其三 親則郟霍、地居周鄭。人物會同、歌謠鼎盛。設官分職、天子有命。束髮登朝、參卿軍政。其四 江漢之流、河汾之都。禮優懸榻、任重前樞。六璽爲貴、皇天降符。九州爲廣、益地開圖。其五 平陽守土、下部風俗。秦晉閶闔、山河軌躅。緹油之化、海沂之曲。始聽鷄晨、行復驥足。其六 軀長筮短、吉往凶來。賓朋永訣、徒御相哀。華館無象、玄堂不開。青龍水曲、白馬車回。其七 漠漠古墓、槭槭寒桐。郭門之路、平林之東。天光少日、地氣多風。凡生物而必死、唯君令始而善終。其八

楊炯撰 《全唐文》卷一三九

唐故國子律學直講仇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道朗、平陵人也。門傳鼒鼎、世襲簪裀。享茅土於東齊、光印綬於西漢。曾祖周任驃騎大將軍、簡州刺史。蘊龍韜之秘略、勇冠三軍。當虎符之重寄、

化行千里。祖絢、隋任車騎將軍、鷹揚郎將。材力過人、雄傑世。父詵、唐任相國、朝散大夫、攀鱗附翼、鳴珮鏘金。君道稟自然、智由天縱、幼彰令問、資孝友以基身、長習文儒、體仁義而成性。珠明玉潤、桂馥蘭芳、兼以才辯有聞、功能克劭、拜騎都尉。既而志識甄明、學藝該博、亦婆娑於禮、則復優遊於憲典、迺授宣德郎、行國子監律學直講。雖環□璧水、弘其待扣之材。方領圓冠、承茲鼓篋之致。實以君道泰身否、德尊位卑、於是飛鴻鎩翮、寧聞漸陸之誼。不謂棲鶱歛羽、俄歎沉舟之酷。以咸亨三年五月二日、春秋五十有四、終於京兆私第。嗚呼。幾傷埋玉、更軫摧蘭。雖振青徽於萬葉、而戢形骸於一棺。嗣子元暕、通直郎、行豳州三水縣主簿、上柱國。悲深陟岵、孝著循陔、啓楹書而切慕、瞻手澤而增哀。夫人隋太常寺太醫令黃鶴之女也。以萬歲通天元年五月廿六日、合葬於京兆南高陽之原、禮也。隧路浮煙、泉門少日、嗟蒿里之窅眇、聽松風之蕭瑟。嗚呼。寸晷難常、尺波易往、勒芳猷於玄石、銘懿□於黃壤。其銘曰

歲時不待、光陰□謝、倏矣浮生、悲哉厚夜。松檟森森、泉臺窅窅、百身何贖、千秋詎曉。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〇四

大唐故雅州名山縣尉王府君墓誌

君諱大義、字大義、瑯琊人也。粵自昔開方、雲鳥作紀、衣冠晉國、勳銘景□、淮水興謠、歸仁授佩、高山仰止、服德辭榮、並詳諸國史、而家諜所載。曾祖雄、齊秘書丞、行淳端儼、履素終吉、遐觀秘錦、箴析圖要。祖才、荆録參。父淹、文林郎。明鏡利劍、剖堅洞微、瑩璧壺冰、表澄内徹。君雅韶貞操、徽繕清朗、受讀髫年、成麟弱冠、以永徽三年明經擢第、拜江華主簿、尋轉連谷主簿。恭翼屬城、□□穆化、諭以威惠、更不嗟冤、濟以寬猛、人無道屈。俄遷名山尉。劍途

險細、子陽不行。事主忠誠、君當而去。在職未幾遘疾、永隆二年辛丑閏七月廿三日卒於官第。嗚呼。夫人雁門段氏、携幼赴險、遷柩歸塋、絜己悼躬、慈育孤雉。嘗内誡曰、德以資行、孝以資身。揚名立己、孝之終也。孤子儇等、謹聞命而恭敬、如履冰而勤勗。雖子從父令、無以過也。先天元年十二月七日寢疾、卒於私第、權殯墳側。今以吉辰合葬、附於舊塋、禮也。銘曰、

自古有死兮冥歸泉路、聖人作禮兮棺槨塋墓。斂以時服兮宅兆遷措、唯令德而不朽兮、勒斯文以封樹。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一二〇

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星辰懸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致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闢四海、代天工而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也。其先出乎嬴姓、伯翳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内。三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違德、不隕厥問者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琅邪郡公。諸侯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禄大夫、以陰圖王充、仗義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清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宏文生、絶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家乏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遍、故少留耳。梁公驚曰、驥子志

氣凌雲、當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遷金部户部二員外、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中宫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僚譖行於季氏、出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綱綜、辨職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禿髮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方叔帥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可汗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潛搆犬戎、假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絶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册立、即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禽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册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諾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隽不殺而用謀、安人以德而去害、廓氛祲於地表、燀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詢兹遠略、彼何微也。遷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候相接。匈奴故態、狃劫糧以餒師。神將出奇張虚勢以啗敵。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緩行、隱精騎以躡迹。寇果大下、援兵奔散、驕虜益驚、自爲得色、驅

此車牛、憩彼泉井。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群胡顛沛、殺傷滿野。從茲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倪、穹廬靡所、追之逃遁、捨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亦改。及委罪衙官、陰送降狀、公密上其事、人莫知之。及如其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璧轅門、釋縛納款。帝嘉其勛、命尚書崔知悌乘驛勞軍、備禮獻凱。策勛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營逼逐、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忌才、下上其手。公曰、雖不逮群帥之讓功、猶耻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也。永淳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元嗣封。藐是諸孤、哀哀童幼、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凶儀還鄉、喪葬官供、禮部郎中監護。窀穸之數、率禮有加、別勅留守委皇太子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寵極哀榮、禮之厚者、澤及存没、義莫重焉。太常議謚、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公於聞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興、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大都督。開元孝享、宰嗣延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乎台階、没追位乎靈宰、序四時於下地、調三光於上天、聖人神教、意在茲乎。公志堅慮精、神勇識澈、藝必討本、學皆睹奧。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遯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代法。又撰選譜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衆料敵等四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秘書監武承嗣就家

取進、以爲秘術。豈比馬卿浮華、唯留封禪之草。劉安虚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沈淪推獎氣類、虚懷而襟帶不設、宏亮而城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響應、若毛羽之宗麟鳳、衆川之長江河也。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劇、嘆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如其言。其在軍麾擇帳下之士、則有張知運、薛訥、閻敬容、甘元暕、裴思諒、王智方、吕休璟、劉元意。引偏裨之將、則有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崔智晉、党金毗、郭待封、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凡所進拔、盡爲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賞鑒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瞑晦、引導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狥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氛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後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

闈、勅賜善馬及寶鞍、令史奔馳、馬倒鞍破、懼而逃罪。公使召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都支遮匐、大獲珍異、酋長將吏、請遍觀焉。有馬瑙大盤、希代之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邴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都支、北降伏念、前後錫馬五百匹、僮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品、錦罽織皮三百段。公受置庭中、旬日盡散。此又趙奢之待士、田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爲本、感通以爲行、善貸以爲常、散積以爲樂、古之有道者、嘗從事於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兵部侍郎爽之女也。陸氏卒、繼室以華陽夫人庫狄氏、有任姒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宫闕、拜爲御正。中宗踐祚、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媧皇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協三從。晉朝公卿、列拜虞潭之母。周官音注、近同韋逞之家。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

言、將留内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真筌、固辭羸憊、超謝塵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録、永期尊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真京邑。其年八月、遷窆於終南山鴟鳴堆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長孫參元、官至涇鄧二州刺史、聿修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并州文水令、世載文雄、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郎、深達禮樂、克和神人。咸負長才、同淪短運。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輔政邕熙、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遍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以尚書先贈方伯、申命上公。夫人舊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之憲、上公有焉。又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小君有焉。孝經云立身行道、以彰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爲家、横百代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伐、鏤石刊金者歟。神道前銘、薛令所撰、且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寛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教忠、俱傳不朽。銘曰、

天生亞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游。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軍陣、官人綱紀、帝加常伯、國於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子。社金傳世、桓圭守祀。神爲上台、永介邦祉。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八

貞節君碑

神功元年十月乙丑、陽鴻卒於雩都縣。友人沛國朱敬則、清河孟乾祚、范陽盧禹等、哀鴻抱德没地、繼體未識、考行定謚、葬於舊域。鴻字季翔、平恩人也。其先著族右北平郡。大父真、陽宰、適茲樂土、爰定我居。維桑與梓、既重世矣。鴻倜儻奇杰、瓌瑋博達、貫涉六籍、百家之書、其要在霸王大畧、奇正大旨、君親大義、忠孝大節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視也。

嘗陋漢史地理志、周禮職方志、時异虛記、心不厭焉。乃攀恒岱、浮洞庭、窺河源、踐岷衡、稽四海之風俗、筭九州之險易、與趙國貫高圖獻其議。遇火焚蕩、天下壯其志而痛其事。養徒閭里、不應賓辟。儀鳳中、河北大使薛公舉鴻行廉貪鄙、天子喜之、用置於吏、乃尉汲、曲阿、主簿龍門、雩都。夫其屏居十年、一方化德、歷佐四邑、諸侯觀政。惜乎有大才、無貴仕、命也。初鴻遊大學、有書生山東李思言物故南館、鴻傷其終遠、家屬有喪無主、乃駕柩車、送歸東土。及在曲阿、敬業作難、潤州籍鴻得人、歷旬堅守。城既陷而猶鬥、力雖屈而蹈節、寇義而脱之、因僞加朝散大夫、即署曲阿令。鴻貞而不諒、詭應求伸。既入邑、則焚服闔門而設拒矣。故得殿邦奮旅、一境賴存。淮海底績、勛答效功、卒不言賞、賞亦不及。君子以爲急友、成哀、高義也。臨危抗節、秉禮也。矯寇違禍、明知也。保邑匿勛、近仁也。義以利物、智以周身、禮以和衆、仁以安人。道有五常、鴻擅其四。武有七德、鴻秉其二。大慮克就之謂貞、好廉自克之謂節。粤若夫子、可謚爲貞節也已。於是紀名垂迹、表墓勒石。其詞曰、

倬良士、縱自天。辨方物、覈山川。厥志大哉、峻剛節、殷義聲、返旅櫬、宴窮城。厥德邁哉、哀斯人、命莫贖。德不朽、温如玉、軌來世哉。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六

王師順墓誌

公諱師順、字克從、琅耶臨沂人也。軒□□□、□□□□之□。□□□、丹册啓□都之命。□□□□、儀薄□九天。秦塞將軍、雄勢横於六國。星橋叶馬、□□仰□忠規。水浦驚□、天下稱□□德。其後明□遷晋、丞相申匡復之功、叶贊興齊、太尉闡經綸之業。高門有閲、衣冠□樂之所歸。□族□□名教、風流之所出。曾祖嵩、陳太子庶子、

侍中。震宮青陸、且奉龍樓。乾□黃樞、夕遊□渚。祖
允陳太子洗馬南安王友。蘭坊掌藉明兩統其正
人。竹苑會文、英藩契其良友。父脩惠懷州脩武縣
丞、房州司倉。專精六學、從事一官。通人仰其舊儒、
才子襲其餘慶。公門惟種德、天□降靈。小成
□□□大方、弱冠而道周强學。宅仁爲里、敞百行
之門庭。駕禮成輿、通四維之軌轍。貞觀之年、明經
擢第、授幽州范陽縣尉。又梓州通泉縣主薄、趙州
平棘縣丞。龍泉始割、懸知濯□之鋒。鴻陸載飛、即
有凌雲之勢。尋丁父憂去職。哀毀過禮、殆不勝喪。
服闋、授大理評事。埋梧察□、正三辟於爰書。寘棘
詳冤、究五詞於平典。乃授監察御史。懔懔神羊、朝
臨石室。昂昂驄馬、暮下□臺。正色惟嚴、直繩無撓。
出使推案、入奏宸階。高宗俯降恩暉、親加勞問。公
達於從□、忠以事君。有利國而濟時、必盡言而竭
慮。轉輸運載、浮渭乘河。敖庾萬鍾、舳艫千里。公家
之□、優益甚多。乃遷司農寺丞。尋□□□□外。又
除司門郎中。天閣美其神□、士林宗其水鏡。俄丁
□憂去職。執喪纏慕、哀感極於通神。在疚崩心、毀
頓幾於滅性。琴歌變禮、綸綍加恩。豈惟臺□任賢、
固亦旰黎佇化。有制授公洪州都督府長史。處膏
無潤、矯濁化而揚清。爲政有方、削□□而就簡。潛
慫靡伏、積訟咸韜。又遷硤州刺史。馭之以術、綏之
以恩。變竊歸淳、匪勞期月。化夷□□、□在□□。有
制曰三輔神皐、八水襟帶。元寮之寄、誠歸望實。王
師順局量沉謹、識具開□。早歷□郡、累踐清階。樟
浦毗風、譽高於半刺。荆門出鎮、績著於分符。宜寄
以神畿、貳茲京尹。可□雍州司馬。公休聲遠暢、九
州於是則其風。美化光敷、二輔不能亂其理。然以
銅壺漏迫、玉杖年□。抗疏披誠、乞骸歸老。降手制
曰師順歷職中外、早著清白。年齒雖衰、猶堪勉勵。
所請致□者不須。既奉龍言、不遂歸閑之請。仍驅

騏驥之足、申理劇之功。務總力疲、神勞用竭。歲臨辰巳、俄□鄭叟之年。疹集膏肓、莫驗秦醫之術。萬歲通天二年一月六日、薨於京師延壽里第、春秋七十有八。夫人陳郡袁氏陳尚書右僕射憲之孫、唐朝散郎承熙之女也。五公垂裕、四德挺生。屈齊體□嘉□、修執巾之大禮。嚴而訓子、屢斷鴛機。貴實從夫、行紓雉服。乃申榮命、封仙源縣君。二疋齊□□堂之歡未極。百年偕老、南□之氣□沉。遂以府君薨背之年三月八日、終於神都仁風里第、□秋七十有五。即以神功元年歲次丁酉十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合葬於北邙山之原、禮也。有子朝議大夫、前江州都昌縣令、上柱國震、再標棘心、兩嬰苴□、仰天號訴、貫三象而洞神祇。絕地□□、潰五情而屠骨髓。遠瞻東岱、竟無及於靈儀。近託西邙、庶有憑於遺訓。將恐四時霜露、□□□□、萬□丘墳、爲陵爲谷、式刊貞礎、永志窮埏。俾徽猷之不昧、與日月而□懸。其銘曰、

□□□命、□光累聖。在鎬披圖、疊貺連符。騰仙洛邑、列將秦都。魏台弘道、晉輔宣謀。其一

長淮不□、□源不絕。□我□賢、體茲明哲。英彩如電、神儀映雪。落落高風、亭亭晙□。其二

清明在躬、素履□□。□□□□、學贊成功。宏材裕蠱、巨量苞蒙。東衢躍驥、南陸翻鴻。其三

得位居□、策名陳力。棘署□□、□□□□。□□□□、□違□□。粉壁晨起、□□夜真。其四

題□阡右、褰帷硤□。三牒是膺、六條斯□。□□□□、□□□。俗仰僚□、人歸政清。其五

旋□□猷、□□□州。豪遷暴息、吏革人休。五陵□□、□□□□。□□□□、□□□□。其六

□□□□、飛光□駐。鷄夢□驚、□□□□。瑰□□□、□□□輸。琴斷悲聲、笛聞哀賦。其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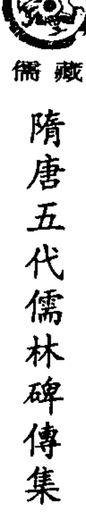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五

趙州癭陶令李懷仁德政碑

夫緝懿德以升榮，必凝範於金册。總徽圖而闡化、亦昭茂於丹青。將以矯弊翻訛、匡風正物、求諸曩烈、良宰況乎。辰樞委曜、載誕宗英、屈市立之重、就烹鱻之任、而能立心政術、克著清猷、吞賈鄭於胸懷、顧周韓於掌握、信可以騰芬琬炎垂範將來者焉。君諱懷仁字即闕隴西狄道人、代祖元皇帝曾孫、太宗文皇帝之族子也。自黃軒御歷、元帝垂時、瓊[1]構於綿代、渙瑤原於遥祀。月魄凝祥、庭堅之德斯邁。星精委貺、伯陽之道攸高。靈變所鍾、神功乃暢、撫群材而贊統、允叶龍圖。敦九族以垂風、載光麟趾、華宗景胄可得稱乎。亡祖湛、北宮之德雖厚、西嶙之老不借。父義、持節丹松商恒四州長史、使持節、都督丹州松州商州恒州等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徽拜宗正卿、轉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英姿鳳峙、逸概鴻騫。行不恒物言必以信。出總六條、入參九棘、戎機斯要、載奉鈎陳、忠肅之誠、見稱循警。君商岑薦祉、渭川澄祜、稟靈和之氣、挺韶茂之姿。始自裸辰、已見克岐之美、迨乎丱日、更標通理之稱。蓋[2]亦猶同山之羽、光彰五色。渥水之駒、早聞千里。豐池孕寶、紫氣遥浮。楚岫銜珍、白虹孤映。若乃韞器清朗、植性温嚴、磨而弗磷、撓而不濁。忠孝之道、無待佖[3]、成仁義之方率由斯至。雖聯華帝室、毓質景門、而乃謙恭肅慮、若在冰谷、不宣驕而傲物、豈恃貴以誇時。言則循憲、動必由禮。幼而聰敏、備覽群籍、偃書林而斂實、漱詞河而吐潤。貞觀元年、承隱太子爲息。其後降封陳留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錫社分茅、乃遵周册、誓河疏邑、爰依漢典。爵窮上等、名貫通侯、發以聲明、紀之文物。朝廷以今之長吏、古之諸侯、任總一同、寄深百里。況全趙之地、是曰大邦、鳴絃軌俗、實資良彦。永徽元年、以宗室子弟敕授朝議郎、行癭陶縣令。晉稱楊

國、魏曰瘿遥。近控槐川、旁通寢水。封城舊址、即帶常山。歷郡故基、還分鉅鹿。趙肅王之子、美化猶傳。廣川國之裔、清規未遠。君乘輕涖境、經餉升職、宏制錦之術、取棼絲之義。不言而教、道德齊禮、法令爲師、勝殘去殺。而以爲政之本、學校居先、阜俗之原、耕桑是務。於是敦勵鄉黨、黌塾俱開。課租農時、田疇盡辟。子衿之侶、遠同洙泗。歲取之積、近辟京坻。至於棄業游手、探丸之客、剥鼓之酋、咸仰仁明、變其澆悍。市無窮盜、路多懸寶。鳴桴既静、犴獄恒空。彈弦跕屣之家、復遵貞道。剽奪椎埋之豎、更同醇懿。若夫孤老疾恙、惸嫠窮竭、烟火不舉、資費靡依、親勸富豪、均爲周贍、衣食畢繼、咸無凍餒。徭賦賙恤、斷自經懷、揣其輕重、量其遠邇、牽而弗擾、勞而靡怨。而以士女攸居、郛邑爲重、商旅所湊、闤闠斯切。而地惟鹵濕、垣巷多毁。農事之餘、漸勸營構、修衢矢直、列肆星羅、崇墉掩藹、飛甍隱耀、通渠亘陌、長堤叢陰。百姓相驩、靡弗稱賴。亦猶齊茅荷竹、無煩堂邑之〔闕二字下闕〕疏原。有濟榮陽之俗、〔闕〕阿之功既峻、無〔闕〕之政爲優、較而言焉、我亦奚愧。界内有狸乳鼠、麥秀〔闕〕歧、暴獸成狸、徒彰昔美。兩歧興瑞、空結前謡。未有乳字之奇、彝穎之異、超今絶古、掩牒韜圖。雖天降休祥、本符昌歷、然産於縣境、良由善政。不有聖朝、孰任明宰。不有嘉應、何表能官。豈若祥靡變質、獨紀瑕丘之化。禎禾擢秀、空顯中牟之德。逮於今兹、彼固非美。合縣道俗等、道存名教、情據典律、咸栖幕府、并浴儒津。以爲盛德必彰、既形之於舞詠。徽風載洽、亦播之於絃管。言武城之小善、尚著歌謡。董須昌之微功、猶勘碑頌。況我君英規允暢、惠化旁流、道軼翁卿、仁跡涉〔闕〕焉可使丹書靡紀、翠碣無聞者乎。

張嘉貞撰　《全唐文》卷二九九



校記

①「瓊」上疑脱一字。

②藎：疑當作「蓋」。

③伈：疑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

崔沉 張仁禕 董希令 鄭儉 蓋暢
楊紹基 崔漪 史行簡 李敏 王行淹
敬覺 蕭灌

大唐故文林郎崔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沉、字處道、博陵安平人、晉吏部尚書洪十一代孫也。□龍降神、玄龜啓繇、匡周翊夏、勤宣底績、輔秦相齊、恢列洪緒、備於簡諜、可得而言。高祖延伯、後魏豳、□、荆、并四州刺史、左衛將軍、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司空、新豐武烈公、含元亨之德、藴仁明之度、道源純深、政理寬簡。曾祖丘山、北齊輔國將軍、山陽郡太守。祖公逸、北齊開府參軍、隋泗州司馬。父善操、隋宋城令、皇朝檀州司户參軍。咸以增基重芬、昭慶繁祉。君七歲誦孝經、論語十二通、毛詩、尚書、皆精義貫理、默而識之。司户府君昔任蘄州司法、時刺史隴西李玄道材地之選。君年甫丱稚、嘗侍坐談論、釋難如神。李君敬而愛之、期以深寄。雖元禮之賞文舉、不能過也。十六、師冀州蘇諶、講左氏春秋、鈎深索隱、欑義激滯。諶斂衽牽對、迷向所圖。既而歎曰吾道盡於此矣豈異人乎哉。由是遠近稱之、謂爲英妙。尋丁外艱、漿水絶口、號慕感鄰、杖而後興、家人莫識。貞觀十七年、□貢明經高第、授文林郎。十八年遘疾、終於宋城縣欽賢里第、年廿有四。嗚呼哀哉。君器幹天成、仁義冥受、言爲憲則、動中禮經。加以神用無方、巧藝極思、嘗耳目所覽、必闇成於心。雖古之班□、何以爲匹。顔子云亡、孔父斯慟、豈與夫知與不知、感慨如失者耳。猶子仙童等、以神龍二年十月十四日遷兆於偃師縣西廿五里邙山之陽、禮也。地繞河洛、山原自古。墳幽泉夜、穸室長寒。銘曰、

山嶙峋兮盤崖藏雲、而降靈氤氳。河渤潏兮衝濤沃日、而異不開出。珪璋璀□兮明其度、芝桂芳薰

兮盈其室。聳喬梧兮綵□□、冒芳卉兮春露晞。言行成兮虛義宇琴書謝兮空禮闈。黯孤墳兮儼雙闕、荒草露兮寒松月。闕宅兆兮終古藹聲塵兮無歇。

褚璆撰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三五

唐故尚書吏部郎中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仁禕、字道穆、中山義豐人也。若夫紫虯驂駕、啟聖肇於芝圖。朱鳥疏躔、得姓分於柳緯。巖巖靈構、與積□而齊高。森森昌源、將委水而俱濬。仲以孝友之德、發詠於周詩。耳以賢俊之英、書功於漢□。錫印之詳斯劭、傳鈎之睨不渝。信乃貴仕聯華、羽儀前烈、通賢疊藹、冠冕□州者焉。曾祖世哲、魏定州昌樂縣令、南秦州司馬。依仁植操、祖義馳聲。惠政軼於馴翬、宏材聞於展□。大父希文、隋定州主簿。門多長者、家有異書。得茂先之博物、同孝威之高尚。□處平、隋博陵郡察孝廉、皇朝監察御史、累遷絳州侍中、兼霍王府長史、鄭王府司馬、兼鄭潞二州司馬。公清自牧、儒素相資、直道進於王門、遺愛留於藩部。君堯山授祉、唐水降禎、實體中和、言資上德。森然獨秀、卓爾不群。含明月於九重、逸奔電於千里。率由孝悌、非關喬梓之功。自得溫良、寧由斧藻之飾。撫塵之歲、吞石有徵。剖滯稽疑、獨晤於靈府。鈎深致遠、允資於神用。加以屬詞溫麗、措思優華、倚馬飛豪、還同宿構。觀鶚命紙、非假食時。郭泰神仙、俯遊於槐肆。郄詵秀茂、爰標於桂林。以對策甲科、起家岐州參軍事、即貞觀十八年也。歲序□淹、怙恃俱喪、韡韡在疚、屬屬纏哀。懷丘吳之三失、期於致命。侶恒之於七祭、殆至傷生。永徽二年、授汾州司法參軍事。顯慶三年、轉齊州司法參軍事。三江帶野、輕險成俗。九河疏甸、狙詐實繁。小大以情、實歸於寧僭。哀矜勿喜、雅屬於無冤。州將推心、藩寮拭目。屬辰韓作梗、王險未清、司空英

國公奏君爲遼東行軍判官。旌麾之下、衆務雲飛。机牘之前、繁文冰釋。迨於獻捷隨例加勳麟德二年、勑授宣義郎行監察御史。乾封二年、勑除殿中侍御史。總章元年改爲侍御史。預真指於玉墀、主方書於石室、寛仁内湛、雖鄙於蒼鷹。剛斷外明、自驚於驄馬。帝心簡在、物議攸歸、咸亨元年、勑除太子右司議郎。望龍□以躍鱗、妙選稽古、集鳳條而振翼、尤佇正人。君之俞往、允諧僉屬。歲餘、徙尚書吏部員外郎。上元二年、加勳上騎都尉。儀鳳二年、拜尚書吏部郎中。踈步文昌、飾錦帳而增寵。飛聲禮閣、錫鏤管以承恩。參綜衣冠、朱紫不奪。預銓流品、涇渭斯分。冀翊亮天工、作巨川之舟楫。丹青神化、爲大夏之棟梁。而賈誼高才、未登於厚秩。而公明博識、竟悲於促齡。以儀鳳三年七月廿三日遘疾、終於雍州之勝業里、春秋五十有八。舉朝駭愕、具寮傷惋。以四年歲次己卯正月壬午朔廿一日壬寅、葬于洛州北邙之原、禮也。惟君操履端慤、體局沉敏、身無擇行、遊必有方、家道屢空、詎貽於隕濩。宦塗猶局、雅叶於安排。無孔明之薄田、闕安仁之狹室。連枝結愛、義切於朝登。猶子鍾心、情深於夜起。豈非四海之標准、一時之領袖者歟。嗚呼。鳳綏連塋、遽傷埋玉。龍碑刻字、行見生金。悲風急而松檟秋、白日下而原野暮。人生至此、天道何言。子若思踐行歸美、道隣於四科。居喪以哀、事符於百粒。式鐫翠版、永誌清猷、義取不刊、乃爲銘曰、

繞電疏祉、觀星演貺、至矣周臣、猗歟漢將。列侍文陛、馳聲武帳、舄弈人英、紛綸時望。司□樹績、肅肅風規、主簿高尚、詵詵羽儀、元寮輔政、直道稱奇、孕鷂丹穴、産駿黄池、顯允君子、於昭令德、孝實人綱、行爲士則、學綜緗素、文光篆刻、甫詣庠序、俄從觀國。釋巾入仕、□纓効官、臨疑以斷、恤獄惟寛、一陪戎幕、三移法冠、式趨望梓、言參握蘭、去日西落、閲

川東注、華屋遽遥、幽泉永赴。露泣陳草、風吟宰樹、一紀芳猷、千齡垂裕。

余令撰 《唐代墓誌彙編》儀鳳〇二九

大周故朝議大夫上柱國行隆州西水縣宰董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希令、字淑、隴西狄道人也。厥惟玄胄、世播清暉。唐虞之朝、司徒公以八元謀弼、夏商之日、平陽侯爲四姓冠蓋。俊賢錫胤、實多蕃祉。良史承家、此而無墜。曾祖純、宇文朝開府儀同三司、順政郡開國公。服賁五時、榮高九命、履道貞吉、昭明有融。祖玉、隋揚州司馬、徐泗密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展驥淮甸、建隼徐方、凝命有成、畏鄰無咎。父徹、唐左衛顯國府統軍、柱國。功參帷幄、智餘樽俎、赳赳在公、綽綽多裕。君資納玄粹、篤實輝光、毓德基於弄璋、用譽通於遇蹇。仁慈孝友、稟之自天。忠信節義、行之恒一。至若樂道知命、安時廣業、窮達慮遣於南郭、倚伏識均於北叟。夫以冥筌洞幾之思、斧藻沉鬱之才、駕軼於揚左、塵垢於何衛。唐龍朔年、解褐任右衛兵曹參軍事。和門叙政、妙合韜鈐。中府須才、雅苻推擇。秩滿、轉宋州柘城縣宰。自邑孚號、勸相勞民、教宣五美、風其一變。小史無事、傳授孝經。大耋相歡、式歌慈父。吉應盈正、聲聞於天。有制加朝散大夫、仍遷宰幽府良鄉縣。順陽見去、人其不樂。緱氏知來、虎便離境。下車辯物、攬轡澄清。霜雪零薊門之前、風塵靜胡林之外。申命行事、變而能適。遏惡揚善、遷而不過。開學校、勸農桑、家餘粟帛、里成鄒魯。國尚其績、又除隆州西水縣宰。梁亭解怨、竊水灌瓜。蜀道行餐、持綿繫芋。小黄人吏、仍見上書。壽春邑里、更聞留犢。君子慎德、若斯而已。滅江陵之火、雲棟連於錦州、沉鄴縣之巫、水怪淪於犀浦。官未滿歲、又制加朝議大夫。魯恭三異、盛流邦邑。晉侯二豎、忽萃膏肓。觀閔中辭、不永其

事。闔境追慕、還如戴紹。閉關著述、無謝馬卿。天不慭遺、奄離明世。春秋七十有六、以萬歲登封元年八月一日終於洛陽縣教業里第。道鄰鄭相、名偶晉臣、罷市輟耕、見乎兹日。夫人天水趙氏、天水縣君。業茂承先、體閑循度。福履叶於樛木、聖善流於國風。稟命不融、溘焉先化。粤以萬歲通天二年歲次丁酉十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與府君合葬於北邙山、禮也。悲夫旃轉西階、車遵北郭、去去郊野、悽悽林薄。哀笳咽而更囀、楚挽斷而還作。遺像聞其無覩、營魂逝其安託。嗚呼哀哉。有子液、洽等、崇基克構、幹蠱終吉、用譽承德、揚名顯親、惟圓規之流謝、懼方壺之遷越、敢憑琬琰、長懸日月。迺述銘云、

家風祖德、玉振金聲、載誕夫子、更擅其清。鳳毛題俊、鴻羽儀貞、節義居體、仁孝揚名。其一 垂帷遜業、解褐登仕、振振于飛、巖巖清峙。氣横六月、才非百里、詢政桐鄉、資芳蘭茝。其二 風移宋國、曾不崇朝、神君動詠、慈母成謡。化高綿竹、更委全椒、薊門驅傳、棧道分鑣。其三 入境蝗飛、下車虎去、夙夜懷惕、憂虞汩慮。夾日生禍、流波罷御、深水一沉、紫烟雙翥。其四 季武成寢、隨會九原、周流新域、左右頹垣。空林鳥思、寒草蟲喧、悠然孤隴、萬古何言。其五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三二

大唐故通直郎行曹州濟陰縣尉鄭君墓誌并序

君諱儉、字元禮、其先滎陽人。周宣母弟、俾侯於鄭、以國爲姓、□兹始焉。因官居洛、爲洛人也。曾祖挺、祖宣、並逸氣高邁、風神爽朗、潤身以德、富學以書。冠冕聯繼、簪纓閒疊。父獻、偃仰丘園、棲庭養性。君藍郊孕彩、會野疏貞、勗素履於前規、邁清芬於後進。孝廉擢第、初膺拾芥之榮、列邑分官、即事牽絲之役。起家孝廉、授文林郎、尋調江州尋陽尉。秩滿、

鄧州向城主簿。又遷豫州褒信、又加曹州濟陰尉。佐鳴絃而馭俗、德被一同。贊佩韋以宣風、恩覃百里。誰謂神欺與善、龍夢成灾、大位不躋、遽軫槐庭之歎。昌年暫偶、奄從蒿里之遊。春秋八十一、以大足元年正月二十九日、遘疾於道光之私第。嗚呼哀哉。夫人趙郡李氏、前綿州涪城縣令深之女。婉娩成姿、柔閑植性、聿增輝於絢彩、終濟美於扶成。始乖鳴鳳之龢、竟合沉龍之制。如意元年五月八日、終於豫州褒信、春秋七十五。粤以開元二年歲次甲寅正月庚申朔二十三日壬午、合葬於北邙平陰鄉之原①也。山河萬古、方爲歿後之悲。松櫝三秋、空結平居之恨。雲低隴邃、月上墳高、歎白日之非遠、悼悲春兮增欷。嗣子超等、蘭陔就養、驚靜樹於悲風。蓼徑纏哀、撰貞珉於荒隧。式刊遺範、迺作銘云、

靈源沃日、昌構參雲、波闌莫測、島淑難分。訓承孔父、經傳漢墳、搢紳交映、簡册重勳。其一 懷經入仕、射策登科、牽絲就職、無黨無頗。勞誠望歎、調匪聲和、大年溘盡、生涯幾何。其二 猗歟李氏、展如琴瑟、劍罷龍分、鏡空鸞失。合葬非古、周人所述。始兆青烏、終傷白日。其三 丘陵一閉、松櫝千年、山河遂古、蘭菊空傳。式圖貞石、載掩荒埏、月有華兮風有緒、長無絕兮終天。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〇二

大周故處士前兗州曲阜縣令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暢、字仲舒、信都人。因官徙居新安。昔齊丁公之子、食邑於蓋、遂以命氏。白蛇啓運、實標儒學之名。赤伏應符、仍顯武牙之號。自兹厥後、代有人焉。祖弘式、隋襄城郡守。父蕃、唐曹州離狐縣丞。并以經業相傳、爲當時所重。君禀三德之餘慶、崇五美以基身、學洞六爻、文該四始。起家進士、貞觀廿二

年、授麟臺正字。蓬山吮墨、魚魯咸甄。芸閣含豪、陶陰無舛。永徽三年、制除太子校書。顯慶四年、奉勅待制弘文館、隨仗入内供奉。屢伏青蒲、頻趨丹陛、添海裨岳、每有益焉。龍朔元年、授雍州櫟陽尉。類梅福之南昌、奸豪斂跡。同喬玄之北部、凌暴歸心。乾封二年、授雍州富平丞。丁憂解。咸亨四年、授兗州曲阜令。化隆三異、迹標三善。而天性澹泊、禀操清貞、雖在公衙、不異林藪、久居吏職、非其所好。秩滿、歸家不仕、以文史自娱。著道統十卷、誡千古之名作、一代之良才。閱水難停、藏舟易徙、夢瓊殘息、奄頹千月之靈。連石餘輝、俄陟九原之路。以神功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神都道政里私第、春秋七十六。即以二年正月十七日、葬於北芒山北月城中之先塋、禮也。天長地久、寒暑有來往之悲。日居月諸、人代多新故之感。恐岸頹爲谷、海變成田、爰總德音、紀之貞琬。其詞曰、

天地吐秀、川嶽降神、挺生奇士、是曰異人。立言有裕、立德有鄰、名高如玉、譽重席珍。藻黼春葩、行歸秋實、體仁尚智、懷文抱質。直不忤時、寬無縱昵、堯明克允、惟貞惟一。福善暌應、太山其頹、庭栖雋鵂、夢接瓊瑰。少微易感、揮日難迴。隙光永謝、今古同哀。

《唐代墓誌彙編》神功〇一三

唐故渠州司倉楊府君墓誌文并序

府君諱紹基、字克構、家本弘農、後因從宦、又爲洛州合宫人焉。系自周室、祚始楊侯、導赤泉之靈派、傳白環之景閥。代襲冠纓、可得而略也。曾祖球、齊汝州刺史、封弘農郡開國公。祖貴、隋任左衛布政府鷹揚郎將。父德、唐任洪州豫章縣令。或褰帷製錦、文武居中。或執戟祠階、外内斯寄。惟君河岳炳秀、珪璋□□。光彩駿發、藹若神仙之中。襟情爽朗、皎似風塵之外。始搖筵於璧序、譽美籯金。俯拾芥

於環林、名高片玉。明經及第、釋褐襄州義清縣主簿。贊牛刀於下邑、有類猨□佐鸞舞於重泉、實均鴻漸。秩滿選授渠州司倉參軍事。才高位卑、昔賢猶其不遇。樂天知命、今我於是逍遥。乃浪情琴酒、得性風月。雪皓江塗、思安道而乘興。早蕪園徑、棄彭澤以歸來。其志尚也、脱略軒冕。其事迹也、棲遲丘壑。遂因襄陽別業、保終焉之志。葺字習池、締交峴嶺。晨霞夕靄、秋日春泉、符我宿心、期之卒歲。方□輔仁無爽、積慶有徵、豈期過隙難留、閲川長逝。春秋六十有四、垂拱二年十月二日遘疾、卒於襄州之私第。出處傷歎、遠近同哀。粤以天授二年歲次辛卯十月十二日、遷窆於洛州洛陽縣界之北邙山塋禮也。寂寞玄壠、倉茫夜臺。風儀與塵露消沉、音徽將蘭菊無絶。恐陵移谷徙、莫識京兆之阡。地是人非、式紀蒿丘之隴。乃爲銘曰、

於惟得姓、源派靈長、遠承禘嚳、迴襲封楊。赤泉演慶、白鳳成章、四公繼軌、百代其昌。其一川岳降精、英靈間起、盛德不替、誕生君子。桂林一枝、騏驥千里、邦欽其量、代濟其美。其二名超後進、道□能人、雅調風舉、遒文日新。琴歌出俗、弈思參神、高楊淑問、遠播芳□。其三翼彼光輝、迫其徵薦、屈此材力、勞於州縣。管轄神清、馬卿詞絢、生平若是、窮通可見。其四蒼蒼者天、如何不吊、未覩雄飛、先驚鶴召。玉碪收彩、珠軒掩耀、水罷重玄、長孤衆妙。其五千月斯須、九泉冥漠、魂魄杳眇、音徽如昨。寒交暑□、星移日落、何歲來歸、重著城郭。其六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二八

唐故瀛州河間縣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於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是神靈之末、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真、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漪、字某、博陵安平人。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

爲崔氏、齊侯之允也。遥源長發、洪河之水接於天。層盤列秀、太行之山拒於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清族。魏冀州刺史簡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觖、君之曾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祁陽令諱抗、君之皇考也。承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清淳、孝友忠肅、宣慈恭儉。好古博雅、鄰幾亞聖。盈而若虛、漠而無象。非夫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憲章禮樂、鮮得其門而睹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汲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卿張公文瓘、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劉并舉、以爲騁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雙鳳矣。縉紳景慕、憧憧往來、徙宅就居、投刺成市、若衆流之赴壑也。及親而仕、盤桓利貞、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爲光州安樂尉、換蘄州黄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綽之不欲、勵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爲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巡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咏餘聲、祖述前事、人到於今稱之。若夫碧樹烟藹於江潭、紅荷藻耀於澤畔、寶貝炯光於空浦、美玉明潤於斷岸、不爲珍輿瑶輦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賞心之所嘆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樽俎柱石之器、道爲帝王師、言爲天下利。已而税遠駕於窮轍、頓高才於下位、亦無懵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歆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遘疾、終於時邕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滁州司馬昉之女也。禀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先姑、克和娣婦、德容之盛、圖傳罕有。喪親過毁、蕣華朝落、儀鳳中卒於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葬於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岡連隴、南面大道禁林、上國皇州、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玄靈嘉之、是安是宅。嗣子日用、景龍中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夙遭閔

凶、不承誨誘、慎終追遠、克家用譽。蒙聖主拔奇賞异、絶等超倫、三顧赤墀之下、一舉青雲之上。祿廪所資、吉蠲致美、實先人宥十世、降百祥之所及也。永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書乎史册。則韜光隱德之緒、俾後代將何述焉。夫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篆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岳建國、厥生炎皇。維師尚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黄鵠倚歌、雕龍擅史。倬哉嗣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慰志。垂其雲翼、坦然卑位。禄逮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寧舍旃。孰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家室。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偕畢。北陵墳丘、松檟千秋。金碑石樓、祇令人愁。東都城郭、通澗瀍洛。飛橋連閣、金管迭作。人世之轉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緬然兮。

大唐故汴州尉氏縣主簿史君墓誌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九

君諱行簡、字居敬、魏州冠氏縣鳳栖鄉大同里人也。家承積慶、流德水以開源、代襲簪組、資岳靈而誕秀。英猷遞發、冠蓋佇其風儀。人物相暉、雅俗由其標指。載嗣其德、不隕其名。爰逮於公、彌隆其譽。君丹山迅羽、渥水騰駒。識量疎通、機神爽茂。壯思泉涌、掞藻若□。翰動霞浮、非假若烟之氣。文成綺煥、自計女工之彩。博蟯經籍、尤精草隸。弱冠、舉孝廉、解褐、授文林郎、遷汴州尉氏縣主簿。居官清約、徽譽載弘。莅事寬平、嘉聲逾遠。庶雲興尺表、竦騰虬於碧霧。風生蘋末、理鵬翰於丹青。而細柳光馳、虞泉易謝。秀而不實、碎此貞堅。遘疾、以顯慶五年四月卅日卒於官第、春秋卅有六。粤以六年歲次

辛酉三月景申朔、改爲龍朔元年、十一日景午、遷窆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之山、禮也。南臨清洛、窮地軸以疏流。北帶崇邙、聳烟霞以列傲。松風曉勁、將楚挽以俱酸。笳聲夕引、與哀猨而並思。弟行珍慟桓山之永訣、悲棣蕚於泉扃、捫素心而瀝膽、仰蒼天以掩泣。徒結思於陟岫、恨馳暉之遽戢。乃勒銘於兹篆、□貞規以碣立。其詞曰、

箭水開源、九里疏潤。雲峰秀極、千尋標峻。德劭往初、慶鍾來胤。黄陂萬頃、孔牆數仞。可畏後生、器符先進。其一 鴻陸斯漸、驥踠餘足。閲水難留、勞生易促。霜奪晨秀、風飄夜燭。背伊闕以低徊、指邙山而躑躅。信天倫其靡訴、雖百身而何贖。聊紀德於泉扃、庶遺芳而可録。龍朔元年三月十一日。

史行珍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三

大唐故德州將陵縣丞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敏、字知仁、趙郡人也。聖人弈業、飛將靈苗、家承龍德之餘、門積龜文之祉。地靈所孕、人物崩騰而挺生。門慶所鍾、珪璜赫奕而相繼。曾祖嵩、齊任濟州刺史。祖寶、隋任趙州司馬。百城馳譽、半刺宣風。美政顯於驅鷄、令譽光乎展驥。父護、彩冠崇雲、高上逸人之氣。輝韜巨秀、遥分處士之光。寵辱若驚、清虚不仕。公天生儁傑、神授聰明。窮理盡性、自有春秋之癖。經明行修、坐延鄉曲之譽。永徽六年、歲貢明經高第、解褐汾州靈石縣主簿。秩滿、任洛州永年縣尉、又任揚州江都縣尉、又任德州將陵縣丞。文史足用、州縣徒勞、尺蠖之屈未申、青蠅之夢俄起。垂拱三年歲次丁亥十月壬辰朔十六日丁酉、遘疾終於將陵縣之廨宇、春秋六十三。惟公雄狀分明、高情散朗、一朝長謝、萬恨何追。粤以垂拱四年歲次戊子正月庚申朔二日辛酉、窆於洛陽縣之北邙平陰原、禮也。長子思貞等、悲纏露草、痛結風枝、爰疏馬鬣之塋、遂卜龍心之兆。披文相

質、是所望焉。握管彈毫、乃爲銘曰、

仙舟遠派、李樹芳枝、精靈磊落、冠蓋陸離。龍門擅價、武石標奇、代有君子、家傳禮儀。其一 青烏相冢、朱鳥開塋、亂吟悲鐸、斜引危旌。草生荒逕、松滿蕪城、高臺曲池無處所、重泉厚夜何時明。

《唐代墓誌彙編》垂拱〇四六

大唐故高士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行淹、字通理、太原人也。因官徙地、家於河南、故又爲縣人焉。爾其仙駕上昇、踐緱山而逾遠。靈源迥派、等淮流而不竭。宦達西京、齊聲五尹。名雄東國、高視八裴。歷代英賢、詳諸史傳。曾祖整、齊潞州屯留令。祖崱、隋汴州浚儀縣丞、父琰、皇朝襄州録事參軍事。並冰清玉潤、人傑地靈、潁川陳氏之聯賢、弘農楊家之奕葉。爲邦潞國、朞月而政成。贊牧襄川、隨風而響應。君擢英奇樹、晞幹靈根、踐詩禮之幽庭、入芝蘭之奧室。故得宏材挺拔、秀潁孤生、逸調不羣、清襟獨邁。以乾封二年明經高第、授文林郎、非其好也。解巾從職、雖陪南宮之禮、挂冠辭榮、遽躡東都之迹。烟霞入賞、琴酒攄情、談老莊而卒歲、咏圖書而盡日。以垂拱二年三月廿日寢疾、終於景行里之第焉、春秋六十有二。惟君素履貞慶、黄中元吉、果行育德、資孝惟忠。出入於仁義之間、周旋於名利之外。優遊天爵、方膺五百之期。寂寞泉扃、奄見三千之日。嗚呼哀哉。以其年歲次景戌四月庚午朔四日癸酉、窆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有子懷素等、欒棘毀貌、荼蓼居心、痛遺澤之仍留、仰遠期之有日。攀松攬栢、孺慕何階。地久天長、聲芳未已。其詞曰、

白蜺仙術、青鸞政道、誠感天地、功侔化造。靈根仙胄、奕代重規、衣冠閥閱、人物英奇。猗歟宰邑、或善毘贊、欝彼襄陽、高情燦爛。宏材特邁、偉量孤凝、千尋木聳、萬頃川澄。沉研載籍、脱□公侯、東都美遂、南澗良遊。

福善無冀、與德何乖、泉臺忽掩、玉樹長埋。

《唐代墓誌彙編》垂拱〇二一

平陽郡故敬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覺、字德峻、平陽晉人也。昔虞帝之孫、命陳開國。厲公之子、賓齊啓邦。莫之與京、承敬仲也。春秋以王父字爲氏、府君得之、乃□教述職平陽、子孫因宅、遂爲郡人也。遠祖孝英、北齊太常卿、尚書左僕射、永安郡公。祖並逍遥不仕、含光藏輝、盛德之餘、生府君也。荆璞以抱真爲貴、魏珠以含潔爲尊。天生逸人、遁世無悶。先王之訓、咸摭精華、非聖之書、吾之不好。七十之黨、回也亞丘。五百之賢、子陵逃漢。厭俗者以寵榮爲身累、居貞者以淡泊爲天和。樂志林泉、偃高霞月、何必珍食、沉瀣可以爲飧。何必錦衣、薜荔可以爲服。商山潁水、爲方外遊。享年八十有四、以天授二年寢疾、終於絳州大平縣之私第也。夫人天水郡趙氏、坤儀克順、乾以之貞。婦道克柔、夫以之正。詩興芣苡、禮獻蘋蘩、鳳皇於飛、紹前烈也。一言辭辟、楚於陵之妻、三徙擇鄰、鄒孟軻之母。享年七十有四、以萬歲通天二年寢疾、終於洛州河南縣之里也。粤大唐開元十五年歲丁卯十月五日、合葬於河南縣河陰鄉之原、禮也。長河北濟、嘶白馬之朝來、崇岫南臨、泣青烏之夜掩。嗣子朝散大夫、行國子監大學博士、集賢院侍講學士會真、以先君弈世貽慶、故後嗣高門、象賢侍講、丹闈、承恩紫殿。以爲陵谷將徙、硯碑之歲不留。瓊瑶可書、滕碣之名斯在。俯命狂簡、式銘洪休。其詞曰、

河之南兮山之北、中有佳城掩冥默。均雨露於天和、叶陰陽於地德。君之來兮爰處、慶之流兮彌億。紫綬兮金章、長耀耀兮光國。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六七

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仁以度心施物、義以由道利貞、孝以養志安親、慈以教忠有后。舉四行之尤善、成百代之餘慶、蓋得之於蕭府君矣。公諱灌、字元茂、蘭陵人、帝高辛之苗裔也。玄鳥受命、敬敷五德。白雲入房、網開三面。微子封宋、樂叔居蕭、氏族之始也。相國下秦、大夫師漢、門閥之宗也。大齊以肅竹膺期、踐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刃興運、張天地之圖。傳寶祚於一家、易鴻名於兩漢。青蓋入洛、重南國之衣冠。白馬朝周、盛西雍之賓客。公即梁宣皇帝之玄孫、明皇帝之曾孫。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國公。纂德乾坤、承靈睿哲、舊邦雖改、見周鼎之時輕。新社仍封、知晉主之必大。考鈞、中書舍人、率更令、宏文集賢兩館學士。學窮秘賾、文標宗匠、廣博幽深、契神無迹、温良恭儉、與道爲徒、是謂啓迪後昆而焜燿前烈者也。公總山河之粹氣、注日月之末光、心根孝友、器包禮樂。動蹑思後、故口無擇言。照在機前、故身無擇行。加以啓蓬山之塞路、入藏室之玄關、四科得游夏之門、六藝取鍾王之雋。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王昇儲、改通事舍人、又換内直監。曳裾西苑、擅文士之場。束帶東朝、首正人之列。尋以外艱去職。王戎死孝、時論憂之。閔子免喪、哀心未盡、乃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或曰、懷其寶、迷其國、行其志、約其親、可乎哉。公曰、吾過矣、不得已而外除、不擇官而禄仕、拜國子監丞。以婚姻之故、出爲甘州司馬、徙集嵐二州司馬、轉渝州長史。其從政也、反身以惠下、推誠以敬上、老吾老以施教、幼吾幼以子人。執是心也、何往不濟。故歷佐之郡、必僻陋知方、戎蠻變俗、狠戾馴軌、貪饕寡欲。迎新者望風而歌、來暮、送故者計日而戀不足。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能長人之謂也。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公因使人計、得扶侍還京、下巫峽之波、上當陽之坂。展轉在側、殷憂歷時、席不安枕、衣不解

帶。及板輿長税、遂扶杖不起。子春視疾、加損徒勤。石建執喪、悲哀自絶。永淳元年八月、寓居穰縣、終於苫蓋、春秋五十有七。先君之服也三年、有終公過時不釋。聖善之喪也五十、不毁公戀親滅性。君子曰禮也夫、可謂至矣。夫人京兆韋氏。祖雲起、兵部尚書。父師實、秦州都督。公卿令族、蘭杜齊芬。鳳凰飛鳴、始正家道。珠玉秀色、終高母儀。年五十有四、長壽元年十月、逝於京師布政里。粤以二年二月辛卯、合葬於少陵原之先塋、禮也。其孤嵩、克戴聖君、以宰天下。大福再成於身後、湛恩廣運於泉路。開元十七年仲冬癸丑詔曰、中書令嵩父某、毓粹冲和、降靈神象、言入精微之奥、迹登聖賢之軌。位不充量、道足庇人。松檟雖幽、音徽不昧、宜承追遠之慶、俾崇冢宰之榮。可贈吏部尚書。同日詔曰、嵩母韋氏、門傳一經、行包四德、才淑冠乎邦族、言範光乎母師。誕兹寶臣、作予良弼。封其石窌、俾承土宇之榮。表以金章、永閟珩璜之飾。可贈魏郡夫人。於是建宗廟、修禮物、榮君後命、告我前人。遠哉心乎、一恩一敬之感會也。如是垂裕立訓、克家揚名、遺愛至矣、慎終備矣。東武公之子孫、共連塋闕。南城侯之夫婦、同刻碑銘。詞曰、

維蕭系宗、出宋之子。天命齊歷、河圖梁紀。累帝重王、雍容文史。是生邦俊、世濟其美。仁義孝慈、中和庸祇。文章鳴鳳、禮樂元龜。碣館枚馬、儲闈潘賈。人望國華、風流儒雅。歷佐列郡、政成休問。行立時法、言垂後訓。没而益榮、追位冢卿。哀感有情、事傳無聲。墓門松平、碑字金生。不知千古、誰游九京。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九

校記

①「原」下疑脱「禮」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一

駱賓王　慕容知廉　安範　陳元敬

李淑　黑齒常之　唐璿　張騭

自叙狀

伏奉恩旨、令通狀自叙所能。某本江東布衣也、幸屬大爐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兹下秩、於今三年矣。然而進不能談社稷之務、立事寰中。退不能掃丞相之門、買名天下。徒以黄離元吉、白賁幽貞、沐少海之波瀾、照重光之麗景。雖任能尚齒、載宏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人、異降自媒之旨。是用披誠瀝懇、以抒愚衷。若乃忘大易之謙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褐登朝、飾懷禄之心、效當年之用、莫不狥名養素、勵朽磨鉛。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可勝道哉。而修譽察能、聽言觀行。舍真筌而擇士、沿虛談以取才。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賓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考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迹、乾没其心、説己之長、言身之善、靦容冒進、貪禄要君、上以紊國家之大猷、下以瀆狷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爲耻、况吉士之爲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奉令。謹狀。

駱賓王撰　《全唐文》卷一九七

大周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知廉、字道貞、昌黎棘城人也。前燕高祖武宣皇帝之十一代孫。十代祖燕太祖文明皇帝。九代祖恪、燕太原王、檀臺上國、列海嶽之雄。碣館崇扉、藴帝五之籙、不其盛歟。曾祖紹宗、北齊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樹績渦陽、威懾於鄰敵。祖三藏、隋金紫光禄大夫、芳疊等七州諸軍事、河内郡公。□家

沁水、道著於列藩。父正言、唐朝請大夫、兗州都督府司馬。有公望、負大名、行可以立身、才可以經國。公騏騮逸足、鴻鵠於飛、性叶風雅、才兼禮樂。面角生月、實仁孝之徵。地中有山、執謙撝之柄。有道一覩、稱其王佐。元直每嘆、謂以卧龍。以明經擢第、解褐虢州參軍。秩滿、授雍州涇陽縣尉。孫楚文雅之才、去參軍事。梅福神仙之伍、贊我大邦。太夫人隨任於魯、危痾不救。公絕漿七日、徒步千里。因罷世情、固守天爵。大人抱邁軸之賢、君子應蒲旌之召。應制舉及第、授雍州鄠縣主簿。又應文擅詞場舉□第、改授雍州盩厔縣丞、尋遷雍州乾封縣尉。地繞皇圖、城分赤縣、寮寀□選、時議所清。尋屬雁山多虞、鵬溟起戰、朔馬蹴雲、窺河塞以將入。胡兵□月、吹葭蘆而不散。禮部尚書裴行輟符雉闌、董我貔旅、迺引君判行軍事。兵戎之要、咸咨於君。以功改授太子右清道率府長史、尋奉令檢校家令丞。

職重烏練、聲高鶴籥、正人端士、非公而誰。文明元年、擢授殿中侍御史裏行、尋而即真。戴鐵冠、執霜簡、朝野竦聽、臺閣生風焉。或出監於軍、□糾射奸佞、非直熊羆增氣、故亦鴟鴞革音矣。俄以公事、左遷潭州録事□軍。秩滿、遷揚州録事參軍。未赴任、恩勑攝右肅政監察御史、奉詞五嶺之外、求瘼三溪之表。路次方城、遘疾而卒。嗚呼。天生此才、神與其藝、何夭促其壽而不登卿相乎。春秋五十有九。以今聖曆二年八月九日、遷窆於洛陽邙山原、禮也。弟夏官郎中知晦、悲棣蕚之早萎、惜佳城之再掩、掊採金石、編序德音、置諸泉門、以圖不朽。其銘曰、

巉嶮之塞、和龍之宮。山川奇偉、人物英雄。緬惟世代、詳其祖武。三光比容、五行爲主。夫君載誕、寧非象賢。忠貞自許、孝義居先。詞稱鼓吹、學兼流略。陳氏仲躬、荀家文若。可以從政、遂登於朝。亟參揚歷、頻應弓招。生涯倏忽、人事糺紛。逸翮摧浪、高峰墜雲。野開長

隴、月對圓墳、彼顏子之何去。永地下之脩文。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三一

大周上騎都尉安興孫墓誌銘并序

君諱範、字興孫、雍州盩厔人也。觀夫鳥紀雲官、得姓命氏、圓珪方璧、長戟高門、或與風后力牧齊其能、或將方叔邵武均其美。同昭奚恤之在此、若藺相如之不亡。斯固衆作者之所用心、今可得而略也。曾祖建、周驃騎大將軍。有漢天舅、寔爲寶憲、不孤其德、於茲善鄰。祖子、隋任岐州雍北府車騎。深謀不測、奇算無窮、挂虛弓於月維、倚長劍於天外。父貴、唐上護軍高四府校尉。孝友基身、文武植性、知適去之無我、體適來之有涯。山水煙霞、此焉攸處。君甫從弱歲、即擬玄經。未始髫年、遂談黃日。以宣父志學之歲、便補璧沼書生。嘗讀老子德經及孔丘繫象、從容歎粤、雖復九聖不侔。至於措意之處、往往與人同爾。豈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南史所不詳、北史所未備、豕亥魚魯、懸然幽鑒而已哉。爰迨顏回白髮之年、安仁斑鬢之日、出處不遂、心跡未并。遂乃棄萬卷之書、從五戎之校、冀申博望之美、以成定遠之封。以龍朔年中、攘袂三韓、揚旆九种、蒙授上騎都尉。君以爲大易有不事王侯、高尚其節、豈獨彼有而獨此無。仕道不遐、行之即是。凡夫仲長統之山水、顏辟强之園林、斑嗣一丘、榮期三樂、所適皆適、行忘坐忘、器宇澄清、心神昭曠。有善鳥香草、蕭然塵滓之外。對幽人野老、兀爾風煙之中。時讀異書、時尋異跡、遇佳處便累月忘歸。方寸之地既虛、七尺之軀非有。何大鵬小鳥、彼辱此榮、而復措其間哉。既而辰巳之年、夢人成釁、庚子之日、服鳥爲灾。楚老惜其蘭芳、秦矢悲其懸解。山澤舟壑、藏隱雖堅。有力負之、理無膠柱。春秋六十四、永昌元年二月廿三日遇疾、卒於私第。嗚呼哀哉。有子粵嗣粵福、并南山之幽、性符喬梓、東魯

之地、道叶閟參。粵以天授元年歲次辛卯一月癸酉朔卅日壬寅、葬於雍州盩厔縣昌國原、禮也。遂使吹樓之下、人銜絮酒之杯。偃月之前、鶴申儀予之禮。嗚呼哀哉。乃爲銘粵①、

厥初生人、名爲實賓。二美俱劭、實粵王臣。長驅涿野、大會孟津。道德月故、輝光日新。何爲如此、殆庶機鄰。其一

自茲厥後、天長地久。一德潤身、萬夫傾首。奉初藻鏡、周瑜釀酒。流俗彼無、魁梧斯有。其二

惟君行備、不墮箕裘。作德斯逸、心神日休。□驟白馬、辯岸騂牛。君爲堯舜、臣作巢由。其三

庚子之日、辰巳之年、殲我志士、彼蒼者天。樹便孔樹、玄是楊玄。聯嗣日鶴、來送名賢。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四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燕頷虎頭、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老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舜與禹合、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

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板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故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館。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陳子昂撰 《全唐文》卷二一六

大唐故蘭陵長公主碑

闕十一字之闕五十四字覆餗、緬懷千□□□□乎。若乃潤柔範於椒庭、闕六字包四德而由己、總六行以立身。騰潤質於方流、耀清輝於□魏闕二十字則蘭陵長公主兼之矣。公主諱淑、字麗貞、隴西狄道人也。高祖武皇帝之孫、太宗文皇帝之第十九女也。原夫電影流樞、瑶華襲月、十枝分葉、五潢疏派。帝子光於□葉、□□降於□陵、□亦焕彼緹油、懸諸日月。公主禀中和之正氣、陶上質之粹靈。履冰泉以表潔、踐霜柏以含貞。首無金翠之飾、耳絶絲桐之聲。共梁妻而比行、與萊婦而齊名。況乃婉順幽閑、端凝淑美、擢春葩於蘭籍、皎秋月於芝田。神鑒詳明、風徽韶美、仁爲性道、豈資冥助、孝實天經、因心必極。雖左姬之含華挺秀、謝媛之毓德揚芬、式鏡前芳、流風詎遠。九齡讀易、窮謙損之微言、□歲學書、盡鍾張之妙迹。文皇帝愛既纏心、特流□□、貞觀十年、乃下詔曰、第十九女理識幽閑、質性柔順、幼

嫻禮訓、夙鏡詩文。湯沐之典、抑有恒規、可封蘭陵郡公主食邑三千户。榮寵之錫、雖冠公宫撝挹之情、常懷□□。而彤□未降、紫蜀□停、妙選高門、方從下嫁。天子永言舅氏、情深渭陽、載穆彝章、用崇姻戚。駙馬都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竇懷悊、即太穆皇后之孫、銀青光禄大夫少府監上柱國德素之子。潔澄瀾之萬頃、飛辯箭以浮□、擢貞□於千尋、聳□□以拂日。譬良金之百煉、喻華燈之九光。踐孝資忠、履仁基信、泛虚舟而獨往、鑒止水而忘歸。出總褰帷、政均黄趙。入司交戟、任切鈎陳。業峻籯金、□班家之十紀。勛闕五字宗之五碑。射枝逸技、貫七札而稱妙。揮毫雅製、標六義而含章。搏勁翮於南溟、騁逸足於西海。自中陽纂歷、春陵應圖、或慶發黄雲、祥浮紫氣、或家藏金穴、瑞表□□。皆聲塵□□、□□荒□。我有餘慶、奕代椒房、嬰則望重西京、融乃名高東漢。克復其始、遠屬華宗。故知德祖太尉之孫、既傳芳於楊敞。玄成丞相之子、亦絢美於韋賢。□地清華、僉論□□竇□之□屬闕五字比夫遠□獨暎前修。公主義叶三從、情歸百兩、賓敬之禮、必表於閨庭。喜愠之容、不形於造次。敦睦親於娣姒、竭蒸孝於舅姑。言應禮經、動合規矩。皇明嗣極、載篤周親。永徽元年、別拜長公主、仍加封五十户。恩崇湯沐、寵茂輜軿。公主深誠驕侈、常安儉薄。前後錫賚、莫不固辭。皆理爲情申、文非貌請。誠宜憑斯積慶、享彼遐齡、而與善徒欺、輔仁多爽、春秋卅二、以顯慶三年八月□八日□疾、薨於雍州萬年縣之平樂里第。反魂之香、空留□被、□簫之□、終辭鳳臺。奉詔、竇氏既是大外家、情禮稍异、特宜陪葬昭陵。即以其年歲次巳未十月甲辰朔廿九日□□遷窆於□陵□□十里安樂原、禮也。聖上哀深同氣、特降殊私、賵襚所須、務存優厚。吊祭之禮、有异常倫。仍敕衛尉卿閻

立行、光禄卿殷令名爲副監護喪事，特給鼓吹送墓往還。惟公主妙質柔明，雅識詳潤，芝蘭成性，琬璧爲心。莊敬自持，温謙逮下，聿修蘋藻，□奉宗祧，有□□之□，懷□□之操，信可以流芳鼎室，垂訓台庭，茂麟趾於黄圖，敞龍門於赤縣。而星沈寶婺，月掩金娥，寂寂荒階，唯瞻茂草，亭亭虚帳，空見游塵。豈直痛結冕旒，悲深儲貳而已。駙馬軼安仁之永嘆，邁奉倩之傷神，悼奔駟之難留，泣藏舟之易□□□，相費□□□以□□，幼婦外孫□□碑而見托，輒牽拙思，乃作銘云。其詞曰：

赫赫皇猷，昭昭帝族。導源姜水，分枝若木。月浦資粹，星津誕淑。秀發雲翹，祥摛日谷。其一　兩儀演慶，四像□輝。承□丹掖，□□黄扉。□慎無怠，秖敬弗違。禮崇舉案，慈流斷機。其二　秋窗望月，春樹臨風。裁箴作範，草賦開蒙。詞温華瑾，文艷雕蟲。鉛芳罷飾，紃組爲□。其三　桂棟晨開，梅粱晝敞。光□□□，香飄翠幌。鳳簫凝吹，魚軒疊響。虹玉輝庭，驪珠耀掌。其四　粤有道人，摽暎搢紳。日下馳譽，席上稱珍。孔合成偶，輔德爲鄰。一調琴瑟，載叶松筠。其五　皎皎令姿，盈盈淑哲。匪唯侍君，所期同穴。□劍光沈，□鸞□絶。蘭儀方秀，蕙芳遽折。其六　女樓西顧，娥臺北臨。山烟漠漠，隴日沈沈。白楊行拱，翠檟方深。式刊貞筍，永播徽音。其七

李義府撰　《全唐文》卷一五三

大唐故左武威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并序

太清上，冠合其道者，坤元至，聖高居，參其用者，師律不有命世之材，傑其奚以應斯數哉？然則求玉榮者，必遊乎密山之上；藴金聲者，不限乎魯門之下矣。府君諱常之，字恒元，百濟人也。其先出自扶餘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爲氏焉。其家世相承爲

達率、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曾祖諱文大祖諱德顯考諱沙次並官至達率。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絶、所輕者嗜欲所重者名訓。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清軌闊達、遠不形其里數。加之以謹慤重之以温良、由是親族重之師長憚之。年甫小學即讀春秋左氏傳及班馬兩史。歎曰、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未弱冠、以地籍授達率。唐顯慶中遣邢國公蘇定方平其國、與其主扶餘隆俱入朝、隸爲萬年縣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爲士衆所悦。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以至公爲己任、以忘私爲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淳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於時德音在物、朝望日高、屬蒲海生氛、蘭河有事、以府君充洮河道經略副使、實有

寄焉。府君稟質英毅、資性明達。力能翹關、不以力自處。智能禦寇、不以智自聞。每用晦而明、以蒙養正、故其時行山立、具瞻在焉。至於仁不長姦、威不害物、賞罰有必、勸沮無違、又五校之大經、三軍之元吉。故士不敢犯其令、下不得容其非。高宗每稱其善、故以士君子處之也。及居西道、大著勳庸。於時中書令李敬玄爲河源道經略大使、諸軍取其節度。赤水軍大使尚書劉審禮既以敗没、諸將莫不憂懼。府君獨立高崗之功、以濟其難、轉左武衛將軍、代敬玄爲大使、從風聽也。府君傍無聲色、居絶玩好。枕藉經書、有祭遵之樽俎、懷蘊明略、同杜預之旌旗。胡塵肅清而邊馬肥、漢月昭亮而天狐滅。出師有頌、入凱成歌、遷左鷹揚大將軍、燕然道副大總管。垂拱之季、天命將革、骨卒禄、狂賊也、既不覩其微、徐敬業、逆惡也、又不量其力。南静淮海、北掃旄頭、并有力焉。故威聲大振。制曰、局度温雅、

機神爽晤、夙踐仁義之途、聿蹈廉貞之域。言以昭行、學以潤躬、屢總戎麾、每申誠効。可封燕國公、食邑三千户、仍改授右武威衛大將軍、神武道經略大使、餘如故。於是董玆哮勇、剪彼凶狂、胡馬無南牧之期、漢使静北遊之望。靈夏衝要、妖羯是瞻、君之威聲、無以爲代。又轉爲懷遠軍經略大使、以遏游氛也。屬禍流羣惡、釁起孤標、疑似一彰、玉石斯混。既從下獄、爰隔上穹、義等絶頏、哀同仰藥。春秋六十。長子俊、幼丁家難、志雪遺憤、誓命虜庭、投軀漢節、頻展誠効、屢振功名。聖曆元年、冤滯斯鑒、爰下制曰、故左武威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衛、上柱國、燕國公黑齒常之、早襲衣冠、備經驅策。亟總師律、載宣績効。往遘飛言、爰從訊獄、幽憤殞命、疑罪不分。比加檢察、曾無反狀。言 念非辜、良深嗟憫。宜從雪免、庶慰塋魂。增以寵章、式光泉壤。可贈左玉鈐衛大將軍、勳封如故。其男遊擊將軍、行蘭州廣武鎮將、上柱國俊、自嬰家咎、屢効赤誠、不避危亡、損軀徇國、宜有褒録、以申優奬。可右豹韜衛翊府左郎將、勳如故。粤以聖曆二年壹月廿二日勅曰、燕國公男俊所請改葬父者、贈物一百段。其葬事幔幕手力一事以上、官供。仍令京官六品一人檢校、即用其年二月十七日奉遷於邙山南官道北、禮也。惟府君孤峰偉絶、材幹之表也。懸鏡虚融、理會之臺也。言寡而意博、無枝葉之多蔽。謀動而事成、有本末之盡美。夙夜匪懈、心存於事上。歲寒不移、志在於爲下。非君子之所關懷、必不入於思慮。非先王之所貽訓、必不出於企想。自推轂軍門、建節邊塞、善毁者不能加惡、工譽者不能增美。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至於推財忘己、重義先物、雖刎首不顧其利、傾身不改其道。由是懦夫爲之勇、貪夫爲之廉。猶權衡之不言、而斤兩定其謬。騊駼之絶足、而駑駘知其遠。至於吏能貞幹、

走筆而雙璧自非。鑒賞人倫、守默而千金成價。固非當世之可効、蓋拔萃之標準也。榮辱必也、死生命也、苟同於歸、何必終於婦人之手矣。余嘗在軍、得參義府、感其道、頌其功、乃爲銘曰、

談五岳者、不知天台之翠屏也。觀四瀆者、不晤雲洲之丹榮也。恭聞日磾、爲漢之鞞。亦有里奚、爲秦之娣。荀云明哲、與衆殊絶、所在成寶、何往非晰。惟公之自東兮、如春之揚風兮、文物資之以動色、聲明佇之以成功兮。悠悠旌旆、肅肅軒蓋、擊鴻鍾、鼓鳴籟。云誰之榮、伊我德聲。四郊無戎馬之患、千里捍公侯之城。勳績既展矣、忠義既顯矣。物有忌乎貞剛、行有高而則傷。中峰落其仞、幽壤淪其光。天下爲之痛、海內哀其良。天鑒斯孔、褒及存亡。余實感慕、爲之頌章。寄言不朽、風聽無疆。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二二

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

欽若於天者、謂之代工。覆冒於人者、謂之成務。則調元氣、法三象、鼓洪爐、宜萬物、其代工成務之本也。簡大僚所以服其事、明先正所以詔其功、卜熊羆所以占其兆、從龍虎所以合其應、匪徒然而已哉、有唐元老宋公侯矣。公諱璿、字休璟、晉昌酒泉人也。昔在夏商、大夫陳其氏姓。洎遷汾晉、季子聽其聲樂。豈軒之後、唐之遺乎。既仕楚而聞魏、亦家秦而滅項。涼武昭王攬中州之杰、居右地之盟、七代祖晉昌宣王和、佐厥威霸、守其夷險、故累爲郡之首族。粵宣王逮我曾祖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贈兖一作襄州刺史諱某、世位大將軍二千石。大父洛陽令、朔方郡贊、特贈秦州都督諱某、烈考咸陽令、贈岐州刺史諱某、操斧鉞、班珪瑞者、耀洪烈於四世、垂餘風於百里、於穆不已、莫之與京。公初髫而孤、入則孝、出則悌、承於母兄之旨。及冠而立、學以聚、問以辨、從於師黨之言焉。張嘉運先授

於易、森然可見者萬象。賈公彥次授於禮、坦然可觀者百度。射策高第、初補吴王典籤、歷綿州巴西尉、同州馮翊主簿、弗之好也。嘗欲屠郅支、刺樓蘭、執渾邪、逐呼韓、始自謀於將帥、終見器於公輔、遂爲疏勒道行軍從事、策勛至上柱國、授營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尋以朝散大夫檢校朔州刺史。蓋養能而成績矣、轉安西副都護、檢校庭州刺史。長壽中、武威軍大總管王孝杰之復四鎮、實賴其謀、表公爲西州刺史。涉龜沙、薄烏壘、矛精絶、慰渠犁、此之謂也。公至、則扶厥傷、止其擅、因所利、補其闕。故西州之士、刻石而建碑焉。無何、遷靈州都督、新昌軍防禦營田等使。入蕭關、殺都尉、絶梓嶺、討符離、此之謂也。公至、則城彼方、要其險、狎諸野、墾其實。故北地之大者、有備而無討矣。就加銀青光禄大夫、入拜左豹韜將軍、遷司衛卿。未幾、攝右肅政大夫、檢校涼州都尉、假節隴右諸軍事。參警夜之肅、嚴不時之禁、事典之常者、惟公是遷。受南憲之寵、總西方之役、邦家之急者、緊公是任。其年、麴莽布支率種落數萬寇於洪源也、公訓鉦鐲、完甲兵、以禦之。虜見積尸之凶、我懸斬級之賞、遁則忘草、在而蒙棘、他他籍籍、不可勝云。朝實休之、除右武衛右金吾二大將軍、俾仍舊鎮、雖貴而不留中也。先后稽六官之本、思五法之要、自我聰明、惟天照鑒、乃拜公文昌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隱心而行、正色不撓、功多微管、議切安劉。中宗之踐副君、旁求中庶、特轉公太子右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知政如故。召綺里而稱叔孫也。屬駕言北垂、薄伐東鄙、復公爲夏官尚書、兼幽營二州都督、安東都護、按河北之州軍、自邶鄘巡遼碣、貪夫廉而忌法、戰士逸而待寇、且有倫要、而無怨讟。神功初、徵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特進、尚書右僕射、食實封三百户。已而居守秦雍。今之揆路、古

曰台司、百寮師師、萬事理也。分郡關而典之、鎮京師、以留之、豈富人之始封、亦鄭侯之大任。位益高而勇退、年愈邁而思止、抗聞旒扆、密奏封章。久之、聽致仕、進封宋國公、朝朔望。天子方崇文太學、講武宣揚、延首鴻儒、傾心碩老、復以公爲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乞言而書法也。景雲初、匈奴請公主盟、使臣爲約未堅、致辭或給。因命公爲特進、檢校御史大夫、朔方軍大總管以禦之。仗宸威、肅戎令、人莫聞於吠犬、騎寧憚於射雕。舉則全師、還而罷事、將簡棄軒冕、神明芝術、然邦有大禮樂、大政刑、率由典謨、罔不咨度。享年八十有六、景命不造、延和元年七月戊子、薨於長安懷真里第。嗚呼哀哉。皇上聞哀撤懸、出次揮涕、追柳莊而亟命、思鄭産而安歸。制贈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贈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喪事官給、仍差官四品一人監護、有加等也。太常考行、謚曰忠。書不云、殷之得傳、用訓朕志而承其道。雅不云、周之命程、是我戒我師而就其緒②。於戲。惟公浚明前典、允迪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石建、孔光之比。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爲將軍、尊重於位、而謝賓客、公之不敢專。爲丞相、開陳其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鏤彝器、圖旂常、載史官、列盟府矣。夫翠鵠犀象、非不鷙也、有其用則不全。麟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偕、用不竭、身已康、名不滅者、既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緦、頃於槐里之閒、堇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爲之度焉。臨薨、戒諸子曰、儉則自完、孝不忘本、吾之志矣。嗣子陳州刺史先眘、左千牛中郎將先擇等、克奉遺命、能循懿業。以年月日、葬於舊塋、亡夫人太原王氏從祔、禮也。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穆公之政厚。虞丘進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代祀而代禄焉。則我師臣計功、

允子宏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久者敢作銘曰：

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居。曾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綿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於廟堂、王則是保。服於戎狄、公常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崇讓頤老、歸閑體正。天也不憖、人之云亡。大夫掌域、群公會喪。咸陽北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永此防墓。

蘇頲撰　《全唐文》卷二五七

唐贈丹州刺史先府君碑

府君諱鷟、字成鷟、范陽方城人也。張祖曰揮、帝軒之允。肇勛弦木、錫姓上矣。詩有卿士孝友、史有留侯世家。八葉至東漢司空皓、公子宇、北平太守、始居范陽。四葉至西晉司空華、公子韙、散騎常侍、乃僑江左。昆孫太常、復歸河洛、故河東有司空耑、洛陽有散騎里。後司空至府君、十二代不失仁義矣。王父諱弋、周通道館學士。考諱恪、無祿早世。府君煢生遺育、四代單緒。家世尚儒、不及伯魚之訓。外祖爲理、遂讀皋陶之書、以明法歷饒陽長子二尉、介休主簿、洪洞丞。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以所願乎上交乎下、反身與人、何往不順。臺選貞白、覆囚山南、人謂是行有典刑矣。昊天不吊、年五十二、調露元年十二月乙卯、捐背於縣廨。夫人長樂縣太君馮氏、父威、藍田丞、敬修法度、踐涉圖史。顧復幼孤、將就成立、家道不殞、夫人是賴。享年七十有二、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光珪說不天夙遭閔凶、又集荼蓼。先王制禮、不敢從滅。以景龍二年七月己酉、安厝於萬安山陽、祔從周制也。惟先君不祿俸、不奉親、不機杼、不資身、僚舊無鷄黍之接、況非其類乎。族姻無魚菽之受、況其人吏乎。是全其高而善其獨也。過四十、始閱六籍、觀詩得之厚、觀書得之恒、觀樂得之和、觀禮得之別、觀春秋得之正、觀易

得之玄。曰、君子多乎哉。事斯一言而已矣。每誦道記、三復三寶、曰、至人之心有以垂世。又聞之太夫人云、吾有子五十載、非其疾無一日之憂。先夫人亦云、吾事夫子三十年、耳無忤聲、目無暴色。先君子之違世也、其憂戀者、尊門在殯歟。聖善在堂歟。我諸孤無日敢忘。及王母終養、二祖封崇、亦尚克家成遺訓矣。若夫安親孝也、宜家義也、翼子慈也、軌迹隱乎含光、故當代罕耀。馨香發乎潛德、故明神終勞。先大夫久而益榮、没而不朽、蓋此景雲二年、天子嘉侍臣之匪躬、念前人之藴德、二月乙巳詔曰、故官某毓德高邁、藏器下僚、代載儒雅、家傳清白。河東佐邑、長不欺之風。山南覆囚、溢無冤之聽。徂謝永久、丘墳不飾。啓茲令允、貞事先朝。宜崇追遠之恩、以表揚名之志。可贈使持節丹州刺史。王澤漏乎泉壤、國禮崇乎宗廟。漢帝論士、恨不見李牧之爲人。曾子思親、泣無逮楚王之厚禄。道存運往、痛矣餘悲。緬尋前哲之所以聞無聲於四海、視不見於百代者、匪銘頌歟。桓麟、蔡邕、其則不遠。嗚呼、霜露交積、松檟滋深。兄弟永懷、相顧將老。胡伯虎豈敢掩大人之清、陳季方何足知家君之德。小子銜恤、非曰能文、莫假辭於他者、務傳信於我也。銘曰、

猗嚴考、用玄妙。體太和、竭高志。貞夫一、戒其多。孝於親、正於家。形於訓、清厥心。晦厥迹、畏厥聞。寶如何其謙儉孝慈。皇哉褒德、永世有詞。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八

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騭、字成騭、姓張氏、其先晉人也。晉分、家世相韓。韓滅、留侯爲漢謀主。至宇、爲范陽太守、因居其郡。及華、博物亞聖、爲晉司空。府君司空十二代孫也。曾祖諱俊、河東從事、大父諱弋、字嵩之、通道館學士。考諱恪、未仕即世。先君四代早孤、單門煢

立、宗祀之不絕如綫。府君襁褓衰麻、鞠育舅氏、而炳太和之純嘏、爍遠慶之洪允。庇身禮樂、發言忠信、小無不戒、大無不慎、終日乾乾、遠於悔悋、靈根顛而還植、祖德墜而復振。加以好學不倦、問一反二、道機玄鍵、罔不幽探。外王父大理丞某、重世爲士。府君傳其憲章、博施精理。年十九、明法擢第、解褐饒陽尉、丁王母憂去職。夫人少而守義、老而無子、因心創巨、事不忍言、喪紀之數、加人一等。服闋、調長子尉、換介休主簿、洪洞丞。太夫人在堂、官求近便、故累徙而不進也。内清净以化人、外平反以悦親、不樂歸美、而善隱德、故下車無赫赫之聲、所去有遺愛之戀。有旨差覆囚山南、輶軒所歷、全濟甚衆。府君以律有違經背禮、著妨難十九篇。書奏、帝下有司、而删定之官黨同妒异、竟寢其議。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臧倉其如命何。調露元年秋、奉使晉陽、遇疾輦歸。藥禱無降、冬十二月大漸、九日乙卯、棄背於縣廨、春秋五十有二。光、珪、説不天、總角在疚、明年春、奉輤藁殯於河東。賴夫人撫養孤藐、躬加訓授、男習文雅、女工組綉、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景龍元年秋、封長樂縣太君。夫人故藍田丞威之女也、享年七十有二、是歲十一月戊申、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於戲哀哉。靡瞻靡依、何怙何恃。二年七月己酉、克葬我先公、夫人合祔焉、從周制也。初議葬、小子夢度景於萬安山南孤堆東峰之下。時淮南宏公相地、曰、是山爲華蓋、岡爲蟠龍。龍者大人之德、孤者王侯之稱、卜夢協兆、何善如之。乃定墳塋、創宅兹所。小子銜恤、誌之幽礎、係曰、

欽若古訓、時惟皇考。翕和三光、希聖二老。清有世業、儉爲身寶。彌綸典憲、思緝王道。佐彼四邑、人用不擾。生我曷後。棄我曷早。閔予髫髮、遭家不造。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母氏聖善、示我顯則。命服天朝、封邑舊國。榮未卒歲、哀已匝域。泣血思親、昊天罔

極。孤之華蓋土龍蟠、連岡四繞帶林巒。朝日吐耀
遠峰攢、微風夕發過蕙蘭。石室固護泉火寒、衆靈
幽謁奉神歡、壽宫深静永閑安。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二

校記

①粤：通「曰」。

②此句疑有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二

大唐故滄州長蘆縣丞薄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仁、字範、雁門人也。粵以五星東聚、列妃后而嬪帝。萬乘北駕、命通侯而佐皇。故懿哲茂親、預聞前史。豐功厚德、載芳來葉。祖師、唐安州義安府統軍、考城公、上柱國。馳聲細柳之前、果獲大名之賞。父峻、皇朝原州平高令、上輕車都尉。法雷綰墨、馴翟有聞、列宿鳴弦、驅雞自遠。公年纔弱冠、任國子監學生。靈府虛融、神姿實發、微言一覽、洞曉三經。射策甲科、詞鋒穎脱、選衆而舉、爰授忻州行參軍、栝州永嘉縣尉、滄州長蘆縣丞、武騎尉。謝秩海隅、入調天府、遘疾神都、以垂拱二年、終於旅舍、春秋五十九。夫人南陽樊氏、恒州長史之孫、隴州治中之女也。中和秀氣、上靈資淑、閫德貞諒、閨訓夙彰、祇奉內儀、虔恭中饋。未極南山之壽、忽傾東岱之魂。終於私寢之第、春秋八十有四。即以開元二年歲次甲寅正月十七日、合葬於相州城西北二十里崗之原、禮也。息昇、鉉等沖和植性、純孝自心、泣血增哀、倚廬何望。素旐即路、白衣相送、士庶悽怛、原野蒼茫、清風響怨、白日無光。恐人非之地是、而海變之成桑、庶勒銘而紀石、雖代故而名芳。其詞曰、

高門鼎族、弈代觀光、岳靈川粹、輔漢臣唐。令問令望、如珪如璋、朱輪華冕、拖紫懷璜。其一

□有嬪媛、誕姿淑懿、閫德陶神、閨儀蘊器。奄忽終古、同穴荒遂、萬歲千秋、幽明永閟。其二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〇一

揚州大都督長史王公神道碑

生甫及申、思皇多士、必訏謨以亮采、惟肹蠁幽贊

者、不曰才乎。若蘊其才、居其業、奉丹霄之下濟、辭白日之中辰者、不曰命乎。霸城王府君諱易從、字某。爰事英主、皇皇②我神武、金期寶臣、籍我公輔。及揮綸翰、秉刀尺、宜其尹天下、登宰衡。雖克揚其休、而不踐厥位、何也。府君之始、魏安僖王弟信陵君之績。秦滅魏、謂之王家者、遂命氏焉。其後世居霸城、族著京兆、故得魏藩公子、錫允稱宗。是猶齊國大夫因昌保姓。況神皋之表裏、形勢、俊城之相承紱冕、固以倜儻卓犖、爲龍爲光。五代祖羆、西魏尚書令、贈太尉、相州刺史、扶風公、紀於周史。高祖明遠、隋雍州大中正、宏化郡守、司金上士、銀青光禄大夫。書大旂、勒大鼎、猗那成績、繁衍重世。曾祖壽、隋州都七職主簿。隋氏淪胥、煬皇板蕩、竟全孤竹之操、不敗幽蘭之芳。祖喜、皇朝晉州司倉參軍、同州河西縣丞。父慶、趙州房子、冀州棗强二縣主簿。文秀儒雅、韜光鏟迹、雄雌之嘆、則聞鸞鳳之栖未遠。公八歲工詞賦、十五讀典墳、十八歷涉代史、十九初游太學、二十升甲科。三傾五城、一日千里、階選部、册天門、出九流之先、當萬夫之特。授亳州城父尉、且未光也。無何、棗强府君不禄、毁將形骨、扶杖於家者三載。哀不絶聲、倚廬於墓者六祀。古曾子死事之終、今老萊生事之極。思奉檄以盡養、顧甇裾而足耻。庭闈何適、有南山之隱路。黌塾不倦、有北海之儒門。教子弟學成志立、蓋云十數。而府君雲卧林栖、傲然肥遁。迫於從父之命、就以賢人之辟、授華州華陰縣尉。復册甲科、轉京兆府美原縣尉、换華原丞。廉問之舉、屈爲之佐、殊尤之薦、用冠於首。擢拜左臺監察御史、王憲斯執、國刑不紛。一歲遭内艱、如在先考之戚。禫闋、制復舊。倖臣左補闕何輝、圖怙勢作奸、頗盈罪惡、府君直言正色、莫避權寵、簡墨條奏、當朝允之。遷殿中侍御史、無何、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祠部、主爵、考功三郎中。

邦有教謂之安、國有祀謂之事、則人祇之政罔弗格。邦有等謂之爵、國有功謂之課、則賞罰之旨罔弗齊。自非貞廼應物、敏於成務、疇能振景拔萃、川渟岳立。主上旒冕而思、一以寰宇腹心、特重其掖垣、故近密委於侍臣、緝諧連乎小相、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剸犀兕者、其議可以斷割、賦鶺鴒者、其言可以遠大。況天詞往復、形於中旨、人望虛佇、期以上台、姑試之劇、備觀周美。遷兵部侍郎、回翔要津、拂拭夷路、消長容其正、忠邪順其直。戎昭者有畢力之師、彝序者無曠負之人。以東南封圻、淮海殷雜、雖陸攝水標、填於委輸、而風果氣銳、徵以剽輕、巨鎮何有、系公則賴。□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陽秋信、風雨若、不競不絿、有倫有要、化之爲最、理念於茲。嗚呼。景命不融、流年孰返。以年月日遘疾、終於府之官舍、享年六十。府庭颸戀、閭巷聚哭、攀舟楫以咨嗽、越江關之重、復名流常化、雅俗追嗟。嗚呼。以爲當代所歸、禮謝於陳、在豈謂逢時共許、愛深於産。卒夫靈龜明鏡、可以決疑。駟馬拱璧、不如進道。牽於彼則疑已釋、存乎我則道已用。府君是以寘毛髮之愆、徵膏肓之疾、加以博聞好古、精義入神、有夫子之文章、得吾家之書籍、或寫或繕、海富山藏。嘗工篆體、閒以琴德、不耀穎而好事者珍、每成聲而知音者賞。身歿之日、所纂集二十卷、自彈琴凡數張、俾後代美其華、旨其實、垂芳塵之菴藹、採嘉頌之洋溢、其高致歟。粵開元十五年龍集於卯仲春日晨、卜葬於京兆咸陽洪瀆原、禮也。周之堇原、漢之槐里、丹碑已刻、青櫝成行。子八人、長曰有、次曰實、并行齊曾、閔聲軼元、季。徵昔有八子之名、居喪有二連之善。府君之仲、著作佐郎敬從者、季太廟丞擇從者。敬也瑚璉之器、擇也金玉。其相稱之真、拔文之實、記吾人早游學序、曾比義於青襟。晚哭寢門、匪致能於黃絹。辭所不獲、强

爲之銘曰、

高惟雍兮大曰京、遷王氏兮著霸城。或公或侯、散佩垂纓。子子孫孫、府君挺生。其一德有必綜、才無不括。勝情風翔、偉量河闊。帝曰俾乂、求賢如渴。公其裒然、藏器以達。其二三才清憲、清憲攸嘆。四趣明光、明光孔彰。并躋雙掖、雙掖忠益。皆掌二柄、二柄方正。其三爰回藻司、迺莅揚都。政既成矣、公嘗邁乎。輔我皇極、奮於天衢。奈何不臧、違世而殂。其四世閱人之不息兮、人違世之遂即。獨四塞之山川兮、盡千年之封域。噫。古之不朽、詩載是力。撰懿圖芬兮、清深廣直。其五

蘇頲撰 《全唐文》卷二五八

周故内供奉學士懷州河内縣尉陳君石人銘

君諱該、字彥表、綿州顯武人也。其先自潁川遷蜀矣。曾祖寄、祖曾、考永貴、皆養高不仕。君少好學、能屬文。上元元年州貢進士、對策高第、釋褐授將仕郎。其明年、制敕天下文儒、司屬少卿楊守訥薦君應詞殫文律、對策高第、敕授茂州石泉縣主簿。開耀元年制舉、太子舍人、司議郎、大府少卿元知讓應制薦君於朝堂、對策高第、敕授隆州蒼溪縣主簿。垂拱四年、又應制學綜古今、對策高第、敕授懷州河内縣尉。凡歷所職、皆以清廉仁愛著聞。有周革命、天授三年、恩敕自河内追入閤供奉。居未期、不幸遇疾、於神都積善坊考終厥命、年六十三。歸葬於豆圖山之陽原、禮也。嗚呼哀哉。古人有云、飾顏、夷之行、不逢青雲之士、而聲名磨滅者有之矣。嗚呼。我陳君敦懿玄默、潔清温良、馴道執志、好學博古、恂恂焉。行高職卑、不改其操、學優禄薄、不怨於天、四舉有道、三歷下位、宴如也。非諄諄淑人、其誰能涅此而不渝哉。夫知命可謂君子矣、好學可謂爲文矣、丹書不藏於勛府、青史不昭於方册。於

戲。一絶故老之口、孰知夫子之賢哉。吾與君族人也、服美其德尚矣。昔子雲稱李元、常璩叙令伯、皆没而不朽。後代稱之、斯非若人之徒歟。吾豈默而無述。其銘曰、

闔閭君子、好斯文兮。縟藻聲章、潛卿雲兮。栖遲下位、允外聞兮。金署玉堂、見吾君兮。鸞階鴻漸、期紫氛兮。鍾鳴漏盡、竟蘭焚兮。儒行墨節、將何云兮。恭承遺言、立石人兮。金刻丹書、記歲辰兮。青龍甲午、銘兹墳兮。

陳子昂撰　《全唐文》卷二一六

大周故陝州桃林縣博士楊君墓誌銘 並序

君諱政、字武、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出自有周唐叔虞之後。七代祖震、任陝州太守、故今爲芮城縣人焉。漢丞相之靈苗、晉上卿之茂族、鍾鼎百代、歷千載而同榮。軒冕一時、逾數朝而繼業。曾祖子綱、周任濟州司户參軍事、隋邵州邵源縣令。初貳專城、道既參於寮佐。後當製錦、歌已起於黎元。字養之宜、期於獨得。祖志明、隋孝廉擢第、任晉陽郡丞。周盤發嘆、自有其時。霍收集鳳、非無其德。父武政、松竹植性、芝蘭繼馥。以爲唐堯之代、巢許懷其至塗。周武之時、夷齊立其高節。唯希負□、不擬彈冠。挺顔閔之才、負焦先之志。幼而好學、長則多奇。唐顯慶年中、明經擢第。拂衣高蹈、習前代之風。每有常調、皆無赴集。遂隱於中條山道士郭雅舊修道所、溪壑庭院、煙雲左右、一絃之上、召山水而多娱。十步之中、擿苓蘅而自足。其時本縣令韋綱、長史崔知温並嘉其高尚、嘆其隱逸、俱將俸禄以濟衣糧。五載之間、九經遊刃。至麟德二年、被本州刺史盧承業追召、補桃林縣博士。談聖人之至理、即此康莊。議夫子之遺文、依然户牖。慕之者成市、奔之者如雲。雖北海西河、豈能過此。至調露年中、復被刺史譙國公李崇義准制、舉君爲學綜古今、送至

都。乃丁內憂、哀毀過禮、遂寢疾、終於芮城私第、春秋五十有五。命也如何時哉遂失。邠卿有志、終未盡於天年。顏子多能、方見沉於隴路。夫人蔡氏、閨房厚德、蘭菊奇芳。恨齊體而無留、嗟逝川而莫駐、以萬歲登封元年二月六日終於寢室、春秋六十有八。粤以萬歲通天二年十月廿一日合葬於芮城縣故芮國之西原、禮也。有子五人、長任左衛德義府長上右果毅都尉、上柱國。第二明經擢第、天官常選。第三左武威衛兵曹、第四、第五等、並地望餘苗、天經至孝、悲纏盡扇、恨結藏書、方爲欒棘之容、願託鐫題之事。其銘曰：

唐叔餘苗、弘農立胤、地望時有、天才代進。川嶽降靈、風雲坐振、唯此上德、無名已鎮。顯允君子、雪白蘭薰、山嶽獨秀、由巢不群。携琴待月、握筆臨雲、往古何在、來今已聞。大道雖行、小年終謝、命也如此、天乎不借。舊里無家、新塋有舍、魂魄悠遠、茫茫大夜。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萬歲通天〇一〇

唐故朝議大夫行兗州龔丘縣令上柱國程府君墓誌并序

□曰東平程君名思義、字思義、南兗州刺史樓之孫也。承捧日之英靈、衮陵雲之氣色、軒蓋炯晃、名聲璀粲。爾其明慧天縱、禮樂生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下帷不懈、懸簪忘夕。未盈歲稔、噓吸墳素、鄉黨稱之曰聖童、郡縣接之以國士。年十八、幽州貢明經及第。於時鯨壑久波、鰥頭未截、天子按劍、聞鉅鹿而輟寢。將軍杖鉞、想漁陽而罷蓋。君負幽朔之勁悍、爲筆硯而徒然、委質戎韜、控弦遼碣。久之、擢授峽州遠安縣丞、豪州鍾離縣丞、懷州河內縣丞。雖黃氣霏祥、契靈篇而疊躞。丹巖理羽、匪梧桐而不棲。牢落江山、夷猶歲月。幸以堯咨爾舜、天禄在躬。日月載初、聖人虛座、以思乂弓旌交騖、羣賢

負鼎以干時。君應此搜揚、遷司刑評事。於時楊豫作逆、妖氛未殄、王侯將相連頭下獄、傷痍誅斬、不可勝數。周興、榮貫廷尉業擅生殺、鬻新開之詔獄、襲亂常之遺噍、虐甚脱踝、文繁次骨、公卿側足、行路掩首。時有吴王子琨作牧江右、來俊臣密樹明黨、遠加組織、令君推問、冀陷殊死。君情深哀敬、志重平反、寧失不經、非其罪也。於是請尚方之劍、斷佞臣之頭。天高聽卑、情莫之察。惜乎凶而未竄、信而見疑、謗讟盈篋、排擯長謝、出爲兖州龔丘縣令。十有餘年、鄒魯化洽、洙泗風高。人境揚其善聲、鳴琴悲其調下。甿俗欣戴、如承父母之恩、里巷謳歌、似奉神明之化。暨乎汶陽代至、解印來歸、三老上書、惜焦延之去職。百姓垂泣、願曹袞之更還。吏人拜謁、不絶而已。屬鑾駕西幸、瀍洛東虚、右臺侍御史魏探玄拔自常均、素無材行、倚宰輔之重戚、狎羣小之流言、誣君十萬之贓、切置三千之罰、横加拷察、久縶囹圄。既而天鑒孔明、推鞫無狀。攝履乖候、風疾彌留、春秋七十五、長安三年正月廿四日、卒於洛陽縣德懋里私第。以其年二月廿八日遷窆於合宫縣平樂鄉之原、禮也。惟君道不希指、姓好陵折、罕脂韋以從俗、任剛毅以忤時、故高材而無貴仕也。然而雅尚朴素、妙達存亡、生平有言、斂以時服、雖崇棺椁、不至侈靡。女壻曹琰切承國士之禮、深痛哲人之逝、託琬琰以圖芳、庶光榮於後裔。其詞曰、

鐸以聲毁、膏以明煎、悲哉夫子、竟損天年。道不狎塵、性惟介立、遭隨委運、騏驥難縶。巖巖孤峰、秀出雲漢、位不求達、剛而能斷、衆醉獨醒、知死不憚。竄身小魯、皓首而歸、讒人罔極、促我餘③。膏肓靡救、奄閉泉扉。冥冥夜臺、何時可曉。階盈吊客、樹集悲鳥。煙慘白楊、風牽素旐、貞石一載、芳聲永紹。

曹琰撰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〇三〇

□處士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景之、字仲陽、功曹府君之第二子也。沉黷④少言、博涉史傳、每慕於陵仲子之爲人。好稼穡、樂名教、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不應州郡之辟、專以琴書自娱。春秋卌有四、以唐之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子嶠、志學而孤。俯逮成立、天不悔禍、俄隨怛化。嗣孫逖、歲在垂齠、奠酹攸託、惸釐孀藐、遞相憑附、固乃哀纏中外、痛傷心目者焉。余與晦之以爲小年雖遽、大暮同歸、松城合兆、蒸蒸有寄、乃以大周天授之三年正月六日、改卜先墳於安養縣之西相城里、移諸兄弟並窆於新塋之内。青烏劾吉、白楸速朽、惟堯典與孝經、共天長而地久。

乃爲銘曰、

念彼生涯、循茲怛化、川有閱水、日無停駕。共惜小年、同歸大夜。令範將煙霞俱遠、儀形與炎凉并謝。痛萬始之不留、獨汍瀾而長嗟。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一〇四〇

大周故兖州都督彭城劉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璿、字如璿、天水上邽人也。漢楚元王交後、其先因官家焉。粤惟唐堯則天、居位者一□餘載。漢高雜霸、有國者四百餘年。帝王以來、唯此爲盛。子弟繁衍、不亦宜乎。若乃辟强居宗室之冠、路叔持黄老之術、子政之博極群書、子駿之講論六藝、固已藴藉當時、光輝後葉者矣。曾祖宇文朝黄瓜、白石二縣令、隋康州司馬。祖唐秦州總管府記室參軍、檢校上邽縣令、涇州安定縣令。父唐監察御史、綿州龍安縣令。儒雅不匱、清白相傳、職事尤理、門風孤映。君誕降靈和之氣、特禀秀異之姿、才藝月將、聰明天假。五歲誦騷、雅、七歲讀詩、書、兼解綴文、每有奇句。龍安府君宦遊於蜀、君時隨從在焉。挹楊馬之風流、觀岷峨之體勢。思過半矣、得妙助於名區。人亦有言、假良談於勝友。時成都令獨孤仁

宗、益府户曹賀遂亮、或德業推重、或詞學稱優。一方之龍門、四海之人物、每招迎賓客、必引君在膝前、輒命賦詩。曾無加點、氣骨道邁、標致清新。由是才子之名、驚於座席、神童之目、擅於西南矣。十三遊太學、雖篇章妙絶、取貴文場、而思理精微、更專儒術。尋而州鄉推擇、以明經充賦、射策甲科、選授益州唐隆縣尉。丁内憂去職、執淳孝之性、鍾偏罰之哀。喪則寧戚、毁實過禮。服除、授絳州曲沃縣主簿。河東道巡察大使以公清白著稱、準制昇進。俄應封太山舉、未授職而龍安府君薨。泣血三年、過人一等、幾乎殞滅、聞者稱之。禮闋、授雍州好畤縣主簿。入科舉、制授雍州乾封縣尉、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吏部員外郎、夏官郎中。駮正畿甸、決斷京邑、憲府則見憚直繩、禮闈則彌閑故事、守法無撓、醜正有徒。俄以公事左爲康州都城令。公榮枯一致、得喪齊指、在三黜而怡然、居九夷而何陋。推誠以進、寧患蠻貊之異心。杖義而行、豈懼風波之爲遞。以防禦功、敕攝康州司馬、巡察御史何彦先准敕昇進。秩滿、授梁州南鄭縣令。風化未幾、同太丘之一年。俄而恩旨徵赴都、復舊任、除夏官郎中。臺閣有輝、比休璉之三入。尋加朝散大夫、守司僕少卿。十日、轉司農少卿。一月、攝文昌秋官侍郎、尋而正授。亨通有數、旬朔未淹、從列寺而歷中臺、邁九遷而踰四至。絲綸爲美、法理稱平。而殘賊之臣、仇讎日昇、枉奏下獄、中旨特原。以公諒直有聞、故姦宄之徒不能傷也。以風疾、正爲衛州刺史。陛辭之後、改授中大夫、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守兖州刺史。撫導之首、惠愛居先、境無冤人、曾無留事。勵精爲倦、舊疾有加。春秋七十二、長安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終于官舍。嗚呼哀哉。即以二年十一月廿七日、遷窆於洛州平樂禮也。惟公行不由徑、動不踰矩、才掩四科、業該百行。居家孝悌、

莅職公清、侍物以仁、與朋以信。終日談論、聞者不厭其言。無所親疏、見者咸欽其德。以孔教而飾事、用佛理而持心。折衷人倫之間、冥通寂滅之際。流年不駐、雖窮有待之涯。妙力難思、方歷無生之果。所作彈文詩筆等總卅餘卷、並注金剛般若及老子、並行於代。有子景憲等、夙奉嚴訓、冀長歡於候色。奄背慈顔、忽沉痛於創巨。將安宅兆、傍連闕塞之山。敬撰徽猷、下瘞泉亭之石。銘曰、

皇皇門慶、毓靈降祥。英英國寶、韞價騰光。可大可久、知後知章。名教遊息、翰墨翱翔。令問丕顯、嘉庸孔臧。如彼松竹、冒雪凌霜。如彼鏡劍、凝規擢芒。方憑共理、曷謂斯亡。門孤殞慟、□□悲涼。卜占何所、在洛之陽。丘壟何託、於邙之傍。風雲向背、表闕低昂。於嗟此室、年代茫茫。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長安〇〇七

唐故太中大夫隰州司馬慕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激貪、其先昌黎人也。昔黄祖誕胤、載表翔龍之符。玄漢開疆、俯枕繞蛇之塞。遂能雄圖倜儻、叱吒而御風雷。英略縱横、鞭撻而臨宇宙。運經百載、時稱八主、或握斗樞而臨禹縣、摇地軸而據天齊。前燕十一代祖廆、武宣皇帝公其後也。曾祖紹宗、後魏光禄大夫、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薨贈尚書令、謚曰景惠公、追贈武威郡王、望重五臣、貴逾七佐。謀標玉帳、妙綜金壇、榮據文昌、寄深武庫。屬天厭魏德、運啓齊邦、公寵切宗臣、位高佐命、南摧侯景、北殄爾朱、功著元勳、名編齊史。祖三藏、隋金紫光禄大夫、河内縣開國公、和州刺史、淮南郡守。父正則、隋隴州吴山縣令。並榮高紫綬、寵極翠蕤、淮甸振熊軾之榮、隴坂標龜旐之重。公朝陽表質、太阿凝鋭。岐嶷之儀早著、籌策之志逾高。學以潤身、言必合道。文章禮

樂、婉而在懷。仁義智信行之、即是弱冠、授左衛翊衛、附學明經、解褐授璧州司倉、成州司户。既稱清白之規、用標貞正之道。轉授幽州漁陽、亳州仙源二縣令。幽方任俠之士、詩禮是兼。譙邑銷憂之鄉、絃歌自洽。爰加朝散大夫、尋除棣隰二州司馬。屬國慶重疊、榮級頻加、又授太中大夫。公下車莅職、令問載揚。既標展驥之材、聲毗連率。未展佩龜之寵、位屈專城。豈期釁結殲良、恨深喪逝。以太極元年三月五日遘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夫人隴西李氏。昔季武子之西寢已附雙魂。長平侯之北陵、更聞同穴。乃以其年十月廿四日庚申、合葬於洛州洛陽縣界北邙山禮也。長子景任滄州長蘆縣主簿等、膏腴令族、道義承芳、棣萼連華、芝庭接影。酷深風樹、痛結寒泉。擗厚地以增悲、跼高天而永慕。所以騰芳厚穸、勒範泉扃、式紀英猷、迺爲銘曰、

有熊錫胤、翔龍表符、摇蕩六合、并吞四隅。惟祖惟父、迺文迺儒、鐘鼎遞襲、軒冕交趨。其一惟君載育、珍逾照廡、學綜詞宗、識光簪府。擢纓筮仕、搏風振羽、十部風猷、一同規矩。其二翔鸞降德、展驥標譽、智測澆訛、材光撫馭。清白遠聞、忠勤遐著、寸晷易往、尺波俄遽。其三鬪蟻宵動、嘶驂曉發、索索松風、蒼蒼隴月。雅範騰美、芳徽難越、一紀泉扃、千秋同穴。其四

《唐代墓誌彙編》太極〇〇七

唐孝廉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慶之、字仲遠、功曹府君之第三子也。儀形簡秀、風神峻整。引義望於胸懷、轉山泉於襟袖。泛覽流略、尤明左氏。州辟孝廉、不赴。燒金未救、夢珠徵禍。春秋卅有二、以唐之咸亨四年十月十七日卒於家。以大周天授之三年正月六日、與妻京兆杜氏同改窆於安養縣西相城里。君孝友之行、冠絕等夷、仁恕之情、超邁羣輩。而伯道不嗣、仲宣無後、彼蒼者天、孰云報施。援翰雪泣、用銘幽礎。其詞曰、

山以玉暉、水因珠媚、我有明哲、蒸蒸匪匱。彼美仲兮、其心貞願、贈瓊化泣、趨舟遂遠。漢流東注、驕岫西盤、棣野風急、鴒原日寒。扣櫬遺車、惟兄惟弟、誰云不痛、永絶遺體。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四一

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

叙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人之德業、則徐公其人也。昔公奮明哲之姿、當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乂用彰、而光耀天臺、雲飛綸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人之令典、典謨訓誥、有唐虞之遺風、較然於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讜言、沃心造膝、滋液内潤、精微外密、混成於玄象者、不可得而聞也。公諱齊聃、字將道、姓徐氏、東海郯人也。遠祖偃王、基仁義於上代。嚴考孝德、濟宏美於近世。公始以宏文生通五經大義、發迹曹王府參軍、右千牛兵曹、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修書。於時中朝碩老、下國英雋、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衆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競、雅尚退謐、深以椒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爲外職、出宰桃林。未下車、敕改沛王掾、終歲、選擬司績員外、司議郎、并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詔除司城員外郎、乃遷西臺舍人。其爲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异、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鞘、稱曰神童。及中年、高宗嘉其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討謨帝采、許以國鈞。故公備更潞、沛、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也、公嘗來誨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海山之藝、温良之德、儀形以孚、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啓迪天人者乎。咸亨元年、出爲蘄州司馬。二年、

坐事徙於欽州。夫君子大守道而小守位、汚隆隨時、屈伸以義。去令尹而不愠、失司寇而遂行。蕙蘭敗不爲不芳。日月蝕不爲不明。姑務忠信、何陋蠻越。優游欽江、歲餘而没。春秋四十有三。惜乎不登宰衡、以平天下、天夭是瘃、命也歟。既而慶隆嗣子、返公孫之柩。德施後王、拜先師之爵。上元三年某月、歸葬於少陵原。中興神龍元年、贈泗州刺史。褒賢追遠、念道尊師、聖人之禮也。議者以公考果州府君、高學才華、香名省闥、武帝賢妃姊也、大帝婕妤妹也。公既高步掖垣、子又踐修舊職、同生標藻於鸞殿、重世含章於鳳池。自班姬父兄、文雄漢室。左思女弟、詞蔚晉宮。悠哉二族、徐氏三矣、才難不其然乎。凡是好文之君、賞音之士、公之逝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凌雲之氣、操朱弦而想流水之屬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郎、得以命卿之禄、奉蠲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廼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攄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之不隕其名也。其詞曰、

王言惟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温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傳道、大筆修辭。鴻業潤色、玄猷緝熙。昊天大戾、君子明夷。蒼梧啓手、涅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仿像精魄、丕承聖期。教近子貴、榮躋父慈。學嗣三葉、才俱一時。春秋孝享、霜露深思。後之視昔、斯文在兹。

張說撰 《全唐文》卷二二七

滄州刺史鄭公墓誌銘

有唐之德讓君子曰原武男鄭公、諱孝本、字某、滎陽開封人也。父曰荆州松滋令乾瓚、松滋之父曰大志秘書、秘書之父曰華州刺史襄城公諱某。世有令德、時稱華胄、蕃衍六姻、阜昌百禄。非夫緇衣之慶、羔裘之仁、平惠之勛、厲宣之親、則孰能光宗保族、若斯之盛也。公秉彝中和、服義先訓、孝惟不

匱、友則因心、敦詩以言、習禮以立。用此道也、行於國、施於政、善氣潛暢、清風高翔、何嚮不可、所居則化矣。始以明經高第、解褐潤州參軍。厥初奮庸、克勤小物、吏曹以文敏於從事也、故與之縣、授泗州虹縣令。魯人稱之、璽書降焉、衛人賴之、碑頌立焉。先大夫張文瓘、人之望也、典掌台衡、督課郡國、以公課爲第一、且曰雖居下邑、聲聞上繇。天下長吏、樂以爲式、若占疑於龜筮、如觀法於象魏矣。特敕授蒲州虞鄉縣令、理如故迹。帝是用臧、乃詔公爲隴右道廉察使疑有闕、堪其事也、又爲本道使杜求仁特表薦、以賢舉也。制授朝散大夫、雍州鄠縣令。已而永淳大饑、關輔尤甚、能布其德而恤災、人不離散、下無捐瘠、乃耕乃畝、嗣歲以登。時皇儲監國、多公善政、特賜考詞褒异、睿文光被、列郡榮之。改懷州司馬、歷夏州長史。以母老乞罷官、優詔換瀛州長史。東表不寧也、命公爲平州刺史、兼充使知營府支度營田⑤、刺郡實邊、能成二事。中土之作也、命公爲洛陽令、又轉洛州司馬。理煩佐劇、爲則四方。尋以丁内艱去職、欒欒骨立、人倫傷慟。既練、有制起復、又除洛陽司馬。公泣血固讓、不獲已、强拜。禮從恩奪、而瘠由哀甚。忝君之命、有以知奉上之心。執親之喪、有以見過人之戚。臣子之道、仁遠乎哉。尋除貝州刺史、轉安西都護、以疾不堪詣部、改授滄州刺史。公自重拜洛師、再臨河朔、曾是邇閔、常多移病、隱几而敬讓興行、閉閣而奸邪消釋。德敷於下、貝丘多請禱之人、功格於上、滄海有卧理之詔。老氏云鎮之以無名之樸、其在是矣。聖歷元年九月、以致仕終於東郡之敦行里、春秋六十有七。凡束帶在位三十餘祀、理京師、訓郊甸、惠華夏、清朔漠、九變復貫、百度維貞。其養人也寬而栗、其行己也儉而一。撫孤無隔於外姻、博施不崇於内實。蓋德行之具美、而政事之首出。壺遂深中、未登

漢皇之相。國僑遺愛、遽感鄭人之泣。公娶於王氏、夫人曰琅琊郡公正員外令思之孫、司刑大夫允壽之女。稟訓齊大、作嬪韓樂、淑慎威儀、循守典禮。雖貴膺展狄、而躬事組紃、有鷄鳴之賢、有螽斯之盛。自嬰晝哭、遂契明因、忘心味禪、悟理根善。總斯純懿、貽厥高門、宜錫難老、何孤淨德。以開元十八年五月、終於東都懷仁里、享年八十有四。明年正月某日、合葬於某所、從先塋也。嗣子尚舍奉御暉之、兵部郎中倩之、洛陽令偘之、皆保世之主也。克荷三從之訓、俱登五命之服。養極其樂、喪盡乎哀。閔騫之人無間言、石建之門傳孝道、復見之矣。詩曰、藹爾女士、從以孫子、原武有焉。銘之下泉、表是真宅。銘曰、闕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三

校記

①不：疑誤。

②皇皇：疑誤。

③此句疑有脱誤。

④贖：疑誤。

⑤此句疑有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三

崔嵦　袁義全　王行果　崔訥　沈齊文
王胡　劉寂　房逸　陸孝斌　姚處賢

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
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墓誌

初安平公之薨也、以神龍元年十有一月廿四日、假葬於邙山。晉陽縣尉吴少微富嘉謨同爲誌曰、伊博陵崔公諱嵦、歲十有八、以門胄齒太學。明年、精春秋左氏傳、登科、冠曰慈明。首拜雍州參軍事、次左驍衛兵曹、次蒲州司法。中書令李敬玄、侍中郝處俊、國之崇也。時元良監守、朝於李而暮於郝。以率更職典刑禮、咨公爲丞、俾輯宫事。沛王府功曹嵦、公之仲昆、京兆杜續、公之姊壻。以主客郎中終、而兄亦早歿。公奉嫂及姊、盡禄無匱。其後相次淪亡、公家貧、庀喪莫給、乃鬻僮馬以葬。群甥呱呱、開口待哺、公之數子、咸孺慕焉。彼餐而厭、以餬予子。時咸通歲、關輔大饑、闔門不粒、幾乎畢斃。朝廷嘉之、遷尚書庫部員外郎。時年卅八、帝有恤人之命、特除公爲喜安令。月給都苑大走、關逵郵軒無留、賦訟咸理、使饑教不辱、故人頌石而德之。有後宰杜玄演及繼演者、皆嫉我惠、能戕我圖、篡舉邑號、護訶怒、驟撻而不能禁焉。會江介郡縣吏多貪慝、潭州司馬樂孝初、永州司馬夏侯彪之、暴猾之魁、黷賄無紀、憲訊累發、皆不敢劾。公以剛直受命、南軺按罪、親數二墨於朝、咸伏其咎。奸禄者因憚公嚴正、故直徙爲醴泉令。而縣之義倉、舊多積穀。朝貴與州吏協謀、僦饟以傾我敖廩、公正言於朝、多所訐忤、遂左爲錢唐令。故老懷愛而憤冤、號訴而守闕者千有餘人、朞而得直、復爲舊黨所構、卒以是免。閉門十年、寢食蓬藋、終不自列。久乃事白、授相州内黄令、遷洛州陸渾令。南山有銀冶之利、而臨鼓者不率、公董之、復爲鑛氏所罔、免歸。人吏

奔訴、而又獲理焉。登除澠池令、遷潤州司馬、加朝散大夫、汝州長史范陽盧弘懌雅曠之守也。既舊既僚、政愛惟允。及盧公云亡、公哭之慟、因有歸歟之志。無何、張昌期乃蒞此州、公喟然嘆曰、吾老矣、安能折腰於此竪乎。遂抗疏而歸、惡權兇也。皇聖中興、舊德咸秩。以安平之三百户爵公爲開國男焉。初、公皇考洛縣府君儼在蜀之歳、公年始登十、而黄門郎齊瓘長己倍之、與公同受春秋三傳於成都講肆。公日誦數千言、有疑問異旨不能斷者、公輒爲之辯精、齊氏之子未嘗不北面焉。由是博考五經、纂乃祖德、則我烈曾涼州刺史大將軍詵、烈祖銀青光禄大夫弘峻之世業也。累學重光、於赫萬祚。公尤好老氏道德、金剛般若、嘗誡子監察御史渾、陸渾主簿沔曰、吾之詩書禮易、皆吾先人於吴郡陸德明、魯國孔穎達重申討覈、以傳於吾、吾亦以授汝。汝能勤而行之、則不墜先訓矣。因脩家記、著六官適時論。神龍元年、公七十有四、秋七月季旬有八日、終於東都履道里之私第。公病之革也、命二子曰、吾所著書未及繕削、可成吾志。伯殞季血、敢守遺簡。乃於緘笥中奉春之遺令曰、吾家尚素薄、身歿之後、歛以時服。吾死在今歳、不敢先言、汝知之。公博施周睦、仁被衆艱、是以有文昌之拜。大惠不泯、是以有宜陽之歌。守正不回、是以有三塗之歸、海浙之遠。昔十歳執先夫人之喪、十五執先府君之喪、禮童子不杖、而公柴病、孝也。嘗與博士李玄植善、植無所居、公亦窶陋、辦宅與之、義也。性命之辨、人莫之測、而公先之、知命也。銘曰、

古先聖宗、莫大乎炎農。今日世禄、莫盛乎禁族。中有齊子、受邑命氏。裔德明明、夏里長岑。瑗實洪懿之英。英以曁乎安平。北山莽蒼兮封纍纍、蒿棘榛榛兮狐兔悲。城闕傾合兮洛逶迤、金歌劍蓋兮相追隨。嗟嗟大夫兮獨不偶、已焉已焉終何爲。

安平公之元子渾、字若濁、居喪不勝哀、既練而殁。御史之長子孟孫、仕至向城縣令。嫡子衆甫、仕至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嗣安平縣男。少子夷甫、仕至魏縣令。天寶之末年、夷甫卒。乾元之初年、孟孫卒。寶應之初年、衆甫卒。衆甫之子滿嬴、貞固、並先衆甫卒。貞固之子公度又殀。今有孟孫之子兟、仕爲大理評事、兼灃州録事參軍事。夷甫之子契臣、未仕。安平公之次子沔、字若沖、服闋、授左補闕。累遷御史、尚書郎、起居、著作、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少監、左庶子、中書侍郎、魏、懷二州刺史、左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子賓客。薨贈禮部尚書、尚書左僕射、謚曰孝。僕射之長子成甫、仕至祕書省校書郎、馮翊、陝二縣尉、乾元初年卒。成甫之長子伯良、仕至殿中侍御史。次子仲德、仕至太子通事舍人。少子叔賢、不仕、并早卒。今有伯良之子詹彦、仲德之一子未名、並未仕。僕射之嫡子祐甫、仕爲中書舍人。

開元十七年、玄宗親巡五陵、謁九廟、將廣孝道、申命百辟、上其先人之官伐、悉加寵贈。僕射孝公時爲常侍、是以有衛尉之命。初、安平公之曾祖凉州刺史、自河朔違葛榮之難、仕西魏、入宇文周、自凉州以降、二代葬于京兆咸陽北原。安平公之仕也、屬乘輿多在洛陽、故家復東徙。神龍之艱也、御史僕射以先妣安平郡夫人有嬴老之疾、事迫家窶、是以有邙山之權兆。自後繼代家於瀍洛。及安平公之曾孫也、爲四葉焉。况屬兵興、道路多故、今之不克西遷也、亟於事周之不諧北葬。

通人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此不用情、又惡乎用情。

越以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嫡孫婦隴西縣君李氏、介孫中書舍人祐甫、奉安平公之櫬、遷窆於邙山之平樂原、以安平郡夫人王氏祔焉、禮也。以九日乙酉窆。

大唐故文林郎袁府君義全郭夫人墓誌

吴少微、富嘉謨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銘并序

君諱義全、其先汝南人也。昔陳大夫袁濤塗者、公室之族分而氏焉。五世祖仕後魏、終於河南尹、子孫因家焉、故今爲洛陽人也。曾祖謙、隋任太子左内副率。祖超、隋萊州參軍。父迪、唐左衛翊府左郎將。並崇襲簪紱、兼濟邦家、政術有聞、弛張無替。君襟神岳立、得自天機。文質海盈、鬱爲時秀。年廿有五、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累屬憂艱、未俠①宦牒。幽痗潛道、風痹塵容。卧藥保神、衡門安拙。人推領袖、應若同聲。天性鶺鴒、親逾共被。耕而後食、必馂先生。蠶而後衣、甫覽正室。夫人太原郭氏、故朝散大夫、行潞州上黨令景之長女也。天成婉娩之儀、師訓貞明之行。迨乎笄歲、歸我府君。盡節宜家、循規主饋。冀移天而偕老、何大時之不齊。奄喪如賓、□遊上月。去聖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隱宫而没、春秋六十有三。嗚呼、府君傷其降年不永、隨命也夫。扣缶而歌、知道之息。樂天卒歲、□常珍之從遊。浮世勞生、鍾徂運而巔沛、去景龍四年四月十六日遘疾、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九。端策求告、遷宅一封。初筮未從、權安孤櫬。天物三變、木燧屢周。兆食墨龜、宫開白蜃。輴移古殯、祔入新塋。一掩松關、二神同穴。粤以先天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於洛陽縣清風鄉邙山之陽、禮也。嗣子左衛翊府中郎將守直、克勤於邦、規規禄養。藐然在疚、欒欒棘人。橋梓增哀、岵屺誰望。雖天地之長久、有岸谷之愆崩。鏤貞石於泉門、紀聲塵而銘曰、

有猗人兮保貞肥、穀異室兮化同歸。孤胤迷神之所、故貤石而傳徽。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五

長安縣尉贈隴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

豈聞才不必用、慶有必鍾。盡滯或牽於時、首正終會於古。故志氣也、不謀於食而謀於道。生祿也、不在其身、即在其子。始終備致後起追褒。謀翼孔彰、前循邁種。互體相發他日同時。哀榮大來、幽明通感。長河一曲所以端其濬源。高山四成、所以極其層阜、粵未可測已。府君諱行果、字某、太原晉陽人也。其先柢於嚳稷、幹於季文、枝於翦離、條於吉駿、代闕絶史、朝弗曠官、自古及今、令名不去。六代祖叡、後魏尚書令、封中山王、贈太宰、謚曰宣。五代祖襲、吏部尚書、嗣中山王、謚曰惠。高祖忻、散騎常侍、北肆州刺史、謚曰穆。曾祖子景、徐州別駕、北豫州司馬。祖元季府君、屬隋政分崩、賢人伏匿、誓言避地、執心葆光。迫以族弟本州、遠慮物義、辟大中正、開府儀同三司。考有方府君、皇朝岷州刺史。皆寵義從禮、尊仁依信、增業以行道、兼濟以守官。府君閒氣茂靈、上德純粹、風度簡曠、神情秀拔。衣冠禮樂、超等出徒、博達聰明、舉衆敵國。無成足乎多藝、不器非其一名。讀聖人之書、閱上將之略、每及忠公大節、孝友至情、大息户庭、垂涕枕席、憮然有開物致君之意、立德顯親之心。皇士目之、通才許之、好仁從田蘇之游、求己慕藺生之義。至於手畫耳聽、口誦目數、覆碑背局、答難賦詩、公每屑焉、人所服者。弱冠、以方聞授潤州司兵參軍事。自頃上官養求、同寀侵欲、或專咨儉嗇、或懷其安荒、一覿禮容、載敷先訓、不俟憲矩、若對神明。信所謂正刺邪、德形物、至於此也。未幾、宅岷州府君憂、七日絶漿、三年廬墓、泣變青柏、祥臻素烏。野老明徵、邦牧表异、府君泣面而視、瀝肝而言曰、所不死者、恐貽慈母痛悼、豈願居單外、買聲名。叩頭止之。外除宋州司户參軍。日者浦[2]無水虎、土有凶年、奸吏舞文、詭隨畢賦、誅求公聚、作爲賙給者、習爲常焉。府君位其農郊、什其居室、正之以法、糾之以詞、勿言寬征、

足革舊染。議者以爲平宰社肉、武習宮人、一荒知計、合散無所用其鋒。李牧十年、武侯七縱、盡兵聲秋、百爲有典矣。總章歲、駒麗負海欺天、國家汎舟於河外、揚主威於海濱。三士列其多備、九原備其討罰、衙急宣之明命、濟懸軍之見糧、董其轉輸、舉光寵。開元十一年九月八日制曰、存樹其名、没而於斡職、是役也緊公。遷長安尉。無何、丁太夫人艱、不朽、緬懷褒飾、宏是典章。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禮异於經、毁甚於昔。且二尊孝等、偏罰事殊、往顧三品、上柱國行果、粹靈誕和、敏德成器、高節夙著、慈親、今極真性、臨穴號叫、仰天殞絶。嗚呼孝敷、春盛名有歸。雅志未伸、促齡永謝。象賢之美、不展於秋三十有七。夫經德而夭、代人所悲。執喪而滅、錫亨衢。而積善之徵、克崇於後嗣。歲紀方邈、徽猷自類所痛。有一於此、則可以束名教、感人倫、況兼而遠、宜申寵贈、可使持節隴州諸軍事、隴州刺史、勛極乎。夫人中山甄氏、父雍州豐崇府左别將、黄陂如故。次子嗷、故汾州永壽宰、神和體正、經明行修。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行府君之息女、嬪有令言、有角無齒、惟天之道。與才不壽、匪身之辜。兄也孔母有彝則、從夫德貴、訓子業崇。力遷於山、祔同於懷、緬然增感、願述先德、克贊豐碑。高燥有以壯孝穴。粵以景龍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庚寅朔十三心、樵蘇有以敬賢墓。其詞曰、日壬寅、合葬於洛陽清風鄉之原、禮也。長子晙、慷德不孤、慶有續。迹時晦、賢必復。名實才、尊匪禄。博慨英達、激揚忠孝、誦習文忠、昭宣幹略、元宰經國、技藝、窮簡竹。耳暫聞、心以蓄。手未止、目猶逐。碑可上將眎師。申通明之偉才、竭寅亮之誠節。其志如背、奕能覆。坐嘯委、行道勛。孝深至、滅太蹙。獎教義、石、其心如丹。五間三連、少籍多得、空始無所逞其揚雅俗。位嘗卑、齡雖促。推仁信、致戬穀。鍾令子、發

華族。振武威、廣文囿。經廟堂、掃邊服。昭皇考、贈丹轂。臣義著、子道足。哀且榮、幽既燭。考罔已、性相屬。碑乃建、神所福。

唐故雍州鄠縣丞博陵崔君墓誌銘并序

李邕撰 《全唐文》卷二六四

君諱訥、字思默、博陵安平人也。自流烏錫祉、鵜鳩絕嗣、奄彊履以建都、開宗邑而命族、遂師長五等、董正羣方、魚實北面、鄭辭非耦。豈徒崇儒傳世、標映一時而已哉。高祖昂、齊中書令、尚書右僕射、華陽公。才望允洽、朝野式瞻、偉公器幹、授以心膂。曾祖君讚、徐、兗二州長史、鄭州讚治。祖德厚、隋鄧州冠軍縣令。并道與時污、才爲命屈。比太丘之德、彼何足儔。安士元之任、我未爲展。父行成、皇朝侍御史、歷司勳、考功員外郎、司元大夫、雍州長安縣令、鄂州刺史。雅量罕測、清規不世、徽猷播於弈載、德業隆於不朽。君間氣挺生、象賢秀出、剖和璞而待價、孕驪泉而育寶。黃中通理、夙成問戟之年。秉義藏仁、著自佩觿之日。譽隆家國、名動搢紳、服道不倦、從師無遠。起家、以明經擢第、爲訓教、調補虢州閿鄉縣主簿、從班列也。資父事君、亟聞其教。唯學從政、老無憚德。秩滿、授雍州涇陽尉、俄轉乾封尉。雖班微衆列、而任總羣司、京轂之殷、昔難其選。曹公俊德、基北部而首命。梅福仙才、屈南昌而拜職。君以威明馭物、清克基身、故得惠洽平人、威加黠吏。有斐君子、而不能諼、左轉越州會稽縣丞、遷雍州鄠縣丞。嗟乎。四至上卿、出於巧官。三黜下位、稱其直道、是以樂天知命而無慍色。豈圖旻昊不傭、潛遘殃戾、粵以大唐永淳三年三月四日遘疾、終於永寧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二。假其殯也、二紀於茲。以景龍三年歲次己酉二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反葬於東都北邙山之新塋、禮也。嗚呼。報應寂寥、伯道之宗不祀。神期冥昧、庭堅之後忽諸。彼蒼

者、天福善安在。夫人范陽盧氏、即魏尚書固安懿侯之玄孫、有唐徵君之元女也。襲慶德門、維儀冠族。痛恭伯之早世、傷士會之無後。雖佳城閟日、終古不追、而大隧勒銘、庶無虛美。其詞曰、

天生蒸民、恢錫命氏、神介景福、家象懿美。玉質金相、麒步麟趾、高風海屬、英名世委。其一 天工其代、慎惟覆餗、傍求哲人。有美如玉、懷我利劍、割彼紛俗、僉曰於哉、君兮是屬。其二 迺牽絲綬、出贊銅章、溫溫問望、亹亹聲芳。境戢桴鼓、庭飛鳳皇、于何所化。佐緝之方。其三 才標衆楚、道映羣先、義明必復、人祈象賢。福豈禍倚、時來命捐、胡爲不淑。彼蒼者天。其四 遷神襲吉、撤櫬攸歸、景丁分隧、地龍啓扉。新塋月滿、夕樹煙霏、嗚呼宅兆、冥寞何依。其五 緬慕良人、孤嗣厥後、□其安厝、譩歟哲婦。哲婦維何、恭姜靡他、念茲勒美、不磷雕磨。其六

《唐代墓誌彙編》景龍〇一七

唐故右金吾衛冑曹參軍沈君墓誌銘

君諱齊文、字正人、吳興武康人也。嗚岐兆慶、神基跨於九山。卜洛疏源、靈派涵□四皓。胙土分蓐黃之國、地欝汝瀆。承家徙吳越之鄉、族盤江漢。文宗學府、葳蕤□閒、冉兗秀召、英烏弈於廊廟。曾祖孝恭、陳本郡主簿、零陵王諮議參軍、陳星曜□、師月澄襟、置醴而會賓庭、曳裾而參諷席。祖弘爽、隋上谷郡永樂縣令、潁川郡□潁縣令。稟稟霜氣、軒軒霞彩。播絃歌於魯俗、絶風雨於周郊。父伯儀、皇朝英王友、太子洗馬、太子中允、率更令、太子右諭德、弘文館學士、武康縣開國男。黃中蘊粹、素履凝貞、情澹學源、業優儒肆。西園玳席、會文友於平臺。東閼銀宮、參正人於望苑。六經詮義、名登白獸之筵。五爵疏封、慶襲玄龜之印。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廉範宰蜀、恩興來暮之歌。邵伯相周、化洽去思之詠。君地承通德、聞詩聞禮之門。器出名

家、良冶良弓之子。資忠履孝、總百行而爲基。服義依仁、包四維而成範。落落有千尋之榦、汪汪如萬頃之陂。學以聚之、遨墳素之場圃。禮以行之、踐聖賢之閫閾。乾封元年、以國子明經擢第、補秘書省校書郎。横經問道、摳衣入槐市之庭。射策登朝、載筆上蓬山之閣。刊羽陵之蠹簡、魚魯自分。辯汲隧之殘盡、商陰不謬。秩滿、改授右領軍衛倉曹參軍、又轉右金吾衛胄曹參軍。策名神衛、□八校之軍儲。分職禁曹、司五兵之戎器。如貔萬旅、鍾釜載盈。戴鶡千羣、戈鋋並□。赤澤之下、方參振鷺之行。青冥之上、行舉飛鵬之翼。豈謂明祇爽祐、大造逢仁、霜未秋而已零、月纔皎而俄晦。以垂拱四年五月三日、卒於神都尚善里第、春秋五十有五。即以其年十月十七日、葬于北邙山之塋。惟君雅質天成、英徽日就。白珪無玷、千里應其嘉言。明鏡不疲、萬象入其靈鑒。其植操也貞而不諒、其行事也簡則易從。察理懸晤於幾先、處身遠居於物後。在獨斯慎、依衆以和。臨財必廉、見義能勇。求我師於周孔、無涉異端。得吾友於顔曾、不交非類。是謂保家之主、方爲□國之臣。簫雲之逸足未馳、擊電之奇鋒尚鬱。惜乎賈生才子、奄喪於中年。趙掾□人、溘終於下位。武康公五情交切、悼膝下之捐慈。萬感增懷、痛掌中之奪愛。幹□之資靡託、析薪之業且虧。郗氏之喪嘉賓、哀纏晚志。楊公之亡德祖、恨結衰年。□露成歌、長罷鳳鶵之曲。松塋掩隧、空摽馬鬣之墳。陰鶴警而霜甸秋、哀猨叫而寒隧夕。瘞孔棺於窮壤、表滕記於幽石。其詞曰、

周王啓都、聖烈凝圖。□□分國、靈源毓德。人物古今、江湖南北。積慶逾遠、重規允塞。其一名父之子、家聲□□。辯易稱烏、聞詩曰鯉。如銑如璧、爲蘭爲芷。資孝因心、蹈仁由己。其二行立名□、□□學優。蓬山握槧、蘭閣題油。分曹禁旅、比迹英儔。鱗方縱壑、翼

佇遷幽。其三化□□□、生涯幾促。半岳頽峰、中衢頓足。掌碎隋寶、庭湮楚玉。昶誠誰傳、嬰書靡屬。其四□□□隅、旌挽□□。陵哀命也、□愴天乎。松風夜切、隴月寒林。一掩穹隧、千秋永□。

韋承慶撰　《唐代墓誌彙編》垂拱〇六一

大唐上騎都尉王君墓誌銘

君諱胡、字仁、太原郡祁縣人也。六代祖亮、後魏尚書令中山郡王第四弟比部尚書西河郡公。曾祖信、北齊郟州刺史。祖幹、隋任揚州太都督府倉曹參軍事。父胡仁、皇朝上騎都尉。君即府君之第六子也。芳腴地籍、貞骨天資、藐□孩童、載罹艱酷。弱不好弄、長而筮仕、郡舉孝廉、射□高第。春錦飛文、秋毫折理、冰壺謝其清白、雪鍔慙其剛斷。愛敬之道、率由禮經。禄俸所資、咸充甘脆。俄而秩滿、丁繼親憂、柴毁骨立、杖而後起。鳴弦馭俗、製錦字人、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而卓茂之馬、忽致嫌疑。劉寬之告、坐延猜誤。公冶長徒嗟黑索、鮑明遠空歎朱絲。以開元二年六月十八日、殁於私第、春秋八十有一。嗚呼哀哉。夫人郭氏、方祇載德、圓魄誕靈、幽藹如蘭、閑華若蕣。慮章姆典、光昭女則。星沉厚夜、初半失於蛟龍。吹動中宵、竟雙飛於鸞鳳。以咸亨二年六月十八日、遘疾、殁於私第、春秋三十。粤以開元三年正月二日、與夫人郭氏同合葬於并州金城村西北二里之平原、禮也。嗣子思禮等、郭門直視、郊原試望、風吟灌木、但聞楊樹蕭蕭。日落平原、唯見佳城鬱鬱。庶幾不朽、敢作銘云、

河汾之北、恒碣之南。幽石中斷、窮泉下探。蒼茫寒氣、颼颸陰嵐。物故如此、人何以堪。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〇〇六

大唐故通議大夫使持節興州諸軍事興州刺史上柱國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寂、字無聲、梁國濉陽人也。蓋陶唐氏之苗

裔。流芳垂裕、緜緜乎遠哉。府君即漢梁節王廿五代孫、盛烈傳於國史、外姻備於家諜、是以略而不載也。高祖景度、後魏太常卿、本州刺史。曾祖裕、北齊兗州刺史。祖霸、隋括州刺史。父瑗、皇朝雍州櫟陽縣令。並令問承家、象賢繼體、金箱玉振、弈葉重輝。府君降河岳之靈、稟沖和之粹、公材公望、允武允文。敦百行以資身、精六藝以致用。海内名士、莫不思矕其翰藻、欽屬其高義。非道成業就、其孰能與於此乎。於五聲十二律、妙絕終古、恨時無知音者、作樂論一章、以俟來哲。年未弱冠、明經甲科、解褐洛州參軍。歷職十四政、入登尚書郎、出撫郡國、位至通議大夫、沔興二州刺史。孝於惟孝、友於兄弟、自家刑國、達於爲政。故所在著能名、百姓畏而愛之、信而安之、古之循良、蔑以過也。春秋七十有二、神龍二年四月八日遘疾、卒於興州官舍。吏人街號巷哭、若喪慈親。士大夫流涕泣其遺愛。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歟。夫人河東裴氏、祖湛、相州鄴縣令。父玄慶、大理司直。女則婦容、光稱絕代。如何不淑、碧樹先凋、享年卌、上元二年二月廿一日夭於長安、權殯於滻川之西原。粤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卅日、合葬於洛陽北邙山、遵周公之制也。子通等烝烝孝心、哀哀孺慕、懼陵谷之遷變、懿金石之永存、思銘景行、垂之不朽。乃顧狂簡、直書其事。雖文野而質勝、貴詞約而義實、遂爲銘曰、

放勛欽明、餘慶延兮。綿代暨漢、惟弈賢兮。帝王之胄、增蟬聯兮。於昭使君、孕睿泉兮。天姿瓌傑、挺自然兮。强學美藝、人文宣兮。達樂識音、雅論傳兮。才爲時須、拾青紫兮。歷官十四、仁風靡兮。生涯超忽、溘已矣兮。白馬旒蘇、歸帝里兮。嘉偶先謝、拱樹迥兮。改卜玆土、佳城閉兮。恭聞名者、實之賓兮。敢援直筆、揚清塵兮。

《唐代墓誌彙編》神龍〇四一

大周故貝州清河縣尉柱國房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逸、字文傑、魏郡清河人也。昔在聰明著聖、冀方膺九五之尊。星象降靈、房邑列公侯之貴。虞夏殷周氏作盛德累仍、秦漢魏晉氏興象賢間出。子孫逢吉、斯之謂歟。曾祖宣、隋任鄭州滎陽縣丞。邈邈高才、區區下位、桓譚之藝能載、屬趙溫之器宇不孤。祖恭、隋任定州司馬。榮毗皂蓋、道亞丹帷、其令可以肅權豪、其政可以光風俗。考策、唐處士。擯落軒裳、筌蹄名理、遊心桂巘。仁者見之謂之仁、泯迹桃源、智者見之謂之智。君繼陰陽之秀氣、受岳瀆之奇精、生而能聰、幼而能俊。童烏入榛之對、何以加焉。公紀懷橘之芳、曷云尚也。爾其憲章儒雅、探賾典墳、臨衆象而皆虛、按羣言而必盡。以門蔭宿衛、仍附成均監讀書。九重弈弈、侍衛足以表忠貞。三館鏘鏘、經術足以取青紫。上元三年、以明經舉、射策甲第、解褐、補揚州海陵縣尉。昔年鴻漸六翮、初振於幽磐。今日鶯遷一命、且安於卑職。清以馭俗、廉以當官、聲流貢橘之區、譽動惟楊之外。秩滿、授貝州清河縣尉。邑遷淮服、薦居北部之班。路款漳濱、行去南昌之位。嗟乎、人事超忽、天道如何。夢夫子之兩楹、遇晉侯之二豎。以聖曆元年四月十九日遘疾、終於貝州官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哀哉。惟君直以基身、溫以毓性、識量深遠、風骨粹明。事父母而孝全、居弟兄而友備、每至緣情入妙、翰林之蓄洩雲霞、體物成章、詞源之飛騰江漢。分階揖士、側坐推賢、交友所以歸仁、英彥由其讓德。惜哉。福謙莫効、與善徒欺、屈雄用於短辰、摧壯圖於長古。夫人趙郡李氏、龜文錫胤、虹氣融姿。其德也柔和、其行也堅正、內言惟□、早諧瑟之音、中饋克修、即奉春秋之祀。芝蕙衰而濃露卷、桃李盡而勁風迴。以長壽二年臘月廿六日寢疾、終於揚州

官舍、春秋五十有七。嗚呼哀哉。嫡孫琳、次子文林郎玄之少子左金吾衛翊衛玄則季子鄉貢明法及第興昌等因心遂遠毀骨庭闈、安宅兆而長號、覩榮枯而積慕。以聖曆二年歲在己亥二月景戌朔十七日壬寅、合葬於邙山之原禮也。素車殷殷、背城闕以逶迤。丹旐翻翻、指墳塋而寂歷。雲松幽藹、露草蒼茫。但聞弔鶴之哀、終見鄰人之痛。紀音容於翠琬、掩蘭菊於玄扉。嗚呼哀哉。迺爲銘曰、

聰明文心兮聖德彰、公侯伯子兮象賢昌。烈祖顯考兮弈葉金聲、玉振兮鏘洋。天骨磊硌兮君子、地靈秀茂兮蘭芷。利器用兮霜飛、雄才奮兮雲起。賢夫兮淑媛、蕣花兮竹箭。始月落兮星沉、終牽絲兮夢絹。旌旐兮行發、名聲兮靡歇。佳城鬱鬱兮蒿寒煙、隴樹亭亭兮思孤月。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二〇

唐故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公諱孝斌、字順、姓陸、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帝嬀姓陳、胡立族、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弟封陸鄉、蓋命氏之所由興也。秦并諸國、陸氏分適燕、吳。在燕者、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俟生平原簡王麗、重世游美、爲國之華。公即簡王七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以文藝高選、任秘書郎、以至德表所居、號終孝里。祖元亮、隋鷹揚郎將。父淳、感盤桓利貞、弓招莫進、同志誄行、謚爲惠康。孝悌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冲和、禀識高朗、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其淵府、德行者仰其墻仞。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始州司法。其在官也、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苛察而小無廢、不皎异而大有成。知識日明、常憺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卧疾累年不起。楚邸肇封、大羅雲逸、雖沈痾未彌、而僉望允歸。授楚王府兵曹參軍、實有躬降師賓之禮、目擊儀刑之訓。府罷、換趙州録事參軍、以病去

職。聖歷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不處、盡室以行、望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有二、十月丁未、終於姚郵之逆旅、歸殯於滏陽之郭北。先天二年、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用公之道、行公之志、上可以序三光、下可以平九土。存則位不充其德、没則榮不逮其身、命矣夫。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恭儉之德、備貞信之教。興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於洛陽之宣教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於漳北之神岡、禮也。初、咸亨中王師征遼、公參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疫於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顛沛致喪、歸其井邑。其在安州也、朝廷以公精達法理、乃命覆囚劍南。梁岐冤繫、動盈千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舍生徇義、返己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飾終、於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四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良、泣血銜恤、視天若墜、俾予作頌、式昭遺懿。銘曰、

曠哉陸公、睹奥臻妙。文雅外炳、清明内照。從政本仁、資忠移孝。不言而理、正身作教。才何富之、命何負之。居喪柴毁、遭疾栖遲。垂彼雲翼、落此盛時。没後榮進、終延贈寵。德之休明、位匪爲重。嗟嗟千載、賢士之隴。

大周故濮州司法參軍姚府君墓銘并序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〇

君諱處賢、宅彦累葉、河東人也。□高陽執契、□□御曆、六□分輝、五潢□潤。蒼□□□、帝□之□源。□□西臨、建諸侯之甸□。武都遺愛、感棠樹而興□。□□□□、蘊蓬山而增價。家風祖德、青史可詳。邦彦時英、白珪無玷。祖寶、穀州澠池令。父能、肅州酒泉令。位光銅墨、政出絃歌。□□表其深仁、飛梟彰其至化。公幼而岐嶷、長自聰明。魯史膏肓、見

丘明之同□。□書篆象、得輔嗣之真□。弱冠、以明經擢第、解褐坊州博士。戰□遂肥、分羊且瘦、擇才而見用君子、無施而□□□常、調補忠州清水尉。居無何、以考最□改授德州平原主簿。屈公祖之宏才、守應嗣之卑位。晚年、尤工易象莊老書藝、有制徵詣洛京、歷試高第。精金百鍊、遂耀於霜鋒。祥鳳九苞、始騫於錦羽。制授左鶴禁録事參軍、成均監直□。龍樓曉闢、既參□於□紘。鱣□辰遊、實恢弘於墳典。屬以台司出守、部將入□青紫搴□□□適實黃紙、除濮州司法參軍事。學優寮友、政□襘帷、□十部之□□、見六條之嘯□。豈謂芝术不工、陰陽乖衛、癖不愈③、疽瘵相仍。□□搖落於□滋、芬蘭蕩薄於□氣。攝提建巳、正在於明年、□□泣珠、□□於今日。以長安四年十一月廿八日終於道化里、春秋六十有七。嗟夫。生也有涯、今其亡矣。殁而可作、後誰與歸。若嗣子□官常選如金、陟□□哀、昊天罔極、望鄉山之迢忽、恐日月之逾邁、遂權□於洛陽之北原、禮也。山川杳杳、松檟蒼蒼、見流水之東逝、痛遊魂於北邙。懼深谷之矗上、恐盛德之云亡、殆佳城之見日、知□人之有□。迺爲銘曰、

昔在高陽、發揮帝綱、粵若虞舜、必復□胤。瓜瓞綿綿、子孫振振、誕生哲士、芝芳玉潤。其一

明經取位、荏苒儒吏、珪璋比德、□□勵志。百氏□□、五經篋笥、傑暨淳則、卓生□議。其二

黃紙調位、青□□□、部有能、□□無忒。白玉貞潤、青松孤直、冀□□□、且刷□翼。其三

天有□德、公其令之。代有好禮、公其念茲。含光藏耀、有□□□、福不告□、□□□期。其四

鑿楹諴孤、留草諷后、九原可作、千載不朽。胡爲彼蒼、□□□□、延州感慨、脫劍□□。其五

姚如金撰 《唐代墓誌彙編》長安〇七一

校記

①俠：疑誤。

②浦：原作「甫」，據《李北海集》卷六改。

③此句疑脱一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四

蘇瓌　宋智亮　封禎　王素臣　尹守貞
陸元感　平貞眘　李愻　竇天生

故太子少傅蘇公碑銘

斤斤蘇公、體正含道、稟靈淳粹、爲唐元老。忠以衛主、孝以立身。文以經國、惠以安人。司牧九郡、九郡爰静。平章百工、百工爰整。千載典憲、三朝綱領。上纂先人、五代相國。下垂餘慶、七子令德。帝謂庭碩、伊公是似。接侍玉墀、序拜金戺。聯華疊潤、佐我天子。於戲彼蒼、國幹云亡。地頹五嶽、天拆三光。備禮詔葬、群官會喪。掌史司德、刊銘路傍。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一

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

維唐景雲元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己巳、太子少傅許國蘇公薨於崇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哀哉。粤明年三月己酉、制葬我公於武功之先塋、禮也。公諱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其先出自帝高陽、襲允曰黎、實勤火正。逮昆吾之子、始封於蘇、以國受氏、公其後也。暨漢平陵侯子建、子侍中嘉、魏侍中則、晉尚書邈、即聯華國圖、代載明德。公高祖周度支尚書邳國公諱綽、立言成務、垂於後昆。公曾祖隋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邳國公諱威、嘉謩成績、懿於當代。大父隋尚書職方郎、鴻臚卿諱夔、理綜群品、識覃衆妙。烈考秘書丞、池台二州刺史、贈岐州刺史諱亶、游藝聚學、素風不隕。公系上聖之遐緒、鍾盛德之泉茂、資元和以體仁、穆清明以成美。初孩而孤、稟絳郡夫人之慈訓、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讀山栖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綜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寧州參軍、轉恒州司法。丁絳郡夫人憂、自中山涉褰、跣從至京兆、哭不絶聲、性以禮全、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悌上聞、服闋、拜恭陵丞、轉相府録事參軍。上

改封豫、官亦隨府。上即帝位、拜朝散大夫、尚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拜夏官員外兼官尹丞、歷水部、祠部郎中、兼判司禮事。以親聯出爲朗州刺史、轉歙州刺史、并州武興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鼎、同、汴、揚、陝、以累最入爲尚書右丞、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尚書左丞、户部尚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冤滯。車駕還京、持節河北按撫、加金紫光禄大夫、轉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復還守本職。廷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監修國史。今上踐阼、拜尚書左僕射。屢抗詞乞骸、優答不許、拜太子少傅。公有子七人、長子頲、字廷碩、歷給事中、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太常少卿。嘗掌綸誥、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黄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道貞固、立心簡直、多識前言、遍詳舊事。自周、隋損益、家牒可紀、公則紹之、罔不畢綜。故閨門之内、孝悌成則、朋友之間、忠信克舉。

其在參佐也、婉孌柔嘉、醜夷不争。其事藩邸也、從容諷議、賓寮是仰。四爲郎而彌綸之功布於省閣。九爲牧而循良之績著於州郡。周旋二轄、焞燿文昌。回翔兩宫、耀鑠巖廟。版圖國之信、而五教在寬。冢宰人之紀、而九流式叙。左右端揆、盡訏謨之略。東西掖闈、備忠讜之美。德愈盛而心益下、位彌大而行益恭。用能高而不危、長守富貴。考父三命、謙光數朝。平仲一心、中孚累聖。非至德淑慎、疇至此哉。夫其仁恕篤密、清廉簡惠、躬儉約以自持、蹈名教以檢物。禄以周急、不積於家。財以睦親、必均於衆。故義廣而私謁之途阻、名揚而兼濟之道宣。亦叔敖之賢、國僑之懿也。幾深通志、精晤默識、文以蹠實、靡絢其華、學以辨微、固信於己。故始終機揆、舉無遺策。斯又子房之知、孔明之能也。造膝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不近於名。故聲聞於天而口無擇、績宣於外而事罔專。蓋叔子之仁、孔光之慎

也。兼斯衆善、以畜明德。方將三階載理、前宮更曜、天命不祐、闇忽遷殂。朝喪其楨、人殞所戴。天子悼焉、遣大府卿李從遠册書吊祭、輟朝三日。有司備禮發哀、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賻絹布八百段、粟米八百石、凶事葬事並官給、賜東園秘器、大鴻臚監護、將作立碑。太常考行、謚曰文貞、禮也。皇太子别次發哀、遣洗馬吊祭、賻物二百段。祖載之日、□□□官□□於開遠門外、别遣左常侍徐□宣旨、送於郊、□令遣洗馬如初禮、宮臣已下畢赴。朱旂載路、班劍啓行、哀榮之禮備矣、諸侯之孝終矣。公家代尚儉、載在縑竹。其生也、堂無宴客、門無主賓。其終也、塋無封樹、隧無碑表。大漸之始、遺令遵行、公卿暨親戚賵襚吊祭、一無所受。周身之外、唯□車一乘、頲等泣血受命、罔有逾越。雖迫旨朝①不旌墳壙、建碑於塋北一十五里。故臨大節而不奪、見大義而能勇、經緯之迹、文藝之行、備於國章、布在人口。懼違先訓、皆略而不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兼修國史、皇太子侍讀范陽張説、雅俗之鎮、具瞻令德、文章之雄、談者爲楷。偉公道德之首、徽猷可行、刊石紀頌、詞如清風。

盧藏用撰　《全唐文》卷二三八

大周將仕郎宋氏墓誌并序

君諱智亮、字博廣、平曲周人也。爰自玄鳥降靈、白馬供職、遊燕則氣高悲築、佐漢則威動鳴琴。厥後蕃昌、代有英哲。曾祖康、隋洛陽令。天假公明之年、教清衢路、人懼董宣之法、政肅都輦。祖哲、隋太常卿、伯夷絕典、鬱其載興、稷嗣令儀、繁然其舉。父斌、唐安邑令、道尊刑簡、下不忍欺、老安少懷、歿有遺愛。君含則誕秀、握文傑出、伍美成德、參英在躬。敬業尊師、披青箱而問學、安恒樂道、踐素履而居貞。鄉曲是崇、公府交辟、玄纁束帛、嘉命賁於丘園。青蒲拾紫、昌言薦於庭闕。年叁拾玖、明經擢第、拜將

仕郎。嗟乎。天昧助順、神爽與直、殲此明德、寘於脩夜。春秋伍拾有叁、如意元年柒月拾捌日、卒於澠池千秋里之第。嗚呼哀哉。夫人東海徐氏、榮茗芳蕣、籍慶高門。和鳳乘龍、宜家令族、柔明婉淑、譽滿伍宗。敬義直方、行高千古。翰林隻羽、始歎偏栖。劍水雙鱗、俄悲偕没。春秋肆拾有伍、天册萬歲元年拾月捌日、終於澠池千秋里之第。嗚呼哀哉。粤以萬歲通天元年歲次景申伍月辛丑朔貳拾陸日景寅甲時、合葬於洛陽縣平陰鄉之原、禮也。子令忠等、攀松檟而摧慕、慟永訣於窮泉。懼陵谷之遷徙、寄遺芳於貞石、乃爲銘曰、

猗歟名士、婉彼良匹、辰象降精、蘭蓀合質。光於祖考、宜其家室、昭賁元亨、含章貞吉。天乎不弔、景命其卒、脩短雖殊、溜靈乃壹。埏遂冥昧、松檟蕭瑟、國媛人英、此焉長畢。

《唐代墓誌彙編》萬歲通天〇〇七

大唐故銀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國渤海縣開國公封□□□□并序

公諱禎、字全禎、渤海□人。姜□□派、列山餘趾、珪符錫夏、建爲通□、苗裔分齊、是稱冠族。曾祖詢、燕太尉孚之孫、魏太尉軌之子也。官至尚書左丞、濟南郡太守。行高曾史、文嗣揚班、聲華振於鄴朝、芬烈光乎齊册。祖嗣道、隋尚書憲部、父子都、皇朝楚丘館陶等四縣令。承清白之緒餘、接英賢之祖武、閨門之譽、標映士林。中表之華、望高當代。公禀靈秀出、含章挺生、志懷骨鯁、雅杖名節。探馬鄭之奥賾、早敦章句。欽于張之高風、有懷法理。自永年尉遷大理評事、□孚温粹、從此著聞。調補彭州司兵、換并州録事參軍事。□賢選能、始見知於陳寵。人敦政理、更申功於郭頤。稍遷大理丞。時有恩倖之臣、寵狎宮掖、履霜冰至、將圖不軌。公案以直繩、處之嚴憲、犯顏固執、于再于三。尋而北軍袒左、乘輿

反正、褒公忠壯、錫以殊章、加朝散大夫、遷本寺正。出爲齊汴二州長史、復拜尚書刑部郎中。休徵政合、聲播海沂。孝若才優、譽流山啓。理識清劭、瞻顧和而可傳。練習國章、想王譚而詎遠。今上剪除兇悖之夕、擢授御史中丞、與大夫東平畢構連制夜拜。明朝急於用賢、宵分軫慮。君子量己以進、事不辭難。窮竟四邪、寬而不縱。至於僚辟胥懼、權豪屏息。洛陽避鮑、曾何足云。京師逢葛、纔可爲類。居一年、遷刑部侍郎。復以公弘導德齊、禮之規勝、舉枉措直之任、朝廷初置連率、□□州都督、按察山南道、使停、加銀青光禄大夫。累遷□括、常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以□□善績、入爲大理少卿。前後賜勳上柱國、疇庸七百户、封渤海縣開國□。公累持中典、以明啓見推、歷守名藩、以威懷播美。齊芳各②吕比跡龔黄、爲一代之準繩、留百年之惠□。道盛德至、斯之謂歟。復以興嗟鼓缶、誡滿宥厄、願追松子之游、請税棠陰之駕。上樽錫老、恩侔昔賢。西序乞言、禮優彝典。辭榮四紀、餘享年八十二、薨於京師。夫人博陵崔氏、周□司徒宣猷之曾孫、皇朝太子内直監安都之女也。稟訓德門、奉嬪高族。吾纓爾珮、琴瑟克諧。張等□鈎、芝蘭□秀、宜家有後、□垂頌於鸞游。窺户無人、遽纏哀於象泣。嗣子前鄜州司法□軍堅等、□不忘本、禮思從質。奉堂薪之□弓冶載傳、懷桑梓之虔、丘墳是宅。以大唐開元九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己亥六日庚申、歸葬於舊縣之故里、禮也。清暉永秘、懿範猶存。勒銘幽泉、用紀遺烈。其詞曰：

軒后四目、漢朝七賢、克冒厥緒、不隕其先。卿昇盛魏、衮翊興燕。紛綸舄弈、紫襲□傳。其一　八龍之里、更生才子、駟馬之門、仍芳後昆。摛英玉秀、薦寶金渾、舒文抱質、禮立詩言。其二　克綏天爵、能弘敏政。四典藩條、六持刑柄。兼用循猛、凝情衮敬、勿剪興謡、無

寃在詠。其三官由德楙，壽以仁延、田歸漏促，聲謝車懸。三錫難老、方崇引年，蹉跎去日、倏忽驚川。其四彼美好仇，允膺貞淑，配□生彥，誾□闒睦，恩結前歡、神愆後福，遽軫潘悼，旋□儒哭。其五□分路寢，今合佳城、山河舊□，立隴新塋。陳郭懿範、襲黃滿聲，九原之上、文武齊名。其六

賀知章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〇四五

大唐故中州羅山縣令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素臣，中山人也。自呂刀傳慶，郭箴摛祥，冠冕彰於國史，鐘鼎備於家諜。忠規峻節、吐馭馳聲，孝感高名、薦魚流譽，豈惟朱輪疊映，孤擅楊門，青組交暉，直稱袁氏而已。曾祖崇，隋太子率，祖恕，皇朝趙州司馬。父德感，絳州萬泉縣令，並局量宏遠，官墻峻邈。澄九派於黃陂，聳千尋於稽岫。或四率鳴玉，或半刺題輿，卓彼萬泉，獨高百行。故能誕斯明哲，克荷隆基。君稟川岳之靈，挺珪璋之秀，業該嵩簡、學優汾篋。明經擢第，捧檄隋班，解褐、授并州盂縣尉，宋州虞城丞，申州羅山令。君秉青萍之姿、從黃綬之列，遂使萑蒲遁跡，姦豪斂袂。撫其君子、襲我蘭芬，和彼小人、誅其薙本。秩滿，寓居襄城莊，臨潁水、陟箕山，蕭然有終焉之志。俄而棲鵩構孽、止服延災，未昇拾紫之榮，旋軫泣瑰之夢。以長安五年七月廿九日終於莊，春秋六十。嗚呼哀哉。妻河間劉氏。曾祖會，秘書監。祖玄，德州司馬。父德，左衛將軍。夫人斷機流訓、從宅宣慈。內則被於閨門、中饋潔於蘋藻。以神龍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於毓財里第，春秋六十一。即以景龍二年歲次戊申二月甲子朔廿四日丁丑合祔於合宮縣平樂鄉北邙山，禮也。嗣子前同州東河府別將無虧等、趨庭殞息、陟屺崩心，對楹書而永慕、視鏡奩而泣血。懼居諸亟斡、陵谷行遷，式誌佳城，乃刊幽礎。其銘曰、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有美良宰、彈琴化流。秩滿言

歸、斂祗忘機、水亭條暗、潤户花飛。與善空傳、殲良在旃、千秋白日、萬古黃泉。背邙卜擇、面伊荼穸、拱木行吟、宿草方積。同丘山之永固、畢穹壤兮無易。

《唐代墓誌彙編》景龍〇〇五

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守貞、天水冀人、蓋好學博古者也。本乎官族、稱爲尹氏。昔有尹佚司周太史、暨乃吉甫勤於宣王。格言大勛、布在詩傳。遠祖緯、魏僕射。曾祖欣、隋開府。大父珍、唐棣州蒲臺令。父文、唐通州三岡令。先生積德餘慶、天錫純嘏、願而克恭、情與禮合。七歲誦爾雅、能書契訓詁之義、識草木鳥獸之名。十五誦三禮、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廟吉凶之制。二十誦春秋、尚書、能精五行九疇之數、斷褒貶會盟之節。二十五誦詩及易、能辨政教雅頌之始、極變化生生之至。又能誦古史百家之書、善文章草隸之則。耻夫流欲背實、響聲飾華、褰末故每外和內厲、元元本本、學者如斯、不舍晝夜。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遂授大成。自延載之後、條限賓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歲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覈淑慝、時稱無滯矣。天子聞其進通經術、乃下制曰、成均大成尹守貞、業隆時習、功宣日就、既有勵於分陰、俾參榮於杖席、可四門助教。詵詵青襟、有所仰矣。長安二年六月十日、晝寢、忽夢麟臺兩局爭召修文。覺而嘆曰、十二日、稷吾當往矣。因命親族序訣、至日安枕俟期、俄然而卒、春秋四十、可謂古之達化知命者也。嗚呼、天與之德而不永其年。天與之才而不大其位、何乎。粤七月十七日、葬於高陽原先君之舊塋。銘曰、

尹氏之子、其殆庶幾。爲仁由己、三月不違。謙成德柄、學也身基。辟雍洋洋、可以療饑。環林之下、可以棲遲。我實道貴、人言位微。修文地下、前哲同歸。子之知命、將殁先期。朝衣東首、精魂高飛。人之云亡、

胡不凄而高陽之原、有帷其側。郭門直視、松柏一色。丘隴累累、阡陌誰識。浮焉休焉、爲我心惻。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一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黄州司馬陸府君墓誌銘

君諱元感、字達禮、吴郡吴人也。昔者舜嗣堯歷、協帝初以闢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於陸、開錫氏之源、作相於吴、纂承家之秘。玄德之緒、莫京於代。曾祖慶、梁官至婁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隋越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父謀道、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并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曳裾、文儒繼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温良。識清朗而惟深、體矜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宿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丁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爲從事。文武吉甫、斯人之謂歟。尋爲婺州龍丘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弦歌、武城嘆其焉用。仲康鳥獸、中牟稱其胥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黄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粤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於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善班固漢書、敕授舒王侍讀。君少傳其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修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罔極、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托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覲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吴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蘆履素含章、我譽臧兮。內游藩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爲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陽、佐乎黄兮。美志未

極、盛圖云亡、訴穹蒼兮。碩德休問、地久天長、永無疆兮。

蕲翰撰　《全唐文》卷二七九

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公諱貞昚、字密、一字間從、燕國薊人也。蓋晉之公族有韓國者、列於世家。韓之餘子食平邑者、因爲氏姓。有漢丞相改造繡衣。在魏薊侯宅兹元社。故瓜瓞綿於三輔、枝葉盛乎兩燕。魏齊之間、世濟其美。公即北齊司空公鑒之曾孫、秘書郎子敬之季孫、故偃師令直容之叔子。鍾積慶之洪允、包太和之粹靈、敦龐沈静、直方簡易。仁義根心、政理率性、度以禮義、文以詩書。户部尚書清河崔知悌、朝望人倫、公之文友、深賞延譽、遠近宗焉。始以司成館進士補盧州慎縣尉、刺史盧寶允舉器藏下僚、轉冀州大都督府曲沃縣尉、换晉州洪洞縣主簿。北平陽道昕、氣尚標舉。河東裴知禮鑒裁精拔。陽推以孝友資身、裴亦薦以經邦興化。徙雍州新豐縣尉、盧少儒引爲檢點判官、差卒選校小大推允。休議登聞、擢監察御史裏行、奉使黔中監選。有牂柯謝鳳節仁奏罷漢官、專任首領。公上其挾奸樹黨、假擾蕃落。天子悟焉、再使置吏、遠夷騷而旋定、舊貫改而復完。又馴牧在野、攘竊是繁、耗以歲月、莫之禁禦。公軺車上隴、群歷畢露、表監官斛斯果之輩奪職者九人、没贓者萬計。牧圉知禁、思無邪矣。開耀間、吐蕃侵境、師旅不給。乃購運酬勛、募耕入選、利之所在、詐亦居焉。公與大理正王守一於河蘭、鄯、廓四州推獲僞羅王希古、盧種、王誕其徒二千餘人、正處其罪、爰得我直。授監察御史。内難去職、居喪過毀、死孝貽憂。光宅初、肇建兩臺、分典百郡。服闋、授右臺監察御史、巡察河南。澄清郡邑、昇賢黜罪、能執其中。類功最、加兩階、拜右肅政殿中侍御史。郎官法天、古難其選、具美斯在。再拜司勛

員外郎。永昌中、遭凶黨網羅、爲周興所奏、貶温州固安令。州特舉清白、改鴻州櫟陽令。邑多猾人、屢宰敗駕。公威簡有素、誠結無欺、率是而行、人用不擾、獄犴自静、狼戾反慤。詔書嘉譽、加朝散大夫。又羅密徒貝錦、爲河内所鞫、降括州員外司倉。尋而事白、進吉州司馬。神龍中興、官反舊政、窮鱗沛而縱壑、墮羽翼而順風、拜司門郎中、兼衛王司馬。無何、正除衛王司馬、拜太子左庶子。以節愍之禍、出爲涪州刺史。未往、又轉盧州司馬、致仕。久之、景龍中、復起左諭德、兼榮文館學士。詔曰、公[3]縉紳書彦、操履清淳、令譽播於始終、嘉績宣於中外。儲闈諭論、雅望尤高。宜申朝典、俾加徽服。可銀青光禄大夫。又攝詹事、東都留守、拜常州刺史。居歲餘、優詔致仕。享年八十、先天元年仲冬、薨於河南之正平里第。遺令近地便葬、斂以終服。開元二年冬、卜葬於伊闕之西、夫人河東縣君柳氏祔焉、禮也。公出入四朝、歷官二十。其進也、皆擇能録勤、惟德是與。其退也、必含垢受屈、在涅不淄。子文之量、從可知矣。凡撰淳孝、友悌傳各一篇、以匡儲后。撰先君親友傳十卷、以篤故舊。撰家譜、家志各十卷、以明系本。撰河南巡察記十卷、以辨風俗。非通理博物、立誠錫類、其孰能見志以著書、因事以設誠、若斯之盛也。有文集十卷行於代。初、公侍祠清廟、有髦士之宜、而先考偃師贈蒲州長史。自祖考三葉、塋無碑記。公諮諸通儒而追建銘碣、幽趙之士、以爲美談。夫爲子則頌德以尊祖、飾終以榮親、孝之大也。爲臣則不枉毫髮以顧私、不避豺狼以撓法、忠之至也。潔志則利不涉口、欲不萌心、清之源也。履道則不俛眉以悦勢、不屈色以苟容、正之方也。詩曰、仲山甫舉之、公有其德。傳曰、左丘明耻之、公有其直。總是四善、遠齊二賢、於是芬苾令問、優游眉壽、惠風激於勝流、丕績敷於哲后。然以忤彼權貴、保

兹介特、不登三階、以正四國、貞白之士、慨焉太息。其孤緫、授充窮泣、血靡所寘、懷俾予作頌、布哀豐石。恭惟先人之寮友、常奉長者之話言。公雅珍確實、不尚華靡、敬慎風規、直紀行事、業廣詞徧、萬無仿佛。少子授八分之妙、獨善當時。公平日惠愛、故存之刊刻。詞曰、

峨峨淑德、克生休命。履孝蹈忠、含清體正。如玉之潔、如金之鏡。高明洵美、學以潤之。官方正事、静以鎮之。嚴嚴憲府、公三峻之。赫赫儲宮、公三訓之。道有行廢、時有泰否。三入三出、無慍無喜。鼓缶而歌、懸車致仕。全歸葬儉、允也君子。西山幽幽、東川悠悠。雲過墳闕、風薄松楸。人亡道存、榮往哀留。貽世作則、行歸於周。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九

大唐故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夫道之所存者久、德之所及者大。非明道不足以聿脩祖業、非盛德不足以貽厥孫謀。故百代之祀、不唯代禄之胄。千載之慶、必歸積善之家。英門冠族、於是乎在。公諱愻、字納言、趙郡元氏人也。曾祖陽平郡守仲通。通生洛州司兵孝端、端生晉陽府君知本。公即晉陽府君之第三子也。幼淳至、以孝友著聞。居家悌順、爲吏清白、怡怡如家人、莫見其喜慍者。窮覽載籍、不爲章句。數代同居、閨門百口、勤苦凍餒、以身先之。所受賞俸、悉以周給。朋友之義、引重推多。僚吏之間、居難違易。弱冠、明經擢第、調補梓州飛烏尉。歷揚州江都尉、華州華陰丞、洛州河南尉、雍州乾封主簿。所在咸以介特自處、刀筆稱能。丁内憂、柴毁過禮。服闋、舉清白尤異、對策昇科、授洛陽丞、除右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立朝正色、有澄清之志。輶車所指、無不靡然。轉本臺侍御史。有制廉問河東、賞善黜惡、衆咸勸畏。頃之、拜尚

書駕部員外郎、徙度支郎中。心計目覽、不失豪末、軍國殷贍於今稱之。屬東胡猖狂、寇逼燕趙、以君爲清邊軍長史。軍謀戎政、咸取決焉。公乘險若夷、臨事善斷、衆所迴避、居之坦然。以中表之累、出爲洪州都督府長史。委心去留、正身率下、宛頸戢翼、不飛不鳴。數年、除越州都督府長史、累遷泗州刺史。歲餘、除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又遷貝州刺史、亳州刺史。軒車所臨、壺漿斷道、借留之請、洽聞於朝聽。奏課之聲、相趨於闕下。粤以神龍元年、國朝中興之始、公自亳還都。屬賢能彙徵、君子道長、方疇咨元老、以康庶績。衢亨運否、時泰命屯、嗟白日之不留、棄蒼生而長逝。嗚呼已矣、復何言哉。是歲四月廿七日遘疾、終春秋七十有二。二年歲次景午正月廿一日、安厝於北邙山原之舊塋、禮也。夫人范陽盧氏、之道之孫、元將之女、正位居室、象服是宜。總章三年、終於陶化里第、至是而遷祔焉。子處厚、處實、處直、處沖、處恭、處虚等、慎終追遠、邁德成志。卜宅題阡、瘞石墳道。其詞云：

國稱趙郡、地曰常山。邦懋時傑、錯絡其間。玄言牝谷、紫氣函關。厥迹雖謝、遺芳在焉。奕代增輝、聿脩懿德。英英夫子、行惟士則。學究本元、道夷語默。允矣悠矣、其儀不忒。率由孝友、服勤儒墨。直内方外、自家形國。珥筆含香、建旟憑軾。所謂君子、邦之司直。義達邦邑、名芳搢紳。善欺誰與、德曠無鄰。頓轡脩路、淪輝短辰。於嗟天道、所輔何人。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二一

逸人竇居士神道碑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芥寵禄、□氣廣者則湫阨山林。是以混然□人、□在於蕉□。□然□事、不入於市朝。其服也鄉、其行也獨。介如□石、□□□蘭、所以名與風翔、業與時並、□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

后少康之允□晉大夫闕六字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河而累葉胙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秦□今爲京兆人矣。曾祖居士諱□、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幽抱虚壑、閑卧深林、黄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視天鏡、仰山而高咏雲莊。雖迹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秀、長而恬和。習志□□□人、育沈冥於後□、高尚芝桂、□易衣冠。其凝神也、氣細於虚。其□節也、冰寒於水。則知瓊林玉樹、迴出塵容、□□蓬瀛、遥登仙子。是以好□□□、名流重真、背郊廛、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酒一壺、接道□於野庭、申秘□於□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至若賦詩□言、比物□意、眇默□□、□遥昇天、莫知曾深、但仰玄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比漆□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名、言論有以軌□。□□蕪没三徑、淪滑百齡、而以飛遯居貞、辭□翫代。與夫五辟未就、六□不行、披霄褐以□□、冠雲冕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太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肇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異。矧爾改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自可永□玄覽、悠悠素襟、没縉清流、隱几磐石、豈不泰歟。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聲大谷、絶迹幽巖、□□□□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何爲乎。居士賡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欲□、無爲□□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寵珍羞、所以却吾粒。豈徒弄沆瀣、踐莓苔、買山以游、沽名而隱者也。□後□薄當軸、曾□閉關、微赤松不追、匪黄庭不誦、聊以卒歲、式用□□、□□呼。鶴矯神遷、蟬蜕形解、雖人事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化於□□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

氏、性與闕五字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鄰翼子。光啓釋教、休有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棋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丹穴之色、□變鳳毛。青田之姿、闕五字悲人代、高步仙游、□□□賓。早慕嗇神、久承玄覽、無玉帛之樂事、□詩禮之雅□。人求我知、我棄人欲、貂蟬莫耀、荆菊是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内侍、上柱國元禮、多□□□、全節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以□謀。東北□戎、縱一鼓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戎之數□□□之□□□尅以少、謀勝取多、歐脱連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揚先祖之刻銘。屬國之官、笑□來之繫頸。□□迫、公事違阻、□心不□□松楸、身廬塋墓、猶且匍匐泣血、擗踴椎心、□天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葉探玄、遺土軒蓋兮含景靈仙。凝神□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兮□鶴翩翩。揮手□□兮長歌紫□、□□□日兮遼柱□□。□勿求之兮吾將懵焉、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名四主兮宣力三邊、孝家忠國兮揚親□天。□□行□兮性□□□、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李邕撰　《全唐文》卷二六五

校記

①旨朝：疑誤。

②各：疑誤。

③公：疑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五

李徽　張忱　李嶠　張氏　馮昭泰
鄧森　蕭思亮　褚無量　于賁

大唐故新安郡王墓誌銘并序

王諱徽、字玄祺、隴西狄道人也。自猶龍呈紫氣之祥、如馬感白雲之慶、弘大業於天下、敷玄化於寰中、寶葉於是克昌、靈源所以增濬。故得翦八宏而建寓、廓六合而開家。茂實煥乎蘭圖、嘉聲芬乎芸閣。高祖神堯皇帝、闢乾門而創業、橫地軸以開基。祖太宗文武聖皇帝、握金鏡以燭六幽、齊王衡而朝萬國。父泰、濮恭王、聳瓊幹金翹之英、出瑶臺玉筐之貴。稟星昴之純粹、鍾川岳之精靈、韞慶於夢蘭之辰、標奇於懷桔之歲。風神英爽、韻宇淹華、瓊波萬頃、玉山千丈。詞林振穎、翔皇鳳而迴五雲。筆海安流、含紫貝而澄七耀。開石室於心鏡、峙蓬嶺於情峰。貞觀二年、封越王、十六州諸軍事。兔苑初開、即引曳裾之客。猿巖肇構、便有背淮之賓。尋領左武候大將軍。式道而耀金吾、奇略而窮玉帳。十年、改封魏王、相衛等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又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秀木忌於枝高、嘉樹搖於衆手。既被千人之指、竟從三至之言。十七年、有詔遂令之國。俄復榮寵、改封濮王。但鄖鄉之居、實爲形勝。山水縈迴、林塘爽塏。王宿尚貞遁、於焉止足。每登峰陟峻、得謝客之歡娱。漱石枕流、符子荆之放逸。優哉遊哉、於焉卒歲。惟王濯秀天津、控五潢而疏派。抽英白谷、分十枝而振景。體中和而毓性、資上善而摛靈。少挺神姿、幼摽令望。雪峰銜月、未足比其高明。珠浦澄霞、豈可方斯朗潤。爰以鳩車之歲、即隆分器之榮。以貞觀廿一年封順陽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承掌中之愛、接膝下之歡。遨遊道德之場、蕭散禮義之囿。三墨八儒之異說、五車百氏之殊源、莫不探賾索隱、含滋搴秀。煙霏黝浪、

躍虬翰以飛英。露灑玄波、矯鷹姿而峙潤。思風纔舉、談叢警萬籟之音。麗藻方披、詞鋒映九光之彩。亦猶丹山烈鳳、自呈五色之文。青田仙鶴、還振九皋之響。永徽四年、改封新安郡王、食邑三千户。門羅雄戟、室富歌鐘。恬淡自居、清貞寡欲。俄丁恭王憂、號天靡訴、叩地何申。創巨痛於人倫、泣血纏於雅俗。以大唐永淳二年九月廿三日寢疾、薨於鄖縣之第、春秋卌。惟王含章內朗、博識外通。以璿跗琬葉之尊、處蘭坂梧官之貴。恭慎之道、稟自生知。孝悌之行、彰乎弱歲。雖歡激楚之樂、終結思秦之悲。魂爽何依、獨侶南枝之羽。神儀永謝、空餘西靡之松。悲夫。即以嗣聖元年三月十四日、遷窆於馬檀山、禮也。佳城一掩、隴樹空春。綺觀寂寥、緑苔生閣。嗚呼哀哉。望山野之蒼茫、聽霜林之蕭瑟。烏含思而連飛、雲帶愁而迴出。即杳杳之玄夜、去昭昭之白日、嗟一化而無追、痛千秋之永畢。敬勒銘於泉户、庶披之而相質。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瓊枝折幹、銀漢分津。連華丹極、承慶紫宸。鏗鏘詞令、偉曄風神。敦詩悦禮、友孝基仁。其一

如松斯勁、如玉斯温。春歸東閤、月上西園。山泉狎静、林塘棄喧。銀鉤露灑、紫穎星奔。其二

友悌純深、温恭宿劭。花萼俱蔚、珠玉相照。嚾嚾緝睦、怡怡歡笑。未遇鳳珍、俄延鶴弔。其三

蒼茫寒野、蕭索荒塋。依遲畫柳、委鬱飛旌。山空鳥思、野暗雲平。一淪幽壤、萬古松聲。其四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四

周故潞州潞城縣令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忱、字承珪、燉煌人也。偉哉曾穹、上列次光曜於七星。大漠宏墓、間英靈於三傑。公爲後葉、代榮簪綬。高祖敢之、齊司徒司馬。曾祖士儒、唐持節深州刺史、定遠郡公、官有異政、朝稱其實。祖公謹、唐左驍衛大將軍、使持節都督諸軍事、荆州刺史、郯

國公、實封一千户、謚曰襄、圖形凌煙閣。秩登四岳、名亞三槐、功列雲臺、形圖麟閣。父大象、太子右衛率遼東左一軍總管、兼司元大常伯、上柱國、襲封郯國公。元戎大統、軍謀威其連率、宗伯上卿、衣冠揖其風裁。公才秀卓絶、爽邁不羣、方亮嚴整、好立名節。弱冠補弘文館學生、解褐朝散郎、行并州大都督府參軍事。遷左武衛騎曹參軍事、轉懷州司倉。刀筆勤王、不輕從事之府。公侯胤嗣、自勗勞人之職。以公政叶移風、材高聽理、武城作化、必佇絃歌、灌壇易俗、用祛風雨。加授朝議郎、行汴州浚儀縣令、改潞州潞城縣令。因襲數載、歷宰二邑、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察上古之務、明中和之道、境内昭然、禮讓行矣。嗟乎。倚伏事忽、浮休道昧、以長壽三年七月十一日、終於洛陽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一。先是、公季父右千牛大雅、顔回早亡、終軍無壽、公實猶子、尋出繼焉。公嗣子儹俌等、孝切因心、悲深泣血、痛尊容之永隔、思飾終之達禮、以天册萬歲元年十月廿八日、權殯於洛陽平陰鄉之①禮也。歲居叶洽、月旅應鐘、勒石斯文、冥圖不朽。詞曰、

貂蟬七葉、文雅三張、代榮其茂、君襲其芳。墻仞高邈、詞鋒抑揚、吏稱美寶、宰實惟良。浮生幾脆、禍結云□、泉扃已閉、厚夜何央。

《唐代墓誌彙編》天册萬歲〇〇三

自叙表

臣嶠言、奉今月十七日口敕、令臣等各自述行能進者。臣以蒙鄙、遭逢休歷、陛下降非常之遇、垂不次之恩、擢處崇班、超登近侍、上感皇明識遇之厚、下憂忝冒負乘之責、常願肝腦塗地、以報所天、魂魄歸泉、不忘結草。至於欲披誠款、曲盡智能、竭心本朝、輸力明主、此臣日夜之所思念、胸襟之所蓄積。豈敢更爲進退、苟事廉隅、固守撝謙、坐飾邊幅。臣早遘凶閔、素甘賤貧。少纏羸疴、不任勞苦。從仕

代饑寒之役、徇禄無顯達之心。修身懼於辱先、履道期於遠害。見强禦之爲患也、故處之以謙卑。知刻薄之爲尤也、故行之以仁恕。慕退讓不敢從馳競之流、戒貪殘不敢爲絲髮之犯。若□温良誠信之道、忠孝友悌之規、莫不仰承聖風、俯蹈家訓、采太平之名教、移中人之志業。及其屏私昵、忘比周、内無術數之機、外絶朋附之黨、一心奉主、介然孤立、此臣之所以登朝廷而事明聖、全直道而勵身名者也。夫臣事君、有死無二、見危則致其命、當事則先其勞。有罪不敢辭、有能不敢隱。是以西戎不静、充國自銜其謀。南越未賓、終軍思赴其難。臣幸蒙採擇、得備驅馳。若使飾固陋之心、竭駑蹇之用、勉之以匪懈、將之以至公、則雖簿領百端、樞衡衆務、亦淺深而必效、何難易之敢辭哉。蓋明主程才以建官、忠臣量己以受職。是故輪轅異適、水火殊用。當其材則事逸而功倍、乖其分則形勞而績虧。

陛下棄短收長、循名責實、使得效其薄伎、申其末用、則臣之淺術、可得而言。臣曾涉經典、篤好文史。漸六藝之腴潤、馳百家之閫閾。至若操觚秉牘、紀事屬辭、雖竊比老彭、誠未擬於先哲、而上追班馬、敢自强於後進。陛下以欽明撫運、齊聖握圖、冠千齡而首出、超百王而高視。德澤汪濊、典章明密。至道共八風俱翔、神功與四時並運。是以衆庶悦豫、符瑞肸蠁、九服清夷、百蠻職貢。而嵩高梁父、未修昭報之壇。禮官儒林、不輯昇平之頌。使鴻名有時而鬱、良史靡得而稱、臣竊懼焉。昔成康之隆、頌聲并作。武宣之盛、文章間起。虞德茂而皋繇作歌、魯道興而奚斯有述。然後功業顯乎代、德音昭乎聲。若夫保馭中和、憲章大雅、通諷諭之旨、攄嗟嘆之懷、此臣子之舊經、國家之前式、不可闕也。臣幸得沐浴恩造、扶侍軒墀、目睹雍熙、心積憤懣、思陳愚瞽、庶存萬一。徒以牽迫賤事、卒卒無須臾之閑。頓

伏匪羸、軋軋多沈滯之思。常恐犯霧露、填溝壑、不獲賛揚上德、攄布下情、生爲負義之人、死爲孤恩之鬼。是用終朝三省、達夜九回、撫心刻意、屏營反側。倘得參名芸閣、假迹蓬山、探石室之秘文、覽金版之遺籍。聽歌探頌、以觀四方之風。講藝論詩、以崇三代之式。第其科目、載之簡編、大以薦陳郊廟、報享成功。小以敷布樂章、潤色鴻業。使宏勛播於金石、盛德流乎舞咏、光濟於當日、洋被於來葉。然後退没草澤、下入幽泉、猶生之年也。冒陳愚懇、惟我陛下察焉。臣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李嶠撰　《全唐文》卷二四六

章懷太子良娣張氏神道碑

惟蘭有香、惟玉有瑋、可吉其夢、可勞其弄。故稟離成女、祥歸太子之家。自震爲男、業盛天人之邸。因以貴者、德其全與。我唐章懷太子有良娣曰南陽張氏之子也、邠王守禮之母也。初、章懷封於雍、良娣選以入。後章懷謫於巴、良娣隨而邁。邠王錫玄社、建黄扉、良娣坐華茵、驅香轂。雖逶迤失於偕老、而契闊存乎與成。始十四奉吾夫、逮笄年而轉茂。終六十四違吾子、當卦數而同極。非婉娩淑慎之則、含章尚柔之令、孰臻於此矣。若乃晝堂清兮羅幕薰、匱照曜兮結氛氲、杲杲之日、英英之雲、盡良娣之才之美、是效是則。潔素罔捐於篋、煒彤益昭於管、娉顔不競、徽範自持、處獨藹如、顧儔芬若。施於積善、睹從梁駟馬之藩。貽厥累仁、傳相漢七貂之緒。隋上儀同、甘泉府别將嚴之曾孫、侍御史睦州刺史詳之孫、朝議郎、行桂州都督府始安縣令明之女也。曾構鬱起、昌瀾遠激、去遷南國、儼西鄂之豐碑。來應東朝、署西京之戚里。不然、何謂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允爲禕袂之良乎。及母儀可宗、臣軌伊勵、師以儉約、戒於盈蕩、洛濱無祓除之事、涇上無粲美之物。衣錦褧裳、寧吾所好、擊鍾鼎食、

唯爾之兢。俾吾王忠肅恭懿、既明且哲、志於道者、本於教也。粤景龍二載孟夏之月、遘疾棄養於京延康第之寢。洎景雲光華、春雨自葉睦於我則先受九族、慈於王則每深十起、永其錫類、衆悦以人、禮物朝遣、使臣廷命。金紫光禄大夫、行鴻臚卿趙承恩、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丞元暕、持節册贈曰章懷皇太子良娣、祔於陵邑、禮也。嗚呼。山疑鶴駕、地即烏號。太子賓帝之餘、高宗在天之所、衣冠道德、密近屬於陪乘。光表闕塋、殊遠嫌於好内。又典地司空、邠王守禮、幼承法度、長被暉光。九仞之堂、咸曾氏而逾蹙。萬家之域、小韓王之不綱。所以傍彫翠炎、伏奏丹墀。天子孝理之風、已周於品物。孝思之德、況及於兄弟。乃敕禮部尚書蘇頲採詢爲言。由是稽舊聞、討前訓、位不之易、禄不之重、而莫顧者、鄭滕之足稱也。信不負心、義不虚事、而竟死者、越嬪之可徵也。或彰君之隱過、或徇己之微直、曷如有始有卒、知柔知剛、艱虞則持操服勤、富貴則竭誠循禮。夫詮一行者、尚紀圖書、具三從者、豈遺刊刻。其銘曰、

天祚有唐、於昭烈光兮。土分五色、作我藩國兮。雷震百里、維皇元子。元子伊何。匪淑不娣。厥娣伊何。終温且惠。桂宮甲觀之聲迹、竹苑平臺之往昔。車已折兮我未亡、鼎其新兮子爲王。子既王兮我爲太、殷聖造兮沐嘉會。歳不與兮時迅、奔華榱壞兮托寢園。闔闥崇於上京、松柏被於長原。子哀哀兮篆碑、於是親永永兮殁代如存。

蘇頲撰　《全唐文》卷二五七

故括州刺史贈工部尚書馮公神道碑

金之爲寶、百煉而惟精。玉之稱德、久幽而不昧。聖人美焉、君子比焉。可鑠也、不可奪其剛。可毁也、不可污其潔。偉哉馮公、秉斯操矣。公諱昭泰、字遇聖、長樂人也。説學於古史、豈不聞舅氏之厥初乎。畢

公建德於周、畢萬大名於魏、别封之裔、遂氏馮城。秦則丞相并時、漢則將軍重世。積仁鍾慶、王者鬱興。間晉南浮、因燕北號、家變成國、爲天下雄。勛業競五伯之先、子孫齊二王之後。公即昭成皇帝之十代孫也。高祖大將軍、隨州刺史、長山公謙、以寇恂之才、翊戴周武。曾祖兵部尚書、左僕射、魏國公世基、以曹參之力、經濟隋文。大父尚書左丞、檢校御史大夫、少府監、揚州長史、安昌公長命、以佳吏之名、勤勞王室。考仁高亮無禄、子道不究、故公幼而襲安昌公焉。清明激澈、標格峻竪。夏翟耿介、無矯飾於韋弦。寒松青冥、不受令於霜雪。專經睹奧、習法精理。起家左奉裕、改讓賢府果毅、换文州司馬。爲酷吏所陷罷官。久之、調榮州長史。屬城慢法、按而繩之。入計會府、仇家横訟、明敕杖其怨者、遷公宋州司馬、朝廷翕然、知有王法。復假右臺侍御史、江南道廉察使、類會高等、加朝散大夫、進潞州長史。堆岸受湍、獨醒見嫉、轉湖州長史。公束濕不回、聚蚊交訕、貶爲饒州司馬。未行、降使詳覆、拜鄂州刺史。制曰、卿志氣剛勁、操履貞潔、歷佐藩條、咸有聲稱。詰奸糾繆、不避强御。苦節清威、若凌霜雪。頃因讒毁、遂有貶降。使者案問、皎然明白。俾從優獎、特加寵命。其在江夏、异政風行。入爲太子家令、兼知内外鑄錢事、國泉是殷、盜鎔乃絶。河朔淫雨、帝思作乂、俾公檢校邢州刺史。散有賙無、人忘歉歲。帝乃璽書勞焉、其旨曰、卿忠於事君、簡以臨下、忘私徇公之美、歌謡所載。擒奸擿伏之奇、吏人攸仰。雖陳朔之貶黜邪慝、王業之斥除貪殘、無以加也。一郡清静、副朕意焉。其後以戚累移睦州刺史、復爲群小所譖、左授泉州司馬。未之任、又貶榮州司馬。公砥節荒服、天高聽卑、旋除温州長史。俄復舊階、拜括州刺史。水國瀸洳、告疾言歸。景龍三年六月十三日、終於蘇州之逆旅、春秋六十有五。正

人嘆息、舊莅傷感。公清白傳家、信義高世、門有奇士、室無長物。夫其善於鈎距、長於衿帶、法嚴令峻、人寬吏急。當官而行、不避讒慝之口。除惡務本、不求愷悌之譽。出入從宦、十有六職、以謗獲貶者五、洗謗特遷者四、不曰忠乎。將無悔於九死、不曰直乎。焉往而不三黜。故人謝而名益著、迹遠而風可懷也。皇上志其持法不撓、贈大理卿、本其坐樹無言、謚之曰節。窀穸之事、一以官供。哀榮之禮、被於存沒。是時天子嚴謁山陵、訓人追孝、推恩庶物、瀉澤幽泉。公長子少府監紹正、次子給事中紹烈、并構層堂、仰延榮贈、乃贈公工部尚書。君子曰、孝必錫類、忠則不墜、臧孫達其有後乎。鄭公業爲不亡矣。夫人琅琊君、左相邢公及善之女、垂拱二年、三十六而夭。後夫人鼓城君、鴻臚卿善因之孫女、景龍三年、五十有五而逝。所謂齊姜昭前、邦媛輝後、碧樹先落、悲同孫楚之妻。紅蘭漸萹、貴在馮勤之母。以開元十八年十月壬寅、葬我節公於長安縣高陽原、夫人王氏、劉氏祔焉、禮也。長子紹正少府監、第四子紹忠未仕。第五子紹烈御史中丞。孝乎二連之心、思崇三絶之美、魏主來顧、賞幼婦之碑。秦師不侵、尊死士之壟、揚名稱伐、道遠乎哉。銘曰、

古之志士、忠不違難。倬哉馮公、矯此雲翰。嚚嚚群小、彼何足算。屢困忠直、天下改觀。經用百年、窮達相半。貽慶二子、雙承天渙。嚴嚴大理、人命是懸。聖朝表贈、王道無偏。六卿冬官、百工攸序。韓棱雖沒、龍泉可許。丘陵鼓舞兮改谷移山、歲月奔波兮有去不還。惟德音與頌石、傳不朽於人間。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九

大唐故中散大夫守荊州大都督府司馬上柱國南陽鄧府君墓誌銘并序

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嗚呼哀哉。公諱森、字茂林、南陽新野人也。其先帝嚳

之後、自离封商野、湯有殷國、因封命族、代爲著姓。爾其發源纂胄、開國承家、西漢功臣、銅山擅寵、南陽輔聖、高密稱侯、而鐘鼎聯輝、簪裾累業、蓋景諸圖籙、固可略而言焉。曾祖秉、後魏起居郎、後周贈齊兗殷三州刺史、陳倉縣開國侯。祖陁羅、後周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國侯、隋授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驃騎將軍。父行儼、皇朝應舉擢第、蒙授松州嘉城縣令、原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密州諸城、蘄州永寧二縣令。並風格標遠、氣調疎豁。括地盪雲之水、未比其源。干天華蓋之峰、豈階其峻。慎終追遠、百城與四履齊榮。累行疇庸、驃騎共龍驤分貴。公氣稟山嶽、精含箕昴、倚太清而養風雷、臨禹縣而光變象。英華外發、和順内融、閃閃電飛、軒軒霞起。較略文史、從横談論、孝經一卷、志有重於君親。老子二篇、心不忘於道德。而神劍雖隱、紫氣恒存。寶鼎尚沉、黄雲□□。落落懷丈夫之節、謇謇有王臣之量。總章二年、任國子監學生。天授二年、應舉□第。觀光入辟、先飛隱士之星。射策登科、遽擢太常之第。蒙授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萬歲通天二年、改授左臺監察御史。聖曆二年、改授殿中侍御史。君無虛授、臣不易知、既高避馬之威、屢止悽烏之府。貴戚斂手、權臣側目。久視元年、除許州襄城縣令。長安三年、除洛州河陽縣令。其年一月、除右臺侍御史。襄城舊野、河陽巨鎮、王喬向葉、且控飛鳧。潘岳題詩、還疑吐鳳。同子游之爲宰、坐奏弦歌等鮑宣之司憲更搖簪筆。尋除兵部員外郎、又除吏部員外郎、改授同州長史。神龍三年、除駕部郎中。纔解繡衣、復居錦帳、五□□草、方越建禮之門、二女持香、遂入神仙之府。黄童入選、行聞江夏之謠。王祥出佐、坐聽海沂之曲。景龍四年三月、除使持節楚州諸軍事、守楚州刺史。其年八月十二日、除荆州大都督府司馬。楚州左控臨淮、傍

臨漲海。等汝南之心腹、方河東之股肱。爰輟敷奏之能、遽委循良之化。宋均之武雖已渡河、盧耽之鶴未能翔漢。沛郡急王良之瘵、弘農沉景丹之魄。卜年不永、掩歸長夜。春秋六十有六、以其年九月廿一日薨於公館。行路增感、朝廷沮色。長安傳哭、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哀慟諠於南峴。嗟乎。天乎不輔、方深伯道之悲。宗子無人、遂起劉陶之恨。粤以景雲二年二月七日、葬於洛陽城北河南北山、禮也。命子延業、號天靡訴、叩地無追。韡韡寡妻、但見崩城之泣。哀哀嗣子、還聞陟岵之聲。將恐海變桑出、天迴杵倚。季孫成寢、或值於杜君。漢后築宮、時當於樗里。敢因豐石、敬題清紀。其詞曰、

惟嚳曰帝、惟殷曰湯。綿綿瓜瓞、鬱彼南陽。祖德無替、孫謀克昌。蟬聯紱冕、磊落銀鐄。於赫君子、猗歟令族、毛刷鳳凰、志高鴻鵠。鯤移漲海、鸚出幽谷、松栢其志、芝蘭其屋。懔懔霜威、持書繡衣、峨峨嶽立、起草仙闈。位列章綬、聲芳海沂、還來錦帳、臺閣生輝。唯茲强楚、實謂雄鎮、袁扇纔揚、張謠遽振。教人以德、道俗以信、委哲方嗟、膏肓有疹。勞生運促、休死期長、王矩爲尹、蘇韶作郎。悲羊改字、思邵歌棠、故劍仍在、殘書已藏。古往今來、終歸夜臺、埏深地遠、櫬掩車迴。露草恒泣、風楊自哀、唯餘胤子、臨壙崩摧。

景雲二年歲次辛亥二月景子朔七日壬午。

王紹望撰　《唐代墓誌彙編》景雲〇〇七

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思亮、字孔明、蘭陵人也。公侯緒慶、鍾鼎華宗。遠則文終翼漢、功侔於二八。近則武皇祚梁、業光於三五。英賢繼踵、簪紱駢輝、詳乎史諜、可略言矣。曾祖翹、梁貞毅將軍、郢州刺史、新興侯。祖季符、皇朝尚食奉御、員外散騎常侍、贈光禄卿、洪鄂等八

州諸軍事、洪州刺史、武昌縣開國公。并才兼文武、秩榮中外。郢中歌雪、畫隼翻旟。騎省連雲、豐貂曜冕。象河洛岳、禮備於飾終。列爵疏封、寵隆於利建。父温恭、修文館學士、渝州司功參軍事。譽光黌序、位屈巴賨、未騁高衢、先摧逸足。君資靈上善、稟性中和、言爲士則、行成物範。張華雅思、掞奇藻於鶊鶄。終軍洽聞、標敏識於鼮鼠。好學不倦、綜涉群言、手自繕寫、盈於簡素。解褐、補益州金堂縣尉、歷雍州同官縣尉、武功主簿、乾封縣尉、長安主簿。歲滿爲丞、再歷畿甸、三遷京邑。職事填委、剖之如決流。爭訟紛拏、鑒之若懸鏡。嗟乎。道長運促、時亨命屯、未施構厦之材、俄軫奠楹之夢。以景雲二年歲次丁亥正月二十日、終於京崇化里第、春秋六十有七。嗚呼哀哉。即以其年二月景子朔十五日庚寅、遷窆於神和原、禮也。夫人譙郡熊氏、故左金吾將軍元逸之女。柔婉成性、言容具美。以景龍二年九月十三日、寢疾而終。嗚呼哀哉。龍門之桐、始半生而半死。襄城之劍、竟先沈而後沈。同穴有歸、雙魂是祔。嗣子遜、孔門之鯉、幼即能詩。楊氏之烏、童而擬易。未極庭幃之養、遽纏屺岵之悲。擗厚地而崩心、訴高穹而泣血。期我以先執、托我以斯文。僕也不才、義深寮舊。追感平昔、承瞼無從、敬述芳猷、誌於幽隧。銘曰、

玄鳥降祥、克生於商。枝分葉散、源濬流長。載誕明哲、如珪如璋。夷險共貌、寵辱齊忘。文含綺繢、學富縑緗。朅來卑位、其道彌光。孰云與善。奄嘆殲良。馬鬣開隧、龜謀允臧。松門蒿里兮、斂雙魂於此地。春蘭秋菊兮、歷萬世而逾芳。

顏惟貞撰　《全唐文》卷二五九

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

昔軒轅至孔某、師止十一、名之聖者。今天下尊皇帝、學踰三五、教之神者。既學且師、考今猶昔、蹈道

從事、伊褚公焉。公諱無量、字宏度、其先邑河南之陽翟。十一代祖盛、後漢海鹽長、子孫因居、遂爲吴郡海鹽人也。五代祖陽、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嗣錢唐侯。高祖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曾祖仁宏、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祖範、隋豫章郡丞。父義宗、皇贈使持節和州刺史。自微子封宋、以迄於恭、恭裔食褚、因而得姓。廼侯廼戚、或史或儒、粤不可量已。豈岳鎮天峻、是先人之郡國。將湖清世平、當天子之門館。靈其效矣、公實休哉。上哲鍾懿、元和育粹、忠乎孝乎、盡至於至。寬得衆、易有親、晦而明、微而闡、其立行也。絲白不染、不成黼黻、砥礪不礪、不就純鈞。寢思益、居待問、功可倍、論②可博、其立言也。始吴興沈子山、吴郡曹福授以經、次吴郡張嘉會授之史。演至賾、平牴牾、研至精、起廢疾、貫心則中、達革其餘。師廼厭服、爾爲宗匠。逮攝齊膠序、揚袂河洛、罔不企獨立以先赴、聆遠音而響從。猶彫材之有楩柟、綷翼之有鵷鳳。下制嘉辟、用超倫等、即拜成均直講。轉右鷹揚倉曹參軍、直講如故。稍遷成均助教、累至國子博士、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崇文館學士。常二仲齊祀、會一時髦彦、主賓難折、群疑、應不敢夸官閥、單不能曜旗鼓。太夫人在東也、庭闈是思、鍾釜不違、遂罷而就養。我聖皇居震也、司過惟史、聽聰則書、復徽以侍讀。及回金輅、問辟雍、揺柄前席、有丞有祝、聲群奔以坻、積辯連屬而河瀉。是日中賜章綬并時服雜繒、就拜銀青光禄大夫、以昭其業。上正位、遷剡王傅、國子祭酒、轉左散騎常侍、特封舒國公、實食二百。公雖傳天人、司國子、然而載啓載沃、百氏之言滿中禁。日尊日事、五更之禮存上庠、故珥貂寵而刑馬誓也。尋與中令范陽張説、侍郎武功蘇頲、黄門郎趙郡李乂等開講序於掖垣、悉上其昌言嘉謩、可體要經遠者。京都之政、起自軒墀。齊魯之風、成於寓縣。公以

遭盛明而華皓不息、迺作帝師。懷喜懼而斑斕未旋，孰爲人子。灑零獻懇於再於三。重論思而久駐、修切至而方遺。臨軒贈詩、盈篚將意華晨省而偉晝游焉。居無何太夫人即世。公禮不當毀、號而殆滅。遂於塋兆之側、伏苫塊、時松楸。鹿常犯之、公祝乃止。應物也、通神也有如是乎。喪既除、驛徵至、仍舊左常侍兼侍讀。登朝則老臣布武、自屏不趨。侍講則宦者平肩、必輿而進。皆別旨之非常也。上復以舊章散落、群籍湮墜、張購令、據逸文補其缺、刪其謬、敕公於都乾元殿、京麗正殿總而成之。上帝之璧、先王之府、委墳素、流筆墨、可滌玄覽而照清光耶。日者皇太子志於學、齒於胄、演經則太師憑几、納誨則元良降席、論夫錯中、刑外、一物三善者禮如前。粤開元庚申歲正月哉生魄、景命不造、遘疾、薨於長安崇仁里之賜第、春秋七十有五。上輟朝不視、旅次而哭、遣中使潺湲以恤、故盼近臣歔

欷以追往。乃贈禮部尚書、賻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小宗伯陳祭儀、亞京尹護喪事、歸則本州刺史帥屬厚加焉。僉謂公進以秉德、動而率禮、自石渠延首金華、造膝時屬升賢良、杜讒佞。雖明慮天斷、匪獨開陳、亦讜辭日聞、寧虛聽受。若藏詈者諗無藝。出袠者思有惠、使輕革也之說、傲嬰也之譏、又安能是。果良圖中比、則隱之微章之末。所撰儲君翼善二十篇、帝王要覽二十二卷、帝王紀録二卷、心鏡三十篇、刪正論語、孝經疏各一部。每條上、則留中、錫之孔殷、盈不可數。大抵以義約、以文見、俾興亡有兆、消長無傾、規乎諷乎類乎指乎。行之則是聞足自戒。不然何以皇賚之聖叶之至於斯也。化益淳、儒益信、則郊廟有典、賓軍有容、發揮牲玉、斟酌犧象、必咨焉度焉。此又衆之難、公之易。薨後、群學士於書殿中得講史記至言十二卷、即日聞之。上悼甚、重賜其家絹五百疋。試爲我著、常奏新

篇、從取其書竟賫遺草、悲夫。粤某年仲冬甲子、歸祔於錢塘臨平山之舊城。容軒止塗、喪服會葬者數百、顧而嘆曰、公何學也。何師也。則我副君惟君、是登皇極天子之子、是作孟侯、皆受於公矣。董則五朝典學、無同道之用。桓則三世各師、有殊特之美。曾不可援以事、舉諸凡。卓哉。使後之人泛微波、攀絶迹者我公也。太常易名曰文、宜也。長子河南澠池主簿庭詢、次左拾遺庭誨、次京兆渭南縣尉庭賓。三子之戚、二連所善。居家嗣徽、繼世承烈、則仲弓之有元及季、伯起之傳秉及賜、故遠邇嘉之。吴江漫兮將海合、吴岫重兮與天沓。公是屬兮公是安、仁則返兮儉乃完。异樹行兮生也志、他石篆兮子也刊。噫。不慭歟。寄之銘曰、

昭昭府君、生代叶期。儒有斯文、帝王者師。探幽典墳、贊道雍熙。其德彌芬、其耆益祇。訓由老成、榮以恩屢。資孝是悦、資忠是務。禹嘗獻替、光不言樹。專褚之學、啓舒之賦。六經芳兮七命章、戴頻頻兮服煌煌、無還齡兮有去光。未飾杖兮欻擁梁、宸極凄兮門人慕。悲風起兮轅馬顧、背西時兮即東路。路阻修兮日悠悠、旌旐思兮空山秋。吾見業可久而名不朽者、猗那褚侯、猗那褚侯。

蘇頲撰 《全唐文》卷二五八

大唐故游騎將軍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于府君墓誌銘并序

於戲。祚必復始、慶延於後。陰德有徵、高門自廣。世濟其美、可略而詳。公諱賁、字履謙、東海郯人也。漢丞相于公之後。九代祖禁、魏將軍、益壽亭侯。曾祖晟、周壯武將軍、南城郡公、宏材命代、英略冠時。祖詮、隋長沙郡守、襄城郡公、循良其道、神明其德。父士俊、皇朝使持節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上柱國、東海郡公、贈瀛州刺史、鎮高方嶽、聲振外臺、故得禮被哀榮、位隆褒贈。公芳庭玉樹、合浦珠胎、早挺

端嶷、夙鄰殆庶、言擇詩書、業傳弓冶。文場迥望、煥組績以相輝。武庫榮觀、見矛戟之森列。而承陰若木、漸潤長河。起家、以門緒授左衛勳衛。及筮將登仕、學而從政、利用作賦於王庭、動靜必光乎吾道。軼鵬路而輕羽、風摶六月。奔驥途而騁力、日馳千里。解褐、調擬徐州司户參軍事。簡賢選能、進善黜惡。弘農坐嘯、推幹器於邦君。越嶺長謡、幾勞人於州職。屬頑兇僭逆、江淮震盪、有勑委州將擇清强官統兵討之。公以材應選、道不墜地、誅乃順天、雷震電擊、戰勝功取。恩勑賞口、加階放選。旋丁母憂告罷、泣繼以血、起扶以杖。三年之喪、再朞而已。值國家受終革命、觀風省俗、輶軒長驅、絲綸遠降。公光輝以牧、令望自高、被劍南道存撫使奏充判官、爲時須也。及還、以舊功累叙、恩制加五品、授遊擊將軍、行左武威衛左司階。策名清時、列侍丹陛、忘懈倦於興寐、竭公忠以巡警。俄丁父憂、苦塊自持、哀毁逾禮、廬於墳側、杖而後起。服終、蒙授遊騎將軍、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公博覽史籍、特曉軍謀、士卒仰其威惠、兵甲賴其訓率。方謂雄圖自遠、當萬里之通侯。豈期禀命不融、將百年而異代。以聖曆元年四月遘疾、其月廿七日奄終官舍、春秋五十有三。即以其年五月權殯於府之廨田。悲夫。九原可作、千齡共盡。龜謀啓兆、考卜宅以終安。馬鬛因封、見佳城之遽闢。粤以景龍二年十一月廿七日、遷厝於洛陽北邙舊塋、禮也。夫人河東柳氏。長子行蒲州猗氏縣丞光業、次子天宮寺僧住禪、第三子吏部常選光祐、第四子右千牛光彦等、並慎終追遠、天號地躃。惻霜露於行踐、悲歲月之遄易。綺羅熏歇兮池臺謝、松柏簫森兮烟霧積。期不朽於窮泉、庶無刊於貞石。銘曰、

于公高門、貽慶後昆、陽報不已、陰德猶存。梓材竹箭、桂馥蘭芬、生我哲士、猗歟道尊。其一 可久可大、克

岐克嶷、吴鐔洞彩、隨珠爛色。東海振鱗、南溟奮翼、實惟國幹、徒勞州職。其二豺狼構患、淮海驚濤、爰整師旅、見挹吾曹。其道不墜、其功自高、委身雄列、韞德龍韜。其三煞敵爲果、智果爲毅、勇冠遠圖、才宏壯氣。方將萬里、坐通榮貴、誰期九原、行當悽欷。其四卜宅厝之嘉命、在兹青松霧苦、白楊風颸。丘隴殘兮長闕、池館□兮永思。終昊天之罔極、見白日之何期。其五

張嘉之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授〇一四

校記

①「之」下疑脱「原」字。

②論：原作「諭」，據《文苑英華》卷八九六改。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六

康希銑　許堅　騫思泰　李璋　崔韶

騫思哲　陳憲　劉濬　韋縝　鄭元璲

銀青光禄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君諱希銑、字南金。其先出於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於康者、遂以爲氏。周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强弩將軍權、權生晉虎賁中郎將泰、泰生闕太守威、威生蘭陵令、奮節將軍翼、隨晉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郎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真、孟真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諤、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録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内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即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内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秘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録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涇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轢、君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上功、以敕書賜方岳綉袍一領、雜綵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异者、察使奏公恩制褒异、遷濮州、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策勛上柱國。轉饒州、入爲國子司業。以言事貶房州、轉睦州、遷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

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不許、仍留三年。請歸鄉、敕書褒美、賜衣一襲、并雜綵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於會稽覺允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聞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洛州録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睿宗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歿於東都章善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馬、襲汲郡公元瑛、會稽縣男元瑾、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瑒、朝議郎、前獲嘉丞元瓌等、虔以天寶四載七月四日、窆於山陰縣籬渚村之先塋、卜遠日而合葬焉、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寬仁且惠、慤願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意麗藻、二雅所祗。政事優長、百僚所則。嘗撰自古以來清白吏圖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宰相黄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於世。

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侍御史、弟爲偃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掃、朝野榮之。與狄仁傑、岑羲、韋承慶、嗣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於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歴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异義二十卷、漢書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侄秘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元撰周易异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瓌著干禄寶典三十卷、侄刑部員外郎璀、男美原尉南華撰代耕心鏡十卷、（闕六字）百二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闕五字）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盩厔縣令、陝郡長史部象鈛之妻。君之孫、台州司户參軍□□□先歲而卒。汾州司田參

軍真弼、德州平昌縣令輔旻、崇元學生曙、懷州武陟尉僧、宣州南陵尉渭、鄉貢明經緯、綸皆修身踐言、敦詩説禮、紹承餘訓、克稟義方。及君告老、鄒自然、陳光璧、閭丘景陽、陶暹送至越州、邑子謝務遷、僧陸鑒、校書郎陳齊卿、恒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惬求舊之念、崇乞言之禮、天乎不憖、其恨若何。大曆十一年、元瓌闕九字乞願言刊勒、懼没徽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顧惟末學、曷足當仁。銘曰、

汲公恂恂、德懋而淳。濟濟多士、東南有筠。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貔虎、典校麒麟。三擢崑玉、再司□□、鵬翔海汭、驥展河濱。驟貳嘉州、錫命斯頻。綉寵方岳、榮加搢紳。六登□洽、膠庠闕六字華、墓表申。□□見節、文昭友仁。懸車告老、衣錦頤神。連璧襲懿、梓澤齊彬。饋酳未濟、春濛遽淪。朝廷惋悼、遠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鬱堙。嘉猷鴻伐、千秋不泯。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四

大唐故宣州參軍事許君墓誌并序

君諱堅、字惟貞、高陽新城人也。汝墳初化、道被於周詩。滎波既瀦、功包於禹迹。地靈肹蠁、人物昭彰、祭酒則清白自居、徵君則名流當代。神仙脱俗、指茅嶺而無歸。仁孝自天、植松栽而不犯。家風祖德、代有其人。桂馥蘭薰、莫之與競。君標格風起、器宇霞軒、王恭之濯濯不群、嵇紹之昂昂自逸。博聞多識、温故知新、錯綜丘墳、討論詩禮。學而爲己、方請益於籯金。才爲時須、即登科於片玉。年廿五、本州明經舉、對策高第、授儒林郎、崇文德也。後以選補授宣州參軍事。石包開府、兒孫楚之參卿。甪里坐堂、驗伯堅之知命。以調露元年六月廿五日終于私館、春秋卅有三。嗚呼哀哉。夫人隴西李氏、良鄉府君之第六女也。幽閑比德、婉淑含貞、禮屬有行、作嬪君子。百年偕老、未終鳴鳳之和。萬古歸魂、遽接棲鸞之影。以調露元年四月廿九日遘疾、終履

順里第、春秋廿三。即以垂拱三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邙山之平原、禮也。黃河之曲、清洛之隈、恐沉名於夫壤、聊紀石於泉臺。其詞曰、

汝潁之士、芝蘭之子、月旦高談、風情孤峙。孫楚卑位、顏①早死。掩千載於松塋、合雙魂於蒿里。嗟滕公兮此室、共吞聲兮何已。

《唐代墓誌彙編》垂拱〇三四

大唐故□州大都督府士曹參軍事騫君墓誌銘並序

披萬卷而期古人、總百家而徵前事、有曾參至孝之性、同顏回德行之科、具美爾瞻、抑唯閔子。王父之字、騫氏以興。漢室封侯、宏受其錫。晉朝列將、貙載厥□。餘慶所鍾、必復其始。公諱思泰、字有道、京兆金城人也。曾祖禮、隋岷州溢樂縣令、割鷄爲政、無慙言偃之風。馴翟稱仁、自洽魯恭之化。祖瑄、隋益州郫縣令、湖州司馬、錦里棼絲、絃歌自化、具區展驥、邦國沃謠。父基、大理寺丞、洛州河南縣令、詳刑大夫、太子宮府大夫、朗坊延利果五州諸軍事、五州刺史、刑曹恤獄、先求定國之才。赤縣懲奸、必假曹攄之鑒。効官少海、望重兩門。作鎮專城、譽流千里。公會稽竹箭、崑山瓊玉、生知自然、性與天道。孝行爲立身之本、明經爲取位之資。解褐授太子司經局讎校、尋遷遂州方義縣尉、轉閬州參軍、以丁憂去職。服闋、轉荆府參軍、又丁憂。服終、改邢州司士。將言可折、伏念惟審。有司差充河北道覆囚使、處决平反。尋應賢良方正舉、對策高第、遷楚王府法曹參軍事。春宮校典、鑒別陶陰、棘路從班、聲高梅福。馮翊江陵之郡、績著參卿。外臺朱邸之司、功歸書佐。奉使則皇華勞美、搜賢則片玉登科。文章爲當代之雄、言行作士林之範。桓君山之非讖、蕪没邑丞。趙元淑之高材、沉淪計掾。未履高門之慶、旋驚瞰室之悲。以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朔五

日殀官、春秋卌有九。公孝以事親、忠惟奉國。薄遊朝紱、覺州縣之徒勞。□志栖閑、想林泉之放曠。將起掛冠之慮、遽聞曳杖之歌。嗚呼哀哉。夫人司空氏、雍州新豐令處儉之女也。作嬪佐德、已聞漚紵之風。主饋成家、終展如賓之敬。樹欲静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恭姜守節、方驗栢舟之詩。□父封防、終叶雙棺之禮。以開元六年七月十日殀於長樂坡私第、春秋六十有六。粵以大唐開元九年歲次辛酉二月七日合葬於白鹿原、禮也。嗣子杲等、並慎終追遠、行道揚名。長懷罔極之悲、永軫如疑之戀。銘勳署德、無愧□邑之詞。海變山移、空勒趙岐之石。銘曰：

大矣惟孝、美哉盛德。垂裕後昆、慶流無極。家賢繼代、賓王觀國。惟公挺生、博聞强識。白玉無點、黄金滿籯。陳力就列、受制參卿。飛軒奉使、丹筆持平。斡流□貞、才命難並。梁木其壞、高臺忽傾。龍劍暫孤、終當雙没。龜筮告吉、將辭□□、□□過禮、號兆竭情。幽幽隴隧、鬱鬱佳城。九原可作、千載猶生。

侯郢玲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〇三四

大周故朝散大夫鄭州録事參軍柱國趙郡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璋、字仲京、趙郡人也。其先廣武君左車之後。十三代祖飛、漢陽嘉中封清河侯、居於清河之戚城、子孫因家焉。玉衡流彩、騰粹氣於中區。瑶京藴德、振玄風於上古。豈只雄謀巨筭、名高漢將之師。盡地强兵、禮重文侯之傅。高祖寶、北齊北永州刺史。曾祖辱、隋楚丘令、司州從事。並珪璋朗秀、簪紱明暉。頌條率乎諮實、興頌存乎茂選。祖弘節、唐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策平蕭銑、以佐命勳封清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杭慶原三州刺史、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參謀資始、翼戴經綸。追思膺畫象之名、自擇叶封留之寵。考道謙、周銀青光禄大夫、上

柱國、襲爵清平縣開國公、改封清河郡開國公、豪延邛三州刺史、成鄯營三州都督司府寺正卿。肅明神而察舉十部、風馳。括河海而分司、九功時敘。尋又檢校豐州都督、營田大使。時西南夷擾亂、改授夔州都督。討擊忠萬州夷獠、不克、恩勅責除官爵、許隨清邊軍効力。屬王孝傑軍敗、在陣戰亡。惜乎。伏波先逝、未逞五溪之勳。明視不留、空負二陵之恥。君早懷穎悟、夙厲風規。好詩書而非習、觀俎豆而成性。唐上元二年、弱冠宿衛、舉明經高第。藝優琢玉、還昇闕里之堂。學重籯金、更擅韋家之寶。尋又應八科舉、射策稱最、擢授并州都督府參軍。孫楚以高才拜職、始應參卿。王徽以俊彩當官、即超車騎。秩滿、遷滄州司倉參軍。俄丁內憂去職。京鄰毀滅、痛貫神明。二連不能比、兩吴無以尚。皇周革命、服滿、調補鄭州録事參軍。朝集至都、萬歲登封元年預陪大禮、加階、授朝散大夫、累勳柱國。推賢簡士、重編法於黃堂。奉勅上升中②、更遷榮於絳綬。與夫喬卿張美、空眇眇於知言。公孝馳聲、獨區區於坐嘯。詎可量德而齊矣。嗟乎。尺楹之上、寧施大厦之材。片廡之前、安逞高衢之步。既而循環靡測、賦命有涯。蒙泉忽謝、逝川俄遠。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三日寢疾、卒於神都樂城坊之私第、春秋卌有九。嗚呼哀哉。惟君器宇沖深、雅鑒明遠。知今可範、亟傳該博之譽。學古入官、屢振忠平之美。德音非遠、直悲有道之言。聰敏見稱、不與公明之壽。夫人薛氏、河東之著族、周正議大夫、虢州刺史玄宗之女也。習儀成俗、執訓傳家。臨機辯明主之詞、發問識大夫之對。夜臺遽掩、朝露先晞。粤以聖曆三年歲次庚子五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合葬於北邙山平鄉之原、禮也。嗣子鍔等、忠爲令德、孝以揚名。感風樹而纏哀、踐雨濡而增惕。恐陵爲遷貿、丘也東西、庶追京兆之名、冀無成寢之論。銘曰、

偉茲高籍、肇自方書。忠爲漢將、信逐燕儲。清白基遠、公侯緒餘。六卿分職、九牧連居。

惟君挺秀、徵廉播美。業著煞青、名高拾紫。晉野從政、榮川擢仕。未遑摶搖、寧申擊水。

超忽浮光、代謝何常。俄悲喪悊、遽歎殲良。吁嗟令族、宜家表淑。一侵霜露、亟遷寒燠。

合葬非古、始從姬日。孔得於防、滕居此室。山門月苦、隴頭風疾。□東今見、淮南何術。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五

唐故前國子監大學生武騎尉崔君墓誌并序

君諱韶、字子華、清河東武城人也。天地人之三禮、伯夷所以贊堯圖龍虎豹之六韜尚父所以匡姬曆。漢儲尊道、依盛德而保離宮。魏祖推賢、假雄姿以盛殊國。百代之衣纓不絕、四海之門望獨高、史牒詳之、可略言矣。曾祖至仁、隋長安縣令、雍州司馬、尚書右丞、太子右庶子、白水縣開國公。澄波萬頃、絕嶿千仞。右丞芳桂、擢秀雲臺。庶子春花、開榮望苑。祖善福、唐秦王府庫真、上大將軍。□水呈能、凌雲聳節。窺沛鄉之赤氣、早託龍光。仰譙郡之黃星、高攀鳳翼。父玄藉、雅、隴、兗、茂四州長史、歸、蔚、循、袁、文、巴、黃、利等八州諸軍事、八州刺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貞心匪石、秀質如珪。驥足周流、累題輿座。熊軒宛轉、疊舉幨帷。南北馳康海之謠、遠近沐滎河之潤。君地靈資慶、門德延休。朝彩之巖、白虹成氣。夜光之浦、明月含胎。揚室名烏、未勝衣而辯易。孔庭稱鯉、纔總角而言詩。資孝同心、曾生得朋於閔子。好仁成性、韓起叶契於田蘇。顯慶四年、以承嫡恩制、賜勳授武騎尉。爰以稽岫貞枝、資括羽而成用。昆溪□□、因砥礪而抽華。乃闡業於金籯、且從師於壁水。總章元年、補國子監大學生。摳衣避席、研精四術之科。鼓篋升堂、

覃思六經之道。仰緇帷之鳳德、爲七十之羽儀。聞絳帳之龍吟、擅三千之領袖。屬咸亨之歲、炎冗成灾。凡在學□散歸鄉第。膠庠肆業、日新之藝已優。州里推名、歲□之才斯顯。尋舉□□明經、射策高第。賓庭利用、既升科於太常。漸陸于飛、方矯翼於曾漢。豈謂蘭池始步、望千里而先窮。蕙畹初薰、在三春而早落。以上元元年二月廿六日遘疾、卒於京師道政里第、春秋廿有五。顏子淵之德行、空留殆庶之名。衛叔寶之風流、無復談玄之日。茫茫大造、天地胡爲而不仁。昧昧幽途、鬼神何事而滛酷。即以大周聖曆二年歲次己亥一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合葬於洛州合宮縣金谷鄉之昭覺原、禮也。有男莊子、早歲殀殁。鄧攸無子、撫萬□而哀哉。羊祜不生、畢千秋而已矣。式刊沉板、用紀窮埏。掩玄扉於此室、見白日於何年。其詞曰、

列山遐構、表海長源。大矣昌族、賢哉裔孫。如珠吐瑩、似玉含温。能遵舊德、多識前言。其一 匹術離經、二庠遊道。郡舉廉茂、朝延俊造。始薦庭賓、佇升壇寶。六月方運、九春猶早。其二 風霜溘至、蘭蕙先萎。秀而不實、逝者如斯。人亡道喪、愛別親離。空餘松檟、蕭索參差。其三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一二

唐故撫州南城縣令上柱國騫府君誌銘並序

公諱思哲、字知人。其先□孔丘門人閔子騫之後。其孫文以孝光前烈、因王父□□未孫碩、碩生靖、秦莊□□拜秦州刺史、食邑金城。碩四子、伯、仲、稚、季等、各有才□。時論多之。漢興六載、金城□昭昭。裔孫廣、光武七年襲金城侯、代爲著姓。魏明帝七年、族子摳拜馮翊太守、雍州刺史、子孫樂土、因爲萬年人焉。碩葉崇柯、鏡映青史、守長連率、燻赫緑圖。降及齊陳、迄乎聖代、清真秀發、聰令韶綺、青緺

繼綰、代有其人。曾祖禮、隋任岷州益樂縣令。祖垣、隋任益州郫縣令。劍門雙崪、鍔淬紅雲。眉峰翽聳、黛懸蒼月。蟻榜而洮河翕浪、操製而錦江化濃。父基、皇朝大理正、太子家令、河南縣令、坊、延、朗、利、果五州刺史。皇天清問、白雲司職、鈞金静讞、嘉石弭訟。昌嘗以死灰相□、焉肯以獄吏爲□□。青宫洞開、聿來調護。皇居茂宰、化絲聲實。熊棲 畫軾、中部政□。□□□□□、西傾即□□、惟高卿懿績、詔賜衮裳而已哉。公即果州府君之第六子也。斷□非化、澄波無際、幼而穎拔、爽俊多奇。弱冠、明經出身、解褐宋城縣尉。丹輪懸字、下仙桂之一枝、星緯分廛、入宋公之三徙。而黄綬未幾、紫泥旋降。以爲榷揚水國、土物殷錯。熊光觸□、元辟孔璋。蛇影臨杯、害銷應柳。制授揚州高郵令。風清江都之會、氣壓三江之道。無何、除潮州海陽令、又遷武榮州司馬。實刀金錯、馳一割於延□之鄉。銅綬彩章、詃三異於落星之野。爾其稽山東瞰、漲海南湍、篁竹舊町、政塗易擾。紅泉古澄、險道難堪。□静一喧、卑非公莫可。改授撫州南城令。公下車按俗、□躬從政、襂春雨以霑濡、敷人暖而嘔育。耳粟仍在、豈籍問松而歸。過門鼓自鳴、不俟懸桴而警。節部人翕服、不敢欺也。景龍三年十月一日、以秩終返棹、染瘵江湄。截洄泝流、終乎河口。春秋六十。嗚呼。西南利往、始告終兇。東北喪朋、往歌來哭。河洛爲之崩咽、陵谷攸其易處。公聰亮四照、明理八達、研精碁射、綜覈琴書。魏帳朋雲、柳葉之銀鈎三絶、唐弓落日、梅花之畫堋日中。將鶵理奏、舞流霰於歌筵、往矢初嬌、笑天□於羅薦。時有清醇鑒識者、僉曰騫南城希代之偉也。悲夫。垂雲鎩翮、横海殲鱗。天錫厥總而夭其壽、惜哉。夫人盧氏、金捥徽胤、玄閾偶仙。藴青海月容、摶絳河星象。乘鵜機而訓子、候鷄初而咸盥。而霜封紫桂、風翦紅荷。珠襦滅暉、玉顔黯嫮。長

安三年六月廿二日、終於南城官舍。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合葬於雍州城東原禮也。灞陵南望、孤峰簪雲。邯鄲北走、紅塵撲地。此中卜墓、相將送故。喬枝半折、偏傷露井之桐。瓜薪中改、合□丘封之樹。子紹先、知古、知新等、地藏天望、骨至柴毀。恨蓬萊水淺、松林岸傾。□南金之翠石、曜振三之隅。其銘曰：

指□化臂柳菲。出幾入幾安可□。我□德□巍□山玄水、三代相輝。酸愴北陵松檟□、誰忍棲□旌飛有鳥有□全來歸。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景雲〇〇一

陳憲墓誌銘

公諱憲、字令將、平陽臨汝人也。闕十三字爲氏。洎七葉、有漢大將軍棘蒲侯武。又十五闕八字平陽侯。子孫、家焉。祖遠、雄武多大略、徵晉昌令、不就。闕五字高量、累辭辟命、没謚真隱先生。積德未享、是用有後。公□□□□氣、降虛明之神、清暢條理、夷雅閑秀、詞學優深、操行無玷。□□□□不徇速達。年卅、鄉貢進士、對策上第。其年解褐滎澤主簿、□□師尉、明堂尉、閺鄉令。秩滿、受詔關內覆囚、旋拜右臺殿中侍御史、轉庫部吏部二員外郎。丁內艱、哀毀過禮。服闋、除禮部□功二郎中、遷給事中、中書舍人、策勛上柱國、除大理少卿、出爲虢州刺史、復大理少卿、遷工部侍郎。又出爲兗州都督、入拜衛尉少卿、復工部侍郎。又出爲蒲州刺史、入拜太子右庶子、遷太子賓客、累加封嶽陽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凡所歷官、咸著成績、皆任實以祐物、不激譽而干進。休名自著、僉舉允諧。喪仲弟、哀感成疾、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廿五日、薨於東都審教里第、春秋七十八。粤以開元十四年歲次景寅十一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葬於偃師縣龍池鄉之北原、祔先塋、禮也。惟公宅乎中庸、樂在名教、體忘悔吝、德全終

始者、朝廷一人而已。又嘗著中道通教二論、注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内經藥類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並行於代。噫。可謂立德立言、殁而不朽者矣。嗣子長安縣尉少儀等孝思純至、永懷揚名、乃刊石勒銘、以志幽宅。其辭曰、

盛恴之後兮實生哲人、文義博暢兮志業清純。乎政光國兮懋寵榮親、立言不朽兮全道歸真。

闕名撰 《全唐文》卷九九五

大唐故十學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國河間縣開國男贈率更令劉府君墓誌

公諱濬、字德深、汴州尉氏人也。後漢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十九代孫、曹州使君之孫、尚書左丞相司空文獻公之子。公利用崇德、精義入神、清明在躬、終始典學。年十七、從文獻公平百濟、功授熊津都督府參軍、累遷太子通事舍人、宮門郎、著作佐郎、祕書郎、尚書郎、祕書丞。朝廷選十學士、以公爲諸儒最、是以龍樓籍其羽翼、麟閣推其校理。忝卿外郡、起草南宮、孫楚能名、田鳳才望、復存於此。文明歲、敬業作亂、惟揚王師未捷、授公江左五州簡募宣勞使、開恩信、制權宜、無不倒戈、有如破竹。因表言、敬業若不入海、即當自縊。飛奏不日、果如所料。雖孫臏□□、陳湯屈指、不足儔也。制曰、允膺八駿之榮、克定五湖之俗。遂加朝請大夫、兼賚馬口金帛。無何、丁文獻憂。太后俾宗族之臣、崇吊問之禮。擬爲改革、潛爲禪纂、收率土之望、先大臣之家。既作威福、令表勸進、事若風從、功當隗始。公曰、忠臣守節、不附邪謀、死而後已、未敢聞命。便被密奏、長流嶺南、終於廣州、春秋卌有七。延載元年、權殯河南午橋東原。夫人隴西太原氏、絳郡公六代孫、故右衛將軍揚休之長姊。麗如朝蕣、操若寒筠。年甫初笄、奉嬪高族。每因戚屬歡會、文獻輒褒揚行能、命公持盃就勸、使滿座而崇德也。及文獻夫人老

疾、公與夫人親侍湯藥、豈遑懈怠。年逾十年、日勤一日。天后召文獻夫人曰年老抱疾、幾女在旁。對曰妾有男及婦、殊勝於女。太后嘉之、及文獻夫人薨、公終禮謁見、高宗曰常見皇后説太夫人云卿夫婦俱能至孝。忠臣取於孝子、豈忘卿乎。公歸自朝、言及於内、謦聞家國、足謂光榮。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攜幼度嶺、行哭徒跣、扶櫬還鄉。寒暑四年、江山萬里、一朝而止、誰不嗟伏。夫人之舅太常崔公、夫人妹壻使君王公、皆當時貴傑、各與昆季謀議、遣子女供承、冀染清規、争求近習、其欽望也如此。太后自永昌之後、寛典行焉、如公數家、例還資蔭。夫人誡其子曰、用蔭足免徵役、不可輙趁身名。汝祖父忠貞亡身殉國、吾今食周粟、已媿明靈。汝儻事僞朝、如何拜掃。二子親承訓誨、甘守鄉園。神龍之初、中宗監國、詔國夜過[3]、夫人夙興、因率一子入都、修詞詣闕。時有親表愚昧非笑、是行。數日之間、果有恩命、各授班秩、咸驚訝焉。其爲識見也如彼。屬以往纏瘴癘、患漸膏肓、皇上特降金丹、親頒藥法、名醫不絶、中使相望。生也有涯、命不可贖、以開元十七年六月三日薨於道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九。臨絶之際、嘆曰古有失行者、恥見亡靈、所以用物覆面。後人相習、莫能悟之。吾内省無違、念革斯弊。子孫敬遵遺訓、内外彌仰賢明。至翌日、上令中使賻絹布六百段、仍問卜葬之所。二子口奏。父母遺願、並請歸祔先塋。優詔曲臨、便允所請。制曰故太子中舍人劉濬、俾榮充奉之禮、宜加寵飾之命、可贈太子率更令。以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合祔葬於文獻公陪乾陵舊塋西次、禮也。父子鄰兆、存亡事君。夫妻同穴、始終今義。嗣子秘書少監晃、次子祠部郎中昂、昊天罔極、泣血過禮。故聖旨屢降以恤之曰、毁不滅性、忠可移君。聞者榮之、莫不哀仰。朝流故吏、共綦徽猷。嗣子家臣、互通遺闕。外

孫王進、長自渭陽、援翰如寫、乃爲銘曰、

豢龍有氏、斬蛇方貴。禮樂相承、衣冠不墜。實惟司空、邁德於公。文武其道、清白其風。輸忠兩閣、歷職八政、入爲羽翼、調護克聖。出擁韜鈐、淮海以定。旋遭憫凶、古莫追踪。後其來弔、權以脅從、俾書表章、以勸登庸。義不苟活、志不可奪、竄身嶺外、没齒天末。生妻稚子、既少且孩、他鄉異縣、□不哀哉。山長海闊、萬無一迴。卓哉夫人、貞操絶倫、涉水萬里、乘舟四春、扶櫬携幼、來歸洛濱。不事僞主、有奉神明、訓誨其子、光榮及身。天何不憖、遽掩窮塵、龍泉劍合、馬鬣封新。小子幸存、夫人之力、收之卵殼、生以羽翼。痛甚蓼莪、恩深罔極、媿無外孫之詞、輒述渭陽之德。

王進撰銘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〇四

唐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楚元王傅後五世、長孺相漢、始自魯國徙家杜陵。其後十六世孫景略仕魏、爲青州刺史、青州生隋倉部侍郎南皮公瓚、南皮公生三子、皆才、同時爲郎。長曰季武、實居主爵、次曰叔諧、典司庫部。季曰叔謙、歷吏部考功、時人號爲三列宿。考功生知人、以司庫員外郎爲職方郎中。自長孺至青州、二丞相、一侍中、十一二千石。自南皮至職方、二葉五尚書郎、爲當世言婚宦者謂之郎官韋家。楩柟瑶琨、非崇山濬源不生。故公侯卿大夫實鍾德門、事業名聲、與冠蓋俱。四牡龍旂之慶、百代彌熾、盛矣哉。公諱縝、字某、職方之仲子也。性忠廉無邪、温直好禮、用誠明博厚、祇若祖考之訓。雖顛沛不違仁、非得之不苟求、言足以成事而濟衆、默足以居易而慎獨。鄉舉經行、吏部登賢能、拔授秘書省校書郎。親累從官、再遷至亳州臨涣縣令。寬仁愷悌之政、行乎千室。期年而頌聲興、遷薛王府文學、轉秘書

郎。王宫圖牒、天禄典籍、公皆以儒服參焉、藝文修而彝章叙歷。佐濮、徐、仙三州、清恪如一。人爲申王府司馬、以達才居陪臣之列。宏道以奉職、安義以直己、諫從政肅、緊忠亮是賴。掌邦典者、謂王門之治、可移於公卿。方議登之三府、會寢疾終於位、是歲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春秋若干。夫人河南元氏、益州唐安縣主簿知柔之女。承先祖供祭祀之謂職、閔勤勞勸以義之謂德、莊敬恭順、婉娩聽從之謂禮、顧復勞瘁、均養善訓之謂慈、夫人兼有焉。某年月日春秋若干卒、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嗚呼、才宜貴、仁宜壽、世禄宜富、三者公夫人皆居其地、不臻其分、鄉黨宗族、以命不可説相吊焉。惟明德必有後之言也、信有若孟子幼成、博見利器、鏗若金錫。天寶十年、自尚書兵部郎出守漢中、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移典河内、河内人至今頌之。仲子幼卿、洛陽縣丞。叔子幼奇、宋州楚丘縣令。季子幼章、有貞幹密識、恭寬而明、前後八執憲而再起草。自兵部郎中持節典泗、楚二州、錫金印紫綬、咨以屯田贍軍食、如漢營平侯故事。以言以立、皆公之教訓也。寶應二年春三月、以子爲大夫、故詔追贈公太常卿。君子謂公之義方應及其身、而楚州之孝誠格於宗祏、禮也。猶以爲與化俱者人事、不我期者丘隴、雖大宗小宗、可詳諸姓氏譜、命官日時、各存乎屋壁之志。若遺直與故事、非金石刻則無以示後世也。由是楚州稽首於廟、見托撰德垂懿、萬億孝思罔極。其銘曰、

肅肅乃祖、翼商屏周、總群邦兮。退傳問生、扶揚重侯、德乃降兮。龜紐虎符、黼衣彤弓、世相副兮。百代純嘏、鍾仁於公、德斯懋兮。爲邦三年、足民知方、政之臧兮。校文石渠、觀書魯堂、志自强兮。三佐列郡、曳裾游梁、道未光兮。已矣介福、不充景行、吁嗟命兮。一經之遺、垂裕果盛、哀榮并兮。子子孫孫、丕承

忠敬、荷餘慶兮。

唐故朝議郎德州司倉鄭君墓誌銘并序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〇

君諱元璲、字元璲、滎陽開封人也。其先與周共祖、出自厲王□美授粲之風。史稱爲韓所滅、以國著姓世濟厥猷。君以温仁爲心、純固爲德、力行孝友、身脩經藝。及二昆繼殞、而大義日聞。三道登科、而資適逢世、其理家也言有物、行有恒、省曠而家人忘貧、節用而諸孤温足。其入仕也、習周官、奉漢法、義形而色不可犯、言發而道必可行。杖此二事、以經九德。造次必於是、始終而不渝。故任之畿甸、狀皆清白。掾彼汝墳、名獨昇□。會州境有盜、自太守之下、以例左遷。光藻朗而復晦、大命奇而□泛矣。忽忽不樂、逍遥家園。後數歲、考終於河南惠訓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三、即開元十三年九月四日也。其孤曰早□、衒恤欒欒、克明孝本。其月既望、藁窆於洛陽縣北部鄉之原、從龜兆也。嗚呼。君始以明左氏學、射策甲科、初補尉氏主簿、歷奉天同官二尉、汝州司兵、左降德州司倉參軍、而位□於斯、抑所謂不充其量者也。蓋有隋之彭城太守滎陽侯曰達、君之曾也。有唐之上儀同大將軍曰管才、君之大父也。黔州司武曰遇、君之皇考也。皆士林之選、代無違德、以昭示來葉。不其韡歟。銘曰、

猗府君、德有倫、體素履、含清真。勤於邦、睦於親、身可没、道不泯。如其仁、如其仁。

韋良嗣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一九

校記

①「顔」下疑脱一字。
②中：疑衍。
③此句疑誤。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七

李賢　王基　顔真定　崔歆　陳子昂

郭震

大唐故雍王贈章懷太子墓誌銘

太子諱賢、字仁、隴西狄道人也。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孫、高宗天皇大帝之第二子、今皇上之兄也。立業補天之業、濟代光宅之功、焕圖史而昭然、仰化成而可見。諛聞短識、不足以談天。太子降宸極之精靈、含淳和之粹氣。克岐克嶷、始於匍匐之年。惟聰惟明、表自覃訏之歲。孝友之性、因心以載揚。仁愛之德、自誠而克著。以永徽六年、制封潞王。明慶元年、加雍州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雍州牧如故。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二年、徙封雍王、餘如故、別食實封一千户。若華分秀、延十景之輝。桐葉分珪、派五璜之潤。加以韶音勝氣、逸裁英規、萬頃汪汪、包叔度之宏量。千尋落落、凜和嶠之高風。屬笙歌上賓、震宮虚位、於是當明兩之寄、膺主鬯之尊。上元二年、高宗臨軒、册命爲皇太子。馳道肅恭、萬國之貞斯在。宮闈視膳、王朝之禮不虧。豈謂禍構江充、釁生伊戾。愍懷貽謗、竟不自明。申生遇讒、寧期取雪。以永淳二年、奉敕徙於巴州安置。土船餘俗、遥然巴宕之鄉。竹節遺黎、邈矣鑾賓之戍。賈生賦鵩、雖坦壞於化物。孝章愁疾、竟延悲於促齡。以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終於巴州之公館、春秋卅有一。垂拱元年四月廿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節册命、追封爲雍王。神龍元年、寶曆中興、宸居反正、恩制追贈司徒、令胤子守禮往巴州迎柩還京、仍許陪葬乾陵栢城之内。自京給鼓吹儀仗、送至墓所。景雲二年四月十九日、又奉敕追贈、册命爲章懷太子。重海之潤、更流於夜臺。繼明之暉、復明於泉户。妃清河房氏、皇朝左領軍大將軍、衛尉卿、贈兵部尚書仁裕之孫、銀青光禄大

夫宋州刺史贈左金吾衛大將軍先忠之女也。公侯將相之門、鍾鼎旗裳之盛。或象河疏秩、望隆於樞斗。或銜珠表貴、寄重於兵鋒。妃禀柔明之姿、包和淑之性、十年不出、四德允修。而黄鳥於飛、振喈喈之響。翠葛爰茂、盛蓁蓁之容。禯桃當納吉之期、摽梅屬繫纓之歲。以上元年中、制命爲雍王妃。三星在户、芳春仲月之辰。百兩遵途、雙鳳和鳴之兆。媞媞左辟、敬行於舅姑。肅肅霄征、惠流於閨閫。而天未悔禍、朝哭纏哀。訓棘心而擇鄰、採蘋藻而恭事。以景雲二年龍集荒落六月十六日遘疾、薨於京興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即以其年十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窆於太子之舊塋、禮也。嗣子光禄卿邠王守禮、履霜露而攀案、樹擗厚地而訴高天、紀遺烈於貞琬、希相質於幽埏。嗚呼哀哉。式爲銘曰、

昭哉靈命、赫矣皇唐、玄珪錫瑞、緑錯開祥。荷茲百禄、君臨萬方、本枝繁茂、室家君王。其一 川瀆効靈、挺生英睿。白茅胙土、黄離以繼。忽遘讒言、奄移遐裔。座鵂來止、隙駒行逝。其二 宸居反正、在物咸亨。恩隆棣華、澤被維城。儲貳貽贈、泉路增榮。魂歸舊宇、櫬卜新塋。其三 南望神京、西瞻畢陌。瑞雲浮紫、祥烟凝白。霧慘松埏、燈淪幽穸。俾英聲與茂範、長不朽於金石。

盧粲撰　《唐代墓誌彙編》景雲〇二〇

大唐故通直郎守武榮州南安縣令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基、字□□、瑯琊郡人也。曾祖舉、梁湘州刺史。祖國祁、皇穀州刺史。父素、皇括州松陽縣令。並炳德昭華、依仁蹈禮。或寄深藩牧、揚龔邵之化。或位列海邑、嗣卓魯之能。君幼而柔嘉、夙懷耿介、雅尚貞懿、恬然虚白。弱冠、明經擢第、補崗州司法參軍。南海遐鄙、中典罕及。評刑斷獄、多闕矜慎。持法作

吏、屢聞峭刻、我君莅之、樹德斯在。改任泉州録事參軍。貞以從政、清以徇物、遠邦準的、鄰郡規矩。秩滿、授武榮州南安令。下車宣風、闔境潛化、成自於我政。形於物訓、以昭業教、已逮人邑、杜權回①、俗無浮競。脂膏不潤、威惠自居、旬月之間、政聲斯洽。古稱三善、亦奚以加。天不輔仁、頓駕中路、春秋六十一、遘疾、卒於公館。公迹忘卿相、志在掾史、清白遺於子孫、徒勞歎於州縣。凝心淳素、潔慮名節、會中庸之德、含大道之資、厚秩不躋、獨善其行、業鄰於曩列、美錫於後昆矣。以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三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葬於平樂原、禮也。嗣子知謹等、孝思罔極、言樹徽猷、貞琬不朽、以志南北。其辭曰、

天生我君、蹈禮懷文、清以從政、貞而不羣。彼都韋廓、俗殷禮薄、下車教宣、中都政作。天不輔仁、倏歸吾真、邙山之下、冥冥同塵。

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碣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一七

銘

君號真定、琅琊臨沂人。北齊黄門侍郎之推府君之玄孫、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孫、著作郎、宏文崇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皇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錢塘丞殷履直之妻也。聰惠明達、發乎天性。孝仁敬讓、迥出人表。精究國史、博通禮經、問無不知、德無不備。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壼儀。其移天也、六姻賴其任恤。天后當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違顧復。二弟曰秘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藐焉始孩、傾隔怙恃。君躬自誨育、教之詩書、悉擅大名、皆君力也。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府君爲酷吏所誣、君率二妹宣芳令裴安期妻、司業岑獻妻、割耳訴冤、因獲減死。又誕男成己、而

左耳缺焉。君有三子、長曰武康丞嘉紹、尤工小篆、爲寸字飛白、勁利絶倫。紹子婿郎中柳芳、今之良史芳子太樂令冕、幼立盛名。次曰處士齊望、有成人之姿。幼曰晉州長史成己、雅善填書、兼綜才藝、鳴謙勇退、不登清秩。每與文士族祖濬、武平一、呂因、李峴、陳齊卿、族舅厈朝、内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璀、族弟寅同賦詩、多擅警絶之句。六女、長適李氏、生安陸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淑、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燕學生闕爲當代之冠。次適顔昭粹、粹女適司勳郎闕才器爲海内闕揚欽生濯、季淮、幼適我兄闕疑、仁親友悌、有闕度、爲尼感殊闕慈明及女娉。真卿童孺時、特蒙君教、言辭音剖闕延壽王孫賦、崔氏飛龍篇、江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開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有五日、以隨牒終於成己尉氏尉之公館、享年八十四。粵以明年春正月、合祔於東京萬安山之王寶原、禮也。嗚呼。君全德内充、慈仁外被、才明可以升博士、法度可以律母師。雖偕老不俱、無石窌魚軒之貴。而長筵律慶、多鏘鳳乘龍之歡、於足云也。真卿不敏、夙承誨誘、追深仁而莫逮、謀不朽其庶兹。銘曰、

於惟我姑、德盛才無。受深倫育、耳割冤蘇。惠及疏賤、仁涵朽枯。子孫宴喜、龍鳳相趨。教我音辭、王孫五都。期頤未究、人世俄殊。刻石墳阿、聲流八區。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四

唐故至孝右率府翊衛清河崔君墓誌銘并序

夫愛敬者孝行之宗、軀命者生理之極。有能盡孝而爲子、捐生而存親、比於先意候色、當年竭其歡養、泣血絶漿、没後致其哀感者、不其異乎。君諱歆、字仲俊、清河東武城人也。齊丁公之子季讓位於叔父、退食崔邑、因而氏焉。漢東萊侯伯基、魏中尉琰、有重名於前代、子孫貴盛、爲海内冠冕。君即隋

尚書右丞、太子右庶子、□州長史、白水公至仁之曾孫、唐秦王府庫真、上大將軍善福之孫、大周銀青光祿大夫、利州刺史、清河公玄藉之第二子也。公侯舊業、鐘鼎重光、道被於時、慶延於後。君含淳粹之懿德、體明晤之上才。孩孺在辰、神情有異。朞歲喪母、便悲傷思慕、見於顏色。七歲讀孝經、論語、毛詩、禮記。嘗侍省在蔚州、戲而傷手、甚有憂色。清河府君怪而問之、乃斂容對曰、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憂懼。時通人韓儉、長史丘貞觀在座、以爲古之神童無以加也。因問曰、二郎凡所讀書、各行何事。君應聲荅曰、論語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禮云、無不敬。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惟斯三者、竊所用心。貞觀等彌復嗟服。十三喪繼親、七日不內勺飲、朞年不嘗鹽酪、情禮之極、有踰成人。久之、以門資授右率府翊衛。清河府君以誣受塵謗、遷任嶺表。君不忍遠離、將隨障外。屬蘄春路險、蘭溪水急、時雨新晴、奔流大至、府君人馬漂溺、正當其衝。左右驚惶、莫知爲計。君孝情憤發、自投洪波、攀援扶持、竭力盡命。府君賴以取濟、而君遂不免焉。父存於子、子死於父、存亡之際、教義同傷。春秋廿有五、調露元年之九月十六日也。昔者樂恢流涕於縣長、潘綜叩頭於賊帥、並前人興感、而其父獲全。蓋含靈是可動之資、請宥非必刑之地、猶一時重其純孝、千載以爲美談。與夫山溜飛騰、水神暴怒、不可以智測、不可以誠求、遭之無疑、死而莫憚、志行而命屈、功遂而身徂者、可同日而言乎。嗚呼。夭喪一途、情理曰致、豈若丘吾赴水、祇懷欲養之悲。霍子沉河、徒負聞名之辱。瞻前顧後、誰與爲倫。君孝實天性、自少而長。學非師受、既精且博。篇章入妙、簡牘稱珍。習祭遵之投壺、傳李廣之善射。文武□幹、抑惟雙美。臣子之誠、

庶乎兼達。物無兩盛、事不並興、雖身隨波流、而名畢天□。令弟慎、惲、恪、憬、恂等、五馬八龍、本齊光價、同車共被、忽異平生。切友愛之難追、□先塋而送遠。以聖曆二年一月廿八日、葬於洛州合宮縣之昭覺原清河府君之壙側、禮也。人世行遷、山川無改。庶幾乎斯惇之墓不□、想其可作。文遵之像、方使觀者知勸。式旌孝德、而爲誌云。

鬱鬱洪族、莫之與京、蒸蒸臣孝、無得而名。居養盡禮、臨難忘生、身雖可沒、志不可□。義感天地、德通神明、悠悠來者、是則是程。

其年歲次己亥一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

《唐代墓誌彙編》聖曆〇一三

陳子昂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秘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煉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從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游大學、歷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曜、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

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黄老之言、尤躭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挂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特敕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元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户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内、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强弱、部校將帥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玉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玉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

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鬭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絶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急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毁、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絶、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强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游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游、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

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歷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役南游、遘兹歡甚、幽林清泉、醉歌弦咏、周覽所記、倏遍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絶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録。嗚呼。陳君爲不亡矣。遂爲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竪。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盧藏用撰　《全唐文》卷二三八

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爲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爲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术、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强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於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内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楊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追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

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絶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毁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嘆。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黄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太冲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并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政②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言③、没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爲鄭玄署通德門、蔡伯喈爲陳寔立大丘頌、異代思賢之意也。况陳君顔、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非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元藻識。施不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群龍效庭。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騁此驥足。唯王玩兵、愎

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衡、太陰光流。義士食薇、人誰造周。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咏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温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忠肅恭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趙儋撰　《全唐文》卷七三二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於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觀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迹、對而不隱。令録舊文、乃上古劍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煅煉凡幾日、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顔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緑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控鶴内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

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絶其使、而欽陵常不禀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反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替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没、蹂禾稼、斗米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韋嗣立、張説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没、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替普牙帳。替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閻立均等爲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

狀中惟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匹、帛三千匹。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鬣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讎。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吊、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於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餘萬。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睹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絶、數十里内悉爲良

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静。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敕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攜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絶。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且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禄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凶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争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出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凶邪、立誠慷慨、密陳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賫予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

格於皇天、貫於白日。元惡既翦、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户、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閲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略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説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之功、宜舍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閲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横遺意、磊落作尉、巴蜀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飭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宏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厩、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張説等爲忘言之友。事父母以孝聞。父愛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殁後、二親猶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惟公而已。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三

校記

①此句疑有誤。

②政：原作「征」，據《陳拾遺集》附録改。

③言：原闕，據右引補。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八

周利貞　孟立　陳孜　孫嘉之　戴令言
馬懷素　徐堅　韋嗣立

唐故正議大夫上柱國巢縣開國男邕府長史周君墓誌銘并序

若夫探幽蹟秘、混萬象於機神。適變通時、研六書於掌握。出忠於國、入孝於家。綸閣爲臣、作鹽梅於天子。大□述職、清水鏡於人民。不替斯猷、於焉有矣。君諱利貞、字正、汝南廬江人也。大勳方著、宗周爲卿士之封。苗裔流芳、炎漢有將軍之貴。金章弈代、玉珥承家。君幾於生知、昭隣殆庶。韶華外發、明敏內深。丁仲弱年、聿著可公之望。士元壯歲、本稱王佐之才。加以識量淹□、□周體物。音儀坐①朗、與秋月而齊明。雅韻沖和、等春雲之起潤。初以門胄、入於國庠。明經擢第、解褐爲鐃曹尉。臨官未幾、巨罰相仍。遂丁考憂、哀頓過禮。王攸慟哭、番多罷社之人子貢終喪、琴尚哀絃之操。服闋、授蜀縣丞。吏政惟能、聲華藉甚。俄拜大理主簿、轉太府丞。辭曹仰其風規、朝野嘉其善政。帝俞妙簡、推君最先。拜右臺御史、以展其才。用榮其任、內匡皇幄、天閣肅穆以生風。外按奸豪、污吏望聲而投印。復拜司勳員外郎、而又出任數郡。復拜大理正、除御史中丞。馮豹奉公、伏黃閤而飛奏。傅玄恭恪、執白簡以繩權。六官是清、百寮斯仰。詩曰樂只君子、福禄綏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遂封巢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賞其功、褒其美。巨唐之有天下百餘載矣、天驕兇虜、尚蟻伏於幽荒。闐壤甌鑾、欲蜂屯於炎陌。虔劉遐徼、不賓王庭。帝擇謨臣、用清□□。衆官僉議、惟君克諧。拜君廣府都督、兼委按察使。屈栢臺之重佐、吐荔浦之夷鄉。君撫之以威、恤之以德、伏波討越、不興下瀨之師。鉅鹿臨荆、惟樹寬柔之信。未喻②浹日、魁率斯來。漲海氛恬、璽書加賚。樂羊

忠魏、俄盈滿篋之書。王濬存吴、遂有孤根之怨。轉邕州長史。見黜無慍、居難不危、非大雅之明、何能斯爾。春秋六十四、遘疾、開元七年閏七月廿六日、薨於府之廨舍。君所歷、凡任刺史、都督、都别駕一十五州長史司馬七□、前後總廿八政。化先以德、字之以仁。臨於欲終、有遺明試。禮從於儉、服斂以時。若泰初之榮終、同玄晏之遵古。嗣子濟、太子内直丞、痛積不天、悲纏扇枕。星馳江路、迎魂南越之鄉。駕涉山川、奉櫬東周之甸。以開元八年十月十八日葬於北原、禮也。浩然昔承餘訓、早沐清塵。顧凱含悲、已盡傾河之淚。顔延作誄、敢無竭思之清。欽若令聞、式題銘曰、

皇皇上天、降生哲士。嵩岳靈氣、廬江冑子。慶協黄裳、學該青史。器惟國幹、識洞神理。其一

清英振玉、盛德如蘭。龍津斯躍、鴻漸於干。喬玄北部、桓譚陸安。政惟善約、聲日能官。其二

令則芬華、沖風婉約。聲飛天禁、名香畫閣。寛饒峻整、長虞勤恪。執簡清朝、埋輪輕惡。其三

蕞爾蠻貊、作梗炎荒。帝銓俊乂、君爲時光。銜綍天禁、露冕荆陽。篁酋負朔、稽顙來王。其四

旻天不弔、降生鞠凶。哲人斯殁、冥寞何從。玉山傾趾、金鍔潛鋒。壟寒碧霧、□咽青松。其五

洵美伊人、致爲遺則。家傾孝友、國喪忠直。□晚山光、蒼茫秋色。情已矣而何悼、惜生□之斯極。其六

孫浩然撰 《全唐文新編》卷三〇七

大唐故蘄州蘄春縣尉孟府君墓誌銘并序

自周漢已來、履孝踐忠、言語志事、代莫踰乎孟氏矣。故楚國□□□□宗以至孝所聞、齊宣□囿之談、軻以言詞見答、破甑不顧、太尉□□□重還太守也。君諱立、字孝立、鄒人也。遠在於魯、魯國之先師。近家於秦、秦中之孔子。曾祖懿、隋唐州刺史、臨邑公。祖篋、唐永州刺史、河間公。父禮、朝議郎、行眉

州洪雅縣丞。三業蟬聯、一時豹變。仁風動扇、慰黎庶於方岳。德必有鄰、助絃歌於大邑。公如彼弓冶之子、是其文學之家。弱歲以太學明經擢第。四十、疆而從仕、任蘄春縣尉。弛青襟於北海、□振桂林。紆黃綬於南昌、俯同梅福。負材而居下位、休命而委康時。歲旦若馳、光陰不待。父母相繼而見背、苴麻適變而還衣。洊鍾家艱、坐使□暮。乃至窮途之位、方興大耋之嗟。以開元十五年六月廿九日遘疾、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一。孔丘木壞、和嶠松崩。埋玉樹於土中、亡人琴於茲日。粵以其年歲次丁卯八月辛丑朔二十庚申、遷祔於咸陽縣平城繆原之、③禮也。原高野曠、地原泉深。當紫陌之四會、據黃山之一半。五□之下、俯披松柏之林。九峻之前、迴首衣冠之路。長男知古、任滎州公并縣丞。憶趨庭之訓、懷陟屺之悲。錄④以代耕、固不辭於州縣。孝思竭力、瞻將報於劬勞。紫毀骨立、杖而後起。衣薪是弊、棺槨爲榮。儼素轜以載靈、飛丹旐以啓路。嗚呼、黃泉大夜、白日何年。刻石記功、用銘不朽。詞曰

后稷至聖、信而有恒。三家派別、百代相承。軒冕遞進、英靈互興。今來古往、云云見稱。其一

惟祖惟考、巍乎煥乎。暫勞州縣、材爲時須。開冰出□、合浦還珠。松柏之性、歲寒不渝。其二

於穆夫子、黃中通理。弱齡擢第、□而從仕。過禮送終、安排知止。人琴俱逝、平生已矣。其三

風號拱木、品肅空山。黃泉地下、白日雲間。神理焉託、魂兮不還。百年妻子、瞻望胡顏。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堂弟孜墓誌銘

君諱孜、字無怠、其先陳國人也。六代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本郡大司馬。生五代祖方慶、屬梁亂、始居新城郡武東山。生高祖湯、爲郡主簿。生曾祖通、早卒。通生皇祖辯、少習儒學、然以豪英剛烈著聞、是

以名節爲州國所服。皇祖生考元爽、保植先人茂德、降生於君。君幼孤天資雄植、英秀獨邁性嚴簡而尚倜儻之奇、愛廉貞而不拘介獨之操。始通詩禮、略觀史傳、即懷軌物之標、希曠代之業。故言不宿諾、行不苟從、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閨門穆穆如也。鄉黨恂恂如也。至乃雄以濟義、勇以存仁、貞以立事、毅以守節、獨斷於心、每若由己、實爲時輩所高、而莫敢與倫也。是以鄉里長幼、望風而靡、邦國賢豪、聞名而悅服。方謂拂羽喬木、緬昇高雲、而遭命大過、棟橈而殞。嗚呼。天咎予乎。時年三十五。是歲龍集癸巳。有周天授二年秋七月、卜兆不吉、權殯於真諦寺之北園。始以今甲午歲獻春一月己酉朔二十五日己酉、定⑤於石溪山之北岡、陪考墳也。君家世墳壠在武東山、昭穆崇封、松柏列盛。至君考遺令、獨愛石溪之岡、故君從先志、祔葬於此。嗚呼哀哉。始君伯父、海內之文人也、含純剛之德、有高代之行。每見君、嘆曰、吾家代雖儒術傳嗣、然豪英雄秀、濟濟不泯。常懼後來光烈、不象先風。每一見爾、慰吾家道。實謂君有逸群之骨、拔俗之標、超山越壑、可以駿邁也。豈其天絕、喪茲良圖。嗚呼。其元命歟。遭命歟。天不忱歟。道固謬歟。大圓蒼蒼、大方茫茫、賢聖同此、爾之何傷。古人有言、珠玉而瘞、是暴骸於中原。況吾家道尚儉、名訓未墜、封樹之禮、吾敢過焉。是用錫爾瓦木之器、塗芻之靈、堯舜之典、忠孝之經、昭示後代、以安爾形。銘曰、

我祖之葳蕤兮邈於陳、緬遥裔兮此江濆。五代崇光兮至夫君、徽烈英曜兮始荄茞。何意嚴霜兮降青春、玉樹摧落兮成黃塵。南山無隟兮永幽淪、悠悠昭代兮卜爾辰。吾慟感傷兮號蒼旻、問之蓍策兮立茲墳。乃言千載兮衣冠來臻、黃頭之子白服人、嗟爾黃頭兮勿傷神。

陳子昂撰　《全唐文》卷二一六

宋州司馬先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嘉之，字某，魏郡武水人也。故屬安樂、蓋齊大夫書之後，至晉長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後世居焉。顗五世孫魏光禄大夫惠蔚爲本朝大儒。自時厥後不隕其業。公即光禄玄孫也。曾祖孝敏、隋大業中并州晉陽縣令。所居之聚聊設衡關，至稱爲晉陽里。祖仲將，皇朝鄆州壽張縣丞。父希莊、皇朝韓王府典籤。自晉陽至府君四世而傳一子、故五服之内無近屬焉。府君四歲而孤、無所怙恃。外祖劉士杰因官居於潞之涉縣、府君自幼及長外族焉依。克自激昂，允迪前烈。弱冠以文章著稱。因此游太原、涉西河以觀陶唐之風。河汾之間有盛名矣。垂拱載初之際、始詣洛陽、獻書闕下、極論時政、言多抵忤、所如不合。遂投迹大學、托名常調。天册中以進士擢第、與崔日用、蘇晉俱爲考功郎中李迥秀特所標賞。久視初預拔萃、與邵炅、齊澣同昇甲科。解褐蜀州新津縣主簿、又補河南府緱氏縣尉、改王屋縣主簿。府君少好攝生之術、自王屋受訣於司馬先生、便欲罷官學道。而官微禄薄、曰衰門無儲、宗黨孤眇、無所仰給、繇是願效六百石長吏焉。歷洺州曲周、宋州襄邑二縣令。秩滿之後遂絶迹人世、屏居園林、怡神太和、以適初願。居數歲、適長子逖拜中書舍人、實掌絲綸。皇上以府君在義方之訓、特授朝散大夫、宋州司馬、仍聽致仕。手詔褒美、親族榮之。享年八十三、以開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棄背於東都集賢里之私第。府君性聰明而志高邈、學該百氏而不爲章句、文窮三變而尤工氣質。早有大名、晚從卑位、於是知命之不偶、道之不行、隨時委運、澹然無營。而疇昔輩列、平生雅故、當軸處中者多矣、蓋未嘗跬足而近之。恬於勢利乃如此也。然所莅之職、必悉心爲政、不以小而易之、人到於今遺愛矣。爾其閨

門之教、子孫之謀、猷之必遠、誨則無倦。萬石不假於誚讓、太丘惟聞於善誘。保乂於後、無慚古人。夫人廣平宋氏、蒲州安邑縣令斌之孫、滑州司士參軍郁之女。淑德賢行、深慈至柔。有子四人、皆著名於詞學。有女六人、俱涉迹於圖史。非獨府君之善訓、亦有夫人之內則焉。享年六十、以開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先棄背於河陽別業。遜、邇、遘、逌等、遭天不慭、遺降此鞠凶、創鉅以深、荼蓼又集。永惟宅兆未立、精靈未安、猶力尪瘵、尚存餘喘。即以府君違世之年八月十二日、遷厝於邙山陶村之西原、合祔焉、禮也。北據罔阜、南瞻城闕、一以托州原之勝勢、一以近庭闈之故居。諸孤等亦願朝奠几筵、暮掃松柏、往來密邇、以置哀懷。伏惟尊靈、安此真宅。小子痛極、豈復能文。泣血書事、言多失緒。其辭曰、

惟先府君、不隕厥問。克惟厥訓、惟先夫人。慈範是經、柔德是程。昊天罔極、曷其報德。敢述舊聞、言豈爲飾。

唐故朝議大夫給事中上柱國戴府君墓誌銘并序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三

府君諱令言、字應之、本譙郡譙人也。自微子啓宋、樂甫匡周、垂裕後昆、代載厥德。聖公漢之銅竹、若思晉之牙爪、初自九江東介、因徙吳興武原。迨府君大父爲湘鄉令而寓居長沙、故今爲郡人也。曾祖儼、陳南臺侍御史、南康王國侍郎。祖集、隋衡陽王國侍郎、轉湘鄉令。父開、皇朝明禮、授文林郎、代積儒素、專門禮學、侍禦之風格、侍郎之敏惠、並秉靈江漢、流聞湘潭。隤祉羡和、實鍾秀傑。府君生而岐嶷、宗黨欣慶。甫及數歲、有若成童。垂髫、能誦離騷及靈光、江海諸賦、難字異音、訪對不竭。由是鄉人皆號曰先生、敬而不名也。年十四而容體魁岸、

性頗俠烈。每自稱曰、吾不能爲小人儒。好投壺、挽强、擊刺。雖江鄉耆宿、郭解季心之徒、咸敬憚焉。十五首讀兩漢、遂慨慷慕古、手不釋卷。未盈五旬、咸誦於口。十七便歷覽羣籍。尤好異書、至於算曆卜筮、無所不曉。味老莊道流、蓄長往之願、不屑塵物。州鄉初以孝秀相屈、府君傲然便曰、大丈夫非降玄纁、不能詣京師、豈復碌碌從時輩也。既家近湘渚、地多形勝、每至熙春芳煦、凜秋高節、携琴命酌、棹川藉墅。貴遊牧守、雖懸榻入舟、不肯降志。天授歲、爰降絲綸、來旌巖穴。府君乃飭躬應召、謁見金馬。夫出處者君子之大節、進退者達識之能事。天地閉而賢隱、王塗亨而代工、懿哉若人、有足尚者。自是時論推美、屢紆延辟、而府君素尚難拔、猶懷江湖、因著孤鶴操以見志、名流高節者多和之。爾後復歸江潭、涉五六載、重下明制、令馳傳入□。於是進對宣室、不言温樹。解褐授右拾遺。屢竭忠讜、成輒削藁、外莫之知。爰除□補闕。府君志求閑退、朝廷使宰長社、字人有聲、邑氓頌德。爲廉察者所薦、璽書慰勉。景雲歲、皇帝龍興、重張寰寓、俄有恩命、拜左臺侍御史。任氣强直、不避權右、求出莅人、因轉爲三原令。郊墅之富、鄭白之沃、人安物阜、勳尤王畿、遷起居郎。韜墳典之精、有南董之直、密謀歲益、便宜日奏、固非所聞也。俄遷庫部郎、再爲水陸運使。蕭何之餉關中、鄧禹之發河内、既簡在帝念、遥授給事中、而身居洛陽、未拜靈陛。方當調兹湯鼎、克亨虞庠、天弗輔仁、奄歸長夜、以開元二年歲次甲寅正月廿日、終於洛陽審教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六。夫人吴郡張氏、早殯令族、夙有風懿、舉案臯廡、驚轍萊門。爰在長沙、奄先朝露。以其年十二月甲寅朔七日庚申、合葬於洛陽清風鄉之原、禮也。後夫人潁川韓氏、亦庇蘁陰。有子乘陽等四人、欒容菓貌、哀毁骨立。嗚呼、戴侯不亡矣。故人

識之、敢作銘曰、

橘洲浮兮昭潭無底、沙如雪兮泉味猶醴。楚人秀兮地靈所啓、旌弓招兮載筆靈陛。餉饋給乎含香建禮。彼君子兮如王之玭、人之云亡、潛⑥焉出涕。彼達人兮何必故鄉、樹枌櫃兮封茲北邙。篆幽石兮誌夫陰堂、歲遒盡兮烟野微茫。

賀知章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〇一〇

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贈潤州刺史馬公墓誌銘

公諱懷素、字貞規、本原扶風。其先自伯翳馬服、具諸史載。暨漢南郡太守融、命代大儒、公即其後也。十一代祖機、抗直不撓、晉御史中丞。扈元帝渡江、家南徐州丹徒、故今爲郡人也。代以學聞、高祖涓、博綜墳典、仕陳爲奉朝請。曾祖法雄、慷慨倜儻、好孫吳、不事筆研。陳橫埜將軍。祖果、願學禮經、不隕素業、即學士摳之從父兄也。少爲尚書毛喜所知、陳本州文學從事。父文超、果行毓德、精意易道及洪範、頗曉氣候。貞觀中以有事遼浿、策名勛府。龍朔初、黜陟使舉檢校江州尋陽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文意、魏令謨專爲討論、具有撰著。公即尋陽府君第三子也。幼聰穎、六歲能誦書、一見不忘、氣韻和雅、鄉黨以爲必興此宗。十五、遍誦詩禮騷雅、能屬文、有史力。長史魚承曄特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尚書倉部郎河東裴炎之博學深識、見名知人、音旨儀形、海内藉甚。公年甫弱冠、便蒙引汲、令與子□研覃。遂博游史籍、無不畢綜。以文學優贍、對策乙科、乃尉鄖。無何、丁太夫人□□憂。即陳學士宏直曾孫女也、本自名家、貞高博識。公在艱疚、骨立柴毀、殆不勝喪。服闋、授麟臺正字。少監京兆韋方直好學喜士、善飛白書。以公既及冠禮、未嘗立字、遂大署飛白云懷素字

貞規、扶風之學士也、封以相遺。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忠鯁舉、除左鷹揚衛兵曹參軍、轉咸陽尉。旹則天太后大崇諫職、授左拾遺、深盡規諷。尋改左臺監察御史。歷殿中、彈糾不避强御。加朝散大夫、轉倉尹丞。朝論稱屈、遷禮部員外郎、與范陽盧懷慎、隴西李傑俱以清白嚴明、分爲十道按察。以公詞學贍洽、精覈文章、轉授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與李乂同掌黄畫。逾年、檢校吏部侍郎、實允僉□。屬朝廷以刑政所急、改授大理少卿。闕幾仁材、除虢州刺史、惠實在人。入爲太子少詹事、判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兼判禮部、尋而正除刑部、時稱慎恤、轉户部侍郎。上以河南蝗旱、令公馳驛賑給、宣布聖澤、所至甘雨。使回、拜光禄卿、遷左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四部舛雜、頗多殘蠹、公倍加校定、廣内充積。加兼昭文館學士、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内侍讀。每至宫門、恩敕令□小轝上殿。自車丞相已來、殆將千載、始見此禮。公嚋日自序云、慕善嫉惡、好學潔己、自謂不慚古人、無負幽明矣。直哉是言、不騫厥信。以開元六年三月十日遘疾、中旨遣御醫賜藥、相望道路。以開元六年七月廿七日、終於河南之毓材里第、春秋六十。皇上輟朝二日、舉哀□次。乃下制曰、存樹高烈、君子所以立身。没垂令名、古人所以貽範。銀青光禄大夫、故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馬懷素、越箭含貞、楚材登用、清芬獨暎、至德可師。自服勤典籍、納訓帷扆、輔朕以孅道、弼予以正言、允資惠迪、實表泉懿。而曾不慭留、欻焉彫落。思甘盤之舊學、臨宣明以增嘆。興言感愴、用震悼於厥懷。可贈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贈物三百廿段、米粟三百廿碩。喪葬所須、并令官給。京官六品一人檢校。公雖累登臺閣、率身儉素。俸禄之資、賙贍親友。及啓手歸全、家無

資産、惟有書數千卷、以爲燕翼。以其年十月十三日窆於洛陽古城之北原、禮也。有子巽等、雖年在童孺、禮過成人。棘心欒欒、感於鄰巷。敬勒行事、以旌泉户。銘曰、

益佐理水、功施生人。羡於馬服、守趙却秦。東京戚貴、南郡儒珍。德先惟永、奕奕振振。其一 朝請風素、横埜矛戟。從事顓禮、尋陽洞易。公自名家、伏膺經籍。鼓鐘外遠、純漆内積。其二 用材南楚、待問東堂。持斧作憲、含香拜郎。再飛禁掖、七踐文昌。國傳茅土、巷擁旂常。其三 井春紛綸、桓榮稽古。行儒師逸、高迹誰伍。公實踵之、堂奥斯睹。匪徒外潤、爰歸内補。其四 惟昔殷後、學於甘盤。一期千載、遇君則難。充堂阿那、其臭如蘭。懿哉夫子、斯言不刊。其五 仁謂必壽、神期式穀。生寄雖浮、夜趨何速。寵極韓賜、恩深衛哭。徒望邢山、豈忘喬木。其六 峥嶸徂歲、寂歷空岑。白日無影、寒雲半陰。燕城表滅、漢水碑沈。貞臣之墓、樵牧誰侵。其七

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銘 并序

闕名撰 《全唐文》卷九九五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元固、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吴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王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德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真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光靈。訓子克

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粤自童齔、則善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伫、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异、誨以志學。公遂刻勉、詣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慈孫、令伯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絶、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事。部送邊糈、至於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算、悉以咨之。坐耀鋒鋩、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出爲楊府功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敕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絶倒、服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纏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敕公修則天聖后實録及文集等。絶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禄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户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户、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録、三教實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内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夷亂、主咎東朝、宫相四員、時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宫、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户。遷右散騎常侍、以

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回授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齊莊爲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閒司、以遠祇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絶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川分位、楚夏异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尢及、少有其比。上將柴於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猶、從容諷議、大鍾必諫、温樹不言。啓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於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内侍伊鳳祥吊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匹、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禮、温良能斷、智出於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并、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睹奥、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

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亹亹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殁而其言立、子産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艾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嵬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感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出入秦吴。門多長者、君其最乎。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鱗成、風積鵬起。黄綬覆簣、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思啓沃、國尚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其三　居常有异、博而無惑。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立言立德。胡不慭遺。左右王國。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生德音。松枝挂劍、碑字生金。其五

張九齡撰　《全唐文》卷二九一

中書令逍遥公墓誌銘

唐故中書令逍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杰。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蓋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皋。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虚、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析、愎鷙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

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户之若喪、邈矣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遥而建號、裂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黄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争、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於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孝、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央、偁、然在疚、靡所置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托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峨峨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衮、坦然一致。逍遥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二

校記

①坔：疑當作「坣」。

②喻：疑當作「踰」。

③原之：當乙。

④録：疑當作「禄」。

⑤定：疑當作「窆」。

⑥潛：疑當作「潸」。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十九

梁璵　劉知幾　孔桃栓　元希聲

楊執一　高憲

大唐故亳州譙縣令梁府君之墓誌

夫白日西匿、圓月就虧、天道也。百川東注、物盛則衰、地理也。進德脩業、功立名垂、人事也。是以孔宣泣鄭僑之遺愛、趙文懷晉會之餘風、公侔是焉、斯不朽矣。公諱璵、字希杭、京兆長安人也。其先金天氏、於周作伯、在漢爲公。三絶播名、五噫流譽。封侯大志、嘆州縣之徒勞、養性高情、悦詩書之林藪。公即其後也。曾祖諱剛、皇朝議大夫、陝州司馬。禀川嶽之秀、負珪璋之德、佐理分陝、馳聲桃林。祖諱麻、皇費州司倉。出納實繁、蓋藏攸寄、類陳平於社下、同汲黯之周給、人知禮節、士識廉隅。考諱膺、擅美當時、夙齡棄代。公五歲喪父、母氏隴西李、皇開府州都之元女也。操行高潔、嚴恭守節、養□孤以保乂夫家、内外仰其貞烈。公生而岐嶷、見異州閭。羈髫之年、日新□藻、明穀梁傳、入太學。逮乎冠稔、博通經史、諸所著述、衆挹清奇。制試禩文、朝野多歡娱。詩君臣同德賦及第、編在史館。對策不入甲科、還居學閒。歲舉進士、至省騫遷、於喬鴻漸、於陸屬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簡充齋郎、逡奔執豆。其年放選、鄭部雄藩、原武大邑、公牽絲作尉、道德安人、草偃風行、威加恩布。統軍糧數萬、涉大海三千、足履波濤、躬巡委積、不□時□、克濟軍須。州將嘉之、超昇考課。扶風右輔、石柱當衢、人士殷繁、物産衆夥、改授公茲邑尉。朱絲配直、白玉其温。清畏人知、威而不猛。一郡欽其德、四方懷其惠。按察使源公擢公爲判官、巡覆隴表。關中之士、仰其風猷、河西之人、傒以蘇息。行有廉潔、薦之而不疑。政有貪婪、黜之而無懼。官吏側目、軍師振容。其難也、陟隴坂之岑崟、其遠也、涉流沙之迢遰。功既成矣、望烏府以

先登。道將行焉、傣鳳池而待命。丁母憂、哀過於禮、絕漿五日、追遠之思、侔善二連。居廬造家寶銘述叙行事。每讀興感、逾增泣血。服闋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獨步王畿飛聲帝里移梅福之道、綜仇香之任。東都留守韋公以公清介特達、綽有餘裕、請公爲勾兵使、往懷、澤等州。勾獲數多、補益尤廣。緣邑中税草有旨改支、曹官被枉、科事連累。勾局秩滿、申雪明白。抑屈數年間、人僉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極衰必盛。公習常知命、樂道忘憂、否泰必省於躬、喜慍不形於色。盤庚理亳、魏主生譙、引浪宕之長流、控渦河之清濟。郊郭隱軫、人物豪華。選賢與能、康俗和衆、調補公爲邑宰。自下車理、寬猛相濟、出入觀星。主忠信而得情、居莊敬而行簡。執良吏之規矩、若佩韋絃。奉聖朝之憲章、如依繩墨。豪猾以之屏息、貧窮由是獲安。荷蕢丈人、播五穀於田野。懷仁童子、歌三异於街衢。信可謂超魯恭邁言偃、踰單父、越東阿矣。公撫字之暇、綴述爲事、每至祖餞興動、篇什莫不奇絕、狀異流輩。人有善唱、必自和之。太守王君以□爲判官、巡行縣鄙、俗欽賴焉。公製錦四周、政如初到、無偏無黨、有始有卒。年七十有三、遘疾、彌留蓋寢七日、開元廿年二月十九日壬辰、終於公館。孤嗣在疚、悶絕神傷。小大失聲、叫呼天地、舉州慟哭、合境哀號。太守群寮素服臨吊、贈以車服、祭以牢羞。自出譙城、入於宋界、號哭道側、萬有餘人。朝野稱揚、遠近嗟嘆。公生多陰德、歿有餘榮。未踰年、八月廿七日、旨授許州長社宰。華芳九族、美耀三川。相彼土宜、卜其宅兆、以廿一年二月十六日甲申、合葬於河南北山金谷原、禮也。孤子等痛幽明之永訣、泣人代之行遷、刻石爲銘、式昭功烈。其詞曰、

於戲宰君、□□守貞、善麗邦寶、儒光席珍。出言作式、下筆成文、禦煩以簡、撫弱以仁、鰥寡不侮、忠信

是主、作吏東州、遷官右輔。聲飛京邑、化行石柱、糺慝擒姦、河西規矩。濟川待舟、構夏須棟、猗歟明哲、禮儀動中。畿甸割鷄、枳棘棲鳳、以德理小、愛人安衆。譙故殷都、長社許郭、公宰二邑、恤孤求瘼。視人如傷、敬恭早作。坐楹夢奠、山頹日落。萬歲千秋、流芳伊洛。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六三

自叙

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説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异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以降、迄乎皇家實録、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异説、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异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

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吴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吴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内、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兹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顔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爲紀録。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録。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没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絶、必商搉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説异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

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邵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予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

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劉知幾撰　《全唐文》卷二七四

大唐孔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桃栓、魯司寇十八代孫、因官居洛陽。高祖宗、隋朝散大夫。祖光、家食平生、鼓缶自樂。公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人之有壹世、學不習於操縵、業豈遺於堅木。年十一、讀易至損益卦、輟卷嘆息、聖人立言、象以誡之。座右流誡、虛左禮賢。無子路之宿諾、有顔回之不幸。井泄不食、爲我心惻。時年六十九、以開元十七年三月一日亡。遺令誡子、孝於惟孝、友於兄弟。即以其年四月廿四日葬於北邙。夫人鄧氏、艾之孫、世承筐有實、執笲無虧。訓子勵於折菱、事姑聞於泉涌。以長安三年亡、時年卅。即以開元十七年、與父合葬。嗣子永穆公主邑令乾滿等、悲哀在中、形變於外、痛疾在心、口不甘味。恐陵谷之遷□、命詞人以銘之。其詞曰、

木鐸猶傳、獲麟應賢、天縱之胤、大聖之先。才摽千古、庭落三鱣、夢楹積釁、贈絹無年。北邙山下、東流水前。風蕭蕭兮松作蓋、樹森森兮氣爲煙。勒芳猷於青石、頌盛德於黃泉。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八七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良玉吐曜、非媚荆人之斫。幽蘭懷芳、豈珍楚客之奏。若夫克抱厥德、不揭其明、四海順風以宏道、萬乘渴日而致用、見於元公矣。公諱希聲、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蓋顓頊之裔。十三代祖魏昭成帝、勛格皇天、惠乎庶物、駿啓靈命、大昌於後。故我曾大父隋尚書左丞宏、尊賢愛人、開物成務。我大父隋南郡司法義恭、禮樂是蹈、詩書是好。我皇考黄州刺史孝節、政以禮成、名以德舉、奕代集禮、以洎於公。公含真蘊靈、幼有成量、承顔善對、實譚實訏。母氏鞠育、備於典訓。三歲、便善草隷書。客有聞而謬之者、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故當時目曰神童焉。七歲屬文、邈有高致。十四通五經大旨、百家之言、先儒未諭、一覽冰釋。四方儒墨之士、由是嚮風矣。雅尚冲漠、脱落人事。鼎鐘黼黻、罔汨其志。妙於鼓琴、尤工幽居、緑水之操、常抵傲縱恣、不求聞達。兄通理以其聲華太高、諭其從事。不得已舉進士、授相州内黄主簿。臨下以簡、人用宜之。黄州府君薨、浹旬不怠、期而不懈。至性之酷、异類同傷。於是昆弟胥命、累棘互勉、負畚荷鍤、躬自成墳、故族稱元氏之孝。服闋、調補校書郎、轉右金吾兵曹、萬年主簿。公之始至萬年也、河洛肇基於天邑、崤函分守於懿親。鄎國公武攸望、地在維翰、寄深鎮撫。以公文吏之美、僉爲判官。凡有幾疏、皆自公出。朝廷嘉焉、徵拜司禮博士。則天大聖皇后萬幾之餘、屬想經籍、思欲撮群書之要、成一家之美。廣集文儒、以筆以削、目爲三教珠英、蓋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議者榮之。書成、克厭帝旨、遷太子文學、主客、考功二員外、賞勤也。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舍人。是時天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叠委。公操斧則伐、懸衡不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然而不樂處煩、屢乞外補。上優而不許、轉太常少卿。無何、吏部

缺、公雖虬蟠不奮、欲固其節、而鶴鳴有聞、終迫其用、乃拜吏部侍郎。實能考才施以諗所立、振幽滯以器所用。簡而能通、清而不介、輪桷畢舉、衆論休之。天錫不永、清羸遘疾、春秋四十有六、景龍元年某月、終於某。天子悼焉、賻以粟帛含襚之事、即以景龍三年某月、歸葬於某、禮也。懿交暱友、平生詞賦之客聚泣而評曰、公事寡嫂、撫孤侄以義聞、居閨門、接昆弟以禮著。黄州之酷、昭其行也。鄖國之徵、表其才也。太常之舉、見其高也。吏部之僉、彰其用也。况乎體道之要、心無疵瑕。包身之防、口絶臧否。非夫全德具美、自天離祉、曷能臻此。君子患道之不立、不患壽之不永。公道行矣、奚其多傷而已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嗣子寄、童齔之子、嬰兒之慕。夫人李氏、故亳州刺史某之女、今主客郎中禹之從父妹也。華首喪天、帷堂哭晝、藐視孤疚、哀感草木。托詞於我故人、庶以紀百代之盛。余與公一遇相得、二紀同游、聯光粉闈、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目。宴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疇曩、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郎南陽張說、吏部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述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

崔湜撰　《全唐文》卷二八〇

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贈户部尚書上柱國河東忠公楊府君墓誌銘并序

夫神則無方、慶惟有積。故善人爲紀、種德幽潛。君子慎獨、用心微隱。由是丹書玉環之祉、慎知去惑之仁、種德用心、其義弘矣。啓源畀穀、侯其遠敷。府君諱執一、字太初、弘農華陰人也。自十九代祖漢太尉震、暨曾祖隋司空觀王雄、靈河開積石之宗、太華作坤元之鎮、家聲籍甚於海内、國史紛綸於天府、固可略而言焉。祖續、皇鄆州刺史、都水使者、

弘農公。考思止、皇司馭司衛二寺卿、德潞二州刺史、湖城公。咸積德藏用分竹苴茅。府君岱岳桂林、漢池明月、幼罹凶閔、毀瘠加人。由是顯學禮經、深明喪服。雖兩戴之所未達、二鄭之所盤疑、皆劈肌分縷、膏潤冰釋。尤好左氏傳及班史、該覽詢求、備徵師說。性柬亮方直、能犯顏讜言。當天后朝、以獻書諷諫解褐、特授左玉鈐衛兵曹參軍、蓋賁賢也。常以攀檻抗詞、削草論奏、遂爲賊臣張易之所忌、黜授洛州伊川府左果毅都尉。長鳴必在於遠途、左退適成其跪足。次當禁衛、復以封事上聞。天后深納懇誠、亟蒙召見。趨奉軒𨹧、咫尺天威、載犯驪龍之鱗、爰求斷馬之劍。衷見於外、朝廷嘉焉。擢拜游擊將軍、遷右衛郎將。俄除左清道率、轉右衛中郎將、押千騎使。既而長樂弛政、辟陽僭權、壓鈕之兆未從、左袒之誠先發、安劉必勃、望古斯崇。中宗踐祚、以佐命匡復勳加雲麾將軍、遷右鷹揚衛將軍、封弘農縣公、食邑一千、實賦四百、賜絹二千匹、雜彩五百段、金銀器物十事。無何、進封河東郡公、增邑二千户、加冠軍大將軍、特賜鐵券、恕死者十、并廐馬、金銀、瑞錦之類。昔周武建邦、賢人所以表海。漢高創業、功臣所以誓河。魏絳錫重於和戎、甘寧寵加於剋儁、無以尚也。府君秉心直道、奉上盡忠。雖窮鑒水之規、猶勖維塵之誠。初爲武三思所愬、出爲常州刺史、後轉晉州、又譖與王同皎圖廢韋氏、復貶沁州。久之、三思以無禮自及、府君許歸侍京第。景龍四載、維帝念功、擢拜衛尉卿、還復勳爵。俄除劒州刺史。丁内憂、創鉅逾昔。今上載懷王業、將幸晉陽、起府君爲汾州刺史。雖苴菒外改、而欒棘内殷。心既憂而理深、言不文而人化。清靜之政、上叶聖謨、徵拜凉州都督、兼左衛將軍、河西諸軍州節度督察等大使。府君安人和衆、利用厚生、懷之若椒蘭、愛之若親戚。不戰而犬羊自服、用德

而烽候無虞。河右之戎、葱西之旅、解辮屈膝、關塞相望、殆五六年矣。於是降頡利發敗乞力徐璽書慰勉、相繼道路。乃加兼御史中丞、賜絹二千匹、金銀繒彩、更優恒數。久之、轉原州都督。未赴、復授涼州前愛已殷、新教逾穆。尋復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府君懷柳惠之直、任汲黯之氣、或忤時政、頗不見容、出許州刺史。屬單于犯關、上急邊任、復授右衛將軍、檢校勝州都督、處置降户等使。府君德以綏之、寬以蒞之、邊氓用安、外户不閉。尋還本官、復兼原州都督。以功徵拜左威衛大將軍、尋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無何、即真。皇上蒲盧荒憬、蚊蝱夷狄、聽鞞思將、授鉞推賢。府君扞城已多、克勝者衆。屬河塞殤殣、軍實屢空、復命爲朔方元帥、兼御史大夫。慰撫凋亡、紉繩濫竊、攘緇逾於巨萬、盜駿軼於千蹄。而皆社鼠稷蜂、咸乃傾巢熏穴。竟以黄金見鑠、白玉成磷、遂移疾朔方、來思右戟、復爲右衛大將軍、尋除右金吾大將軍。朝論未愜、俄拜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時北郡亢旱、農夫輟耒。既而下車雨降、負臿雲趨、邑有箱哥、人無菜色。屬城流詠、鄰郡懷仁。方冀伊鼎調風、虞庠養德、豈期道悠運促、終古同哀、人之云亡、雅俗斯彌。嗚呼哀哉。以開元十四年正月二日遘疾、薨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五。豈止罷南荆之市、息東里之相、禮輟當祭、哭甚趨車而已哉。郡司上聞、聖君憫悼、乃詔贈户部尚書、賜絹百匹、米粟各百石、官給靈轝、遞還葬日、官借手力幔幕。蓋聖人優賢悼終之令典也。以十五年九月三日與故夫人獨孤氏同祔於京兆府咸陽縣洪瀆原、禮也。夫人本係李氏、隴西成紀人。祖楷、隋開皇中有功、錫以后族、因爲今姓。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并益原三州大總管、汝陽郡公。父卿雲、皇右威衛大將軍、上柱國、襲汝陽郡公、贈益州大都督。邁德休祉、咸劭洪勳。夫人姆

教夙成、婦禮冥立、友於琴瑟、恭於蘋藻。景龍中封新城郡夫人、從府君之貴也。悲夫不克偕老、奄先長逝、嗚呼哀哉。以開元四年三月卅日終平康里第、春秋卅有八。嗣濯、汪、泂、汲、汶等、茹荼泣血、伊蒿增慟。以爲藏澤遷夜、佳城無曉、爰勒琬琰、誌夫徽烈。敬因佩德、敢作銘云：

天道祚德、地靈潛祉、一君作乂、百世必祀。於鑠楊侯、周宣之子、避居西岳、遠跡商阯。其一 太尉臺漢、德王佐隋、積慶二十、長源逶迤。玉環照爛、朱輪陸離、盛烈無已、高門在斯。其二 猗歟祖考、徽業靡墜、苴茅侯服、列棘卿寺。渤海仁君、河渠賢使、降生才子、洪勳重位。其三 爰在幼齒、學如不及、逮乎成童、孝以冥立、柴骨如毁、飲血而泣、苴菒僅勝、水漿不入。其四 明主理奪、忠臣直難、千祀一會、興言結歎。惟公秉列、抗議朝端、利見攀檻、肇允彈冠。其五 官序初卑、德聲已盛、冕旒虚受、簪紱推敬。君子道興、佞臣所病、貞石可轉、寒松本性。其六 仁由造次、聖啓殷憂、北軍誅吕、左袒安劉、雲雨感義、經綸獻謀、弓矢命錫、山河胙侯。其七 行直雖毁、功著終録、遠出江介、載臨汾曲、驥乃贖轅、蠅非汚玉、十城善價、千里良足。其八 大君出震、天下文明、三顧纏墨、萬里長城、我旅爰奮、我謨用精、帝澤無遠、王師有征。其九 屯則小往、享爲大來、總戎北塞、專席南臺、擊海自遠、摶風上培、泉魚炯察、谿翅遲迴。其十 德謂不亡、人亦誰久、十五虎竹、二六龜鈕、黄金飾吾、紫文飛綬、存榮終□、忠公不朽。其十一 夫人邦媛、德惟展如、命服飛翟、文軒晝魚、長簟先委、孤墳已蕪、周禮從祔、咸陽故墟。其十二 秦郊蒼莽、渭川□□、别館北臨、横橋南度、秋日無影、寒禽相顧、孝子之亭、忠臣之墓。其十三

賀知章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一六三

先府君玄堂刻石記

先府君諱憲、字志平、族高氏。弱冠、明經高第、補汴

州參軍、陝州司兵尉萬年。一歲、辛鄜城考五載、許之襄城。數月、同之蒲城。蒲城者、左輔之地也。開元始睿宗崩、山則奉爲園陵、邑則編爲畿甸、復居奉先令。五歲、制爲鄧司馬。一年、遷遂長史、始進朝散大夫、勳上柱國。三載奏課、除秦之別駕、□加朝請焉、到官視事累月、而寢疾、有唐開元十五年歲丁卯春正月十日、棄背於郡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嗣子蓋蓋等、顧瞻微軀、盡喪則致哀之禮。仰感前哲、存毀不滅性之義。奉慈親之教命、求先宗之宅兆、謂不忘本、三月而言歸於洛也、必以從宜、五月而卜居於汝也。既□□夕、未遑營辦、龜筮是謀、歲時仍阻。即以其年閏九月十七日權安厝於河南府洛陽縣河陰鄉邙山之原。夫慎終追遠、聖賢至教。世業家風、著述恒禮。今□子心靈迷亂、氣息絶隔、恭惟德行之常、敢忘刊勒之事。輒用微紀往系、少傳遺範、則炎農其始矣。公其先福祚遐邈、子孫昌盛、至今依渤海之蓨也。有若北齊僕射府君名德正、盡忠本朝、遇禍私第。生海州府君名伯堅。銜冤詣闕、致命忘身。生散騎府君名王臣。佩觿而預纓冕、起家而登省闥。生吏部府君名敬言。以九流綜人物、六條察郡縣。生猗氏府君名繼、得五行氣非百里才。是生先府君。先府君幼丁家艱、柴毀骨立、母氏訓育、情兼愛敬。始自繦褓、逮乎簪笏、動則承顔、擧無違事。創巨之祭、復始居猗氏之喪②、孝也。與兄絳州府君閨門怡怡、出入咨禀、悌也。尉京時、有妖人潛逸、大索都市、鄰黨盡空、莫之能見。於是設變詐、窮巢穴、卒擒大猾、稱爲神明、明也。宰許時、鰥寡惸③、獨給田以惠之。盜職姦蠹、賜食以耻之。仁也。理畿甸邑人有發古冢得奇物、半似銅鐵、至十數種、磨則瑚瑩、巧妙殊絶。陰求致旃、竟不之受、悉分群下、罕留一焉、義也。佐巴蜀、蜀土豪傑、望風懾□、莫不督以條章、威以榎楚。罷印歸洛、畢無盈餘、

廉也。居寢疾、謂蓋等曰□没奉先人、無所悔恨。但憐汝曹志未就名未□耳。猥以愚劣辱蒙教□、且懼且悲、刻肌刻骨。何圖蒼旻不□、精誠無感、大漸彌留、奄垂孤放。蓋等行違忠孝、神降酷罰、禍當自滅、上延先府君。號天叩地、無所逮及、破膽隳□、不自堪忍。追惟平昔、畢代長辭、尋感凶釁、□才何補。窀穸窅冥、堂宇寥廓、攀援靡所、瞻奉何依。撫膺自咎、泣血相□、□□奈何。□□奈何。殘魂餘喘、貪及短漏、伏紙操筆、哀纏終古、言不敢文、刻而爲記。

高蓋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六四

校記

①官：原作「宫」，據《文苑英華》卷九三四改。

②此句疑有誤。

③惇：疑當作「惸」。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

太子賓客贈太子太師竇希球神道碑

竇希球　宋璟　顏惟貞

聖上本元元之化、以身而觀國、酌堯舜之道、睦親而逮疏。羽儀成而正體尊、肺腑寧而元首豫。生人之始、内教權輿、文明在運、外戚先理。膺上仁而踐元舅、享多福而執謙、光者其惟冀靖公乎。公諱希球、字國珍、扶風平陵人、昭成皇后之第二弟也。昔漢文恭儉、垂統於西京、我族有内輔之功、政清而刑偃。漢章長者、揚休於東國、我君有少宗（一作小君）之佐、累洽而重熙。貞觀創業也、吾姑本周南之化、時維太姜。開元立極也、吾姊合塗山之德、時維文母。昌化皆在乎明主、景運必當乎太平。千載相望、重光四后、豈比夫魏晉中朝之狹隘、陰郭微時之屬籍、或悠悠於戊申、緬邈於褒紀、不同年而語矣。五代祖諱善、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使持節都督北華州刺史、永富公、載於周書。高祖諱榮定、平東將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洛、鄭、滎、懷、汴、廣、和、霸、秦、寧、成、唐、渭一十三州刺史、秦州行軍使、左右武衛大將軍、陳國懿公、著於隋史。曾祖諱抗、唐梁、岐、冀、定、幽、易、燕、檀八州刺史、遼東朔州二總管、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候大將軍、納言、贈司空、陳國容公。祖諱誕、駙馬都尉、殿中、國子祭酒、并州總管、鎮北將軍、太常卿、刑部尚書、右光禄大夫、贈工部尚書、荆州大都督、莘國安公、見太宗實録。考孝諶、太常卿、潤州刺史、并州大都督、贈太保、豳國公、或道濟舟楫、或功垂劍履、青史之三朝相次、彤弓之四代畢封。此又衣冠之上腴、人門之絶等者也。公降靈辰象、育粹淳源、稟淵懿之姿、體敦龐之度、退讓致美、不忘於先疇、虛玄爲心、得之於先訓。起家太子宮門丞、朝散大夫、尚乘奉御、換尚舍奉御。開元初、累遷

都水使者、光祿少卿、特階金紫光祿大夫、將作少卿、封冀國公。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諭德、宗正少卿、鄭王傅、又遷太子賓客。春秋七十有一、以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遇疾、薨於長安布政里之賜第。天子輟朝、變禮事、優恒數、乃下制曰、申伯元舅、禮實重於緣情。堯典睦親、義兼在於追遠。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冀國公竇希球、名高懿戚、位重周行。在貴不驕、每執謙而守約。與物無競、常隱耀而含華。以是全真、方期永命、徂遷奄及、震悼良深。生而寵光、已榮觀津之族。歿有褒飾、仍申渭陽之贈。可贈太子太師、賻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應緣喪葬、量事官供。仍令京兆少尹田賓庭充使監護。以某年十月二十六日、歸祔於咸陽舊原、禮也。嗚呼、善始令終者、爲侯家之貴。安時處順者、爲達士之師。目牛乎邀福之源、忘我乎持盈之地、非懸解深識、焉能及此。昔之後族干

政、外家操權、穰侯之負乘、王鳳之專擅、苟欲憑寵、不知退身、時主之芒刺生乎上、國人之怨讟作乎下、千載義士、爲之寒心。公則懲於斯、誡於斯、雖望重凡百、恩稱莫二、承孝理之深化、當寵光之盛時、而乃閉關偃息、循墻俯僂、無健羨於當路、每蕭條於執鈞。清宴之閒、外言不入。退食之暇、時人不交。其巽讓也如此。昔之姻黨不法、舅氏過制、成都之矜侈、曲陽之僭奢、既青瑮而赤墀、亦秦鐘而鄭舞。蔀家虧於易道、騁欲違於老經。天下之人、爲之騰口。公又懲於斯、誡於斯、雖師資藩邸、羽翼龍樓、富逾於百乘之家、貴極於諸侯之爵、而乃居簡行儉、寡欲少思、出無弋釣之娛、人無羅紈之費。絲竹宴衎、視若塵埃。池臺雕斲、未嘗營起。其素約也如此。昔之倚勢爲暴、恃地作威、武安之驕盈、梁氏之凶蠹、以毫諏而誣善、以睚眦而殺人。主意之益用不平、謗書之紛然屢起、四海之內、爲之囂囂。公又懲

於斯、誠於斯、雖南陵周親、北闕元老、室家之皇枝帝戚、猶子之尚主嬪王、而乃謙不可逾、卑以自牧、忘大壯於榮貴、思同人於醜夷。公私游聚、大小無忤。賓御出入、閭閻不知其温良也如此。合是庶美、歸於一貫、謚之爲靖、不亦宜乎。皇上軫敦叙之恩、流平分之施、自近推於及遠、經邦始於正家、不侮於邊夷之客、而況於懿戚乎。不遺於小國之人、而況於純臣乎。是故悲臨於渭陽、感動於陟屺、陪邑於先原、建封於貴里、所以教天下之爲子。車通幰、門加兵、會同不録班、宴見不呼名、所以教天下之爲甥。觀乎聖慈曲被、皇明深視、舅氏榮寵、折衷於人言。外宗法度、儀刑於士禮。當是時也、以伯舅護儲兩、以肆舅儀臺司、以大宗率譜屬、以小宗通賙餼、則官政條而家事理矣。故五侯之第、四姓之宗、罕輿誦於遒人、無纖羅於廷尉。存則壽考、歿則哀榮、君臣交泰、若茲之美。開府儀同三司、畢國公希瑰公之第三弟也、親賢並茂、德位齊優。公嗣子無禄、不及終事、畢公執喪哀次、義切天倫、親率宗姻、躬侍輴紼、威儀則序、禮物其容。詔葬紛紜、傾城縱觀。臺臣白首、陟崇岡而北臨、宰樹青松、瞻舊城而西靡。有以知冀公之令名不殞、盛德歸全、畢公之至行惟殷、孔懷纏慕。廼俾夫具臣惟舊、直質無華者、書其實録、蓋取信於金石、不欺於聞見云爾。叙其詞曰、

沔彼嬀水、福祥伊始。坤道元亨、后族清理。靖公樹德、含章濟美。温良淑人、(疑脱四字)退讓維何、温良則那。就閒違劇、受少辭多。金玉三緘、羔羊五紽。國人無忤、宗族以和。北闕元舅、東閣上客。吾邑百乘、吾門萬石。深保純素、退藏虛白。儀刑衣冠、光我墳籍。輔仁徒欺、過隙難追。朝野增慕、哀榮在斯。賻以國錢、尊爲子師。興言渭陽、何痛如之。兆啓酆畢、行臨秦鎬。樹拱行楸、根陳宿草。嘆息遺事、湮沈故老。勒銘

豐珉。敢告神道。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裴耀卿撰 《全唐文》卷二九七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兹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鋭、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岳、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群下一。瑟兮僴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麵木、巢山館水、種落异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斁塈、晝游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灾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廻途、遠人咸内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遥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於藩於宣。觀政將

來、惡可廢也。頌曰、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蓬屋兮改籬墻、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盗、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二六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凶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嘆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制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責、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嘆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迹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

而志之末及雕鎸、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敦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三八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黄門侍郎。并事迹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户、贈户部尚書。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徧誦鵩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絶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宫尉。長壽三年、從調判人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

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録事參軍、拜舞趨出后异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谷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粤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

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宫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异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横、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蕆。彼之風俗、競趨苟簡、茅茨竹檐、比屋鱗次、火灾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説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勖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勖以將軍貴幸、泣訴於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黄門監、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駕幸東都。至三崤、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舍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鳲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悦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勛上柱國。狂竪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録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凶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杰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

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悦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彩物二百匹。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户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煉。或以爲上藥异味、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慚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禄、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絶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絶。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

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内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殁、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謀、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杰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蠢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

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次、則何以异是乎。允所謂振古之玄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禄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録已編於方册。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黄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宫、貳軺琅琅。賦嗤梅艷、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扆、驟列綉裳。箎迹天官、如圭如璋。

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凶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凛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常。責之就第、慚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於襄。兼刺貝丘、朋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循墻。處之不怍、轉旆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宫相、亟綰銀黄。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謡詠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洊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趪趪。旋臨建德、欻莅南荒。俚帥咸蕆、茅槐是攘。張公頌德、雋咏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黄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閲故、汗洽流漿。狂豎犯闕、凶渠既戕。

命公覆獄、咸脱死亡。乃涉右揆、讜論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强。方崇饋酳、孤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凄凉。市既罷賈、春仍絶粻。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喤喤。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晹。孝孫翼翼、論撰靡忘。豐碑竪碣、萬古皆相。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三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顔君碑銘

昔孔悝有彝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顔。子友别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顔爲氏、多仁。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顔氏有八。戰國有率、觸、秦有芝、貞、漢有异、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内侯、始自魯居於琅琊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静伯。生晉侍中、光禄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禄勛、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顔騰之賀道力、并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絶。梁武深

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灾异圖兩卷、文集二十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二十篇、冤魂志三卷、證俗字音五卷、文集三十卷、事具本傳。黄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之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於後。黄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慜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彦博與慜楚同直内史省、彦將時與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

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温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贊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贊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號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强。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内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著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二十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答、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臯君。伯父聰穎絶倫、尤工

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玄宗監國、專掌令畫。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本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試、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温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嘆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五邸初開、盛選僚屬、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利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亡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絶乎。弗從。其年七月才生明、遘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吴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絶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宫、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才、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禄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横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絶、身陷賊廷、旁若無人、曆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顔色。古所未有、朕

甚嘉之。曜卿工詩書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絶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真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真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醖藉、通班漢、左清道率府兵曹。真卿早孤、蒙伯父泉、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節度、充禮儀使、光禄大夫、魯郡公。允臧敦質孝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

少尹、荆南行軍。濠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并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頵①。慈明、都水使者。頵好五言、校書。頲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九日不食。頡、河陽尉。顗、鳳翔參軍。頗工小楷、洗馬。頑恭仁、奉禮郎、并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覿、并没蠻。襲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翮、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覿、頗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顥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男。穎、清介、覿學、侍郎蔣冽賞其判、京兆兵曹。襲、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浚儀尉。頌、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頵、左率倉曹。碩、秘書正字。頪有吏幹、歙州録事參軍、曲阜男。頎、好爲詩、富陽尉。禺、好爲文、常州參軍。并粗有所立。君

之諸祖父群從、揚庭、頤并侍讀。强學、益期并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温之瀲之、澹之播、挺、援、撰、温、泳、陵并明經。康成、强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説、順、勝、式宣、韶并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并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播、逸、覿、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温之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鱗、邈、迢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黄門之文章、秘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遂舉集於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其事②、以忝聿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真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既受無疆之庥、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顔公。子封郳、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虵童。鄰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憤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凛移忠。泉黄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褒華州、詁訓通。小秘監、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褒崇。登望苑、友桂叢。三超贈保儲宮。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〇

校記

①頔：《顔魯公集》卷一六作闕字，下文「頔」作「頗」。

②「事」上原衍「志」字，據右引删。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一

竇希瑊　王無競　高徽　李述　王豫

李琮　張説　崔虞延

太子少傅竇希瑊神道碑

若夫懸象著明、保傅繫三台之位。厚德載物、公侯分五嶽之尊。環曜魄而布陰陽、佐林蒸而平水土。斯所以寅亮天地、寧濟寰區。自匪器禀英靈、藝兼文武、發揮成務之本、模楷具寮之德、則何以弼諧邦教、調護元良。粤惟纂懿前修、追踪上哲、總淳粹以秀出、偶會昌而挺生、賢戚載彰、寵光崇賁者、其在我司空豳國公乎。公諱希瑊、字美玉、扶風平陵人也。昭成皇太后之介弟、開元神武皇帝之元舅、即隋工部侍郎、左右武候大將軍、納言、司空、上柱國、陳國公抗之曾孫、皇朝駙馬都尉、工部禮部二尚書、右領軍大將軍、殿中監、光禄大夫、上柱國、莘國公誕之孫、太常卿、潤州刺史、贈太尉、荊州大都督、上柱國、豳國公孝湛之元子也。而自祥生石紐、祚啓金刀、盛業與塗山比崇、長發將觀津方永。文昭武穆、帝載矢之於典謨。累將重侯、后族布在於方册。故得國華人傑、躡振古以騰芳。服冕乘軒、迄昌辰而益茂。莫不歌鐘繼響、喧喧連北里之音。邸館相望、藹藹并東都之盛。歷代之所推挹、豈可一二談哉。公鼎佃標華、公門孕秀。仰庇軒星之曜、傍吞閒氣之英。天生仁智之姿、日用温恭之性。弱齡志尚、卓爾多奇。阮瑀之朗朗無雙、黄憲之汪汪不測。豈可同年而語也。年十有五、補修文館學生。鼓篋上庠、横經太學。中年考校、僉我大成。屬穹昊降灾、高皇厭代。白雲方馭、攀鳳駕而無追。素幘爲郎、翊龍輴而暫往。既調授潞州參軍、尋遷常州司兵參軍事。上黨關山、毗陵郡邑。既承君子之命、又參從事之班。夫惟濫觴、蓋兹而始。秋滿、入拜安國相王府功曹參軍。久之、遷爲屬。時睿宗之藩潛、龍德

在田、猿岩尚啓、累接曳裾之侣、屢陪飛蓋之游、樂善載歡承恩莫二。唐景雲元年、睿宗登極、加朝散大夫、除殿中尚食奉御。黄金兼錫、朱紱增榮、調九沸於宸羞、薦八珍於帝膳。景龍元年、又遷爲太府少卿、兼知尚食事、司帑藏之珍、賫奉雲天之宴、樂幾承恩奬、增峻寵章。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乘輿服物、御府斯殷、纂慎日宣、爪牙尤寄。曾未逾朔、又拜左右千牛衛將軍。而帝謂公曰、朕昔在藩、嘗居此職。而其宿衛親近、今故授卿。其承寵私、有若是也。衛鈎陳於北極、應上將於南蕃。榮冠等夷、地兼勛戚、雖古之位逾九卿、班同三府者、亦無以方焉。先天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兼檢校光禄卿。無何、又正除光禄。侍中同掌、即珥貂蟬。郎中改名、攸司殿掖。豈有高堂擅青龍之疏、張湛推白馬之名、兼而有之、不其榮矣。開元二年、遷太子少傳、襲爵豳國公、加賜食實封二百户。以六行之姿、翼千鈞之務、琢磨光乎玉裕、輔導整於銅樓、有華廙之清簡、富匡衡之法義。庶常儀刑八座、通籍二宫、福履有綏、降年惟永。而過隙之影、背閶闔以言旋。但閲川之波、辭少海而無返。開元五年、歲在丁巳、冬十月丁巳朔、二十日丙子、暴薨於東都章善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嗚呼哀哉。慟感宸旒、有切渭陽之念。哀纏士庶、逾深鄭國之悲。粤翌日、聖上舉哀於洛城南門、輟朝三日。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賻物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及東園秘器。凶事葬事官給、務令優厚。仍令將作大匠韋湊充使監護、河南少尹秦守一爲副、鴻臚少卿李禺持節賫璽書吊祭。儀仗送至墓所、并爲立碑。發引之日、令工部尚書劉知柔祖祭。有司考行、謚曰某、禮也。渥命優洽、事越彝典。惟公降靈純嘏、稟秀中原、風範自高、衣冠甚偉。雖地稱金穴、外家之寵克崇。位翊瑶山、儲輔之尊斯在。而謙以約己、德以潤

身、九列重其章、明百寮仰其忠儉。夫所謂貴而不驕、志明而晦者、無迺於公乎。名命雖臨、濛暉莫駐。佳城鬱鬱、遽開京兆之阡。詔葬紛紛、即赴畢原之路。旌旐飛翻而笳鼓噎、思容御動而行路悲。嗣子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設郎鍊、次子太子內直郎鋼等、銜恤哀毀、退而不及。粤以開元六年夏四月九日癸酉、歸葬於京兆咸陽縣洪瀆川之北原。八水分流、五陵交對。星辰照爛於東井、煙景密邇於西岳。龜言筮告、此地攸安。萬古千春、德音何託。惟披文與相質、恪奉絲綸、冀地久而天長、記昭徽範。下才不敏、敢述銘曰、

昭昭茂族、赫赫崇庸。石紐疏系、金刀建封。軒星代稟、間氣時鍾。鳴陰必嗣、嘯谷相從。越洎我公、秉心貞吉。肇游庠序、歷登天秩。東郡勞人、西都賦質。龍飛偶運、鵬圖匪日。絲綸驟委、章紱增榮。既典六尚、俄昇九卿。鈎陳任切、武衛姿英。左右惟允、於斯作程。獻贊嘉猷、載司光祿。琢磨儲範、方調鼎鍊。憯矣神心、宜哉倚伏。曾不遐壽、奄焉薨覆。帝念元舅、情深渭陽。輟朝興慟、詔葬哀傷。亟峻典禮、逾崇寵章。鼎門南出、畢陌西長。旐引轜軒、笳隨魂輅。容衛哀咽、山川回互。秦塞從指、漢原已暮。紀盛烈於豐碑、庶有旌於武庫。

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

李湛然撰　《全唐文》卷一〇〇

公諱無競、字仲烈、其先琅琊人也、因官遂居東萊。自宋太尉宏至棣州司馬侶十一世、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公即棣州府君之次子也、克廣前烈、於昭令聞、翩翻海瀕、焜燿京國。夫乂用三德、正直居首。子有四教、文行爲先。公蔚其文、高其行、據於直、歸於正、生而知之、實稟其性。弱冠、以應制擢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麟臺正字、轉右衛倉曹、洛陽縣尉、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神龍初、坐

以嘗詆權幸、貶於嶺外。終於廣州、春秋五十四。工文則學必從之、故登麟臺侍龍樓也。好直則威必濟之、故吏京邑秉天憲也。行高則衆必疵之、故陷非罪謫殊方也。噫。良工能爲闕五字順、君子能爲道而不能爲容。士師黜、宣尼困、屈原逐、賈生憤、公其近之矣。初天册中、公與故人魏州牧獨孤莊書、忿林胡之倡狂、哀冀方之阢隉、誠以軍志示之死所。客有薦其書者、則天見而異之、有制召見、驟膺寵渥。相如之賦感人主、未云速也。乃者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群后。公著書東觀、與之聯事、曾是貽籍未嘗暱就、色莊見憚、象恭益深、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位班。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道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就列次矣。公之舉劾大臣、庸可異也。嗚呼。人各有能、且又不朽、公則具舉、其誰與京。公生於齊、長於魏、不忘吾黨、常操土風。嗣子某、虔卜遠日、奉成先志、以開元十六年某月某日、徙殯於館陶、歸葬於東萊之舊塋、書順也。夫人范陽盧氏祔焉、從周也。窀穸之事、可無記乎。辭曰、

萬靈秀、百夫特、萬卷精、多才克。詩可興、筆餘力。人之望、邦之直。何不仁、俾大棘。厄炎厲、哀明德。卜佳城、於舊國。銘景行、永無極。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三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高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徽、字志肅、渤海蓨人也。炎農之系、其源浚邈、虞則伯尼列岳、周乃尚父作藩、都營丘、大齊國。五侯九伯、實得征之。舉賢尚功、未可量也。八代有公子高、高之孫曰傒、遂以王父之字而命氏焉。金册垂洪、玉璜延映、振古勳業、貽厥存乎清風。近代官婚、日新之謂盛族。五代祖德正、後魏黄門侍郎、北

齊侍中、七兵、殿中、吏部三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師①、藍田縣開國公、進封渤海郡王、謚曰康、贈太保、尚書令。高祖伯堅、北齊東閤祭酒、贈海州刺史。曾祖王臣、北齊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藍田公。祖敬言、皇朝給事中、户部侍郎、吏部侍郎、果、穀、虢、許四州刺史。父光復、皇朝吏部員外、吏部郎中、檢校復州刺史。咸孤出人表、連華帝載、弘禮樂以成器、謙尊而光。疊軒裳以立朝、惠訓不倦。宜其克荷前烈、以燕後昆、故生我偉才、纘是洪閥。公雅量淳粹、令圖光遠。聞詩聞禮、必由言行之先。將翱將翔、竟得飛鳴之地。弱冠、以太學明經擢第、調補豫州參軍。會越王貞以誅錯爲名、勒兵觀釁、亦既部署、先威斧質。復州府君時爲吏部郎、計無所從、闔門待罪、而教忠有素、道死於歸。安親奉國、有如此者。上親勞問、特授朝散大夫、改尚乘直長、尋加朝議大夫。再遇艱禍、幾乎殞絶、柴毁過禮、純至見稱。服闋、除太子典設郎、成均監丞、遷尚書職方員外、上柱國、轉太常、殿中丞、遷都水使者、兼判大理、衛尉兩卿、使持節隰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換雲麾將軍、左衛副率、判大理卿、累加爵至渤海郡開國公、邑二千户。又除銀青光禄大夫、歷澤、亳、曹、潞、瀛五州刺史、入爲光禄少卿。臺閣久之、共稱倫理。帷裳屢辟、皆聞政聲。徐防之十載朝廷、魏相之一行淮海、未足多也。嗚呼。未之下壽、奄忽上游。開元十七年歲在荒落、遘疾、薨於河南之尚賢里、春秋六十有六。則以明年龍集庚午、葬於北邙先塋之南原、禮也。

公有殆庶之義、孔多絶倫之藝、不預。以正直爲墻仞、以行能爲矛戟。清白爲從政之本、仁恕爲周身之防。督交契而益敬、審事宜而利物。言體道動中權、即之也温、望之儼然。如琴盡伯喈之雅聲、書得右軍之逸勢、行有餘裕、且善奕棋。公未嘗以矜、但人所仰止。至於良辰美景、德儕氣合、亦文酒存焉。

象外之名理與歸、海內之風流籍甚。甚矣夫。不使長世、天之或者謂之何哉。嗣子寧、寬、密等、棘心在疚、殘喘執喪、懇言門人、俾旌不朽。銘曰、

四岳十亂、曩時賢弼。良牧名卿、當代崇秩。祖則純嘏、胤亦元吉。高衢未終、大暮俄畢。中堂祖載、外野蕭瑟。厚地無天、窮泉閉日。生涯罔二、死者惟一。刻石伊何。恭傳茂實。

高寬書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一八

大唐故中散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趙郡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述、字處直、趙郡元氏人。仕齊、因家於鄴、今之相州也。昔咎繇佐舜、惟刑是恤、伯陽仕周、以道爲貴。功濟前代、慶流後昆。其本系也如彼。若乃俊賢聞生、緒業不隕、則有我高祖仲通、周散騎常侍、司府卿、陽平太守。入作卿士、出爲岳牧、謀猷孔臧、政理稱最。曾祖孝端、隋懷州司法、洛州司兵參軍。望在國楨、官終郡掾、才高位下、身設②名飛。祖知本、皇朝雍州司兵、華州華陰、并州晉陽二縣令。京兆天府、作佐推賢、晉陽帝鄉、牧人著績。父遜、侍御史、駕部員外郎、度支郎中、泗貝亳三州刺史。丘園之秀、邦國之光、文敏學優、宦成功立。並朝推忠烈、世傳友悌。其承家也如此。君即亳州府君之第三子也。荷累葉之慶、靈鍾異人之爽秀、逸才聞③出、純孝冥資。七歲丁內憂、至性過禮。十三能屬文、高名動俗。於是乎博觀史傳、子長紬石室之詞。克紹經儒、玄成守金籯之學。未弱冠、以明經擢第、常調入官。屬吏部侍郎騫味道、孟履忠遞掌銓衡、咸加賞歎。而積微以著、昇高自下、解褐、授漢州金堂縣尉。秩滿、調補洛州陸渾主簿。時侍郎劉奇深鑒人倫、有山濤之啓。君頃論封禪、草馬卿之書。雅重斯文、特降殊禮。故拔自江劍、遷於甸畿。未幾、爲中書舍人韋嗣立所薦、對策甲科、授洛陽縣尉。俄授太常博士、

累遷太子文學、金部員外郎、贊善大夫、給事中、將作少匠、少府少監、齊州刺史、重授少府少監。其歷縣邑也、檢身以正、勵節彌苦、從事茲始、厥庸有成。其登省寺也、彌綸憲章、刊正禮樂、顧問稱博、技巧惟精。其涖藩條也、訟理政平、年登佑阜、人勒碑頌、帝裔璽書。非夫宏略濟時、至公報國、孰能與於此。君頃在南省、與再從兄喧同時。及昇東掖、又與再從第全昌並命、棠棣聯華、踐彼三閣、棫朴齊美、出於壹門。舉代推賢、當朝爲盛。天不與善、神乖福謙。惟岳生中、方期佐理、逝川傷孔、俄聞怛化。以開元十年二月十日遘疾、終於東都陶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八。以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十日、遷厝於河南洛陽縣邙山、禮也。惟君行潔識精、詞高氣逸、介特之操、可挹而不可親。矜莊之容、可觀而不可犯。能藏其用、靡近於名。盡敬奉親、竭誠事主。義激風俗、聲聞家邦。加以洞照色空、尤明戒律。攝心寡欲、乘化歸真。神理閟於山丘、英風揚乎篆素。君又著忠經一卷、經邦書一部、并文集十卷、見行於代。其經邦書數章未就、落簡猶存。悲夫。夫人范陽盧氏、即堂甥餘杭縣丞季方之女、崇素之孫。稟訓女師、作嬪君子。福履愆應、繁華早零。久虧異室之歡、今成同穴之禮。繼夫人滎陽鄭氏、監門録事獻之女、隴州司馬寶倫之孫。族茂緇衣、推在河之偶。德成彤管、弘正家之風。不享永年、奄先長夜。盧氏子陝州參軍南榮、永惟陟岵、式遵卜宅、鶴飛比地、預啓靈心。烏助爲墳、彌彰孝思。式刊貞石、以紀幽泉。銘曰、

惟祖曰考、累行積德兮、鍾慶於君。移孝爲忠、經邦濟俗兮、聲成厥勳。彼蒼匪忱、降年不永兮、遽喪斯文。行路悲凉、清貂哀挽兮、遠咽浮雲。平原超忽、驚風落照兮、永閉高墳。

席豫撰　《全唐文新編》卷二三五

大周故右翊衛清廟臺齋郎天官常選王豫墓誌銘

王豫字安舒、琅邪臨沂人也。自周儲上仙、秦將弈世、即丘遺範長淮不竭。丞相之謀猷東晉、太尉之翼亮南齊、家聲有聞、令德斯在。曾祖允、祖修惠、父師道、並河祉岳靈、鸑鷟吐鳳、基仁義以垂裕、蘊忠清以從職。逌茲綿緒、必秀逸羣。豫生兩歲而孤、繈緥之間、聰穎獨絶。天機孝友、夙表廉讓。亦猶隨珠之自然光耀、和璧之稟質明温。先公荆州户曹府君每謂成吾宅相。伯父雍州司馬府君必將當家千里。二門鍾愛、四海共推、下筆則落紙雲飛、發言則藻思煙涌。洎廿一、門調宿衛、州舉孝廉、補清廟臺齋郎。頻入李膺之筵、屢有蔡邕之迓。居無何、勑令優選、未赴。初其父舊瘞二南、年踰兩紀。乹坤閴闃、陵谷遷貿、牛汗地閉而寧辯、馬鬣雲平而詎知。迺披幽明而延想、覽齊諧以馳思、遍尋巫覡、步自梁陳、銜酸茹痛、崩心飲血、析求罕徵、志力俱盡。既喪所天之感、旋嬰陟屺之悲。雖槐檀已變、而憂痗常積。延載元年八月廿九日、夜卒於洛陽殖業里之旅舍、春秋廿有八。嗚呼哀哉。文勝賈生、命促顔子、生涯若此、天道何言。埋玉樹於土中、搢紳流慟。灑瓊瑰於洹上、親友咸嗟。遺愛深於鄭僑、喪賢過於魯展。豈圖春鳺鳴矣、時榮不芳、商風颯焉、叢蘭忽敗。仍冥婚梁吴郡王孫邢州司兵蕭府君之第四女。下泉桃李、悲凉寡色、幽途琴瑟、悽咽無聲。粤以今神功元年十月廿二日、合葬於□山之原、典也。平原苦霧、大谷愁陰、神理綿綿、空餘拱木。荒郊寂寂、□無行者。叔父鄂州江夏縣令以賈亡偉節之虎、荀殞慈明之龍、奈何白眉不壽、黄髮憫此孤喪、收祔先塋。歿後諧鳴鳳之占、生前紀乘羊之異。君哀令弟、我傷賢出。於嗟啜泣、强作銘云、

玉惟温潤、珠有明潔、允矣吾甥、矯然世絶。藝摭龍

領、才探虎穴、雅量堂堂、貞規烈烈。小年擢秀、大成萎哲、急景霜凋、馳波電閱。鄧林全瘣、干將中折、乘馬連嘶、塗車委轍。惆附羅於松徑、悲束楚於巖屺。孤獸咆而荒隴寒、揚鳥思而窮泉咽。佳城白日、野路黃塵、天道茫昧、如何此人。

謝士良撰　《唐代墓誌彙編》神功〇〇七

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故齊王之允、以爵推恩、周公之子、以才分政。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又守檀州、又撫沂州。若敖之舊、荊人是懲、單于之衝、胡馬自遠。淮沂其乂、邦國不空。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憫失士之諸侯。禮不逃誅、義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遘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没受遺榮。信乎才之短長不如命之豐約、德之輕重不如藝之厚薄有矣。季子豫州刺史行休、髫齔覊孤、托身炎厲、藐是餘慶、巋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林。王同氣三人、往偕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爲野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爲不可復得、宜招魂而葬。行休拊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仿象、曲示其端、夢魯王乘舟、舟分爲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奇二並、其傍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蓍之、曰屈者於文爲尸、出指者於義爲指踪、一奇二並、三殯近闊。若引渦山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

卜、定處尅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自毀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併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蓍夢之有徵也。孑孑三旒、連舳歸飛。遙遙百越、經途瞻嘆。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通、精魂昭應、果虛無之見、推步而有。必窈冥之體、尋求而致。雖前志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考曰駙馬都尉梁郡襄公、妣曰臨川大長公主。宗周元胄、大君自出。左右圖史、循環法度。邦有好逑、室無偕老。以王之故、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録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顇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嶲州。及六道使之用刑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舍。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内訓、繼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燿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

高丘白雲、惟堯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内、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允、倬哉義陽。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厓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櫝。於以求之、人無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閣、文微甄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穸移槅、新棺改賵。既克返葬、亦祔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青松柏、不顯不承。

張説撰 《全唐文》卷二三〇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

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於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④、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⑤。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勛、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争光可矣。公諱説、字道濟、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騭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絶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

起家太子校書、迄於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於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异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异、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大雅。其於經理代務、雜以軍國、决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

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司員外郎、武陵公贈幽州都督諱懷景之女也。動爲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己、内執謙下、外睦親疏、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於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於兹。後之與歸、惟我太師。

張九齡撰 《全唐文》卷二九二

唐故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燕國文貞張公遺愛頌并序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贈太師、燕國文貞公諱説、字道濟、張氏。聖文神武皇帝佐命之臣也。開元六祀、宅於幽朔。及公既殁、御撰豐碑、以爲用公於是邦、當革弊之舉、訊彼故老、徵於前事、有以見聖人之情見於辭矣。夫渤碣之北、有山戎焉、乍臣乍驕、或息或縱。鎮之以大府、府有都督。威之以大軍、軍有節度。二者之任、萬邦之屏、彌縫其闕、必有宗臣。曩者天册之初、王尚書不反命、則我天后以納言狄公領之。先天之際、孫將軍不振旅、則我睿宗以太尉宋公爲之。洎陘口之役、薛公小衄、後數稔傷痍未平、易置諸將、少有稱者、則我皇帝

注意於文貞公。社稷之固、生民之杰、伊昔徇節、未嘗顧身、面折二豎、辯邪正於君側。首謀四凶、決安危於天下。勇於義、力於忠、雖有賁育、不能奪已。自受命處此、聲振殊俗、終公之代、不敢近邊。聖人金城、其在是矣。先是公之未至也、軍實耗斁、邊儲匱少、帑藏乏中人之産、革車無百駟之群。將欲豐之、不其難也。公問以謡俗、因而化之。命卝人採銅於黄山、使興鼓鑄之利。命杍人斬木於燕岳、使通林麓之財。命圉人市駿於兩蕃、使頒質馬之政。命廪人搜粟於塞下、使循平糴之法。物有其官、官贍其事、如川之至、以莫不增。一年而財用肅給、二年而蓄聚饒羨、軍聲武備、百倍於往時矣。猶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既庶且富、人可用也。於是塹山澤、起亭障、塞鷄鳴之阨、守阜陵之衝、遮大夏之路、距盧龍之口。延袤千里、横絶一方、以順天地之心、且爲華夷之限。命下之日、修塞之後、人到於今賴焉。夫戎狄遠却、暴禁矣。貨食滋至、財豐矣。封守以固、人安矣。師徒不勞、兵戢矣。武有七德、我其四焉。坐致必勝之道、以銷未形之患、是公之深計遠慮所致也。初、公之大用、實以詞宗、雖亟持國鈞、而未執兵柄。及台揆中廢、荆衡外牧、上將復内用、因以爲將。惟幽都克慎厥始、惟大原克和厥中、惟朔方克成厥終。三駕而時靡有争、繇是復踐中樞之任矣。文武爲憲、斯之謂歟。喬岳告成、遂登仲虺之相。金華念舊、仍遵尚父之師。高朗令終、固其宜也。昔周有張仲、是稱孝友。漢有留侯、見推籌畫。太守飛聲於朔野、司空邁績於西晉。及公之貴、世德其昌。光於祖考、則慶州都督、刑部尚書追孝於前烈。友於兄弟、則國子祭酒、懷州刺史致美於當代。施於祚允、則兵部侍郎、駙馬都尉纘戎於後葉。人臣尊寵、舉集其門、豈伊朱輪之盛、方繼緇衣之好。辯其譜系、范陽之大族也。叙其封略、燕國

之名都也。徵其政理、幽州之良牧也、美數多矣。斯人之德、與夫班伯之榮、故郡買臣之驚、守邸蓋不侔矣。薊縣父老某乙等、感之所致、久而益思、遠訴不才、追書盛德。徽音已隔、空悲梁木之歌。碑頌獨存、應墮峴山之淚。仍系辭曰、

聖出賢睹、爲師爲輔。大國宗文、殊方畏武。帝謂幽朔、人思鎮撫。受命再瞻、聿來兹土。謀猷既壯、闕漏咸補。守固邦寧、財豐人聚。四牡既駕、三邊無侮。又何與之、元衮及黼。范陽宗邑、燕垂守宇。德被塞翁、恩深召父。琢彼遺愛、傳於終古。貞石不騫、薊丘之下。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二

唐故陪戎副尉崔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虞延、字師、其先清河東武城人也。十二世祖渾、晉懷帝輔京將軍、遷上黨太守、屯留侯。太公韜鈐、伯夷典禮、座右垂誡、閨門著儀、光蔚圖牒、範貽後世。曾祖洪玘、上柱國。祖稚公、柱國。父行通、輕車都尉、並敦孝友、重任俠、四海向風而慕德。六因渴日而師矩。君精通孔氏尚書、左氏傳、郡舉孝廉、而命不我來。以門蔭授陪戎副尉。謀孫翼子、履正居中。不尚媚諫、彌增誕放。神豫氣壯、天與永年。以開元廿四年正月卅日卒、春秋六十九。夫人趙郡李氏、柔和淑慎、静專雅直、爲内外程準、作鄰里龜鏡。以天寶九載十一月十四日卒、享齡七十有四。子庭僎、陪戎副尉。號叩莫逮、孰報劬勞、恭營壽宮、式表泉壤。以天寶十載載次辛卯二月乙卯朔廿二日丙子、葬於所居西北一百五十步原、禮也。銘曰、

君之門兮禮樂尊、君之躬兮道義存。哀哀孝子、號罔極、刊石表德依松門。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校記

①師：疑當作「司」。

②設：疑當作「没」。

③聞：疑當作「間」。

④遠：《文苑英華》卷九三六作「逮」。

⑤琰：原作「炎」，據右引及《曲江集》卷一八改。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二

慕容珣　高嶸　鄭績　李元祐　王令
張擇　敬昭道　崔沔

唐中散大夫守秘書監致仕上柱國慕容公墓誌銘

公諱珣、昌黎棘城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焉。自晉鼎東遷、燕旗南指、□龍興□、□□中原。十代祖恪、負荷顧命、德比周公。高祖紹宗、翼贊經綸、勳侔管仲、代有英傑、鬱爲□宗。曾祖三藏、周金紫光祿大夫、隋淮南郡守。祖正言、皇朝衞州長史。考知晦、皇朝太僕少卿、汾州刺史。弈載休業、重光茂範。公幼有成德、至性過人。先夫人河南費氏、早歿。公年方嬰稚、哀號孺慕、見者悲傷。事繼母韋氏以孝聞。慈撫弟妹、友愛周給、慷慨許與、義感風雲。從容閑和、仁及草木。有叔寶之儀表、兼安仁之詞翰。言資信立、行以直聞、簡棄□苛、激揚忠烈。少以明經游太學、從祀明堂、除同州參軍、遷左玉鈐衞兵曹參軍、轉永康陵令。僶俛弱歲、逡巡下寮、雖宏量未申、而休聲克著。朝廷欽焉、擢拜左御史□監察御史、尋遷本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有僧惠梵者、左道之魁渠也。崇聚貨財、交結□習、賄通貴主、路入寵臣、公肆姦回、莫之禁禦。公廷奏其罪、爲兇黨所斥、出爲密州員外司馬。今上即位、誅極①群醜、甄揚正人、加朝散大夫、徵拜左御史臺侍御史。朱紱斯皇、驄馬來於東道。白簡旋止、擊隼襲於南憲。臺閣增氣、風霜凜然。轉主爵員外郎、仍兼侍御史。鐵冠餘雄、錦帳推妙。尋遷主爵郎中、俄轉吏部郎中。審五等之封、拜清九□之秩序。遷長安令。威懾權豪、惠流□庶。遷河南少尹。既佐雄劇、尤稱幹理。丁內艱、哀毀□禮。起爲吏部侍郎、德舉也。□侍御史王旭挾邪縱慝、怙寵作威、豕行負塗、無往不突、虺□於轍、莫之

與□。上聞其姦、委公繩按。公置諸深議、投畀遐荒、群□乃安、朝倫載睦。改□革弊、舉不遺才。以忤時宰、出爲海州刺史、俄遷洺州刺史。東臨渤海、政劇亂繩、北走邯鄲、衆殷舉被。導德齊禮、老安少懷。朝廷休之、徵拜刑部侍郎。俄□户部侍郎。原情察獄、五刑無着。理財正詞、九賦咸□。俄以疾辭。主上義在旌賢、恩深惟舊、屢□中使、兼賜藥物、就拜同州刺史、又遷秘書監。錫以半秩、仍許歸閑。天不慭留、開元廿四年六月廿四日、終於東都殖業里第、春秋六十有八。惟公内行純著、大□克揚、盡孝於家、竭忠於國、宜諧具瞻之望、况□論道之同。而沉瘵傷年、清途中謝。悲夫。□以其年歲次丙子十月己未朔廿六日壬申、葬於東都北邙之原、禮也。吊祭賻贈、寵□□焉。夫人博陵崔氏、陵川令孝康曾孫、萬年丞世怙孫、贈豫州長史恭嗣第六女。□懿端莊、柔明閑淑、六行兼善、四德光敷。□義穆於承尊、宣慈形於訓後。封博陵縣君、從秩也。以開元十二年六月廿三日、先終於京親仁里第、春秋卅有二、權窆於萬年縣之東原、今遷祔焉。有子率更寺主簿、隨□州録事參軍事損、並孝思罔極、永懷揚名。痛感泉□、憂深陵谷、乃刊貞石以誌幽埏。其詞曰、

軒轅錫胤兮幽燕祚國、累仁積善兮誕生休德。外賁令儀兮内融達識、忠孝純深兮好是正直。能致其身兮能盡其力、亦既從宦兮克揚厥職。奉上竭誠兮當官正色、人代□謝兮寵禄未極。我有嘉偶兮行爲嬪則、□傷淪夭兮慶流燕翼。松檟蕭森兮埏燧冥默、立名□朽兮託之篆刻。

崔□□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一四九

大唐故右監衛中郎將高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嶸、字若山、渤海人也。其先周太公之後。高祖岳、北齊清河王。曾祖勱、北齊樂安王、尚書右僕射。祖士廉、皇朝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

圖形麟閣、贈太尉、并州都督、制謚曰文獻、配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饗。父審行、皇尚書右丞、雍州長史、户部侍郎、渝州刺史。昔西周之興也、維師闢其四履。北齊之帝也、維城繼乎兩燕。生則榮寵在麟閣而圖形。没見追思、居廟庭而配饗。京兆尤精於吏願兼持於二輔。渝川遺愛在人、永流芳於三峽。君弱冠、崇文生明經擢第、授荊州參軍、特勑試通事舍人、尋正除。無何、以親累出唐州長史。不之任、改左衛長史、少府監丞、遷右衛率府郎將、加游擊將軍、轉左衛郎將、加寧遠將軍、遷右監衛中郎將。君籍慶挺生、含章秀發、初裹糧於拾紫、俄漸陸於參卿。出玉言其若綸、累光敷奏。亮天孽之可逭、還司禁戎。才茂應生、承明已過於三入。興深潘子、騎省彌傷於貳毛。雖暗合於孫吴、每韜光於樽俎。榮非衮職、長懷孝伯之嗟。歳在己年、奄迫康成之夢。春秋六十、以開元十七年五月廿七日遘疾、薨於河南府洛陽縣通遠坊之私第。君生而惠和、言必忠信、體備四時之氣、行包九德之美、負逸群之才、屈衡天之勢、壹捐館舍、永歸窀穸。粤以其年十月十六日、遷厝於河南縣平樂鄉中原、禮也。有子祇等、率由孝道、因心冥至、思盛烈之不亡、用題芳於貞石。銘曰、

尚父龍驤、清河鳳峙。蟬聯代禄、暉焕前史。公侯之孫、必復其始。中郎英英、方爲國楨。高志未騁、薄宦雖成。空餘千載、凛凛猶生。

魏承休撰　《全唐文新編》卷三〇七

大唐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鄭公績墓誌銘并序

公諱績、字其凝、滎陽開封人。稽古命氏、建邦家風祖業、紛載經記、倬盈碑版、盛矣哉。洎王大父德政、隋工部侍郎。王父玄珪、隋左千牛。嚴考大力、唐衡州攸縣令。世濟惟舊、實德於公。公禀中和、膺上美、

行先王之道、讀聖人之書。觀其儀形、朗如明月。挹其文藻、曄若春華。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屬聖后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海内莫比。授越州永興主簿。秩滿、詣銓庭、殊等。調左金吾胄曹、無何、充吐蕃分界使、因撰拓州記一卷、深明長久、有識稱之。轉御史臺主簿。雖體命自安、匪所欲也。俄徵秘書郎、深愜素意、由是討論七閣、綜覈九流、或繁失旨要、或缺遺條品、乃著新文類聚一百五十卷、依春秋作甲子紀七十篇。除太子司議郎、請加儲后玄服、朝廷美焉。所奏編於國史。加朝散大夫、册勳上柱國、拜尚書職方員外郎。暨掌地圖、撰古今録二百卷。凡所著書、皆憲章遂古、貽範後昆。遷比部郎中。公嘗以時不我與、位不充量、每因休暇、載思閑逸。於所居勝業里激流爲沼、延石裁峰、植菓萬株、藝藥千品。人野之際、形勝斯極。重以有書一萬卷、藏於家。有集五十卷、傳於代。何圖初微疾苦、遽悲啓足、春秋五十六。以開元十五年龍集丁卯八月辛丑、終於私第。夫人吳興錢氏、漢州刺史節之女也。刺史以一則深寄、功銘帝室。夫人以三從懿躅、化著公官。肅咸盥之禮、盡如賓之敬、率紘組以應勤、友琴瑟而惟穆。九年授嘉興縣君、從夫貴也。不剋遐艾、早世而終。粤其年十一月己亥廿二庚申、祔於杜城東銅人原、禮也。有子展、柴毁充窮、哀愬見託、誌夫德業、旌於泉户。銘曰、

我府君兮維人特、探班揚兮憲孔墨、孝於家兮忠於國。我夫人兮庶姬則、誇寶容兮闡明德、福不偕兮天何惑。朱鳥南兮玄武北、柳駕迴兮桐閣塞、貞石埋兮芳字刻。

賀知章撰　《全唐文新編》卷三〇〇

故瀛州司户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元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丞、兵部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系德所載、

見於先碑。公懿烈無忝、雅有風度。體和而韵、緡之以絲。性婉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户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不嚴祗、長吏之所嘉嘆。無不崇讓、同官之所厭服。宜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顔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年卒於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代尚儉、子孫是式。初先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積。高燥是營、而庶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本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於斯。及嗣子察、受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於下、由是解印少府、剖符本州。衣綉而歸、雖榮之在晝、重茵以坐、而養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撰德以示後。蓋蒸夷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代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粲、百夫特。肥而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享次嵩我丕訓、藹遺風。

張九齡撰 《全唐文》卷二九二

大唐故朝議郎前行薛王府兵曹參軍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夫長才廣度者、天授也。積行累仁者、代業也。於赫二者、君子宜之。奈何府君禄不充量、是知窮通者存乎命、否泰者繫乎時。故不可得而言也。君諱令字簡、始家太原、徙宅臨汝、今爲臨汝人也。前人得姓、乃周王之子孫。烈祖登朝、即隋人之禄位。曾祖興、弘懿明肅、保和光大。方展士元之驥、還題仲舉之輿。仕隋榮州司馬。祖嗣、强學待問、脩辭立誠、作慈惠之師、設知方之教。不取壽春之犢、常飛葉縣

之皃、皇朝蒲州桑泉令。父了、幼閑韜略、克著戎昭、爲八校之規模、作三軍之氣色。仲容才美、始加都尉之名。蘇建功多、遂有將軍之號。官至懷州丹水府左果毅。公河山挺出、金火閑成、孝友備於閨門、忠信行乎鄉黨。兼子游之文學、有季路之言詞。以王功而授上勳、自門胄而入匡衛。其清持地勝、臨邑城雄、天垂尉星、地列郡國。尉者慰也、非才孰堪。爰有博州清平之選。夫王姬築館、主第分官、恩深脂粉之田、富有山林之地。以公之美、遂命參卿。於是乎有成安之拜。沉沉魯室、隱隱梁臺、墨客臨風、更陟崇蘭之坂。仙人致雨、仍留小桂之山。與明遠而同遊、共惠連而並入。於是乎有兵倉二曹之任也。公行藏付命、寵辱若驚、滿歲云歸、括囊無咎。降年不永、何痛如之。仲尼泣其遺愛、叔譽思其可作。享年六十、以開元十九年十一月廿七日終於洛陽脩義里之私第。夫人隴西李氏、先公而亡、則唐揚州倉曹通之孫、湖州安吉府君遠之長女。幼而明敏、長而婉嫕、禀貞純之德、有淑順之儀。宗族稱其賢、舅姑稱其孝。事上以禮、馭下以慈。宗伯姬則貞而守謙、曹大家亦恭而有訓。孤子吏部常選尚賢等、痛慈尊而永翳、瞻屺岵而增哀。越開元廿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河南北山、禮也。嗚呼千秋萬歲、古木荒煙、酷訴遺烈、傳之下泉。其詞曰：

惟公膺期、問望不已、邦國之秀、人倫之紀。允光前烈、代濟其美、奈何高才、而無貴仕。歲聿云邁、生涯已矣。祔禮非古、周公所存。遠期三月、長閟雙魂。重山霧暗、極野雲屯。題少女之碑石、紀貞夫之墓門。

祖以天册萬歲二年正月十七日安厝於鹽坎、祖妣李氏以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殯於老君廟之西、宣武陵之北。因遷奉亡考、孤子尚賢以開元廿年二月甲申並徙此原合葬之禮、謹祔銘後刻紀千秋。

陳利見撰　《唐代墓誌彙編》三三九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勛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於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鶡、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閱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於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明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宏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録事、换杭州録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録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婿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府、丞相姚元之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袛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郡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谷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明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於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於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於河南府伊闕縣中李

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彦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没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虚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誡、以節行聞於時。公之孫户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於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桷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唐故太子舍人敬府君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八

公諱昭道、字皎、河南緱氏人也。昔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諸侯以字、因謚而命族。公即陳敬仲之後也。漢揚州刺史歆、晉侍御史雄、即公之遠祖。烈曾俊、隋任寧州羅山縣令。王父舉、皇朝任鹽州司兵參軍。皇考獎、公皇朝任太常主簿、左遷嘉州平羌縣尉、皆軒冕籍甚於□令名。公則平羌府君之元子也。初生、得名已入温公之賞。自□能慧、早擅黄童之價。年洎數歲、即丁府君之憂、而太夫人鞠而育之、親而教之。爰自孩□以登成人。公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及乎弱冠、擢以孝廉。於是君子知其大成矣。解褐汝州武興縣主簿、被使宣州、討擊妖訛②賊鍾大日等。公深謨

遠略、隨事變通。玄關幽鍵、與時開合。明之以信示之以威。而賊徒嚮風、罔不唯德。公乃手釋其囚侶、解其桎梏、使各歸鄉黨、別其宗親。公先至惟揚、令其赴法。賊等相謂曰、敬公□□於吾儕、特酌於人者恩德若是、吾何忍欺之。及期、靡有不□、而皆伏其罪。尋秩滿調選、轉懷州獲嘉縣尉、尋轉洛州王屋主簿、遷大理評事。時西戎叛渙、虔劉邊邑。是時天子大□斯怒、親齊六軍、乃命凉州都督薛訥爲前鋒。公料其賊形無庸必斃、乃抗表剋日、請罷巡邊。聖旨迴環、優問臧否。信宿軍書至、其日賊果敗亡。天子嘉之、擢拜監察御史。時鄴郡妖賊□聚千餘、俘馘黎人、郡縣不之禁。朝廷特使公杖斧鑕而督其罪焉。公以過誤所犯、雖大□宥、赦其支黨、但誅其元惡。餘一切奏免。恩詔許之。時有識者謂公深仁及於黎庶、陰德洽其高門矣。俄遷殿中侍御史。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時京兆少尹秦守一有不正於家、公欲糺而劾之。守一內誣厥愆、詣闕先奏。所司不之察、左遷公爲汴州尉氏縣令。公班序八政、以仁爲首。敷□五教、以惠爲先。故琴不下堂、蝗多越境。無何丁太夫人艱□。公秉孝自天、周服逾制。君子憂之以滅性、朝友諭之以死孝。□門有叢竹、而冬筍合幹、時人以公之孝感□致也。服闋、制授朝散大夫、行太子舍人。掌司春坊、出納唯允。公清明在躬、貞幹利物。率由是道、莫不砥礪。故所在職皆□著嘉聲。初公季右領軍衛兵曹參軍自丁□□人艱、便遇風疾。公天倫痛切、在愛情深。罄乎資財、奔走醫□、□必適□、寢食自躬。憂能傷人、俄而公亦遘此疾。嗚呼、盛德無輔、皇天不仁。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終於德懋里私第、春秋五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廿二日、歸葬於河南河陰鄉百樂里北原、禮也。嗣子子華等、泣血攀訴、號天無歸。謹奉遺烈、式旌泉壤。銘曰、

昭昭令族兮世濟其美，遠垂餘慶兮斯人多祉。降□茲代兮膺生君子，用光祖宗兮而復其始。惟□之德兮克光□榮，幼自强學兮長則揚名。爲族令子兮作時挺生，布德優優兮人莫與京。公之深□兮自天所造，公之鴻烈兮爲代所寶。恩在黎人兮信霑夷者，皇皇穹穹兮何不鑒而奪其壽考。東岱悠悠兮路漫漫，北原瀰迤兮郊丘寒。涉洹之水兮涕汍瀾，長夜一去兮不再歡。唯盛德兮不泯，戢平□□此棺。

維大唐開元十三年□□乙丑十一月廿二日壬寅建。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冲，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秘書監六□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并高循續。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雋，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恒爲鼎族。曾祖宏峻，隋銀青光禄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暟，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即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嘆曰，雖公孫鼂郄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

主簿。平陽王敬暉、宏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琅琊王丘、太原郭潾、渤海封希顔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幸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真、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内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遥、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頊、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秘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删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丘爲選人所歌曰、洒人[3]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韙之。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宫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宴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縑帛彩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

及太君曰安平夫人。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秘書監、修撰如故。屬耕藉田爲居守、賜絹百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幕。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宏内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於榮親、黔婁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戚亞其親、甥侄之慈甚其子。至於藥砭備物、温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澣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温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驄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絶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瘠形瞀目、誓尊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并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禄廩雖厚而未常足也。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

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竭力奉養、不脱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游、必扶侍左右、笑言陳説。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果蔬菜、與子侄躬自植藝溉灌、以申馨潔。臮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秘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癯羸、曰、何不於廳前自觀秣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厮養者、所以沈吟自愧。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恧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汯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净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赭堊。累歷清要、所得禄秩、但奉烝嘗、資嫂、姊給孤幼、營甥侄婚姻而已。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臮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床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圮、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烟淪、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托論撰。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强名、

退增戰恧時則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顏真卿撰《全唐文》卷三三八

校記

①極：疑當作「殛」。

②訛：疑誤。

③人：疑當作「水」。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三

張九齡 張休 趙懷璡 李魚 殷踐猷
裴光庭 崔景晊

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於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於上帝。在中宗時有若漢陽王張、扶陽王桓興復宗社。在玄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爲帝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别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大父諱胄、越州剡縣令。列考諱宏愈、新州索盧縣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葆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岳、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杰。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并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吕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滿、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絶、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勛①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行祥風。屬

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相排根、窮栖歲餘、深不得意。渤海國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絶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内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匹、奔喪南計、袝葬先塋。毁無圖生、嗌不容粒。白雀黄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敕敦諭、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尋遷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請。罷賞戰功、減諸軍兵、省年支賜、諫臣僉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禄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寶鏡。公上千秋録、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有死無貳、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穎王澐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乃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况元良國本、豈可動。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宫闈之言、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太府卿裴伷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譴、公全度焉。幽州節度張公守珪緣降兩番、斬屈突干、將拜侍中、凉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并觸鱗固争、竟不奉詔。平盧將安禄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

必亂中原、固請戮之。上曰、卿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中留不行。公狀諫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宫嬪。守珪所奏非虚、禄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結後代讎、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逆命、玄宗追嘆曰、自公殁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吊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論事、事多樞密、人皆削藳、人莫得知。常以致君堯舜、齊衡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百揆時序、庶工允釐。同僚見嫉、内寵潛構、罷公爲尚書右丞相。初不介意、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豸冠得罪、借以爲累、貶荆州長史。三歲爲相、萬邦底寧。而善惡太分、背憎者衆、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犬吠聲、衆狙皆怒。每讀韓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荆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公。粤來歲孟冬、葬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珮環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爲内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七。晝哭闔門、日月綿遠、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皋、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略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温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

保先業、克秉義方。侄殿中侍御史抗、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侄藏器幼孤、未建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己、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效德、無愧其詞。銘曰、

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乘粹氣、地發精靈。杰出我公、揚於王庭。甫稱降神、説表騎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釐、帝採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荆。玄鶴緝翼、青蠅營營。不螟猶視、雖殁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徐浩撰　《全唐文》卷四四〇

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荆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誌銘并序

公姓張氏、諱九齡、其先范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誕受正性、體於自然、五行之氣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歟。蓋所闕者、降年之數不延、蒼生之望未足耳。源以秀才、没贈都督、歷任典詔翰、居連率、自中書令而遷端右、凡十八徙、爲序夫官次、存乎事跡、列於中原之碑、備諸良史之筆矣。

公之生歲六十有三、以開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廿九年三月三日遷窆於此。韶江環浸、湞山隱起、形勝之地、靈域在焉。神其安之、用永終古。嗚呼。嗣子拯號訴罔逮、而謀遠圖、刻他山之石、誌於玄室。人非谷變、知我公之墓於斯。銘曰、

龜筮從吉兮宅其吉、山盤踞兮土堅實。嗚呼相國君之墓、與氣運而齊畢。

徐安貞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五二五

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於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

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逾月而遽廟於洪。洪之耆老、嫠惸、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於野、於壥、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鄔賁、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謂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貫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責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斁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倘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耻也。於是減承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富墆財數百萬、賙於館饟、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蕃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

政三月、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録、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迹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禄山判官。禄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内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聞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於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濠、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黄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迨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兹頌曰、

昔爲豫章、今有循良。黄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内、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幡玉節兮向番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崔祐甫撰 《全唐文》卷四〇九

□□□□□大夫洛交郡長史上柱國趙府君墓誌銘并述

□□□□造父爲周穆王御、因封著姓。洎文子賢明、經理晉室、條分□□□於新田、故今爲天水令望矣。君諱懷璡、字懷璡、皇輔國執左□□金吾道興之曾孫、皇雲麾執左右金吾文皎之孫、皇朝請

大夫、□常寺主簿玄俊之長子也。於赫祖德、聿能濟世、煥在方策、可略而□。君殷襲慶靈、誕膺元吉、爲善不伐、時而後言。始冠明經、授易州參軍、又授果州司士參軍、又授萊州掖縣令。北海剽俗、時爲狡猾、君於是革前弊以轄諸、敷德教以訓諸。浹旬而人俗大寧、一同而衆目皆舉。續遷越州諸暨令、復脩前範、嘉問益彰。朝廷聞邑敷卓魯之化、階列大夫之榮。位未可量、始俟後命、俄除儀王府掾。賦詩朱邸、通籍金門、曳裾梁國、亦鄒枚之亞也。聖朝以經界攸遠、甿俗孔殷、擇半刺之才、委佐郡之任、制授咸寧郡別駕、俄遷中部郡司馬。所莅惟允、於何不臧、遷洛交郡長史。式孚威惠、迭用剛柔、累輯佐能、於是乎加。以樂天知命、謝病辭官。以天寶十五載三月四日、歸化於西都靜恭之私第、春秋八十有四。凡所莅也、以公滅私。其秉操也、自家形國。綰銅□里、兼歷八官、展驥三州、吾道一貫。般若宗旨、成誦於心。温故脩文、談在衆口。方欲騰躍臺衮、翱翔亨衢、而天不輔忱、殲我明哲。嗚呼哀哉。夫人穎川陳氏、敦煌氾氏、皇太僕卿知璧之長女。動合嬪則、言成母儀。彼星在天、雖莫終於偕老。白日爲信、諒不孤於同穴。先逝於東□、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於北邙原、禮也。有子曰方浩、前邵陽郡邵陽縣主簿。次子溥、前樂安郡滴河縣主簿。次子方湊等、□王命也。惘凶在疚、殆不勝喪、恭承徽懿、俾述斯文。銘曰、

世錫純嘏、賢鍾粹靈、惟公令德、早歲飛聲。識洞今古、性涵忠貞、遠圖未盡、梁木先傾。哀哀孝子、西自咸京、扶□靈櫬、東歸舊塋。已符先志、克遂幽情、却背邙阜、前臨直城。宅兆之勝、如何□銘、千秋萬歲、永閟泉扃。

《唐代墓誌彙編》至德〇〇一

唐故國子生李夫子銘并序

夫子諱魚、字茂、都督長子也。生積德之門、懷儒雅之量。風格峻整、天姿瑩徹。衆相謂曰、此兒李家千里駒也。□歲、都督與之弈争道。都督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九歲通周易、十歲明禮。十三精史漢、十五能屬文、十七補國子生。成均國學、俊選林藪。見其清節令材、風韻韶雅、僉歎其偉曰、今之禰正平矣。開元八年十一月遘疾、五日不幸而卒。錢有百萬、神來買於王悦。地有三泉、□交徵□顔子、抑其□也。母柳氏痛河邊青草、偏被擾心。江路鳴□、正逢腸斷。中都求石、即是天星夜霣。硯山□碑、懼其陵谷朝易。嘗經侍講、□勒銘云、

聞衛珠□寶、玉平三倒。若對斯子、竊未之比。稠人廣衆、無不驚視。昊天不傭、□□而死。哀哀慈母、痛何已②、生割人情、天□常耳。

《全唐文新编》卷九九六

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藴歟。誰其兼之、即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以孝見梁書。高祖英童、周御正中大夫、麟趾學士。曾祖聞禮、唐太子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祖令言、校書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吴令。累葉皆以德行、名義、儒學翰墨聞於前朝。君即吴縣之元子、幼而聰悟絶倫、長而典禮不易。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群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説。至於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與賀知章、陸象先、我伯父元孫、韋述友善。賀呼君爲五總龜、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君性方正、志業淳深、識理清遠、人皆望而服之。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宋璟以相國之重、簡貴自

居、無所推揖。每見君、必特加禮敬。凡政事之諉諈者、皆咨决焉。開元初、舉文儒异等、授秘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今書七志及群書四録、流別銓次、皆折衷於君。璟與蘇頲既入相、每引君、詢以當代之務。友於兄弟、群從宗黨、必盡紀綏之恩。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月九日、有叔父臨黄尉子元之喪、哀慟嘔血、終於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蘭陵蕭氏、司空瑀之元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興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索然。夫人躬甘菲糲、勸勉桑穡、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羨焉。教誨三子、攝、寅、克齊等、皆克負荷。攝大斌令、克齊高平尉、爲真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并不幸早世。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於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永寧尉。箠殺謾吏、貶移澄城丞。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畫之。及寅卒、斬指翦髮、置於棺中、誓事太夫人、不敢逾常日。及有疾、不脱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於苫楣。乾元元年、太夫人季女適於邠州司馬陸超、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於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龜筮未從、因權殯於三水。亮以校書郎遷壽安尉、爲真卿荆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弟今滎陽尉永、甯、匐徒步力護雙櫬、合祔君夫人於新安縣之龍澗原、三子塋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爲代元龜、竟不得贊皇極而叶彝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乎。嗟乎。仲尼聖者也、終於魯司寇、而君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才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

聖賢之道有遭遇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曆五年夏五月、真卿以恩宥刺撫於州、採石刻頌丹寄碣於墓左。銘曰：

殷之後昆、奕葉儒門、盛烈存兮。君能濟美、於穆不已、明德尊兮。運促道長、身歿名揚、教義敦兮。合祔先塋、述遵理命、哀順孫兮。高墳崔嵬、龍澗之隈、映鮮原兮。斯焉塋止、以望君子、慰營魂兮。

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獻公裴公碑銘并序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四

夫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亡粗、是天縱於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迹、懸收功於未聯、而終致大用、克成休烈、使祖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横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謂則哲、惟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真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獻公乎。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於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爲人物之杰、與琅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王父定高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琅琊公。大父仁基、此處基字避玄宗諱隋光禄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憲、尊名之典也。公即太尉公次子、降神元和、含光不耀、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憲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宏文館學士。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

國太夫人憂、柴毁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居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略，自委洎外臺、栖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禄之休烈、嘉太尉之元勛，是必象賢，其將大受，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於岱宗，諸侯會朝於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琛贐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

方佑我，光啓舊服，懔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剿人，可以諜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咨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施税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霈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換黄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淵奥，叶文軌之殷度，人神之和。木火象鼎，其惟實餗。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參之，奸

回無所措其邪、噂嗒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群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汩而隨流、守而勿失云爾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禄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慶、有後於魯。欒武之德、未絶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迺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册、何天年未永、殰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冕旒震悼、制户部尚書杜暹即殯吊祭、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獻、使左庶子攝鴻臚寺卿李□監護喪事。以某月日葬我忠獻公於聞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殁、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於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搆、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己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於箴規、以爲惇叙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瑶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

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於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幸人、歿有遺愛、嗣子稹、京兆府司録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迹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琅琊象賢、懷文佩武。光禄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文教内敷、武功外鑠。緇衣之敝、惟公繼作。用晦而明、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納於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日月有既、令聞無窮。

張九齡撰 《全唐文》卷二九一

唐贈太子少師崔公神道碑

禮之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禮也、於國爲恩、於人爲孝。朝廷贈趙公之先人故晉州司法參軍、贈清和太守、三至太子少師、褒少師之德、揚趙公之孝、國之恩也。書之洪範曰、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趙公奉若少師之訓、爲國股肱、翊大君之明、可謂忠矣。傳曰、有明德者、必昌於後世、後必有達人。故叔梁紇有子曰文宣王、陳仲弓有孫曰司空群。積德於身、以垂厥後、猶洪河廣大於涓流、太山峻極於丘陵。蘊百行、惟少師宣六德、惟趙公父慈子孝、移孝於忠、盛矣哉。維烈山氏以稼穡代畋漁、伯夷以秩禮諧神人、太公以大勛平禍亂、季子以讓德辭社稷。崔氏其後也。有魏名臣炎、降至宋度支郎中、贈冀州刺史元孫、隕身成名、興起百代。生魏吏部尚書、左僕射、貞烈公亮、六爲吏部郎、三爲吏部尚書、再爲大中正、連部二千石、一爲大將軍、歷侍中、太常、光禄大夫。男爲部官、女爲九嬪。與伯父之子僕射休首出群姓、爲海内甲門。孫曰肇師、以令望爲中書侍郎、以才辯爲

聘梁使。中書孫諱道淹、北齊安州總管掾。生少師之祖諱方騫、皇朝萬年主簿、臨洛子。臨洛子生少師烈考諱貞固、皇朝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娶趙郡李氏、新定之子、高都之姪、中外之甲、光標士林。少師諱景晊、清河東武城人也。三歲、丁太夫人憂。十二、居武功艱、號哭無時、鄰里輟相、終制讀書、歲不踐閾、一覽數紙、終身不忘。年十七、與親兄晙一舉明經、同年擢第。二十三、調補梁州南鄭縣尉、以能政聞。轉蜀州晉原縣尉、以清白器幹、爲按察使倪若水表薦大理評事。以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晉州司法參軍。公風度詳雅、器宇方深、有道者悦之而不厭、不仁者憚之而遷善。蘧瑗在衛、衛多君子。子賤居魯、魯有賢人。若至聽詞必察、臨事能斷、吏不忍欺、人不敢犯。刺史齊景胄、洎州長舉公清明中正、差充支使、畢構代齊、假爲判官。開元三年、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邙山玄

元廟西北原。公之逝也、宗族嘆曰、孝可以動神祇而不壽。僚友嘆曰、仁可以師天下而不貴。聞者嘆曰、清可以激貪俗而不昌。命矣天乎。盛德不興、宜其後也夫人滎陽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刺史元昇之子、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女弟、以德範儀少師。以才明訓趙公。天寶十二年、享齡六十九、終於京兆崇賢里、殯於長安南杜陵原。有一子二女。神龍中、申明舊詔、著之甲令、以五姓婚媾、冠冕天下、物惡大盛、禁相爲姻。隴西李寶之六子、太原王瓊之四子、滎陽鄭温之三子、范陽盧子遷之四子、盧輔之六子、公之八代祖元孫之二子、博陵崔懿之八子、趙郡李楷之四子、士望四十四人之後、同降明詔、斯可謂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在周則邵單爲公族、嬀嬴爲上國。西京竇傅之貴、東漢袁楊之盛、魏以荀陳爲德門、南朝以王謝爲高望、方之於公、川谷江海也。嗣子圓、以文學早知名、射策

上第、官歷臺省。尋拜蜀郡長史、兼御史中丞、加節度使。時安禄山起幽朔、連陷潼關、賁表腰金懇迎。玄宗省表垂泣、召宰相謂曰、世亂識忠良、今見之矣。除中書侍郎、益州長史、節度等如故。及乘輿至蜀、朝廷羽儀、如京之制、終古難之。肅宗幸彭原、將復天下、以劍南無事、不假此人、詔赴行在、咨以締構。扈從遷宫、日月並照。玄宗獲申聖慈、肅宗獲申聖孝。鄭侯功大、博陸賞尊。詔曰、一匡天下、大庇生人、遷特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封趙國公。昔成王以曲阜命周公、王曰叔父、親親也。以營丘命太公、王曰叔舅、賢賢也。惟肅宗亦以趙國錫崔公。今上以少師贈先公、三代之極教也。後轉太子少師、兼御史大夫、東京留守。尋爲工部尚書、揚州長史、浙江東西三道觀察使、吏部尚書、知省事、餘如故。又轉尚書右僕射。四年某月日、龜筮叶吉、奉少師滎陽夫人之喪、合祔於東京河南邙山之某原、禮也。世傳清白、子孝臣忠、山東士大夫以五姓婚姻爲第一、朝廷衣冠以尚書端揆爲貴仕、惟公兼之。清河崔氏、至趙公三代僕射、可謂盡善矣。泰山羊衜、世傳清德。北海范毓、兒無常親。總此二者、爲公家法。華學放史氏、敢播風烈焉。昔孔悝銘鼎、備舉前代。史克頌魯、獨美僖公。用以誕敷先人、昭示後代、在禮然也。今之作頌、書國家之孝理、列聖君之得人。崔氏之世緒、少師之懿範、趙公之孝思、士風祖德、永爲不朽。崔氏之門、爲不朽矣。若終者華、安得不頌之。其文曰、

周之上公、讓爲大夫。秦之司徒、家於冀都。伯從清河、德緒繁多。仕至揚州、出將封侯。惟德惟器、魏之中尉。降及元魏、群從並貴。才如尚書、德如評事。古之廷評、伏念惟刑。我聞德聲、繼佐葭萌。安道和俗、化行三蜀。彼汾之曲、片言折獄。清風人穆、升聞輦轂。葦轍蒲帷、公行不歸。哲人其萎、後賢用微。滎陽

夫人、柔明佐君。嫁有嘉聞、首代馨芬。高陽才子、唐虞多士。克先趙公、大雅爰起。有子如是、可謂孝矣。崇原既平、伊洛攸清。永安厥靈、萬有斯年、子孫以寧。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一八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於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於王室。少師諱景晊、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於姜水氏曰有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勛莫盛乎除暴虐、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克讓乞歸老於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烈見危致命。夫人攜二子亮、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孤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即公七代祖也、八爲尚書、一爲僕射。孫肇師官至中書侍郎。元子北齊安州總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曾祖也。生萬年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諱貞固、公之考也。郎中殉王事、僕射利生人、中書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公孩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根於至性、毁過乎哀。鄉黨憐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憂慕、啜菽飲水、勵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遁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兄晙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使皆以上聞、充河東軍支使。畢尚書構爲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悅、不仁者懼、遘厲、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邙山元元廟西北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吊。時

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夫人滎陽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長史元昇之女、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妹。終京兆崇賢里、權殯於長安東南杜陵原。夫人鞘佩紛緌、以寧顏色。闕澄羃酒、以奉蒸嘗。輔佐君子、黔婁之室也。撫導賢允、孟軻之母也。内訓傾謝、婦儀無師。嗚呼哀哉。大曆四年、龜筮從吉。嗣子圓、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裳帷、合祔於河南北邙山某原、禮也。趙公初爲益州刺史、屬逆羯内向、天下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未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寧聖德、遷爲中書令、翼大明復天下、肅宗申養、玄宗申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揚州、爲吏部尚書左僕射。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邙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於斯、永保子孫、昌於斯。其文曰、

翼翼孝嗣、銜哀不言。祇感永思、常試討論。齊爲霸國、鄭甸闕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爰有魏嶼疑。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造舟人便、開漕利源。宜有令允中書玉振。安州滎道、臨洛體順。尚書葆光、公以德鎮。既輸典刑、亦清維晉。天不我遺、時將疇師。夫人之德、柔善有則。鼓鐘於宮、聞於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劬勞、趙公罔極。克誕趙公、蓼莪孝思。奉若先訓、其貴如斯。今日之禄、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一

校記

①禮部勛：疑有脱誤。

②此句疑脱一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四

段行琛　程逸　崔瑤　樊庭觀　開休元
王敬從　李廣業　皇甫瑤　鄧賓
元復業

段府君神道碑銘

巨唐大曆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北庭、涇原鄭潁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夫流濬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丕膺五福、府君其人焉。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柱史垂其裔、前漢都尉昌其業。大尉之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啓冀方、四燕兩魏、高位碩德、扶疏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至高祖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經而抗衡四帝、揆文教而師尹南宮。曾祖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爲望姓。在周辟奉朝請、入隋值文林館。靖恭厥位、獲没先朝。大父操握機未發、早齡即世。考達、從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三經之奧、既齒鄉賦、高標甲科。簡修獨耀於錦衣、從事仍屈於黄綬。學有著位、我實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之。自隴及岐、鼎新儒行。雖東里子産、西蜀文翁、誠存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邦。厥名位而知止、賁丘園而用晦。我國家雖右斷匈奴之臂、時修大刑、於絶漠之表、旁求百夫之特、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謂子張掖王曰、爾居能有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虎穴不探、軀組可獲。爾之元昆介弟、可以供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齒。忠不擇事、安寔敗名。因割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君子謂府君知有愛子之道矣。王投筆占募、馳驛徂征、坐籌必勝之略、動獲前禽之利。洎王宦登通貴、佐律副軍、銀章已綰、玉關未入。府君温其在邑、樂且

有儀。九流百氏、經目輒誦。四憂十義、因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琛、與物爲春。希言中倫、知幾其神。内葆光以恬真外行簡以倚仁。子獲奉親之禄、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無製。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於汧陽御史里之第。乙酉、奄歸無物、其年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吴山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静專動直。承筐而繁衍其實、主奠而敬恭無忒。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潁、仲子秀成、季子同潁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兆。明年春孟序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山東麓柏谷掌。次列五墳、同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屬歲旅天朔、塵驚薊門、徵會沙場之右、殄殲鐵額之醜。王飛郵及國、擗地崩心。夷凶難遂於情理、哭墓復隨於軍正。既清海裔、又牧回中。一莅疲人、薦彰丕績。廣德二年秋九月乙未、詔追贈府君秘書省著作郎、夫人太原縣太君。恩深歿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上又以王翊亮三節、綏御七戎、致位崇獨坐之班、成軍雪多壘之恥。大曆十年夏五月、詔加贈府君婺州刺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彌留、表王請貞師律、詔仍遷御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凉安定、曲荷其亭育、先零罕幵、遥服其威信。四封無聳、三務有成。十三年五月、命朝丹禁、面彊戎索。帝曰朕翁孫也、俾寫真麟閣、藁拔而遺焉。及季夏壬寅、又贈府君揚州大都督、夫人忻國太夫人。榮親揚名、二美兼著。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見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刻。過聽謬採於芻蕘、修詞媿陳於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徇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繁祉。繁祉伊何、後昆則然。西服戎胡、東定幽燕。殊績克著、湛恩上延。贈



光三錫、慶洽重泉。熊軾增寵、牛岡啓繇。北控涇源、西憑隴岫。列塋如始、紀石增舊。淑德清婉、終矢永茂。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建。

朝請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增書。

朝議郎、行鳳翔府天興縣尉李同系篆額。

《全唐文新編》卷四四五

故朝議郎歙州北野縣尉上騎都尉程府君誌銘并叙

誌者記也、以記其勳庸。銘者名也、以名其大烈。故杜預曰、焉知此地不爲陵谷乎。遂刊石鎸金、以傳不朽者、即求之前載、亦何代無其人哉。公諱逸、字思亮、京兆咸陽人也。明哲繼軌、餘慶克傳。曾祖輝、朝散大夫、左贊善。祖伯英、涇州陰盤縣令。父彦琮、殿中尚食奉御。體道宏遠、公侯必復、生而五色、一日千里。公即府君之長子也。年甫弱冠、不拘常軌、優遊經史、晦明藏用。天資亮拔、崖岸峻峙。遂入太學、射策甲科、調補歙州北野縣尉、加上騎都尉。州縣之勞、每懷櫟竦之嘆。冠冕思掛、常蓄陶公之志。居無何、以辭秩、泝中流以歸國。風塵不撓、賓友閒通、詩書載怡、風月自賞、歷歷在目、洋洋聞耳、以一十五年矣。公體質貞義、神情警悟、眉目如畫、清明若神。善書工、有劍術。降年不永、天道如何。春秋五十有四、遘疾、以開元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終於從善里之私第也。即以其年三月十三日、權殯於北邙之原、禮也。南臨巨河、北枕雄阜、車馬繼軌而相續、鼓鐘攸聞於亂響。吾寡兄弟、哀哀昊天、少婦孤煢、嗣子襁褓、不有封樹、誰旌厥□。其銘曰、

夜臺深兮窅難歸、天道常兮人莫悲。於嗟程生兮不慭遺、鎸金勒石兮名不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三二

唐故光祿卿崔公墓誌銘並序

巨唐天寶八載、太歲己丑秋九月壬辰朔廿五日景辰、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上柱國、魏縣開國公崔府君感疾、暴薨於東京鼎門之南別業。晨游閶闔、飛六轡以縱金。已下天津、開九皋而埋玉。其時居守河郡、洎於臺閣衣冠、教義黎元、東夏之東、罔不失聲隕涕、百於怛化恒情。於戲。生也同盡、仁焉不留。彼寢疾而梁摧、輿①當歌而電逝、適不受□、夫何異哉。非德浸搢紳、澤流遐邇、捐館哀世、烏能若此哉。凡壽七十有二歲、即以明月壬戌朔廿三日甲申、權殯於龍門北原、俟通歲也。悲夫。公諱瑤、字叔玉、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十一代孫也。皇朝御史大夫、贈益州都督、清丘貞公義玄之孫、户部侍郎、太常卿、贈大子少傅神慶之第四子也。昔列山象帝、膺大德而纘庖犧。太嶽臣堯、奠水沴而恢夏禹。尚父之格侔伊君、肇裂齊疆。子季之讓繼延陵、乃分崔邑。奏議歸當、司徒龜玉於秦庭。公亮知名、中尉銀黃於魏室。貞公弄周昌之邸、望重元台。少傅畫孫通之儀、寄崇三禮。聖賢文武、經踵於千年。黼黻旂常、交陰於百代。故能擅域中之華蓋、作天下之盛門。公未齔而雅量陂澄、成童而英姿嶽立。志廣體儉、夙懷遠大之圖。神閑韵高、時許風流之最。初、鎮國長主有女、聞王氏之有子、爰擇義之卜陳。家之必昌、是歸敬仲。公年甫弱冠、尚永和縣主、特拜朝散大夫、授太子通事舍人。□室連姻、既延華於朱紱。儲寮就列、更承旨於青宮。轉殿中尚衣直長、左驍長史、復爲尚衣奉御、遷太子僕。始典宸衣、移皇環於北丹。再加奉冕、登日御於扶桑。歷職有聲、能名大布、議光朝聽、擢衛尉少卿。速張幹事、擅國橋之敏才。長纓有請、當終軍之妙歲。親累、貶忠州別駕、稍改資州別駕。驥足將騁而還絆、天門始登而又落。雖萬人稱作、而二國不宜。否有

極而必亨、明無幽而不燭。特詔褒雪、先復舊官。九列益章、八舍增肅。屬天擇良守、朝出名臣、除宣州刺史。內憂去職。制闋、轉兖府都督、又移睦州刺史。咸能因人作乂、變俗歸淳。憂罷、宣城泣、江東之父老。敦臨兖主、風泗上之文儒。新定人離、四甿失業。惠人莅止、百堵皆興。嘉績登聞、拜右衛將軍、副守東京、通攝左厢諸衛。遷金吾將軍、加雲麾將軍、封魏縣開國侯。視䀏武弁、作皇明之爪牙。耀炳將星、總紫微之蘭錡。貳居鎮於鼎邑、君數所以保釐。羅騎仗於金吾、光武志於當作。威令惟一、能晝警而夜巡。明斷無雙、乃自右而兼左。金章紫綬、超近侍而生光。玄社白茅、裂大名而錫命。拜光祿卿、請分留寺。惟月有融、象河增潤、統聯屬而有序。奉郊廟而如答。洋洋有聞、諒爲政之能者。昆弟五人、並登大位。元兄琳、作唐元凱、久綜圖書。仲兄珪、爲儲宰衡、實光羽翼、繼升列岳。曰球與琨、如龍如鸞、壯年

而朱紱五曳。爲公爲伯、晚歲而戟户三開。鼎門延郊、名園對出。王城貴里、甲第同迴。漢朝萬石、追親而孔多。其量蜀門、駟馬展墓。而五倍員來、上榮親而昭孝、中冗宗而炳發。下垂燕翼之謀、旁敷糾合之訓。生人以爲榮觀、多士蓋用儀形。泱泱其風、信立家之盛者。雅尚謙静、不好浮榮、當國秉均、同游自昔。累將啓薦、固請退閑。孔北海之賓朋、常欣滿座。陸大夫之宴喜、不獨西部。高情邁倫、斯丈夫之達觀也。泛觀舊史、偏考昔賢、噏如海納、吐若河懸。豈唯倚相能讀八索九丘、豈唯張華能知千門萬户。若乃音非洞妙、規制參神、齊季札之見微、得周公之審曲。觀象知契、又君子之用心也。業鍾具美、力騁高衢。庶夫太庇蒸人、永保遐算。天乎不慭、人焉同歸。噫嘻令人、闇忽永已。長子傑、朝散大夫、著作郎。次子儀、河清丞。並明誠淹通、嘉言微婉、德成至性、政聞清列。可以見公業之不亡、可以知盛孫

之有後。以爲經稱卜葬、禮尚從宜。志夫安神、存乎襲吉。周文合祔、方期白鶴之年。滕公徙居、且掩青烏之□。僎叨承宿眷、久奉宴遊。舟壑俄遷、罷昨時之鍾鼓。雲山未改、對今日之松楸。銘貞石以紀德、庶清風之永流。潺湲慟懷、載宣銘曰、

大武雄雄、時惟太公。牧野戡毒、營丘建封。子季固讓、居崔德崇。仁賢繼出、台袞連蹤。克生令胤、載襲高風。嶽降其神、地鍾其氣。金玉瓌姿、鯤鵰逸□。精窮律呂、博談傳記。季札見微、晏嬰交義。貴主平陽、天孫有□。卜妻方懿、坦腹歸主。同車有美、朱紱斯皇。居卿之亞、既冠而帝。六條剖符、三州作乂。潁川既借、郊谿不□。帝用嘉止、昭升禁衛。萬兵西策、千門東閉。俾副君陳、留鎮洛汭。靜以教息、威而有制。榮加紫綬、光秉金吾。分茅有土、環極無虞。乃光元寺、宴喜東都。鼓鍾雲壑、城邑江湖。方朔川濟、奄戢□圖。晦明匪疾、霞□俄孤。已焉哉、已焉哉。闕塞森沉兮閣泉門、寒天栗烈兮晨挽歸。山河如舊兮人世非、松檟忽新兮夕風悲。逝川日度兮逝如斯、□石徒刻兮□靈安之。

盧僎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〇五七

故京兆府宣化府折衝攝右衛郎將橫野軍副使樊公墓誌銘并序

君諱庭觀、字宏、南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仲山甫、封於樊、因地爲姓。國華人物、照耀於古今。鐘鼎軒裳、蟬聯於代緒。備諸史牒、可略而言。曾祖剛、隋汾州平遙縣令。祖裔、皇貝州司户參軍事。考貞、邢州沙河縣令。咸包利器、無忝操刀。或按户比人、得詞曹之稱。或舞鸞馴翟、居良宰之先。公即沙河令之長子也。少禀不羈、莫遵常度。曾遊太學、頗列諸生。爰居弱冠之辰、遂以明經擢第。既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安能坐事散儒。於時玉塞兵連、金河使斷、杖劍聿從於幕府、授繩誓縛於兇渠。獻凱之

期、功無與貳。策勳之際、賞獨居多。酬漢爵於武功、假楚臣於柱國。承資入選、釋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鈐衛長上。次授□州交水府別將。次授越州浦陽府右果毅都尉。次應舉及第、授河南府懷音府右果毅都尉。次授轘轅府折衝都尉。以憂去職。服闋、次授京兆府宣化府折衝都尉、仍充都含嘉倉使。累歷戎秩、便煩衛禁。勤效斯彰、忠誠克舉。已而徵材聘勇、懸藝於四科。超等絶倫、收奇於七札。倉儲出納、非無有司。朝議推勤、輟監此職。苟非清慤、何以臻茲。一弛一張、允文允武。萬夫可以觀政、三軍可以杖律。去開元七年、中山郡開國公、守吏部尚書、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節度大使王晙、籍其英幹、特奏充橫野軍副使、仍攝右衛郎將如故。單于遠遁於漠北、有懼郅都。羊馬絶牧於城南、如聞魏尚。軍中素無綱檢、咸務因緣。或放散於官物、或邀錮於軍市。公矢直其操、冰皎其懷。奸吏於是息心、貪夫以之側目。然孤清難立、獨正者危。師反於在和、道乖於苟合。不得其志、或致傷年。開元十二紀正月廿六日、暴亡於軍城官舍、春秋卅有六。遠邇驚嗟、惜其材勇。士卒號慕、銜其恩育。嗚呼、志未刊於塞石、命已殀於邊疆。雲薄戍而含愁、月弔營而孤思。孀妻隕絶、屢致崩城。幼子攀號、空持遺劍。盛衰俄忽、吉往凶歸。引孤旐而啓路、導□魂而赴國。其年三月廿九日、神柩自塞至都。五月二日、遷窆於洛城東北平陰里、平原禮也。宜陽大道、傍控玉津。京兆長阡、近橫金埒。崔瑗得安神之所、蘇韶遂幽魂之願。衣冠會葬、如臨郭泰之墳。車馬傾都、若赴滕公之室。幽塋復土、返哭從虞。生平溘兮已矣、池館寂兮荒蕪。若乃飾終榮殁之高、纘德叙言之盛、則存乎不朽、千載凜然。僕與斯人有金蘭之契、此而不述、吾誰述焉。是以敢抽圓翰、用紀方塼。雖陵谷之驟徙、庶英徽之有傳。其銘曰、

天地兮無窮、造化兮有終。生榮兮死哀、古往兮今來。念子兮多材、玉折兮蘭摧。烏衣召兮鶴版催、白日黯兮青春積。其一

冥寞兮何之、親賓兮永辭。孀妻毀其蟬鬢兮、感晢栢舟之詩。孤胤支其雞骨兮、空銜欒棘之悲。其二

神理兮茫茫、松栢兮蒼蒼。前屬兮脩隍、却倚兮崇崗。兵書兮共亡、寶劍兮俱藏。魂兮歸來、無遊北方。北方異俗兮多材狼、□冰積雪兮毒窮荒。魂兮歸來、安此便房。其三

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歲五月己未朔二日庚申。

宋務靜撰　《全唐文新編》卷三〇三

唐故朝散大夫國子司業上柱國開君墓誌并序

君諱休元、字長蒨、廣陵江都人也。曾祖翼、隋楚州山陽令。祖德仁、皇朝徵君。父承簡、宣州溧陽令、贈秘書丞。君即秘書府君之長子。幼而聰辨、七歲能誦詩書。雖處於兒曹、不好戲弄。府君嘗謂人曰、大吾門者、必此子矣。十五篤志於學、究誦經傳廿一鄉貢明經擢第、其年預大成。君一覽千言、成誦於口。因經拾紫、易如取芥。故時論以爲榮。尋轉婺州蘭溪丞。秩滿、調補梁州兵曹參軍。時中令蕭公作牧斯郡、按察劍外、唯賢是舉。以君清白在躬、禮義由己、拔自曹掾、昇爲判官。君罄節投誠、推心奉法、幹蠱王事、經綸使司、嘉謀孔臧、允迪厥美。蕭公入爲鴻臚卿、移按河北、奏君從事如初。君閑邪存公、舉直厝枉、示人以道、先之以教義。齊物以刑、後之以黜罰。由是風行郡國、德洽吏人、聲振河關、名聞中外。蕭公任賢之譽、時議允歸。古來所謂得人者昌、吾見之於公也。旋以使功擢授國子助教。君四遷官秩、再歷庠門、終始禮經、優遊道業。故能沉研鑽極、殫見洽聞、鬱爲儒宗、是稱師範。又常嘆經中文字舛誤、實繁歷代、相因其來自久、方欲刊定三

史、校正六經。懸之序門、以傳學者。惜乎雅志未就、丁府君憂去職。君純孝由衷、窮哀過制、柴毀骨立、杖而後起、故州黨以至孝聞。服滿除國子博士。屬國家有巡享之禮、以君容止可觀、人倫師表、特預入廟行事、制加朝散大夫。無何、除國子司業。君頻遷寵命、累歷清資、佩朱紱而從班、綰銀章而通貴。雖則功成名遂、謙冲之節不渝。位達身榮、貞白之風益峻。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方將接鵷鸞而飛紫極、出霄漢而負蒼穹。豈圖生也有涯、哲人斯逝、天乎不問、君子道消。以開元廿一年五月七日遇疾、卒於西京永興里之私第、時年五十有五。嗚呼哀哉。即以其年十一月九日、葬歸於河南北邙朱陽里之南原、禮也。君含章挺生、植義種德、貞純發性、孝友因心。初丁府君憂、誓不近葷血、心經口佛、日有常紀。雖吏局紛挐、官曹喧黷、寢膳有時而不暇、經行靡闕於恒數。其篤行有如此者。蕭公更歷中外、人居家司門、客故人、時或去就。唯君晦明無易、終始一心。卒蒙深知、尤見欽重。其周旋有如此者。長子宏、次子寓、並能崇堂構、克紹家聲、奉先人之成訓、承祖宗之懿範。故所以闡揚徽烈、殷叙德音、誌之泉扃、貽於不朽。乃爲銘曰、

陽動陰靜、天成地平。秀氣鍾會、達人降生。惟君茂德、克紹家聲。强學干祿、專經拾榮。儒上首出、膠序先鳴。寵秩雖具、良圖未成。馳年忽往、大運俄傾。百代之下、空傳令名。

郭虛己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九〇

太子右庶子王公神道碑

昔萬石君、建陵侯、皆以訥言敏行、前史稱爲長者。然必式路馬、未免於無文。常盛賜劍、且疑於任職。大鈞所冶、粹美爲難。秉純德而苞偉量、吾見之王公矣。公諱敬從、字某、京兆人也。其本曰魏公子信陵君之後。秦人滅魏、其處者爲王氏。氏族之世、著

於關輔焉。漢有河南尹尊、啓鴻軌於前載。周有尚書令熙、建休勛於近代。熙生明遠隋司金上士。遠生壽、隋州都七職主簿。壽生喆、皇朝同州河西縣令。喆生慶、皇朝冀州棗强主簿（宰相世系表作蒲州長史）。武氏革命之後、實秉楚龔之節、杜門自絶、没齒丘園。公棗强府君之次子也、元精之所禀、和、高行之所貽訓、德義之所府聚、文儒之所膏潤、宜其炳秀騰實、蘭薰而玉振者也。曩者大定中舉文擅詞場。景雲歲、辟茂才异等。開元初、徵文藻宏麗。公三對策詔、皆爲甲科。明試必可、高明益著。爾其用之吏事、則岐州陳倉主簿、京兆府武功縣尉、長安縣尉、能理煩也。施之儒術、則秘書省校書郎、太常博士、著作佐郎、能辨惑也。繇是三入華省、再登禁闥、歷尚書禮部司勛員外、考功郎中、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是時也、張曲江、李晉公更踐中樞、公與徐安貞、韋陟、孫逖繼揮宸翰。每至密命、先發詔書、即舍人草創之、二相討論之。王言式臧、天監允洽、訓誥之地、斯焉得人。逖於諸大夫無能爲役也。居數歲、命公御史中丞、又改太子右庶子、所以穆清彝憲、翼亮元儲、咸事正人、疇與爲言。若夫軍旅之事、公能兼之、故信安王禕、張忠敬引以咨度。清白之業、公能守之、故源乾曜、韋抗皆有褒（闕）人之疾苦、公能惠恤、故宣撫江淮、克諭中旨。國之軌度、公能筆削、故刊定格式、允叶□□。材於位、詢於事、若斯之飭備也。而能葆光用晦、體道安貞、言寡尤、行無悶。勇於爲善、而不好立名。直以全誠、而未嘗忤物、括囊君子之德、吻合至人之心。以此持身、全身保性之術也。以此刑國、鎮俗安人之具也。而年不登於下壽、位不極於宗公。未之或知、自昔然矣。春秋六十有二、以開元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西京静恭里之私第。其年八月十八日、葬於咸陽洪瀆原、禮也。公兄曰易從、故吏部侍郎。弟曰擇從、今京兆

府士曹。咸以文學齊名當代。公始以對策高第、則易從同科。迨乎典校秘文、而擇從亦作。其後歷青瑣、掌黄縑、兄既先登、公能繼美、萼跗之咏、凡今莫如、則難兄難弟之喻也。公夫人弘農縣君楊氏。一子曰寥、左驍衛録事參軍。楊有敬姜之德、寥有曾參之行、號天哭晝、寧戚過毁。公克葬之日、雷雨頓歇於通衢。反虞之際、靈芝或生於靈寢。神明昭格、姻族嗟稱、此又孝妻孝子之誠感也。兄弟妻子生榮死哀、士則嬪儀、盡在於是。嗚呼。昔人所重、同官爲僚、默而無述、豈爲心盡。況承兄友之深託、復感其孤之至言。宿草之墓、雖云絶哭、他山之石、可以題銘。用標京兆之阡、願比延陵之劍。其辭曰、

昔與兄友、雙遊鳳池。平生景行、非我誰知。政事文學、唯所設施。温良恭儉、不忘謙卑。雅道無悔、高年未極。逝者如斯、人焉取則。墓門何有、蒼蒼荆棘。天道寧論、空傳令德。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三

唐故劍州長史贈太僕少卿汝州刺史隴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蹈道而不獲乎上、育德而不尊其位、有之矣。在西漢有東海于公、在東漢有闕五字其□也□範□福好德□□乃知道者善之、□德者福之、□苟茂其道、豐其德、而福不在乎其身、必鍾其後嗣。稽之行義、質諸聖謨、□德於□陳者、李公其人矣。公諱廣業、字□□、隴西成紀人也。惟我景皇帝仕魏八柱國、唐國公。公五代祖也。若后稷肇封、將嗣八百之運。□海州刺史亮、惟我神堯皇帝受昊穹靈命、行敦敘之典、追封鄭王、贈司空。公高祖也。若夫□没廿方受勾□之□皇朝□□□行臺尚書□州牧、淮安王神通、公曾祖也。若毛畢佐周、翦商功參十亂。皇朝左驍衛將軍、淄川郡王李同、公王父也。□皇太后臨朝、□朱虚□禄□之竊威□平□以

定。國皇朝雲麾將軍璲、公之烈考也。原夫至道元氣之化成也、融而爲川澤、結而爲山阜。崇功大業之□美也。散而爲英雄、聚而爲哲賢。惟公祖曾盛烈昭配上元、儲孕福裕、鬱生才彥。□□中庸□□知□□服膺一善以□能。年逾弱冠、闕五字天子有事於郊丘、宗室陪位、國慶覃恩、釋褐授寧州參軍、□而就列、非□□□後以序遷左威衛□□參軍、右金吾衛□曹參軍、許州扶溝縣丞、右羽林司階、陝王府典軍、渭州別駕、劍州長史。□用體道冲讓□闡政闕五字服闕八字抱闕之禄、故□□□百轍自退焉、珪組貴冑、對有慚德。本仁爲行、施之則誠、於君爲忠、在親爲孝。□歲丁雲麾憂□□□節力能□□□□滅性、甘淡□□人無所加。洎府②就禮、經衣裳外釋、莅官居處、動思揚名。敬愼膚體、歸於□□。□□鄉里、過於刑賞。信□□朋、□非久要。公以微言既絶、是非莫分、春秋經旨、仲尼所志。三代之禮、家分糅雜。淹中之説、最符孔氏。故暢二□旨義、成一家師法、□□情性、□□樂道、以開元十八年八月二日終於劍州官舍、春秋五十有一。以其年十二月、遷祔於京兆府三原縣□原鄉之北原先塋、禮也。嗚呼、以公之成德也、宜其臻□□登□位而年屈中壽、位窮綱佐、仲尼有喪予之嘆、其在茲乎。厥後闕二十七字少卿□州刺史。嗚呼、生得天爵之貴、殁有廟享之尊、盛矣哉。闕里之□也。公之元子□□皇户部尚書、河東朔方六道節度都統、□□間秀、風雲毓德。當莽卓盜國之際、總齊晉勤王之師、隱如長城、克固磐石。次子若水、皇金吾衛大將軍、兼□□舍人闕九字巡禁衛、玉帳增威、宣導王言、彤庭讓德。公之元孫錡、即地官之冢嗣也、今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及諸□鹽鐵轉運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挺俊

哲、才爲時生。承先王丕搆之□、貽燕翼無窮之烈、出作藩垣、入爲柱石。總権筦轉輸之任、亘吴楚服嶺之封。事絶争承、賦皆合徹。利澤浹天下、衣食贍□歸□蕭闕五字河内闕六字惟皇祖懿德、爲代師範、琬玉未刻、光靈不揚。謂雲逵嘗學舊史、庶聞前修、故纂□緒業、□□銘表。其詞曰、闕十八字

憲憲李公、禀氣冲清。涉世居厚、閑邪性情。□仁爲重、撰德無形。負之致遠、克舉而誠。服膺中庸、樂□□□言□□忠孝□致書闕五字當味。隱霧豹文、瑞時麟趾。德猷福履、翼子謀孫。祉流道廣、慶兆高門。光光前烈、顯顯後昆。於□定國、陳類長□。於陳伊何。□□而盛。惟□□之奕代流慶。後之二葉、俱登八命。官同曳履、職傳戎柄。樹官貽遠、厥配孔明。至德參化、蒼穹□禎。封表□□、榮耀佳城。刻頌貞石、將來作程。

鄭雲逵撰　《全唐文》卷四七九

唐故安康郡安康縣令皇甫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瑶、字瑶其先安定人也。父太一、唐滄州胡蘇縣令。君即在[3]蘇府君之第二子也。令問不已、德音無瑕。弱歲以卿大夫門子、入侍於王居。無何、調補丹州咸寧主薄。次檀州司户參軍。秩滿、稍遷金州安康縣令。君絃韋兼設、威惠相資。浹辰之間、政有經矣。以天寶三載辭滿、歸周南別業、有終焉之志。退跡高卧、養氣怡神。道之達士、靡不高尚。嗚呼。天不憖遺、殲武眉壽。春秋六十有五、遘疾終於濟源私第。君家世好學、一門通儒。弟兄數人、皆以才拔并名高日下、譽滿人寰。所謂五色之龍章、八音之琴瑟。嗟乎。秀而不實、玉折蘭摧。數歲之間、相次凋殞。雁行比翼、同赴幽泉。花蕚連枝、共歸玄夜。君大漸之際、卒無沉嗣、有息女時氏、躬奉嚴慈、無改其道。靡明靡晦、式號式呼。雖嗟伯道無兒、終歎淳于有女。以天寶十載七月廿九日、龜策叶從、遷窆於

河陽號村之原、禮也。恐陵谷之遷變、懼親田之改易、式旌金石、乃爲銘曰

河岳之秀、人倫之傑。落落瑰林、森森勁節。明如清鏡、皎若白雪。有才無命、從茲下列。司曹耀德、宰邑飛聲。彼蒼不吊、喪我國英。揭□撫櫬、潘岳臨瑩於嗟千載、幽隴長扃。

天寶十載歲次辛卯七月廿九日。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大唐故閬州司馬鄧府君誌石銘并序

公諱賓、字光賓、京兆長安人也。漢司徒高密侯禹之廿二代孫。高祖暠、隋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燕郡襄平二太守、禦衛大將軍、皇家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營州總管、累遷散騎常侍、冀魏二州刺史、臨川郡開國公。曾祖弘業、尚衣直長、符璽郎、大父儉、杞王府主簿、平羌富義二縣令。考泰、汾州孝義縣丞。冠蓋重陰、賢華接武。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自司徒輔漢、常侍佐唐、服勞王家、多歷年所。雖正朔屢改、而公侯罔替。慶緒榮門、未可量已。公即孝義府君之元子也。世德鍾美、天穌植秀。仁爲己任、道則生知。丱歲讀書、得古人之意。妙齡學劍、備君子之心。年十七、以門資補左驍衛司戈、尋轉蒲州寶鼎府左果毅都尉、左衛司階、遷隰州長史、兼文武之道、惟變所適。體易簡之風、居何不理。頃之、擢拜殿中侍御史、端身秉節、有犯無隱。舉直措枉、朝廷肅然。先天初、歸妹竊權、嗣皇養正。陰有奪宗之計、潛窺偶都之隙。公義形於色、奮□□不顧身、與左丞相劉幽求等同心戮力、以輔一人。廷奏奸謀、反爲太平主所伺。言且不密、君幾失臣。遂謫居秀州。明年、皇帝清問下人、芟夷元惡。且有後命、克昭乃勳。即徵公爲岐州司兵參軍。未拜、累遷河北、蒲城二縣令。任人爲理、因俗設教。閉閤訟清、鳴琴政闡。子賤之化、復存於今矣。公往經遷謫、曾冒炎瘴、

因求醫長安、頗歷時月。素爲權寵所忌、不欲公久留京師、遂陰中以他事、復貶爲睦州分水縣令。久之遷閬府司馬。嗚呼。吉凶生於動、用捨繫乎時。時則光亨、動非利往。詘伸相反、脩短或殊。桓譚負讜而不樂、賈誼自傷其無壽、命也夫。以開元十年閏五月十三日遘疾、終於建州唐興縣之旅館、時年卌二。粤十二年四月廿日、歸葬於洛陽之北原、禮也。初、公少懷經濟、竊自比管樂。每讀易至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未嘗不三復三歎曰、大丈夫委質事人、以身許國、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逡巡顧望哉。自登清憲、將去凶人、是有先天之舉。事雖不尅、道亦行焉。而斗極收魂、台精虚位、朝野傷悼、於今稱之。一子良佐、先公卒。鄧侯無嗣、天道何知。夫人河間尹氏、鄯州司倉琮之女、誓彼栢舟、痛茲苫席。式感移天之義、爰敷皦日之詞。吾嘗同寮、子實知我。酌其故實、紀於幽泉。銘曰、

鬱彼鄧林、在河之陰。中有喬木、擢本千尋。匠人爰止、度而不剞。施之憲閣、允也君子。其一

光光飛龍、利見歲邕。白雲在野、蕭索無從。其二

讒言罔極、使我心□。營營青蠅、止於垂棘。其三

王臣有功、初不言賞。嗚絃宰邑、斯實無黨。其四

迢迢閩越、高選侍中。宛其遷化、景命不融。其五

鄧侯莫嗣、任妻永訣。泛其栢舟、死則同穴。其六

洛川東注、邙山北峙。於嗟此中、長埋烈士。其七

齊澣撰　《全唐文新編》卷三五三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丞元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復業、河南人。其先黄帝之孫、至魏高祖始遷於洛邑、以元命氏。盛矣哉。東西兩魏、前後八帝、疏封四十七王、襲拜廿五公、族茂也。曾祖濬、皇隨州刺史、左武衛大將軍、襲雲寧公。祖乾直、泗州刺史。父思莊、朝散大夫、右肅政臺侍御史。皆紹以生德、世不乏賢。府君、侍御之第四子。自天聰敏、少志

於學、覽春秋涵江海之浸、讀周易達陰陽之奧。舉孝廉、射策第一。歷新鄉尉、白水丞、又遷美原縣丞。潔己也、寒泉洌清。莅事也、新口發硎。三邑之政、備聞厥聲。京畿採訪使、御史中丞盧公奐再有□狀、舉能官也。及從調、初擬掾於岐陽、會有疾、不成官而即世。開元廿八年三月廿八日、於長安通化里私第暝目、春秋六十。嗚呼。府君之爲人也、輿行宅義、純孝茂才、外垢浮華、中味恬澹、時行時止、知微知章。每伏官之暇、常於終南山悅芬馥、玩幽奇、松溪月、釣草堂雲宿、賦詩數十篇、陶情性而已。不介乎壽、空著其名、悲夫。夫人權氏、屯田郎中崇基之孫、會稽令上相之女。生巽以順、閫坤而靜。少習詩禮、已婉於女儀。孀撫諸孤、更慈於母訓。深精貫花之句、遽興就木之悲。天寶十四載五月十八日、終美原常樂里私第、從藁殯也。有子四人、名掩三虎。長曰棣、滄州清池尉。次曰啓、大理司直。次曰用、右驍衛録事參軍。次曰涉、豐王府户曹參軍。長號不天、灑泣拱木、遂墨灼龜、背墳開馬鬣、以廣德元年八月十四日、於三原縣落泉鄉長平原祔先塋、禮也。翃與司直有同官之舊、承命誌之、銘曰：

嵯峨山頭懸片月、日生蟠桃月又没。□夜一閉無昏曉、蒼蒼萬古寒松老。

陳翃撰　《唐代墓誌彙編》廣德〇〇一

校記

①輿：疑當作「與」。

②府：疑誤。

③在：當作「胡」，見上文。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五

裴耀卿 李少康 楊靈崱 李含光

唐齊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泱泱大風、千載不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于公古之良吏曹也、東海祠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名不僞立、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爲政有異能矣。初公以甲子歲秋八月莅於是邦、祗遹明命、宏敷令典、教之誨之、養之育之。俾夫闔境之内、靡清風、漸膏雨、醉純德、飽話言、若卜筮之是孚、如草木之允殖、用克畏慕、升於大猷。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於皇時邁、雷轂萬乘、雲旗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産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兹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西自於陽穀、東盡於長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萬驛、闢野爲兩頃、除道爲九逵。或總或秸、或薪或槱、或饔或餼、或糧或糗。爨之踖踖、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皆先之以方略、繼之以生聚、因吏禄之奇贏、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户之民、秋毫勿與、繇是邑無征令、鄉無斂法、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業、所謂勤而不得（疑作德）、施而弗費、雖小必濟、不亦宜乎。抑又聞之、居簡則易於德綏、處煩則難於柔克、大抵皆是、其誰不然。公始自知供、迨於卒業、不鞭一卒、不貫一吏、繩責勿用、鐫嗤無施、禮以生其恭、悦以盡其力、役不再令、事無後期、雖子文治兵之舉、叔敖城沂之政、類能比德、曷足稱多。洎鑾輿反旆、旌別淑慝、監頓使劉日政、勸農使盧怡並奏公理行第一、議者以爲當矣。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有聞、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以

爲執事諉上者、非至公之法也。便文自營者、非盡忠之計也。亦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籲於人。荷鍤者襁屬、負畚者麕至、從公於邁、祁祁如雲。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蔬食以同其烹飪、野次以同其燥濕。板築競勸、鼛鼓弗勝、克鞏而成、匪亟而速。以浹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灾革弊、人到於今賴焉。古之所謂敏則有功、豈虚言矣。公之方在河上也、有執訊者傳詔命、公爲宣州刺史。公悼其功之不成、且懼人之休怠、未即宣布、周之密之。公撫巡如初、飭厲不輟。及提役既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出次、啓籥見書、莫不瞿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嗚呼。曷歸乎。乃大哭。既而幢棨就國、干旟首途、野有輟耕、巷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觴於郊、或餞於境、扶服遮道、汍瀾駐車、莫肯旋歸、殆過信宿。夫所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爲有德君子之遺風。猗嗟裴公、蓋有之矣。公名耀卿、字焕之、河東聞喜人。祖某、皇朝亳州酇縣令。父守真、皇朝成寧二州刺史、贈晉州刺史、又贈兖州都督。皆受祉必大、垂裕不朽、彰徹簡册、布昭政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之昆友故冀州刺史子餘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今屯田員外郎韋述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族姻有如此者。公覃訏有聲、髫丱克類、公侯表於龜筮、詩禮成於小學。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弁髦之後、尤邃於文。長安中、則天首命有司考試調集之士、而第其詞之高下。公以甲科授秘書省正字、異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寮屬、公爲典籤、兼掌文翰、愛其才也。其文藝有如此者。頃之、遷國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府士曹參軍、拜考功員外郎、除右司、兵部二郎中、自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守改授冀州。翁歸爲政、不移於故迹。

延壽理人、亟登於高第入拜户部侍郎、今爲左庶子。其閥閲有如此者。若乃邁德由己、全誠自衷、出入孝悌、周旋禮樂、幅利以儉、葆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倨、微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兹具美、可謂大賢。其庇身也宏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是、欲辭福禄、其可得乎。方當彌綸帝績、豈徒潤色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可弭忘、思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伐。以予國之史臣也、學於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徵拙於我。事則詳實、言多遺恨。著循吏之傳、願守文翁、述馬野之詩、慚非史克。詞曰、

瞻彼濟矣、湜湜其沚。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方、和鑾央央。務穡布常、駿惠於王。我隄既溢、我民既恤。成之不日、有始有卒。黄髪番番、飲公之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二

裴僕射齊州遺愛碑

夫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以刑、苟免而無耻。則刑禁者難久、百年安可勝殘。德化者效遲、三載如何考績。刑以助德、猛以濟寬、期月政成、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公名耀卿、字涣之、河東聞喜人也。益爲帝虞、實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諸裴。在漢者爲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徽、魏益、豫、雍、兖、徐五州刺史、蘭陵武公。源於大賢、派以俊德、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矣。曾祖正、隋散騎常侍、長平郡贊理。祖眘、皇朝洛南、南鄭二縣令。著族斯茂、衣冠未敢争雄。繼世皆賢、英彦無出其右。故有常侍縣君、遞輝迭暎。父守真、太常博士、判駕部夏官員外、今上楚王府諮議參軍、邠、寧二州刺史、贈晉、兖、沂三州刺史。文儒之宗伯、禮樂之本源。藉業雖曰承家、復始由乎種德。再典大郡、二爲仙郎、舉十大夫、是

則是斁。且年不及壽、而位未稱德。朝多其能、歿而獨贈。公則晉州之第三子也、語而能文、有識便知。爲兒則量過黄髮、未仕而心在蒼生。伯達試經、子叜應詔、古之人也、我不後之。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歷睿宗安國相王府典①籤、東觀載筆、班固名香、西園賦咏、劉楨氣逸。轉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學識宜在儒林、風度雅膺儲宷。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留事、仙郎明黜陟之法、野無遺賢。右司、兵部二郎中、長安縣令。其在含香、一臺推妙、以之製錦、四海是儀。公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是以小失天旨、出爲此州刺史。公推善於國、不稱無罪、思利於人、志其屈己。戮豪右以懲惡、一至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後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析之人。

路不拾遺、何畏乎穿窬之盜。既富之矣、汲黯奚取於開倉。使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居無何、詔封東獄。關東列郡、頗當馳道。至於犧牲玉帛、資糧扉屨、其或不供、爲有司所劾、因而厚斂、非天子之意。豐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於宰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陳鄭、抑爲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之粟、玆乃如京。百執事之人、於我乎館。四封之境、二爲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士卒林會、馬牛谷量、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燥濕、不畏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便其體。羈絏之外、無所勞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爲之禮則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覿無私幣。冒貨賄者、我以爲仇。淫芻蕘者、吾所能禦。至於急宣中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貢珍果、非土所生、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旋踵、若取諸懷、又不知其備

預之所以然也。謂餼牢竭矣、而家用餘糧。謂疲勞甚矣、而人有餘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時。不然、班貢藝事、輕重以列、我視子男之國、而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遣中丞蔣欽緒、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藩。天灾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雖馬棱之化能然。洪水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岸萃以雲斷、平郊豁其地裂。噴薄雷吼、冲融天迴。百姓巢居、主客有其家室。五稼波殄、沼毛荒於畎畝。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邁、不入門而雨行。議隄防也、至則平板幹、具糇糧、揆形略、趾量功、命日。而赤岸成谷、白濤亘山、雖有吕梁之人、盡下淇園之竹、無能爲也。乃有壞防之餘、衝波且盡、僅在而危同累卵、將墜而間不容髮。公暴露其上、爲人請命、風伯屏氣以遷迹、陽侯整波而退舍。又王尊至誠、未足加也。然後下密楗、搴長茭、土簣雲積、金鎚電散。公親巡而撫之、慰而勉之。千夫畢飯、始就飲食。一人未息、不歸蘧廬。惰者發憤以躁勤、懦者自强以齊壯。成之不日、金隄峨峨。下截重泉、上可方軌。北河回其竹箭、東郡鬱爲桑田。先是、朝廷除公宣州刺史、公惜九仞之垂成、恐衆心之或怠、懷絲綸之詔、密金玉之音、率負薪而益勤、親執撲而彌勵。既成、乃發書示之。皆舍畚攀轅、廢歌成泣、淚洒濟袂、澤陰魯郊。哀哀號呼、不崇朝而達四境。噫。公之視人也如子、人之去公也如父。宜其升聞於天、司我五教。公之富人也以簡、簡則不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則畏威、而吏不陷於罪、非愛歟。是其大旨也。至若沛郡謂爲神明、淮陽謝其清净、尊經於學校、魯風載儒、加信於兒童、齊人不詐。明閑視聽、其察奸也無全曉、習文法、於決事乎何有。六義之製、文在於斯。五車

之書、學半於我。其爲身計、保乎忠貞。將爲孫謀、貽以清白。熊軾之貴、子弟夷於平人。龍門則高、賓客不遺下士。非禮不動、出言有章。語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其是之謂乎。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乎。維實知之、維能言之。況夫婦男女、思我遺愛者、吟②咏成風。耆艾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王褒所講、奚斯之頌、美政盛德、綴詞之士、固未嘗闕如也。維敢拒之哉。頌曰、

童子何知兮公邁成人、大不必佳兮公德日新。天生德於公兮遺此下民、天子命我兮守兹東郡。人調③。公以謫去兮不能致訓、公曾不私己兮政聲益振。惟歲十月兮帝封岱宗、千乘萬騎兮行幸山東。小郡之賦兮再粒萬邦、豐不盈儉不陋兮公之舉也。得中河爲不道兮離常流以痛毒、不用一牲兮不沈一玉、身當中流兮馮夷感而避、賢敕陽侯兮使却走。夫洪漣板築既具兮薪又屬、庶人欣以就役兮高岸崛起於深谷。人降丘宅土兮桑田鬱以載緑、行無五馬兮食不載味。惠恤鰥寡兮威讋黠吏、公之德兮曾無與二。人思遺愛兮淚淫淫、歲久不衰兮至今。性與天道吾不得聞兮、誌其小者近者兮已是過人之德音。

王維撰　《全唐文》卷三二六

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并序

地配天而萬有生、息賢合聖而百常順序。巨唐六葉、明皇帝登寶位之廿一祀、得師文臣侍中文獻公□□階益□鏡照孟清陳力推□昭闕六字耀卿、字子渙、河東聞喜人也。伯益裔孫、非子周封於秦。至桓公少子鍼去國、食采於晉、其邑曰䣣、遂爲氏焉。自鍼至□代祖□四葉昭義振□重闕十一字景仕周、舉秀才、富平縣令。大王父正、隋豐州司馬、蘇州大總管府贊治。王父育、皇朝舉秀才、授許州司户、

登明經高科遷□□郎□□□考守真、闕九字封尉、太常博士、詳正學士、夏官員外、成寧二州刺史、贈户部尚書。公即尚書府君第三子也。初河東夫人之夢熊羆神闕二十一字第聖□中書判入等、補麟臺正字。未幾丁尚書府君憂、茶蓼之毀禮不能節。服除、調集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乞闕官闕十九字翰彖轉國子主簿、詹府丞。太夫人捐館、莫□溢米、哀憐滅性。制終、除河南士曹參軍。睿宗□嘗列宫寮、加朝散闕二十一字時謂淫雅不雜而繩墨、誠陳也。亟轉兵部郎中、長安縣令、轂下塗多事、并刓弊相習、名迫□誤、堅貞鮮遂、公更張其闕二十字月、政稱神明。時宰有銜初、醜正者出濟州刺史、彖換宣冀二州、清明愷悌、三郡一政、物皆饒阜、人不□欺而濟陽、信都闕二十一字除左庶子、仍領崇文館事。疾閑、復拜户部侍郎、尋遷京兆尹。上曰、神都地有歸會、豈□更宜處。風化取則、付之於卿。公下車而闕十四字革□漁

奪兼并者讓田而市義、穿窬椎剽、游惰苦窳莫不耿禁令而却走、視條經而易業。明皇帝嘉器任□適。每前席以聽闕十四字耀貴幸活也。上徵救人之術、公述陳王者損上益下、宅土中、關内之利。因奏鼎新漕運、以廣儲廪、置河□三門□崖集津倉闕十四字有陘東之積。中都有不涸之饋。功齊神化、利及億兆。逋負之徒、征徭之甿、追琢貞珉、詠謡仁智、今存於道左。明皇帝舉勞旌善、擢授闕十四字士天下轉運都使。尋遷侍中、加銀青光禄大夫。又以千畝五推之禮、加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張九齡奏請和鑪鋯鈲、公以爲闕十六字夷州刺史楊□贜污、詔下□寵、仍杖六十。公以爲郡守當父母百城、鞭□實□損□敬以流代死、聖朝之寬典也。殘毀闕十九字河西隴右兩道節度。公密疏曰、嘉連長□、趫悍勁勇、闕於沈深計慮、矜功侮敵、恐未百全。後果喪師失律、大起邊患。三者皆悉闕十八字藻□衡之動由其極齊

□□□、溥博幾□用有藏晦、中無磷淄、推功與能、癉惡□違、皆所以載編簡而成乎表式、洽□聞而播闕十五字右僕射。上嘗命畫工寫貌圖於淩烟閣、手制曰、所謂傳神、國之故事。自武德至是、宰輔一百八十七人、登丞相左右揆其一其闕十六字盈□若虛、貴而佳④、卑衣無華彩、食不珍異。正考父之益恭、晏平仲之矯時、蘧瑗之暮夜匪懈、孫□之衣衾不飾、取類前志、我無媿心。闕十六字著蔡俱與公結金石之契、□□□律之□王□味逝爲牙期也。濟川中止、孰主大爐。難老不錫、曷云輔善。以天寶三載七月十八闕十九字震悼罷朝、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以其年十月、歸葬絳州稷山縣姑射山之陽尚書府君塋東四里。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闕十九字漢數□□□豈德祖同歟。綜、皋最知名。綜官至吏部郎中、皋官至給事中、郎中淑吏部侍郎、佶京兆少尹、武給事中、□諫議闕十九字聞之益於□詞推麗則之雄、由不及道、嘗踐門閫。功德儀刑、將垂芳於不朽。發揮鑽仰、孰授簡之當仁。銘曰、

日月貞明、洪鈞造物。股肱匡戴、宏化陰騭。於赫明皇、追踪昔王。聿求仁哲、俾闡昭光。文獻膺時、慶霄末□□□四靈闕十七字世。風流慶存、翼子貽孫。江海華藻、圭璋後昆。靈源之上、姑射之下、宰府兆域、□曹松櫝。照燭葳蕤、峥嶸豐碑。絳□□□馨稷下闕

許孟容撰　《全唐文》卷四七九

唐故睢陽太守贈秘書監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漢家之建侯親親也、以荆、燕、吴、楚、爲首封、而後嗣多材、世濟厥美。辟疆、路叔、更生、子駿比肩而出、慶鍾故也。唐有天下、肺腑是依。有若江夏、淮安、河間、東平、以明略茂勛、左右大業。其休德粹氣、降爲百祥、公子公孫、或哲或仁、勤勞王家、焜耀國牒。從東平三葉、後生睢陽。言春秋者、謂公族多士、與炎漢

侔矣。公諱少康、字某。太祖景皇帝五代孫。太祖生雍王繪、雍王生東平王紹、東平王生高平王道立、高平王生畢公景淑。初畢公娶於太常京兆韋萬石女、有才子三人。伯曰孟康、忠敬直温、謙光不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仲曰仲康、宏毅密重、文敏貞諒。由尚書主客郎中剖符楚州、人到於今由其教而思其躅。公楚州之母弟也。纂二昭二穆慎身之烈、迪元方季方裕蠱之範、家貽其謀、天鍾其休、故蓄爲和氣、播爲盛德。年始孩而畢公捐館。七歲受孝經、至喪親章、捧書孺慕、哽不食。鄰伍長幼、爲之涕泗。既冠、遭太夫人棄孝養、苴凷茹毒、泣血無聲者三年。自是孝稱鄉黨、名冠宗室。會垂拱、永昌以後、天下有燕啄之謠、七廟支庶不絶若綖。公正志蒙難、危行全德、貞厲二十年、以俟道長。中興後乃筮仕、由朝邑縣尉凡七徙、官至尚書祠部郎中。以大府上佐授潞州司馬、因考績彰聞、拔爲青州刺史。於是海岱貢篚、衣履天下、俗尚夸侈、吏務豪奪。公以德禮示法度、以誅賞禁淫慝、宣明教化、飭行率先、使刺綉倚市者悉返耕織。於是貪者廉、善者勸、海濱之俗變至鄒魯。按察使户部侍郎宋遥以狀聞、璽書褒異、遷公於常州、賜一子出身。常之吏民望公風聲、其奇衺僭濫者、解印綬自去。比及下車、無爲而治。復以高第擢拜徐州刺史。先是、歲比大歉、人流者什五六。公條奏逋逃之名、削去其版、然後節用務本、薄征緩刑、以來之。歲則大穰、人不患寡、浮游自占者至數千萬、優詔嘉嘆、賜帛二百匹。玄宗後元年、改宋州爲睢陽郡、命公爲太守。淮河漕輓、刀布輻凑、萬商射利、奸之所由聚也。公謂非勝之艱、安之惟艱、故峻其侵漁之令、宏其并容之仁。吏或不廉不恪、不惠不迪、糾之詰之、必誠必信。公之誠信不欺、故獄市不擾、閭井輯睦。由是飲公醇固之德者、如餒者得哺、寒者得纊。有司

方將計課以聞、天不惠於宋乃崇降厲疾。三年春、賜告歸洛陽。是歲十二月丙午薨春秋六十有四。宗室淒欷、士友失圖、宋人徐人輟舂相唁。明年某月遷宅兆於京兆見子原先塋、禮也。公雅善屬詞、有集二十卷。晚節好禪味耽道論嘗傳道德上下經五千言、爲之訓解以究微旨。其爲政貞方廉靜、明達端懿、嚴不殘直不訐清不矯時善不徇名。交友推誠好惡中節、博見強志親仁愛士。居險用晦、遭時利往、行藏之機、與道屈伸。未始以去就寵辱瀆其出處、而壽位未極其量也故休祐復集於後昆。夫人某縣太君廣平程氏生元子曰涵以忠文孝讓、儀刑王室。天子謂可內司九法外鎮百城、大曆七年夏五月、由尚書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蘇州刺史、巡省江左、邁德詒訓之所及也。夫人沛國武氏、以繼室生仲子汗、汗弟濃、皆卿材而不幸早世。某年月日、朝廷建推恩之令追贈公秘書監。大夫之孝、達於祖禰也。及嘗忝禮官之屬知王侯之廟祧昭穆與功烈德善故受命於大夫、酌而爲志、著之樂石、以代烝夷。曰、

敦敘九族、皇風所始。公生德門、運葉麟趾。王曰叔父高陽才子。纘乃祖服、似續介祉。底績三署、舊章孔修、赤舄彤襜、牧彼四州。明照奸訛、仁覆隱憂。神罔時怨、民斯輯柔。民之不幸、公壽不永。王曰彼天、匪憖俾屏。仁浹鰥寡、道在彝鼎。臧孫有後、遺烈煥炳。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〇

太子少傅李公墓誌銘

唐之宗盟、有若武都公者、諱暠、英華注云涼武昭王亦名暠、天寶間方追贈。字某、太原景皇之穆也、淮安靖王之允也。姓族本系、存乎帝籍。王之子曰虢州刺史、諱某、號州之子曰鄭州、生公。世載明德、實維邦翰。昔我高祖之造區夏也、則淮安王擐甲冑、誅暴強、以佐經

綸之業。洎我皇帝之垂衣裳也、則武都公秉衡石、傅儲貳、以宏邕熙之化。允武允文、同心同德、本枝百世、不亦宜哉。公應大賢之期、含正氣之秀、弱而孤藐、克自激揚、六射五書、包禮樂之群藝。九流三變、探古今之至賾。生八年而當天授革命之事、宗室懼禍、至乃不全、艱貞保身、以免於難。久視之後、密網少寬。公以太夫人在堂、無底祿之養、顧辱身以報德、豈養高而循名。解褐授荆州枝江縣丞、維此之故也。薦賈尚幼、薛宣有能、深爲州牧張漢陽所器重。嘗謂所親曰、唐宗一日千里、吾見其人、國未可量也。神龍興復、拜通事舍人。其後歷尚書工部司勳員外、屯田郎中、太僕、衛尉、太常三少卿、汝、汴二州刺史、兵部、黄門二侍郎、太原尹、太常卿、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兵部、吏部尚書、太子少傅。自枝江至於少傅、凡十有九遷、人臣寵秩、備更之矣。先是、國朝舊制、不以宗親任權。開元以來、内舉無避、唯善所親。擢拜右職、公爲首也。公體正心直、色莊言厲、明而可畏、寬而能服。故所莅之職、必奸邪衰止、禮義興行、國人宜之、有由然也。曩應列宿、迨亞象河、當官而行、既立名節。及夫典汝潰之國、爲夏卿之貳、天下歸最、朝廷讓能、寵光大來、公望首出矣。黄門政之樞也、公執事舉直、以替其否。太原邦之扞也、公滅私寬賦、克壯其猷。六官之長、是爲人樞。三命益恭、遂掌邦理、綜覈流品、終始七年、凡所作法、皆成故事。其賞能拔异、寘彼周行者、可勝記乎。上難其人、公是以久、而深煩職事、累請歸閑。留侯有疾、猶傅太子。尼父不慭、終萎哲人、以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日薨於位、春秋五十有八。壽不配德、皇慈震悼、追贈益州大都督、親親尊賢、焉禮也。其年十二月七日、葬於河南縣九嶺山之南原。惟公以文學政事之才、瞻祇庸孝友之德、揚親有立身之顯、何止能養。執喪有過人之戚、匪惟率禮。公

兄曰昇、弟曰暈、兄愛弟敬、夫和妻柔、閨門之間、內外以正。均養猶子、不殊所生、豈引而進之、乃因心則至。公爲居守也、暈寢疾私第、沈痼彌年、公損膳絶葷、消形瘁色。及病革之際、冒禁而歸、終以爲職守管籥、不敢久留喪次。長號撫櫬、雨泣還臺。至性傷人、酸感行路。昇之喪公也、哀亦如之。死喪孔懷、其在是矣。所謂曾閔生九宗之地、邢茅爲萬石之門、蓋本乎國風而爲世範者。嗣子造等八人、無改於道、聿修厥德、永爲罔極、靡所寘懷。以逖嘗參使臣之戒、且爲冢卿屬、久承話言、猥托銘誌。文仲事君之教、何日敢忘。鮑叔知我之恩、曷其能報。徒竭心於所事、終有恨於斯文。其辭曰、

高陽之族、才子克生。禮樂爲憲、親賢是程。六官尤重、祈父天卿。二柄皆執、理均政平。汲直多病、留侯强起。尚傳重明、俄驚閱水。泣盡遺愛、感深知己。銘德下泉、庶通神理。

孫逖撰 《全唐文》卷三一三

滑州匡城縣令楊君墓誌銘

嘗讀東觀漢記、至楊公四世太尉、咸有清德、泱泱乎鄒魯之風、盡在丞相府矣。百有餘年、論道王室宜哉。自後卿大夫洎二千石、史不絶書、以及於公。公諱靈⿱山貝、字靈⿱山貝、宏農華陰人也。高祖兵部尚書、高都公尚希。尚希生宜州別駕、丹川公壽旻。壽旻生司農少卿徵。徵生正議大夫、漢州金堂縣令務道。光昭先君之懿範、其有後於關西乎。公金堂第二子也。幼以五經上第、參卿博陵、貳職鄜隝、孫楚長揖、桓譚不樂。一録州事、會稽稱之。再領縣尹、自范至匡、化行衛濮。公易直子諒之心、根於始矣。加以好學、止於蓋棺。德行孝悌、溫良博愛。故宗族稱其仁、朋友稱其信、鄉黨稱其敬。蓋君子之道歟。及長從吏、以寬服人、官刑不行、職事益辦。及與之邑、亦克用乂、和氣充塞於百里、頌聲洋洋乎至今、其

良吏之政歟。赤紱在股、下大夫事、知止足之分、有終焉之志。懸車告老、飾巾待期、浮雲身世、脱屣軒冕。追先生於彭澤、繼徵士於太丘、斯達者之流歟。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寢疾於匡城縣歸休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三。屬賊臣以山東叛、乃公歿之明日也。且告車來甚衆、允子少殯故有闕、在邑南鄙、於堂西序、啓足牖下、土周於身。十年、於兹百戰之所、折棟餘燼、荒墳茂草。柱下史能季武、公之嘉客、衮之姻友、廣德元年夏四月、本詣河外、假道於匡、訪郗公之舊邑、歸戴侯於故里、以其年十月一日合祔少陵原、禮也。夫人河東縣君薛氏、婦道母儀、六姻取則。於我歸處、葛之覃兮。及公而終、木已拱矣。子環在外、不及主喪、其誰尸之。曰有三女、無天何戴、無地何履、誓合泉壤、感通神明。終還營丘、竟同防墓、空悲蔡女之孝、有愧潘郎之詞。銘曰、

夫物芸芸、各復其根、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少陵古原、京兆新阡、匡城夫人、河東小君。同居此地、豈恨重泉。誌於方石、庸有賢人。

常衮撰 《全唐文》卷四一九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宏、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於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於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瑯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羈丱好静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游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穬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毁

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練師於王屋山傳受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賚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禀、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强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迹蕪焉將墜、真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絶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捧詔搜求、悉備其迹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冲、辭疾而退。洎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其年春之三月、中官賚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遥禮先生爲玄師、并賜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於華陽洞宫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俾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户、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户、并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自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産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睹。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别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别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

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别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於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於藏内、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於黄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群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净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内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蚊强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備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轉煉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樸、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煉師景昭復書於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遥。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洎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吴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洎郭閎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托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

子殷淑、遺名韋渠牟嘗接採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敢强名於巷黨曷足辨於鴻蒙。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强。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效祥。上士雲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實曰形解、孰云坐忘。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迹彌光。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〇

校記

①典：原作「曲」，據《王右丞集》卷二一改。

②吟：原作「嚕」，據右引改。

③調：疑誤。

④佳：疑當作「加」。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六

王悆　慕容瑾　顔元孫　李庭訓　周急

倪彬　韓朝宗　崔望之　賈欽惠

趙仙童　韋濟

大唐故鉅鹿郡南和縣令□府君墓誌銘

公諱悆、字同光、琅耶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晉以□□□□□爲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子、因以爲氏焉。軒冕蟬聯、衣冠禮則、人倫□□、□□所傳、蓋古今之盛美、衆謂百族之標首。但博通於史籍者、莫不敬讓於斯□。豈惟霏微造次、能敘。公即晉丞相導之十三代孫、曾祖諱德仁、隋舉孝廉、授劍州臨津縣主簿。祖諱玄默、唐應制、再登甲科、累授汴州浚儀縣令。父諱□慶、唐舉孝廉擢第、優遊經史、不趨於名、以公之才、匡國之器、命不時偶、晚授勝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公始十四、早喪所天。幼懷敏識、孝感於神色、養女親義、通古典。年十八、舉孝廉、授相州堯城縣丞。居無何、贊邑多政、故相太尉公宋璟時按撫河北、採公之美、忠舉清能。狀云至公至清、至勤至謹。猶是河朔稱爲四至縣丞焉。俄授青州北海縣丞。公清白天資、聰忠稟質、去如始至、秉節不渝。本道採訪御史中丞蔣欽緒以公守官利人、清能應物、狀加甄著、表奏上聞。累授越州都督府兵曹參軍。公素懷明鑒、暗室無欺、志烈冰霜、堅操彌勁。雖掾吏卑秩、而政術傍流、積善理身、實斯之□。禮部尚書席豫昔按察江外、審公至清、擇能甄擢、奏充本道判官、使司任才、委以推勾。改授徐州沛縣令、作程百里、威惠臨人、黠吏忘欺、逋逃安業。州將表薦、識展仁明、聖朝舉揚、制加上考。辭滿□養、懷苦菜之心。頃丁艱疚、持曾參之孝、毀不滅性、以祀蒸嘗。禮制俄終、授鉅鹿縣南和縣令。公吏多政術、不教而成、黎甿息肩、絃歌道路。古之良宰、無以嘉焉。詞句短拙、能事難書、述

善匪窮、紀乎載□。公簡儉成性、家無積財、俸禄之資、賙給不繼。及乎秩滿、私第無依、因託懿親、寄於客舍。然生涯脩矩、賢愚一門、積善無徵、奄敦子疾、嗚呼命也。天道何常。降年六十有九、以天寶十一載七月己亥朔八日壬子、卒於滏陽縣崔氏之里第。痛哉。孝子悲纏旅魂、□園不見哀歌、慟人轉轂於洛、歸軒故壙。翩翩旌旐、蒼蒼□雲、千秋永隔、□□無春。粤以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八月己亥朔廿八日景寅、葬於洛陽縣□陰鄉之北原、禮也。邙山古墜、望極原野、如川之流、□事空謝。親愛永隔、倚歟松櫝、題諸刊石、寂寥長夜。有子鄭等、年始十五、□毀成人、未識揚名之義、天資罔極之神。痛深知己、瞻望酸辛。其爲銘曰、

王公挺生、玉潤金聲。從□守政、惟公惟清。德不可比、義不可并。忠能秉節、孝□精誠。□□萬古、作法□程。墳墜將列、孤松益貞。芬芳不歇、實曰揚名。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〇五

唐故河南府澠池縣丞慕容君墓誌銘并序

嗚呼。慕容君以開元廿年歲次壬申七月四日甲辰卒於東都擇善里第、春秋卌有九。粤今年八月十四日甲申遷窆於北邙山舊塋之側、禮也。君諱瑾、其先昌黎棘城人。始後魏都洛、徙於滎陽也。昔者慕三光之容、因而錫氏。列二國之霸、是謂人英。威震南燕、勢雄西晉。自茲厥後、代不乏賢。曾祖三藏、隋大將軍、和州刺史。祖正言、兗州都督府司馬。父知晦、汾州刺史、并臺懸水鏡、應物呈象、匣開霜鍔、劃鐘無聲。故以內備爪牙、外膺方岳、鄒魯儒俗、道映題輿、汾洮奧區、寵光飛蓋。君酌清明之秀氣、孕懿粹之淳德、幽覽默識、洞微詣精。越自髫年、不爲童兒之戲。暨乎弱歲、有老成人之風。年廿明經擢第、解褐岐州參軍。尋丁太夫人憂、去職、毀瘠踰制、杖而後起。服闋、調補左衛兵曹參軍、稍遷河南

府澠池縣丞。始階鴻漸、終覬鵬圖、遽嘆鶴書、旋驚鵩賦。惟君經明行修、義昭漢史、參卿軍事、道冠晉賢。人纂五戎之司、出毗百里之政。人以斯賴、聲用有孚。至夫行在言先、所以勵其俗。名居身後、所以隱其光。世無得而可稱、命有數而何道。長男未亂、先君而殂。幼女始孩、不知凶諱。嗚呼哀哉。青烏卜兮邙之山、丹旐飛兮不復還。黛括森兮鄰故域、翠琬鎸兮紀碩德。撰孅揚休、庶不忒千秋萬古允昭塞。銘曰、

恢令範之有融、毓和淑之淹通。才爲士則兮行爲紀、家爲至孝國爲忠。不欺幽以負理、竟安卑乎殁齒。惜顔氏之短齡、傷鄧攸之無子。從宦未達、生涯已矣。玄房深兮白楊悲、悲風急兮苦月遲。仁與不仁而同路、問蒼蒼而不知。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四六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

顔君神道碑銘

君諱元孫、字聿修、京兆長安人。高祖諱之推、北齊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曾祖諱思魯、隋太子校書、東宫學士、皇朝秦王記室。祖諱勤禮、著作郎、崇賢、宏文兩館學士。父諱昭甫、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俱以德業才名、相望史册。君即華州之元子。少孤、養於舅殷仲容家。身長六尺二寸、聰鋭絶倫。工詞賦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法曹、長史李孝逸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榴賦、君默綴少頃、郎中聘而從之。君援翰立就、不加點竄。孝逸大驚。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舉進士、素未習尚書、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

經通六所以不原本闕屈從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動天下。解褐鼓城主簿、歷登封尉。與弟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府君調選、屢以高等同登甲科、相代爲長安尉、翰林偉之。前是、老吏好以婚田之不决者試新上官、君悉垛階上、研墨汁數原本闕操割、凡百餘道、不終夕而畢。縣令隴西李綰、才學士也。睹原本闕駭、命小吏分手寫之、而通不給。朝廷聳嘆、遷洛陽丞、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時玄宗監國、獨掌令誥、當時以爲綸言之最。嘗有命召、或以次進原本闕、今日非也。聞公唤長舍人來、遂御小殿、賜食、因出諸家書迹數十卷、曰、聞公能書、可爲寡人定其真僞。君分別以進、上玄宗大悦、因賜藤箋、筆墨、衣服等物。嘗和遊苑詩、御札八分批答云、孔門入室、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君一覽無遺、兼該故實。韋安石以宰相兼庶子、特相禮重、宮務一以諮君。事頗填委。從駕至原本闕以司直用事、命坊官同游石龕寺駐焉。諸君有忌前者、曰、顏舍人必不行。已而君辭以遽、曰果爾、何爲妄請。君默然。玄宗登極、同列皆遷中書舍人、君讓范陽盧俌、俄爲琚等所擠、出爲潤州長史、遷滁州刺史。按察使王志愔以清白名聞、拜沂州。志愔娶於顏餘慶、以男求婚、君拒之、遂誣奏、請降階奪禄。其初君與執事者因□官有忤、至是憾焉、遂黜歸田里。君屏私第、傲然無悶者十年。與陳郡殷踐猷、上谷寇泚、武功蘇晉、吴郡陸象先友善、相見未嘗不畢景。起爲濠州刺史、累加朝議大夫、上柱國。中書令張嘉貞深相器重、方引知制誥原本闕右職、屬罷相不行、代到風疾停家。開元二十年秋七月、才生明、薨於絳州翼城縣丞之官舍、隨子春卿任也。明年、葬於東京鷄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异穴而堋、權也。文集三十卷、著干禄字書一卷、并行於世。續祖父涉令光庭注後漢書、常山之陷也没焉。廣德二年

春三月二十有二日制曰、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爲文。清白著於家風、問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爰寄藩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忠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秘書監。真卿表謝、今上批答云、卿之先伯、當代詞宗。道蘊國經、行推人表、上宏祖德、下奬門閥。鄭國不亡、臧氏有後。雖雲雨之澤、自葉流根。然訓誨之方、因父見子。永惟盛烈、式寵代官。不朽者名、斯爲極矣。嗚呼。君有五子、皆有才名。春卿、聰銳無比、早擅詞賦、尤工表檄、倜儻有吏能、急人之急。明經拔萃、歷蜀縣尉。長史蘇頲舉茂才异等、未試、充張敬忠節度判官、轉翼城丞、與弟杲卿、曜卿、從父弟允南、調選、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授偃師縣丞。杲卿、忠烈方正、精敏有識、累至魏州録事參軍、清白名聞。充安禄山營田及度支判官、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禄山反、誅其土門使、及原本闕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陷、詢詈、爲賊所害。乾元中、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介直以信、稱勤學好屬文、工草隸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每選集、必爲主司所賞、擢歷城丞、淄川司馬。旭卿、美姿儀、善草書、允山令。茂曾、仁恕和厚、口無擇言、頗屬文詞、留心詁訓。嘉陵司馬。孫紘、少好雜書、疏財重義、方義尉。鮮于仲通節度劍南、引爲判官、同征閤羅鳳、没於蠻。泉明、穎悟孝義、果銳、嫻於吏道、安平尉。父敬保將開土門、使與長史袁履謙往來謀議、授左金吾兵曹。尋爲賊所執、舉家見陷。泉明到河北乞求贖先姑女而後己子、行路哀之。東京收復、泣血求父尸、獲焉、時人以爲孝感所致。拜郫令、有能名、爲崔光遠所擠、終彭州司馬。威明、太僕丞、邛州司馬。季明、惇敏有容止、與君外孫盧逖同爲賊所害、贈左贊善。

濬、勤學好屬文、早卒。子幹、剛鋭強力、公劉府果毅。弟沛、同遇賊害、贈都水使者。沛尚食奉御、翹人道。詡、與泉明子誕同質於禄山、皆被鋸殺、贈贊善。誕、義王諮議。翽、道義令。覿、漢州參軍。靚、鹽亭尉。珝、覲、未仕。曾孫證、右內倉曹。訊、兵曹。詔、彭王參軍、皆承謀翼、不敢失墜。惟君德盛才茂、行周業廣、文可以經國、道可以致君。而坎壈盛明、不登弼亮、其時歟。其命歟。真卿越自嬰孩、特蒙獎异、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濡筆告哀、不申萬一。銘曰、

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輔主。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楙珪璋、文彪龍虎。高標天府、震耀區寓。前載原本闕千官欽睹。王畿就列、赤縣斯傴。杕華交輝、灑翰如雨。洛陽毗貳、著作布武。載筆龍樓、□光龜組。玄宗褒异、□發儔伍。不入掖垣、翻飛江滸。淮沂其乂、典憲斯侮。望閈爰歸、優游不吐。名公虛左、濠上爰撫。方俟同昇、遽愆多祜。一麾屢黜、百牘奚補。翼子多方、教忠則憮。吁嗟太保、爲國干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皇恩自葉、超贈秘府。存歿哀榮、幽明赫旴。真卿追痛、銜恤靡怙。牽綴銘功、恨非覼縷。

故濟南郡禹城縣令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公諱庭訓、字庭訓、隴西成紀人也。其先出於周柱下史聃、自秦漢晉魏、衣冠禮樂、世有俊傑。降及後魏、銓表族望、選其官婚、定以甲乙、故與王、盧、崔、鄭特標異之。迄於聖朝、盛事彌篤、今闕廷重位、中外搢紳、凡所姻親、皆深景慕。高祖諱世贊、隋司隸刺史、隴西縣開國男。曾祖諱德穎、皇濮、兗等州刺史。大父諱真實、皇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太子舍人。皆秉忠踐義、人望國華、竹符見尊、茅土克襲。竟不登於三事、空著名於一時。公弱冠孝廉擢第、解褐申王府參卿、轉高平郡司户、將青紫俯拾、籯

金可輕、曳長裾於王門、綰詞曹於雄郡、雅有休譽、克著名節。俄遷濟南郡禹城縣令、襲隴西縣開國男、百里卑位、徒見屈於牛刀。三異政成、冀小享於烏府、奚才即未展、天不慭留、雖安墨綬之榮、終失蒼生之望。以開元廿一載十一月一日、奄終於禹城縣公館、春秋五十。嗚呼。夫識者性之表、才者性之徵、幹者才之用、壽者命之分。包實俱美、而班秩匪崇、以知命之年、而命促遷化、則君子言命、有是矣。夫屬歲末真良、嗣猶童稚、頃權安於舊邑、終俟返於故鄉。今龜筮協、促日月、其吉、引靈轜於齊國、赴幽墜於邙山。以天寶九載十一月十七日、安厝於河南府洛陽縣鄉原、禮也。矧冢嗣近彫、孀妻在室、出女來赴、少子銜哀、會賓黨於國門、列軒裳於原隰。丹旐風引、寒郊霧低、悲薤露於新阡、攀素車於窮野。鎮才即不佞、夙仰高風、既承末姻、空悲盛德。志之所至、期之銘云、

猗猗禹域、世襲簪纓、門稱著族、官不近名、厚德可服、深仁如在。位且不充、慶將安待、舊國川原兮東路長、新塋風樹兮正蒼蒼。洛之北兮邙之陽、龜筮吉兮多休祥、茲惟福地兮後嗣其昌。

杜鎮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六七

大唐故周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急、字抱朴子、汝南人也。原夫哀德策勳、胙土命氏、有自來矣。衣冠禮樂、國史存焉。公之德行、顔閔之黨。公之文學、游夏之徒。静言往賢、曾足竊比。曾祖玢、隋諫議大夫、領隋州刺史。祖楚讓、皇潭州衡山縣令。並鍾鼎承家、忠貞奉國。五褲之歌夙著、三異之善洽聞。父□□、頃以調補蜀郡成都令、製錦聲高、鳴絃譽重、天子聞而嘉之、特拜監察御史。郡邑霜肅、臺閣風生。公即嗣子也。丹穴五色、渥洼千里。洵美且異、碩大無朋。其於强學、必□九流、兼總六義。年未弱冠、以孝廉登科。卓哉文焉、固自天

縱。嗚呼明廉何輔、神其降殃。粵以天寶歲八月廿四日遘疾、終於蜀郡之官署、春秋廿有四。朝露□至奄□□□之邦、夜臺長往、歸來東岱之城。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國門東原、禮也。愁雲繚繞、松寒郊吊。□□□於歧路、志諸貞石、式佇生金。誌爲銘曰

天生純粹兮命代賢臣、有才無命兮天實何哉。江漢千里、魂兮歸來。佳城一閉兮何時開。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大唐故中大夫守晉陵郡别駕千乘倪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彬、字子文、常山稾城人也。昔亞相宦榮於炎漢、司牧政洽於惟楊、究本尋源、其來遠矣。曾祖範、隨齊州録事參軍、志慕翔鸞、行殊擊隼、職司樞轄、政在紀綱。祖其、皇州壽州霍山縣令、子賤任人、鳴琴自佚。幼卿布政、致雨興謠。父若冲、文林郎、初曜穎天衢、俄修文泉壤、非無時也、蓋無命焉。公即文林府君之子也。恒岳降靈、呼河間氣、世濟其美、門多大賢。以孝廉擢第、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右武衛胄曹參軍。陪位東封、承優見擢、超授太子率更寺丞、充安西節度判官、進級右驍衛長史。使還、遷海州長史。陪籍田、承恩增秩、授朝散大夫、轉授明州司馬、驟遷吴郡長史、晉陵郡别駕。吴山銅穴、寶氣尚存。酇城劍留、紫光猶在。聲雄半刺、德溢傍鄰、在家必聞、歷宦彌著。悲夫稟命不融、以天寶九載十月十日終於晉陵官舍、春秋六十有六。梁木斯壞、哲人其萎。此曰不臧、斯文攸喪。即以十載十二月十一日窆於洛陽平陰鄉之北原、禮也。嗣子中部郡嘉禾府果毅都尉鈛、次子莘等、哀幾滅性、痛殆過喪。懼陵谷有遷、冀銘石無朽。銘曰

猗歟茂族、奕葉傳芳、祖德斯著、孫謀克昌。挺生哲士、置彼周行、人稱武庫、世仰文房。可大可久、爲龍

爲光、累遷京轂、時美忠良。榮加朱紱、貴佩銀章、雄飛海郡、劍滯吴鄉。德累慶鍾、善兮福倚。昊天不弔、胡僭斯祉。如何靈祇、殲我良士。室有賢妻、才傾班氏。家傳良胤、孝逾曾子。身歿名揚、上聖所偉。勒銘貞石、以述斯美。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九六

大唐吴興郡别駕前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山南東道採訪使京兆尹韓公墓誌銘

嗚呼。謂天未喪斯文、宣尼去魯而無禄。謂天果輔有德、樂毅去燕而不歸。夫子處順而終、穆伯猶毀以請。飾棺置境、返葬於周。公諱朝宗、字某。本出昌黎、今爲京兆人也。其先或玄衮赤舄、介圭覲王、朱纓緑縢、執訊擒敵。周末諸侯相王、始啓宜陽。漢初功臣定封、亦荒岱郡。曾祖諱倫、左衛率、賜爵長山縣男。祖某、隱居不仕。父諱思復、御史大夫、太子賓客、進封長山縣伯。遜世者名高善卷、黔婁、事君者位至倪寬、卜式。公即長山府君之長子也。神言有公侯之徵、兒戲陳俎豆之法。學成孫叔、狀類皋繇。年若干、應文以經國舉甲科、試右拾遺。天禄校文、獻子雲之賦。馬生驟諫、稱公高之官。拜監察御史、兵部員外郎。埋輪憲府、奏記勠大將軍。賜筆禮闈、董戎從小司馬。轉度支郎中、除給事中。度錢穀之盈虚、以均九賦。執制詔之可否、以辨五書。置五令於水源、豐國財於天府。尋知吏部選事。興廢繼絶、不遏前人之光。選賢授能、必當庶尹之任。旌平淑慝、御以清通。除許州刺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山南採訪使。坐南陽令、貶洪州都督、遷蒲州刺史。所履之官、政皆九異。黜陟使奏課第一、徵爲京兆尹。外家公主、敢縱蒼頭盧兒。黠吏惡少、自擒赭衣偷長。恥用鈎距得情、好以春秋輔義。奏事盡成律令、爲吏飾以文儒。上悦其醇、方委以政。頃坐營谷口别業、貶高平太守。又坐長安令有罪、貶吴興郡别

駕。諸葛田園、未啓明主。華陰傾巧、卒敗名儒。天寶九載六月二十一日寢疾、薨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五。暨國家推五運之紀、接千歲之統、開釋天地、與之更始。宥萬方之未昭蘇、叙百官之喪職。秩苟有位者、咸得與焉、而公冥然不及見也。虚蒙大賚、重以爲哀。夫人河東柳氏、父某某官、言妃齊侯、實惟宋子。人傳夫人之禮、家有大家之書。以開元五年六月五日、先公而卒。至是以天寶十載十月二十四日、合祔陪於藍田白鹿原長山公先塋、禮也。長子曰某官、居憂而卒。次子某、前殿中侍御史、貶晉陵郡司户。次子某等、倚廬野次、方銜枕凷之哀。輿櫬歸來、尚抱長沙之痛。公子之輸力王室、公之紀勛太常、言於國竭情無私、理於家陳信無愧。降年不永、非命而何。志則有由、或題季子之墓。宅不改卜、素有滕公之銘。銘曰、

帝周發之苗裔兮、受介圭以建侯。中裂土以分晉兮、又王韓以□□。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忠信以爲乘。登麒麟兮剸白虎、冠獬豸兮奮蒼鷹。朝含香兮禮闈、夕青瑣兮黄扉。方天公兮密啓、建出牧兮高麾。俄入守兮京兆、賜黄金兮披皂衣。捐余佩兮江中、隱思君兮不可窮。歌泰山兮不返、夢濟洹兮遂空。素車兮逶遲、宛鄉關兮故時。望國門兮不入、到泰山兮不知。瞻舊域兮松楸、平原夕兮素漄愁。魂兮歸來、江南不可以久留。

王維撰 《全唐文》卷三二七

唐故秘書監崔公望之墓誌銘

公諱□、字望之、博陵人也。其所由來、備諸史諜。曾祖恪、隋安州長史。祖孝基、皇朝散大夫、寧州司馬。父大鈞、皇岐州雍縣主簿。德行嗣續、文學相傳。道不行於大賢、慶將垂於後裔。素履清風、人倫師範。姓氏之首、婚姻所貴。近世以來、莫之與京也。公在抱而孤。太夫人潁川陳氏、侍中叔達之孫、汾州刺

史賢德之女、守志鞠育、訓以詩禮。亦既成人、事親盡孝。性闊略不羈、偃仰自適。薄於名宦、未嘗憂貧。中宗時、拜尚輦奉御、非所好也、竟以疾辭。家本山東、遂居於中牟河上。或觀耦耕、或自垂釣、或獵經史、或縱詠歌。趨人之急、愛客不倦。風流談笑、野逸篇什、日往月來、不知老之已至。大曆聖朝尚齒與德、拜諫議大夫致仕。旋加銀青光禄大夫、遷秘書監致仕。恩遣中使就第錫以章服、獨膺尊事、榮耀當時。十餘年間、與親戚相樂。嗚呼、樂極哀至。大曆十二年十月二日、薨於東京歸義里、享年九十有一。夫人京兆王氏、先公而卒。以明年四月十四日、合祔於龍門之西原、陪先塋、禮也。侍御史懷憲、公之子婿。公無兒、視之如子。憲亦以孝報德、送往恤存、士子義之。嗚呼哀哉、銘曰、

彼美君子、在汴之陽。不皦不昧、達於行藏。晚遇天眷、予欲乞言。錫以命服、策名掖垣。登於秘閣、久已懸車。寵光猶在、壽考無餘。闕塞之側、松柏蒼然。祔於先君、從此終天。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唐故沂州丞縣令賈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欽惠、字□□、蓋周之裔也。唐叔少子別封於賈、因而氏焉。厥後漢有梁王傅誼、魏有太尉詡、文章謀猷、名冠二代。其閒或自□陽遷武威、後家長樂。史諜詳矣。曾祖隋太學博士演、祖太學博士、崇文館學②公彥、考太學博士、詳正學士玄贊、儒雅弈世、令聞彰著。故君少以經術自命、不改其道。叔父禮部侍郎大隱、特器之、目爲瑚璉、寄以門户。解褐參汴州軍事、歷相州司户、遷沂州丞令。其從事也、細無不理、自微之著、本乎仁明寬惠、加之以正直、保此□德、而綏懷百里、農商安業、禮讓斯闡。宜踪彼卓魯、高步臺槐。道之將廢、胡寧夭閼。以開元二載四月四日終於位、春秋卌有一。於戲、良宰云逝、

誰其嗣之。聯寮雨泣、庶甿曷仰。輟舂罷市、斯謂然矣。夫人河東裴氏、隋御史大夫蕴之玄孫、皇貝州刺史聞喜公之第三女也。明懿淑慎、司南姻族、彝英摇落、先君即世。長子司農主簿怡、茂才異行、觀光聖代。次曰雍縣尉勵言、連華名昆、亦克用譽。秀而不實、萼跗雙隕、故周公之禮未云舉也。勵言有子曰勝、與從父弟收、無念爾祖、聿追來孝。永惟先志、其不可諼也。克□嗣之、以天寶十二載歲次戊巳十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啓殯□平樂里、葬於河南縣梓澤鄉邙山之北原。君子曰孝乎其加□□也歟。銘曰、

匡彼大漢、文雄惟誼、實傅於梁、罔忝厥位。文和籌畫、亦佐有魏、謀之孔臧、克掌太尉。代不曠德、慶鍾於君、孝仁允元、休有斯文。參佐汴相、宰於丞邑、存遺惠愛、没有餘泣。曷云喪之、逝矣安及。我有令子、金友玉昆、命乎罕言、曾是夭昏。合祔之禮、施於孝孫。在洛之陽、於邙之原。卜云其吉、□然宅魂。猗嗟令名、萬古其存。

蕭穎士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二七

大唐故餘杭郡司户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仙童、字岸、天水人也。昔造父御周、因封得姓。其後或夏日示威、冬曦表愛、或實符開列國之業、珠履榮承家之祚。仁賢繼踵、竹帛所詳。曾祖惲、皇西河郡靈石縣令。祖覽、皇雁門郡長史。父隱忠、皇朝散大夫丹陽郡金壇縣令。佐郡流譽、宰邑飛聲、銅章位尊、朱紱色貴。嘉猷代襲、茂德相承。府君特秀英才、挺生懿識、德行偕顔閔之奧、文學升游夏之堂。明經擢第、解褐宣城郡宣城縣尉。以能進也。轉文安郡參軍、以資授也。又换餘杭郡司户參軍。貞以立身、靖以臨政、□肅而人莫敢犯、寬愛而吏不忍欺。方將鴻漸臺階、鵬圖鼎輔、□言不豫、遂爾

彌留、落羽於遵渚之時、鎩翮於摶風之日、有才無命、振古同嗟。造化無以易生死之期、鍼藥不能救膏肓之疾、以天寶三載閏二月十四日終於官舍、春秋五十有七。驚電難留、逝波易遠、故事空留於府局、遺愛徒悲於吏人。以五載八月十六日歸殯於洛陽城東先塋之傍、禮也。其孤究微、究蒙、究初等、純孝爲百行之先、居喪在二連之右、俯□堂而泣血、仰昊天以靡心、寄此貞珉、識其遺範、銘曰、

府君秉哲、惟嶽誕靈、才稱獨秀、業擅專經。弱歲志學、中年□□、藝優入仕、道廣揚名。其一 德信天降、命非神祐、夙負清羸、晚兼疾苦。形謝江汜、魂歸洛浦、運短才高、銜悲自古。其二 東郊之外、先塋之傍、符諸吉兆、開此壽堂。九原寂寞、萬古凄涼、唯憑令子、餘慶流芳。其三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九二

大唐故正議大夫行儀王傅上柱國奉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京兆韋府君墓誌銘 並序

君諱濟、字濟、京兆杜陵人。納言博昌公之孫、中書令逍遥孝公第三子也。垂拱之初、博昌以貞直忠謀入參近密。長安之末、孝公與長兄黄門府君以公才雅望遞處台衡。十數年間、一門三相、衣冠之美、振古難儔。君膺積善之餘徽、承累仁之茂緒、殊姿發於童孺、利器形於自然。少與次兄恒皆爲先府君之所愛異、常稱曰、恒也忠信謹敬、和氣積於内、濟也敏達文明、英華發於外。昔者叔慈内潤、慈明外朗、吾之二子、庶無愧焉。初以弘文明經拜太常寺奉禮郎、遷鄠縣尉。秩滿、調補鄄城令。入謝之日、有恩詔、新授令長者一切親加策試。君文理清麗、特簡上心、褎然高標、獨爲稱首。超授醴泉令、以家艱去職。服除、歷太子司議、屯田兵部二員外、庫部郎中。時國相宇文公、君之外兄也。舉不失親、屢

有聞薦。尋而宇文失位、君亦以此不遷。歲餘、出爲棣州刺史。未及之任、又以內憂免官。禮闋、除幽州大都督府司馬、遷恒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未幾、又遷戶部侍郎。版圖之副、朝選所難。君詳練舊章、備聞前載、毫芒必析、黍累無差。五教在寬、九賦惟簡。視事六載、遷太原尹、仍充北京留守。考唐風之故事、徵夏政之遺俗、布以慈惠、人知向方。上聞其能、特降中使賜金章紫綬、並束錦雜綵等。尋而本道黜陟使復以善政表聞、又降璽書勞勉、仍與一子出身。天寶七載、轉河南尹、兼水陸運使事。彌殷而政彌簡、保清靜而人自化。九載、遷尚書左丞、累加正議大夫、封奉明縣子。十二載、出爲馮翊太守。在郡無幾、又除儀王傅。既至京師、以風緩不任拜伏、抗表辭職、優詔不許。頃之、京畿採訪使奏以違假日深、隨例停官養疾。君夙尚夷簡、雅重林泉、跡雖在於寰中、心不忘於物外。霸陵驪阜之東谷、成阜巘邑之西原、二墅在焉、皆先大夫之所創也。既閑曠而出俗、亦疏敞而寡仇。初則迴萬乘而揚暉光、末乃通三徑以示節儉。君恭守舊業、世增其勤。築場開圃、育蔬蒔藥。雜樹近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每至歲時伏臘、美景芳辰、良朋密親、第如其所。常謂出處之道、人世何常。將俟懸車、有以稅駕。大隱之趣、於斯得矣。及其奉恩還第、解印歸閑、晦明所侵、寒暑增疾。醫巫假於朝夕、藥餌求於里肆。且不安於寢興、亦何遑於游矚。東山之志、不復存矣。嗚呼。事與願違、有如此者。春秋六十七、以十三載十月十一日終於京城之興化里第。君風韻高朗、方軌前賢、觴詠言談、超然出衆。其所遊者、若吳郡陸景融、范陽張均、彭城劉昇、隴西李昇期、京兆田賓庭、隴西李道邃、己之族子峴、河東裴儆卿、范陽盧僎等、皆一時之彥也。或得□於登臨之際、或忘言於姻婭之間。風期一交、歲寒無改。加以疏財重

義、至行過人。同汜毓之撫孤、類文泉之事嫂。甥姪雖衆、俾婚冠之及時。姊妹既嫠、贍資糧而無乏。僉以爲次登相府、踵美昳陽。繼西漢之金張、比東周之桓武。末路不騁、其如命何。即以其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安厝於銅人之原、從先塋也。夫人彭城劉氏、唐贈衛尉少卿琛之女也。主饋未幾、早年無禄。卜筮既從、用遷合祔。嗣子前京兆府法曹逢等、柴毁踰禮、哀號僅存。沉石幽扃、以永徽烈。其銘曰：

黼衣朱紱、商伯之裔。洎漢扶陽、台華弈世。令名不隕、盛德相繼。我祖我考、咸昇鼎司。式陳忠□、叶贊邕熙。公侯必復、諒在於兹。於昭奉明、冥□其美。仁孝友睦、以守先□。□如珪璋、芬如蘭芷。學優而仕、式踐周行。超居甸服、政號循良。遂登會府、彌綸有光。乃司版圖、□伯之亞。鎮彼北門、尹兹東夏。導德齊禮、所居則化。爰登左轄、綱紀群寮。作牧三輔、明施六□。慈惠□政、布在人謡。日月有既、惟德爲壽。琢彼金石、庶憑不朽。悠悠九原、□斯永久。

韋述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〇九九

校記

①猶：疑當作「由」。

②「學」下疑脱「士」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七

裴宥　王之渙　段仲垣　丁韶　陳希望

嚴損之　苗晉卿　嚴仁　張泚　寇釗

顔杲卿

大唐故貝州宗城縣丞裴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宥，河東聞喜人也。其先秦景公之母弟，自秦歸晉，封於同川，因而得姓。昔者伯益佐禹，奏庶鮮食，穆公夢帝，翦諸鶉首，置德方遠，自他有耀，則皇朝兵部、吏部二郎中、太子家令兼太僕少卿皓之曾孫，殿中少監、亳州刺史、高平縣開國男貞之孫，揚府法曹參軍、襲高平男瞻之子。承代濟之慶，稟純和之精。風鑒清遠，局度夷曠，静眼儒素，動脩名檢。孝友淳深，仁義是蹈，霜明月净，凛然孤潔。玉振金聲，泠其遠韻。年未弱冠，明經高第，選授并州清原縣尉，又懷州河内縣尉。開元廿四年，調貝州宗城縣丞。官未充量，其材莫展。無何，州牧委攝經城縣令，當邑宰之任，運問濟之能，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化馳若神，人用丕變。尋歸本職，奉使雲州，景命不融，以開元廿七年九月十八日遘疾，卒於儀州榆社縣界之旅舍，春秋五十有一。嗚呼哀哉！君仁爲己任，忠而能力，未騁長途，奄辭昭代。故知修己而天下與者性也，守道而神不福者命也。性命之道，聖人難言，佐則①賢人君子，功名不遂，懷瑾握瑜，湮淪埋落者，復可勝□□。悲夫！即以正月廿二日，歸殯於洛陽上東門之右，祔於先□，禮也。夫人趙郡李氏，煢煢在疚，五男五女，攀號摧裂，孺慕克躬，哀慟行路，斯亦瘖巨之極痛，生人之至艱。刻石勒銘，永誌泉户。詞曰：

允矣哲人兮，其德可久。神理何昧兮，不錫之壽。都門之右兮，洛水之陽，先塋列次兮，歸祔於傍。惟蘭與菊兮，永播其芳。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才命者自然冥數、軒冕者儻來寄物。故有修聖智術、講仁義、行首四科而早世。懷公輔道、蘊人倫識、官一尉而卑棲。命與時歟、才與達歟、不可得而偕歟。公名之渙、字季淩、本家晉陽、宦徙絳郡、即後魏絳州刺史隆之五代孫。曾祖信、隋朝請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縣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陽翟丞、瀛州文安縣令。父昱、皇鴻臚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儀縣令。公即浚儀第四子。幼而聰明、秀髮穎晤。不盈弱冠、則究文章之精。未及壯年、已窮經籍之奥。以門子調補冀州衡水主簿、氣高於時、量過於衆、異毛義捧檄之色、悲不逮親。均陶潛屈腰之恥、勇於解印。會有誣人交構、公因拂衣去官、遂優遊青山、滅裂黃綬。夾河數千里、籍其高風。在家十五年、食其舊德。雅淡珪爵、酷嗜閑放、密親懿交、惻公井渫。勸以入仕、久而乃從、復補文安郡文安縣尉。在職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稱。方將遐陟廟堂、惟茲稍漸磐陸、天不與善、國用喪賢。以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終於官舍、春秋五十有五。惟公孝聞於家、義聞於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曒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以天寶二年五月廿二日葬於洛陽北原、禮也。嗣子炎及羽等、哀哀在疚、欒欒其棘。堂弟永寧主簿之咸泣奉清徽、託志幽壤。能忝疇舊、敢讓其詞。銘曰、

蒼蒼窮山、塵復塵兮。鬱鬱佳城、春復春兮。有斐君子、閉茲辰兮。吁嗟海內、涕哀辛兮。矧伊密戚、及故人兮。

靳能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二八

唐故上柱國處士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仲垣、字林宗、東京河南縣人也。顓頊之元子段始祖也。昔之德□者□帝有先大道玄玄强名太上柱史攸傳。因段食菜姑臧家門□□、遥□燕支早山關煙霄、靄昌捕濃海氣雄之英、危冠高門之歷、□□□□有從官臨淄公諱延祚延祚②臨淄人也。□周鎮北大將軍使持□□西道大使上柱國食邑八百户開國公。生隋蕩寇將軍豫州刺史□□。生唐雲麾將軍、右領軍衛將軍上柱國、長□郡公君逸。君逸生朝散大夫、坊州司馬、汴州長史、贈鄜州刺史仁慶。仁慶生銀青光禄大夫、右□□衛將軍弘念、公即將軍第三子。八歲入小學、知家室之風。十五觀三禮、以③識朝廷之儀。吞噉六經、咀嚼文史、逞文乃陳王拱手、談史則孔父鉗牙。弱冠之初、文章蓋海、廣開庠序、大訓英儒、世號徵君、俗傳處士。若迺孫吴之道、武勇之術、若齡□歲、擊劍投壺、徘徊關山、慷慨風月。先天中、小煞子秋率種落、窺我邊□、侵我疆邑、天子乃按劍作色、聽朝不怡、乃勅劉上將君乃此日拂衣從戎、鐵馬千□、□旗萬里、金□耀日、馬□如雲、四代五代、盡瓦解矣、如□□矣。開元中、尚書兵部叙功別勅賜□□上柱國、遂退隱於家園也。謝玄之横枕五湖、春風摇鏡。魯連之高蹈重海、晴潭洗雲、閑居隘巷、富仁寵義、方步□□、好遊道門、志願必矣。乃識天命、禮讖乾心、日誦陁羅尼廿一遍。不融稟命、遐逝將終、春秋六十有□、大唐天寶六載十二月十七日時終於東京洛陽縣豐財里私第也。□終時有異香氣、生蓮花國、住菩提道自金仙所談、匪塵情之有。□魂魄雖靈、座安措至七載正月二日、權窆於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山之④禮也。嗣子國晙、次子國華、攀號茹泣、頹志崩心、乃倚喪仗、銜悲相謂、□不朽之業、盍不存乎國。當國未迴□也、進無□禄、退無寸儲、衣□疎□□、其銘曰、

□有處□、段干命氏。高□榮載、□□□位。於□君□、接緒當□。罷秩□卷、閑居洛濱。柳□□嬾、梅紅□□。否來□□、魂散魄淪。文章寧在、英□□□。玄堂寂寂、□□□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一七

唐故延王府户曹丁府君墓誌銘并序

曾祖陁、周朝請大夫、河間郡司馬。祖神武、隋朝⑤游擊將軍、左武衛郎將。父讓、唐朝議郎、平陽郡襄陵縣令。公諱韶、字子韶、魯郡濟陽人也。公自總角、有聰敏之異。服膺顔冉、以仁義爲軌躅。企踵皐伊、以宰衡爲衿府。而體氣宏雅、風神倜儻。弱冠、明經擢第、釋褐、授隱太子廟丞。陟遐自邇、甫階於尺木。自邇之大、爰發於濫觴。次授節愍陵令、惟肅肅焉、亹亹焉。轉延王府户曹、趨以瑣闈、侍以雄風之對。未得逾時、忽嬰微瘵。長子洌、蘄春參軍。次子濰、孝廉擢第。二子而在侍、求西山之藥、召南國之醫、苦無瘳焉。以天寶七載八月十七日、卒於河南府洛陽縣通遠里之私第、時春秋有六十。乃泰山其頹也、梁木其壞也、以其載十月廿三日、窆於洛陽北邙之⑥禮也。白馬嘶、定鼎之郊。絳旐扇、邙山之路。洛陽悴陌、寒吹空吟。荒野幽埏、苦霧朝暗。銘曰、

出自濟陽、祖始太公、孝廉丞廟、爲令陵宫。判曹王府、以應雄風。卜其宅兆、厝之蒿里、南俯王城、西臨瀍水。孤月爲伴、白楊爲鄰、誰知桃李、不復再春。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二九

唐故河南府河陽縣丞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希望、字希望、潁川人也。命姓受氏、國史詳焉。五代祖項、陳孝宣皇帝。高祖叔達、義陽王、兼侍中。曾祖弼、皇朝柘城縣令。祖懿、中散大夫、涵州別駕。考乾盛、朝散大夫、播州司馬。自丹陵南渡、膺帝命以承天。青蓋西歸、爲國賓而胙土。聖賢之後、何代無人。府君生而沖和、長則純懿。允茲吉士之日、

頗得君子之風。夫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謙恭齋栗、足以有敬也。直方簡惠、足以有別也。剛毅木訥、足以有執也。臨事周密、不言而暗合章程。立身謹愿、未學而旁通詩禮。年十有七、孝廉登科、歷荆州枝江、相州滏陽二縣尉、轉汝州葉縣、河陽二丞。凡三踐卑位、一登畿劇。南達荆蠻之鄉、北走邯鄲之陌、途路衝湊、往來奔迫、或乘駟載馳、或拖舟命役。府君應事立辨、所居則理。進不先物、故官無驟遷。退不沽名、而迹罕輝耀。與時消息、合中庸之篇。任遇沉浮、符上善之德。所謂善不伐而美不形者也。至於賓客滿座、食共精麄、孤幼成行、養均甘旨。傾産賙急、脱衣恤貧、斯又仁者之心、賢士之行也。嗚呼。輔德徒言、降喪何速。以天寶八載八月十日遇疾、終於洛陽睦仁里第。粤十月九日、藁葬於清風鄉新城原、禮也。嗣子采等、柴毀骨立、臯形血泣。占遠日而俄飈、號旻天而不及。琬琰傳徽、芬芳可襲。詞曰、

何善人曰良士、膺大慶、集休祉。壯其猷、率乃履。一登科、四從任。在其邑、邑致理。聽身訟、訟乃止。駟□□、舟行水。政有能、思無已。尚卑位、猶壯齒。齡何促、疾不起。洛之陽、邙之趾。萬古千秋斯已矣。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嚴公墓誌銘

徐浩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四〇

皇唐太子左庶子、河内縣子、馮翊嚴公諱損之、故都督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協之孫、贈太常少卿方約季子、中書侍郎挺之母弟。家之慶、天之休、鍾於公躬、故其德備。少仕昌世、遇權臣惡直、官不登三臺。晚值多難、安貞不競、故位不過郡守、宮尹。前後佐兩衛、參四府、領二縣、典七州、再入石渠、三升龍樓、凡處任十八、享年七十六。未嘗以利苟合、違道從欲、用之則行、見機不俟、動靜允迪、勞謙有光。

廣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是歲八月、權窆楚山西原。冢子曰式、官至江陵少尹、不幸道夭。仲子曰士元、由殿中侍御史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少子曰士良、領秘書著作郎。悉能裕父蠱、懿文德、取公器。他日獨立、訓所至也。大曆三年歲在戊申五月二十九日、返葬洛陽先塋、禮之至也。宗人故太常卿向嘗狀公往行、貽諸有司、謂公外寬内剛、廉正篤敬、温而不厲、直而不訐、學究原本、行有枝葉。故其適道求友、莅職任事、覈其實、不居其華。初、公宰汜水也、以莊明慈惠爲政、汜水人不敢欺、而户口增倍、獄訟衰止。御史中丞蕭隱之以狀聞、公是以有著作郎之拜。其後歷太原、上谷、弋陽、餘杭、丹陽、雖風俗殊异、治效如一、不曰才乎。公在清池、會安禄山與當國者交惡。公曰難作矣。遂移疾請告。奸黨惡之、是以有弋陽之貶。貶之明年、河北爲戎、不曰智乎。涉患難不辱身、踐禄位不徇名、居義處順、動罔違吉、不曰貞乎。嗚呼。榮問素業、與時皆逝、可稱也而不可追也。今採其實録、刻石示後、蓋欲報罔極者之志也。其辭曰、

君子之道、容民畜衆。公宰二邑、二邑無訟。與國共理、惟二千石。公七剖符、七著成績。乃師國子、司成望苑、考藝較德、以弼三善。中和其心、正直是踐。道亞羽翼、名掩春華。忠以事君、孝施於家。粲粲令子、鮮侔晨葩。若何不吊。盛德既喪。音徽永沫、士友孤望。千載九原、游者凄愴。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二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群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輤車、鹵簿哀導、加於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葬我韓

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勛。出於忠烈萬死之中、登諸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於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絶迹、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於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凶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令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矣。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之勛。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紓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鐘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仕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并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向。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岳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一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异宜、冀田壤而其賦錯。前政有寬猛之异、時令有班藝之差。非夫酌舊典於可行、啓新圖於必當。多方而不失正、一貫而或從權。曲成便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月日、詔以公爲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也。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詔使按部、或閉閤思政、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爲明、或移書示禁。公异於是、可略而言。公素號賢（一作鮮）明、積有治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割分、疑獄自誣之枉、容光立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丞、成就諸生、先教小吏、道德齊禮、有耻且格、故鄙其作威也。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爲神明、人不隱其毫髮、故無事劾吏也。列郡共職、清節銷其過求。諸曹報簿、直筆破其污詆。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千里、人蓋億萬計。獻子三嘆之饋、滋無舊德。平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椎、豪雄扼腕。曹王拂局、輕薄爲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緩學邯鄲之步。公抑末計（一作技）而敦本、斥浮食以歸業。督課八政、擇良吏以遺行。講求六籍、

置學官於便坐。於是橫經左塾、力穡先疇、盡業農桑、大興庠序。家知禮義、更式段子之廬。戶有京坻、增修史起之廟。叢臺歌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袨服靚妝、挾築跕屣、淇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紝之庸、開其婚嫁之節。冶容絶四方之袖、織室致五匹之工。刑於上官、訓及處子。鄭聲衛樂、共棄師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騎客、奏報本朝。鯷海樓船、連漕絶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芻蕘。水路陸衢、盡若安於枕席。某載月日、詔賜紫袍玉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轡。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未是過也。勝殘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無事、學宦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有詔許焉。預約守宰、幸無偵候。至郡則投刺上謁、至邑則舍車而徒。展禮先塋、椎心泣血、迴趨長老、稽顙緒言。宗人族姻、姑黨侄行、覿以重幣、筐篚遍於里閭。

享有加牢、牛酒溢於衢陌。朱軒駟馬、耀於衡門。紫綬雙龜、出入編戶。蘇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傅散金、不與子孫爲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資、一里置社、備養生送死之具。一鄉置校、開説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且飛大漢檄書。買臣懷綬、不德長安厩吏。故使巴蜀太守、負弩前驅。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蓋恨不禮於他日、思釋憾於故鄉。是輕桑梓之人、適騁斗筲之志。豈若公自心而至、率禮無違。來悦去思、推才降體。平陽傳舍、不許望塵。山陰吏卒、詎聞治道。富貴還鄉、榮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公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深總之體、不求於無虞。闕六字於草竊。政成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勛臣、旁典屬郡、曩者風雲際會、攀附騰驤、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謂國不忘、尚嘉乃勛、宋父宣驕、條侯倨貴。當關常從、橫恣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置之則大廢邦

典、於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既尊漢室、願遂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韙。至於析珪分組、跨壤連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冤家上變、司敗受辭、朝享膏粱、寧知獄吏。暮成菹醢、遍賜諸侯、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黃犬之樂。雕墻峻宇、萬乘猶憚。十嚳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灌等列、不逾梁楚爲墟。於是翕肩振驚、折節受教、杜門謝絶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寬服人、實在有德。厥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海赤刀之術、分風送客、割水飲人、僞辨而納之於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户外多保汝之屨、恐爲亂階。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奉誅首惡、悉宥面從、丕蔽要囚、惟良折獄。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於平國。刑期不濫、人乃大安、奏課計功、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貰其宿負。官以德舉、政以禮成。至於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變魯、蓋以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俟多誅惡。少納貢獻、賦則惟恐居後。酬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聖恩、奉宣明主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之光、其斯謂矣。年若干、秀才擢第。應制舉、第若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皙、玉潤珠耀、美秀備於儀形、風流發於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群有、思入無間。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之詩、傳癖書淫、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讞、詩窮綺靡、研燔紙貴、虎視詞林、嘗奉和聖制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人以爲鮑參軍、謝吏部爲更生云。某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太守、兼採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淚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諱名而號爲父。歌咏不

足、取姓以命其兒。公既去官、多歷年所、人思愈甚、共立生祠。异邑居而瓦合、無契約而嚮至。恐不預於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何如審像圖形。桐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立於祠宇。匍匐千里、前後百輩、求綴詞之客爲頌德之文。維也竊比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於輿人。予病未能、不獲已於求我。乃爲頌曰、

禹别九州、漢分八使。實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蓋非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童蒙。督郵不遂、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啓儒宫。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以遊、椎埋爲害。叢臺淇水、燕裾趙帶。淳化旁屬、貞風攸載。劈纊卷綃、横經秉耒。清節峻邈、碩量宏深。投書置水、酹酒捐金。樹德滋蔓、持刑不淫。訛言免坐、倨貴懷音。綉衣罷斧、墨綬停琴。既此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柏、展敬桑梓。伏謁公門、徒行故里。椎心馬鬣、啓顙鯢齒。身紆紫綬、禮及童稚。帝賜黄金、盡於筐篚。社養宗人、學招邑子。能事具舉、令問允穆。璽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胡床、舍留官犢。人吏老幼、涕泗號哭。頌德豐碑、圖形華屋。閲實數美、移晷更僕。

王維撰　《全唐文》卷三二六

唐故絳州龍門縣尉嚴府君墓誌銘 並序

君諱仁、字明餘、杭郡人、嚴夫子之遐裔也。曰若沉冥蜀國、投竿制流、經德秉哲、備於國史、可略言也。曾祖端、英謨紛綸、勳庸昭晰、隋授上柱國、寧遠將軍。立言樹功、殁有遺美、追贈襄州刺史。祖儔、餘慶所鍾、依仁遊藝、學究墳史、譽滿縉紳、授栝州司馬。父統、挺生岐嶷、秉心淵邃、學優從宦、修身奉時、有

移風之能、當象雷之任。授婺州金華縣令。惠深葦杖仁在蒲鞭、克己咸歸、推誠自理。君即金華府君之第三子也。丱歲聞詩禮、弱冠窮精奥。以明經甲科爲郎、調補洪州達昌尉。迹棲枳棘、志遠雲霄。宗人挺之時爲考功郎、見而器之、知有循吏之美、提引抵掌、話言終日。歲滿、薦補絳州龍門縣尉。奉公忘私、克勤夙夜、妻子罕見其面、州縣賓勞其人。咸以爲德比珪璋、榮期青紫。豈謂年逾知命、位猶黄綬、以天寶元年十月十七日遘疾、終於河南福善里第、春秋五十三。以十二月一日遷厝於塿東五里新塋、禮也。朋執擗心、所知啜泣、秀而不實、今古同悲。嗣子憲昌等性與純孝、痛深欒棘、恐陵谷遷變、勒銘貞琰。其詞曰、

吴山嵯峨兮材降生、濟其美兮揚厥名。大位未濟兮逝水驚、留尸鄉兮啓滕銘。返真宅兮表忘情、孝子之林兮邃新塋。

張萬頃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〇〇五

大唐故吴郡常熟縣令上柱國張公墓誌銘并序

維天命君以子人、維聖俟賢以匡國。聖得賢而理、賢遇聖而昌。有扶摇不動、一擢而名重四科。鋒穎尚苞、三命而聲震百里、則張公其人也。公諱泚、范陽方城人。蓋帝軒之胤、榮族上矣。王父琮、皇齊安郡别駕。列考悊、西河隰城尉。皆世濟淳仁、綸聯至德、欽若題輿之頌、式光佐邑之風。洪蔓謀孫、高勳翼子、故公業傳清白、天假虚淡、群居不偶、介立不孤。挹滄海而詎測、長波洪瀾。陟崑山而但覩、渾金樸玉。以爲經者訓人之本、或僻左丘明之傳、法者理道之先、故精志蕭何之律。弱冠、舉明法高第。公獨道優等夷、實爲衆首。慎量淺深之旨、問一反三。論序輕重之科、舉十而九。起家拜南海郡參軍、轉豫章郡兵曹參軍、授壽春郡安豐令、復改吴郡常

熟令。凡在位廿載、始參聞見、終掌煩劇、清明激厲、畏之者若神。宣慈惠和、愛之者如父。故州將郡守、穆其清風、邦人訓⑦致、如衆流之潮⑧宗也。青龍甲申歲在大梁十一月一日、終於位、時年五十五。議者以公持法無頗、有于公之隱德。臨事不撓、有尚父之明斷。仁霑草木、有祝良之精誠、化及飛沉、有魯恭之異政。嗚呼、天假之才、何不假之壽。使蒼生係望、字養之道崩隳。丹款未躋、弼亮之功昏墜。命矣夫。公適室弘楊氏、開元廿二年十一月而卒。後夫人博陵崔氏、稟含章之德、蘊貞淑之姿、禮樂狃於閨闈、浣濯光於圖史。公子道靡究、大事未終、及瞑目他鄉而無遺恨者、蓋恃夫人之能賢也。夫人哭⑨無聲、不謀全身之計。暮奠雪泣、貴存封樹之榮。以天寶四載十一月十九日、舉先代奉寧神於平陰之南原、成遺志也。咨舅姑之雙殯、收絶嗣之兩喪、楊氏幽魂、合祔於公、從周禮也。於戲、維鵲舊詩、但聞處其成位。乘龍古興、終冀在於移天。今夫人量力而行、度功以處、事就而家不破、人亡而道益彰。雖孟母深仁、齊姜達禮、未足多也。何止晉侯報德、漢后欽賢、空嗟□負之妻、獨事班彪之女而已。嗣子鍔、釗等、沖幼銜恤、不知所從、以予姻戚之間、從事文墨、且有來命、俾傳嘉美。銘曰：

天假王國、賢哲生兮。俾光崇軌、風識明兮。德大心小、道未亨兮。位卑祚短、志無成兮。孀妻稚子、窮咽盈兮。紀功刊石、揚厥聲兮。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八四

大唐故前鄉貢明經上谷寇君墓誌銘并序

寇釗、字尼丘、上谷昌平人也。烈曾祖皇朝太中大夫、歸州刺史諱覽、烈祖皇朝通議大夫、行曹州長史、上柱國諱思遠、朝議郎、見任大理寺主簿、上柱國洋之世嫡也。昔母氏方娠、便律胎教、洎乎載誕、日聞岐嶷、秀眉明目、儼若宿成、弱即不弄、長而悦

禮。逮志於學、百家九流、無不窮究。初爲春秋左氏傳、後慕一門七業之舉、改爲禮學。不逾百日、略皆暗誦。年十八、郡舉孝廉、射策甲科。於時同歲數十人、君爲其首、京師籍□、是以有神童之目。爲子孝、盡色養之誠。立性謙、極温恭之道。聞善如不及、見惡必自脩。雖處窮僻之所、家人大小、未嘗見其慾惰。故朋友鄉黨推其信、仰其仁。勤學不倦、浸成心疾。春秋廿三、以開元十一年十月廿七日、終於洛陽審教里之私第。屬纊之際、餘息僅存、陳鞠育之恩、叙違離。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謚忠節京兆顔公神道碑銘

公諱杲卿、字昕、京兆長安人也。北齊黄門侍郎諱之推之來孫、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之元孫、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贈虢州刺史諱勤禮之曾孫、高宗晉邸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諱昭甫之孫、濠州刺史、贈秘書監諱元孫之第二子也。公方正精敏、有清識、周旋有則、進止閒詳。起家江州司法、轉遂州。嘗爲刺史所責、公守正、不爲之屈、時人稱之。遷鄭州司兵。開元[10]、與兄春卿、弟曜卿、從父弟允南俱從調吏部、皆以書判超等、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翰林拭目焉、擢授魏郡録事參軍。當官正色、舉劾無所回避。採訪使張守珪以清白聞、遷范陽郡户曹。安禄山雅聞其名、奏爲營田判官、光禄、太常二寺丞、又請爲度支判官、兼攝常山郡太守。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禄山反范陽。至稾城、公與長史袁履謙同謁、乃矯授公紫、履謙緋、因令崇州刺史李欽湊以兵七千人守土門。公罷歸、途中指章服諷履謙曰、與公受他此色如何。履謙亦感激之士、遂與公定謀翻之。恐事泄、潛使男安平尉泉明往來計

議。又使西通王承業北結賈循、循敗族滅。屬禄山使其心手高邈往范陽、公使侄婿槀城尉崔安石密伺其歸以圖之。冬十二月二十日、以私號召欽湊。未至。會禄山害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傳首脅并海諸郡。前二日、真卿以平原太守斬其使、令外甥盧逖以購禄山、敕送於饒陽常山。後二日逖至、公悲喜不自勝、猶未敢宣示。其夕欽湊至、公俾參軍李峻、馮虔、靈壽尉李栖默、㚖土人翟進玉緄於城南門、密令驛長蔡行儀醉以酒而斬之。履謙入告、公與相持而泣、喜其事之集也。遂使峻、栖默開土門、又斬其副使潘惟慎。是夜高邈回宿蒲城、公命馮虔、翟進玉、崔安石馳捕邈、系其肘而縛之、虔領赴郡。俄頃、醴泉驛候騎報何千年發趙郡。安石以進玉馳襲而擒之如高邈。遂給以榮王琬、歌舒翰官軍二十萬入土門告於列郡、遂使郭仲邕詐爲先鋒、以中官領御騎六十、徇以南諸郡。於是趙郡殺賊刺史馬道貞、鉅鹿殺劉杯、廣平殺郭子昂、曲州殺清河太守崔審交、皆以其首至。先是、真卿守平原、而饒陽、前聞、景城、樂安、博平、清河七郡皆相與拒賊。至是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鉅鹿、廣平、魏、趙、鄴與常山十郡皆却爲國家守。乃使張通幽以兄通儒相賊、乞隨泉明以自雪。至太原、與尹王承業同惡、竊爲己功、留泉明等不遣。承業從弟隨中官入奏、皆蒙超獎。拜公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追赴京。以履謙爲太守、深爲司馬、泉明爲左金吾兵曹。制書未至、春正月、賊使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寇諸郡。思明既來攻、六日城平、糧井皆竭、遂爲賊所陷、男季明、外甥盧逖皆遇害。遂以公、履謙至東京、禄山讓公曰、我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叨受恩寵、乃敢悖逆。吾寧負汝、豈負本朝乎。臊羯胡狗、何不速殺我。乃系公於天津橋南柱、令割肉

以自咹。公詬詈不已、遂鉤以斷舌、問更敢爾否。公猶盛氣含胡以應之。還被支解而終、觀者痛心焉。楊國忠受通幽詭說、賈深又不證明、竟不蒙恤問。乾元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肅宗乃追贈太子太保。子侄爲賊所害者八人、孫誕、侄詡先質於賊、皆被鋸殺。至是贈季明詡左右贊善、誕義王諮議、侄子幹都水使者、沛尚食奉御、頗洗馬、逖鄭王友、從父甥博野尉沈盈大理正。封夫人崔氏清河郡太夫人、授泉明郫縣令、男威明太僕丞、侄男翽漢州司馬、孫證左內倉曹、訊兵曹。謚公忠節。從父弟國子司業允南洎真卿表謝、蒙批答曰、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援兵懸絶、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曆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盛烈既冠於當時、寵名宜及於泉壤。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哀其髮、收謁玄宗。俄見夢云、御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鞭床者、發箱跳而前、夫人方駭信之。明年春正月、葬於京城鳳栖原先塋西北、禮也。昔七代祖中丞府君慟絶於梁武、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抗璽於隋文、而公精貫白日、義形宗社、今又繼之、爲不限矣。嗚呼。公與真卿、偕陷賊境、懸隔千里、稟義莫由、天難忱斯。小子不死、而公死、痛矣哉。銘曰、

太保烈烈、抗兹忠節。殉國義形、見危身殺。玄宗杖信、售詐凶羯。寵極灾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晝閉。天下寒心、王旒若贅。虵豕十萬、萃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土門披抉。人知效忠、國用不匱。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滅。身縣鋒刃、口詈不絶。先聖感忠、保儲贈揭。刻諸金石、思表墓綴。遠莫致之、留斯江澨。日月有既、徽

猷無缺。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校記

①佐則：疑誤。

②「延祚」上疑脱「字」字。

③以：疑衍。

④「之」下疑脱「原」字。

⑤朝：疑衍。

⑥同④。

⑦訓：疑當作「馴」。

⑧潮：疑當作「朝」。

⑨「哭」上疑脱「朝」字。

⑩「開元」下疑有脱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八

田嵩　楊仲昌　孔齊參　張肅珪

鮮于向　顏允南　元德秀　蕭穎士

劉述　吴曄　房琯　李并

大唐故滕王府記室參軍田府君墓誌并序

倬哉田氏、蓋舜之錫胤也。洎乎五月誕靈、享孟嘗之貴、千秋納諫、居漢相之尊。緝熙茂業、代有餘慶。君諱嵩、字嶠、本雁門郡、高曾因官、今爲河南武臨人也。祖直、銀青光禄大夫、同州刺史、樂平侯。父諶、朝散大夫、定州長史。或榮高作牧、或位歷端右。公貌都氣直、神敏志古、善玄論、能雅歌、兼覽羣籍、尤精三禮。弱冠鄉貢明經擢第、授滕王府記室參軍事。朱荷冒水、賦陳國之文章。翠竹臨池、接梁園之賓友。爰在晚歲、頗厭囂俗、賓筵坐月、詩閣吟風、有方外之趣、視軒組蔑如也。育德既高、享年亦永、春秋八十有六、寢疾終於尊賢里之私第。夫人清河張氏、滄州饒安縣令鉉之長女也。嬪儀饋政、爛其盈門、靜貞動禮、見者爲式。年卅一、早殞、權殯於先塋。嗣子靈之、肥鄉縣丞、不幸短命。次子景昭、屺岵俱背、攀號罔極、永惟聖人合葬之典、詩容同穴之義、粤以開元十有一年正月廿八日、遷祔於洛都北邙之東原、禮也。於戲、飛旐曉發、新栢將列、願述家聲、紀乎幽塋。其詞曰虞邦授姓、賢人襲慶、積學峩峩、厥庸孔多。位不配德、考槃誰測。蒼蒼墓門、跡掩名存。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一五八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并序

夫靈鎮三峰、倚京師而西峙。榮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岳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杰、紛綸元勛、冠世爲强家、宅滋沃土者、其惟弘農楊氏焉。曰我伯允、厥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儒

門、登衮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昌、字蔓、後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於大父、并名播海内、迹存朝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朝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炎、屬奸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者祁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粤在幼齡、夙有至性、事魏公莒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真邁俗、秀楚不群、氣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爲修文生、授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爲蕲州司户參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潁曲另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子潔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温清獲申、隱淪兼遂。横爲酷吏王勖所誣陷、貶授嶲州臺登縣尉、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爲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毁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參軍。丁莒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瑶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糊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人、多在逋藪。公曉喻歸本、流亡盡復、既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郊田、鸞降庭樹、刺史蕭悊乃圖畫其像、郵傳以聞。天恩疇庸、璽書褒美、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南鞏縣令、所歷爲政、有逾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和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

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旌淑慝、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滅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緊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檢、請托不行、絶其關梁、僥幸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賁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摇。不陟台階、奄先泉壤。悲夫。以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于閿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善交者衆人之所艱、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險陂、比鄰不通。人或急難、傾家以濟。素懷儉約、雅好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闈有閲、朱紱斯皇、不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嘆、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轅、轍、轔、輯等、永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轜戒道、哀挽及關。靈掌東拓、地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杰、國之楨。年不永、位未亨。閉泉路兮冥寞、空歲陰兮峥嶸。

唐故河東郡寶鼎縣令會稽孔府君墓誌文并序

席豫撰　《全唐文》卷二三五

公諱齊參、字齊參、先殷子姓也。以乙配子、故謂之孔氏之胤。聖者有仲尼焉。至吴侍中潛、避世於會稽、因爲其郡人也。曾祖德紹、隋河間郡景城縣丞。祖昌寓、皇朝散大夫、尚書膳部郎中。父祖舜、皇朝散大夫、梁州都督府司馬。公即司馬府君之冢子。弱冠孝廉擢第、解褐行宋州參卿事。秩滿、就會有詔置諸學士考判之尤者、公翻然中的、□河南府

陽翟縣尉。方慎牧宰、大搜其人、公又對策高等、恩授濮州臨濮縣令、今上親臨前殿、以束帛遺之、優任賢也。後轉河東郡寶鼎縣令、凡初考績、春秋五十有二、以天寶三載三月十一日、蓋寢疾七日而終於官舍。家素貧儉、單身遂歸。公外兄今工部尚書陸景融、聞公之亡也、舉手而言曰、孔公正依神好、清畏人知、學可充於國師、位不登於王佐、人事耶。天命耶。因再慟而遣使者、其爲名賢見重如此。嗣子全禎、述睿、克讓等、年未至學、哀過常度、遠期三虎之名、能守伯魚之禮、以其載四月廿八日、權厝於北邙舊塋之乾位、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孝之終也。文曰、

生我孔公、邦家之宗。殲我宰邑、雲冥坐戢。言返東道、歸神北邙。先塋壘壘、古樹蒼蒼、哀哉嗣子、遵奉遺光。

大唐故上谷郡司功參軍張府君墓誌銘并

序

昔軒轅之子廿五宗、得姓者十四而已、其一子以張網羅取禽獸、遂爲張氏、張氏之出、蓋因此焉。唐虞之間、夏殷之際、譜諜未紀、莫究其端。老以規晉卿之僭、倉以主秦官之籍、耳在漢食邑常山、邈處魏封功都尉、英賢閒出、代有其人。府君諱肅珪、字肅珪、其先清河人也。曾祖英、定襄郡長史、外臺之要郡牧佐、侯伯是裨子男所重。祖儉、鄴郡臨河縣令、類西門之邑、且見沉巫、異王喬之鄉、始聞飛舄。大父智言、東京總監西面監、崇臺珍觀、繚以周墻、厥監不遠、斯焉是職。府君即監之長子也。孝友聞於鄉、忠義達於國、國大祭祀、宗伯選門子而造焉、君以起家、補清廟齋郎、以經明舉也。饗蠟若時、禘祫克乂、執幣之禮聿備、贊牲之道罔失、遂直相王府、以文翰登也。懷鄒陽善規、挾陳琳書記、王門何

重、賢者宅斯、踰年制授總監主簿、以德進也。天子苑囿、衡虞慎守。宗廟牲禽、大羅所獻。佇春蒐而薦百羞、望冬狩而行羽物。書其政令、戒以奇衺、苟非其才、疇能離是。兩載考績最、授瑯琊郡司户參軍、允人望也。越臺古郡、人户殷贍、一時休農、知鄉黨之禮樂。三年大比、察閭鄽之蕃育。無何、授常山郡行唐縣丞、充本道採訪推官、用糺能也。臨代之寶、延億之縣、贊建旟以風行、隨使車而霜凜、舞文者不得肆其巧、沓貪者莫敢引其流、進善遏惡、河朔吏畏之如神矣。秩滿、承優拜上谷郡司功參軍、擅平子之名、復惠連之職。朔調之地、北近林胡、俗皆止戈、人多棄筆。君以上承府主之惠、下招鄉曲之士、薦孝廉茂才、歲有登科。君在位慎於四知、接賓過於三吐、凡制授者一命、彙徵者三官、惜乎政尚聞於平人、秩不過於上士。嗚呼、逝川不駐、激矢莫停、歲在協洽、覲疾卒於官私館、春秋六十。郡守裴公聞而輟飧、胥徒奔以雨淚。夫人雁門郡文氏、右威衛長史懷静之女也。子丹之後、蜀守之胄、維鵲歌其功、採蘩詠其德、貞固幹事、温慈惠和。開元四載十一月十七日、先府君之冥化。天寶四載四月廿二日、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丹旐引洛城之隈、白楊樹邙山之土。有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浦、次子湑、仰皇穹以泣血、望蓼莪而絶漿、煢煢在疚、不嘗見齒。長女婿故河清主簿左光胤、寔之故人爾。嗚呼、惠施已亡、莊周歎其無質、鍾其会歿、伯牙嗟於絶絃、思昔視今、良可悲矣。恐高岸爲谷、滄海成田、貞石是□、乃爲銘曰、

位以德興、名因位立、何名位之並著、乃靈命之不集。繼先之職、司人越臺、行唐暫理、上谷旋哀、樹松櫝之可識、望泉扃之不開。嗟嗟司户、夫何言哉。

王寶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六三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

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於殷太師、周武王封於朝鮮、子仲食邑於于、因而受氏。漢有京兆尹褒、褒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閣將軍、武威郡公、忠於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元孫匡贊、隋冠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士簡、士迪、并早孤、爲叔父隆州刺史匡紹所育、因家於新政。士簡、士迪皆魁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之、呼爲北虜。士簡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儻豪杰、多奇畫、嘗傾萬金之産、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廣漢嚴從臬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概相高、不肯仕官、竟以壽終。天寶九載、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娱、輕財尚氣、果於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絶。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鑿石構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針鈎其臉、使不得睡。讀書好觀大略、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令攝判使事、監越雋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從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夏慴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於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遷也。瓊以兩道採訪節度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

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己代瓊節制、郭以庶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謫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玄宗駭异之、即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横嶺、鳴鼓而還。及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歎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討吐蕃、摩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塹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户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敕命召、祗赴京師。至臨皋驛、上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遠而復。

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初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邵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娱、賦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閤、唯讀玄經以自適。不幸感疾、以十四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於新政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寶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并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拔身巴江之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糾纏、慶吊相隨、天睠排於賊臣、雄圖屈於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陷於西洱河、力戰而歿。季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璧州刺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公之捐館也、萬

里迎喪、泝湍而鞁瘃拔簽、段子章之稱亂也、閭門逃賊、安親而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炅、雅有父風、頗精吏道。肅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庶僚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闥、作牧萬州、政績尤异、有詔遷秘書少監、尋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晏、稚曰成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敦厚溫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絶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异、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邛南八州都防禦觀察等使。真卿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允臧又與少尹同時臺省、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徽猷。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篆美、敢墜所聞。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縣、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孫舄奕、代有丕績、臬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隋官不寧、肇定疆兮。嘉陵森森、雲臺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群、克懋鴻勛、制惟梁兮。既靖巴蜀、既清輦轂、日聞啓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彼飛蟲、反予戕兮。邵陽典午、漢陽紆組、熟云心苦、坦行藏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湄、咺其傷兮。此令有裕、教忠有素、天介景祚、熾而昌兮。三世京尹、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三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

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爲伯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郎選糊名考判入高第、授鶉觚尉。後與從父兄春卿、杲卿、曜卿調集、皆爲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尋授右武衛兵曹。二十六年、丁内憂、以毀聞。服闋、轉右領軍録事參軍。與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寓書與之、中書舍人孫逖見而驚嘆曰、古人之作。尋爲同昇江南經略判官、遷大理評事。從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左補闕。玄宗嘗撰華岳碑、并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王鉷法服於含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覲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皆霑陪。與諫議大夫鄭審、郎中祁賢之、每應制及朝廷唱和、必警絶佳對、人人稱說之。俄遷殿中侍御史、以忤楊國忠、貶襄陽丞、移河東司户、京兆士曹。十五年、長安陷、輿駕幸蜀、朝官多出駱谷、至興道、房琯、李煜、高適等數十人盡在中。丞田良丘爲哥舒翰行軍司馬、既敗、猶自振矜、因誦表云、翰北行師、未當挫衄、蓋緣運數潛迫、人神同棄。職之人、故匪翰之由。衆皆默然、君獨抗聲叱之曰、公何得尚爲賊說徵祥乎。峘等因欲毆擊、魏仲犀與之同罪、遜詞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恩詔召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司膳郎中。真卿至自河北、玄宗給君驛至鳳翔、令相見。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真卿以尚書兼大夫、弟允臧又爲殿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代

無比、時人欽羨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夫上柱國、遷國子司業。寶應元年冬十一月、真卿自利州蒙召至上都。君遇疾已革(闕)。而泣曰、吾忍得見汝。因哽咽不自勝。其十日傾逝於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明日[1]庚申、葬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祔也。二子穎、頻、皆好爲五言詩。真卿使奏事彭原、上文章、蒙擢校書郎、早卒。穎簡直潔已、以左衛兵曹選、爲侍郎崔器所賞、累授河南府士曹。噫。君幼而聰明、長而美秀、仁恕形於造次、清識冠於當時。善與人交、篤於僚友。故父執侍郎寇公泚、相國陸公象先、尚書陸公景融重君才名、相見未嘗不移日也。相國房琯、尚書韋陟、張倚皆篤忘年之契、河南陸據、彭城劉餗、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特敦莫逆之歡。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畢盡常僚之好。非夫親仁誠物、泛愛虛己、則何以廣而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脛鶴、初真卿小年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歟。其惻隱者如此、真卿終身志之。於戲、以君之才之美之德之義、方當翼亮盛時、儀型宗國。道之祝喪、頓我遠圖、悲乎痛哉。真卿孩而不天、太夫人蘭陵郡太夫人殷氏、親自鞠育、實賴慈訓、粗兹有成。至若發慮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非仁兄之規誨、曷暨所蒙。且有師訓之資、豈惟孔懷之戚。布哀金石、未究萬分。銘曰、

莊岳熊渾、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維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惇。清識冰澈、韶儀玉温。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詳政源。爰初發迹、屢振瑶琨。尉邑何陋、評廷不冤。衮衣補闕、繡服榮敦。神州列掾、會府掌屯。司膳王封、迴薄飛鶱。乃佐教胄、載光儒門。未登鼐鼎、奄謝鴻鴛。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花萼、上潔晨飧。微君教導、曷惠拯援。今既絶矣、哀摧忍言。何以置懷、勒銘弗諼。

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九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於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内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於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黄老之清净、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梟、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於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録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爲念、授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尸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絶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禄、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墻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

食以饋之、陶陶然脱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殁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元極則道演、寄情性則于爲于②、思善人則禮詠、多能而深則廣吴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禄、富貴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蜕迹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元魯縣墓表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〇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綉、不頌之、何以誡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誡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誡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

未嘗皁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誡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元結撰《全唐文》卷三四四

元德秀誄

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誰死元公、餒死空腹。

盧載撰《全唐文》卷四三五

三賢論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皆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顣頞、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

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纘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殁。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煉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

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咢伯高、含大雅之素、崿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道、沈邃廉靜、粱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③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明冲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直

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兼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舉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迹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潁士端疏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④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一七

唐故南陽郡内鄉縣丞吳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曄、字庭琨、河南陽翟人也。起則辭親筮仕、祐則經學脩明、弈世傳芳、衣冠不絕。曾祖祐、祖儀、父思敬、並懷才蘊德、聲華藉甚、高尚其志、不仕王侯、養素丘園、甘心壠畝、不孤風月、取樂琴書。公器宇宏邈、神情肅穆、弱冠專經、尊師重道、解褐調補濟州長清尉。黃綬位卑、青雲志遠、剖斷疑滯、擒摘奸豪、潔類寒泉、明同水鏡、敷以德義、布以威恩、人吏欽風、朋寮仰止。無何、遷南陽内鄉丞。翼宣百里、光

贊一同、撫育黎元、恩如父母、大弘聲政、不憚勤勞。將欲勸耕桑、崇學校、鄉閭敦孝、少長有禮、何圖志未立而兆起凶徵、言未從而彌留卧疾。嗚呼。厥圖不果、奄喪窮泉、人之云云、邦國殄瘁、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廿三日終於内鄉縣之廨宇也。其載十一月廿三日、祖載靈櫬、歸魂洛陽、安厝於北邙山之⑤禮也。公少而英明、長而温雅、立身正色、物莫能屈。積善無應、凶咎荐臻、天不憖遺、梁摧奄及。將恐人歸蒿里、海變桑田、昭贊德音、是刊貞石。銘曰、

猗那厥公、廊廟之器。時哉未遇、遂屈卑位。禮樂周身、松篁秉志。紛綸經學、沐浴仁義。梁木其摧、痛傷泉□。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一三三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群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撫國、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賫册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衆昏晦明。退師儲宫、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凄凄。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閬中、國瘁人哀。喬岳隕顛、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濆、以尉南國。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一八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

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培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袁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人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并、字某、趙郡高邑人也。在昔咎繇、謨明元元道德。武安之功、秦人息甲。廣武之略、淮陰東面。魏則中書爲藎臣、齊則常侍參佐命。左丞聲動鄰邦、著明喆於周。隋水部才冠時倫、資訓迪於忠孝。國朝則蒲州之仁政、趙州之懿德。趙州生晉陽尉諱希遠、道崇位卑、鍾慶身後。官婚人物、爲山東上族、五百餘年矣。公少孤、以經明行修登第、直崇文館、授雍丘尉、屬國家升中泰山、縣當馳道、徵責萬計、臨事無違。居至卑而不折、當大務而不撓。外兄許公蘇尚書頲特親重之。秩滿、考六經、覽群書、手抄

二百卷、觀其大義、歷交城尉。無何、丁内艱、柴毁終禮、授榆次尉。裴尚書伷先爲太原尹、廉察河東、引公在幕、賢者知勸、不仁者懼。毁而從調、朝廷詔有司精求令長、公以崇璧之姿、鐘彝之重、屈爲蕭令。邑臨古汴之冲每歲爲害。公因租之集、兩税一石、置於水濱、治之爲防、水不敗稼。蕭人賴之、徐方歌之、則政之利人、餘可知也。選授太原府法曹參軍事。大都阜殷、嚚訟填積、公鏡其詐實、皆叶厥中。太原國之北門、枕扼夷夏。屬狂胡首亂、悉衆來攻、公撫弦登陴、左右軍師、完城池、潰凶醜、有力焉。詔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拜右諭德、進階正議大夫。東宫圖書亡逸有司命公留北部蒐訪焉。淮南節度故相崔尚書圓表公爲揚州右司馬、將任以州政。方祖道、遘厲而終、享年六十六、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也。長子規、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覯、故沂州沂水縣丞。次子覿、故太原府榆次縣尉。次子峴、前汾州平遥縣丞。幼子觀、前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事。泣血茹悲、哀號萬里、求仁者之助、於江湖奉迎裳帷、於太原歸安洛汭、禮罔不備。某年月日、窆於某原、禮也。規有公遺風、國之才臣。嘗爲晉州、吏職中外、宣力王室、聞於天下、公其不亡矣。公有文有武、簡而能肅、不伐其勞、推其美於人。神明質高、嶷如山阜、味道於老莊、還性於禪慧。每涉危必免、阽患無傷、冥然禮順、疑若靈助、蓋德之所至者也。嗚呼、位不尊、壽不遐、時耶命耶。華於公諸從雁行、爲公所知、感規之孝、袛述盛烈、以慰諸孤之心。其銘曰、

貴爲侯伯、來日赫赫。百夫之特、所稱者德。神錫純嘏、道無違者。淮南鎮揚、爲右司馬。嘗莅蕭人、蕭人以淳。嘗掾太原、功宣北藩。艾綬銀章、大夫之尊。春秋匪懈、榮於寢門。宜其永世、天胡降戾。仁而有子、哀號萬里。維嵩之隅、維汾之涘。我卜我筮、壽宫修

止。與天無期、寧極於斯。子孫百代、拜手於斯。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一

校記

①明日：疑有誤。

②于蔿于：四庫本《李遐叔文集》卷三《元魯山墓碣銘》作「玄于」。

③挺卿：《文苑英華》亦作「柄卿」，注云：《唐書》作「捷」，一作「挺」。

④徽之：《文苑英華》作「徽之」，《文苑英華》又注云：一作「微」。

⑤「之」下疑有脱字。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二十九

岑植　張景陽　寇鈞　盧自省　韋斌

李白　權自挹

縣令岑君德政碑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星辰象緯、丘陵山險、所以經啓八紘、彌綸萬域者也。聲明文物、禮樂典章、所以黼藻生靈、化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海、爲而不宰、裁成於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雲火之聲塵不昧。則疇咨四岳、允釐百工、大則鶴鼎魚璜、錫寵於機衡之地。小則繪繙墨綬、守位於子男之國。其有相門紬緒、王佐推才、負揭仁義、周旋禮節。排九流而迥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諧甿吏、綏和風俗。堂上堂下、驅宓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簡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縱蹟於江湖之上者、獨在於岑君乎。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顓項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耀。尅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爲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於荆州焉。自軒階垂祉、姜汭開宗、神岳構其崖巘、靈根肇其枝葉。其後佐帝師王、封侯尚主、十卿五公之貴、七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允緒綿聯於載籍、亦由秦移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在稱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吴郡荆門、晚葺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周起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户、贈侍中、謚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儀表、銀艾圭茅、金鏘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寵茂幽扃、鵷鸞之寄斯重。曾祖之象、隋虞部員外侍郎、襲爵長寧公。霞騫電邁、鳳彩

龍光、初膺星象之榮、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江寧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贈侍中謚曰憲。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絶壁千仞。丹青神化、翊亮天工、即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揆務殷、三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閣神仙之地、任總訏謨、榮高密勿。至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蛟、凌雲槩日。不尚浮綺、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絶倫。父景倩、周大中大夫、行麟臺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綰青襟而司禮館、草元經而登書閣。聲榮之重、驛美於當朝。燕翼之寄、傳徽於後烈。君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峰懸日月之輝、激溜聚烟雲之氣。虚心倜儻、靈鸖再舉而未窮。逸調從横、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禮、孝行無待於傍授、仁心得之於自然。然黄憲之類顔回、汝南爲貴、賀循之擬龔勝、江東擅名。不學左思十年爲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不出户庭、既馳心於萬里。將排雲日、亦因基於一匱。弱冠以簪纓貴胄、調補修文生、明經擢第、繪帷連夕拜之所、紫禁邇朝聞之地。圖書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參軍事、譽警北曹、聲馳南府。地靈天秩、渾金璞玉之材。主吏參卿、孫楚蕭何之德。屬軒坐卜遠、禹山斯會、撫遺劍而空存、想遊冠而無及。松霾漢隧、竹染湘川。雖鏤鼎銘彝、將勒生金之字。而庀徒藏事、終資倚玉之材。課效居多、恩朠俯逮、特授蒲州司户參軍事。俄以親累、左授夔州雲安縣丞。賈誼長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攀鳥道而銜凄、峽帶三巴、聽猿聲而下淚。秩滿、丁府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絶漿、殆不勝喪、幾於滅性。服闋、調衢州司倉參軍事。秦稽負日、楚夢含雲、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沈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爲禮節之先。下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恩旨、雪其親累、一遇雲雷之施、再生花萼之榮。既席寵而沿恩、

亦流根而洎葉。君之兄羲、材望冠時、聲名動俗、膺奮飛而首出、指寥廓而曾騫。位纔陟於聞鶯、才實兼於緣鵠。既而八龍雙驥、慈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士衡與孟陽齊價。豈直家風祖德、見稱於中旨、掌綍司綸、復傳於後葉。光暉所燭、朝野增榮。然則宅火均司、象雷分邑、莊周著小鮮之誡、尹何招美錦之嫌。列五等於姬封、高十城於漢秩、字育之道、循良是資。擢授潤州句容縣令。瑤山奧壤、金陵舊地、郊原枕端委之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鷺起、山氣合而盤龍見。物産殷積、水陸兼并、人多挺劍之雄、俗有亡珠之弊。君達於時事、明於政理、政不嚴而自肅、化不令而人從。甿黎感惠、愛之如父母。奸邪屏迹、畏之若神明。户口滋豐、田疇墾闢、行太丘之道德、息灌壇之風雨。國家下武膺運、中興纂業、氛祲廓除、日月開朗。君遇見知之主、逢時來之運、若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所覃、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國。紫泥流渥、朱紱昇榮、列五彩之通班、聯九章之賁飾。於是貴而思降、盈而知損、如絲之旨載流、亂繩之化逾息。先是邑居湫阨、里閈榛蕪、爰自歷政、未遑加緝。君乘三餘之隙、因四人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貲物之豐省。逐便興功、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累代之宏業。頃緣稼穡、頻鍾炎亢、雲漢之咏徒勤、京坻之望斯絶。君親加暴露、遍請山川、率甿庶以具馨香、俯壇場而展誠敬。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綿八極而俱灑、匝四溟而廣遍。自非仁心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預於此乎。加以道尚朋執、情敦宴喜、每至星摇劍室、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桃逕擁樵童之樂。臨萬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烟、良談間起、清文不輟、信可謂兼文兼吏、公才公望者焉。上聖深視九重、高居萬寓、乃眷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澤而周海内、博訪英髦、

採求異術。十道飛馹、萬域承風。江東道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源乾曜、崖岸孤聳、風飈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入星臺、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搖鐵柱以驚烏。冰霜凜白簡之威、霞日聚繡衣之色。遥同李郃、上迴星象之輝。俯類張綱、先懾權豪之氣。以君才地、加之聲實、每肆揄揚、先膺薦舉。王生千里、佇入於匡佐。荀氏十旬、行登於臺府。顧盼之重、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闈、遽翻飛於鶯路。隨郗詵而齊舉、攀鄧攸而不留。黯黯津亭、搖搖軒騎。壽春遺犢、將折轅而共分、葉縣歸鳧、逐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吴士庶、二江人物、來暮之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寇君於一·年、思段侯之再撫。丞魏烜、家承軒冕、代傳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閑。以函牛之巨量、貳割鷄之小道。主簿崔子佺、相門卿族、玉葉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凛俗。尉李棻、張隱、朝章、仇嘉勖等、並公侯復祉、琳琅積譽、經史足用、刀筆推工、暨迴東道之姿、免屈南昌之化。鄉吏等或耆年宿望、或盛族名家、負雲澤之瓌寶、馳水鄉之俊逸。山川舊迹、龍盤武踞之間。軒冕餘風、東箭南琛之亞。並餐和浴道、多從食椹之恩。老安少懷、久沐惟桑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而事稟國經、下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緗簡、俯緝謳謡、覈南襄之故事、採西郭之前躅。飛丹屑瓦、行抒雕金之思。相質披文、無媿沈碑之浦。其詞曰、

山岳騰氣、河汾孕象。基構百尋、源流千丈。地靈坱軋、天姿肹蠁。長寧建侯、襟懷洞朗。江陵奕載、風飆峻上。賾隱鉤深、知來藏往。斲雕爲樸、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從横。如周稷禼、似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逖矣遐緒、猗歟克生。乘彼靈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爲士則。月鏡虛湛、雲峰迴植。藝蘊縑緗、材經邦國。金玉其性、松篁其德。鶴鳴不已、鴻

飛未息。欲麗九成、先階一匱。比迹庠序、聯芳旌賁。軒墀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才、雕金纂懿。秦關漢輔、吳田號地。孫楚參卿、蕭何主吏。鴻鐘待扣、明鏡不疲。詞端筆杪、月落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曾參盡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三峽西窺。六條齊禀、百里均知。帝道光亨、聖人有作。如鵬得吹、似魚縱壑。越自奮飛、載翔寥廓。珠江控海、金陵負郭。夏禹經營、農皇甄度。星躔牛斗、雲連蜃閣。令長何擇、循良在茲。驅駕宓賤、雕鎪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欺。韋絃是緝、冰玉攸資。神憂河甸、獸斷江湄。蝗去無限、鸞歸有時。八使出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綉、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推理是屬。上敷帝念、下從人欲。一聽謳謠、載欣風俗。行收顧盼、坐成珠玉。若管知鮑、如蕭得王。君子既見、爲龍爲光。選衆而舉、載揄載揚。飛名日路、驛薦雲莊。渺渺雲澤、禺禺水鄉。西北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思、長嗟來暮。躑躅輩壤、迢遥鶩路。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以旌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楊修辯句。一刊懿迹、千齡垂裕。

張景毓撰 《全唐文》卷四〇五

唐故右監門衛兵曹參軍張君墓誌銘

聖唐文學德行未遇之士張君無疾而終、仲尼所以所以稱慟者其在茲矣。君諱景陽、字再其、先清河人也。曾祖昶、隋衛州司功。祖禹、皇易州録事參軍。父烈、皇鹽州白池縣令。君則白池君之第四子也。性惟忠公、行在絜矩。始以太學孝廉擢第、解褐魏州莘縣尉、博學舉登科、遷右監門衛兵曹參軍。嗟德業及時、將昇賈誼之策。札瘥奪魄、空切趙嘉之志。以開元廿九年十月廿九日、終於洛陽殖業里之私第、春秋卌有二。君四科兼舉、衆行允備。德命俱泯、君子所悲。夫人馬氏、撫存痛往、魂褫心折。嗣子呈、以君生有約儉之誡、没從寧戚之禮。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邙山陶原、禮也。友朋會葬

者、同陳太丘故事焉。楚忝於宗盟、飽聞德義、雪涕揮翰、紀君實録。同人馬巽爲君之銘云、

多君之材、相君之貌。實謂青紫、曾無應校。洛水之外、邙山之陰。但悲松栢、不見人琴。

張楚金撰序　馬巽撰銘　《全唐文新編》卷二三四

大唐故孝廉上谷寇君墓誌銘并序

寇鈞、字子平、小字弄璋、上谷昌平人也。姓爲著族、世載清範。隋襄國郡守通城閔公暹之曾孫、曹州長史思遠之孫、宋州刺史上谷公泚之元子也。生公族之門、紹良弓之業、在襁褓自然岐嶷、佩觿韘即絶童心、專精力行、不交非類。年登弱冠、以明經擢第。懃學損心、便嬰氣疾、以大唐開元十一年五月三日卒於京兆府延康里之私第、春秋廿三。以十五年丁卯歲二月甲辰朔廿九日壬申、祔遷於河南府西邙金谷原之舊塋、禮也。庶遂平生之懷、式展晨昏之志。嗚呼、與聰明而不假年壽、埋玉樹而碎掌珠、古今同哀。斯豈命也。猶子之痛、情見斯文。銘曰、

哲人云亡、歎殲良。念此骨肉、毒中腸。死生夭壽天道常。達人大觀庸何傷。

寇洋撰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五〇

大唐故永王府録事參軍盧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自省、字子慎、范陽涿人、其先太岳之胤也。世著敦史、史有美談、末葉本枝、得而詳矣。六代祖諱淵、後魏吏部尚書、八子四卿、一門三主。淵生司空道虔、虔生周左庶子昌衡、衡生皇博州刺史寶胤、胤生絳州稷山令元規、規生滑州衛南令遜。積仁累德、族大寵彰。公即衛南府君三子也。生而美秀、長而冲和、貞白不違於身、喜怒莫見於色。弱歲以明經及第。時吏部宋公秉林宗之鑒、器公之墻岸綿邈、重公之閥閲清華、以其子妻之。調補左清道

率府兵曹丁府君罰、不食三日、泣血三年、免服補同州參軍。太夫人即世、殆將滅性、俯而得禮。尋授恒王府户曹、又任永王府録事參軍、階之漸也。鵬翼將搏、驥足猶跪、長途未半、中壽先傾。以天寶十三載四月十九日終於敦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四。以其年閏月十一日權窆於洛陽北原、禮也。嗚呼。謂天與善、何禄位之不崇。謂神依仁、何年壽之□。永報施之理、其爲謬歟。夫人淑慎柔襟、閑詳中閫、昔媲其偶、咸稱冀□之妻。今字其孤、實爲文伯之母。嗣子克等哀哀訴天、縗絰之中、禮無違者。由盧之自出、敢不預知。忝迹文詞之場、用書陵谷之所。銘曰、

公之德、介然而直、於家於國、有典有則、其儀不忒。公之性、退然而□、惟貞惟正、克恭克敬、與物無競。神其無良、降此禍殃。白玉長瘞、青松已行。風樹蕭屑、原野蒼茫。國門之左、邙山之陽、于嗟盧公居此堂。

房由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五六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狥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櫜、僞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温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爲之。公諱斌、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主盟於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孝寬、周大司空、鄖國公、曾祖津、陵州刺史、壽光縣男、祖琬、成州刺史、父安石、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并勛德茂著、史牒詳焉。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

以宰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於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義、總括旁説。文言蔚於輿表、筆態奼於力外。子虚上林、敢云雄似、黄庭團扇、方議雁行。鶴鷩乏姿、羊車奪映、會選公婿、詔婚王室、天家焜耀、獨任素風。時論騰踴、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咏、啓迪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覲、累貶巴陵太守、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叙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禄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騾、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温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盗之。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遥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拏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耻。嗚呼。上京既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谷洛方鬥、鑿齒入骨、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猨、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久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猥不見戮、專車之

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言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絶於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於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秘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迹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維稚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銘亡

王維撰 《全唐文》卷三二六

韋斌傳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凡搘頤、竟日懶爲一言。其子饌羞、猶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牌、往來復章奏、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令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仿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督、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或彌旬

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爲持權者所忌。

段成式撰 《全唐文》卷七八七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嗚呼。姑孰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之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一

贈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

不拘常調、器度宏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疏遠之懷、難久於密侍、候間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脱屣軒冕、釋羈韁鑣、因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豪。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度牛渚磯、至姑熟、悦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庇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元壤、生不及禄、殁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共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户

畆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所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税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勛庸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術貧虚、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於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斷簡、以行於代。銘曰、

嵩岳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晋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公之墓、異代詩流同此

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范傳正撰 《全唐文》卷六一四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横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産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轗軻、竟無所成名。有一子名伯禽、偶游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游秦、志好爲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乃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

劉全白撰 《全唐文》卷六一九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游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困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

於行伍間、爲免脱其刑責而奬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稱其本、懼失其傳、故叙傳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絶贊、公之詩歌與裴旻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草書爲三絶。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杰相投、龍虎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顔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圖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味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游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讚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爲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淠水草堂南游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劭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杰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噫、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余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裴敬撰　《全唐文》卷七六四

故朝議郎行尚書倉部員外郎集賢院待制權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自挹、字某、天水人。其先殷王武丁之支、因封命氏、楚遷於那處、秦徙汧隴、綿代多才、繼有勛力。四代祖襲慶、周開府儀同三司、相定冀青殷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齊郡公。曾祖武、隋開府儀同三司、浙豫桂三州刺史、潭府總管、始平郡太守、右武衛屯衛二大將軍、天水縣開國伯。考無悔、皇朝請大夫、晉州趙城縣令。公年十四、太學明經上第、因喟然曰、學不足以究古今之變、而干祿者、非吾志也。遂養蒙於終南紫閣之下、窮覽載籍、號爲醇儒、非其道不合、非其人不自。歷南和、寶鼎二縣尉。天寶中、河湟之間、踐更以禦寇、平糴以饋軍、皆以御史董之、聯辟從事。既而幽陵兵興、二京震蕩、搢紳之士、多在劫中。公艱貞終吉、盜不能污、剋復之歲、制授醴泉縣尉。尋攝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宣慰使崔中丞伯陽判官。軺車所履、人誦其惠。歲中、崔復命、遷左馮翊、表爲祠曹、且佐州帥。朝廷以公文而無害、特拜監察御史、謙以自牧、換大理寺丞。學該古今、加集賢院待制、識通理典、遷尚書倉部員外郎。大曆五年春、感風疾請告、十有二月、終於布政里私第、享年七十。惟公得大易之含章、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夫如是、則通籍書殿、起草中臺、於諸生不爲不達、而充公之量則未也。與故王右丞維、今歸尚書崇敬爲文雅道素之友、其餘或不踐其域、故知我者希。夫人太原王氏、監察御史造之孫、鄠縣令侑之女。淑行明德、輔於公志、叢是福履、近於期頤。公之喪既除二十三年、而夫人歿、壽九十三、時貞元十年十有二月也。嗣子某、某官。次子某、某官等。皆以舊德蕃祉、參居吏員、盡厥誠信、貞於龜筮、

以十二年十月、祔葬於咸陽縣洪瀆原、禮也。以德興諸孫之列、習於舊史、郯子之學、誠慚古人、滕公之室、敢識幽壤。銘曰

周隋之間、受封於齊、代有武功。抑抑倉部、德音不回、藹然儒風。考正圖書、彌綸憲章、其道昭融。黄裳之吉、大雅方直、位則未充。惟此令德、與彼内則、委龢而終。咸陽古原、祔窆雙魂、淑聲無窮。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二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

盧招　張軫　顔幼輿　張鎬　李長
薛嵩　徐浩　張從師

有唐登仕郎行魏郡冠氏縣尉雲騎尉盧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招、字子思、涿郡范陽人也。出於炎帝之胤、舜以揖讓受終、伯□典其禮。武以師徒禁暴、尚父訓其兵。派齊後而蕃昌、宅燕垂而光大。自續漢尚書子幹之後、代有英彦、焜燿於時、凡今之人以官婚爲評者、謂之甲族。公即後魏秘書監陽烏七代孫也。曾祖同吉、皇朝無極縣丞。大父元亨、孝義縣令。考□□河内縣令。皆經德秉禮、以亢宗實、儉宅仁而訓後。公生而秀異、□而文明、體正而舉不後時、諳微而動無違道。談端敏捷、堅白可離。學府精通、經緯咸貫。至若詩含四始、賦列九能、臨案牘而剖疑詞、布方册而陳大體、靡不徵明典要、藻飾清新。又工草隸八分書、咸得其妙。加以就賢體遠、好善與能、憲章罔替於先達、揄揚不略於後進。古以所謂博雅君子、公其當之。幼丁先夫人憂、既冠丁河内憂、皆哀過於禮、爲鄉族所稱。既而來遊京都、聲華籍甚。吾先君禮部尚書孝公見而嘉賞、申以婚姻。俄以鄉貢明經、射策上第、調補魏郡冠氏縣尉。事濟於肅給、政成於禮讓、清節聞於師長、休問超於等夷。進階登仕郎、策勳雲騎尉、從班例也。秩滿告歸、卜築於濟川之陰、宛然仁智之趣、琴酒爲樂、好事趍之。嗚呼、以公之才、以公之行、嘉謀可以膺大用、積善可以降永年。道之邅如、尚退藏於下列。命也不淑、遽遭罹於鞠凶。彼蒼者天、胡寧不惠、奄以天寶十三載十月一日遘疾、終於東京崇政里崔氏之館、春秋五十有三。所著詩賦襍文等五卷。越以其載歲次甲午十一月壬辰朔十八日乙酉、權窆於洛陽縣平陰鄉之原、禮也。公無男子、有女

子子三人、銜恤無窮、殆將滅性。夫人博陵崔氏、憂深思遠、有懷陵谷、乃命介弟祐甫紀之於詞。祐甫幸以睦姻、早秉惠眷、吹噓誘掖、知名實賴於發揮、契闊艱虞、多難幾勞於設振。承訃心絶、臨文涕零、銘曰、

詞者身之文、信者行之主。猗嗟尉兮、發而爲則、動而爲矩。神之聽之、宜介以多祐。年不借位、不充吾安問焉、恨徒深於萬古。

崔祐甫撰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二五二

唐故河南府參軍張君墓誌并序

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也。曾祖玄弼、皇秀才擢第、拜長安尉、益府功曹、贈都督安隨郢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秀才擢第、宗社艱難、時危反正、特進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漢陽郡王、本州刺史、食封七百户、碩德金章、勛庸茂績、傳諸國史、備列先碑。父漪、秀才擢第、朝散大夫、著作郎、佐父潛謀、能安漢室、建策除呂、獻議如昌、功亞朱虛、侍歸疏受。君則著作之第四子。聰含誕孕、度積公忠、體峻晴峰、神高秋色。傅母罷乳、膻腥靡嘗、岐嶷有成、詩書便覽。往昔中宗復辟、邪黨構端、大父被奪鳳池、歸來典郡、見君性不食肉、幼及成童、奏爲梵苑沙門、配居龍興精舍。載雖及紀、材必爲時、君謂釋門之道也、祈没後之因、儒門之教也、救當今之弊、修惠狹於善已、濟世博於蒼生、返初服於巾簪、捨緇流而冠帶。屬天波昭滌、祖廟立宗、支子從班、大才誰繼。喟然曰、吾當擅鴻筆、取青紫、即胄太學、舉秀才、無何、拜河南府參軍。以秀才有後也。况官參河尹、攝綰府曹、墳藉文章、儒宗墨客、虚心待士、散俸歸仁。餘慶未融、斯文乃喪、味不知突、以逮於終。以開元廿年六月五日遘疾、不禄於洛陽陶化里私第、春秋卅六。嗚呼、知音者莫不云、變風雅之篇什、稟江山之清潤、方經國而可大、尚

沉迹而未光、痛昭世之早辭、乃邦家之殄瘁。有集三卷行於代。夫人安陽邵氏、備佩針管、修整組紃、事姑側聽於鷄鳴、作嬪潔羞於荇菜、訓子得義方之蠱、孀居存師傅之儀。早歲專德於公宮、晚載修心於釋典。以天寶四載六月十七日寢疾、終於故里私第、享年卌有九。越天寶六載十月十二日、合祔於安養縣柏城里先祖之舊塋、禮也。嗣子曰繹、曰縉、欒欒相撫、哀哀相次、愷悌孝友、閱禮言詩、既積學而含章、亦高墉而射隼、女也事夫、終遠弄瓦存卑、相對悲號、皇皇孺慕。將題實録、用叙哀詞、銘曰、

軒轅垂裳、支裔分張。子孫范陽、奕葉全昌。從宦遷徙、茅舍金章。其一　猗歟君子、炳靈代起。文章宮徵、弱歲異此。不食於肉、歸於釋子。其二　翻飛國庠、擢秀明歟。繼業聯芳、參卿洛陽。嗟乎中折、梁壞人亡。其三　夫人婉德、禮全内則。母儀柔克、嗣子食國。驅馳文墨、呱呱相向、銘誌將勒。其四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顔君神道碑銘

丁鳳撰　《全唐文拾遺》卷二一

君諱幼輿、字令軌、京兆長安人。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六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粲焉。孝悌仁和、精詳禮法、博涉史記、漢書、盡究其義理。起家后土齋郎、調補汝南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聞修潔、紀綱吏人、罔弗畏慕。太守趙國公王琚器君才名、待以殊禮、縣之庶務、悉以見咨。家素清貧、從母之孀嫠者、宗族之惸單者、皆仰給焉。君悉心奉養、情禮彌篤。哥舒之攻石堡城、請君隨軍、拜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恩敕賜緋魚袋。不幸以天寶九載秋七月旬有三日遇疾而終、春秋四十八。即以其月窆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西北、祔也。夫人陳

郡殷氏、太夫人蘭陵郡太夫人、充曹州司法麗正殿學士踐猷之元女、高士永寧尉寅之女弟、高士壽安尉亮之家姑也。我伯舅聰明純粹、博學稽古。相國陸象先、秘書監賀知章、泉我世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友善、皆呼爲五總龜、千年而五總、問無不知也。太夫人以君四世殷之自出、原本闕失其新命君娶之、既而遂焉、成先志也。夫人含風、孤映當世、以廣德三年冬十月二十一日、棄床帳於江陵。仲子鳳翔參軍頵、泉季子頓、不幸早夭。大曆四年夏四月壬戌、季弟真卿命君孟子前武功丞頂、叔子左千牛願度遠日而合祔焉。嗚呼。君以全德之姿、丁休明之運、宜其振翼層漢、濯鱗清流、而位不準才、德淪於天、吁足慟也。謂之何哉。銘曰

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温温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唯德是揆。人倫領袖、宗廟簠簋。佩服典常、顓精文史。汾睢歲事、新息入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從母、必窮珍旨。綏族糺宗、群居咸喜。哥舒授律、石堡俟倚。命我翊戎、寵章斯被。鯤溟未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瘇。安放安仰、嗣徽昭美。合葬既遵、從周有斐。於嗟窀穸、不獲躬視。寫恨立銘、告哀千祀。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并序

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三曰貴相。聖人法天建官、作爲台司、以左右民、於是乎有敬敷五教、平章百姓之職。居之者下代天工、上應星宿。其或一麾出守、八命作牧、内爲吉甫、外爲方叔、宏道利物、其政一也。惟唐七世皇帝誅羿浇、纂舊服、得柱石之臣曰平原張公、諱鎬、字從周、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輟耕隴畝、爲唐皋夔。推轂於河南、樹風於荆門、作賓銅樓、登侍禁掖。牧撫人半歲、洪州再稔、鰥寡不侮、神人咸若、慈惠之政、洽於百城。享壽

六十有一歲、在癸卯七月壬寅薨於位。夫德之被物也厚、則物之興感也至。故公之捐館、自九江至於敷淺原、南暨於梅嶺、東臻於閩徼、蚩蚩之民、靡幼靡艾、泣涕乎遺風、凄愴乎棠陰、懇懇乎若求而不得、企而不及也。僉曰、平原其可謂盛德也已。子惠困窮、俾富而庶、若解衣衣我、輟食食我。棄我往矣、誰育我矣。逝矣遠矣、音徽沫矣。吾儕小人、嗚呼疇依、盍咏歌之、刻諸金石。秋八月既殯、耆老吉州安福縣丞鄧林玉等一百一十五人、乃率吁衆、感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虎賁亞旅、鄉老大夫、相與稽乎陳迹、建頌表德、用廣留侯之世家、紀子產之遺愛、禮也。公曾祖曰善見、位朝議大夫、越州司馬。司馬生武定、任荆州都督府户曹參軍。户曹生知古、官止代州司馬、廣德元年贈太子少傅。自司馬至少傅、世以儒顯、天鍾美於其後嗣、四世而生平原。燕頷犀頷、山立玉色、森然若大廈棟梁、清廟祭器。該宗六學、大抵以周易爲師。將探元化、耻觀朵頤、隱居南山、蓋三十期。天寶十四年、始褐衣召見。凡用舍繫於才行、止牽乎時。當無爲無事、則許由善卷各得安其節。及人思俾乂、則黄公角里不能逃其用、勢使然也。繇是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綰相印、佐王業、明勛之盛、輝動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天子方以復夏之師、蒐於岐陽、三河之人、左衽是懼。公入叙百揆、出分二陝、帥東諸侯之兵、收復宋鄭、誅後至者、以懲不恪。安危之機、懸於方寸。方將董正東夏、懷柔山戎、會帝咨百工曰、有能典朕荆楚、俾奸宄不作、予惟克邁乃勛。於是拜公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予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上思夙夜出納言語侍從之臣、命公作左散

騎常侍。會鍾陵、鄱陽之間、人咨艱食、上又曰、命汝作州伯、總十聯之任、俾余無虞、惟爾賢。於是有洪州之拜。粤寶應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川。彰善用明、癉惡用威、一法度用信、布愷悌用德。慰薦掾吏、勞徠鰥寡、化以公廉、扇以禮讓、煦而嫗之、使自得、清而靜之、使自定。於是豪民猾吏、革面斂手、家有忠信、人懷孝弟。暢於事業、布於風俗、浹於人心、被於歌咏。是歲也、三吴饑、人相食、厲鬼出行、札喪毒痛、淮河之境、骼胔成岳。而我倉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疵癘不作、災不勝德也。臨海賊袁晁、狃於會稽之役、侵我東鄙、江介大恐、民斯繹騷。公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唐突者三千餘人、自是奸黨散落、不敢南向而射、邦人安焉。舒城賊帥楊昭、憑蜂聚之衆、殺同安郡守劉秋子以叛、師潰而奔、犯我疆埸。公覆而取之、懸其首於五達之衢、凶徒殲焉。沈千乘者、新安大豪、結椎剽之黨、爲之囊橐、弄兵潢池、虔劉我民、桴鼓之聲相聞、郡國二千石不能禁。公命次將斬之以徇、鋤其根株、俾無遺類、新安民庶、室家相慶、江干清焉。振六條之宏綱、開布大信、從善如不及、視民如赤子。克己推誠、以百姓心爲心、飲之以和、俾服從教化。輕剽呰窳、奪攘矯虔之俗、罔或干於政。慘悴蹇亟、苛察繳繞之吏、不能見其巧。哀矜民庶、期於無訟、德政行焉。眘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賁、昌黎韓洄、趙郡李惟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澄清之内無濁流、審克之下無冤民、淑德旌焉。公之解裋褐而拖國章也、十有一年矣。雖匪躬之故、宣力不暇、而滄洲願言、未始弭忘。每曰、少伯子房、吾之師也。累乞骸骨、將角巾故山。朝廷方虚三老五更之位、待公、除書未下、而公薨焉。嗚呼哀哉。褒德之盛典、退身之正志、嚮用之遐福、三者

俱未從人欲、斯可以嘆矣。惟公出將入相、文武爲憲讜言成略、藏在册府、代莫得而聞也。今採其德刑禮義之善、利物者頌之於石、慰彼墮淚者之心焉爾。其文曰、

純粹之氣、升於星辰、降爲賢人。皇王得之、以釐百工、以驚下民。九江之南、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平原來思、綏之以德、俾民化淳。寬厚清靜、飭躬率先、是訓是勤。猛獸不噬、夜犬不吠、豐年來臻。藹藹令德、家有膏雨、户有陽春。牧我苦晚、棄我苦早、實天不仁。南州寥寥、東山依依、德音若存。千載之後、魂魄登此、頌聲不泯。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〇

明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大曆七年冬十月甲子、前明州刺史李公寢疾、終於晉陵之無錫私館。嗚呼、公諱長、字某、隴西狄道人。其先自凉武昭王元盛七葉至皇朝工部侍郎岐州刺史義琛、生吏部郎中緡、緡生蔡州長史贈宋州刺史某、某生公。公生而聰明、治左氏春秋。舉孝廉、初任貝州參軍、三遷至國子主簿、御史中丞盧弈司察甸服、辟爲從事。天寶十五載、大盜覆東周、弈死節、公遁脱而南、會永王璘都督江左諸軍、雅知公才、將署於幕以畫公告不能無何璘果敗、君子以公爲知幾。時肅宗在岐、朝廷擢良吏以慰郡縣、不限官次、多即授印綬。丞相韋見素表公可用牧民、詔攝安州刺史。考績既成、真拜均州治中、遷鄧州。康允之叛、南土大擾。公會諸將以王命討不臣、尺兵不喪、凶黨大壞、宛鄧之間民到於今受其賜。上方勤恤下民、重二千石之任、不暇登公於朝。由是歷隨、曹、婺三州。三州輯寧、征傅韓王。王德既宣、出爲梓州、又换明州。時越初静、瘡痍未復、公務穡勸分、人安懷之。及其去也、如奪乳育。嗚呼、公凡歷官一十有四、其剖符分憂者八。享年七十。其

爲人也。剛毅寬明、惠和而清。所至之邦、先以禮、後以刑、使人遷善遠罪、而不知其止。君子曰、古之良吏也。初公無允子、命兄子某爲後。八年冬十月、某奉公之喪、反葬於河南萬安山之陽。夫人博陵崔氏、秦州掾孝之女、既笄而歸於我、以宜慈恭順聞。享年五十、先公而殁。公爲明州之二年、以夫人之喪反葬萬安、至是祔焉、禮也。夫惟天地之道可久、若陵谷、則無不遷也。遂銘曰、

於惟公先、實曰庭堅。作舜五臣、爲唐八元。周道不行、伯陽西遷。晉失其政、凉興勃焉。武昭之孫、宋州之子。如珪如璧、如松如梓。爰在下位、令聞亹亹。帝曰休哉、命牧南鄙。在鄧有亂、惟我行師。寇戎既夷、剖符於隨。曹無罷人、婺有去思。或傅或藩、受命咸宜。爰自東南、薄言旋歸。謂天聰明、胡不憖遺。節彼萬安、松柏丸丸。猗歟齊姜、同穴其間。横峙惟松、旁流洛川。銘勒金石、永昭億年。

梁肅撰 《全唐文》卷五二〇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相州刺史昭義節度使平陽郡王贈太保薛公神道碑銘并序

地有塕鬱之氣、在河汾上。星有焜耀之精、在畢昴下。受其氣間出爲方伯、應其精代興爲神將。焯有休績、□平陽王□公、諱嵩、字嵩、河東萬泉人。其源夏車正、漢大夫之後也。祖官至代州都督左武衛大將軍諱仁貴、考幽州長史節度使攝御史中丞右羽林大將軍汾陰縣男贈太子太傅諱楚玉。王侯相繼、勳寵更盛。公天姿神骨、端肅正直、理春秋尤重繁露、讀兵略偏好陰符。年十五、以隨先將軍、多在恒碣、見朔雲連海、胡騎入塞、羈□馬環燕甲、突圍朝戰、控弦夜獵、以勳著受署轅門。自後獻廬龍□□謁蓬萊之殿、入則參戴鶡、出則追射雕。天寶末、屬星讁於天、薊門有暴兵之變、羿澆相濟、再

陷□師。公命縣猰昿之口、心馳象魏之下。迺慨然顧其家老曰、吾世建邊勳、身荷國寵。上不能死節報國、下不能滅敵立家。今爲逆虜將兵、實所未忍。然以束身歸朝、本吾志也。歸則獲罪、罔由以樹大勳。亡命從虜、非吾心也。從則握兵□可以建大節、誓將劫盟報主、斬將歸朝。爾其志之、吾有願矣。遂陰約叛命、密獻封章。見國家有義士宗□以潛山虔縶候掩軍尉以乘城受執、公皆護而釋之。望故□、拜王師、免胄揮血、視環誓歸、更數稔矣。寶應歲、皇帝纘乾坤之正位、忍河洛之殘寇。北單于以大旗千隊、中羽林以霜戟萬□、霆奮飆行、遂荒大東。公□是召以麾下、感而謂曰、今聖人龍躍九天、澤浸四海。用漢光制、竇融入而受封。徵魏文令、黃權歸而加錫。吾屬可泥首請命、席藁伏辜、無乃後乎。言未卒、遇亡虜奔北、爭舟截河。公命塞杏園之津、絕松漠之路。群兇梟首、海塞克清、公之謀也。遂領所部精甲三萬、成縣卅、獻狀闕下。□君義之、特拜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相州刺史、節度使。又封高平郡王、加賦二百户、署其府爲昭義軍。歸□也、當大軍百戰之後、邑無完聚、人無噍類。公布五州之新政、舉三軍之闕令、條上而陳之。訓農也、庀禾□、戒以□□。蒐乘也、補騋牝、班以爲政。養卒也、鑠干楯、置君子營。平税也、均庾斛、開廪入□。行之期年、鬪兵至參萬、戰馬至參千。然後講求鄉燕、備□亞之禮。纘脩鄉射、陳金石之樂。衡漳之下、政用大和。繇是月班朝貢、歲行軍賜。左執圖、右執贄、帥諸侯而覲天子。會東夏有故、溫詔勉之。遷尚書右僕射、改封平陽郡王、寵□績也。公因寓書於四境、曰昔桓文主盟、貴翼戴乎。魯衛分政、重脩睦乎。今小不恤鄰、大不恤國、非所以享王爵也。發幣以結之、購士以說之。曰、□□□河□之使、垂櫜而入、執玉而□。公之力也。夫智則□塞、化則神速。惠工通商、爲

元侯之式。勇則電發、攻則河決、摧堅破剛、爲上將之傑。若然者非智決之勇安之守則全戰則剋。經其亂能保於身、謀其身不忘於□。可謂大功明略、守議全忠者歟。大曆七年冬十有二月景寅薨於磁州。皇上聞之、贈以三公印綬、九原賵襚。以明年十月、歸葬於夏縣先將軍之塋中、謁者□護、宦於軍者俾爲之衰、遵舊典也。公性蘊純素、運遭□遇。少也師儉慕平津、布被與伯仲共之。及賜僰童、錫宛馬、先奉二昆長也。重賢慕平原、珠履與賓客周之。及辯秦雞、識趙獵、尤招説士、鄴下君子以爲美談。嗣子十人、長曰平、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行純志鋭、光令緒也。次等、誦詩執禮、章孝誠也。伯昆右金吾大將軍、仲昆太子少師。内友外忠、助王室也。隋武之理晉軍、父及子盛、度□之握漢節、兄連弟□。莫之尚焉。相與負土銜涕、撰録勛績、見徵直筆、篆於玄石。銘曰、

燁燁平陽、慶鍾三葉。翼聖於唐、樹勳於鄴。世重神將、功興薊門。壯圖電舉、雄略風翻。運厄兵甚、身陷誠存。志掃國難、誓酬主恩。三覲登壇、九命作伯。黼衣鷩冕、金劍玉舄。撫俗五州、講德有經。主盟四封、交修以寧。潤人雲雨、震敵雷霆。獻贊執瑞、朝覲禮備。牙旗曉翻、將星□墜。哀甚中軍、悲連七萃。追册太保、寵葬大勳。山河故國、松柏新墳。刻石崔嵬、長旌冠軍。

程浩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四三

大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惟天陰騭下土、恢宏相導、降聖啓運、生賢佑時、猶三光五行、晷度盈缺之無愆候也。當玄宗開元之後、景化昭融、選建明德、大旌文學。肅宗嗣位、首革艱運、方用大刑、蕩穢□□、則武功戡難、議獄緩死、

□代宗□□□今上纂丕圖、參任二柄、以康億兆。會稽公歷奉四后、周旋五紀、各因其會、振耀長才。有潤色皇猷之詞、匪躬納諫之直。有銓綜九流之鑒、威懷九德之重。故外統□□、内亞冢卿、開國承家、分茅胙土。所不至者、未升鼎司。儒流展用、亦已厚矣。公姓徐氏、諱浩、字季海、東海郯人。隋杭州錢塘縣令澄之元孫、皇朝逸人□敬之曾孫、兗州九龍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青光禄大夫、洛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嶠之之子。稟命於天、稟訓於先、稟氣於山川。國器斯全、輔之沉研、無得而□、鬱爲通賢。年十五、究經術、首科升第、始擢汝州魯山主簿、□□□卑時論稱之。無何詔徵、俾□□賢院大學士燕國公説、文之滄溟、間代宗師、嘗覽公應制喜雨賦及五色鴿賦、兼和制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嘆不足、□爲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無翼而飛、遽闕六字實愛其才、申其

用、始終以之。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張守珪之節制幽薊、恩冠諸侯、欽承威名、特以幕僚陳乞、優遂其請、授監察御史、□常侍府君憂。服除、補京兆府司□參軍、□□荼蓼、毁瀕於滅、無復宦情。既□逾年、勉從親故之諭、起就常調、授河南府司録、轉河陽令。先是有晻昧疑獄、繫囚六十人、公下車、鏡照一立、塵洗猶□、雷啓闕五字闔境□□熙熙如也。桐鄉遺愛碑頌□□。改太子□議郎、東土留守王□辟從其事。有河清俚人僞作符命、埋深谿而表異、滋拱木以徵年、然後假獻歲之辰、矯元元之詰、審言闕八字以得之、益雷同之口矣。且云祚聖難以□□□□既説於聽聞、史筆方裁於簡册。公明徵篆隸、立辯乖訛、正大謬於已然、折群言於獨是。既而致詰、悉驗其奸。遷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充嶺南闕八字求成俗事多詐濫吏□□□□公□□潔□□□□憎枉信義必行

於夷獠、廉平可動於鬼神。五嶺百越、頌聲四合、同詣方面請建旌德碑都督張九皋爲之飛章朝議以爲主聖臣忠、□建聖德頌人到於今歌之。轉刑部郎兼司農少□□□兵部尚闕五字幽陵始禍、寓縣興師、公以官在職司、志當静亂、馳驛詣闕陳謨納忠、度向背於兵鋒、算堤防於地理、慮先物表、機變日□、天子奇之。方超大任、奸臣忌害□□□□除□州刺史。建旆即路、皇情乃寤、念翦桐之立信、謂剖竹之非輕。乃加本州防禦使、錫金印紫綬。及京師失守、翠輦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靈武奉繼□之制。傳召公詣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時鑾輿未復、鶴詔急宣、尤資倚馬之能、多類奮鞭之速。公虔恭法□、咫尺天顔、握管風生、落箋泉灑、皆如響答、特邁詞鋒。上奇其才、謂□幽贊、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封會稽縣開國男。喪亂既平、皇極反正、輔宣天子之孝、奉揚君父之慈。玄宗降孝感

光天之詔、肅宗獻至道□□之□、啓沃兩宮之□□□三接之恩、獨以雄文□□□□前代文□之盛、孰可儔其類歟。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刑、其徒三千、將置重典。公上引大易三驅之□、雅詰惟輕之義、近徵侯君集、反於輦轂、太宗唯罪四人、越王□□□□狄仁杰議誅元惡、而言國章有素、故事斯在、詞簡理要、端如貫珠。百寮傾聽、無復異論、廷諍三進、竟獲減論。李輔國馮寵恃勛、台臣側目、有命將授左散騎常侍、□□□□公敷陳曰、敗由官邪、名不可假。登□珂鳴之地、侍從顧問之間、授非其人、期不奉制。有命改授大詹事、且曰、將來命官若此者、皆許以聞。然蹇諤之誠、幸伸於一捷、而浸潤之譖、竟中於多言。因除國子祭酒、遂貶盧州長史。代宗踐祚、公論勃興、乃□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禄大夫、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畲徵病久、政荒殁

於南海、馮崇道陰奸伺隙、盜據新息。以爲杖節□綏非公莫可。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公折簡飛書、先明大信、順流鼓棹、以示不疑。見書者皆曰、此選補徐郎中之名也、父母至矣、復何所求。既而傾岩洞以請命、□戈鋋而頓纇窮南極東、人迹罕通、習習祥風、蕩其□□無□□□舉_{闕七字}復□庶富而後教之。會來年有吏部之拜、復兼集賢學士嘗領東都選務、銓第舉科、凡百其流、拔奇者一人而已。比居宰輔□□逾年即□相□齊公其人焉、洞鑒深識、皆此類也。□不□德、瑕不掩瑜、□執法者所繩、又黜朗州別駕。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加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睹風儀之可法、惜春秋之已暮、尊德尚齒、方欲以論道之位處之。其明年、薨於長安永寧里之私第、享齡八十、告第加等、贈太子少師終焉。公禮義之興、中和所蘊、智周顯晦、行茂家邦。班固謂董仲舒、公孫宏、倪寬以儒術通世務、□三人似□其□□□度德以義復何愧於前賢。先府君擅書、公嘗受筆法□□忘倦、草隸兼優。開元天寶之間、傾玉帛刻琬玉者、一門二妙而已。議無優劣、以王右軍父子擬焉。始自登朝、特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器、忘年定契、不復以禮秩關情。故當代英選、孰非交友、□□彥異、自我吹噓、所以累登石渠、再踐西掖、入更臺省、出擁旌旆。九遷而碩望彌高、三黜而輕痕不污、賓實本末、信中庸之君子歟。公以建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以其年十一月葬於東都偃師縣先塋之左□。洎貞元十五年、嗣子現罷宰王畿之新安、璲爲東府法曹掾、瓘、玫舉進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人。現嘗以家傳遺文、俛叙其志曰史牒藏諸册府、墓隧閟於幽扃。永惟世德、尚隱松楸、未奉紀功、行於金石、留九□□百代、朝建夕殞、□□無恨。國有干戈之故、家有死喪之戚、懇願未就、垂二十年。辭將

涕從。禮以情激、則聖人所謂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者、揚已之美與揚親之美俱孝子也。其□□□顧□□寂之請□□□□之效銘曰、

東南有截、强霸者越。中蟠會稽、旁浸海浙。含風蘊玉、浴日孕月。象合粹靈、氣生才哲。才哲伊何、惟會稽公。克□克亮、克孝克忠。種蠡宏謀、王謝高風。實探其奥、實□其踪。其一 會稽之德、和柔且直。朗邁溫重、威儀抑抑。乃辯奸諂、群疑去惑。載讞典刑、刀鋸減息。内外更踐、卑高稱職。績著縑緗、愛留邦國。其二 會稽之文、代天爲言。藻繪皇猷、恢宏化□。含和變□、□澤伸冤。邃劇淵塞、疾如雷奔。宣明日月、贊翊乾坤。敷暢大號、親親尊尊。草隸兼善、鍾張抗論。一臺二妙、獨耀吾門。其三 會稽之武、非謂暴虎。建旆鞠旅、往綏南土。南之凶殘、民痛里殫。盜邑乘城、餘孽桓桓。於以代起、推誠靜獻。人謂投戈、我唯揮翰。翰墨所經、人胥輯寧。其四 會稽之終、翰苑其空。宸扆軫悼、邦人輟舂。楷模遺草、景行中庸。大雅道喪、誰其發蒙。成周之東、天地之中。邙洛向背、終華會通。故塋新壟、□□□□。勒石銘德、悠悠不窮。其五

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公墓表

張式撰　《全唐文》卷四四五

有唐逸士吴郡張從師、冲和純粹、辯博宏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群。言不近名、惟代耕是謀、貞不絶俗、以忘機爲心。秀才高第、起家臨濮縣尉、歷馮翊、伊闕二縣主簿。乾元元年、拜監察御史、御史中丞鄭炅一作旻之擁旆濟江、辟爲從事、轉河南府法曹參軍。凡歷官五政、享年五十八。忘懷樂道、終始以之、攘臂於爵禄聲利、得喪虧盈之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形全神全、身與化俱。上元二年八月辛卯、終於吴郡私第。其孤惟儉、惟靜、能稟謨訓、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藐爾在疚、零丁何怙。季弟秘書省正字曰從申、乃茹天倫之哀、謀及卜筮、以是歲

九月二十八日、權窆於虎丘山之西原、禮也。初、公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書水部郎。損之生烈考浤一作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文雅之慶、施於後昆、故擢秀才而衣繡衣者、及公三葉。君子以爲榮。少好黄老、且修禪慧、晚節持六經微言、以遺三子。三聖之學、不墜於地、君子以爲博。詼諧不羈、頑傲世、視軒冕纓紱如塵埃、必也臨事能斷、義形於色、推賢進善、不進不止、君子以爲達。當伊川啓戎、歷陽爲魚、公力窘身陷者、至於再、涵泳沸鼎、揭厲橫流、而迹無緇磷、憂患不能及、君子以爲智。宜享黄髮、而升青雲、天胡降凶、殲我仁人。嗚呼先生。往無返期。談藪清風、詞林逸韻、墨池真草、三事永絶。凡今友朋、可勝痛乎。恐後代丘隴、將平川澤、相失、求遺迹者、莫知德音之所始、乃志之於石、永爲靈表。

獨孤及撰《全唐文》卷三九三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一

司馬望　白鍠　張偭　李光弼　薛舒
鄭宇　李季卿

大燕故朝議郎前行大理寺丞司馬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望、字□卿、河内温人也。其先出顓頊少昊之後、重黎始封於唐堯、羲和嗣職、代掌天地、克茂勳庸、洎周宣號邑於程、爲大司馬、錫以官族、因而命氏。世有貴位、昭彰圖牒、雖儒生墨客、更僕進牘、曷足以書之。曾祖玄祚、唐膳部郎中、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祖希奭、唐長安萬年明堂三縣尉、贈懷州長史。父鍠、兵吏中書三侍郎、贈衛尉卿、謚曰穆。公即穆公第四子也。禀純孝焉、敏而達、脩至德焉、正而順。未成人之歲、有成人之風。年十五、丁内艱、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人曰過禮、禮存乎中、能事其親孝之始、能立其身孝之終。公弱冠專經、以孝廉擢第廿八。筮仕、授同州參軍。孫楚盛才、公府藉甚、雖官無正局、而受任則多。決獄問刑、無小無大。時刺史孟温禮實邦之良也、望之重者、曾不以屬官之禮而遇之、以是五府之命、月交歲□。則知□□□□□□猶莫邪之刃、新發硎然、公得辭其用乎。故都畿採訪使判□□□□□□□□□以分察之命、委公巡按焉。出納使殿中侍御史□雲將□□□□□□□□□□、斤斧所施、繩墨所持、曷嘗不神明其思、會合其宜。□□□□□□□□□□□勞、授公平陽郡司倉。無何、調遷丹陽郡句容縣令□□□□□□□□□□□空虛、十室而九。公以淳朴之道教化之、以父母之□□□□□□□□□□販商賈以富饒之、不朞月而政成。傳句容之能事、□□□□□□□□□□□水旱不爲公之憂、何哉。有無私之政焉、有樂業之□□□□□□□□□□□之邑也。人泰俗阜、化行風

靡。尋有採訪使吴郡太守□□□□□□□□□猛相資、招輯有方、流亡盡復。改授大理寺丞、表三里之名。□□□□□□□□公長兄蒼、扶風郡司馬。次兄垂、魏郡太守。次兄益、河南府功□□□□□□以德成名、天倫相輝、雅望攸屬。時未幾也、前後云亡。嗚呼。積善之門、天且不祐、人之善者何望哉。公撫孤育幼、居喪慮事、哀哀之中、不無時難。公志樂於靜、或退藏於密。士君子由是多公之賢、有推轂之道。時東京居守崔光遠奏公復舊官、見公隱見之節也、公安貧樂道、有古人之風、進退其身、必俟乎命、達矣。顯聖元年五月五日、因遘時疾、以其月十九日終於洛陽縣毓德里之私弟、春秋五十七。嗚呼、哲人其萎、國人其悲。薤露興詩、窀穸有期。即以其年六月十九日、葬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嗣子宣、第二子審、皆儼然衰絰、杖而後起。儉以封樹、不忘遺訓。□以爲曾參至性、未可滅身。先聖立言、安得無誌。不腆之筆、直在其中。銘曰、

以官命族、代有其賢。穆公之後、子男繼焉。嵩丘西偏、伊洛長川。闕塞千古、佳城鬱然。覩平樂之新兆、背都門之舊阡。□□□之、億萬斯年。

鄭齊冉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三六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於吴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於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温、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

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沉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於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俶、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八〇

唐故汝州司户參軍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佪、字佪、清河人也。本枝源流之廣、衣冠人物之盛、籌畫傳於帷幄、貂璫襲於□裘。國史家諜詳焉。曾祖□祿、皇朝刑部郎中。大父識、皇趙州司馬。先考炅、皇朝散大夫、河南新安縣令。君經明昇第、解褐補濮州范縣主簿、歷鄭州新鄭縣尉、授汝州司户參軍。以鸞鳳之姿、菘神仙之□。才有餘力、政有餘譽、方將足騁萬里、背摩九宵、康濟生靈、光贊明主、而時不我與、官止詞曹、無非命歟、於戲。仕進之徒、馳競者衆、世胄之所頃奪、財貨之所相傾。至於任直守常、安貧樂道、其爲不達、固亦宜然。斯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者也。建中四年十月七日、寢疾、終於鄭州私第、享年七十八。夫人賈氏、殿中

侍御史江南道採訪使晉之女。清規令範、理家訓子、則班姬之儔孟母之列、於是乎在矣。乾元二年十一月二日、先君而終、春秋卌有三。以貞元三年四月十九日。合祔於洛陽縣平陰鄉先塋、禮也。嗣子滔、前寧州司兵參軍。哀過常禮、以情居瘠。爰托篆刻、式傳遺芳。銘曰、

瞻彼逝川、其流滔滔。嗟我哲人、憂心忉忉。鶯谷既升、龍泉既操。如何不偶、止於詞曹。大厦莫構、良材自高。已矣終古、令人鬱陶。

尹雲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七八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道五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干、肇敏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憺威棱於幽碣。公即薊國公之第四子也、體渾元之正性、秉宏毅之高躅。天子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冲深。杰出經武之才、鬱爲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

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遷别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毁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誚讓之責、故能濟其勛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侯。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托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陽。天下驛騷、朝廷旰食、聿求虓闞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顔杲卿臬長史袁履謙殺禄山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履謙爲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跆藉於滹沲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口上沙塵、因慟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於沙河。夏六月、戰於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

明露髪跣足、奔於博陵、窮蹙無計、歸節於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於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剋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勛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户。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絶我糧道、衆咸請公簡精鋭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於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黄河。公至則無見矣、乃歸於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於汜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强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懸坂、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河北之衆、萃於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於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鋭、襲其虚而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

獲略盡、贊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舞、因欷歔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涙下。三年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於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軍、屯於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凶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户、通前後凡二千户、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於凌烟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於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千貫、鬻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爲公制服。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絶、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敦諭、京兆尹

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一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洎長子太僕卿義忠、并先公而逝。次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廿七日庚申、泣而咨於王母、虔窆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群胡構紛、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銼鋭於恒定、禄山絶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贄於温沇、擒太清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涣之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皆意出事外、虜墜計中、天下有□□之□、國家無贅旒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遵直、遵行、仕至將軍、洎弟光炎、并不幸早世。次曰光顔、特進鴻臚卿、皆以將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絶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并時仗鉞、分閫□□。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曜君親。入侍黼帷、峨二貂乎泰階之上。歸聯彩服、頓雙節於高堂之下。斯歡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并州、同務烈於北齊。賀拔行臺與兄雍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寞、偏隅隘陿、比之我族、事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於凶羯、繄公莅止、獲保餘生。束帶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

羯胡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惟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珪璋。天寶末造、河朔恇攘、天子命公、經營朔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禄山震惶。潼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於襄。應變如神、凶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

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濆鎮定、徐土翱翔、服田蠖屈、料場鷹揚。不有神筭、疇戡暴强。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愆此不祥。素輀反葬、白驥跼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哀、身殁名揚。渭水川上、壇山路旁。唯餘豐碑、突兀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二

名位所以寵賢、爵禄所以馭貴。德盛者慶遠、源深者流長。垂裕後昆、啓迪前烈、今見其人矣。薛氏之先、奚仲爲夏車正、仲虺爲湯左相。與滕爭長、薛實先封。佐漢登臺、因而胙土。河東冠族、代不乏賢。五代祖道衡、隋吏部侍郎、内史侍郎。隋文帝創造霸圖、發揮綸翰、變當時之文體。高祖收、皇朝行臺金部員外、天策府學士。我太祖之經綸王業、專掌詔檄、擅經國之詞宗。凡所事業、著於史傳。曾祖元超、皇朝户部尚書、中書令、汾陽縣開國男。丹青景化、金玉王度、訏謨載於盟府、故事留於臺閣。祖毅、皇朝鄜州洛交縣令、太子舍人。父儒童、皇朝京兆府醴泉縣丞、贈梁州都督。潛德養蒙、晦明藏用、位不充量、道屈安卑。武子之德在人、太丘之德益茂。府君諱舒、字仲和、醴泉府君之長子也。元和誕靈、純粹時秀、覃訏有異、敏惠夙成。聞詩禮之義、方深仁明之正性。讀書知王霸大體、覽史慕名臣高節。脱略細務、經濟遠圖。銓衡賞擢、年十九授華州司士參軍。從累考也、轉相州司法參軍、又遷岐州司功參軍。鄴郡舊都、扶風左輔、掾曹之選、必先才地。以儒學飭吏、以明察莅官、筮仕之初有令名。再命而傴、不忘循墻之恭。三語故稱、則聞趨府之譽。堆案之下、析滯無虞。天寶初、寰宇昇平、典刑攸叙、旁求

端士、以授法官。拜大理寺丞、敬爾繇獄。有郡吏抵犯、議合惟輕、台臣作威、俾令從重。服念累日、至於旬時、苟有動搖、必將頗類。彰書厥狀、實曰非辜。初秉直而不移、終忤權而獲罪、貶青州司户參軍。君子曰、守法不回、正也。移官無愠、達也。道不可屈、身屈何傷。無何授金州司馬、遷夷州刺史、舉淹滯、擇廉平也。至德初遷渝州刺史、西通楚道、北控漢中、山鎮縉雲、峽通明月。歌來暮於巴俗、願借留於梁境、昇課最矣。君理行第一、所居必聞、冉季膺政事之科、襲黄獲循良之首。累遷巫溪二刺史、兼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溪洞雜類、蠻夷徼外、綏耳素服小有底寧、言語之所不通、撫柔之化風靡。寶應初、皇上以四郊多壘、五谿未安、乃拜黔州刺史、黔中經略招討官、觀察處置鹽鐵選補等大理卿兼御史中丞。黔中者、禹貢荆州之域。秦開武陵郡、其啓土也大、其貨殖也殷、有廩君之土舟、擅寡婦之丹穴。惠化所感、無思不服。昆明者、西夷絶域、開池習戰、漢所未通。遠聞德政、翻然納款。琛賮尤物、來獻於重譯、紫泥寶書、屢榮於手詔。尋加金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河東郡開國伯、賞茂勛也。十郡土風、百域異俗、輕剽呰窳、奸宄矯虔。示之以威信、興之以禮讓、華風變於夷裔、膏雨浹於殊壤。方將作鎮藩翰、永爲長城、天不憖遺、人將安仰。以大曆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薨於溪州之公館、春秋六十有八、勤王事也。魏闕將朝、來展韓侯之覲。荆州罷市、深懷叔子之仁。百蠻感慟、三軍雨泣、惟君愷悌之性、始於閨門。忠義之誠、聞於邦國。少有大量、幼而老成、結綬勤王、敬恭朝夕。精識可以應務、明斷可以析疑。每推是心、以接於物。魏其廡下、金盡散人。汜毓室中、衣無常主。而雅好文酒、醉猶温克、陶然忘機、傲然自得。儻來軒冕、曾不在懷、此則山簡之疏曠、莊周之造道。貴而不驕、謙遜每推於寮友。寬而能

恕、喜怒不見於家人。信大雅之保身、中庸之蹈道、況乎負才器以身許國、剖郡符簡易之風。政行於南國者二紀、領藩鎮者十年、凡所條奏、上簡聖心。汝實專征、嘗受元戎之鉞。我惟共理、兼榮副相之印。充國之功、宣右地伏波之式、是南邦遺愛去思、古今一揆。君外祖故中書令逍遥公韋嗣立、先朝碩德。叔父故陳留郡太守、河南採訪使江童、當代名賢。季弟前吏部侍郎、今宣州刺史宣歙等州觀察使邕、朝之俊茂。既闕隋朝至今掌綸翰者四葉。天寶之後、膺方面者三人。中外相門、奕代文學、閥閲之大、莫之與京。夫人京兆韋氏、故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虛心之次女。婉淑之德、早映圖史。柔明之姿、動成師範。方保榮於韓樂、奄追悼於潘詩。以永泰二年三月、殂逝巫州官舍、追贈扶風郡夫人、從夫貴也。長子前鄉貢明經安親、次子左金吾衛兵曹安國、早承訓導、皆成器業、才行之美、孝友彰聞、有志不時、相次淪夭。三子永王府參軍安郡、髫稚之歲、執親之喪、致毀而終、人逾所痛。卜云其吉、列兆先塋、不忘孝也。第二女故梓州射洪縣令杜滔妻、至孝純深、提携孤幼、江山險阻、扶護言歸。誠孝所通、龜筮協吉、喪事不敢不勉、備物必誠必信。聖恩震悼、贈禮部尚書、賻物三百匹、仍令中使監護、弔祭儀仗、禮優常等。飾終之典、迴日月於佳城。詔葬之儀、濡雨露於泉隧。以大曆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合祔於萬年縣栖鳳原、禮也。季子太常寺奉禮郎遵誠、協律郎遵誨、太祝遵訓等七人、童丱而孤、孺慕罔極。松楸已拱、地邇先君、棣蕚前彫、塋連愛子。封之若斧、尚行夫子之規。坎不及泉、自合延陵之禮。余忝內弟、早荷周旋、傳盛德而備詳、叙高行而無愧。詞曰、

汶水源長、條山連岡。鼎氣發祥、大族其昌。車正仕夏、鈞衡佐湯。贛君法令、內史文章。德厚慶遠、才優

道彰。中書政本、綸閣傳芳。時稱茂緒、代濟業祉。學小中、韓藝通墳史。邦有良翰、朝推端士。析滯列曹、申冤大理。三黜無慍、九遷玆始。州縣暫勞、雲霄則邇。西南重鎮、實倚長城。夷落風變、蠻陬化行。駐車決遺、攬轡澄清。赤舄命服、朱綸錯衡。霜飛憲簡、露溢戎旌。絶域輸款、殊方獻誠。牙璋既備、介圭方覲。仁則宜壽、天胡不憖。迢遰江山、悲凉旅櫬。震悼宸扆、哀痛藩鎮。詔使護喪、同盟執引。哀哀孝子、煢煢弱允。銘德叙功、庶乎傳信。

韋建撰　《全唐文》卷三七五

唐故淮南道採訪支使河東郡河東縣尉滎陽鄭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宇、滎陽人也。六代祖平簡公述祖、北齊有傳。曾祖懷節、皇朝衛州刺史。祖進思、皇朝博州刺史。父游、晉州臨汾縣令。公即臨汾之元子也。昔開國承家、司徒播緇衣之譽、有犯無隱、尚書聞曳履之聲。宜哉此門、鍾美來裔、鄭之良也。公即其人。公之少也、彩服私門悦以承順、曁天只棄孝棘人斯欒、既禮及聲、成乃情殷、仕進未幾、而孝廉擢第。又曰名者實賓、孝爲德本、貴曾參三釜之禄、從梅福一命之班。遂授信都郡棗强縣尉。爲政之能、首出冀部、本道採訪使李適之差攝常山郡録事參軍。可謂名下得人、才堪當軸。經考數四、丁太夫人憂。服闋、補河東郡河東縣尉。在邑未幾、厥聲有聞。山南採訪使韋幼成待賢分任、公則當仁、有勑兼充山南採訪支使。殷其雷亘南山之外、何必鐵冠霜簡、然後稱雄。及使主遷官、公亦隨牒歸任、曾未啓處、復爲淮南支使。使主魏方進資公成務、如山南焉。嗚呼。將謂舟檝大川、棟梁廣厦。豈意災纒二豎、先秋刈鄭穆之蘭。使失一星、成象隕宋郊之石。以天寶十二載六月十一日、卒於廣陵使院、春秋卌五。於是爲寮飲泣、皇華褅彩、何一聽於鈞天、罔再歸

於大夢。魏公謂反葬古道、遂北轅而祖之。夫人隴西李氏哀慟之聲不絕於晝。長子韜明經及第。次曰霸、初衣裘裳并觸地無容崩情何怙。以其載十二月廿四日歸祔於河南縣梓澤鄉之原、禮也。白日無分、黃泉是幽、俱天壤之名、雖死且不朽、歸骨肉之所、則安闕乎文。銘曰、

純粹降靈、是生懿德、偉哉夫子、令問不忒。豈意中歲、魄魂去陽、草偃書帶、蘭銷國香。啓殡及時、便房已設、憑此雕蟲、以旌閥閱。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三六

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

李公墓誌銘

歲在丁未七月丁卯、有唐故右散騎常侍李季卿薨、享年五十九。文經邦國、行滿天下。無人非鬼責之悔、以近後劇。無中人十金之產、以補祭於身歿。顧謂宗子家老、必以巾車一乘、斂手足形還葬。其孤馮翊縣令霸等、泣奉遺命、以某月庚寅、附宅兆於長安九陴原之先塋。名公上士、護喪會葬、同道必至、哀纏都邑。初公烈考曰適、神龍中歷官中書舍人、昭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才高而明、爲文章著龜。公生而好學、地使然也、豁然宏達、天所縱也。臨大節。而賈勇不私其身也、進賢不進不止事君以忠也。當昔天步方艱、王師有征、公入參諫臣、出佐軍政、直躬咨諏、戎臣賴之。其後領二曹、判二州、再司王言、三貳京尹。由秘書少監爲吏部侍郎、復兼御史大夫、慰撫山東、淮南。明年勞旋、典選如故。大曆三年拜右常侍。其勤五家、十有餘年。舉措由道、行止以直、居貞守忠、慾不能惑。思賢求才、若渴若饑、推心吐誠、親疏以之。執德之經、不爲利回、正進退於忠信、視得失如洟涕。凡君子在位、則不仁者遠、攸徂之邦、宜皆蒙福、遽奪公算、是不惠於斯人也。天難忱斯、嗚呼哀哉。諸公以爲不可奈何者壽

天之數、若奮揚景行、宜在知己、由是尚書右丞長樂賈至作銘以銘之。

獨孤及撰　《全唐文》卷三九一

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

李公墓誌銘

於維李公、誕靈中和。磊落懷奇、如山如河。胸中洞開、萬里長波。孝友忠信、詩之無邪。早歲登科、以文從吏。累擢大邑、拔乎其萃。時之方難、朝慎名器。帝曰忠讜、爾居建議。出典方岳、入趨禮闈。再掌絲綸、翱翔鳳池。乃作天官、又侍紫薇。八使澄清、功濟危時。諤諤正言、有犯無隱。詼諧善謔、托諷唇吻。雲衢未窮、陰霜夙霣。凄愴東川、古來共盡。人懷遺愛、帝念謀猷。褒贈春官、悲感林丘。已矣平生、哀哉若浮。獨有令名、與天悠悠。

賈至撰　《全唐文》卷三六八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二

崔汪　韓仲卿　王士寬　顏真卿

劍南節度判官崔君墓誌銘

故人清河崔汪、字巨源、舉秀才校文、尋佐戎衛、遷廷尉評、辟荆襄益三府、春秋若干。大曆四年月日、遇疾終於成都官舍。以己酉歲律中南吕庚辰之辰、返葬於栖鳳原、龜從也。惟先德世勛、焯叙前志。祖仁堅、父綱、位不配才、佐郡貳邑而已。公志經炳文、義精格峻、敦孝本義、篤近周親。定交後求、忠告善道、達則兼濟、否則艱貞。天寶之難、睹萌晦迹、族行導漾、儉德全身。陶融太和、不嬰物累、而辟書狎至、傳馹旁午。不暇棲伏、俛而受命、竟友於諸侯、咨以書奏籌畫之事。抗詞中病、動不求合、老將嚄唶、大豪雄張。正色檢御、革心畏憚、從容儒服、以靜邊荒、夷險始終、坦然一致。初郭英乂鎮蜀、政暴及禍、公以嘗所辟用、雖言之不行、終全節守義。遂與妻子居巖石之下、不復斂袂於是府矣。及相國衛公式是南邦、旌禮賢士、待以坐幄、咨訪戎政。議者謂翰飛紫霄、邈其遠矣。志士方展、國華中零、哀哉。蓋君子耻食浮於人、不患無位。故曰孔門不稱其官閥、潁川尚慚於卿長。公始以文顯、中以道勝、終以義全、斯亦成名矣、何必乘軒服冕、方謂之達歟。然以有王霸之略、通質文之變、不得與公卿大夫、高議明庭、鬱湮重泉、知者悼惜。旅櫬南下、浮江阻寇。夫人河東薛氏、故水部郎中據之女也。之死明誓、崩戚感動、潜舟夜風、反柩湍險、神明所護、川后息波、出於萬死之中、克此九原之葬、可謂貞烈孝婦、軌儀壼教。嗣子師周、十一歲而孤、危身過毀。以余先君之舊、見托銘述。詞曰、

元和内融、懿鑠孔純。學滔泉源、文鬱春雲。儉德處難、超然世氛。即戎雅歌、偃息中軍。參以天時、合於兵機。道行則安、言發則危。終保風節、蜀人高之。英

靈沈埋、旅櫬流離。哀哀孝婦、上訴蒼昊。全柩巴江、歸魂蜀道。田横舊曲、季布餘輀。一閉泉扃、千秋蔓草。

常衮撰 《全唐文》卷四二〇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仲尼大聖人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晙、銀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吴錢氏女、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宏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慨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悦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側目。時有鑿玉者、三江之巨横、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城守、易子而炊骨。吴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宴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户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不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絶請托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先聞而賢之、擢佐輶軒、多所宏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涣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爲投刀而皆虚、爲政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璘、嚴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干蠱有立。接武比德、弦歌連聲、服美

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黄金之車、大昊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時囏世訛、薄俗如毁。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注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李白撰 《全唐文》卷三五〇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爲秦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爲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璡、爲嘉州司馬。父諱昇、爲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秘略策登科、詩人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縣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敕遷越府户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户之績、則會稽之牒、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殁於江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侄孫、鄭州司户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於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

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遷祔於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於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己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己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祗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緱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暗彰。降及於公、實生於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如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煉之金、不鑄干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九

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

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内侯。其後子孫咸著宦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黄門之文章、秘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兹。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三七

光禄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墓誌銘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户而制動、行諸己而馭化、其惟聖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奉大順爲元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横流、以紐頹綱、秉是一心、祗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嗣子櫟陽尉、秘書省正字碩、衡恤奉喪、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徹懸震悼、乃册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吊祭、贈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常考行誄德、諡曰文忠。凡厥士庶、臬方侯伯、識與不識、晞聲想形、莫不惕然創焉、感慕思齊。爲人子者益孝、爲人臣者益忠、爲人弟者益順、爲人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型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曰回、好學知機、道亞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爲海内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冤魂志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府、列於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葆冲、是感間氣、用集於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元遠、節行不群。早孤、太夫人殷氏躬

自訓育。公承奉慈顔、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工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科、作尉醴泉、又以八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洊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五原、有寃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悦服。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俗謡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斁於名教者、朝臣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禮法。憲綱震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楊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己者、出爲平原太守。公性本宏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寬征徭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敷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禄山豕突蟻動、逆常干紀、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静塞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内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逾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内承平、禄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禄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脅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朝以薄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悦、稱嘆者久之、顧謂左右曰、真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户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義、憤激於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於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

至萬人、以附於公。鄴郡太守王燾、被祿山移攝河間、燾俾掾吏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暮睦、以河間衆歸於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秘其謀。清河詞客李蕚少年有志、獻奇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澹、清池尉賈戢、各抒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同甘苦、莫不畢力、能公之役。賊帥袁知泰、侍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二鼓而破之、獲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願、進兵二十萬、横絶燕楚、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横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本根、欲堅其意、乃割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遺軍資十有餘萬。俄而寇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圮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内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遠以聞。因奉詔。肅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緊茲是賴。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如決防。公内無兼月之蓄、外絶同盟之援、度勢量力、義無幸給、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耻、遂與麾下歸於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尋兼御史大夫。西京平、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構、貶饒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時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萌、公乃飭偏師、利五刃、水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衆、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陷江淮、李

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怒峘之沮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以謗語陰中之。天威赫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户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進金紫光禄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魯郡公、食邑二千户。宰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擿將如規之。載心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誣以祭器不修、啓於宰臣、載因奏公謗讟時政、貶峽州別駕。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尚清净、長孤養耆、徹備浚隍、式廉明、進吏事、特責大旨而已。郡人悦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華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吴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并行於代。大曆末、奸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衮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於集賢書院及秘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祇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慢駡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久之、置

酒大會、將錢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叛臣李元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厲氣叱責。叛者慚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穽於側、或積薪於前、或紿以瘞填、或許以焚爍、虐毒萬計、期公毀節。公謂之曰、願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時公幽辱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爲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常以安君厚俗爲務、獎善伐惡爲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幾於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莅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具美、行乎至儉、强暴莫敢衝、千飆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醨、公還之。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己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鶉衣、必與抗禮。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間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侄。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静而無悶、動而有光。便於己、希權倖不爲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雅什。僉以爲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充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賾儒府、述古立言、文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觀。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蕚、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岠嘗參公會府、公卿之末、備位史臣、俾贊丕烈、永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鎮、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偘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於德。賊爲豺虺、流毒下國。公

飭王旅、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飆、半爲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全我庶人、人奉宸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内外胥悦。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孫、保兹明哲。用啓土宇、俾侯於魯。式是百辟、彝倫攸叙。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齗齗、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焕乎立言、殁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令狐峘撰　《全唐文》卷三九四

顔魯公行狀

公姓顔、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羡門子、别號應方、京兆長安人也。顔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氏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附庸國。武公名儀甫、字顔公故公羊傳云顔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子孫以王父字爲姓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代代事魯爲卿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顔氏有其八、則顔氏之儒學可知也。若顔無繇字路、顔回字子淵、顔辛字子柳、顔高字子驕、顔祖字襄、顔噲字子聲、顔之僕字叔、并顔何字冉是也。至公之十六代祖、魏青徐二州刺史諱盛、字魯國、居琅琊、葬臨沂縣西七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琅琊居丹陽。五代祖、北齊黄門侍郎諱之推、自丹陽居京兆長安。高祖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曾祖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祖曹王侍讀諱昭甫。父薛王友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即秘書監師古之曾侄孫也。公以家本清貧、少好儒

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黄土埽墻、習學書字。攻楷書絶妙、詞翰超倫。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文詞秀逸、玄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泉縣尉。黜陟使户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聞、授通直郎、長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埋輪之效。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糾士伍舒慘之情、事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有滎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或尉京畿劇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内、經二十九載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左金吾將軍李延業素承恩渥、曾召蕃客内宴、引駕仗不報臺。公責之。延業憑恃權勢、於朝堂喧憤。公奏之、出爲濟南太守。朝廷憚焉、不敢不肅。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温、崔珪所誣告、謫賀州。公謂珪、温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黨於温、亦怒公之不附己、令吉温諷中丞蔣冽奏公爲東京畿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鋤苛細、武調者多感而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乃遂出公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訪孝義名節之士、皆旌其門閭、或蠲其户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識、隱居。公詣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後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禄山鎮幽州十餘載、末年反迹頗著、人不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修城、乃浚濠增堵、壞堞

垣、立植木。內爲御敵之計、外托勝遊之資。及兵興、果賴其固而城得全。十四載、祿山禍謀將發、公遣子至范陽啓祿山、以今年冬合當入計。祿山猜之、不許。公既不得離郡、乃遣親客前漢中長史蹇昂奏其狀、狀留禁中不報。十一月、祿山反於范陽、衆號十五萬、長驅自趙定而南趨洛陽。散榜諸郡、莫敢枝梧。祿山乃榜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司兵參軍李平乘驛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上旨、凡四方奏事者、許開函而再封之。平聽焉。常清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并附募捕逆賊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相待。公從之。使親表及門客密送於諸郡、因此多有。而常清乃尋自敗績焉、有敕賜死於陝州、竟不接聲。平之未至京師也、玄宗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人向國乎。及聞平至、遣中使五六輩迎之、兼敕平奔馬直至寢殿門、然後令下。奏事畢、玄宗大喜、顧謂左右曰、顏真卿何如人。朕兼未曾識、而所爲乃爾。祿山之發范陽也、時平原郡有静塞、屯平盧鎮兵三千五百人、并已發赴鎮、在路未達。公悉追回、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精勇、旬日至萬餘人。遣宗子平原郡録事李擇交統之。驍勇之士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等分押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腹心無阻、而爲其將帥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子城四門之外、辦吏四人主酒食、所約五十萬。厮役之流、無不飽飫。公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死節、無以上報。衆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司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奐殺祿山所置長史王忠於濟南。月餘日、清河義兵復歸本郡、濟南太守李隨下游奕將訾嗣賢渡河、得博平僞太守馬冀、據其郡。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

平原、共推公爲盟主。公三辭後聽焉。諸郡諮稟指揮、告敗剋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遠拘劉銑母、公以私錢十萬募人劫迎之。故士衆嘆感、無不願效者。果遂群意、兼斬龐宣遠首而携回。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害留守尚書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鞏縣尉蔣清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河北、且以脅降諸郡。逆使者段子光至、初拽入門、子光大呼曰僕射十三日入東京、遠近盡降。聞河北諸郡不從、故令我告之。公若損我、悔有日在。遂歷指三首、各言其人。公識其是、恐搖人心、乃謬謂諸將曰、我審此三人、皆非也。遂命腰斬子光、潛令收藏三首、誌其處。數日稍定、取憕奕等首澡潔、仍縛蒲爲身、棺殮發哀、致祭城外、殯之。哭三日、舉聲下淚、受文武弔慰、左右無不出泣涕者。自此義合歸者益多矣。斬段子光之日、滄州清河縣步五千攻常山。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擁兵最近、不時出救、常山遂陷。諸郡頗有貳者。玄宗乃以公爲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仍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爲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是月、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睿宗有敕改名。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河朔歸順之人皆依倚、以爲聲氣洪贍、人心可用。若不倦於聽、則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彩綾十餘萬。累年税錢三十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默啜、甲仗藏於庫内五十餘萬、編户七十萬、見丁十餘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若因撫而有之、以兩郡爲腹心脣齒、其餘乃四支

耳、安敢有不從者哉。彼要僕爲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可同心也。取命於屏戟之外、惟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未曾知戰。自死且急、安有恤鄰之暇哉。雖然、諾足下之請、則可爲乎。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稟義□。大賢以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强寇也。瞻仰高意、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爲哉。時華才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迫於衆情、未□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略言、清河去逆就順、以全實之資、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而疑之、即僕回轅之後、清河必有所托、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噬臍乎。公覽而驚之、遂排群議、獨仗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既出平原、次於竟上。華將把公手而歸、公曰、兵既行矣、可以言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自太行東下、擬詣嵎口、助河北諸軍討滅叛逆。而嵎口爲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伐魏郡袁知泰、泰禄山所署僞太守。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開嵎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鄴郡以北、直至幽府。已來未順城邑、平原、清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指河陽、分效兵巡河、而悉制其奔衝之路。計王師東討洛邑、必不減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不減十萬。公當表請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敗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牒清河等諸郡、并遣大將宗子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馥、偏裨和琳、徐浩等十餘人、促兵清河合勢、以便宜從事。華復命於清河、因兵合之際、修永濟渠、引水繞州城、上大修守戰之具、旬日而畢。又以清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踪而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盡日苦鬭、遂大敗之、

斬首萬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魏郡城東南面女墻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去郡邑百里戰日而崩、所以爲异。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不携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稍安。初平原之師既西合清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饒陽、恐平原救之、仍遣遊弈兵來拒。前鋒去舊縣十里、公懼不敵、乃遣驍將刁萬歲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過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兵五千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悽慟三軍。宴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自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未有所之、李擇交兵入清河、尋又破於堂邑、而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北招討使。擇交、馥各征進官級、其清河、博平有功、不録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敗、未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乃公護之也。君子曰、竊人之財、猶爲之賊、況竊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馬軍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并放博平、清河等軍各歸本郡、斂戢以待光弼之命。俄而光弼拔平山郡、敕改常山爲平山。續有詔遣郭子儀以萬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史思明方守博陵以自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戰。思明敗績、徒跣走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劉正臣本名客奴歸順於平原、平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曳落河種族并質在范陽、絶懷震恐。時方盛暑、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侵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萬帛爲三萬人裝以遣。人至饒陽、屬潼關不守、兩

軍却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内、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丸内奉敕書及即位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御史鄭昱奉赦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而河北諸郡、禀公之命、粗爲安肅。公以兵興半年、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未得其略。先是、清河行人李華、自堂邑戰勝後、又睹公辭權而不有之、遂藏於人間不及見。公再三盟約、號令諸郡、及以文牒求之曰、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人。静言其功、須有甄賞。仍牒之於路以求焉。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定、以錢收景城郡鹽、沿河置場、令諸郡略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海郡録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睹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絶、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禄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并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潰叛、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肅宗於鳳翔行在。初、公之將過河也、乃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死爾。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事、以責後效、則業不朽矣。寧、澹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初劉客奴以漁陽歸順、時史思明與光弼、子儀相持於趙定之間。客

奴遣使越海、與公計會、公使判官賈載將男頗爲質信、泛海以軍糧及戰士衣服遺之。時頗始年十歲餘、公更無子息、三軍懇請留之、不從。及載等回、公乃與漁陽聲勢相連、尋又使人迎其軍。比至、公已棄平原、歸於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宗已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泰、侯希逸、李正己、許杲卿等、初皆是公自北海迎致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因忤聖旨、貶馮翊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户。是年、爲酷吏唐旻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緝器械爲水陸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江西、淮南遂陷於展。議者皆多公而怨峘焉。上元元年秋、時御史中丞敬羽、狙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與之語及政事、遂遭誣、貶蓬州長史。公樂道自怡、不以介懷。寶應元年八月、代宗有詔、除利州刺史。十二月、拜户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又加金紫光禄大夫、充荊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遲留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代宗幸陝、公扈從至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面數之、不爲之屈。及鑾駕還宫、公曾建議先謁廟、然後即安宫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班、更顧公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怒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載又疑公、因使奏對必言短、尋罷前命、惟知刑部尚書事。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載自與公有隙、常侯公

闕、公亦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以爲訕謗時政、貶峽州别駕。代宗爲罰過其罪、尋换吉州别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編爲廬陵集十卷。於大曆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粤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粤、委閲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器、昱等、而境内宴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禄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澌、顔祭、朱弁、李莆、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吴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群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説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别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吴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頻典刑憲、密啓辭焉。乃上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書。今上諒闇之際、詔

公爲禮儀使。先自玄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篤於詘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經、執直道而行己。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授光禄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前後所制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爲禮儀十卷、今存焉。三年八月、遷太子太師。四年、淮寧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蔡州。朝廷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公乘驛驅至東京、河南尹鄭叔則勸公曰、反狀已然、去必陷禍。且須後命、不亦善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至許州、與希烈相見。宣傳詔意未畢、逆賊使其大將軍王玢、周曾、詬公以醜詞、劫公以白刃。又令鄰境同惡所遣使者四人、於希烈之前拜舞、伏稱誣訴國家之事、勃慢凶豪、詞所不忍聽也。又令親兵五千人、號爲希烈養子、人各持一刀、逼脅於公、如欲劓食之勢、公位不移定、色不撓懼。希烈睹公辭色不變、謬爲驚駭、以身蔽公。兵人既退、方揖公就館。前後詐爲公表奏、自說其强盛以請汴州者數十。今上知而寢之。希烈雖窮凶極惡、然亦感公文義、大陳設燕會、將欲送公於朝廷。先爲賊所擒汝州刺史李元平、時在座、公指引叱責之。元平羞慚而起、書其奸意、坐上潛通。希烈意變、罷宴後、遂拘公於官舍、令甲卒十人守之、仍穿一坑於廳之前、以脅公。公乃直言指希烈云、死生有定、何足多端相侮哉。但以一劍見與、公即必睹快事、無多爲也。希烈慚謝焉、自後不敢無禮於公也。居數月、賊於安州城下破官軍、得獲將士、以頭連誇示於公。公大聲叫呼、自床投地、憒絶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人言語。及哥舒曜收復汝州、擒檢校刺史周晁已下百人、希烈乃遣周曾、康秀林等領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秀林行至襄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

希烈押衙姚澹亦爲内應。先期一日、事泄、希烈乃遣騾子軍三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回。因送公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欷歔。其十二月、希烈陷汴州、僭逆稱號、爲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積薪、以油灌。既縱火、乃傳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即裁之。公應聲投地、臻等驚慚、扶公而退。希烈審不爲己用、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爲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仙奇遣軍將營送公神櫬於京師、嗣子櫟陽縣尉頵、次子秘書省正字碩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屨絶、毀裂過不自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栖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謚曰文忠、賻錢五十萬、粟二百碩、中使吊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蹈忠節之苦、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能容衆。有潔己之方、不以疵物。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渝、變況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可奪求生而害仁者。於戲、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憖遺、蓋亦有無良之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節度嗣曹王皋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禹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顔真卿、埋於羅城西道南里、并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嗚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仇、人倫常經、不足褒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偷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寂寞、人倫憔悴。昨段

秀實奮身擊泚首、今顔真卿伏謚烈庭、皆啓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青史、遠紹前賢。夫日月麗天、幽明向燭。忠烈曜世、回邪革心。伏請陛下降議百寮、遐布九有、刻石頌德、告廟圖形、使元壤感恩、皇風澤物。公之密親懿友、動相規用、以成其務者、即今給事中殷公亮、吏部員外郎柳公冕。採其謀猷、分以休戚者、今吉州刺史李公粤。重其器、悦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故户部員外郎權公器。其餘顧盼、曾假吹嘘、成名布於詞場、及内外之列者、不可勝紀。李公粤吉州以小子久趨於欄戟、定以使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尚實去飾、庶無愧焉。其故同事之人、先後存亡、録之於左。謹狀。

殷亮撰　《全唐文》卷五一四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三

王泠然　李濤　張常洧　王端　裴稹

杜甫　牛應貞　裴倩　張誠　劉迥

唐故右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序

公諱泠然、字仲清、太原人也。昔周靈王太子晉、御六龍之駕、遊九天之上、世人旌其道化、以王子之後、因爲氏焉、公則其後裔也。若乃弈葉連華、軒冕繼軌、則詳乎舊史、故此略而不書。公之父曰義諶、皇博州清平縣主簿。主簿之父曰行儉、皇宋州碭山縣令。公則清平之仲子也。學爲儒宗、文爲詞伯、七歲見稱於鄉黨、廿則賓於王庭、以秀才擢第、授東宮校書郎、滿秩、移右威衛兵曹參軍。其調補也、皆登甲科、選天下以爲美談、所著篇什、到今稱之、洛陽猶爲之紙貴。而禄不家食、行必先人、方冀濟川、胡寧逝水、以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不禄於位、享年卅有三。夫人河東裴氏、諱溥、字湛露、皇鄂王文學修謹之女也。坤儀降靈、巽象成德、女儀淑慎、婦則柔嘉、内以孝聞、外流貞譽。昊天不惠、早喪哲夫、矢兮栢舟、終年蓬首。以天寶元年正月十九日寢疾、終於都恭安里之私第、春秋卅有九。越以其月之晦、合葬於邙山平樂之原、禮也。息女曰仙官、女於安定皇甫濬、次女曰仙葩、並孝因天性、色養無違、病則致憂、九月不脱簪帶。喪過於禮、七日不入水漿。哀感行人、痛深陟屺。余忝夫人之私也、敢忘景行、恭而爲銘、詞曰、

斌斌夫子、實爲髦士、有才無命、去其上齒。抑抑夫人、儀範六親、享年不永、何負於神。哀哀孤女、恃怙無所、胡然不天、禍罹於汝。膴膴北邙、埋此貞良、人世已矣、刊石傳芳。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〇二

皇五從叔祖故衢州司士參軍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濤、皇唐太祖景皇帝六代孫也。曾祖道立、嘗典隰、齊、陳三州、封高平郡王。祖景淑、畢國公。父仲康、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楚州刺史。世秉懿德、爲公族領袖、語在皇室譜。公純孝忠厚、貞信廉讓、直而遜、明而晦、朴而不固、靜而應物、克己復禮、時然後言、策名居官、清畏人知。弱歲爲學、篤志經術、專戴氏禮。晚節耽太史公書、酌百代之典故、以輔儒行、遂以經明行脩宗正寺舉第一、初仕許州臨潁縣主簿、歷宋州宋城縣尉、皆以恭寬信惠聞於千室。議黜陟幽明者、謂公文行吏事、宜登三臺。會河朔軍興、避地江表、相國崔渙承詔署衢州司士參軍。於時五府辟召之權、移於兵間、務苟進者、多不由逕而致顯位。公儉德正志、安貞俟時、未嘗以得喪夷陰遰芥方寸、視榮辱晏如也。論者高之。乾元二年六月十六日寢疾、終於潤州、春秋五十。七月十六日、權窆於衢州。嗚呼。仁可以師表搢紳而無貴仕、禮可以軌範風俗而不遐壽、沖用休績、卷而未形、溘與化往、使善人相吊、嗚呼哀哉。公殁後十有六載、從父弟涵以宗室柱石爲御史大夫、按節江東、痛仁兄之生不登公侯卿大夫之位、殁不備踰月外姻至之禮、遂茹哀筵日、減月俸以庀喪具。由是大曆九年夏四月廿八日、公長子居介、支子居佐、居敬、居易、奉公之輤裧、歸葬於洛陽清風鄉北邙之南陲。凡今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者、於此乎觀禮、及謂知公者宜莫若懿親、今將以無媿之詞、申報幽路。其詞曰、

天地方否、君子安卑。世道既夷、隟駒莫追。仁而不壽、才既無施。積善必慶、天何余欺。襘襘裳帷、泝江絶淮。蒼蒼故山、玉樹斯埋。死喪之威、匪弟兄孰懷。令德家風、與天壤偕。

獨孤及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曆〇三五

唐故衢州司士參軍府君李公墓誌銘①并序

公諱濤、皇唐太祖景皇帝六代孫也。曾祖道立、嘗典隰、齊、陳三州、封高平郡王。祖景淑、畢國公。父仲康、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楚州刺史。世秉懿德、爲公族領袖。公純孝忠厚、貞信廉讓、直而遜、明而晦、朴而不固、静而應物、克己復禮、時然後言、策名居官、清畏人知。弱歲好學、篤志經術、專戴氏禮。晚節耽太史公書、酌百代之典故、以輔儒行、遂以經明行脩、宗正寺舉第一。初仕許州臨潁縣主簿、歷宋州宋城縣尉、皆以恭寬信惠、聞於千室。議黜陟幽明者、謂公文行吏事、宜登三臺。謂河朔軍興、避地江表、相國崔渙承詔署衢州司士參軍。於時五府交辟之權、移於兵間、務苟進者、多不由逕而致顯位。公儉德正志、安貞俟時、未嘗以得喪夷險遷芥方寸、視榮辱晏如也。論者高之。乾元二年六月十六日寢疾、終於潤州、享年五十。夫人河南獨孤氏、贈秘書監諱通理之女。生而純孝、容範淑茂、成於德門、歸於公族、恪勤婦禮、以正家節。晚歲以禪誦自適、視諸結縛、猶遺土也。享年五十三、以大曆十一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常州。至大曆十三年七月廿三日、卜筮襲吉、始遷兆合祔於洛陽北邙之東原。嗚呼。仁可以師表搢紳、而無貴仕。禮可以軌範風俗、而不遐壽。冲用休績、卷而未形、溘與化往、使善人相弔、嗚呼哀哉。嗣子居介、居佐、居敬、居易等、痛罔極之莫追、俾肅爲誌、其銘曰、

天地方否、君子安卑、世道既夷、隟駒莫追。仁而不壽、才既無施、積善必慶、天何余欺。温温夫人、貞順而慈、始爲婦儀、終爲母師、仰誠法寶、穎脱塵機。哀哀令嗣、孝思罔極、作銘片石、以誌窀穸。

梁肅撰　《唐代墓誌彙編》大曆〇六八

吴郡孝子張常洧廬墓記

人與天地同有、孝與父子偕生。道德失而稱仁、哀慕結而滅性。於是先王立中、制三年通喪。人倫以

達、然孝子之心。感逐時并、蹙隨身盡。句容張常洧、哀親之不返、將已以爲殉。鄉閭懼法、孝子違心。長號天高、侍宿墳側。歲移六次、人無二行。柴骨杖起、蓬頭氈垂。非禮教之所知、非名實之相與、誠至孝之所致而至於斯也。余執事之日、耆老趙某等共舉之、愴然感懷、因自俯慰。申州上請、以表門閭。州司慮其矯情異衆、飾哀求顯、事留精詳、時多永嘆。國體不以殊行立法、故旌善以激俗。史館編集傳記、頒令搜揚。今年八月、觀察使御史中丞王公録上尚書省、明詔未及、幽魂已慶。惟此孝子、行之實難。余替人喬公、體包仁和、志存感激、異斯事、舉請余記之。

李哲撰　《全唐文》卷七四七

故尚書工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今皇帝始初清明、永貞紀號、追命故工部員外郎王公爲華州刺史。改元元和之明年、再命爲禮部尚書。裕蠱之風、訓漏泉之慶。澤父所以教忠於子、臣所以移孝於君、人道之極、盡於是矣。公諱端、字某、太原人。曾祖景肅、皇澧州刺史。祖威、德州司馬。父思獻、襄陽令。公方嚴有志尚、沈粹潔清、不流於俗。舉進士、宏詞、連中甲科、授崇文館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工部員外郎。其於奉朝請之外、或介隴坻、或留洛邑、以疾乞告。遇安禄山反書、聞南浮江湖、自適其適。乾元己亥、奄至大病、悲夫。自開元天寶間、萬方砥平、仕進者以文講業、無他蹊徑、薦紳之倫、望二臺如登青天。公與河南元德秀、天水閻仲璵同歲中正鵠、其後冠惠文、趨建禮、憲章奏議、與名聲俱、當時士君子猶以未充量爲嘆。其文峻清、不汨於波流者、還一齋記、惠上人碣銘、微妙虛空、深入無際。嘗與故太師顏魯公暨柳郎中芳、陸員外據、殷永寧寅爲莫逆之交。陸嘗

言王之莊、柳之辯、殷之介、皆希代鴻寶、知言者以爲實録。有三子。長曰綽、入道精修、爲桑門上士。次曰紓、以文行篤實、歷右補闕、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庫部郎中。次曰紹、本名犯皇帝諱而更焉、忠厚宏裕、爲德宗所器、歷任户部侍郎、户部、兵部二尚書。咨俞闢决、過於宰府、大政密議、須其一言、持平以有守、樹善而不伐、天下之人謂之長者。睿聖繼明、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東都畿内防禦使、以檢校右僕射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元和七年入覲、復爲兵部尚書、俄判户部事、四征六職、烜赫尊大。故公再有追錫之命、夫人亦累贈隴西郡太夫人、龍泉魚軒賁飾於冥冥之下、名教德器、有哀有榮、孝理之感人深矣。初公之捐館也、行次信州、瘞於玉山。前此夫人没於洛師、窆於潁陽。僕射竭其誠信、日月有時矣。不幸薨落、理命其三子嗣事焉。繇是僕射之孫曰門下省典儀元泰、試大理評理攝監察御史元質、右威衛倉曹參軍元弼等窮毒在疚、護王父母之輤車、間關跋履、泣問蓍蔡。以八月某甲子、祔於萬年縣鳳栖原、克纂先志、禮無違者。而又哀請父黨、篆兹祖德、永揭神道、用愧蕪辭。銘曰、

懿懿王君、黄中有文。清時發身、舒翼卿雲。執憲平明、含香馝馚。慶靈下鍾、復大其門。追錫儀曹、徽章顯尊。鳳栖古原、龜策不諼。泣祔雙魂、禮成孝孫。刻銘斯碑、君子之墳。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〇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積、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敦煌爲郡、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年載其令德、高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琅瑘公、績茂戎昭、化成郡國。曾祖仁基、隋左光禄大夫、兼河

南道討捕大使。以陰圖王充、義扶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皇朝追贈原州都督、命謚口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太尉、謚曰獻。既明且哲、經文緯武、故事宗於禮闈、大勛炳於雲閣。考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贈太師、謚忠獻。器識宏遠、墻宇高深、亮采天階、丹青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之性、抱經濟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學吏能、賢人之業□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敕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宸捧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調補太常寺主簿。□□寺署辨□禮法、按驗伏藏、動盈累萬。卿韋韜、欲以昇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禄、固讓厥功。□□京兆府司録、未上、丁太師憂。柴毁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日戒期□□屢聞、寵光是冀、爰紆聖札、用勒豐碑、仍命宰臣、俾令護□。此乃顯□

千古、哀榮九原者也。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夜泣血、號訴聞天。特降□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皇家、報應之期、有如影響。憂制缺、主上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於五品官。時宰以君□量清通、不欲處之散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衰服外除、心喪内疚、□□今職、遠□先碑。敷奏上感於冕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於茲日、注□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典、郊廟、纘祖訥之清言、循樊準之儒術。明光伏奏、聞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彌旬。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於長安光德里私第、春秋卌。其先葬於聞喜之東凉原也、即以辛巳歲二月癸丑二十日壬申、旋窆於長安萬春鄉神和原、禮

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横厄、願禳之、君曰、苟無負於神明、亦何禳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無爲。嘗覽太一之書、黄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棲林。青雲始階、黄埃遽至、海内豪儁、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襲懿、蘭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服教義、遐紹忠烈。詞煜春葩、操貞暮雪。珪璧内潤、鼓鐘外徹。肅祇一命、趍侍兩宫。奉常典禮、左掖記功。清輝就日、逸翮摶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建禮休澣、漳濱移疾。方奏丹墀、遽辭白日。隱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裴朏撰　《全唐文》卷三九七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

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韵、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予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予爲誌、辭不可絶。予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宏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

古墳。

元稹撰　《全唐文》卷六五四

牛應貞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頓精神、羸瘁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頤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游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體以遷變。以愚夫畏

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嘆而起曰、僕生於絶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制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也。

宋尚官撰 《全唐文》卷九八

尚書度支郎中贈尚書左僕射正平節公

裴公神道碑銘并序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崇德報功、加恩飾終、與覆載照臨相爲用一也。惟正平節公以愷悌文敏爲二千石尚書郎、人浮於食、位不配德。纂積後之緒業、貽克家之燕翼、流光裕蠱、爲代師式。乃元和二年夏五月、追命告贈爲尚書左僕射。孝本乎忠、榮生乎哀、用攄罔極、以刻金石云。公諱倩、字容卿、河東聞喜人。其先嬴秦同姓、因封受氏。魏晉已還、號爲多才、八賢方駕、百族歸重。自魏冀州刺史徽五代至中軍將軍雙虎。中軍五代至隋左光禄大夫、皇朝贈原州都督忠公仁基。忠公生皇銀青光禄大夫、禮部尚書、定襄金牙兩道節度行軍大總管、贈太尉、聞喜憲公行儉、公之曾祖也。憲公生皇光禄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大學士、贈太師、正平忠獻公光庭、公之王父也。忠獻公生皇尚書祠部員外郎、贈太子賓客禛、公之烈考也。公天姿宏裕、虛受通理、臧氏之有後於魯、管氏之代祀於齊。遠至之器、發於岐嶷。年十一、以相庭推恩、授家令寺丞。滿歲、選部銓第甲乙、補太常寺主簿。

居先府君喪、水漿不入於口、孺慕殆於滅性、宗門憂其死於孝。禮文俯就、衣服外除、歷華陰、馮翊二郡司户參軍、轉秘書郎。俄丁内艱、毁瘠如初禮。違難江介、就拜洪州司馬、改太子司議郎。徵爲殿中侍御史、拜度支駕部二員外、遷司勳郎中、秘書少監。歷信饒二州刺史、復徵爲度支郎中。其佐鍾陵也、領留府之重。居議郎也、贊計司之職。暨登中臺亞中秘、皆兼柱下方書之任。自淮而南、涉江而西、荆衡、漢沔、湘中、夏口、半天下奥壤、爲都府者十數。公四顓使車、連佩數印、督課郡國、調其盈虛、吏禄兵食之仰給、輸將轉漕之回遠、法錢牢盆之制、田租口賦之差、權其輕重、商其功利。察下人之疾苦、廉長吏之善否、車不輟鞅、有勞於時。其始受命也、寇劇橫厲、三川如燬、陰方出師、慕義助順。代宗焦勞念慮、命德宗以雍邸總戎、賦輿所會、征繕不給、有詔輟東方軍市之租、移用於中都。屬受鉞之臣、矜功觖望、師老專利、便文自營。公慨然牒書、譏切備至、嚮之廢格、悉用平鎸。義夫以之感激、王旅以之震躍。其理信州也、用寬惠誠厚、輯柔所部、稽事滿野、嘉禾同穎、年以順成、人斯洽和。復其庸亡五千室、闢其農耕二萬畝。交代之日、不書於簿、且曰、吾以恤隱、豈當沽美。不伐之善、欲蓋而彰。方帥表理行第一、增秩至正議大夫、加金印紫綬。其爲饒州、屬所代者非其人、因緣權幸、貪猾無狀。公以廉平頒詔條、以慘怛撫痍傷、四封愛戴、如熱斯濯。其後徵拜也、朝廷誅内臣、修百度、彌綸經費、委重有司。公以郎吏代故相第五琦專判度支事、方冀裁成九賦、超贊六職、以美利利斯人。令望日大、天胡不惠、以大曆七年秋七月、考終命於長安光德里第、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歸全於萬年縣神禾原之大墓。禮官博士以公處難不謀其身、牧人不私其功、能固所守、以行制度、易嘉名以旌往行、禮也。

惟公直而溫、簡而文、才裕於物、器周於用。靜若蓍龜、動如干鏌、秉是貞厲、終焉節適。著文集十卷、溢城集五卷。比興屬和、聲律鏗然。引拔參佐、皆一時名士。風采資材、邁絕群倫、齒位未極、爲薦紳所痛。夫人京兆韋氏、扶風太守恒之長女、以大宗之家人、諸侯之內子、衿鞶承訓、籩豆助祭、當室以敬、睦親以仁、姿操卓淑、音徽宏大、盛德著於母儀、惠心通於佛乘、五蘊不入、六姻是憲。始封咸寧郡君、後三追錫至郕國太夫人。有子曰均、以御史大夫、工部尚書尹正荆門、節制上游、就加吏部尚書、右僕射。元和三年抗章入覲、真拜右僕射、判度支、加秩金紫光祿大夫。由河東郡公進封郇國、歲中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撫征漢南、臨長諸侯。惟郇公直清宏重、有文武楨幹、得時大行、爲王室輔、慮善以動、官修其方、賦政以惠。南國宣威、以靖西蜀、師長百工、阜成中邦。兵符將印、焜燿章灼、樹善程能之績、勤身體遠之用。居則有猶、動則有功、率循風訓、以復尊大。君子曰憲公忠獻公之休烈丕矩、再世盛德、屈於郎位、必復之慶、其在是乎。初郇公之授律也、孝文追贈公絳州刺史、其進律也、順宗贈公禮部尚書。今皇帝永懷義方、於是有左揆之命。公之積慶、郇公之孝思、可謂至矣。郇公以三代論撰、皆上台雄文、猥以通舊、忘其卑鄙、辭則不腆、庶傳信之無愧焉。銘曰、

河汾之東、慶祉所鍾。公相葳蕤、德耀昭融。矯矯節公、體仁修性。乃貽後昆、實稟先正。太尉經武、太師翼聖。施於儲賓、執德之柄。公用循良、惠於二邦。公有德澤、宣於四方。急病尚仁、履險乘剛。化被煩苦、斯焉樂康。吉祿方摯、壽堂已閟。藹此家聲、揚於令嗣。恩崇鼎鉉、績茂師帥。中外服勞、安危注意。便蕃屬任、宏大名器。孝理是覃、義方所自。九原之中、禮盛服充。王三錫命、襚飾宗工。連岡崢嶸、介原穹崇。

陵谷有變、令聲無窮。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〇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於伊川别墅。五年八月七日、葬於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一作三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公諱誠、一作諴。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禄、載在和州府君碑内、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毁過禮、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一作將軍。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禄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污。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於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污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

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搦管、沈嘆久之、因賦咏懷詩、云論成方辨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於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揭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户部遊、而知其家事、故見托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户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給事中劉公墓誌銘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七八

公姓劉氏、諱迴、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當漢興、諸侯王子孫唯楚爲盛、世爲儒宗、光耀史牒。以至公大父皇朝尚書比部郎中、贈徐州刺史府君諱藏器。徐州生烈考右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居巢文公諱子元。初、文公儒爲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晛、曰餗、繼文公典司國史、時議比子長、孟堅。曰秩、曰迅、以述作之盛、德行之美、追蹤孔門。曰匯、與公用剛直明毅、焯於當時。故言卿族者、舉盛業以名其家。公好學、善屬文、天寶中進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轉左金吾兵曹、介江南西道採訪使、歷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爲殿中侍御史。出爲永州刺史、未行、改户部員外郎、尋佐江淮轉運使、授著作郎、加檢校户部郎中、國子司業、三領侍御史。當是時、

中夏初定，而兵未戢，故公所受任，以饋運財賦爲先。而公亦飭躬莅職，所到無不均，不安之患。大曆初，詔擇二千石，遂授公吉州刺史。三載績成，徵拜諫議大夫，遷給事中。移疾請告，就醫於洛陽。享年若干，以建中元年七月某日終於某里私第。嗣子某泣血孺慕，以某月日奉公之喪，權窆於某原。惟公貞方端肅，居敬行簡，和而不同，直而不倨，博聞强識，樂善下人。在諫司，陳古今以通諷諭，言發而王度潛潤，事行而天下莫聞。及夫給事黄門，釐舉典要，壼遂之才未展，士安之病已深。吾道豈窮，大運斯止。嗚呼！始公兄祭酒秩功曹迅，並與故相國房公琯厚善，其終也，趙郡李公華志焉。洎公在廬陵，治行尤異，則故相國崔公祐甫頌焉。蓋伯仲德美，焕乎金石，試爲斯文。銘曰：

惟堯之緒，在漢開楚，導長源兮。比部藴仁，文公允文，辟儒門兮。重世掌史，遷、固慚美，立斯言兮。惟公才明，剛中志行，直道發兮。累佐使臣，一麾牧人，遺愛結兮。給事於中，遭命不融，神理忽兮。丘有夷，淵有實，舟斯失，劍斯没，石不滅兮。

梁肅撰　《全唐文》卷五二〇

校記

①此篇與前篇獨孤及所撰《府君墓誌銘》大略相同，僅叙獨孤夫人生平文字稍異。疑此篇爲在前墓誌上增添文字而成。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四

柳渾　黎幹　元真　李岐　張椅

武龍賓　柳均　費智海

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宏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儒言雅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糜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奸暴、溥太和以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

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犯令厖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耻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耻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群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故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

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奸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咏之、俾其風謡頌聲、聞於他部、達於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勛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説、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群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陵江並海、竟吴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宫政、統理文籍、紀於秘府。拜尚書右丞。直

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徑、逾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宫。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勛、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污。是歲、盜據淮滸、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群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謡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忭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悦曹參之言、絳侯慚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莅盟諸戎。戎

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嘆者久之。時諫臣有廷諍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迹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於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騭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九一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壽春郡開國公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幹、字貞固、壽春人也。其先出自顓頊、厥後彌大。大夫於齊、食侯於漢、翼相安平於晉。七代祖魏東平將軍壽春侯。高王父瑠璘、隋戎州刺史。曾王父、大父以道腴德華、與商皓蜀嚴爲徒、時莫得而禄也。烈考道弘、皇越巂縣令贈華州刺史。先太夫人宇文氏、以眉壽享封薛國。蓋壽春公忠孝令德、耿光於前人矣。公涵毓淳粹、發爲英華、材膺間氣、略不代出。天寶中、隱於岷山、垂廿年、筍書萬卷、靡不習復。酌三□之統制、窮六經之微旨、究極天人、貫穿古今。咸摭菁華、尤覈理術。嘗所著書、殆千餘卷、皆百王洪本、九流雅奧。河朔初梗、天下徵兵、詔求非常之才、召公乘馹詣行在、肅宗師焉。初拜左驍衛兵曹參軍、旋拜太子通事舍人、翰林學士。陳天人之事、建置南都、遂詔授殿中侍御史、荊南等十八州節度行軍司馬、江陵少尹、遷京兆少尹、尋拜諫議大夫。有替、南渡江漢、願終養不仕、累詔徵至、復拜京兆少尹。寶應之後、歲惡人流、道殣相屬、市無赤米、罔發滯積、利歸强家、授公檢校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公承命莅止、科防不設、威嚴秋霜、仁扇和風、以易簡便人、以忠信逮下、不浹辰而蓄斂者輿輦轂擊於道、趨之恐不及。由是郊野無餒殍、閭里無藴年、遂臻和平、俗用丕變。上嘉休績、真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加秩銀青光禄大夫、爵爲壽春縣開國男。以奸臣居權、遂改刑部侍郎、尋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道中丁太夫人喪、哀過乎毀。外除、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疲氓再安、政化尤異。尚以四渠九堰、堙廢積年、興未及旬、功乃大集、國減半賦、人受永利。久之、改兵部侍郎。公踐履四朝、有簡沃匡贊之功、開物易俗之政、著在國史。至於郊丘大事、軍國急政、必別殿延

問、依經條對、僅千餘篇。惜乎既削藁矣、事多中祕、少下史官、經紀典章、没而無述、可嘆息也。大曆十四祀、詔徙端州、以素疾而終、享年六十四。尋沐鴻恩昭雪、以本官歸葬。先夫人扶風郡夫人萬氏、先公而逝。至貞元庚午歲十一月廿八日庚寅、遷宅於洛陽翟縣清風鄉之原、禮也。子九人、前監察御史姚、河南府士曹燧、成都尉炬、陽翟尉熠、陸渾尉煖、煉、燭、燭、焕、炤等、皆肆業承學、克荷令名。以邈嘗忝趨府、獲同揖客、授簡爲志、粗紀侍聞。銘曰、

岷峨蒼蒼、含靈發祥、降生壽春、鳳彩龍章、謀猷允迪、神用無方、化流京師、德重巖廊。雲生何歸、星隕無光、寒風蕭蕭、隱嶙高□。

宇文邈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三四

唐故杭州錢唐縣尉元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真、字深、河南人、後魏景穆帝之苗裔。曾祖仁虔、皇朝疊州刺史。王考思忠、皇朝廬州靈昌縣令。考璀、皇朝廬州刺史、皆世有令聞、夙著人望。流慶後裔、鍾美在公。公即廬州府君之長子也。爰自成童、克勤詩禮、洎乎志學、博綜儒書。百氏之言、六經之要、必窮旨趣、不假師資。尋明經及第、調補潤州參軍、沉跡下寮、卑以自牧。既而拜杭州錢唐縣尉、邑中疑滯、悉以咨之。自邇陟遐、策名期漸、未始有極。福謙謂何、春秋四十、以至德二年五月二日遇疾、終於河陰縣。秀而不實、昔賢所嘆。殁而無子、冥寞何依。時屬艱虞、兵戈未息、乃權厝於縣佛果寺菓園内。賊臣思明再侵京邑、縱暴豺虎、毒虐人神、丘壟遂平、失其處所。女二娘、適於侯氏、哀哀泣血、悲王祀之無人、眷眷幽魂、痛冥寞而無託。遂以大曆四年七月八日、招魂歸葬於□南金谷鄉焦古村、從先塋、禮也。或旌遺□□□、貞石銘曰、

天生良才、宜登寵禄、命不假壽、俄從鬼録。大夜何長、魂歸北邙、空餘令德、千載不忘。

《唐代墓誌彙編》大曆〇一一

唐故江夏李府君墓誌

公諱岐、字伯道、廣武君左車之後、趙人也。至九代孫、就徙江夏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高祖贖、隋連州司馬、曾祖元哲、皇朝沂州別駕。祖善、北海郡太守、贈秘書監、有文集一百八卷行於代。唐書有傳。公即北海之第二子也。少以文詞氣概、冠絕當時、天下翕然、聲名籍甚。屬奸臣當國、忌刻忠賢、陰中一門、連禍再世、以天寶七載三月十六日、終於桂州私第、享年三十。以九載十月七日、權厝於鄭州管城縣之南原。嗣子虔州刺史正臣、童丱煢單、流離蕩析。今也丘封已立、日月有時、盡思飾忠、銜恤襄事。以貞元六年十一月廿八日護葬河南縣金谷鄉之北原、祔先君之塋、禮也。夫人瑯耶王氏、明州司馬志清之女。德心秉彝、禮道弘訓、韶年早謝、厚夜同歸。嗚呼。誌所以備陵谷之遷變、藏諸泉户而已。我叔父也、言不能文。

李鄘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三三

故詹事府司直張君墓誌銘并序

有唐清河張府君諱椅、後漢郡太守歆之裔、徙居河内脩武、因爲縣人。烈曾隋穀州司馬護、祖皇朝詹事丞寂。考吏部尚書脩武侯嘉福、咸邁種德、聞之天下。君爲天官少子、稚而孤、十四學禮、弘文館以精通出時輩。廿典校秘書省、以美秀秩蓬山。轉千牛胄曹、以器能祗禁衛、移新安丞、以仁明貳畿邑。拜詹事司直、以準繩律宮政、蒞職凡四、秉操惟一。於戲。爲忠信之主、而禄壽不并、蒼蒼亦何德於仁人哉。以天寶庚寅歲正月戊申暴卒於東京私第、春秋卌八。煢煢二孤、尚疑晨省、哀哀一叫、但聞晝哭。即以踰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厝於北邙之原、禮也。千年城闕、幾見人非。萬古山阿、猶言家是。銘曰、

平原坦兮神與穴、靈龜告余祚來裔。入聲。陽臺真人示之決、萬葉繁昌期不絕。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五五

唐故昭武校尉延州金明府折衝上柱國

武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龍賓、字璿、其先沛郡人也。十代祖晉陽公給、以河汾沃壤、唐叔舊都、地既膏腴、人多杞梓、乃命子孫遷居文水。後遠祖泛官、遂附版籍於太谷之邑。去大曆初年、以長子興博覽經典、或好武藝、洎乎漳水尋師、乃職佐諸侯之幕、於是移家潞子之國上黨縣焉。其累代衣冠、備在家傳、難可詳矣。曾祖方、皇大中大夫、棣州刺史、追封南平郡王、食邑五千户。大周祚胤、繼體承祧、列授分憂、榮勳王家。祖敬道、皇贈朝散大夫、沁州刺史、追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户。積善餘慶、錫土封王、令德孔彰、寔光後嗣。父隱、皇高道不仕、長揖王侯、漱石山水。開元初、三辟不起、時人方之巢由。君即徵君之第三子也。弱不好弄、志習禮經、每讀史、見忠臣之事君、孝子之養父母、莫不吟諷之、覆喟然而歎矣。與朋友交、則信義不渝。敦睦親姻、乃恭讓□美。永泰二年、河東節度使辛相公奏授延州金明府折衝、上柱國。常謂人曰、文武不墜、先王格言。余於宦情、不能辱身降志、養□草澤、余之願焉。長子興、洛州曲周縣鎮遏□□將、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上柱國。次子迴、幼而聰敏、長又多能、討論經典、乃朋儕共推、攻乎書判、同官豈可因年而語矣。十九、明經擢第。廿七、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長女出家、法名□寂、精勤戒律、講讀花嚴。君即園林逸性、持誦大乘、豈其善因無徵、天不憖遺。嗚呼。死生聞命、誰能免諸。以貞元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遘疾、去綏德坊私第、享年七十八。夫人杜氏、京兆名族、母儀垂則、中饋無虧。興元元年閏十月十二日遇

疾、先夫而卒。至貞元三年、嗣子進、興等建立塋兆、龜筮協從。九月廿三日、殯於潞府城西南五里崗原、禮也。令嗣子進、興等□罹荼毒、泣血哀號。攀慕窮罔極之天、擗踴無殞身之地。恭擇□□、□□□塋。人謀神謀、卜吉筮吉。即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而葬焉。其□也、北眺城池、西臨漳水。雖即天覆地載、慮恐陵谷變移、遂刊石爲銘而誌之。其詞曰：

家傳令德、代襲弓裘。歎神靈兮□□、悲逝水兮難留。森森松檟□□、□哭□兮切切、慈顔永訣泉户閉兮、萬古千秋。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唐故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曹州考城縣令柳府君靈表

公諱均、河東解梁人也。其先姬姓、出自后稷、至周武、克殷、封母弟旦於曲阜、子禽繼焉。降及八葉、生孝公、孝公生公子展、展孫無駭、駭孫禽、禽有純德、爲魯士師、食菜柳下、謚曰惠、厥後因命以氏。則魯史所載、官有世功、邑亦如之、詳矣。自士師至晉黄門侍郎純、爲卅代。純二子、長曰道年、次曰道載、始分爲東西眷。公系西眷、至後魏車騎將軍汾州刺史懿。汾州生敏、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太傅則公之六代祖。太傅生務、隋唐州刺史。唐州生焕、隋監門兵曹。監門生懷儉、南賓令。南賓生知仁、定王府記室。記室生芬、河南尉。河南生公。公天資諒直、神稟聰悟、至性深於仁義、雅志悦於詩禮、以爲仁義、五常之首、詩禮、立身之要、苟行之無倦、雖曰未達、吾必謂之達矣。壯年渴於行仁、不治家産、重季布之一諾、慕仲由之共弊、當世以心氣自任者、莫不定一死一生之交。釋褐調補東郡參軍。先是、師稷曾王父北海郡守剖符兹郡、價重金璧、聲匝日月、社稷之柱石、文學之龜龍、後進屬諸行義者、得公一顧一嘆、則以爲終身之榮。時公以末吏趨

事、辱公厚眷、器以瑚璉、遇以特達、扣以心義、試以已上一石。吏事、歷試不泥、叶於所知、乃以仲子妻之、蓋尼父擇治長之慎也。轉授越州司倉、太子通事舍人、溧陽令。時乾元中大盜初平、痍傷未復、宰衡選部、尤以牧宰爲難。公之宰溧陽、奸豪屏氣、煢嫠蘇息、流民復、曠土辟。人愛之如父母、吏畏之如神明。滿歲、授大理司直、考城令。考城之政如溧陽。宣人曹人頌德不暇、議者待公以重任、期大庇生人。何昊天不慵、遽奪人望、以大曆九年七月一日寢疾於位、春秋五十五。嗚呼。以孝聞於家、以信著於朋友、吏事洽於輿誦、所不至者位與壽、餘無媿焉。二者繫於時命閔冉共屈緊公獨然。夫人江夏李氏、秘書郎崇賢館學士之孫、北海郡太守之女。禮樂承、訓聰智自然、作嬪於公、副笄宜室、助祭牖下、採蘋職修、宗姻荷其敦睦、煢稚感其慈惠、德禮兼備、獨見之於夫人。後公十三年、終於廣陵郡、享壽五十四。貞元六年冬十月、權窆於山光之北原。胤子曾、試儀王友、伏膺禮義、遊心典墳、志業未就、不幸短命。次女歸於吾翁、痛天倫之無後、感顧復之深恩、自詢龜筮、別卜宅兆、問先遠之期於山人俞縚、得吉日於七月中旬。謹以歲次壬午秋七月癸酉、遷公夫人靈座、合祔於榆林北原、禮也。夫悠久者天地變化者陵谷、慮壑走舟失故、勒石以紀其年月。

李師稷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一一六

大唐故内侍省内僕局令犍爲費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智海、□□□□郡犍爲人也。昔雲開縉色、聳神轡於月泉、白□青□、真□□□□。於是地分鄒魯、族茂應韓。或仙杖遥風、啓龍陂之□術。或□□遠胄、振黻黼□□□。因宦攸居、今爲邛州安仁縣人也事詳家諜、今可略而□焉。曾祖超羣、後

周□□郡守。朱輪載路、□懸甕之曾源。皂蓋臨郊、清管涔之巨津。祖怡、雋州□藜縣令。□□□惠、化自姑復之墟。乳翟懷仁、風偃孫溪之地。父朗、皇朝本州博士。緇林□□、□司馬之餘風。絳帳談經、闡文翁之舊業。君嶒嶓降德、江漢摛靈、蕭焉拔萃、恬□□。志學爰始家□、馳不二之聲。弱冠初登鄉塾、挺無雙之譽。老成攸在、利用斯賓。□□星橋之曲、蹕□雲臺之下。雖天池之表、方負力而曾飛。而皇位之酬、望來□而載佇。於是晨趨蕙路、夕拜椒閭。王宮展周宰之榮、天市踰漢官之秩。始授君□□庭宮教博士、效彰鵷壼、績滿鸞闈。頻迴簡在之心、屢發由中之旨。咸亨五年八月六日、乃下詔曰、前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費智海、宮闈任□、□□勤勞、宜從奪禮、加其優秩。可承奉郎、守內侍省內僕局令。君乃功宣延署、聲貫□□、□□節而無全、解棼絲而不擾。屬鶴川遷響、上賓之駕漸遥。紨嶺追尊、大號之□□。及鶯輅魚池之飾、龍欑蜃衛之儀、容車象設之威、通樹穀林之制。若功由事速、□□□舛於前風。若物以時延、則期遂臨於遠日。君一撝其滯、百工咸理、浹辰俄□、帝有嘉焉、超授一階、仍依舊爲內僕局令。既而涼宮陪駕、佇旋鳴□之□□。室開縈、方極右貂之地。而奄纏暴疾、俄而大漸。宸闈軫念、掖殿垂仁、中使相望、名醫結轍。百年行半、未東閱而先徂。五色將逆、已西登而不遇。哲人斯往、□也如何。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七日終於岐州麟游縣九成宮北中尚署之官舍、春秋卌有二。皇情興悼、喪紀彌隆、遞遺靈轝、送於京第。惟君器兹鐏彝、量苞日藪、□□白日、神邁丹霄。爰初在丱、芳騰幼誠、洎乎將立、道契生知。玄閣方登、佇聞祥於□□。羽人斯降、旋遇疾於仙蛇。遂遊志典墳、伏膺章句、迫子長之絶業、連季□之遺□。外極九丘、精窮三禮、無來不應、有滯斯

通。雅善談謔、尤工草隸、英辯莫窮、奇蹤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眉目如畫、機神不竭、見賢斯惕、聞善若驚。方載德於高門、俄□□於與善。即以其年歲次景子五月戊辰朔廿九日景申、葬於□州長安縣龍首□□平原、禮也。隆山寫望、空知諸葛之鄉。秦壤留魂、忽見揚雲之隴。式旌幽隧、乃作銘云、□陵興妙、江夏騰聲、隨仙授祉、入侍□英。遐基誕秀、遠□凝精、慶留綿谷、芳馳錦城。□□何人、承家載啓、道存忠恕、情惟愷悌。壞壁窮□、曲臺精禮、□開□□、星□□隆、□儀珠□、□節金璫。俄悲朽壤、奄嘆摧梁、佳城寢日、蔓草□□。□□□往、□□□□、□□□□、□□□□□。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元〇二一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五

李修　杜濟　獨孤季膺　張翃　鄭叔則
王俊　劉禹錫　元結

隴西李君墓誌

君諱修、姓李氏、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元盛之後。曾祖如順、皇朝太子洗馬、生大父元恭。開元中、以文學政事歷大理卿、判尚書吏部侍郎。侍郎生烈考訥、官至太府寺丞。君承家休緒、少有令聞。孝敬仁順、宏毅貞亮。非禮不言、見善必行。行有餘力、則覃思六經、揭厲百氏。是故淳秀之氣、播爲文章、發於事業。難於進、易於退、道不苟行、位不虛受。常州刺史獨孤公及之臨舒城、聞而悦之、辟爲從事、府遷於常州、君亦至焉。獨孤公文德爲天下望、君入則從容討論、出則勤慮政事。議者以君建大名、致厚位、必自此始。不幸短命、享年若干、以大曆十二年春三月甲子、寢疾而没焉。嗚呼。天與之才、天與之器、不與之壽、不與之位、天何言哉。君娶范陽盧詔女。一子、越在襁褓、哭泣無主。其仲兄武進尉迅、銜天倫之哀、謀及卜筮、以是月既望、抱其孤送君之喪、權窆於正勤佛寺之北原。時不利、不克反葬故也。友人安定梁肅、紀其終始德善著於石、俾來者有以知君子之墓云。

梁肅撰《全唐文》卷五二一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征鎮四出、鑿門之寄崇。邦畿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膂之謀、光鉐箭之制者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甘棠公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元孫。皇朝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

第三子也。器識通簡、履懷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謀、莅事而照有餘地。早歲以寢郎從調、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爲山南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内艱、終制、轉許州長社尉。楊光翽都督隴西、奏公爲法曹。皇甫侁采訪江西、奏公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俄宰鄜縣。相國李峴尹京兆、奏公爲渭南尉。僕射裴冕爲劍南節度、奏公爲成都令。遷綿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裨將曹懷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户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於嚴武情均莫逆、武再充劍南節度、爲武行軍司馬。郭英乂之代武也、矯宣恩命、毁玄宗宮爲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疾不視事。今司空冀國公崔寧既誅英乂、請知使事、公堅卧不起、仍俾通泉令。今前殿中侍御史

韋都兵密使家僮、潛表事實。大曆初、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公爲副元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大中大夫、綿劍梓遂渝合龍普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馭戎、寬明莅俗、克念八州之地、綏靖兩川之人。朝廷嘉之、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尋醫於晉陵。以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於常州之别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琅琊王丘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克、移天有幹夫之蠱、宜室多綏族之仁。六姻稱其壼則、四德被於彤管。生五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晝哭茹毒、星言割哀。留子婿秘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康臮四子匡陟緝寧家殘、獨與子楊甫匐萬里、

以祇護喪櫬。冬十一月至上都、二十四日壬申、虔窆公於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仍自爲祭文以抒意、其略曰周旋吴蜀、備歷艱危。不陷寇難、賴君携持。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愍焉、於戲。公以杰俊之材、當艱虞之際、伸其智略、宣力盛時。頡頏鴛鷺之間、總統龍犀之節、旋登瑣闥、驟陟尹畿。方當焜燿高衢、升凌台序、而一麾出守、鍛翮江皋。竟吉往而凶歸、賚此志而殁地。吾道憯矣。真卿何幸、得忝維私、未終倚玉之歡、遽切據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峨峨、令聞猗那。其用於世、爲猷匪他。理稱易簡、政絶煩苛。州縣發迹、雲霄切摩。化存江滸、威肅岷嶓。巴蜀靖謐、精誠孔多。瑣闈久拜、亞尹遄過。始陟京兆、旋移浙河。云如不吊、遘此凶瘥。哲婦哭晝、護喪奔波。祔於先壟、映蔚條柯。曷用表德、勒銘墳阿。

大唐故潤州司馬獨孤公墓誌銘并序

顏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四

維貞元三年歲在丁卯二月四日、潤州司馬獨孤公終於洛陽德懋里之私第。公諱季膺、字季膺。本隴西李氏、隋文帝賜獨孤氏、皇唐玄宗時復舊、代宗時又歸所賜。春秋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皆稟之時君。其來尚矣。則我源流濬發、爲圓爲折、誠可得而叙焉。曾祖皇右威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卿雲。祖懷州別駕、贈兵部尚書元節。考河中府户曹參軍璩。公生而秀朗、敏而好學。弱冠、鄉貢明經擢第。解褐濮陽郡臨濮縣尉。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以孝聞。服闋、調换滎陽郡中牟縣尉。地邇王都、聲播朝右。秩終、以常調判入高等、擢河南府參軍。爲官擇人、此授爲美。屬四方多難、饋輸惟憂、故相吏部尚書劉公表公大理評事、充東

都租庸水陸運使判官。尋遷司直、攝監察御史、充江淮轉運使催遣判官。朱紱銀章、有粲其服。制彼淮海。既入於河、人不疲勞、事無怨讟、軍國是用大賑。劉公又表河南府兵曹參軍。荏苒府庭、跼其高足。而嘗慕古者有親人濟理之心、故屈從常途、臨是鞏縣。美哉其化、無所成名、但嗚絃下帷而已。人懷其惠、悦其德、田疇盡闢、邑里無訟、到於今稱之。大曆末、又參會府、以才行殊等、名送中書。遇代宗昇遐、朝廷日不暇給、乃除潤州司馬。雖地壓吴門、勢雄京口、然桓譚不樂、非其素也。遂優游辭滿、遽歸洛師。於是高卧園林、不關世務。迨五六年、寢疾彌留、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七。嗚呼。惟公入仕以儒道致身、服事四朝、歷官八政、縮神仙者二、賓使幕者二、振豸冠者一、兩趨天府、一登王畿、一佐邦理。亦可謂宦成焉。猶未展心期、尚孤人望。初公哲兄宰於伊闕、令弟佐於永寧、榮曜神州、可致霄漢。而生涯倏忽、零落都盡。悲夫。有子敏等、號慕充窮、痛感鄰里。以其年六月廿八日、安厝於上東門外平陰鄉之崗、禮也。不祔京兆舊阡、西戎難故、以迴嘗從嘉話、輒備所聞。銘曰、

緊公筮仕、克奉儒行。才以禄榮、德以龜鏡。雄雄相府、是辟是聘。淮海孔修、咸秦益城。人實弘道、鞏亦殊政。金陵罷歸、蒙以養正。如何穹昊、殲我景命。其喪也哀、其祭也敬。墓門何有、松柏交映。遑遑諸孤、不墜前令。

黎迴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唐故潤州司馬賜緋魚袋獨孤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季膺、本姓李、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楷、隋民部尚書、武陽公。以文帝獨孤后性多嫉忌、出入不常、屢以直諫。文帝高其功、與皇后爲昆弟。洎國初復正姓、徙居長安。堂兄之子入侍宫門、大曆中代宗

冊爲后、於是録隋故事、又錫姓獨孤、命氏之由、得之譜序云。曾祖卿雲、左羽林衛大將軍。祖元節、懷州長史、贈兵部尚書。父璩、蒲州司户參軍。學行承風、蟬聯簪組、士林光耀、代有其人。公即户曹府君之次子。明二經、釋褐鄭州中牟縣尉。書判超等、授河南府參軍。由汜水尉踐廷評、鞫劾疑滯、爲世所欽。江淮租傭轉運等使左僕射劉公晏器之、辟爲從事。雄才既展、劇務不繁。奏授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嘗宰近甸、復佐方州、皆著能名、彰於遺愛。雖九遷府寺之榮、一拜外臺之美、由文學進、未爲大耀。時不幸歟。享年六十七、貞元三年二月四日終於洛陽縣私第。夫人渤海高氏、福建等州經略使、福州刺史璠之女。内則備於笄年、柔順摽於士族、洪源自遠、淑德採芳。享壽六十有七、後公十二年、終於和州烏江縣私第。有子三人、長曰敏、紹先人業、選授烏江縣主簿、處下位而危養榮矣、命塞中年、歿於無錫縣尉。次曰敞、早遊齊魯、歲久未歸。稚曰汶、識量通規、匭儀是□、退安取適、常藴孝思、宦且不求、志謀遷祔、數年之内、方遂懇誠。以大和二年二月廿二日戊申、啓夫人殯於東城。以其年五月六日、合祔於河南府洛陽縣平陰鄉張呂里北邙山南原舊塋、禮也。嗚呼、年代寖久、陵谷多變、見託斯文、用刊貞石。銘曰、

岳峰粹靈、運符承明。濟世之略、爲國之禎。猗歟盛刊、宣之與京。大賢招招、正人謇謇。德既不孤、才亦斯展。肅行彌高、清音又遠。於洛之湮、烹茲小鮮。仁化煦矣、風□肅然。至今休聲、窅若聞絃。哀哀北邙、祔葬不卜。精氣凝閉、崗原偃伏。日下舊山、煙埋古木。

崔師中撰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〇一〇

唐故郴州刺史贈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翃、字逸翰、安定人也。前漢駙馬都尉敖之雲孫。隋亳州刺史敏生高祖文會皇朝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曾祖處節、常州從事。祖克茂、滁州刺史。皇考具瞻、兵部郎中。貂蟬相承、歷踐清要。公即兵部府君長子。實天生德器、宇深厚、非鴻儒碩人不能知。童年以門蔭補齋郎、立志不就。讀書於侯山玉泉寺、道叢大成。廿二國子明經上第、解褐補郟城尉。敬始宦途、纘脩緒業。天寶中、復從調集、吏部侍郎席公銓庭激揚、授靈寶尉。情節孤標、搢紳爲則。江東採訪使蕭公辟爲幕賓、道未及行、而蕭公下世。屬中原喪亂、隨侍板輿、間路南首。江淮都統使李公徵爲支使。時干戈未弭、太夫人寢疾、固求薄禄、就養於家。表授德清令、改大理評事。丁家艱、外除。詣闕。吏部侍郎王公特爲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本司郎中。皇人憂人選郎爲牧、除郴州刺史。綏緝一年、而俗阜人殷。上天降災、大曆十三年九月廿九日、薨於公館、享年七十。百姓號哭而去、道路相望。今上聞之、追贈洪州刺史。制曰、訪其遺愛、實結人心。公仁慈儉讓、孝友謙恭、根於至性。他年客有顛眩疾者、執白刃不利於季父、童僕畏駭、莫之敢前。公挺身而進、奪其所執、季父由是免難。京邑之士、感而涕流。既博綜墳籍、兼通子史、尤精意文章、爲中書舍人郄昂所許、稱風雅六義復起於公。著文集十二卷。夫人滎陽鄭綜靈之中女、節義高明、過於古昔。執進盥之禮、以事舅姑。卌年間、盡其愛敬承順之道、及於姻親。永泰中、姑受終時、夫人在遠、姑乃出一箱衣謂侍者曰、長新婦至、與之表吾平生知其純孝也。德壽不齊、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終於荆州精舍、享年五十七。有子三人、次曰士曄、任長社尉。小曰士倫、任滎陽尉。有女二人、長適蘭陵蕭氏、少歸京兆韋氏、即公甥也。士源等永惟顧復、無報恩愛、日月有時、

不敢越禮。以建中元年二月十四日、合祔於北邙焦固原先塋。追前賢述德之義、號叫蒼旻。敢爲銘曰、

我公之德、惟靜惟默。奕世文詞、佩印垂龜、惟我公嗣之。夫人範則、人之母師。祔窆金谷、丘隴逶迤。

張士源撰　《全唐文新編》卷四五九

福建觀察使鄭公墓誌銘

唐貞元八年四月十六日、福建團練觀察使、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鄭公薨於位。明年孟夏己酉朔、歸葬於東都萬安山之南原。龜吉筮吉、即於人謀、且曰、前望先君、俾公之體魄、列侍於後、與兹山久。還顧洛邑、俾爾子孫、盈如市朝、生拜於前、没會於斯。公諱叔則、字某、滎陽人。自元魏中書令周小司空金鄉文公穆、凡五葉至皇朝遂州刺史老萊、代以婚姻德義、俱爲家法相授。公則遂州之冢子也。未冠以明經擢第、凡五命至御史府、又再遷歷尚書省、以屯田員外郎介吏部侍郎李卿觀風之命、議者韙之。李公出納稱職、且多貢巖藪幽滯、充於王庭、緊公是賴。轉庫部。相國王縉受居東之寄、又資公以畫、拜檢校吏部員外郎、使罷而眞。凡吏部分天下之疑、析無文之中、曰廢置。清九流之路、坦多士之門、曰南曹。公酌其會通、守以貞固、七考二職、日新厥聞。丁繼母艱、免服、拜刑部郎中。皇上即位、思與四方萬姓垂家至而日見之制、臨遣八使、必朝之良。公爲首冠、清選分命於西江閩越之地。所至蠲疾、所去遺利、并命者取而法焉。兩河不開、命帥梁汴、所求却穀之比、爲其中軍、授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天平軍節度副使之官、拜御史中丞、廉問東夏、俄領東都留守、兼河南尹、就加户部侍郎、仍再位副相之寵、持憲以清明、律下、牧人以禮讓和俗、保釐以威重懷遠。寇不敢犯、吏不忍欺。扶危以安、制動以静。罷鎮歸省、轉尚書左丞。

未幾、兼御史大夫。撫淮夷反側之俗、四牡莅止、萬人革心、如風之清、如雨之滌。復命遷太常卿、國有大事、主辦多儀、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京兆尹。理行三載、惟遭權臣構愍、貶永州長史。謫去之日、京師鄽空巷隘、車不得前、怨咨之聲、雷動天聽。旋以非罪、拜信州刺史。居數月、又有四岳十二牧之換、方以和風清德、移蠻貊之風。何斯人之幸、與上天之佑、較彼炎瘴而不勝焉。夫人范陽盧氏、著作郎侑之女也。望申北州、德成公家。不幸早世、事具前誌。生一子、曰約、河南府洛陽縣主簿。後夫人范陽郡夫人盧氏、華宗美行、與前人如一、加繁祉餘慶、纘公之榮。生二男一女。納前宏文生紳、右千牛衛備身女未笄。是日、約奉范陽夫人命、舉前夫人柩會公之喪禮也。公之爲德也、温純深潤、高厚博達。文以禮樂、本於中和、犯不違仁、愠不傷善。滔然如川澤、無不容之者。及其秉操厲俗、好是正直、不畏非畏、不疑可疑。酷惡春秋之左巫、疾陰陽之拘忌。嶷然如斷山絶巘、不可以邪徑造乎。嗚呼、使公之得志也、天下之人、非法言不言、非大道不蹈。此可以爲天子大臣、未絶邉數其餘哉。是以壽七十有一、歷官二十有八、政朝仰故事、人懷遺德。門列朱戟、家垂清風、而遊公藩者、猶以不期頤爲嘆、問神明焉。約等以爲哀報揚名、莫如紀述、謂員昔備吏末、嘗司斯文、將期飾終、何敢廢職。銘曰、

嗟哉公居此室。猗夫人會琴瑟、萬安南山瑞氣浮、洛陽北闕家聲流、夐千祀兮日悠悠。

穆員撰　《全唐文》卷七八四

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神道碑

公諱俊、字真長、其先葉黄帝。夫聖人之後、與庶姓不同、如河出昆侖、潛於厚地、欻焉振起、奮爲洪瀾、環回自天、非衆川也。故自黄帝八代而生舜、武王

克殷、求有嬀之允滿封於陳、是爲胡公。十三葉生
完、自以公子、國難不得立、乃抱樂器、奔齊、桓公以
卿禮接之。下又十一葉和、以久爲政、陰浹於人、遂
有齊國、三代稱王。至建爲秦所滅。項羽入秦、封建
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
氏。安子涓、仕漢、爲鎮東將軍、青州牧、封劇縣伯。自
涓至彤、凡一十九代、兩漢公卿牧守如家牒然。十
代祖猛、字景略、苻秦尚書令、伉秦成霸業、與孔明
佐蜀同功、故時人謂之王葛、史云北海劇人、遂著
爲族望。九代祖休、儀曹尚書。八代祖鎮惡、佐命宋、
長安擒姚宏。至北齊五代祖昕、七兵尚書、兄弟九
人、時號王氏九龍、於齊史有傳。高祖顗、字君粹、北
齊著作郎、燕郡太守。曾祖敬忠、成州刺史。大父上
客、高宗封嶽、進士及第、歷侍御史、主客兵部員外
郎、累遷兵右金吾衛將軍、冀州刺史、靈州都督、朔
方道總管。見職官儀及衣[闕]。烈考曒、宣州宣城縣令、
贈工部郎中。娶河東裴氏、乃生僕射。季睦餘力、工
爲文。始以崇文生應深謀秘策、考入上第、拜監察
御史。天之賦予、莫能兩大、既揚令名、而不以景福、
享齡五十五。葬於河南府偃師縣亳邑鄉。後以子
貴、累贈禮部尚書至右僕射。夫人江夏李氏祔焉。
李門多奇才、父暄、起居舍人。暄子鄘、門下侍郎平
章事。高叔祖善、蘭臺郎、崇文館學士、注文選行於
時。善子邕、北海郡太守、有重名、四方之士求爲碑
誌者傾天下。故夫人於盛宗禮範可法、累贈至江
夏郡夫人。僕射有三子。長子早終。次子處元、少嬰
沈恙、慕道士養生之術、高尚其趣、强仕而没、積善
不試、後來果大焉。季子彦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
甲科、歷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轉户
部司封、並充禮儀使判官、宏文館學士、京兆少尹、
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直諫出爲河南少尹、入爲
少府監、司農卿、改淄青節度使、徵拜户部侍郎判

度支。勢逼生患、出爲衛尉、分司東都。尋起爲陳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充汴宋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北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衢之女、國子祭酒楊項之外孫。夫人有三弟、皆材、無子、早謝、已如禮祔葬於亳邑原。僕射厚德覆露之、尚書丕承之、以蚤孤、鋭意嚮學。嘗閲詩至蓼莪篇、感激流涕、故其志如刃始淬。及學成立、遂爲鴻儒、入用爲能臣。參定儀制、財成經費。起書生、擁旌節。今又領全師鎮上游、握神符、垂三組、皆嚮時感發之所激也。志就而學成、名聞而身達。欲報無所、外榮中悲。人子之孝、在乎揚其先德以耀於遠、乃俾學古者書本系所自、且銘於龜趺螭首云。銘曰、

山積而高、澤積而長。聖人之後、必大而昌。由聖與賢、或爲霸强。建不克嗣、濟北疏疆。齊人德之、其族稱王。佐於苻秦、北海重光。僕射之生、負材而起。策於萬乘、擢爲御史。同時條對、千目仰視。桂林一枝、拾芥相似。名動海内、夫豈不偉。種德而牙、乃生令子。出入鼎貴、理財統師。流根之澤、密印累累。峻其追崇、幽顯有輝。孝嗣之志、歉然弗怡。春露秋霜、感傷履之。時久能慕、禄豐益悲。明發不寐、永懷孝思。攄之無窮、曷若豐碑。景亳之原、佳城在斯。乃金石刻、揭於道陲。松耶柏耶、有洛之湄。過者必下、來觀信辭。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〇九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

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其後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禀遺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大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温清。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即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内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户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予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吕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内禪、自爲太上皇、後謚曰順宗。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

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宫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秘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一〇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净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授學於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及羯胡首亂、逃難於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瀼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上大悦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乃拜君左金

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於是思明挫鋭、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丘。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璽書頻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爲奏聞、特蒙嘉納、乃真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據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鼎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内晏然。今上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

邑、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於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於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闕八字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之漫叟。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户才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九重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泰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絶，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衮，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志業。故吏大足令劉衮、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温、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哭以終葬，竭資礱石，願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畫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真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允矣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素志莫伸。群士立表，垂聲不泯。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四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六

韓滉　權皋　獨孤及　朱巨川　劉太真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贈太傅韓公行狀

曾祖符、皇朝潭陽郡太守。祖大智、皇朝河南府士曹參軍、贈吏部郎中。父休、皇朝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贈司空、謚文忠公。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胄貴里韓滉年六十五。公繼代生賢、左右王室、鄭武之賢、韋平之美。開元中解褐、授右威衛騎曹參軍。丁文忠憂、服闋、授京兆府同官縣主簿。又丁内憂、孝貫神明。服除、授太子通事舍人。肅宗在靈武、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充北海節度判官。道阻未行、除通州刺史、尋充山南西道採訪使判官。時宰醜正、除彭王府諮議、詔除殿中侍御史、累遷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判南曹、尋遷吏部郎中、給事中、兵部選事。有盗殺富平令、倚爲禁兵、特詔釋之。密疏聞狀、遂伏其罪。遷尚書左丞、知吏部選事。有擁馬陳詞造階抗議、曾不再煩主吏重閲簿書、片言遣之、莫不心服。拜户部侍郎、判度支、管諸道青苗税。户屬國計空耗、上難其人、服勤九年、出利百倍、左藏之錢至七百萬貫、大倉之粟至數百萬斛、其邊儲或五六萬、或十餘萬。有附大臣間於先帝者、引劉向羊頭山黍云權量久差。公曰、山之南北、地之肥瘠、禾黍不同。會内藏有隋朝銅斛、果不差異。安邑、解二縣鹽池比歲水漲、甚於往年、有漫生紅鹽之瑞。詔諫議大夫檢覆、并致祭祠宇、號寶應靈慶池、宣付史館。拜太常卿、出爲晉州刺史、拜蘇州刺史、充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改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依前充浙江東西觀察使。令行風動、無敢犯者。自信安洪光、東陽捍狼山僧惟曉等、結連數郡、熒惑愚甿、破其巢窟、伏戎自

殪、山越一清。管郡十五、户百萬、里尹、亭長、書佐、小史、令丞、牧守通數萬人。自公區處、不朽之作。乘輿播越、畿甸路斷、公日遣一使、間道齎帛表詣行在、諸道未知行在、營將士無不引還。唯公所遣兵、鎮河南衝要、堅守不退。兵馬使董晏將三千人鎮徐州、部將沈清等頗違軍禁。公遣一介齎牒轅門笞晏二十、沈清等六十八人、悉按軍令。徐方既定、轉檢校吏部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封昌黎公、改封南陽。天子幸梁川、巴山道、命判官何士幹領健步七百、負絞練十萬匹、上獻天子。六軍從官、扈蹕千里、時屬維夏、未頒春衣、表至行在、衆情大悦。公又命從事裴樞、李倫徵巡内兵甲、麾下將士合三萬人、請翊衛鑾輿、收復京邑。上深嘉嘆、特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李希烈衆軍東下、志吞淮濟、公即日遣兵馬使王栖曜、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泝流千里、倍程救援。纔及睢陽、賊已陷襄邑、攻寧陵。栖曜等突圍乘城、矢中元惡、凶徒懾遁、不敢東顧。淮南初喪節度使、大將王佋帶甲數千、夜犯城府、或出權計者云、江南兵至、佋兵遂散、殺戮甚多。士卒驕矜、争邀厚賞、率居人商旅五十萬緡、符牒已行、人情恟恟、公即日遣都虞候李栖華、謂兵馬使張瑗等曰、收復上都、六軍未賞、節度薨殁、豈名爲功。賦斂擅興、何人造意。諸將引過、横調立停。及大駕還都、進封郡公。時希烈盡鋭攻陳州、公命諸將與宣武軍合勢、破賊數萬人、關中初復、公以爲國無年儲、何御荒儉。陳圍已解、汴路即通、抗表請獻軍糧二十萬斛、從本道直至渭橋。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創運務、部勒趨程、時河中阻兵、堅城未拔、關河蝗旱、軍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師大振。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本道度支營田、充江淮轉運等使。連歲蝗災、仰在轉運、公自晨及暮、立於江皋、發四十七萬斛、舳艫所至、近遠慰安。貞

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曰、江淮轉運使某官某、勵精勤職、夙夜在公、厥有成績、可進封國公。初封鄭、改封晉。前後河南用兵、解寧陵睢陽之圍、全彭城要害之地、朝廷議勛、特賜一子六品正員官。又其軍鎮營宇、舟船鞍馬、甲仗旗鼓、羽革丹漆、牛羊六畜、難乎校算。應緣兩税、唯有一榜、人争及限、吏不到門。今江南縑帛、勝於譙宋。二年冬十一月、朝覲、上深禮重、委以大計、加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待空巖穴、方歸田里、主恩彌深。初願遂違、顧謂其族、爲當瀝肝膽、身塗草莽、上答乾坤。時屬西北用兵、倉庫空竭、公和糴五十萬斛、無敢奪期、米價遂賤、防秋士馬、儲糗更無闕。自公當漕運、初年四十七萬、二年七十萬、末年一百萬。尚結贊普、使六蕃、抗言逆順之理、夷虜感動、肝膽楚越。張權者不敢惕息、盗位者退而思過。貞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薨於昌化里私第、春秋六十有五。皇帝震悼、輟朝三日。制曰、故某官某、應運而生、弼諧於我、道符兩曜、德冠八元、以武綏邊、以文經國、方期難老、式作宗臣。孰謂不融、盡瘁而没、雖鄭亡子産、衛失柳莊、懵悼之懷、豈過於此。過時謂（三字疑）撫床增慟、當扆興嗟。厚申往襚之恩、載榮優贈之禮、可贈太傅。前後賻贈布一千疋、米粟五百石、錢四百萬、喪事供官。公踐歷四朝、歳逾五紀、炎不執扇、晝不伏枕、疾無杖屨、居必矜莊。自同官主簿、制一裘褐、直爲宰相。古人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更爽之居、不足多矣。以沙門一行得聖人之道、特寫形影、仰如宗師。癖在春秋、精於繫象、賦春秋七章、著通例六卷、并章奏詞略十餘萬言、豁如恒星、敦故舊、重然諾、好古博雅、能書善畫。夫議大勛者則不書小善、舉大德者則略其細事、故不殫論矣。公有子弟、聞斯行諸、不敢墜失。况以賓客從事日久、泣慕清塵。謹狀。貞元三年閏五月十八日、故金紫光禄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國公韓公故吏將仕郎前大理寺司直顧況謹上尚書考功。伏以柱石元臣、勛績光茂、孝則先意承志、忠則知無不爲。武能禁暴、文以經國、翊贊聖明、懋建和平。沃心造膝簡乎上、長策宏規振乎外。奄從流運、恩軫睿慈。今月日若馳、松楸將樹、易名之典、請舉舊章。謹上。

顧況撰《全唐文》卷五三〇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君姓權氏、諱皋、字士繇、天水人。苻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時節將兼本道使、籍君高名、表爲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既免禍累、知機其神。先帝聞而嘆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將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二。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没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可以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矣、哀禮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因病風、扶曳而往哭之。嘗聞師乙之言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温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

壽、爲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撰 《全唐文》卷三二一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吕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吕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暕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有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眦、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沱若。公有子朗、郁等、年未齠齔、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浙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吊、乃忍哀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於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秘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割於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托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秘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所尚也。自是遍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既免喪、加於人一等。鄉

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詔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督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淹滯、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削藁詭辭、不傳於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倣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以大長公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與嚴河南郢詶答呂荆州諲謚議、博而正、當時韙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廷稱正。上方大恤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冤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群盜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趑趄城市。公惠以柔之、武以讋之、釋矛服耒、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璽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淮南旱歉、比境之人流移甚衆、公悉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爲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之、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栖畝、膏露降庭。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

抵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咏、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文武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殁、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竟以無禄、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嘆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德、孝行爲大。烝烝翼翼、以敬以愛。友於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於朋友。用之有恒、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於有政。撫柔三部、謙以爲柄。龔遂國僑、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元本。質取其深、艷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於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烏洛濱。脊鴒在原、嗟爾元昆。線經露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予不諼。我見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於池、子爲之泉。譬我於桐、子爲之絃。榮不獨遂、難不只全。如何淑明、摧馥碎堅。廞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拳。如天如天、泣涕漣漣。

崔祐甫撰　《全唐文》卷四〇九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

仲尼述易道、於坤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公天生懿德、外方内直、氣茂才全。發爲詩文、得大易之中、詩人之正、邈乎其不可及已。七歲誦孝經、先秘書異其聰敏、問曰、汝志於何尚。公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是所尚也。後博究五經、舉其大略、而不爲章句學、確然有可大之業。知者益器之。十五秘書捐館、公茹血在疚、逾時而後杖、由是鄉黨稱孝。二十餘以文章遊梁宋間、通人潁川陳兼、長樂賈至、渤海高適、見公

皆色授心服、約子孫之契。天寶十三載、應詔至京師。時玄宗以道莅天下、故黄老教列於學官。公以洞曉元經對策高第、解褐拜華陰尉。故相國房琯方貳憲部、請公相見、公因論三代之質文、問六經之指歸、王政之根源、憲部大駭曰、非常之才也。趙郡李華、扶風蘇源明并稱公爲詞宗。由是翰林風動、名振天下。及函洛寇擾、公違難於江南、上元初授左金吾兵曹、掌都統江淮節度書記、非其好也。未幾、徵拜右拾遺、因上疏陳便宜、及方鎮有冒於貨賄、舉直錯枉、大者十餘事。不行、皆焚其藁。時大盗之後、百度草創、而太常典故尤所壞缺。公爲博士、祇考古道、酌沿革之中、凡有損益、莫不悉當。新平公主之子裴倣尚永清公主、公實相禮。初以裴僕射遵慶主婚、中詔長主後夫姜慶代焉。公奏曰、婚姻人道之大、使異姓主之、非禮也、且無以示天下。臣不敢奉詔。上從之。又議定謚法、公以爲謚者、蓋迹其事業、邪正而褒貶之、舉一字可使賢不肖皆勸、故其議呂諲、盧弈、郭知運等謚、皆參用典禮、約夫子之旨。其事覈、其文高、學者傳示以爲式。時有上議、謂景皇帝未升尊位、不宜爲太祖。詔下百寮、公按禮經、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故三代皆以受命始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爲祖宗、故以高帝爲太祖。若景帝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宜百代不遷。因具故事條奏、從之。於是郊廟之禮遂定。逾月、拜公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每歲以書判試多士、而朝列有以文學稱者、必參校辨論、定其甲乙丙科。至是公分其任、求爲郡守、以行其道、除濠州刺史。公下車、以淮士輕剽、承兵革之後、率多不法、長吏不能制。遂先董之以威、格之以政、然後用愷悌寬厚、漸漬其俗。三年而闔境大化。優詔褒

美、移拜舒州刺史。又以理行聞、璽書就加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賜金印紫綬。其明年、吳楚大旱、餓夫聚於萑蒲者十七八。唯舒安阜、近者悅、遠者來、犬牙之境、草竊不入。上聞之、詔曰斷獄歲減、流庸日歸。以人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爾守之力也。擢拜常州刺史、本州都團練使。常州爲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資、財賦之所出、公家之所給、歲以萬計。公削其煩苛、均其衆寡、物有制、事有倫、刑罰罕用、頑類自息。公又謂安人之道、清而静之則定、爲而察之則擾、故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一變而百姓不知其理、又一變知其理而不知理之所由。比及三年、吏不忍欺、路不舉遺、年穀屢熟、災害不作。甲辰歲冬十月二十日、甘露降於庭樹、二十七夕乃止。嗚呼。公庇斯人、人方仰公。彼天不惠、降此大厲。爲郡之四載、大曆十二年四月壬寅晦、暴疾薨於位。行路慟哭、罷市者相吊逾月。又吁嗟之聲相聞、自寮屬相吏下逮鄉老里尹、皆率以備齋祭。及葬之日、緦衰送葬者數千人。唯公體黄老之清净、包大雅之明哲。尊賢容衆而交不諂瀆、本仁祖義而文以禮樂。乃至温良能斷、應用不滯、達識足以表微、厚德足以載物。善而不伐、光而不耀、内不機巧、外無緇磷、隤然中立、豁若虚受。其長人也、先教愛而後法禁、不遷怒以臨下、故威而不猛。不私己以欺人、故易而無備。其茂學博文、不讀非聖之書、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而達言發辭、若山岳之峻極、江海之波瀾。故天下謂之文伯。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藝文之士、遭公發揚盛名、比肩於朝廷、則有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巨川、中書舍人渤海高參、今尚書左丞天水趙璟、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博陵崔元翰、考功員外郎潁川陳京、禮部員外郎北海唐次、蘇州刺史高陽齊抗、其章章者也。其睦親與善、自内姻及朋友所知

之家、振窮分災、恤孤哀喪、頒禄歸賵、必加於常人一等。故啓手足之日、室無餘財、惟待賜然後乃斂。議者於是謂公有文子之清、子産之仁、史魚之直、平仲之與人、賈生之行義、文翁之政事、叔子之遺愛。而不躋巖廊、不享期頤、闕致君論道之美、以遺史册、故凡百以爲痛。在昔孔文子以敏而好學爲文、公叔發以恤衛國凶饑爲惠、矧公功存於人、言垂於代、有文有質、不忝前烈者與。易名之禮、請從令典。謹狀尚書考功、伏以褒德尚賢、設教之崇軌、加謚易名、飾終之令典。謹按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蘊黄裳之服、協中庸之德、正詞復禮、施化爲邦。清風存乎省寺、遺愛結於黎庶、具美之道、何以尚兹。窀穸既安、音徽日遠、請追公叔之謚、式播臧孫之烈。謹上。

梁肅撰 《全唐文》卷五二二

〔附〕祭獨孤常州文

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朔日、門生安定梁肅、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常州刺史河南獨孤公之靈。嗚呼、間氣炳靈、降生哲人、何辜今人而喪斯文、豈上天不仁、道之將廢。奚盛德之淳懿、忽中年而下世。蹈得仁之機、顔子不幸。負王佐之才、賈生屏外。其明尚晦、其用未大、藏舟遽移、梁木斯壞。嗚呼哀哉。追惟哲人、應運而生。行在五常、志在六經。博厚温良、直方而明。天縱多才、蔚爲時英。孔門四科、洪範三德、總於公躬、率履不忒。頌聲既微、鄭衛横塞。或游或僻、時萬時億。公當其時、載振其維。憲章典謨、爲學者元龜。文哉鬱乎、文實在兹。伊昔策名東堂、作尉西華、銘仙掌與函谷、馳休聲於天下。逮乎拾遺君前、考禮太常。獻可之詞、直而含章。建言削藁、故海内

莫揚。旋議廟祧、乃正謚法。享帝之禮、終焉允洽。名正言順、事深體合。垂後可大、賢人之業。起草剖符、出臨濠舒。二邦之民、傒我而蘇、愷悌之化、風行露濡。蘭陵之郊、人散政弛、清凈之德、下車則治。比迹召父、視人如子。闔境熙怡、有禮知耻、朝思黄霸、人仰安石。霄漢在目、巖廊咫尺。不留不處、坐而遐舉。不慮不圖、忽焉傾徂。遐邇震駭、士民號呼。罷市輟春、相吊路隅。嗚呼哀哉。顧惟小子、慕學文史。公初來思、拜遇梅里。如舊相識、綢繆慰止。更居恤貧、四稔於此。嘗謂肅曰、爲學在勤、爲文在經。勤則能深、經則可行。吾斯願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敬服斯言、敢忘永久。若乃室中函丈之席、林下清觴之晏、陪李膺之泛洛、從叔子之登峴。亟承國士之遇、又忝公車之薦。奉明誠以周旋、盡深衷於眷盻。惟吉凶之倚伏、若糾紛之相纏。追吊鵩之占日、應康成之夢年。不云坐奠、不暇撤懸。秦醫匪救、孔禱徒然。瞬息之間、音容莫傳。痛心驚骨、不可問天。嗚呼哀哉。平居所好、修竹芳草。暇日之娱、左琴右書。微言雅典、斷而不續。高齋已空、蘭蕙猶馥。門人行慟、稚子抱哭。語言在耳、凄慘滿目。嗚呼哀哉。覽遺編以流淚、痛明德以無還。撫諸孤之尚藐、庶盛烈之斯存。鄉路千里、歸期九原。寄觴豆以寫心、見平生之厚恩。嗚呼哀哉。

梁肅撰　《全唐文》卷五二二

故中書舍人吴郡朱府君神道碑

極以象爲文、三辰章焉。地以植爲文、百卉昌焉。辟以詁爲文、萬宇揚焉。故三才之文、人文爲至。三代之文、周文爲備。秦漢承式、簡而未宏。魏晉繼軌、則而方麗。在河朔也、其流靡清。至江介也、其細已甚、

以逮於亡隋焉。國朝鏟邇代之弊、振中古之業、掌文命官發華歸本。出入二百載、上下十數公、燦燦然與漢魏同風矣。而曠士之制博而通、豪士之制英而辯、道流之制精而密、君子之制直而温。吴郡朱君其君子歟。諱巨川、字德源、嘉興人也。此邦之人不學則農、苟違二業、必自他邑。故王父舉茂才、先子舉孝廉、皆在上第。君以文承祖、以經傳代、行中規、身中度、陽休於氣、和積於中、而藻之以文章也。年二十、明經擢第。嘗著四皓碑、磅礴君臣之際、表章出處之迹、正或蒙難、顯黜於晦、柔能麗明、語賢於默、道宏藏衎、義與定傾。識者已知其有易諒佐檢之風矣。其後北戎病燕、華夷爭土、率先心計、綵競力刑。潛不隱鱗、飛不藏羽、而君深居里巷、鮮越户庭。靡躬靡親、不以潔羞膳。不蠶不績、不以獻温凊。行之有餘、重志於學、考經義之箋訓、撰策書之贊敘。每立新評、必度常均、將欲含堅超長、針肓起疾矣。又著睢陽守城論一篇、以爲義者忠之徒、廉者節之本、苟忘義以自重、是臨節而可移。固以探二公之心、垂萬古之訓、使違難者銷聲以結舌、苟生者寄愧而終身、斯深於春秋而不義者遠矣。御史大夫李季卿實舉賢能、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户部尚書劉晏精求文吏、改睦州録事參軍。濠州獨孤及懸托文契、舉授鍾離縣令兼大理評事。沔鄂聯帥獨孤問俗忻慕士程、表爲從事、授監察殿中等御史。數公皆人之望也、士趨於門、猶恐不及、君辟其府、未嘗有容。至於干固守成、平端吏職、所至蒙其福利、所奉由其重輕。人皆誦之、君以爲耻。本州牧御史大夫李涵推善里仁、拜章特徵、薦左補闕、内供奉。行以直聞、文以正舉、皆君之素也。况官以諫爲名乎。傳納從容、休問昭晰、由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换司勛員外郎、掌誥如初。拜中書舍人、錫以章綬。凡載書之傳信者、贊書之加命者、

詔策之封崇者、愍策之褒厚者、其詞必温、其道必直、洪而不放、纖而不繁、實根作者之心、無愧前人之色。前後時宰僉稱任職。其小成也、猶嘗秉考秀之刀尺、掌條流之衡度、而焦明顛於層旻、飛黄頓於局路。此人情所以爲慟、天問之所宜賦也。以建中四年三月九日遘疾終於上都勝業里私第、春秋五十有九。以其年七月七日、歸窆於本縣西上蔡原舊塋、禮也。詔以侍御從之贈華州刺史、俾所在州縣續食以過喪。詔恩之崇、終始加等。朱氏之先出自顓頊、吴回後也。建國曰邾、有儀父勤王之義。去邑爲朱、有平原佐漢之績。博以忠輔顯、雲以義烈聞、從吴爲世家、在晉爲冠族。以至於曾祖伯道、皇朝襄州司馬。祖貞筠、皇朝筠州豐利縣令。父循、贈洗馬。君即洗馬府君之元子。嗚呼。嘉禾之偏宰、樹焉依。崇丘即高、大寢重潤、元精之發、迴復其中。故君生受英華之氣、殁歸隱厚之邃、宜其騰振洪徽、延垂慶嗣也。子宿、纂祖之武、得君之文、甫逮弱齡、擢登秀士。與其弟端、靖定等遐護歸輤、進拜先友、哀托斯銘、往旌不朽。銘曰、

猗朱君、秉國文、星回漢、鼎歆汾、丹素絢、雅鄭分、音扣玉、氣飄雲。才日新、行日聞、騁夷道、夭中身。霈洪私、贈朱輪、勾吴邑、靈海濱、降精英、積氤氳。地貞吉、宅還真、門修夜、非我春、聳孤石、垂後人。

李紓撰 《全唐文》卷三九五

劉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太真、字仲適、族彭城。晉永嘉末、衣冠南渡、遂爲金陵人。一代祖悱、隋伏波將軍、桂陽太守。高祖闕、皇襄州別駕。曾祖軫、皇沂州刺史。祖際、皇洪州録事參軍、考若筠、皇贈諫議大夫。蹈道輕世、爲儒澡身、慶流後昆、追榮幽壤。公十有五而志於學、弱冠以行義修潔、詞藻瑰異、名聲藉甚於諸公間。當時文士蘭陵蕭茂挺、才高意廣、誘接甚寡、一見公、

便延之座右、以孔門高第、不在茲乎。天寶中、與伯氏太冲迭昇太常第、議者榮之。屬被虐虜、包禍中原俶擾、潛心墳素、退迹村廬、樂以忘貧、安乎終養。至廣德二年、江淮宣慰使、御史大夫李公季卿薦授左衛兵曹。永泰二年、河内副元帥太尉李公弼聞風加禮、致望參贊、除大理評事。辟書詔命、疊至里門。初感招弓之遇、猶懷捧檄之惠、及溯淮而北、稍遠家庭、以干戈未弭、亂離斯瘼、倘貽憂於一夕、又焉用乎三牲。乃飛咫尺之書、布方寸之心、而理歸棹。李公初甚遲之、迄用嗟悼。諫議府君嘗被熱疾而爲疽、醫者之言、手不可觸、公乃自吮、至於良已。則劉瓛之藥漬指傷、胡可比也。後因與元兄嘗甘鮮之膳、自城邑而歸、未至所舍、而遇曛黑、則有偷者、引弓遮道、公遽告之名居、且曰、身惟所取、無害吾兄。盗者乃愕然自失、曰、不謂是劉家兄弟。乃慚而退、則趙孝之争死讓生、不是過也。故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浙西觀察使御史大夫李公栖筠聞之、表爲常熟令。公以爲入則安親、出則養人、斯可矣。既到官、不逾歲而一邑自化。未幾、再罹家禍、烏烏之嘆若此、齊斬之哀何極。除服、浙東觀察使陳少游虛右職而勤請焉。公以陳之鎮宣城也、實厚於諫議府君、歲時禮遺、不絶於道、乃從之、奏授監察御史。及陳之移鎮揚州、又爲節度判官、再遷至侍御史。正違理煩、不負知者。德宗皇帝即位、徵拜起居郎、載筆丹陛、休風藹然。改尚書司勛員外郎、尋轉吏部員外郎。綜核流品、練達程式、藏奸立見、析滯如流、名著南宫、望歸西掖。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煥發人文、昭宣帝命、典謨載暉於紫闥、諷議獨立於清朝、以稱職賜緋魚袋。建中四年夏、正授中書舍人。是冬狂寇竊發、乘輿薄狩、奔走陪扈、追恤其家。興元反正、拜工部侍郎、屬兩河兵旱、徭費騷然、慎選名臣、往勞來之、乃召入内殿、親承中

旨。德宗嘉之、遂賜金紫、充河東澤潞恒冀易定等道賑給宣慰使。是行也、將之明之、陰雨膏之、與山甫召伯同具歌詩矣。貞元元年、轉刑部侍郎、詳刑議獄、無復煩累。改秘書監、遺編脱簡、有以刊正。三年、拜禮部侍郎、天下賓王之士、尚實遠名者、竊相賀矣。秉公心而排群議、履正道而杜私門、以爲聳善興能、試言考藝。若求虚譽、護小嫌、是全身之計、非取士之方也。乃貶抑浮僞、仍歲不回。適值時棟變更、朝柄奪移、怒不在公而及於公矣。遂因嚻嚻之口、成是貝錦、出爲信州刺史。求仁得仁、不以屑意、則下惠焉往而不黜、子文三已而無慍者、於是信焉。亦既按部、風行化洽、勞罷者息、離散者來、易簡政成、剽輕俗革、官刑不用、闔境熙熙。嗚呼、黄霸未徵於潁川、賈誼不聞於宣室。移疾去郡、以貞元八年三月八日、薨於餘干縣之旅館、春秋六十八。朝廷遂亡其宿重、士子俄失於津塗。故哭於寢喪於心者、寄聲相吊、其慟也極。嗣子諷、祇服嚴訓、可謂成人、銜哀致毁、幾於越禮。以言歸兆域、未叶蓍龜、權窆於丹陽縣之別墅。至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方從理命、克葬於宣城郡溧水縣方墟之古原。夫人趙郡郡君李氏、皇許州刺史崇儉之孫、皇申州羅山縣令遐之女。昔之嬪則、今也母儀。以諷從事於浙東連帥府、授試金吾衛倉曹參軍。學由斷織、禄可供贍、不幸又夭、謂之何哉。孤孫曰祐、僅毁齒矣。夫人撫視而哭無時、非不知短長之命也。其所哭者、公之謇愬已消於晛見。公之徽烈、將示於來裔、而高碑未刻、良允繼没。於是門生之在朝廷者、諫議大夫杜羔、中書舍人裴度、起居舍人盧士玫、殿中侍御史李修、光禄少卿盧長卿、右司郎中韋乾度、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在藩牧者、浙東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李遜、黔中觀察經略使、御史中丞李道古、澤州刺史、御史中丞盧頊、嘉州刺

史王良士、復州刺史鄭群、沔州刺史嚴公弼、慈州刺史劉元鼎。其在幕府者侍御史田伯殿中侍御史盧璠、馬逢監察御史馮魯楊巨源。其在畿者櫟陽令麻仲容、藍田丞崔立之盩厔尉麴濟等，咸懷賞鑒、自悼遺闕。以爲沂川表德、魯□生徒、峴首銘□荆州僚吏。況公忘家體國、正心誠意，歷位崇顯、而惟欲下人。應事該明，而未嘗矜己。虚和善守，廉儉好施。至於開誘後學、旌别群才，時皆見其奬之之過也，而莫知其辨之之精也。故始異論，終共稱。其爲實乎、觀於今可知矣。其爲名乎、傳於後可必矣。若不昇台座、不及期頤、將時邪命邪、豈道至人不至邪。如羔輩、被蒙簡拔，附麗墻宇，樹之貞石、賁此元扃、匪報也、永以爲泣拜之所焉。爾銘曰：

行高世兮才經國，學以聚兮文以飾，奉絲綸兮詒楷則，宰賓貢兮宏鑒識，人醜正兮我好直，時風謬兮天聽側。隼爲旟兮鵩對臆，不俾屏兮長太息。門下諸生憤何極、惟有修業爲報德。德之馨兮間讒慝，石之貞兮垂萬億。

裴度撰 《全唐文》卷五三八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七

郭揆　陳如　房凛　鄭晃　盧倜　崔陲
嚴士元　韓洄　盧僜　盧嶽

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夫騏驥千里之足、跼於庭唐之内。鴻鵠四海之志、儕於墜滲之羽。此倜儻奇偉之士所爲嘆息者也。取之於人、在於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春秋臮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素絲作咏、青溪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昶、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荆州都督、謚曰忠。曾祖某、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虚己、銀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長而清峻、罔雜綺紈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動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粕、爲仁罕忘於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臺卿、乃其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於公庭、賀大夫於私第。美聲洋溢、時莫與京。授大常寺太祝、加敬莅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咏、潘河陽藉田之賦、顔光禄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總渡瀘之師、緊君奉循陔之養。南中污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寢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强、望父增嘆。以天寶八載二月

十八日、終於安興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秘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丕未識、亦可爲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之絶、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罩白石、憐乎得二、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賵。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吊客多其文行、操誄盡於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於首陽鄉大塋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叙其參元之美、嘆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滔受遇、爲人父也若斯。祈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建、頽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虚墜翼、開緘悼心、望汝絶歸來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粲粲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玉樹、人咏金相。風流小褚、才貌潘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聞於密啓、寘此周行。爲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絶壁、亦奉垂堂。霧露成病、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堙初流、水毀寒霜。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誰不沾裳。

顔真卿撰　《全唐文》卷三四一

唐故通議大夫試秘書少監兼漢州別駕上柱國陳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如、潁川人也。歷代文之宗、德之最、博陵清簡時所欽尚焉。曾祖迪、皇贈潁川太守。祖瑾、皇贈工部尚書。父希烈、皇太子太師、許國公。府君太師之第十子也。幼而聰明、器識宏達。六經百氏、渙然冰釋矣。初弘文明經高第、解褐京兆府參軍、累遷鴻臚主簿、太常丞、太子左諭德、殿中少監、三任秘書少監。後以事見出、兼漢州別駕。凡所莅政、厥有嘉績。敷於大曆九載二月十有一日、終於綿州客舍、春秋卌有九。嗚呼。天生哲人、降年不永、佐時失

望、深爲非夫嗣子前守太子中允諶、次子說、次子誨、等泣血扶護歸於東都。夫人范陽盧氏、幽閑合德早逝□□。於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廿四日景申、遷厝於洛陽北邙原大塋、禮也。丘隴□苦、□櫝風悲。掩此一朝、終於萬代。銘曰、

相門秀傑、拜國賢良。魂歸東岱、塋瘞北邙。哀哀孝子、終古匪忘。

陳苑撰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房正字墓誌銘

河南房君諱凜、字敬叔者、唐長安令思晦之孫、殷城令齊金之子、相國贈太尉清河公琯之族子也。興元元年十月終於鹽官縣之旅次、旋窆於楚州寶應之某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揚雄亦稱李仲元不詘其志、不累其身、時無仲尼、惡乎聞。若敬叔以五常爲師、六學爲友、行年五十八而動不一合、艱屯虩虩、沒於道路。噫、孟軻、揚雄其知言者歟。始敬叔十歲好學、十五能屬文、二十餘值陸渾爲戎、遁於東南。劉僕射以賢良薦授秘書省正字。常黃門、崔中書繼持國柄、方待以儒者之職、屬二相薨免、其他當路君又不能附離、乃卷道退歸。每言五經之旨、其道大備、而去聖寖遠、義類繁滋、博而寡要、學者罕究、乃撮其異同、各以匯聚、凡三百餘篇、草藁未就、遘疾而歿。冉耕廢疾、申公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隨之、然歟。通人趙郡李遐叔常云、我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哀哉哀哉。嗣子某泣序遺烈、請予爲誌文曰、

儒爲德本、德實教源。不有達學、孰纂群言。恂恂房君、行直而溫。一匡六藝、獨立顓門。宜登師席、啓迪蒙昏。今也則亡、來者何云。荆棘滋茂、芝蘭燒焚。命不可問、吁嗟房君。

梁肅撰 《全唐文》卷五二〇

大唐故趙州司法參軍鄭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晃字晃、其先滎陽人也。祖希嚴、懷州長史。父忠客、宣州録事參軍。并瓌材敏行、慶流及公。公孝友純深、詢惠通辯、襟期暢朗、白黑分明。至於陰陽圖緯之經、易象精微之術、人謀鬼謀之奥、出生人死之玄、皆研覈真源、窮理盡性。杳冥不能越其境、神化不能遁其情。連率聞其風而悦之、訪以機要。公算無遺策、言必中情、當設伏宵軍、決之晷候、公進以奇秘、授以神機、故得拾敵如遺、剪凶如草。用酬公高邑縣尉、轉趙州司法參軍。邦伯敖庾是憂、委以監守。軍人之稍食、官府之禄廩、出納惟雄、胥徒憚焉。是以菽粟京坻、紅腐流衍。於戲、白鷄之年、自知命定、青烏之兆、亦授生前。所謂鏡窮達而洞吉凶、雖古之哲人、無以過也。以貞元四年四月廿二日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夫人清河張氏。克配君子、佐理成家、哀不踰閑、儉不過禮。以其年八月十五日葬於高邑縣西古原十里、禮也。恐陵谷遷貿、勒石昭德。銘曰、

研精六位兮通貫二儀、深無不測兮隱無不知。君之脩短兮早定前期、不可奈何兮安而順之。方應變而隨適、念存者之空悲。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一九

唐故大理評事賜緋魚袋范陽盧府君墓誌

仕與命不壹、故先聖罕言。名與□不均、故達人□□□。此二事、府君有之。□□□以□□□念則伯夷之□□晏之操存焉。府君諱倜、字倜、望高舊燕、族分北祖。曾王父子亮、皇朝任永寧縣丞。王父齊物、皇朝任婺州東陽縣主簿。烈考滔、皇朝任壽州安豐縣丞。位□湮沉、皆德爲君子。府君弱冠爲太學生、明經甲科、釋褐豫州上蔡縣尉、轉左司禦兵曹參軍、授大理評事賜緋魚袋。夫其大畧以忠孝爲本、節概爲心。天寶中、深爲時賢所重、期以百

姓休戚刑政安危於府君。無何、羯胡勃天、中夏搔擾、安豐府君即世。府君薦丁内艱、處妹四人、未行他族、攜持鞠養、皆選擇良士、咸得其所。兼領諸孤待府君爲命者凡六十人。婚嫁既畢、優游淮楚、爲太尉李公之所禮重、因奏授官。性樂山水、頗尚芝木、陶然委順、不求聞達。以貞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啓手足於楚州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夫人渤海封氏、故户部侍郎希顔之孫、故齊州録事參軍猗之長女。有敬姜之德、孟母之仁。後府君九年、歸全於亳州臨涣縣。有子貳人、長曰泰、幼曰嵩、哀守訓教、未能負薪。女一人、歸於清河崔震。以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九月十日、泰、嵩泣血、啓自楚亳、合葬於鄭州滎澤縣李君驛之西、禮也。泰謹具實録、不敢以文。罔極終天、勒於誌石。銘曰、

德之高兮位之卑、仁之廣兮壽非眉。卜宅□□□□□、子孫哀咽兮終天期。

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盧泰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二一

太師諱陲、字平仲、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於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炎、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閥閲授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絶、以精易聞。至德中、時有邊警、從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越拘攣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以獻。既上聞、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官。慎選寮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煩應卒、鋌刃不頓。再遷至大理評事。府罷、歷河

中府司隸參軍、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户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才、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殿中侍御史、復遷侍御史、充京東和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幾、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此之嘆、謂史臣求可當二千石良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户部郎中。輯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滞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伯。詔下褒其能、轉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才、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二月二日、遘疾卒於官。上聞悼之、即降愍策、贈鄭州刺史、賚錢五百萬①、以備飾終之禮。明年八月二日、返葬於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户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郃、及公終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卿。次曰酆、至太府卿。次曰鄖、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鄲、自太常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爲尚書侍郎、平章事如故。惟夫人爲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之初、順宗踐阼、澤流百葉。長子郃時爲詞臣、草册書、以文當晉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上俞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郃爲太常、酆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皆翩翩人杰、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承順無違。鼎鐘致養、居然一室雍熙、太和言世榮者、舉無以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十八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

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南宮、賜金紫、其間三人歷入侍郎、統而論、四卿一相、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楊盧世爲婚媾、入於婚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爲吏部郎、瓘爲司勛郎。其他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富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已。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於朝廷、始操國柄。冬仲月、奉常事於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揚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資於學古者征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墻、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累如貫珠、倬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於其堂、亦既塈茨。生逢艱虞、中外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業、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險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符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劃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張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付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歿揚淑聲。里巷罷春、音樂爲停。贈襚之禮、冠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公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户。申申秩秩、歡不逾矩。昔爲望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陰騭、默如垂雲。孕和合粹、濯潤本根。景亳之原、圖書之川。湯陵之壇、磅礴迴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音者、拜於碑前。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一〇

國子司業嚴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馮翊臨晉人。其先有漢太子太傅彭祖、爲左馮翊、子孫家焉。十二代祖翰林、東漢末復守本郡。後四業②至元魏平南將軍、却陽侯稚玉。又四葉至皇朝洮州都督君協。協生魏州司功參軍、贈太常少卿方約、公之祖也。方約生銀青光禄大夫、左庶子、贈宋州刺史損之、公之禰也。自平南至洮世以侯國相襲、事名聲稱之。府君迪奕葉之祥、鍾生知之美。用爲孝悌、用爲忠貞、用爲循良、用爲道藝。出處終始、小大由之。天寶中、以門子經行擢宏文生、調參江陵府軍事。時所奉之主永王璘、陰有吳濞東南之亂、致公賓友之禮。公迨其將兆而未發也、以智勇免之。受命南國、洎督王賦者、或咨公以畫、或倚公以辦。三遷至大理司直、賜銀印赤紱。慎選京邑、從容臺署。歷京兆府户曹掾、殿中侍御史、虞部員外郎。河洛思其理、理行發聞、拜河南令、刑部郎中。雅素儒學、選國子司業。建中宰政怙威朋家、構閔公以親累、貶潮州司户。時泰道長、公議興能、推連州刺史、换彬州、累加朝議大夫、封馮翊縣男、旌異政也。公母弟士良、并龔、黄之寄、蓋不勝形影分離之憂。及聞士良罷歸、公亦陳乞自免、願言相視而終老焉。既至京師、復拜國子司業。無何、士良出牧、公悼别加等、忽忽不樂、燕居如失。貞元八年某月某日、歸全於長安新昌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初、公自彬之歸也、有從祖姑、世父母身没嗣絶、旅殯越公鄉、匍匐發護、毁家襄事、各遷祔於先塋。服仁義者歸心焉。夫人彭城劉氏、右僕射彭城公之女、生子男三人、先公而没、祔先姑於龍門山之北原、事具前誌。嗣子纂、次子筠、季子篆、皆感過於縗、毁疑於滅。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奉公歸夫人之室、且從先君。銘曰、

嚴氏阡北原上、先賢後賢如相望。我歸曷歸歸我室、我友俟我以琴瑟。杳長夜兮無白日。

穆員撰 《全唐文》卷七八四

太中大夫守國子祭酒潁川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贈户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符、皇潭陽郡太守。祖大智、皇河南府士曹參軍、贈吏部郎中。父休、皇太子少保、贈司徒、謚文忠公。京兆府萬年縣芙蓉鄉龍游里韓洄年六十三狀。公字幼深。其先潁川之人、自同姓於周、受封於韓、逮獻子而爲正卿、至景侯而開列國、司馬氏代家③言之詳矣。作代祖播、徙居潁川、遂爲潁川人。繼有勛力、代名忠孝、以至文忠公。用醇仁清德、左右玄宗、致中和以爲國經、躬愷悌以爲家法。公纂承茂緒、幼有令聞、直方簡重、博厚宏大、該涉群書、尤治春秋、詩、禮之學、必睹其奥而踐乎中。未弱冠、以門廕補宏文生、滿歲參調。侍郎達奚珣、矯枉過正、以地望降資、署章懷太子陵令、且將察其詞氣、以爲銓藻。公恬然受署、初無愠容、當時識者知其致遠。天寶末、盜陷西京、兄侄七人遭罹不淑、茹痛違難。寓於江南、布衣蔬食、不聽聲樂者積六七年、友悌行義、士林以爲難。翹車辟書、旁午而至。累授漢中郡江陵府二功曹、大理司直兼漢中郡司馬、蘇州司馬。且皆有賓介之請。所至之邦、待公政成、甘於粗糲、聚其禄廩、辦治葬具、歸於京師、七喪祔窆、禮無違者。名教之士、翕然稱之。洪州刺史張鎬以故相之重、作鎮江西、奏授本州長史、莫徭副史、懷徠夷落、嚮方率教。乾元中、江淮凶饑、相扇嘯聚、而新安郡負山洞之阻、爲害特甚。朝廷推其能名、除睦州別駕、知州事、俄拜監察御史、又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充江西都團練判官。軍州庶政、多所訪決。歲餘、張終於位、公上介領留務。時吴楚剽輕、法禁未一、每長吏交代、人心輒摇。公臨以威重、撫

以慈惠輯寧封部、以待守臣。李梁公峴之充江淮選補使也、引爲判官、多所宏益。大曆初、轉運使劉尚書晏盛選從事、分命四方、而江淮上流、爲之樞會。奏改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知揚子留後。累歲就加司封郎中。肅給而有守、清明而中節、有司之移用不匱、上國之經費有倫。六七年間、號爲稱職、名實益茂。徵拜諫議大夫、數與左補闕李翰連上封章、極言得失。未幾、以本官知制誥、參掌宥密、式敷聲明、炳然訓辭、潤色王度。時元載持衡、深相器重、公愈不自安、每因災眚、必疏古義、且以西漢賜上尊酒之比、深儆戒之。元終不悟、竟及於禍、公以謗累貶邵州司户。今上踐位、勵精理本、徵爲淮西淮南等道黜陟使、復拜朝議大夫、攝衣登車、以澄清風俗爲己任。未及行、拜權判户部侍郎、專判度支、賜金印紫綬。先是公兄太傅忠肅公實居其任、受邦國之比要、制財用之均節、物力不屈、王府以充。其出牧也、厥職浸廢、公乃革煩政、振舊綱、既無暴征、亦無遺利、罷省胥吏冗食者二千餘人。明年、太府卿張獻恭廣廩庫、以受歲杪量入之數、又於長安萬年二縣界、奏貯米穀數十萬石、視年之豐耗而爲之發斂。人無艱食、歲無災荒、雖元凱之智略、壽昌之功利、不是過也。上方倚以大任、爲執事者所抑、出爲蜀州刺史。蜀多火災、自古所患、俗以爲常、無所懲禁。公到部逾月、令簡事時、里胥不勞、州兵多暇、乃省經用之費、給大半之庸、俾其埏埴、以易蓬蓽。翬飛鳥革、相望如雲、授之逾年、乃償其直。三歲在郡、四封恬然、闢田之污萊三千餘頃、復人之庸亡二千餘户、教之樹藝、俾之生植、井絡之下、人至於今懷之。朝廷陟明奏課、公實居最、有詔徵還。既至、拜兵部侍郎、在職數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三輔難理、轂下尤甚、賊沘之後、旱蝗相乘、連師十餘萬屯於蒲坂、戎裝兵馬、仰給京師、内安

罷屳、外贍軍實、師克濟而人不困、公之力焉。轉刑部侍郎。刑罰者國之大典、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而或巧詆比況、因緣爲奸。公講求紀律、明爲式例、悉以條奏、頒於四方、吏無舞文、人得從善矣。遷秘書監、乃奏置五經正本、補群書之闕、蓬閣之中、粲然如初。復除兵部侍郎、累歲改國子祭酒。自兵興以來、多趨末流而棄夷道、故學者不振、而子衿之詩作焉。公曰、崇化勵賢、本於六籍、不學將落、吾其憂乎。乃表名儒袁頤、韋渠牟列於學官、講左氏春秋、小戴禮、掘衣鼓篋之徒、溢於國庠、講誦之聲、如在洙泗。公所至必化、其用無方。方將荷介祉以錫難老、亮天工以纘舊服、人望未塞、以貞元十年二月九日、寢疾終於昌化里之私第。皇情軫悼、追贈户部尚書、哀榮之禮、於公備矣。公有識度風鑒、而博愛容衆、與朋友交、死生以之、明於吏職、能斷大事。疏達而有節、粹和而不流、約身以周急、潔己而恕物。先師四教、克蹈其全。中臺六職、常居其半。無忌之鎮静、安國之忠厚、延壽之恩信、惟公兼而有之。所謂邦之才臣、終温且惠者也。龜筮叶吉、日月有期、易其名者、請徵舊典、謹狀。三月日、故太中大夫守國子祭酒潁川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贈户部尚書韓公故吏某官某、謹上尚書考功。夫士之生也、躬五常以致用。其没也、節一惠以尊名。則善否有章、賓實不撓。謹按故韓公、嗣直方於舊德、播功行於清朝、通而有守、忠而能力。樹善匪懈、好謀而成、課績中臺、道光太學。大雅明哲、惟公有之、考行飾終、古先令典。謹撰録所履、布諸有司、請徵叔發之謚、以叶周公之法。謹上。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七

唐故孝廉范陽盧公墓誌銘并序

君諱憕、字平仲、涿郡范陽人也。派流姜水、肇構營丘、鐘鼎軒裳之盛、文儒忠孝之業、自秦漢而克昌、

逮魏晉而增茂。雖袁族弈代、范氏不朽、胡可比焉。君即後漢侍中植之十六葉孫、北齊黃門侍郎思道之五代孫、皇朝故尚書左丞雍州長史承業之曾孫、皇朝故左屯衛將軍玢之孫、絳郡長史全誠之第二子。承家令軌、稟靈秀氣、自然仁恕、天資孝友、名教束身、言行無擇。弘量也澹乎若水、莫測其深。清儀也溫其如玉、孰齊其潤。若乃黼藻文章、琢磨今古、未踰志學、已有老成。挺拔萃之奇、攜逸群之價、年廿一、以明經擢第、時議榮之。方將騁足亨衢、躍鱗巨壑、而三壽冥默、五福寂寥。以天寶十載十月廿九日終於東京德懋里第、春秋廿三。粵以其載十一月十一日安厝於邙山平樂鄉之平原、陪先塋、禮也。悲乎苗而不實、天喪斯文、道將特於百夫、仕不階於一命、類鄧攸之無嗣、方顏生之短折。于嗟之子、嗚呼彼蒼、杳杳夜臺、冥冥泉室、魂永閟於蒿裏、名空揚於昭代。公元昆曰恬、季曰恂、緬想桓山、有懷荆樹、恐陵谷之遷易、懼舟壑之潛移、願紀芳猷、式傳徽烈、直詞無愧、短筆多慙。銘曰

鴻族著兮代克昌、世祿榮兮累傳芳。咄嗟之子兮如珪璋、有懷德音兮體行藏。時既遇兮運莫長、已云立兮名復揚。命不幸兮今則亡、道未行兮人共傷。永將閟兮即玄堂、胡斯忍兮嗟彼蒼、嗚呼盧公兮獨不偶、已矣已矣兮令德豈忘。

天寶十載十一月十一日。

《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一九四

陝虢觀察使盧公墓誌銘

唐貞元四年夏六月、陝虢都防禦觀察轉運等使、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范陽盧公壽六十、中疾於位。優詔得謝、家東都履信里。秋七月甲戌、終於其寢。冬十月乙酉、歸於此堂、禮也。萬安之腹、因山而封。嵩丘伊流、環帶捧抱。龜筮叶吉、神宅是宜。府君諱嶽、字周翰。其先齊太公之後。公子高奚食采於

盧、因以命氏。乃自東漢中郎植、及元魏秘書監陽烏第四子都官尚書道虔、凡十葉、代代得禄、其兄子思道所著家譜詳之。道虔生齊左庶子昌衡、昌衡生隋澤州内部長寶素、寶素生皇朝綿州長史安壽、安壽生汝州司馬正紀、正紀生絳州聞喜令抗。惟是婚姻其類、爲義方相襲、禮樂冠蓋、侔其盛焉。府君聞喜之第二子也。發地之祥、鍾天之和。處爲孝而友悌從之、出爲忠而貞諒從之、施於事物爲聰明純粹而寵位從之。天寶末擢明經、調宋州襄邑主簿、歷婺州、夔州二録事參軍、以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始佐湖南觀察之政。前帥韋之晉倚之以清、後帥辛京杲藉之以立。既真拜、又稍遷殿中侍御史。京杲入覲、咨以留府。時有驕將數人、京杲實父子兄弟之、其蹈罪奸令、率以爲順。府君告之以刑辟、明之以無赦、而群帥如故、乃盡戮之。由是軍政理而庶政舉。初朝廷之任京杲也、以恩舊用、不責之以龔、黄之績。至是還之、不可易之、不能留之京師、以盡府君之美。若是者五載、累錫銀印朱紱、金章紫綬、加侍御史。建中初、今上嗣位、有自屬部謫官入爲相者、謂公才膺方鎮、授容管經略招討等使。未一年、黜陟使奏課爲五嶺之表、轉桂府觀察經略等使、就加御史中丞。南越獷俗、井税之入鮮、具其布帛之幅、通流之貨、悉異中土。府君以美利利之、王制制之。又每歲有西原之警、府君布政、群盗爲人。元年季春、賦入貞元三年、來朝、拜少府監。上以陝郊之守、藩垣二京、冠冕諸夏、非沃心之臣勿授。前此元臣授之、是爲郡伯、原注：今相國中書侍郎李公自陝徵拜。思嗣其事、重難其選、府君於是乎有由衷之拜。惟事小不敢不戒、大不敢不懲。日嚴祗恪、惟新厥舊。由是軍服其嚴明、而報之以肅。吏從其簡易、而報之以理。惜乎其自下車及遘癘、不十月焉。嗚呼。有其才無其時之嘆、不甚於有其時而

無其命。今之方鎮、蓋唐虞四嶽、十二牧之職、而周漢股肱爪牙之任。府君承堯之咨、庸舜之俞、累分共理之憂、方咨薄伐之效、凌風拂翼、徘徊於冥冥之間。何天奪上心、而命孤人望、是可以爲嘆歟。府君前娶隴西李氏、實姬姜之偶、先春早落、今也力不及遠、未遑合祔。繼室以同宗、同德而年位異之。三子載戣、戡、長齒未童、幼哀及禮。洎兄子嘉、猶稟伯父永州司馬嶠之命、泣血襄事、見托於銘。詞曰、

世重五姓、冠於百族。倬彼山川、來宗嶽瀆。帝慈烝黎、命分司牧。慎選良臣、俾之戩穀。猗歟府君、受天之祿。未見其止、如何不淑。丘隴何所、郊原重復。瑞氣嘉祥、於是乎育。前川爲陵、北地爲谷。世系德代、於是乎獨。

穆員撰 《全唐文》卷七八四

校記

①賨：劉禹錫《劉賓客集》卷三《崔公神道碑》作「賨」。五百萬：上引書作「三百萬」。

②四業：疑當作「四葉」，見後文。

③代家：當即「世家」，蓋唐人避太宗名諱而云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八

白季庚　李佐　賈耽　戴叔倫　陸羽
施士丐　獨孤申叔　竇寓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户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於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效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兹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勛若此、親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

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於奉烝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型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箠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户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靳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居易撰 《全唐文》卷六八〇

京兆少尹李公墓誌銘

有唐故京兆少尹隴西李府君、諱佐、字公輔。年未充其志、位未半其才。君知其賢、天不躋其用、親待其養、命不偕其榮。貞元六年、年六十有一、三月丁巳、終於長安興仁里。閏四月丁未、夫人范陽縣君盧氏奉公之喪、達於洛汭。月日壬午、弟前監察御史俛承公之喪、於告成從先公居、且曰理命。初、公以疾得謝、沉痼累載。三事群公僉謂公仁可長人、武可訓戎、正可持刑、權可調賦、其忠肅明敏、尤宜尹京。前後執事當趙、張、三王、吳公、李膺之選、輒遲遲其授、以俟公之起、而公未聞。然及時賢聞此凶

訃、嗟嘆之聲浹於上下。詔贈同州刺史、賻以布帛。故事、公卿薨位有以震悼於上心者則及追贈其或加等、申之以賵。公以貳尹去職、禮優飾終、有以見才拔乎萃、恩超於時。若假之永年、以極其遇、詎可涯也。嗚呼惜哉。五代祖禮成、隋禮部尚書、絳郡公。祖元恭、皇大理少卿、知吏部選事。父誦、高名下位、陳州宛丘縣。公十歲而孤、居喪有過成人之戚。太夫人滎陽鄭氏抑之、然後復於禮。弱冠擢明經、調婺州武義縣尉。以清白苦節聞、故相彭城公辟以從事。凡三遷至監察御史、領江西之賦、又遷申州刺史。戎師作亂、移公隋州。其後僭逆以公先奉太夫人在外、疑焉。折簡招公。公以自脱之計未售、辭疾者再。元凶使其徒來劫、公語以疾愈自祇赴者、與逆徒偕。先是熟與舅氏克鈞期於境上、克鈞日涕泣於襄陽節度使賈公。公感而義之、爲出敢死之士、克鈞亦毁家行賂、以賈勇奇兵如約、公以輕騎脱焉。表公爲倅者、荆南、江西、鄂岳三府。上以鄂岳請命、先至除檢校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充都團練使。鑾駕還京、公奉章朝奏。是時梁汴圮隔、漕運不至、逆將跋扈屯於近郊。關輔困於兵蝗、帑藏索於錫與、上以貢賦之入必由江津、擇全才領商於之地、以辟南門。於是有刺史防禦中丞之命。公心周庶政、手集庶物、明於理身、勤於理家。俾天收其災、地盡其利、峻嶺重負、至如川流。詔加朝議大夫、賜金印紫綬、封太夫人滎陽太君、賜一子官。其事刻之金石、實吏部侍郎李公爲之頌。無何、授桂管觀察經略使。部内不及朝貢之羈縻州者十八、舊例首領贐於官署爲刺史、一州所貢、悉以奉之、其或魚肉斯人之甚。有來訟者、率以遐遠阻險、非文法所及置之。公於是易之以中土溫良之吏、越人之男女不爲所鬻、資産不爲所奪、悦而戴之、相與稟令。其移風俗如此者非一。累以親老陳乞、故

有亞尹之拜、是則假道、無如命何。初宛丘之人吏、感府君之明惠、而矜公之孤藐、相與竭於賵子所以送死養生之異兼焉。太君曰、昔吾夫之所以爲生也、今以沒而受賵、則是死吾夫也。畢以辭之。公由是奉先公之貽訓、太君之清德、常恐失墜。三爲郡、一爲帥、從公者二十六年、退居無具藥之資、沒代無護終之直室。有孀姊妹挈孤甥者數房、孀與孤者亡無怙之恤。一女煢然、俛以其弟二子彥主公之後焉。嗚呼。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信矣。積善餘慶、何其不信哉。不然、公之所豐者仁義、所不絕者遺愛、故事風流於後、豈物莫兩大而使然耶。俛以員兄弟偏公之遇、辱命爲誌、悲而不文。銘曰、

君之生、葉成官達、尊親揚名、天錫純孝、古之遺清。君之沒、背高堂、去白日、恨榮養之不終、吐遺言於將絕。祔君於先、嗣君於後、賢哉悌弟之心、有以復君之友。

左僕射賈耽神道碑

穆員撰 《全唐文》卷七八四

公諱耽、字敦詩、其先長樂人也。七代祖元楷、因葛榮之亂、避地始徙家於浮陽。隋開皇中、改浮陽爲清池、今爲清池人也。烈祖遠、則皇德州長河尉。祖知義、皇沁州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考炎之、贈尚書左僕射。皆才光道溢、器位非偶、積善有遂、鍾於魏公。公天寶十載明經高第、乾元中授貝州臨清尉。州縣之職、與公非宜、兵戈甫興、時不韜才、公詣闕獻書、授絳州太平尉、太原節度王思禮察公器重識高、涵泳萬頃、署度支判官、轉試左驍衛兵曹、試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職並如故。遂遷檢校缮部員外郎、兼太原少尹、侍御史、北都副留守、仍賜金章紫綬、就加檢校禮部郎中。凡曆數使、賓待益重、奇才愈茂、宏器日彰、天下士君子推公爲棟梁。遷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憯怛之愛、忠利之

教、序四器、導五常、百姓日用而不知、熙然致於仁壽、烏足語其瑣細歟。徵拜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通夷狄之情、序賓客之位、其有素矣。是歲拜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山南西道節度觀察度支營田等使、加朝議大夫、封廣川男。時守臣梁崇義、恃漢水峴山之險、負固倔强、公受詔領麾下沿江東討、降均州、屯穀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上以慎理軍旅、以信夷夏、邊封謐清、而百姓宴安。是時故山南西道節度使、相國鄖公震、洎邠寧節度使張僕射獻甫、或爲部刺史、或爲都將、皆雄毅宏達、常流不及、忌能飛語、危疑是懼、軍帥之例、罕有全度。公前推信誠、中發坦蕩、咸以事曉、加之慰薦、竟垂忠勛、兼佩將相、引張推轂、受脈、微公之恢朗洞識、二人曷能臻歟。在鎮三年、遷檢校工部尚書、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會李希烈亂常、朝廷致誅、詔公爲司徒梁公勉招討副使。以公懿德瑰姿、不宜爲副、寇難未平、徵拜工部尚書、職崇喉舌、望允如鼎。俄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又加東都畿唐汝鄧州都防禦觀察使。舊例居守不出王城、公以射藝絶倫、氣横秋霜、德宗知公信在言前、優詔特許薄狩郊甸、允所謂珪璋特達之德也。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充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屬有鄰師、戍兵護邊、魚服鶡冠、異軍三千、公弛柝罷警、門闥洞開、慮其未安、重延廊廡、坦易信誠、挺出今古、海渟山峙、茫茫屹屹、培塿畎澮、安得不服其洪濤峻嶠歟。凡更四鎮、踐履如一。尋以風疾、懇形封章、御札名方與十全之醫馳賜、不允陳讓、俄而獲瘳。貞元九年入覲、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廷爲之寶、巖廊爲之重、天下以之信向、蠻夷以之懷來。加金紫光禄大夫、轉左僕射、依前平章事。遷檢校司

空、依前左僕射平章事、遂嬰風疾、四表陳讓、不俞朝旨、御醫盈門、中使填路。嗚呼、有盛衰也、有晝夜也、聚散之理常也、死生之變大也、愚智同塵、賢不肖共轍、孰能究之哉。公爲御史、先府君追贈太子中允、先夫人鞠氏贈東萊縣太君、歸本郡、遷葬鄉邦榮之。先府君累贈尚書左僕射、鞠太君贈齊國太夫人。祖贈揚州大都督、祖妣崔氏累贈博陵郡太夫人。廟貌觀德、豐碑紀烈、奉君親而載劬、啓手足而免夫、始卒之道。俟其躔而以永貞元年十月一日、薨於長安光福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六。輟朝四日、再贈太傅。詔鴻臚卿渾煉持節、備賻絹一千匹、米粟一千石、詔葬長安高陽原。夫人贈扶風郡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忠之孫、處士珣之女、先公二十五年而歿。至是而合葬焉、秉周禮也。長子疇、太常寺協律郎、凋於青春。次子疄、太子議郎。少子睬、京兆府參軍。公好古、在汾州時、於戒行尼寺家童院得晉西河王司馬斌碑、太康中尚書郎索靖八分書、翳薈蕪薉之下、字可辨者猶存大半、有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之語、公再建於寺殿之前。爲尚書時、魏懷鄭汴、軍聲未輯、詔公宣遏、而兩家之難解、抑推君命、且曰服寬信也。公翫習經籍、老而不倦、九流百氏、靡不該覽。通夷裔之風俗、盡山川之險易、歷代沿革之自、百王廢置之由、關塞通塞之因、牧圉盛衰之異、道程疏密之準、要荒享獻之數、聚米畫沙、成於指掌、矧夫丹青神化、縑緗纂述。數十年來、西戎陷我河湟、其圖籍志録、泯絶散落、非公强力精專、蹂躪貫穿、靡書不探、雖賤必訪、則自汧龍而西、傳疑唱謬、紛紛不已、已化爲草昧。天意若曰降公之聰達精博、拯厥將墜歟。興元元年、詔公譔國圖。貞元十四年、先獻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又譔別録六卷、吐蕃黄河録共四卷。優詔褒異、賜馬一匹、銀器數事、錦彩三百匹。十

四年冬、撰海内華夷圖成、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貞元十道録四卷。賜馬兩匹、銀器數事、錦彩五百匹、又内出銀榼二蓋、殊渥也。於戲。渤海左涌、洪河前激、泱漭其地、氣必將有以孕育哲聖。謨明盛時、爲紀爲綱、爲棟爲梁、體貳爲仁、萬夫之望、豈特河海地理云乎哉。亦將上動昭回、下降星精、爲忠爲孝、爲聰爲明、爲君子爲宏器、公有大度容物也。浩無津涯、而恪慎競畏、不有怠也、有明哲保身也。孰云肯綮、而端方肅祇、未嘗離也。公奉親以孝、事主以忠、待天下以信、博識以强力、廉隅以砥礪、居台座十三年、秉戎律四鎮、垂十五年、産不過中人、日給有不暇之意、非夫脱落塵機、翱翔青冥、孰能然哉。夫郤縠之説禮樂、敦詩書、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邴吉之不過汙丞相車茵、劉寬之無爛汝手、叔度之涯涘、元陽之不伐、衛玠之理遣情恕、公咸頡頏恢博、得其兼備者已。公考求六藝、張弓挾矢、允謂殊倫、連墮冥冥之羽、雙貫五采之鞏、殪豶豕之獸、圖畫歌咏、噫嘻君子、多乎哉。文章之製、博達而清約、盛矣。著述有未就者、殁有遺恨、瞵等知公與餘慶有忘年之眷、見托紀徽烈、俾鴻伐芬芳、不歇表唐得賢臣之目焉。銘曰、

圓方既明、淪渾粹精、辰耀騰溢、降爲賢英。鬱鬱魏公、薰然淑清。脱落瑣細、胸吞長鯨。天寶之季、北塵薦起。懷策上謁、言塵可止。少年下位、事不行矣。命官絳臺、渥澤伊始。車騎開府、司空晉陽。萃賢揚幕、優游抑揚。惟公聳然、落落堂堂。群議乃曰、允膺巖廊。剖竹西河、衆蘇情結。風俗丕變、載欣載悦。六鈞服猛、雙鴻一發。式是威武、洸洸烈烈。入掌九賓、羽儀清都。四夷荒職、貢畫地圖。帝曰漢中、實惟爾區。廷授龍節、雙旌碩儒。推轂漢南、乃司冬官。保釐成周、白馬登壇。更踐數鎮、撫人以寬。或三四年、遂成勝殘。徵弼中樞、朝廷爲實。謀不外揚、功宣造膝。與

物宥過意工言質。天下日用曷由窺室。知命兮死生齊、松楸列兮埏隧成蹊。海胸兮渾渾浩浩、一指兮天和倪。謬知言之重顧銘樂石兮凄凄。萬物或幾乎息兮、惟公德兮竟隮。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并序

鄭餘慶撰　《全唐文》卷四七八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眈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鐘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泰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切漢元帝爲之罷珠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炎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於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静、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爲尚書郎、亞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於梁、協力群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參六職、節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徽詔行宫、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總賦輿、鎮於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静。於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説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説曰、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禁厲、不

施皦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騭、財成造化、宗工舊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麻德輝、涵泳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潔靜。從善虛己、求天下之才、博聞强識、通天下之志。斯不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閎達、邁乎群倫。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篇、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孔禱、死生爲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爲終制、隤然委化、以啓手足、雖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忠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殁於中身、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寺協律郎、早夭。次子瞵、太子司議郎。少子⿰目柔、京兆府參軍事。馴行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裳帷、合於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

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總方國、埽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和風、叩若華鐘。偉材閎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初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逮半兮、祖載於庭。神休古原兮、閟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啓路、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五

〔附〕祭賈魏公文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二十三日戊午、朝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雲騎尉權德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司空

相國贈太傅魏國賈公之靈。覆載之間、肖形必化。惟令德淑問與天壤俱存。伏惟以含一之量、叶休嘉之運。四征授律、勛在盟府。二揆居中勤宣、宰政注意、體國繫公。是圖始自黄綬、至於元袞。率由坦夷、以極光大。浩若溟海、熙如春臺。歸全之日、朝野相弔。窮雕戈金鉉之寵、可以言貴。過懸車貳膳之年、可以言壽。中和博大之度、可以言君子。知命順化之理、可以言至人。三朝告老、終不得請。法賻弔祠、禮加常數。鄙薄無似、辱公之知。獎進切劘、逮兹一紀。獲居里閈、亟踐堂奥。拔俗之韵、忘年之歡。疑在視聽、忽成今古。嗚呼魏公、可勝慟耶。潔此觴豆、畎於冥漠。仿佛風采、公其降靈。尚饗。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九

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管經略招討制置等使譙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戴公墓誌銘 并序

維貞元五年夏四月、容州刺史經略使侍御史譙縣男戴公至部之三月、以疾受代。回車甌駱。六月甲申、次於清遠峽而薨。春秋五十八。明年正月庚申、返葬於金壇玉京原之舊封。宜叙世德、以識幽窆云。公諱叔倫、字幼公、本譙國人。其先在宋爲公族、於漢爲儒宗。東漢則有司徒涉、西晉則有司農邈。邈後南渡、始居丹徒。八葉至宋臨湘侯明寶。明寶曾孫梁左丞暠、暠元孫皇德州司士好問。公之曾王父也。王父修譽、父眘、用皆自縻天爵、不顧翹車。傳次君之禮文、盡通奥旨。師安道之晦德、尤惡知名。故世風純慶、及公而發。公早以詞藝振嘉聞、中以材術商功利、終以理行敷教化。師履素王之訓、周旋君子之儒。淑聲休問、苾芬四暢。初摳衣於

蘭陵蕭茂挺、以文學政事見稱蕭門。文本菁華、而長於比興、粲爲采章、鏘如珩璜、鼓鐘於宮、累辟大府。分命於計相也、則爲湖南河内留後、自秘書正字三遷至監察御史。曳裾於賢王也、則爲湖南江西上介、由大理寺司直再轉至尚書祠部郎中。其阜人成化也、則東陽一同之人沐旬歲之治、撫人飫三年之惠、容人被逾月之教、夔人聞詔而歡、承訃而哀、不及蒙其澤。歷官十一、而雲安不書、所至之邦、必刻金石。始在轉運府也、董賦於南荆、會蜀將楊琳、擁徒阻命、詔書告諭、初無革志、宵引鋭卒、劫脅使臣曰、歸我金幣、可以紓死。公山立不撓、勇生於仁、端其詞氣、强於師旅。暴叛知感、乞盟於公。黎明、率其徒西向拜泣、指期詣闕。冢臣列狀、天子召對、而推功於府、不伐其勞、時談翕然、勇讓具舉。其在臨川也、清明仁恕、多省費方略。蜀郡崇儒之化、南陽均水之法、精力區處、民以便安、田壤耕闢、獄犴清净。居一年、璽書褒異、就加金紫。未幾而有容州之拜、且都督府所治列城十三、訓戎撫俗之任、招徠式遏之寄、非通方明略、無以威懷。蓋皇慈所軫、先於柔遠、方將布愷悌於夷落、致風俗於休嘉。議者以九伯二男、可跂而至。天則不吊、末如之何。君直清篤厚、博物通理、有大學之明誠、大雅之疏達。靜如淵泉、動如鏌干、不緇不磷、與令聞終始。起布衣儒服、位視方隅、歸全之日、才具祭器。去國見麾幢之盛、返葬備裧輴之儀、列松檟於舊封、展牲牢於新薦、哀榮之禮、鄉黨稱焉。初公娶京兆韋氏、永州刺史采之女、繼室以博陵崔氏、殿中侍御史殷之女、皆淑明柔嘉、不幸早世。允子曰郅曰邡、年甫及齓、哀如成人。公仲兄新城長伯倫、以予夙承公歡、且有遺托、既不獲讓、是用直書。銘曰、

信都九江、文禮章章、百代彌光。司徒佐漢、司農匡晉、乃熾而昌。世無違德、時有通塞、或行或藏。克生

容州、貴爲諸侯、其道直方。政成中和、播爲頌歌、化被二邦。列爵疏土、燦爛黿組、鸞聲鏘鏘。宜享繁祉、以媚天子。今也則亡。還葬故里仙山之趾、德音不忘。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二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及與人爲信、雖水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愆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宴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無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污墻、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仿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嘆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

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郡、與之游處凡三年、贈白驢烏幫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幫牛、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黄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論。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回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禄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并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

陸羽撰　《全唐文》卷四三三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説、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説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吊、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

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六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晉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在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顔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顔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没、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

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竇公墓誌

公諱寓、扶風平陵人。曾祖孝禮、太子洗馬。祖璉、京兆少尹。父紹、給事中。公即給事君之長子也。少而好學、博綜群書、孝友承家、忠爲令德。弱冠、明經擢第、調補秘書省正字。歷華原縣尉、尋陽鄱陽縣令。凡所蒞職、以仁恕見稱、清廉正身、非禮勿動、可謂志行君子矣。方期積善餘福、以保宗門、豈意天迫不仁、早先霜露。嗚呼哀哉。以大曆十四年七月廿九日遘疾、終於洛陽審教里、春秋卌五。孀妻尚少、孤女始履。痛切宗親、哀感行旅。即以其年八月廿三日、權厝於洛陽縣之平樂原。未及返葬、銘闕不書。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三十九

崔千里　杜佑　李景逸　李涚　渾瑊
陽城　李彙　顧彖

唐故登仕郎常州司士參軍襲武城縣開國伯崔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考諱千里、字廣源、清河東武城人也。自姜姓之後、成於太公、至穆伯世食邑於崔、遂得其氏。迄於巨唐、不齊常族。曾祖元彥、贈右散騎常侍。大父隱甫、刑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太子太保。考徵、監察御史、越府司馬。爰自幼學之後、博考經籍、不捨晝夜。年十六、以國子監明經備身。未幾、因逆胡之亂、流散江淮、旋居憂、三年水漿不入於口、哀情可知。大曆初、又居太夫人隴西縣君李氏憂、哀毀過禮、殆欲滅性。及參選之日、侍郎劉公晏賞書判之能、署華州參軍。滿歲、調補吏曹、以前資清緊、署太常寺協律郎。時幼弟霸先授江陰縣丞、乃請常州司士。座主劉公滋曰、輕名位、重骨肉、公有之矣。遂署之。同趨一郡、連影四年、破吳雖貴於陸家、定齊自恃其先代。然而職不當才、衆稱其屈。司農卿姚公明歇餞詩云、官屈須推命、時危莫厭貧。城樓近江水、潮退看垂綸云云。秩滿、尋歸洛邑。幼弟自江陰解印、寄居故林、遘疾有加、薨於客館。既喪手足、哀慟難勝、不逾一旬、而往江甸。浙西觀察使王公緯欲署職江左、以猶子幼稚、請護弟喪、歸於邙山。王公佳尚其事、而厚贈之。既積善以謀身、將展志於雲漢。嗚呼、天命不祐、神奪其魂、以貞元十二年秋八月十五日薨於伊川先祖之別業也、享壽六十二。孤子等絕漿七日、恨一朝之孤露、泣血三年、怨終天之永隔。以日月未便、權厝於別業東北原也。先妣隴西李氏、祖仙系、均州錄事參軍。四德是備、百行全身、教子以明義方、撫孤以均長幼、謂神和而降福、何蒼卒而罹殃。以貞元十九年夏五月十三

日薨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享壽六十一。嗚呼！恕以孤露八年，慈親鞠育，未答劬勞，奄罹殃罰，號天泣血，罔極難申，心爛肺焦，告訴無所。以其年冬十月廿日合祔於邙山北原，從先塋，禮也。恕兄弟三人：長兄應、嫡兄憑，皆晝哭於堂宇，暮泣於苫廬。姊妹四人：長適陝州安邑尉姚叔康，次適饒州樂平尉河東薛存操，次適右武衛録事參軍隴西李慎，次妹在室。并號於天地，毀至滅身。嗚呼！恕以年未成立，寡於親知，號哭於旻天，恐掩考妣之德行，遂命工人刻於貞石，唯紀年代，言不合文。銘曰：

立身孤高，結志堅貞，學而求道，藝業研精。未登弱冠，通明數經，敦詩閲禮，遂成令名。時曹多難，身不遑寧，始登兩任，猶望前程。皇天不祐，忽兮凋零，青春白日，空自營營。母儀可範，婦德可師，擇鄰三徙，進食齊眉。何乖天道，不終遐期，若親非親，感動相悲。孤子號天，形殘心羸，爲銘哀極，哭泣無時。盡於哀情，合祔先塋，龜筮協吉，永安神靈。

崔恕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一二五

大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及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岐國公杜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群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乃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總己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宏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

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咏嘆、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

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直、温毅宏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己知。始自掾吏、累爲命介。盈庭鬭辨、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户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闋、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於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奥、産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悦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税、有冒没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茭芻填淤、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榦、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悦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釃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工費而宏

利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闑之内、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逾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蜑、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羸利、悉賙困窮。其總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陿陋、熛埃接連、忿懥相因、鬱攸斯作。公乃修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絶。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萬船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絶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氏、保險三代、種落盤互、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修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宏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修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覩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寖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禄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慤、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

僕射。惟南陽德化、茂於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鄜州總節制留府、數與虜確、奮其威謀、奪鹽泉、呑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修而宏大之、憑厚貽慶、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修覲謁、拜章十上、西向涕淚、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曁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勛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温顔、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鮐耋、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向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兹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信讓以莅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於藩於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陜服、聿來兹土。闢我舃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膴膴。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繄公之力。永言介福、祝我岐國。稽合聲詩、於胥篆刻。彼泉而實、彼石而泐。公之德耀、永永無極。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九六

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於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吊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於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輩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荊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慤、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總中和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宏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俟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八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己。縉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仕就第、極其榮號。嚮用五福、闓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莅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其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

太平、承寧諸侯。或灑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時龜龍。公所樞極喜士容物、群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焰、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斝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宏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殁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蔭庥之下、有淑聲。儼然摧剥、相視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常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

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和平、五福叢滋。齊之温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縣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繸納書、禮優職喪。智氣在上、昭明光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辛木號風、虞泉落日。吁嗟岐公、居此元室。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五〇五

爲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老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

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慚懼交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蒙先朝過奬、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才、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慚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示後、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人拜尚書、南海之人請爲刊石。璟自遜讓、至於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舉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情非飾讓、義在徇公、無任懇款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〇一

唐故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姓李、諱景逸、隴西人也。先祖光、即老氏之後。曾祖已來、不事王侯、樂之行之、憂則違之、遁世而已、所謂時人高尚者矣。景逸乃光之嫡子也。府君玉白天姿、皎皎如月。孚信重諾、蘊習儒風、行在堅貞、志閑養性、聞過則改、見善則遷、府君之德也。嗚呼、天與其限、神奪其壽、以元和七年五月廿五日寢疾、藥餌無徵、殁於襄陽漢津鄉漢池坊第宅之邑、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秦氏、夙夙母儀、三從早著、有蓋姜之德、習曹誠之功、温良可恭、節操之志。夫人生李公之二子、長曰伯潛、次曰伯宥。伯潛年餘廿、好玩周易、考至命之書、仰觀天文、察知地纏、閭巷謂之一寶、世上謂之英賢。聰侮過於顔回、孝行曾參不侍。何圖積善無應、妙年先殁、權卜於楚墓之東南、後擇良年、同遷塋域。次子伯宥、性行純柔、博尋詩禮、好習古今、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哀哀罔極、終身號天、泣血連連、柴毁骨立。禮制三載、心喪不忘。新婦富春孫氏、敬順舅姑、能和九族、晨昏涕

泣、六禮無虧、感激傷人、内外嗚噎。府君以其年歲次壬辰孟冬之月廿四日、葬於楚山之東漢水之南官路之北東津之西。慮恐陵谷遷變、封樹無依、乃爲銘曰、

寒風起兮煙樹間、人之聽兮慘容顔。東津月照新墳處、漢水茫茫流不還。

孫忠幹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一六

大唐故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說、字說、隴西人也。五代祖隨爲洛州刺史、子孫居焉。今爲東都河南府洛陽縣人也。曾祖遂、皇朝請大夫、試太子通事舍人。祖寧、皇登仕郎、試邢州沙河縣尉。父幹、皇試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秖如歷代瓊枝寶葉之盛、紀後光前之美、焕乎史策、不假述矣。公丱歲習禮經、弱冠應鄉賦。一舉不第、迺謂知故曰、文字即雕蟲之藝、儒墨是潤身之業。大丈夫安能獵於一經而求達耶。乃學孫吴之術、窮莊羿之要。解褐從戎、累有勳績。時東都留守工部尚書兼重御史大夫韋公署留守押衙右刀斧隨身將、甄序奏授宣威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累遷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子賓客。公□華儁朗、領袖時英、昂藏不群、蕭散自得。又能虚中下體、愛敬賓侶、文行忠信、豪邁奔伏、好博晉、善談譃、峨峨洛下、實爲一時之偉人。嘗聞善無不慶、今何反之。寢疾未周、奄從川逝、享年六十有一。以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四日、殁於河南府洛陽縣履順坊之私第。夫人彭城劉氏、夜撫孤幼、晝哀旅魂。嗣子一人曰建宗、女四人、皆柴泣絶漿、毁近滅性。公有出家姊法號廣昭、雖少脱纏累、息心無生、迷悟兩亡、色空一指、而天受慈孝、麻踊號裂、生人之極。以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卜葬於洛陽縣平陰

鄉王趙村安喜門外□十里崗原、禮也。恐昌緒悠長山移海、變紀以貞石、庶乎不朽。銘曰

恢恢嶷嶷、宏才洞識。鶴翔霄漢、松茂霜直。其一

坦坦堂堂、澄溏清江。孝友内貯、忠貞外彰。魂歸厚夜、流芳不□。其二

慘慘沉沉、松檟長森。蒿歌□新、薤曲疎吟。月映□母、□旋暮深。千齡萬代、永□□音。其三

《全唐文新編》卷九九七

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邠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地訢合、以生萬物、其成歲功也、則有肅殺震曜之助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謨七德、煇曜威靈、勤身濯行、霆擊風行、乃緝熙於光明。故雕戈淑旂、以嚴師律、黄旒玄衮、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某。其先夏姒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爲渾耶、或强爲與國、或分以保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勛、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回復介祉、間生元臣、功昭於前人、德合於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内、爲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

乃進左揆、遂參大政、總賦輿而爲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凶黨盡銳、壁於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行、既門於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窒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焰。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類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確。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緝忠力、揚寄鋒、復離宮、拔堅壘。衡陣壓境、傳於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龢。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賁於草木、利澤逮於鰥寡。言爲軍志、動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左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於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嘆、不視朝五日、册贈太師、賻襚吊祠、有司備物、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於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迹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於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絶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於山東、南攻贊皇、北取真定、射其突將李立節、貫於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於河曲、以靜九蕃。宣威於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勍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户部尚書奉晉王出車之重。自時厥

後、投艱感慨、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絶人、始封樓煩、方内洽平、乃建咸寧。凡汾陽王九代之勛、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册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静、秉儀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糾王慝、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爲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黄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公自叙、著行紀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鋼、雲陽尉鐬、著位於兩宮、以奉朝請、試吏於縣、内以修事任、食德而才、禀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烝彝景鐘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碑。

銘曰

北戴斗極、陰方尚武。元金朱轓、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勛。援枹兩河、轉戰三秦。靈朔郇邠、所居必聞。出統蕃衛、入司徼巡。時丁阨難、節冠群倫。逋誅煽結、狂穢宫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祲沴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襚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凄惻。大隧鮮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權德輿撰 《全唐文》卷四九八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并序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詔。翌日、會徒北向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軟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佴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於周行。爲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詞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機密照。群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粗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加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於内、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

今公於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闐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蹰。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有唐故撫州法曹參軍員外置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彙、字伯揆、隴西郡人也。曾祖貞、皇朝正議大夫、益州司馬。祖楚球、朝散大夫、右衛長史。父巒、魏州貴鄉縣尉。公少而好學、敦詩閱禮。年纔弱冠、明經甲科、解褐授恒王府參軍、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佐陝運使幕。以轉輸勤勞、遷監察御史、賜緋魚袋。使停、冬薦授河中府田曹參軍。我有南畝、公其植之。秩滿、鹽鐵使急賢、薦知福州院事。政有經矣、百姓叶和。又領襄州院事、謙以自牧、寬以臨人、當官而行、不畏强禦。遷試祕書郎、兼監察御史。於戲。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遂爲讒人、潛飛謗諜、上惑天聽、賊害忠良、寃氣未申於九重、謫官已聞於萬里。貶崖州澄邁縣尉。恭承詔命、遠達朱崖。天之愛人、事或見革。旋逢雷雨、作解量移撫州法曹。方聞霈澤、北望生還。悲夫長年、困於炎瘴。舟行遇疾、藥石無徵。以貞元廿一年六月廿三日、終於廣州旅泊、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公立身貞介、守職清廉。奉國盡忠、居家惟孝。積善之慶、何其謬哉。夫人滎陽鄭氏、故洛州永年縣丞緒之女、德行素備、出於人表、享年不永、先公云亡。有子五人、長曰克勤、次曰克脩。公之播遷、克脩獲從、涉江浮海、侍疾遐方。泣血護喪、歸於故里。有女五人、四猶處室、公之長女即謨之妻。謨忝承親眷、欽奉周旋、素不上文、直書其事。以元和三年七月廿九日、合祔於河南府北邙山陶村東原之舊塋、禮也。嗚呼哀哉。慮千載之後、陵谷推遷、勒以斯銘、誌之貞石。銘曰：

洛水横注、邙山直覩。魂兮歸來、安於舊土。白雲晝

迷、松風夜苦。惟仁德兮、垂之千古。

韋讜撰 《全唐文新編》卷七一三

絶編生墓表

顧象、吴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兹、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吾於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象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採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埜態而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絀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極。秦脱大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吴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灑之、渢融混合、百派犇湊。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柅、變道也亡方。歸之支流、委輸於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旁魄上下、鶩精於攟摭、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除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搴芳焉。手胝於運管、目矘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訾①、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迹愈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它日、予造其室廬、瓢簞在左、汙尊在右。有龜槆然、有莢甚澤。予擫蓍指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

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群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强名、措説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糊予口、烏足爲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邃於易、故書。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於腹、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樸遬、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綷毛、剽筋壽革、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貴邇也哉。悦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劉禹錫撰　《全唐文》卷六一〇

校記

①眥：疑當作「貲」。

②梯有以取亡：劉禹錫《劉賓客集》外集卷一〇《絶編生墓表》作「使有取有用」。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卷四十

孫成 陳諸 蕭存 房武 柳鎮

唐故中大夫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州本管都防禦經略招討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樂安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孫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成、字思退、孫氏之先、蓋齊大夫書之後、晉有長秋卿道恭生顗、避地於魏之武水。武水故屬樂安、後世居焉。顗五代孫惠蔚仕魏爲光禄大夫、以儒學風鑒稱、君即光禄玄孫之玄孫也。五代祖孝敏、隋大業中并州晉陽令、故聊攝之人稱所居爲晉陽里。高祖仲將皇朝鄆州壽張丞。曾祖諱希莊、皇朝韓王府典籤。祖諱嘉之、皇朝朝散大夫、宋州司馬、贈秘書監。邁迹全德、懿文積學、萬石之訓、德行爲門。長岑之才、銘誄行代。烈考刑部侍郎、贈右僕射文公諱逖。才應賢期、望歸人傑、文工天下、名赫宇内、道圖於王佐、位躋於亞卿。君即文公之第三子也。髫歲崇文館明經及第、參調選部、年甫志學、考判登等、竦聽一時。解褐授左内率府兵曹參軍。乾元初、荆州長史張惟一表授荆州江陵縣尉、本以章奏見託、假名徒勞之職、終以遠身江漢、卑棲枳棘、迫於衆議、竟不隨牒。俄而昊蒼不惠、文公違代、痛百創鉅、食歠蔬溢、期有時既、情不殺哀、苴枲外除、形氣纔屬。居累月、劉晏爲京兆、採掇後來、以佐繼劇、遂奏授京兆府雲陽縣尉。邑中庶務、劉並委達、一境决遣而生風、諸曹僕遬而何數、聲溢朝聽、最歸府庭。尋除長安縣尉。佐劇轂下、名灼京師、宰府急賢、意如不及、不三旬而拜監察御史。鷹隼爲姿、稱桓典之職、鴻麗振藻、管阮瑀之書。時李凉公作鎮汧岐、盛選官屬、遂辟爲隴右節度判官兼掌書記。始辭憲府、言赴前軍、凉公器異禮優、實主書諾、尋轉殿中侍御史、依前充判官。雖幕府賴

籌、而省閣求俊、徵拜尚書屯田員外郎。班令公田、事舉而能損益、尋充山、劍等三道租庸使。貞賦庸部、財羨而有斸貸、使乎著稱、公議當遷、進轉司勳員外郎。以詔勳爵國之懋賞、能守司存、發明草議、一臺歸妙、兩掖思游。沉鬱歲時、寒暑流易、茶蓼奄集、各罰所鍾。博陵太夫人奄棄高堂、哀迷幾絕、扶杖而起、如居文公之制。終紀久之、除洛陽縣令。議者謂仕於關外、實非僉屬、未之官、拜長安縣令。風望素高、豪奪沮氣、枹鼓日静、俠窟自還。屬權臣計賦、主餫得罪、悉罷使務、歸於有司、遂命爲倉部郎中。雖投艱有餘、圖難每易、深自引退、湔灑前政。無何、命爲澤潞太原盧龍等道宣慰使、與王定、裴冀分道同出。往能諭旨、歸奏承渥、衆謂必踐紫垣、紹揮宸翰、遽遷京兆少尹。善佐京轂、威霽事益、當時議昇邊延之任、以肅浩穰之地。與楊中書曩以意爲友、未嘗進退於人。當軸不親、及放受譴、出爲信州刺史。曾不愠懷、務於修職、問以謠俗、因而行化。或豪桀負阻、敚攘於白晝、兼風俗剽輕、未漸於教義。下令糾慢、盜止而山空。敦學尚儒、户曉而人勸。雖伏湛之降盜、文翁之化蜀、儔其功緒、異日而論也。亦既報政、朝廷選第、遂遷蘇州刺史。制略曰、列在時彦、鬱爲才臣、文參教化之本、學務經通之略。今舉高第、鎮兹雄郡、深荷睿旨、勵分聖憂。信人悒然、吴下歌暮、兩州連最、百郡爲式。特增金章紫綬。綸旨焕發、姻族爲榮。數歲積勞、除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都防禦、經略、招討、觀察等使。麾幢詣部、纍若新綬、雖越徼地偏、而朝命寄切。臨存未幾、風政載揚、寧壹十連、清變遠俗、福潤零桂、聲頌迎沓。天何不仁、萎夭明哲。欻以貞元五年五月廿一日、即代於桂州理所、春秋五十三。嗚呼哀哉。識與不識、皆深惻愴、況分形共氣、斷其手足耶。招膺愬旻、心推淚盡。噫夫。國萃其華、門喪其寶、體備四

氣而主於春、德全百行而根於孝、心盡雅故之地、禄均祖曾之親。學貫群書、上下數千載。文道峻格、優遊漢魏間。璨若瓊枝、冏如秋月、百事閑練於朝典、萬殊折中於筆端。使爾爲相則管晏子產、爲則穰苴羊杜、典選則山盧之儷、平刑則于張之儔、定禮則叔孫高堂、博聞則仲舒政□。官不至平章庶績、便繁達官、此所以尼父委命、文人致論、蓋爲此也。烏有仁德之厚而期阻於黃髮、廊廟之姿而宦□於南□。斯則爲善者懼、孰究夫杳冥之數、嗚呼哀哉。夫人范陽盧氏、旻之孫、宗之女。齊姜冠族、才淑宜室、星霜一紀、夫□妻榮、生鼓琴瑟、歿主喪祭。其孤惟肖、保衡、微仲、審象等、皆童稚差肩、哭踴過禮、提挈江徼、辛苦風潮、行道所憐、豈不堪慟。粵以貞元六年五月壬申、卜皐於北邙山陶林之西原、祔於王父舊塋、禮也。諸孤銜恤抒情、願余綴録。雖辭則無愧、而哀不能文。含酸足言、投筆氣索。其詞曰、

大夫佐齊、俶落慶傳。長秋仕晉、弈葉枝連。光禄儒首、前□藹然。僕射照曜、益揚祖先。文宗大國、期應一賢。乃生才子、朝之髦士、鬱穆雄詞、懸解奥旨。白珪無玷、□□儷美、周孔道躅、顔閔行此。居爲家法、動作人紀。執憲漠臺、佐幕岐陽、管記稱職、題柱爲郎、撥煩劇縣、佐理前張。江南連守、膠東繼□、陟明就拜、紫綬金章。將儀上京、謂亞六卿、馳心北闕、建隼南征。績申刺舉、俗咏賢明、孟嘗遠嗣、任延莫京。殲良□及、罷市傷情。遠依舊園、崗連古原、栢廷幽拱、苔逕蒼痕。陰陰古木、寂寂山村、何止孔懷、痛欲斷魂。嗚呼此丘、季子□□。後誰與歸、唯我桂州。

孫絳撰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二六

唐故朝散大夫河南府户□□□陳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諸、字諸、潁川人也。有虞之後、周封於陳、□□

□□□□□□□因以氏焉。自周至於有唐、或卿或相代有其人、諜具載其美、此略而不書也。曾祖瑾、皇朝贈工部尚書。祖希烈、皇朝左相、許國公。父汭、前太僕少卿兼少府少監。公即少監之長子也。性本純直、志敦禮樂、交不苟合、言必依仁。年八歲、弘文館明經擢第、起家補太子通事舍人、次授宗正寺主簿。屬國家喪亂、時俗衰薄、公心尚玄寂、欲忘官情。無何、澤潞節度使相國李公特以表薦、拜潞州大都督府録事參軍。三載於茲、六曹是肅、黠吏屏迹、公勤著聞。上黨之風、人多狡猾、屬縣宰吏、屢有變更、相國嘉公之才、美公政、所知是舉、又以上聞、制除長子縣令。三年政成、解印而去、及堯舜御宇、江漢再清、時少監受命分司、居於東洛。公志全忠孝、願在庭闈、調補河南縣丞、次授虢州湖城縣令、次授河南府户曹參軍、加朝散大夫。天寶中、許公秉國政、金印紫綬者一門卅餘人。公生當其時、少而從事、不以榮寵自貴、唯以政理爲心、公清廉儉、稟之天性、故累居郡府、皆著嘉績、及罷河南掾、箱無匹帛、倉乏斗儲、膝下承顔、閑居自樂、雖時俗或議、君子韙之。久蘊調鼎之才、未展經邦之志、不幸短命、以貞元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寢疾、終於宣教里之第、行年五十有七。嗚呼。慈父在堂、嗣子猶稚、追念泣血、哀感隣人。夫人河内縣君隴西獨孤氏、禮敦四德、義重三從、不失帷堂之儀、有過崩城之痛。明年夏四月十二日、葬於北邙山之原、禮也。仲則不敏、得事高門、顧非衛氏之才、實愧郗公之遇、用之貞石、以紀斯文、辭曰。

有嬀之胤、潁川之祥、積善之慶、惟公是彰。冀其永久、用爲棟樑、天不慭遺、哲人斯亡。邙□之上、河洛之陽、千秋萬古、松柏蒼蒼。

《唐代墓誌彙編》貞元〇六四

尚書比部郎中蕭府君墓誌銘

嗚呼。蘭陵蕭君、藴賢人之業、藏佐世之德、大君未盡其力、生人未享其福、鍾厲遘痾、殞靈休時、哀哉。君諱存、字成性、梁武帝季子鄱陽王恢之裔。五世祖唐刑部尚書生雅州都督、都督生左衛長史元恭。長史生密州莒縣主簿旻、主簿生揚州府功曹穎士。穎士字茂挺、特達聰明、業於上才、以詩書禮樂、皇帝王霸之術爲己任。開元中進士擢第、靈鳳神龍、焕乎文章、高價風馳、憾動八荒。是時禺禺昂昂、賢雋之士、揖涯岸、趨閫望、如百川之委溟海、群山之仰嵩岱。君即功曹之子也。禀乾坤清粹之氣、聚而爲德義、散而爲識度、行可以輔教、才可以拯時。大抵根儒術、尚名理、喜言人之善、鋤人之惡、其餘九流百氏、質文沿革、雖千古敻絶、如以眸子視左右掌也。大曆初、與昌黎韓愈、天水趙贊、博陵崔造、素友善、齊名。李大夫栖筠領浙西、掇華刈楚、遂奏授蘇州常熟縣主簿。顔太師真卿典吴興、纂文編韵、延納以修術疑之任。宰相劉公晏司轉運、與能咨畫、奏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明年遷廷尉評、建中包諫議佶掌鹽鐵、聆風欽舊、奏授監察御史。明年、轉殿中侍御史。自貞元元年夏至十年春、凡再爲侍御史、四爲尚書郎。初御史大夫張滂董戎天子之俾、君留務於上國。時主計者張權侵官交關、有司、君不阿撓、庭辯可否、哆南箕、燭光芒、繇是愁憤、乞守外職、竟罷歸潯陽。君有草堂在廬山下、紫霄峰、晚節學無生、得禪悦之味、每天氣寥朗、神有所詣、輒駕紫騮、携酒壺、學業同紫府之客、恣游其上、弄泉坐石、不記早暮、無幾何、登黄石巖之絶巔、谷飆飅。丁毒腑臟、右體麻痹不仁、雖藥膳充席疑、岐和疊迹、不得施其力焉。春秋六十二、十五年冬十月五日遘疾、十六年冬十月五日卒於潯陽湓城之私第。遂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權窆於承仙之西岡、未克葬於臨汝故也。凡纓紱之倫、痛環璧之

破碎、悲豫章之摧拔、莫不驚惋懵怛、向風淒欷焉。夫人河東裴氏。王父璡、越州倉曹參軍事、皇考光輔、蘇州吴縣丞。資淑和之氣、承禮義之訓、陰範内則、璨然有光。有子四人、曰敻、曰東、曰願、曰奂、咸端素温良、克荷家聲、吞茹荼蓼、若絶生理。今相國齊公抗、河南尹張式、給事許孟容、鄭郢州正則、兵部楊郎中憑、憑弟吏部郎中凝、盧輔闕景亮、陸殿中澧、投分許與、期於莫逆。衆君子振鱗奮翼、日薄霄漢、君未中壽、獨歸泉壤、匣有豪曹、櫪有飛黄、不發不馳、埋骨摧銼、可哀也哉。可哀也哉。相國於君有死生之交、情至於葬舊鄉、撫嵇紹、蓋餘力也、足以慰其精靈焉。載後學小子、日遊於藩、故遺芳盛烈、備得詳悉。見托誌録、銜酸爲銘。銘曰、

崇山鬱鬱、連西岡、青龍白虎爲壽堂。靈其少安樂且康、旌頭不明歸舊鄉。

符載撰　《全唐文》卷六九一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元静、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群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

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托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韓愈撰　《全唐文》卷五六五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滸、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内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群從弟子侄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鞫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

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耤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爲晉州録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争、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臬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閿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讐、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群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鸇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

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册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温凊、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元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争、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姜公輔、爲内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杜黄裳、京兆人。宏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墻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劉公濟、河間人。厚寛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楊氏兄弟者、宏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李舟、隴西人。

有文學、俊辨、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妒、出爲刺史、廢痼卒。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嶷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内行、文多詁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惑疾、自刃、廢痼卒。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弟愈、文益奇。許孟容、吴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李覿、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爲御史中丞、齗齗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盧群、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軍節度、卒。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爲徐泗節度。紓有學術、魯直、爲尚書郎。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泗州刺史。以信聞。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趙需、天水人。哻哻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張式、南陽人。張莒、常山人。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奚陟、江都

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處也。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楊於陵、宏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張因、某人。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爲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并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崔禎、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群、爲右補闕、贈給事中。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户部侍郎貶、復爲刺史。崔芃、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鄭元均、滎陽人、强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位。辛惲、隴西人。有史學。韓衡、昌黎人、善士。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没没無顯仕者。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兹石以銘於背如右。

柳宗元撰　《全唐文》卷五八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1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90
SS号=12315575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3-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2FC8DD8AE4D89BDF70E910DA2001CAAA84D2390350558092D21B94F647EF88B9D07B620D58371F8025C3BE3E3910110C02845A5E5DEC962F9CE144EEBEACF0561F1CB2FCFC70A499570A02BAC712FB04A62BF177AC96A6307BEE8DCB&jid=/